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六冊目次

史部·政書類

國朝典彙二百卷(三)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

國朝典彙二百卷(三)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全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朝典彙

二百卷》提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明〕徐學聚 編輯

禮部

文廟

丙申九月 太祖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亦如之

壬寅正月壬戌 上加隆興謁文廟

洪武元年仲春秋上丁遣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學士祭酒亞終獻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文廟

二月 上御奉天殿傳制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仍遣使詣

曲阜致祭

八月遣官釋奠於孔子以後著爲令

二年正月遣前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

四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饋一羊一豕一盞豆
簠簋登鉶劍悉用破器又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
校者充樂舞生

五月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
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衰祀也衰祀不敬不敬則無
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

漢宣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闕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絰茅爲藁無像設之事闕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匏燔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燎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禮乎又古之通有德者使赦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

文廟

二

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圖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其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虞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

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屬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爲不先錫湯不先葬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同參假坐祭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尊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饗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樂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其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

文廟

三

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是服之無章器用祿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觀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知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泯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周天子立學之法也 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義請龍安知縣

五年文廟成遣官以大宰祭孔子駕視學行釋奠禮尋孔子封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祀從祀諸賢儒如故六年八月翰林承旨詹同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按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奏咸和之曲

文廟

四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是年遣御史大夫陳享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見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見等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

二月朔日食下禮部尚書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坤丁制曰可

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其族人十五年四月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

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未遍天下豈非闕典耶卿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五月 上復謂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躬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文廟

五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帷於大成門外至日且 上至御帳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帳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揖圭壺悅出圭詣酒罍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揖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獻於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爵十哲兩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賜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遺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

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懼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成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說爲諱說反義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次日願平學官上表附賜八表三介

二十年正月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八

文廟

六

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 先聖然後升堂師生敘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此次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退出學門退

二十五年會都御史凌漢大理寺丞曹璉應天府尹高守禮府丞馮克聰祭先師孔子既迎神而後入班爲御史魯德所劾 上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既與祭但後時耳姑識之

二十六年十月頒大成樂譜於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

祀孔子

三十年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

建文元年三月 上祀先師於太學監蘇拜禮禮如郊社

永樂初 上出師至汶上榜將士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

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論後世其功

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爲無窮今曲阜鄒縣孔孟

之鄉將士毋入其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元年八月遣官釋奠先師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四年三月 上幸太學謁孔子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八

文廟

七

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八年九月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鏊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塑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九年閏十二月台州府言比文廟及學并條察分司廟宇

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沒

入官屋請撤爲之 皇太子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

情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廟今有司別採材作之餘

聽撤舊材爲之

十二年正月命修曲阜孔子廟工完 御製碑文刻石

洪熙元年七月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
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
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
闕而不置自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制重加考
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 宣宗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累
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令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宣德六年八月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
材木皆備惟必油紙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
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興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
而務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八

正統三年三氏學教授裴惟言天下文廟惟論傳述以列
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尊倫顏子曾子子思子
也配享殿庭無錫子哲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區惟名分
不正抑愚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
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正父俱封公爵惟伯魚
子哲仍爲侯爵乞追封爲公伯顏孟之父俱遷配祇享
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敘 上令禮部行之
七年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民止一里五十
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猪羊五十四隻角三十六段猪
辦實難下禮部禮議凡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

行釋菜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視學謁先師

十二年五月御史李奎奏孔子之聖歷代皆有褒贈國朝
自洪武以來聖駕屢幸於辟雍祀典遍行於天下何獨
孔子褒贈未有增加乞勅翰林院參考古制定以萬世
莫加之美謚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專功德難名雖
累言言何足爲重不必增益

舊制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豕二果棗各二十二斤黍
稷各三升三合細鹽五斤十兩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
泰時大常卿許彬言其太薄乃增豕四隻棗各五十
斤黍稷各一斤細鹽五十斤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九

三九四

天順六年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鶴知蘇州時該學廟像歲
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鶴曰塑像非古表 太祖於太
學易以木主百年興修乃畢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
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鶴曰此
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魯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議
所爲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八年時有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
道大德尊所貴明其體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
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成化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何
率學官諸生表湖陽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
衣及諸生寶鈔

二年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上製文立碑紀之衍聖
公孔弘緒奉表謝

十三年正月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封號改大成至聖爲
神聖廣運帝號云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
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號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
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既正南面之
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二纓豆舞八佾且古者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

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鐘祝嘏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
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
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 英宗
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
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
聖當時祭酒宋訥碑文曰保不土輸夷習乃革今廟塑
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邊豆佾舞
之數祖宗器式具在不致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
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纓豆
佾舞等事尚書鄒幹以謬說需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

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
被以袞冕樂用官懸當時袞冕雖通於上下而官懸者
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官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
是唐之未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袞衣之制
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
祇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
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
禮爲備乞勅廷臣計議增纓豆爲十二倍數爲八則佾
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
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是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

且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十五年三月大同巡撫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備
祭孔子大同雖邊方而樂獨缺乞照例頒降 上曰大
同雖邊方用武之地諸生誦法孔子與內郡無異文廟
備祭其違令所司製造樂器

十六年二月以監生虎臣言始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廷所
在凡通其門者皆下馬

十七年二月國子監丞祝淵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
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 上謂文廟制禮已定何復紊
亂舊章禮部有詳以聞侍郎周弘謨劾淵輕率妄議分

訓外任調廣南府經歷

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當祭先師以初六日命

太子親迎傳制遣官改用次丁

翰林檢討劉瑞乞更定先師封謚下部格之

弘治元年正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從吏部尚書王慈請

釋其用太牢加幣

十二年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

十五萬守臣重修

給事中楊廉因闕里災請更立木主以華夷敬下部格之

十七年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一

告及遷東陽以所經通天災民瘼上奏報嚴行之

正德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具皮弁服射諸孔子行四拜

禮幸興倫堂祭酒司業蕭者舉駕還官明日賜衍聖公

孔聞部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

越三日賜祭酒司業及諸生勅

八月南祭酒章懋奏廟學損壞請修理不報

七年賊犯闕里勅所司分兵防禦衍聖公孔聞部以處貢

至京具疏謝 上命巡撫官祭告仍爲修葺以慰其靈

嘉靖元年二月孔氏子孫彥隆承祭承緒乞觀幸學禮許

之次日 上幸太學祭酒趙永講帝曰允尤若茲一章

司業吳惠講時奏六龍一章畢宜餘賞春有差

九年二月 詔定百官謁文廟禮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

者皆以常服序列陪祀官之後同時行禮正旦次日諸

司必候其堂屬畢集始得謁拜有先後參差者聽糾儀

御史劾治之

十一月改正孔廟號爲至聖先師孔子及先賢先儒等稱

初 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聰凡雲雨風雷之

祀以及 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教纂入聰因奏言雲

雨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

典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父顏路曾曾孔鯉乃顏曾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一

子思父三氏配享於廟庭而叔梁紇及諸父從祀兩廡

原聖賢之心豈安於是所當亟正請以大成殷後另立

一室配叔梁紇而以曾皙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爲然

瑪又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漸亂至今未有能正之

者今宜稱至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字宜稱廟而不稱殿

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撤邊豆用十樂用六佾公侯

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中憲公伯來泰冉顏可荀

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

放遠環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

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

議編修徐階疏以爲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禮度以爲 陛下奪孔子王爵易威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衰見章服顯然王慶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唾涕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輪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邊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壺蓋銷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 太祖之初制矣 上覽階疏不憚出階爲延平府推官 上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頒賜羣臣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四

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待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張璠專疏正其稱號典章服等事已令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爲朕言之孔子嘗時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於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惜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生既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自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

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官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生用六佾邊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時存塑像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邊豆用十二牲用饋而上擬乎事天之禮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肯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夾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賦宰聖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皆亂世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二

文廟

十五

能與之齊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子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皆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於堂上而父徒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焉者今也不可滋末世之非道除特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爲輔臣辨也爲名分也爲義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者是爲說已復爲正孔子祀典申

記俱令禮部送史館總復爲正孔廟祀典或問案之上嘉其論議詳正併下禮部令速集議以聞

十二月十三道御史黎貫等言臣等伏觀御製正孔子祀典說謂孔子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事功王者之事功也特以其位非王也而擬其爵臣等伏思尊其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舉行教天事親之禮可謂極盛無可加矣至於孔子則疑其王號爲僭而欲去之昔太王王季未嘗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天下未嘗以爲僭我聖祖登極之初卽追尊德祖懿祖熙祖仁祖爲皇帝是亦周公推本之意而不

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文廟

十六

以位論也至於臣子有大勳勞如徐達等身歿之後追封爲王亦或追封及其考是皆生來有王號歿而追封之也聖祖初正祀典天下歡濟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減邊巨業舞以刑郊祀之禮竊恐禮儀未便情義未安臣等又攷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被衣哀冕樂用官縣是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真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言同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羅從彥論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製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是言宜隆不可殺也樂通乞以廟兵代廟戶范仲淹曰此

朝廷崇奉先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當時朝

論遂已周敦頤謂萬世無窮王配夫子邵雍謂仲尼以萬世爲王我朝祭周周洪漢亦謂夏商周之稱王猶唐虞之稱帝諸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稱王可也謂夫子陪臣不當稱帝非崇德報功之意此皆前人成論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澆一人而已伏望傳探聖旨務求至當上不失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不致禮意之軒輊如是而行然後傳之後世無焚書之史冊有光矣上曰貫等意謂朕何等君也追尊

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文廟

七

考爲皇帝號孔子豈反不可本意如此乃以太祖追尊四代爲言奸巧惡逆甚矣君父有兼師之道師決不可擬君父之名孔子本臣於周與太公望無異所傳之道本義農之傳但稱大明之耳否則不必言祖述堯舜朕此舉與輔臣建議非上下雷同實正紀綱之大責等毀謗君上法司其會官詞擬以聞於是都御史汪鉉言言官論事每挾詐以事衆挾衆以毀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其始倡之者一人也貫等進名具疏奏議祀典彼但知稱王爲尊孔子不知稱王不足以爲尊適足以爲尊耳今稱曰先聖先師則視王之號固如尊數等夫曰先聖先師皇上幸太學拜之可也若曰王則豈有

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春秋之法罪首惡宜究同倡議之人明正其罪仍勅南北科選官自今建官毋得惑眾欺罔 上以鉞言爲然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會稱言賁等輕率倡言引除失當各關杖還職 上曰祀典改正實出朕尊師重道之意若賁乃妄引追崇之典猶存誣毀大體之情科衆署名肆意奏擾微職爲民餘從部議

禮科部給事中王汝楨等言輔臣張璠所論孔子封號益多主吳施丘濬夏寅之說夫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大明百家之辨不能誣萬世之遠不能磨功在天下故歷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二 文廟 十九

代追崇加以王爵冠用見旌廟用殿祭用蠶豆侑饗宜也若去王而稱聖與師一布衣耳仍其官一司寇耳樂舞殿服皆非所宜尊崇之典不應如是自孔子而言固不以爵爲輕重但於垂萬世使千百年崇奉之禮一旦削去恐不可也 皇祖仍舊蓋有深意若去王號止云先聖先師臣愚以爲聖與師乃泛言之如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高堂生稱禮師毛公稱詩師伏生稱書師恐非所以尊孔子也臣等竊謂吳沈夏實丘濬之言過矣至於國學塑像 太宗嘗令正其衣冠不如古制者我朝 廟祖瞻祀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孔子精爽在

天之靈依附血食厭惟舊矣今普天率土傳設廟貌殆有千慮一旦毀撤而易以水主學不欺人之聽聞後上斥其違謬令錄前說記示之責對狀

十年提學御史章震亂言孔子祀典不宜去王號 上以祀典已有定議震不遵行導人以正反爲異說惑衆狂妄下都察院劾劾震職居提學明知朝廷棟大禮斥陋號以尊孔子至意輒持偏見瀆亂狂妄罪不可道得旨震妄持偏見煽惑衆心難居提學之職令對品調外

十二年三月 上幸太學釋其先師以大學士李時等分獻禮部侍郎周用祀啓聖廟成舞樂倫堂祭酒林文俊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八 文廟 十九

講虞書禮益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諭諸生以治平之道備在六經宜力講求以資治化衍聖公聞部率三氏子孫祭酒林文俊率教官諸生上表謝恩賜閣額以下衣帶賜文俊以下襲衣寶鈔仍熱之禮部待講學士廖道南上 聖主臨雍頒優詔答之

十三年 上視太學釋其先師 上以孔子改稱先師具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其帛行釋其禮樂三奏文舞六佾從祀及啟聖祠分其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讀經布講仍諭令教本尚實勿從事詞章祭酒林文俊司業馬如騏以下賜帛有差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行禮嘉靖十五年秋祭祭

酒呂機司業董承收俱有期服乃以學士張璽代之

二十七年增設承天府儒學文廟樂舞學故隸安陸州春

秋祀典有禮器而無樂至是御史賈大亨言州已陞府

則廟典亦宜備設報可

四十一年十月江西提學副使韓弼與巡撫都御史胡松

爭辦文廟兩廡牌坐不合棄官歸松其疏自劾御史陳

志淵面在路請奪弼職而面用松吏部覆議從之

隆慶元年命公侯伯應襲子弟俱赴國子監習禮以禮部

言視學在通欲其迎駕故也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六 文廟 二十

六月命禮部遣官取衍聖公孔尚賢及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摩先孟彥瑛仍取孔氏老成族八五人顏孟族二人

馳驛來京以 聖駕將幸太學也

八月朔 上幸太學行釋奠禮於先師命大學士徐階李

春坊陳以勤張居正衍聖公孔尚賢吏部尚書楊博兵

部尚書郭乾吏部侍郎趙貞吉分其四配十哲兩廡禮

部侍郎潘晟致其啟聖祠畢 上御義倫堂命武官都

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坐賜茶授祭酒可

集坐辨 上宣諭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

貴治理爾師生勉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東 編輯

禮部

從祀

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雖年 上曰我聞孟子辨異

端聞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

二十三年先是 上覽孟子至草芥危管之說大不然之

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謂有諫者以不敬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銀屠批說人諫與觀自隨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六 禮部 一

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足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

太醫院瘞其臂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儒臣

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

為輕之類皆刪去

二十六年江西祭仁壽縣導議儀上疏云孔廟使祀當以

選舉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四皆

有釋世教祀宰子言行四皆見貴於聖人宜以有若

居十哲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遺

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

下未當宜別祀敬聖廟不報

二十九年三月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
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事并奉列從祀以重仲舒之賢反
不與焉事千古教甚爲爭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
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宣德三年正月四川萬縣訓導李鐸言各處從祀先賢名
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謂禮
部尚書胡濙曰昔我太祖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
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
迪考正頒示天下

正統元年判定從祀名爵位次送頒國於天下學官用忠
廟朝典案卷百三十一 從祀 二 三七九

州訓導來廣言也

二年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七年四月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從楊士奇之議也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
其祀後竟罷

命福廷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綱配享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日明從祀之
典孔子廟廷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
則之庶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
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啟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

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宜人從
祀 上命議行

三年七月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
爵者於所設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
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蒲城伯

禮部奏浙江俞事辛訪言宋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宜
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立祠鄉郡
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四年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訓導許宜等奏乞先
賢熊禾從祀宜令禮部行承原籍建陽立祠致祭從之

廟朝典案卷百三十一 從祀 三 四〇二

十七年九月總督漕運張瑄言宋儒胡瑗楊州如華人與
孫明復石守道讀齊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
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安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
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聖朝崇重儒術前
代有功斯道者悉列從祀如我者獨遺乞下禮官考覈
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詔下禮部

弘治元年八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孔子之道大同天
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荷況馬融王弼在所當黜今
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程敏政言先師
孔子廟庭脩食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固有功聖門無疵

公議者庶足以稱運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之有非者
部禮部集議臣考之唐貞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從祀蓋拘於有注疏專門訓詁之學爲特聖道之傳
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臣考馬融初應鄧禹之召爲
私書歷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兇徒朔方自刺不死也
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則女樂爲樂其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劉向初以獻
賦進書誦神儒方術書上言黃金可成錄作不驗下吏
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
駁使其子經世之教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

四 從祀

四十一

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合國議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
之人也王弼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
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罪源於禁村何休則止有
春秋辟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於孝經論
語益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
懼何武勅之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眉客爲盜繫獄
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詣不慚王肅以女適馬昭
是時昭甚親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關侯官中領軍
乃生親戚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
董策若好人儉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

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
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
祈禱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
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
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
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
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不遵訓詁此九
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儒經師之數
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

五 從祀

五

正之人使享天下祀哉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視爵祿祀鄭康初說禮數萬
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
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察奉冉顏何文禽成都廟壁所畫
又多遽瑗林放申根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
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根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
黨其實一人今廟廷從祀申根封文登侯申黨封涸川
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家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

門彘屢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夾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那屬注疏俱不載請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儀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儀申黨位就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遂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羅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洪武二十九年太祖從行人楊砥議黑楊雄進董仲舒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偶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苟知通

人以爲盛則通因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其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官最得禮意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父無繇曾父點子思父鯉皆坐廊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元至順三年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孟子父孟孫氏亦封洙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復

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程
珦首識濂溪則子於屬祿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
從遊朱子之父章啓先生朱松陽沒之時以朱子託其
友潘嗣明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
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歷官行已俱
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狀公朱松從祀啟聖
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
矣俱部廷臣議之學士吳曾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
馬融楊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
立身不無可取然秦漢以來六經燬燼賴諸子抱遺經
顯朝典彙卷百二十三 從祀

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
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感仍其舊而薛
瑄亦以無著述功已之

四年祭酒謝鐸言楊時息和放淫承孟氏之傳衍聖翁之
孤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
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如此其久爲
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曾不及洛
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况二人皆太學之師乞
升附上附宋諸賢之位斥逐下從莽大夫之列不報
九年正月大學士徐溥又言楊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

廢其新經有衛道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
未之考也 上從之遂封時爲崇伯從祀

十四年謝鐸又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千配
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廊下非禮宜於闕里則廟祀叔梁
紇而以顏路曾魯孔鯉配吳澄宋臣不恥事胡名節得
地宜罷從祀官議不合遂已

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鏞建議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
孔廟廊下禮部議

十七年十一月江西左布政林升奏陳濬註禮記集說有
功於禮乞從祀孔廟廊下部格之

顯朝典彙卷百二十三 從祀

嘉靖六年六月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朕閱書至武城篇
有引用歐陽修語豈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功乎嘗語
費宏及卿等以修從祀云不可今特訪於卿一清言臣
按歐陽修在宋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濟時行道爲賢以
犯顏納說爲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
故事似司馬遷誠有不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
則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撰議諸篇得先王禮
經通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但孔廟從祀皆取其著書
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辭業皆非所論也洙泗
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

專門之師傳受聖經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略朱熹語
五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湯賓各有註
釋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延平李氏同時豫章羅氏有
皆號各傳亦不得與脩之論議危微武成蓋禮有者耳
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乃已

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
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
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照像設木主畫罷公侯
伯諸封爵申黨申枏二人存根去黨公伯寮蔡冉顏何
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霸杜預吳澄十
廟廟與彙卷五十三 從祀

十
二人罷祀林放邇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
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陸九淵從祀改稱大
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則立祠祀齊公叔梁紇
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
程頤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十九年翰林科道諸臣霍韜等各上言請以禮部侍郎薛
瑄從祀孔子廟庭不報

三月先是御史楊瑄奏得仁奉故禮部侍郎薛瑄國朝大
儒宜從祀文廟部下儒臣議時尚書霍韜侍郎張邦奇
詹事陸深孫承恩祭酒王教學士張治詹事府丞胡守

中庶子楊惟傑論德輿用鄭屠應曉洗馬徐階鄭守益
中九寺學許泰鳴夏閔如索贊善周樸司直謝火南呂
繼綸修王同祖趙時春唐順之黃佐侍講胡經三十三
人議宜祀庶子童永欽贊善浦應麟議宜殿贊善郭希
顏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
之多者霍韜又欲贈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欽見道正傳
皆進之廟堂系於四配下至是禮部集議以請上曰
聖賢學道不明士趨流俗朕深有憾薛瑄能自振起誠
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候將來童永欽浦應麟議
是司馬光陸九淵從祀與四配等位次俱歷代族祀又
廟廟與彙卷五十三 從祀

十一
經我太祖欽定俱照舊不許妄議時御史呂光洵上
從祀議上摘疏中有不教語奪休二月御史德天民
言薛瑄從祀衆皆爲宜獨郭希顏不可時言無忌宜罪
上以有旨下議不嫌異同竟天民不達國體始不究
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趙執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
薛瑄從祀禮部議覆孔廟從祀國家所以崇德報功
垂世立教其典甚重我朝祖宗列聖增入名賢類
皆宋元以上而明興二百年間未有一人誠慎其事也
臣等謹考侍郎薛瑄潛心理道勵志清修言雖不專於
著述而片言隻簡動示楷模心雖不繫於事功而偉節

慨歎皆可師法尚書王守仁質本超凡理由妙悟學以
致良知爲本獨觀性命之原教以謹講習爲功善發聖
賢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傑一代之儒宗雖乎能
翼贊聖學之傳但瑣則相去百年輿論共服先朝科道
諸臣建言上請累十餘疏而僞臣獻議與理者十居八
九世宗皇帝亦嘉理能自振起然猶謂公論久而後
明宜俟將來若守仁則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請初
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儒臣令其廣諮博討
撰議進覽仍下本部會官集議以候聖斷上是之
刑部侍郎游居敬請以羅從彦李侂從祀時方禁章泰繁
彫朝典集卷一百三十一 卷記 十一

詞而居敬累數百言上以其首犯明禁奪俸三月
仍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先是科道諸
爲三樂等交章請以瑄從祀下禮部會廷臣議上報
可命序神主於先儒呂祖謙之下祭酒馬自強以從祀
告於先師孔子行釋菜禮仍通行天下學移一體從祀



附王世貞孔廟光復舊典訂定從祀疏云竊觀聖道炳
如日月愈久愈新卽自漢唐宋以迄胡元而盛崇之典
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憲
孝二朝來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份舞則益而八邊豆
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世宗下明詔易條
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真足破迂儒淺陋之見
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盛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
樂貴曲加迎傳遂至份舞邊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體
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
紳衿之士入與駁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今幸
國朝典集卷一百三十一 卷記 十一

連禮樂將典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復
復何冀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水主師號外其
餘一切先復其於聖化不爲無裨臣又考得廟祀所謂
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
記者是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
使宰子冉求蓋年其間竊所未曉夫宰子相齊身中固
常之難所紀錄不盡嚴然而朽木糞土之謂見節
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爲季氏陪臣衆欲
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濫乎鉞鉞陞下方以宰
治天下故追咎權相之奪情以康賜百寮服傍有司之

格赴而子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_一世之論何如乃
使之儼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回比肩何其謬豈不
倫至此也臣以爲宜降_二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
有若南宮适_三二千其言行蓋爲純潔廉可從顏_四孫師之
列進補臣又考得嘉靖中於從祀諸儒有所進身因極
精當然所進狀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
上獨當議稱易繁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著
議穀合折禮遽登從祀臣以爲_五歷陽修不如歷范
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戎馬倥傯之際
以中_六鼎諱引張蘇俾成大儒仲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二 後祀 一 高

信謹請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命
禮官仰關大臣會議定奪庶聖道益隆聖德益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三

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修

禮部 二十一

聖哲裔

洪武元年四月元陽子祭酒孔克堅來朝 上賜宅一區
馬一匹日給米二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
世萬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
出常人常人且知求望聖賢之學况孔子子孫乎爾宜
勉爾族人各務進學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三

聖哲裔

一

三十

十一月命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公仍置官
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
人又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
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及顏孟三家子
孫編設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
二年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
六年四月徵孔克表爲修撰克表新平陽人孔子五十七
代孫也

八月衍聖公孔希學以服闋來朝 勅勞之曰卿家邪名
歷代富貴不絕乃由陰陽之重耳何者以其闡聖學之

精微明義倫之攸敘表萬世綱常而不失也朕嘗思爾祖之道貫通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鑒勞至則頒之仍賜襲衣冠帶靴鞋九月衍聖公孔希學詣歸賜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五疋賜宴於光祿寺命翰林院官待之

八年九月以孔克伸為曲阜知縣勅曰朕於先聖先師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惟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為縣令者著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還本族以爾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國朝典彙卷二頁三十一 聖哲裔 二

宣化宣聖前車之失未無參於聖裔

十七年正月以孔子五十七代孫納襲封衍聖公十一月以孔希文為曲阜世職知縣世職自此始十八年十月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 上曰大聖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命遣還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其數近有以罪輸作者朕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或至死囚則賢者之後家以微減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二十年十月以顏子五十八代孫慎為深陽縣丞

永樂四年孔聘會試至京召見郎與進士出身授奉坊中允賜宅一區八年十二月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緒來朝賜宴於奉天殿命襲封衍聖公

二十二年十月先是衍聖公孔彥緒數來朝皆館於民間仁宗聞之頗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聖之意遂命工部賜宅於京師

十二月賜衍聖公孔彥緒一品金織衣禮部尚書呂震言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

國朝典彙卷二頁三十二 聖哲裔 三

道治國平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

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

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洪熙元年賜衍聖公等於東安門北

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拜歸 上命

禮部給道里費

十月衍聖公孔彥緒來朝賜金織紵絲製衣銀羊酒等物

三年正月有舉范仲淹十二世孫范希正端敏誠篤才堪

撫民者 上命吏部召用之

四年正月衍聖公孔彥緒欲遣人以款往福建市書處

行不敢自權於尚書胡濙以聞 上曰爾建書
籍禁先皇子孫飲廣購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
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時值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正統元年六月詔免先聖賢子孫差役

七月順天府推官徐郁請褒崇道學從之詔於周程張朱
諸儒子孫各選聰明俊秀可教養者不拘名數送所在
儒學讀書仍給之廩餼時加提調務獲成效以繼先業
若有資質端莊才識可用者有司從實奏聞毋得怠延
有負崇重先賢之意

景泰二年四月詔顏子後裔希忠五子後裔希文並授翰
林院典簿卷百三十三 聖香齋 四

三年賜衍聖公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

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孔公恂聞父喪特強入對賜出身除
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

六年六月以宋儒朱熹裔孫樞爲五經博士世襲
以孔弘緒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 上召見賜玉帶以賜

小去二錢授之俾藏焉又賜護禮崇德金圖書勅族人
共保護之 英宗復辟人朝召見便殿置諸膝握手與
語久之賜宅秋盛改賜大宅

七年五月以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成化元年四月孔子五十六代孫克明以子姪繁衍月用
不給乞蠲田租 上曰孔子有功於萬世其子孫在所
優恤命有司減其租

十一月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
國學

二年少詹孔公恂下獄公恂以先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緒
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
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
朱永一人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下詔獄出
爲漢陽知府

弘治元年卷百三十三 聖香齋 五

五年二月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宜
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
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 上曰弘緒惟法殊疎
家聲卿等欲俾放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
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六年五月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
長知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
職爲民命其弟弘恭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
望國之京師俾隨侍班行優禮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
近師儒俟其學成道歸承祀禮部覆奏着弘恭在監讀

書一年然後許歸朝望隨班朝奉從之

十二年七月命宋儒朱熹十世孫敷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十八年十一月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薦擢授孟氏側
奉請給廟戶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
孟氏數給與之

欽治中 上親釋其太學召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聽講賜
製衣冠帶有差衍聖公奉二品特賜腰袍玉帶諸命用
玉制大朝會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人爲曲
阜令公親弟承子恩爲五經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
免徭役公許廩五百戶丁爲從人

昭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聖哲裔

六

五九四

六年三月命孔彥繩爲世襲五經博士主衡州孔子廟祀
彥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孫也友端從高宗南渡避衡遂
以衡爲關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遣祭田五頃
至是從衡州知府沈杰言授是職奉祀

八年孟子五十七代孫博士元肅封贈其父母吏部言八
品官舊無封贈例詔特予之

正德四年七月三氏學生員顏重禮奏三氏子孫自成化
初年開貢迄今顏氏未貢一人乞足爲資格以均之禮
部覆議以孔氏子孫在學者十九顏孟子孫在學者十
一若孔氏仍舊三年一貢每及三貢顏孟輪貢一人則

均矣 上是之

九月以孔承夏爲曲阜知縣初曲阜知縣孔承泗卒族人
舉孔公統代之有孔承章承周者赴京奏其惡吏部乃
舉承夏可用而罷公統因劾承章等二人意欲徇私薦
其族承鑑也乃執付巡按御史究治既而承章等復與
承鑑潛至京師爲偵事者所發俱戍海南

嘉靖二年 月御史王完言先儒朱熹實獻之婺源人其
宗族墳墓在建安已置博士世祀考其次子四世孫勛
還居婺源宜如衡州孔廟例官其子孫嫡長者一人以
主祀禮部請有司嚴實以聞乃命其裔孫聖爲五經博
士於婺源奉祀

昭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聖哲裔

七

三五

先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以常熟舊有書院祀言僣者請
重建時以本朝無書院之制不許至是給事中沈漢言
吳在春秋爲荆蠻於野不文類吳公言僣北學仲尼而
東南學者始知聖賢之道今其子孫微弱下同編氓祠
宇僅存隘陋希禱乞照顏孟朱熹例官其子孫一人以
奉其祀改建廟庭爲監祀田部議以子孫世遠難據授
官惟從其廣廟給田之請報可

十八年學士顧鼎臣上言 孝宗時曾錄顏孟子孫各一
人爲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可謂盛舉至於曾子之後獨

不沽一命之榮亦古今闕典也下禮部議訪其世系得

曾子六十四代孫曰賢梓者居江西永豐縣其遠祖據者

曾子十四代孫也當新莽時不授僞命自武城徙廬陵

吉陽郡而賢梓其裔孫也遂命爲五經博士世襲

二十五年遷按山東御史黃綬言孟子五十八代孫五經

博士孟公榮會淫肆惡宜罪詔下所司驗實職爲民

二十八年六月初部訪曾子嫡派子孫時山東嘉祥縣曾

守仁與江西永豐縣曾賢梓各以譜至賢梓處守仁爭

讓乃與守仁父積慶約讓官後以所賜供祠田產均分

既賢梓授博士居禮慶所遂背約凡所傾房值賜地不

願朝典案卷一百三十三 聖哲傳 八

分給二人遂交惡訐辭不已有司以賜地量分守仁賢

梓復誣奏守仁奪賜地事巡按御史劉瑞覆勘賢梓言

多誣并得其僞冒校僉狀命下巡按逮問

三十三年九月曾賢梓既承曾子後因援顏孟二代例請

給供祀土田守家人戶部山東撫按官如例予之

三十八年二月山東撫按官丁以忠等言襲封衍聖公孔

尚賢冲年寡學宜查照伊祖孔弘奉比擬公侯伯事例

送監讀書部從之

十一月先是朱熹婺源孫堅爲五經博士然未有世襲明

旨也至是聖老請授其子儀禮部議官以奉祀祀既世

承則官亦應世授部從其議

四十年三月衍聖公孔尚賢習禮太學至是三年奏乞回

籍許之

四十五年閏十月初衍聖公孔尚賢入族人孔弘廨賄保

爲曲阜知縣弘廨貪甚請宗惡之至是以私怨發其從

兄弘好利事弘亦孫其納賄求保狀并許尚賢者

借不法數事巡按韓君恩坐弘請成而參尚賢弘廨

素行不孚法當並罰因言曲阜知縣例使公府保舉故

有行貨濫舉之病宜於保舉時令會族屬擇可者四人

兗州府試以理事治民策論取二人送撫按覆奏請

閣朝典案卷一百三十三 聖哲傳 九

銓補上從其議弘廨切責尚賢而實之

隆慶元年掌五經博士孔貞寧職遷之汶上生乾溪祭田

不遺小聖公約東故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府推官臣朱又煥 訂正

體部二十二

謚法

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凡親王謚用一字東宮郡王及文武大臣皆二字大臣賜謚與否取自 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勳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格

洪熙元年命禮部尚書呂夬論翰林定故兵部尚書桑唐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謚法

李金忠等十八人謚內通政使賈銀謚不美 上曰此

數人皆在先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謂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謚焉古人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至公也銀竟不謚

成化四年四月禮部主事陸淵之言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 祖宗尤重謚法遇者大學士陳文舉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述其平生貪穢彰

聞汚風大者縱于爲惡誠製義方營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於重罰而又竊夫美名殊

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議史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御史謝文祥亦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益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

陳文舉正宜踪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陳履安擬謚曰莊靖未嘗通克服曰莊鎮以處位曰靖陳文爲人天下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武惠而教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行實相稱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謚法

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之大公雖于輔近之

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弘治四年令今後有乞恩賜謚者本部勘酌可否移合公

請不許一覽比倒置謚

十五年奏准凡親王臺近行撫按等官嚴勤郡王病故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嚴勤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又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上請得 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蹟本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蹟可者爲中行實無取者爲

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 旨

嘉靖七年閏十月給事中劉世揚奏工部尚書李鑑謚恭
敏士論不與水協公議 上曰鑑謚既不協公議併贈
官俱革去今後務慎重國典不許濫與

十五年吏部侍郎霍輅劾尚書夏言爲大學士貴宏請
謚增減名實法當坐斬又謂宏謚文憲犯 憲宗廟號
亦當改正給事中錢穀亦奏如輅且言大臣不宜相構
言因上疏乞歸且曰成周之臣晉文衛武魯成齊康楚
宣秦穆不爲文武成康宜穆諱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
道也我朝彭時宋濂黃福劉大夏俱謚忠宣是犯 宜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謚法

三

四

宗許進謚恭敏是犯 武宗楊守陳章懋儲懋謚文懿
是犯 德祖必若輅言皆當改正矣 上怒留之

二十二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太醫院許紳卒其妻援
洪熙中本院使將用文例請謚禮部難之詔謚恭敏

二十二年都御史林俊上言刑部尚書諡惠安彭韶文學

經緯廉開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
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誦謚文恪魏驥謚文靖
葉盛謚文莊實足副休誼美不知定謚之時何取惠安
之義舍大嫌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二十七年十二月給事中趙鏡言故禮部尚書諡文通貴

來故總兵盜隱懷仰承行屢無聞數經論列不宜賜謚
上曰謚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後定擬務合公論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謚法

四

五

親王益		成	唐王彌梯	蜀王讓相	宣	秦王懷德	潘王佑峻	益王胡劄	端	淮王見淑	初封清江	晉王知烺	楚王榮茂	益王祐楨	魯王觀旋	荆王厚烜	吉王載均	定	周王懌	唐王極	晉王濟煥	蜀王友瑛	秦王祐鏞	伊王謨鐸	鄭王見瀆	初封東垣	肅王惟焯	肅王弼祝	肅王祐榮	吉王厚燭	秦王惟焯	肅王弼祝	韓王融燧	壽王祐椿	慶王台滋	德王胡鎰	衛王胡瓌	代王善欽	楚王慎	秦王秉機	蜀王寶渝	韓王旭繼	代王充燿	肅王縉州	益王載增	淮王胡鏡	獻	湘王柏	初封蜀王椿	初封新王瑤琪	初封楚榮	寧王權	吳王齊宗	憲	韓王松	晉王美圭	楚王季現	周王有敬	荆王載綱	唐王現烜	襄王瞻禧	淮王胤祿	淮王厚燾	慶王伸域	肅	遼王貴爰	莊	肅王模	岷王梗	楚王孟院	梁王瞻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王芝址		慶王遂琳	晉王鍾鉉	肅王見沛	肅王幼學	德王見濟	趙王祐琛	益王厚燁	魯王陽鎬	初封秦王誠深	初封和信	遼王致格	周王朝綱	初封荆王載璵	王祐煥	崇王載境	襄王厚頰	衛王厚燭	淮王祐煥	伊王許淵	恭	晉王桐	衛王瞻廷	韓王冲煥	岷王歲煥	慶王雲鑿	遼王龍授	初封人歲	肅王貞綜	周王睦椿	衛王祐樺	肅王見汾	初封陽山	徽王厚燭	崇王厚燾	泰王誠潤	鄭王厚院	益王厚炫	景王載瑛	趙王載培	初封懷嘉	楚王美齡	代王延培	德王載垵	淮王載培	榮王載垵	魯王順坦	敬	伊王許淳	唐王宇溫	晉王慎銳	荆王常浩	魯王壽鎔	泰王誼滿	周王在範	開	遼王植	潘王模	代王桂	趙王高燧	伊王順煥	周王有煥	肅王祿埠	鄭王祐儀	泰王誠泳	岷王膺經	襄王見淑	崇王見澤	吉王見浚	徽王祐煥	涇王祐樺	晉王新煥	肅王棟	慶王椿	蜀王友瑄	趙王瞻禧	淮王瞻煥	唐王現涇	韓王範卿	周王子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王聽俊	荆王祁結	魯王康輝	趙王豪盛
晉王奇源	初封世子	寧王莫培	趙王見濟
雍王祐楮	崇王祐楮	楚王均鉞	岷王彥丞
濟王助莊	初封藩山	趙王真源	初封世子
泰王敬修	慶王倪煥	襄王戴堯	
秦王志旭	蜀王友璠	鄭王見滋	
蜀王悅烈	荆王祐楮	晉王新瓚	
岷王音望	唐王宙林	秦王秉楷	淮王載堅
惠安王極	封趙寧王磐斌	初封世子	趙王聽培
韓王徽針	魯王泰堪	秦王公錫	代王成錄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八 謚法			
蜀王申鑒	趙王恩鑄	周王同鑄	陵王祐楮
濟王助潛	襄王祐楮	慶王秦枋	晉王懷敏
安伊王勉溼	初封淮王見濂	初封世子	汝王祐梓
濟王詮鉢	初封密川	封晉王表棟	初封新化
趙王公銘	初封臨道	封韓王謨煥	初封世子
衡王業封	趙王胡鎔	肅王弼祐	
穆忻王見治			
懿周王子壁	申王祐楷	鄭王祐樸	代王俊杖
德王祐楮	肅王賴質		
思代王聰深	初封武邑	封均王載鳳	封永王常

康泰王志潔	藩王侁輝	楚王季叔	慶王秋登
肅王聽焰	寧王觀鈞	韓王偕需	淮王祐銓
鄭王祐楮	晉王知樞	初封新化	襄王祐楨
周王勤煜	初封世子	岷王崇榮	趙王厚鑑
蜀王承燾	衡王載圭	王常查	
秦王向炳	代王什璵		
趙王祁鑑	許王見淳	韓王偕浣	伊王謨貌
古王祐杖	封趙王厚煒	封周王安瀾	初封世子
魯王健杖	封趙王翊鈴		
懷王雄英	勝王聽璵	秦王志均	韓王範圮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九 謚法			
蜀王申欽	秀王見澍	慶王聽鑾	封晉王義榮
襄王祐村	藩王胤樞	魯王常派	榮王厚勳
德王厚徽	封岳王厚戾	成王戴璽	肅王祐培
趙王常治			
哀王王業璵	封祁王常叔	賜王戴星	
懿秦王棟	楚王顯格		
戾邸王	景皇帝	封代王遜編	初封世子
荒魯王權	按洪武二十二年王薨	上諭禮部尚書李	
原名曰父子天	性慈法公	議朕不得以私恩	
諡曰荒			
馬伊王椿			

郡王諡

宜靖 安塞王秋昊 昨城王安濟 南樂王祐慎

宜懿 新野王福編 和川王聰潛 樂陵王陽鎔

宜和 襄陰王表健 惠安王載堃 會稽王睦彬

宜穆 宜春王真培 寧遠王旭松 廣靈王聰虞

宜惠 沅陵王恩錦 遼山王幼璽

宜信 懷城王徵鉅 歸城王璵漢 嘉定王厚煥

宜恩 鄂陵王安元

端忠 汝陽王睦慳 館陶王當憲

端憲 沁源王幼琦 崇善王睦健 潞城王俊健

會寧王厚釐

端靖 沙陽王膺鉅 內丘王助際 相陰王寵滿

端簡 臨瀛王勳綏_{封建} 遂平王睦彝 義享王知熾

端肅 東甌王當茂 鉅野王健德 蕩陰王彌鐸

端簡 臨瀛王安渡 堵陽王勳俊 覆山王助五

端慈 榮澤王知煜_{封建} 樂陵王當滌 樂安王拱福

端慈 保德王琬誠

端慈 沂陽王公鐸 東阿王泰登 臨汝王子埽

端慈 崇陽王均徽 沁水王詮錯 靖江王約獻

端慈

端慈

靈丘王聰滿 壽陽王嘉樞 華陽王倪焯

泰安王厚煥 枝江王致樞 新水王致樞

羅川王常濟

博野王聰添 河清王安沈 新蔡王當汴

博穆 封_建慶元王厚序 通山王顯椿 延川王嘉贊

河東王新煥 成阜王載圻

遼山王詮鐵 交城王表細_{封建} 襄陵王僧制

慶世子滿慎 信陵王勳德 原武王勳倫

保寧王在銀 清源王助滿 江夏王榮茂

端信 富陽王睦得 太和王祐樞 江夏王榮茂

永福王旭樞 汝縣王厚煥 靖安王表煥_{一作康煥}

新昌王厚煥 銅陵王朝鉅

廣安王祐祺 山陰王仕風 鎮平王同璽

益陽王朝翠 通安王煥瑋 唐王厚煥

靈丘王鍾美 汾西王睦椿 封丘王安渡

內鄉王勳好 昨城王勳母 柘城王勳榮

瑞金王在鈞 弋陽王拱煥 淳化王真弘

宿遷王助澤 安丘王健樸 新樂王厚煥

高安王載濟 歸德王載璽 延津王載璽

休寧王朗鑒 永休王宿枝 吉陽王俊樞

休寧王朗鑒

端康	海陽王睦杲	應城王勤榮	豐林王台瀚
端恪	汝寧王勤焚	廣元王憲辦	
端順	應山王崇瓊	慶符王申敏	慶成王奇寅
	永寧王勤衡	博平王勤煥	通渭王融堯
	衛輝王宇漳	襄邑王厚燾	堂邑王翊鏞
	德興王厚貳	陽信王壽鈔	
端定	萊陽王睦枕	端襄	昌化王聰澄
端臨	石城王觀鎬	定惠	寧河王新趾
定恭	長洲王融發	定肅	樂平王冲炎
昭靖	河東王鍾鑑	稷山王胤柯	建安王拱振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諸法			
昭定	永和王濟煥	樂安王真量	永安王顯穆
	沁水王佑新	柘城王朝堯	
昭簡	東安王均鈔	高平王旭構	
昭憲	松滋王寵淵	鄆城王宇清	穀城王期鉉
	永壽王敬鑄	昭毅	永休王彌振
昭安	沅陵王崇馳	蕩陰王芝珉	義寧王安淡
昭裕	襄城王範瑀	封述成阜王翊綜	
昭和	靖江王規祿	河清王同錫	保安王誠深
	長陽王豪堪	吳江王詮鏗	襄邑王祐華
	方城王訂注	萬安王發煥	崇安王祐幹

昭順	鎮平王安附	樂平王融發	和川王延域
昭傳	黎城王佑煥	胙城王同鑒	永興王公鉅
	方山王鍾挺	西德王偕瀚	
昭穆	富陽王安雅	昭榮	宜寧王俊相
憲穆	宜陽王有梯	秀水王厚炳	
憲惠	福安王壽鈔	肅簡	吉安王厚燾
肅安	封丘王睦誅	莊康	樂陵王健叔
莊靖	宜川王志燦	沂陽王秉煥	通城王孟榮
	稷山王幼拱	鄒平王恭歷	慶豐王載瑩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諸法			
封述	臨泉王知燭	長吉王璟瀾	奉陽王承燭
莊定	永興王秉樸	鄒平王當洪	河陰王安立
	江夏王顯祐	寧化王新璽	永和王新璽
莊憲	方山王美垣	寧鄉王祁鎮	鉅野王當涵
	河清王安潤	魯陽王勤灰	安吉王勤燭
	永年王佑燮	博野王俊贊	
莊懿	內江王友璿	慶元王載玠	高淳王讓燧
	慶陽王讓瑩	沁丘王勣燭	臨瀋王睦榮
	萊陽王勤煥	黎丘王當濬	內丘王佑熙

莊簡	延長王真茂	松滋王憲燧	益陽王憲燭
莊簡	通山王英伙		
莊簡	臨泉王美塔	胙城王有禱	汝陽王朝壁
莊簡	儀封王肅流	永川王悅婦	靖江王佐敬
莊簡	通山王季坪	通渭王範壁	兗山王朗錦
莊簡	保安王公妹 _{追封}	安丘王陽鑒	清源王幼坪
莊穆	懷仁王俊附		
莊穆	襄陵王冲林	壽昌王均鑑	
莊安	信陵王睦極	河內王充燦	陵川王胤果
莊祿	廣靈王仕滋	南陵王睦模	江安王宜址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諸法			
莊和	衡陽王貴賢	永寧王同鈺	靈丘王成毅
莊和	樊山王祜橋	沁水王胤模	
莊惠	慶成王濟炫	真寧王秋榮	枝江王貴燭
莊惠	興平王志燦	永安王季鑒	黎城王幼媛
莊惠	唐山王恪煥	上雋王同錄	原武王睦模
莊惠	顯慶王朝壇	南康王見潯	瑯安王載壇
莊惠	懷安王厚燦	金縣王厚燦	進賢王俊相
莊惠	會寧王真潤	江寧王載燧	懷慶王載望
莊恪	沅陵王恩鈺	海陽王勤榮	
莊順	南渭王譽橋	內鄉王睦義	建安王宸滿

莊信	崇陽王季燦	江川王音竣	壽陰王祁緒
莊信	景寧王厚燦	永濟王誠淋	交城王鍾鍊
莊信	七陽王震納	德興王見鄒	東合王安苒
莊信	義陽王睦樑	莊隱 _{追封}	臨川王成鈞
莊信	興平王尚煥	鎮平王有燦	上雋王勤燦
莊信	石城王真堵	西鄂王許宗	鎮寧王見燦
莊信	襄陽王厚燦	玉山王厚燦	達山王勤燦
莊信	定陶王詮燦	鄒平王親燦	寧遠王謀堯
莊信	永福王融燦	河中王知炬	
莊信	恭定	必源王信燦	東安王季燦
莊信	襄邑王祁銓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諸法			
莊信	永寧王睦燦	繁昌王見燦	鉅野王陽燦
莊信	弘寧王台汗	西河王奇朔	湘陰王致昭
莊信	永興王惟燦		
莊信	恭懿 _{追封}	盟津王見燦	胙城王睦樑
莊信	保安王秉枝	衛輝王彌鈞	唐山王助燦
莊信	進賢王允炟	襄強王允燦	溧陽王俊樑
莊信	江寧王厚燦	寧遠王融燦	襄陵王讓燦
莊信	東安王榮叔	江夏王英璵	鎮寧王厚燦
莊信	永新王慕燦	命寧王綰燦	肅寧王致耕
莊信	豐林王慕燦	七陽王多規	永和王慎燦

寧河王知異	靖安王知燾	恭憲	永興王志煥	沅陵王贊獨	河內王延規	益陽王勣	益陽王勣	恭肅	河陰王睦	松滋王致	恭莊	內鄉王有烟	鈴山王綽	恭裕	通渭王僧涇	德陽王申銓	慶成王表	傅成王安	會稽王勣	永年王胤	靈川王勣	清源王胤	滋陽王觀	樊山王厚	長陽王寵	景寧王祐	唐年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四	十五	恭恪	東陽王健	南樂王敬	鎮康王恪	恭惠	江門王敬	樂陵王泰	衡山王貴	襄陵王龍	魯陽王同	安昌王在	和川王	遂昌王	靖江王邦	德慶王戴	上悅王厚	方城王珂	恭和	永豐王祁	項城王子	曲江王安	懷仁王成	安化王達	益陽王恩	伍城王戴	永壽王秉	慶符王寶	寧海王戴	通城王英	平野王厚	高唐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恭順	長垣王恩	崇善王安	原武王安	邵陵王安	綏川王睦	永安王英	吉陽王聰	華陽王寅	臨川王莫	嘉定王戴	崑山王謀	弘農王倪	恭信	汝陽王有	奉新王勣	岳陽王季	慶成王美	雲丘王奇	瑞昌王莫	鳳川王仕	慶符王友	汝川王資	內丘王功	陽成王祐	樂陵王親	高安王厚	光澤王致	沅陵王親	恭穆	應城王睦	華亭王朝	建德王戴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四	十六	恭簡	襄垣王選	新野王芝	湘陰王恩	恭安王祐	新會王同	保寧王朝	義寧王勣	瑞安王祐	石泉王申	交城王奇	德興王祐	雒川王戴	陽信王順	銅陵王戴	崇德王戴	長泰王顯	恭康	臨汝王同	恭安	臨汝王祐	遂平王同	宜寧王成	翼城王常	樂平王微	建寧王旭	王山王厚	恭耶	鄆陵王睦	恭端	義陽王安	儀封王在	鄆城王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寧化王知燧	恭懷	深陰王徽銀
簡靖	雲丘王美桐	廣昌王鍾卿
湯溪王朝型	簡定	建安王觀錄
靖範	雅川王祁鎮	永安王榮鼎
靖莊	宜寧王暹封	樂安王宸滿
靖恭	通山王孟齡	西河王美埠
安丘王赤圻	靖甫	晉陽王安承
靖簡	崇陽王孟輝	松源王蒙理
靖惠	永和王表梓	臨海王安淳
靖和	斷水王貴樓	壽昌王季好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四 溫法		
保安王誠敬	沈丘王安洛	
靖安	襄陽王成舒	太和王厚炬
靖信	枝江王榮壁	永寧王有先
靖靖	平遙王佑嗣	衡陽王象樂
嵯世子幹庭	信裕	義寧王表觀
傳簡	新水王寵淵	信和
傳安	德陽王友城	樂平王龍場
傳順	鉅野王春垣	寧化王美瑛
山陰王聰淵	襄陽王見河	弋陽王觀錄
封丘王同銘	傳康	懷仁王聰淵

傳穆	通城王均錫	平鄉王祐概
順簡	西河王鍾燦	廣靈王茂欽
順靖	景陵王孟郊	襄陵王融焚
順傳	永和王鍾猷	和靖
和傳	宣寧王仕康	應山王恩鏡
穆憲	晉陽王朝拱	敬安
惠靖	都昌王祁繼	惠穆
惠順	保定王理坦	惠榮
惠恭	邵陽王公鍾	平遙王幼壇
惠莊	永寧王朝堪	臨漳王載瑛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四 溫法		
惠懿	安化王秩終	遂平王朝瑤
溫肅	魯世子壽鏞	溫憲
溫恭	永年王理封	溫那
溫靖	襄城王融悉	樂昌王充燿
溫定	通山王榮藻	內鄉王安溫
溫簡	寧河王奇云	德化王理燦
溫穆	枝江王恩錢	邵陽王誠泓
真寧王真銀	內鄉王同琪	寧真王聰冷
昆陽王見冷	陵川王佑燦	

溫懿	樊山王見深	廣安王厚燭	衛輝王碩煥
溫傳	臨清王載燭	華陽王宜燭	東原王願瑜
溫傳	潁川王子燭	浙陽王福燭	豐林王遠煥
溫惠	方城王煥燭	安丘王願燭	
溫惠	通城王榮燭	懷仁王聰燭	齊東王厚炳
溫惠	漢陽王厚燭	京山王勣燭	應城王朝均
溫和	商丘王燭澤		
安憲	封丘王子燭	溫隱	樂安王觀燭
安憲	汝陽王子燭	寧河王鍾燭	
安肅	靖江王經扶	京山王朝燭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謚法			
十九			
安定	魯陽王驥杜	通渭王旭燭	
安懿	原武王子燭	黎山王唐燭	南樂王祁燭
榮澤	王表燭	陽信王使址	龍西王旭林
衡陽	王寵燭	鎮寧王祐燭	南康王厚燭
安傳	壽昌王孟燭	益陽王	湘陰王貴燭
廣昌	王美燭	義寧王慎燭	新昌王慧燭
典平	王公燭	邵陽王秉燭	西鄂王諶燭
鄂陵	王子燭	堵陽王同燭	遂平王勣燭
弘農	王達燭	懷仁王仕燭	密城王倍燭
濟寧	王祐燭	陽信王當燭	永豐王厚燭

安和	承休王字燭	汝陽王同燭	南渭王彥燭	樂平王旭燭
安穆	齊東王載燭	利津王朝燭		
安惠	襄陽王祁燭	新水王豪燭	慶成王知燭	
安惠	襄陵王微燭	綏平王瑒燭		
安惠	松滋王貴燭	雒陽王勉燭	永壽王志燭	
安惠	沁水王幼燭	永寧王子燭	潁川王安燭	
安惠	襄陰王奇燭	江夏王均燭	通山王均燭	
安惠	襄垣王仕燭	真寧王壽燭	汝川王永燭	
安惠	涇陽王祁燭	南川王申燭	長陽王恩燭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謚法				
二十				
安裕	休寧王謨燭	安莊	永新王厚燭	
安裕	沂陽王誠燭	內丘王胤燭	固原王瑒燭	
安裕	河東王慎燭	安泰	建寧王旭燭	
安簡	潯城王仕燭	宜春王誓燭	豐林王真燭	
安簡	高密王健燭	蒲江王驥燭	永和王知燭	
安簡	建德王原燭	安修	石城王宸燭	
安簡	平遙王幼燭	潁川王遷燭		
安簡	永興王尚燭	永安王孟燭	金陽王象燭	
安簡	寧化王濟燭	汝川王友燭	信陵王安燭	
安簡	襄陵王旭燭	潁江王見燭	陽城王厚燭	

榮結	江川王青瑩	義寧王睦穆	河東王知桐
榮昭	汝源王見洪	東垣王厚炳	封建 衛輝王宙桐
榮莊	宜城王致振	廣靈王允燧	
	鎮平王子瑛	潁川王同鎰	弋陽王莫瑩
榮靖	懷陽王難深	慈陽王實貴	寧河王表楠
	遂平王子瑤	汾西王朝均	陽曲王美坑
	通渭王徵錄	東阿王陽輝	光陽王勉圻
	沁源王詮鍾	保康王顯樟	山陰王成葵
	永壽王龍塔	金路王載尊	延安王緝徽
	太康王載堯	梁肅	襄陽王祐德
南朝梁書百十四 謹注			
榮瑞	交城王表机	尤澤王龍漢	宜山王勛瀝
榮憲	堵陽王安輝	奉新王睦權	湯溪王勳煥
榮簡	朝邑王那第	宿遷王詮鏐	沅陵王龍沐
封建 榮昌王俊福	臨朐王厚煥	瑞金王勳煥	
改寧王朝堪	蕩陰王宙琛		
榮康	唐山王詮敏	義寧王奇漢	平鄉王見沈
	湯陰王厚輝	萊陽王安瀟	慶元王祐樞
	汝川王申銷	德陽王賓源	和川王允厚
	陽信王親然	郿城王宙桃	崑山王祐炫
榮定	懷仁王遜始	溧陽王聰應	沈丘王睦栲

榮恪	汝陽王勳委	曲江王睦拾	
榮忠	雅川王見澄	安丘王親煥	
榮惠	陽浦王同鈞	襄邑王見沂	交城王奇涓
	益陽王致權	永興王誠淵	弘農王真彌
	永安王華珠		
榮安	瑤昌王觀錫	潯城王成錫	永年王幼堪
	河東王奇淮	義陽王同縑	魯山王睦權
	華亭王勳徽	建德王譽樞	封建 鄒平王健儒
榮穆	遠世子恩鑑	保安王誠演	石泉王友頊
	臨泉王奇澤	雄雋王知微	沁水王助臨
南朝梁書百十四 謹注			
榮傳	永寧王安法	索安王見海	
	宜城王肅鈴	封建 文城王奇滿	清源王詮鐸
	興寧王台泮	昌化王成鏡	南樂王見淵
	上雒王安讓	河清王睦棧	新野王宇逸
	黎山王譽收	封建 南康王祐相	
榮順	靈丘王遜烜	平鄉王那鶴	交城王美炫
	昨城王千煥	通城王季瑩	宜川王公範
	南渭王青瑩	安丘王雷湛	長泰王旭煥
	肅寧王龍洲	吳江王助清	德平王思樞
榮和	高平王僧深	覆山王詮鑒	安昌王奇瀛

陸淳王見胤	承休王芝瑛	松滋王恩鈞
歷城王厚榮	鈴山王真海	永豐王範相
崔強王俊傑	榮讓	永和王奇渭
榮裕	金壇王真海	一作泰福
榮悼	通山王尊規	榮隱
榮穆	盧江王祐昂	真丘王見浩
榮茂	沈丘王同銀	繁昌王祐榜
悼恭	遂平王有類	應山王貴燾
悼簡	巴陵王孟德	唐世子芝福
悼靖	硯山王佑朝	蕭寧王恩錄
開朝聖集卷百十四		
悼和	汝南王子挑	東阿王勇錄
悼儋	靖江王贊儀	趙世子聯拔
悼衡	衡陽王恩錄	大治王季瑛
悼世	子見滋	和川王成銀
都昌王祐樹	高唐王厚燭	唐山王幼瑋
悼昭	臨泉王鍾錄	饒陽王成泰
悼順	保安王志明	江夏王季瑩
悼承	年王助浚	內丘王詮政
悼莊	蜀世子悅豫	岐山王扶棟
悼長	陽王致植	吉世子祐杓
悼懿	封	靈丘王充煥

悼康	寧化王奇源	隆平王厚紹
悼陵	陵川王助漢	岳陽王孟耀
悼忠	岳陽王孟耀	羅山王有煥
悼梁	王見海	都梁王見海
悼懷	黔江王友增	黔安
悼水	王信德	永安王均深
悼清	王祐翺	河中王奇浩
悼江	王寬潤	陽山王充如
悼恩	樂安王賢煥	華陽王悅耀
悼崇	陽王榮源	悼平
悼莊	鳳陽王有烜	寧澤王聰滿
悼舒	舒城王翺銀	崇明王璟清
悼高	高平王濟輝	永壽王尚紅
悼襄	襄邑王見清	阿陽王見鴻
悼定	王安濟	宜春王觀錄
悼通	通城王顯和	玉田王厚煜
悼保	保安王尚煜	河陰王子榮
悼新	新安王祐銳	大谷王鍾錄
悼方	城王謨錄	安昌王肅鍾
悼緡	雲王榮沐	永年王詮錦

封 寧丘王廷址 淳河王常洵	封 順 靖江王相承 都昌王見澤 永豐王見澤	宜章王見訓 東平王厚墩 封 韓川王厚焄	方城王典裕 封 永壽王惟燾	寧津王成終 封 鉅野王健徽 崇善王勤燧	懷慶 廣宗王幼林 封 內鄉王子陵	懷慶 汝陰王子堯 封 陵川王幼壑 封 滋陽王健楠	永豐王載址 懷瑞 汶陽王煥余	懷和 神城王安滑 封 汝源王祐桐	懷恪 遂平王在欽 懷安 莊德王表楨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懷穆 榮世子厚 懷隱 滿江王安祿	懷悼 追 臨章王祐棧 哀簡 阮寧王允慶 建文	王妃 羅山悼惠王妃張氏 衛恭王妃楊氏	信豐悼惠王妃劉氏 周憲王妃華氏	韓靖王妃劉氏 貞惠 趙靖王妃吳氏	新平王妃巫氏 趙惠王繼妃邵氏	貞順 永川莊簡王妃何氏 貞肅 河陰王妃華氏	肅貞 唐悼簡世子妃胡氏 懿烈 泰隆王妃王氏	靜節 蜀獻王繼妃徐氏 恭惠 趙簡王妃沐氏
---------------	-----------------------	---------------------	---------------	---------------------	------------------	--------------------------	----------------	------------------	-------------------	----------------------------	------------------------	--------------------	-----------------	------------------	----------------	-----------------------	-----------------------	----------------------

文成 劉基 諡 王守仁 諡 建	文正 李東陽 諡 文 學士	文忠 曹鼐 諡 張孚敬 楊廷和 張居正 諡 忠 學士	文貞 楊士奇 徐階 諡 大	文端 王直 諡 周經 諡 吳一鵬 諡 吳山 諡 尚書	高儀 陳以勤 王家屏 諡 學士	文清 薛珪 諡 學士	文敬 胡居仁 諡 永	文定 楊溥 諡 吳寬 諡 王瓚 諡 南 諡 張邦奇 諡 尚書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陳敬宗 南 諡 蔡 諡 見 士 王道 諡 何瑋 諡 史 陸樹聲 諡 李春芳 于慎行 申時行 諡 學士	文潔 鄧以讚 諡 學士	文節 舒芬 諡 石瑄 諡 大學士 初	文介 劉儔 諡 大學士 初	文毅 商輅 諡 大學士 初 倪岳 諡 尚書 傅珪 諡 尚書 羅倫 諡 尚書 羅倫 諡 尚書 羅倫 諡 尚書	黃孔昭 諡 南 諡 張治 諡 大學士 初 張四維 諡 大學士	文簡 儀智 諡 馬京 諡 黃淮 毛紀 張璠 諡 學士	劉春 李遷學 毛涇 孫承恩 諡 禮 諡 許 諡 學士	馬汝驥 諡 部 諡 孔暉 諡 南 諡 呂柟 諡 南 諡 董 諡 史 諡
-----------------	---------------	----------------------------	---------------	----------------------------	-----------------	------------	------------	--------------------------------	--	-------------	--------------------	---------------	---	--------------------------------	----------------------------	----------------------------	-------------------------------------

文憲	宋謙	文穆	胡廣	文安	鄭賜	文莊	楊道賓	溫仁和	國朝典	文恪	孫應	文恭	文靖	文肅	文肅	何孟春
學士	學士	劉吉	劉龍	王英	王英	王鴻儒	楊道賓	范謙	卷百十四	吳訥	孫應	劉鉉	王汝玉	謝鐸	徐善述	工部
文憲	宋謙	文穆	胡廣	文安	鄭賜	文莊	楊道賓	溫仁和	國朝典	文恪	孫應	文恭	文靖	文肅	文肅	何孟春
學士	學士	劉吉	劉龍	王英	王英	王鴻儒	楊道賓	范謙	卷百十四	吳訥	孫應	劉鉉	王汝玉	謝鐸	徐善述	工部
文憲	宋謙	文穆	胡廣	文安	鄭賜	文莊	楊道賓	溫仁和	國朝典	文恪	孫應	文恭	文靖	文肅	文肅	何孟春
學士	學士	劉吉	劉龍	王英	王英	王鴻儒	楊道賓	范謙	卷百十四	吳訥	孫應	劉鉉	王汝玉	謝鐸	徐善述	工部

文憲	武寧	文思	文昭	文信	文通	文恭	文和	文肅	文肅	文肅	文肅	文肅	文肅	文肅	文肅	文肅
徐達	夏言	彭華	蕭維	張益	王一	呂原	劉珏	白鐵	李賢	李廷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武寧	夏言	彭華	蕭維	張益	王一	呂原	劉珏	白鐵	李賢	李廷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武寧	夏言	彭華	蕭維	張益	王一	呂原	劉珏	白鐵	李賢	李廷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武寧	夏言	彭華	蕭維	張益	王一	呂原	劉珏	白鐵	李賢	李廷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武順	鄭允公	徐文煒	示康
武靖	李文忠	陳煜	陳王讓
武毅	金朝興	顧成	高成
武義	陶理	大同伯	朱永
武信	楊瑒	侯	武毅
武壯	胡大海	元帥	趙國華
武肅	潘毅	侯	高顯
武勇	蔣貴	侯	毛忠
武壯	耿再成	侯	武肅
武襄	蔡德	侯	朱宗
武毅	沐昂	侯	徐亨
武毅	李曼	侯	劉文
武毅	周尚文	侯	王効
武毅	和勇	侯	孫鍾
武桓	趙德勝	侯	安國
武信	王貴	侯	陳友
武信	吳繼賢	侯	周玉
武惠	陸炳	侯	沐琮
武惠	廖永安	侯	朱勇

忠文	王禕	侯	李時勉
忠武	常遇春	侯	劉榮
忠烈	俞通海	侯	徐忠
忠節	吳雲	侯	許達
忠介	游瑄	侯	楊最
忠定	朱復	侯	韓文
忠毅	張德勝	侯	王簡
忠毅	張武	侯	鄭亨
忠靖	山雲	侯	王驥
忠宣	黃福	侯	劉大夏
忠肅	鄭瑩	侯	王翱
忠襄	濮英	侯	陳珪
忠敏	儀銘	侯	方瑛
忠敏	張康	侯	楊善
忠壯	曹良臣	侯	王真
忠壯	薛貴	侯	吳理
忠壯	宗禮	侯	趙領英

恭靖	姚廣孝	進封榮祿用文院判寶登副都李敘戶部
恭襄	張麟	兵馬指揮張恭公
洪遠	洪遠	供工部王璟左都朱希忠周書蔣瑞
恭襄	陳瑄	伯江馬昂向書劉丙一作秉敏向書王璵向書
張璣	江東	趙炳然許論石茂華向書
楊炳	伯彰	式
恭惠	楊信民	御史范鑄副都章拯工部
恭敏	李讓	馬慶莊侍郎白圭向書李燧工部向書
李全禮	與伯	馬森向書
恭信	張景明	長史朱楠作榮信許紳太醫沐朝輔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入	諱法
恭愍	陳瀛	泰寧鍾同卿陳選左布
恭賢	王用汲	南刑部向恭順盧淵侍郎
恭猷	李貞	訓馬曹恭和周壽侍郎
恭懿	張瀚	向書恭憲孫忠會昌伯初
定肅	蕭彥	戶部定襄陳德長江
莊毅	毛勝	南寧伯侯王斌向書
莊簡	張赫	徽海常四三贈開平王復向書朱儀成國
張悅	南兵部	秦民悅向書熊輔右都御史
開洞	喬宇	尚書俱吏部鄒文盛向書李浩向書
王學夔	楊成	俱南兵部陸光祖向書

莊肅	張勳	伯寧胡松向書專志德副都
莊襄	仇成	安慶沐崑劉天和兵部俞謙副都
莊懿	周瑄	伯南張鑒南兵胡拱辰向書閻珪副都
莊靖	陳文	士大學徐備國趙瑣向書宋景卿史陳寶卿
莊武	曹義	伯南李理伯
莊敏	陳豫	伯江崔恭南吏部楊鼎戶部許諱向書
莊信	林聰	別部陶諧兵部宋繼向書
舒化	謝祐	伯新等焦棟伯張永明左都韓邦問向書
莊裕	徐開	南戶部莊愍寇源左都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入	諱法
剛毅	李彬	伯豐城剛勇張欽都督
恪愍	馮傑	四川楊守謙兵部
簡肅	張敬奉	周廷屠儒陳瓊俱左都黃珂工部
方良永	孫植	向書孫濟南兵部方鏡向書
丘樞	南吏部	衷貞吉向書
簡襄	陳壽	南刑部
襄武	湯和	伯信國都督食平追馮斌左都督追
襄毅	吳禎	伯海李英都督食平追譚廣伯永焦禮東
韓雍	伯史程信	項忠王邦瑞潘鑑俱吏部
彭澤	王崇古	俱兵部秦紱向書許進楊博

安順 夫人劉氏	梁善 夫人胡氏	貞順 周憲王夫人施氏歐氏陳氏韓氏張氏李氏	貞節 晉憲王夫人孫氏石氏	貞烈 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妻趙夫人鄭氏	安陸侯吳復妻贈淑人楊氏	陝西都指揮使王飯妻贈淑人韓氏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藝文	夷王 諡	恭獻 日本國王源道義 恭愍 高麗國王王禕	恭順 淳泥國王麻漸慈加憐乃 朝鮮國王李珣	恭定 蘇祿國東王巴都葛以各利 朝鮮國王李芳遠	恭靖 朝鮮國權君國事李敬	恭佑 朝鮮國王李憚 恭憲 朝鮮國王李烜	康靖 古麻利國王幹刺義亦拔 朝鮮國王李安	康獻 朝鮮國王李旦 莊憲 朝鮮國王李詢	忠莊 朝鮮國王李琰 襄悼 朝鮮國王李乾	慎簡 朝鮮國王李琰 景靖 朝鮮國王李皓
---------	---------	----------------------	--------------	---------------------	-------------	----------------	---------------	------	----------------------	----------------------	------------------------	--------------	---------------------	----------------------	---------------------	---------------------	---------------------

昭敬 朝鮮國王李祘	忠烈 漢將軍紀信 宋少保封信國公文天祥	忠毅 唐贊善大夫張拯	忠襄 唐鄆州刺史鄧文達	文節 宋拾遺使知信州蕭枋得	忠壯 宋知邕州事蘇軾	忠惠 宋邕州推官譚必	按熙寧五年已贈蘇軾奉國節度使賜諡忠勇矣今復追諡忠壯事既贊而字義無大相違宜未之考耶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藝文	昭王 諡
-----------	---------------------	------------	-------------	---------------	------------	------------	--	---------------	------

擬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故事及有勞而天者皆榮
公侯之爵而傳之益修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卽
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主建文而特封王韓得益文節
矣文臣之益自韓始也其益小臣亦自韓始永樂制殿
矣終 太宗世文臣得益者僅姚恭靖胡文穆而恭靖
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益惟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
故臣凡勞於國證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
後文臣之益廣然 宣 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
弗輕予也

胡文穆以內閣得益文遂爲翰林所禮他曹莫敢與矣
國朝崇業卷三十三 四 益修

其亦有非翰林而益文者劉文成基王文成守仁馬文
簡京何文簡孟春姚文敏慶曆文襄龍岡文襄悅素文
莊盛魏文靖驥儲文懿璣王文莊鴻儒邵文莊寶鄭文
安賜儀文簡智楊文恪廉吳文恪誦李文通奎何文肅
喬新黃文毅孔昭蒲文耶維禎而王文成以武勳得之
尤爲奇俾益又與劉誠意同劉晉爲弘文館學士內王
文莊曾爲祭酒周文襄曾預庶吉士所謂拔宿者也
翰林不益文者王毅愍文陳莊靖文袁榮襄宗學劉忠
愍球楊莊敏鼎盛榮簡端明朱恭靖布周內劉重夙事
袁由長史遷感以舉劄召陳王以避名朱以避父諱楊

不知所以
益不避名者金忠襄徐忠烈忠於先王尊名之典不
盡合也林文穆文俊程文恭文德張文忠居正父名文
明皆不偏諱故

國朝崇業卷三十三 四

四十一

閨制典彙卷一百二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二十三

封贈 附郵典

洪武十六年五月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藥等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歿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韓國公李魯長及禮部等官議曰妻不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妻成風傷公母也稱爲夫人春秋非之義公庶子制之母嬰將以爲夫人使宗人登夏獻其禮對曰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五 封贈 一

無之蓋古者夫人設貴妻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璠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妻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妻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既諸妾不許再立爲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爲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卽爲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十七年五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奏伯父養已爲嗣所生

父母先已受封乞推封伯父下禮部議許之

二十四年五月詔定文武官員封贈兵部尚書茹瑤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至奏宋制與今制同詔從舊制瑤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令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二十六年定文官封贈之例凡十一其一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五 封贈 二

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已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嫡母已歿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如正妻生前未封已歿繼室當封者正妻亦當追贈其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如其六凡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

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父母曾祖父母祖父父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職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離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

關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封贈

三

十凡在外三級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命再考稱職滿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二十九令凡義男承襲義父官職又隨義父姓者當封贈義父母若出姓者不封贈其親父母亦未得封贈若本官以後自立功陞職者許封贈親父母若代義父總旗先鋒身歿後自立功得官而尚隨義父姓者封贈義父母由姓者封贈親父母女孀承襲妻父職事者封贈妻父母若代妻父總小旗役後自得官者當封贈父母洪熙元年令方面官到京曾經一考滿職給與本身誥命九年考滿方與封贈

宣德二年八月御史嚴繼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還鄉例皆革去冠帶爲民中亦有曾授誥勅封贈父母者既非得罪革去冠帶無以激勵後進敦厚風化上謂尚書塞義曰以禮去官與見任同以後曾受誥勅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五年令追奪職官誥勅勅曰朝廷誥勅本用褒寵臣下盡心職事與奪都受停當凡受誥勅的其未受之先曾犯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勅之後犯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爲定例

八年翰林院待詔郭循當授勅命言其父緝先以侍講事

關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封贈

四

太宗復以中允事仁宗於春官歷二十餘年陞左庶子卒不獲生受誥命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賜上曰皇祖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正甚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及其妻誥命不爲例

正統七年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先朝贈臣祖公榮爲少傅祖母胡氏爲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將實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所出繼公榮後今公辰嗣絕臣兼承其祀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今公辰雖於臣稱爲伯祖嚴

氏稱爲伯祖母實臣親祖父母非其餘旁親之比欲望聖仁不循常例以臣本身及妻妾所得給命移贈伯祖伯祖母上命并與之

景泰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職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諸勅

三年冊立 皇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諸勅封贈廢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

特以清勞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肅爲本部尚書賜諡命封贈其祖父父母及妻妾仍舊致仕給奉

封贈 五 三十七

天順八年兩宮徽號初始封南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

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蔡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封主事今子廷秩郎中又例得加封痛念臣父用祿年幾九十朝不保暮無由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妄乞見加

臣移封臣父上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不爲例成化四年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子編修岳考滿例得推

恩吏部特之不行岳上奏自陳尚書李業等言謙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免軍原授諡勅俱已追奪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七年大理卿王集爲按察使時以旌異得賜諡命後歷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脫乞恩詔特許之舊制大臣無有兩給三品諡命者有之自集始

二十一年副都御史屠滂歷三品休二年餘四月陞右都御史又歷二品休八月陞乞以今所歷足前所歷共計

三年請給三品諡命以封父母許之

二十三年上 皇太后尊號詔南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

先封父母三品以上與諡命

今凡武職子任在京文職照依文官事例父職高於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

封贈 六 四十六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言子於繼母禮有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二人三人過大故子皆依例等制遇恩典似

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二繼母諡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全給與以後或有二三繼母亦照此例一體

請給上曰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許封一人

已是加厚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之

恕又言主事唐錦舟父唐仁先任給事中故母繼母俱已封獨人今本官乞封見在繼母例止封一繼母乃前繼

母伊父所封今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封繼母而封其妻爲子者輩能自安今

後應封繼母者止封見在一人者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例 上從之

嘉治部陽副都御史鄭時請給部命吏部言時先撫陝西今撫鄧陽前後雖三年餘然中間嘗調奉政命特與之十一年清寧官史詔兩京文官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諸勅其諸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并合淫酷刑者仍給與十八年上南宮尊號詔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與諸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

嘉靖元年御史劉寓生行人司正趙瀾已陞僉事遇恩例以親老未封上疏陳乞吏部覆請命各給磨任勅命不關朝典案卷一百二十五 封贈 七

爲例 命各官死於忠諫已經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歿俱授封贈給與誥勅 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十三年副都御史張衍慶父繼爲湖廣奉政致仕時大慶覃恩而衍慶父子俱三品不得推封衍慶以請吏部言父祖有官與子孫同品者皆不得封贈考之會典職掌皆無此文夫朝廷設官雖同品而名實異若如前例是以父祖自致之階及限子孫推錫之典臣等議欲改定凡京官應給誥勅父祖係外官雖與子孫同品得封贈

如子孫官父祖係武職者亦如之父祖任京官與子孫同品者各以官級崇卑衙門大小差次定封若父祖原在京官而子孫以外官當封贈及父祖子孫皆係京官品同官同者俱照例行請者爲令然恐新命一下人多康乞仍宜酌自今年八月以後前已奉詔者不得奏擾上曰誥封重典已有舊例爾等既謂當改者爲令乃欲以今八月爲始前此不得請偏私顯然况恩典出自朝廷又輒定爲例何任意若是堂官始有該司以實對郎中王愼中等引罪 上謂中外任條奉律議格不行十六年行人御醫鳴贊等官吳嘉會等並以恩例給本身勅命奏乞移封其親吏部覆移封之例凡二一京官考滿應得本身誥命願移封親者奏請定奉既曰誥命則六品以下不與也一京官封贈其父或父同輩爲民不當受恩者亦許奏請然自八品以下止封本身者不與也今嘉會等陳乞於例不合不可許得旨報罷 三十九年六月大學士李本言臣祖繼出爲伯父公瓊後臣最考一品三年滿得贈曾祖其祖繼本生父母未得蒙恩故臣一品六年考滿乞如先朝楊士奇例以臣及妻應得誥命移贈臣本生曾祖父母 上命悉與之不必移贈蓋特典云

四十四年六月吏部尚書郭朴言封贈之典朝廷所以示
激勵今外官方面以下限以三萬但南北畿輔地近而
御史差多各省止有撫按間有巡鹽御史其巡遠者必
二三年而後代若拘限例似非均平之遺請自今中差
御史并總督題薦仍限三次之上係撫按薦舉者勿拘
次數查訪治行金同即與題請庶疎遠共沾恩澤從之
隆慶二年五月錦衣衛經歷牛應龍等以其父前考察為
民請比例移封吏部言條例所開除名等罪不係貪詐
得奏請移封者所以廣錫類之仁若職污等罪即遇赦
宥仍行追奪者所以嚴職吏之禁夫已授封者尚得追
削朝典彙卷百二十五

封贈

九

奪况未授封者乎自今內外官員有應封贈而其父以
貪誥為民者本部請附奏請許以原職冠帶開仕其後
雖有封典不得榮及滋冒得旨會臨為民者無論
事為民者非遇大慶

封贈典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宋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
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耶自今公侯夫人賜棺非
奉特旨不許奏請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改東宮官郭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
官賜諡今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進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
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上曰吾過矣遽召
禮部改春秋祭

八月禮部侍郎鄒師顏卒尚書呂震言其家貧不能歸喪

賜朝典彙卷百二十五

附錄

一

上曰朕聞其為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
謂左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今豈獨師顏但朕未悉知
尊自今凡終於位皆倣此例

宣德元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以故官妻子優給事聞

上曰武臣生勳王事沒無資產所遺妻子寡弱與獨無
子者非得優給豈能自存今後若此者審得是實即須
奏給更勿遲疑

六年上聞少詹事王英母卒同尚書胡濙曰英母亦應
特賜祭及營葬召濙對曰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喪會
受封贈者官為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優禮者况非此母無此子其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葬勿爲創

正統十二年贈故禮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舊制贈官無贈兩官者自愉始

天順二年十月序班袁應駿以故父尚寶水卿忠微所墓相書來建且言忠微祇事 太宗靖難乞賜贈官墓祭

上曰忠微無他惟弟以區區相衛受知 太宗得累官誠其爲榮幸亦云至矣所請不允

成化七年九月巡視南京侍郎黃琛言故學士永旨宋濂爲開國文臣第一既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附鄭典

二

王已爲華之華陽縣東臣惟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動

業後皆賜以贈諡在前代者亦爲之是豈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事臣敢爲謙請 上下其章於禮部

八年八月序班魏元泰先臣吏部尚書驥以正月卒臨終

語臣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葬免又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

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聲孝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 上

裁處 上曰朝廷卹典爲盡忠者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以水唐事柯潛父死特賜遷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無葬此蓋特典也

三品四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小妻孺人林氏卒其子且陳請大理卿王霖妻恭人曹氏卒

其子奏身說請俱特典之

正德九年九月禮部尚書劉春等奏定祭墓禮議定格從之時勢要故舊有以厚利力請者故奏定格以便持守

十六年十一月興府故左長史張景明子元恕乞父卹典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廢祀光祿

署丞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附鄭典

三

嘉靖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南巡罷門

責打降級或除爲民免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杖死者是職論祭仍歸子入監讀書免軍故絕者

一體進贈論祭優養親屬

九年故副都御史張文錦父歿以其子守安慶功及死亂軍克狀乞祭墓贈廕下禮部議言文錦前在安慶捍禦

逆濠以成江西之捷其忠德大同雖稍失策身罹慘禍情實可憫宜量給卹典以爲任事者勸 上曰文錦行

事爭廷致生禍孽激變之罪雖死其贖不當復濫予恩典自今事有類此者爾等宜嚴覈奏不得徇情題擬

二十三年禮科周案等言國家優卹臣工祭葬贈諡載諸
令甲令陳乞紛紜請下禮部通查會典條格及前後事
例著爲畫一之法疏下禮部議祭葬之賜本以優寵臣
工然計品論資以爲隆殺則辦費之義存而賤者勸程
功課實以爲子奪則辦費之義存而忌者膏祭蓋有兼
有半則辦費之義存而不肖者懲難進不得以于恩父
母不得以追附則辦費之義存而親親者息規制
甚備但歲久因循于孫徒以微惠於君父爲孝而不知
分限之不可越有司徒以推廣德意爲務而不知恩禮
之不可濫臣等恭稽會典議擬條格上請惟聖明裁定

廟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附錄典

四

一二品官妻曾受封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
一三品四品父母止受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
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奉官官親奉出關開陳有
勞者不得祭與一切雜途皆報罷一尚書都御史已加
三少而重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加陞日淺政績未著
者臨時奏請定奪被劾閑住者不許一四品以上父母
曾受本等封者各許祭並無封贈者不許一三品文官
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一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平
生功過酌議可否請自一上裁未滿考者不分在任致
仕俱祭一壇塋祔牛聽調別用及閑住并閑住部復者

俱不許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塋以
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二十五年大學士嚴嵩言祖塋被水衝塌乞恭男世蕃給
假還塋上許之仍命禮部議卹與議上得旨賜輔政
勤勞伊祖與令工部差官督建賜祭二壇不爲例
二十九年給事中任有齡言大臣卹典爲貴不貴今請乞
太多不無濫與宜令所司詳核禮部亦以爲然因請自
今定議凡大臣議典或例雖應得而行素無功勳勞未
著者以次第降其罪過昭彰者皆不復給塋於卹死之
中寓勸生之道又諸皇親指揮以下或犯孀父母或其

廟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附錄典

五

兄弟祭塋祭給似失等差亦定分別裁定以重恩典
上曰文武官卹典如議皇親自宜從厚且生不與爵祿
所省爲多死後又議殺之不可其仍舊行

三十六年應天府丞朱隆禧以方術幸加禮部侍郎致仕
卒請卹典禮臣執弗與上曰隆禧於朕有調護之功
其所進藥方及香劑諸物至今在御宜特予之不爲例
四十年故南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曾乞其祖卹官吏
部言若水學行醇正士望所歸宜九其請上怒曰若
水偽學亂正爲禮部舉劾此素乃爲浮詞誇譽其對狀
尚書歐陽必達等引罪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必達

少保供職右侍郎張永明停俸二月餘封國公降葬
有差惟左侍郎嚴前以在直不同

四十四年順天生員翟汝志奏父鑾歷任少傅大學士
年獲罪二十餘年骸骨著厝臣先乞恩准復舊官矣願
矜賜卹典如楊一清唐龍劍禮部言變來職克慎居
不驕且謙延遲過邊直贊勢勞年久賜差祭二壇謚文懿
隆慶元年吏部議卹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少卿馬從謙
及戶部員外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綱銜名上
上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蓋從謙以勅中官杜泰
得死而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機之於是給事中王治

廟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附卹典

六

御史龐尚鵬各上疏援卹職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
于罵父母終不允惟申良以下四人得退贈云

部進贈故新建伯王學仁爲候謚文成祭七壇太保右都
督周尚文爲太保謚武襄少傅大學士蔣冕爲少師謚
文定少保吏部尚書費宇爲少傅謚忠簡各祭九壇
部尚書汪俊爲太子少保謚文莊祭二壇太子少保戶
部尚書王果爲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爲
太子太保祭二壇各命有司治塋永唐事費佐爲禮部
侍郎會都御史朱方爲都御史祭一壇兩禮部侍郎
呂構爲尚書謚文簡太子太保大學士石瑄爲少保

謚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
贈謚諡命及卹其論祭等碑奉侍郎張憲諡命先是給
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等各言見等勳業聞望雖有
不同然立朝大節皆無可議當卹卹典稱爲耆儒宿
學而謚號未定瑄以名德碩輔而謚文隱當爲改稱可
成黃冠像流文英匠作鄙夫士論不齒而可學以方術
隆禧以藥物並冒恩寵尤得罪名教寬以儒士習實迷
亵卿貳悉當追論禮部議覆從之自修又請追奪原任
工部尚書甘爲霖祭楚部言爲棄品雖庸劣然與異端
雜流不同宜優容勿論報可

廟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附卹典

七

賜故少師楊廷和尚書聶豹梁材祭四壇侍郎曾統楊守
謙南大節副都御史孫繼魯祭一壇各命有司治塋祭
酒部守益祭一壇俱賜謚尚書劉初翟鳳各祭二壇侍
郎江曉程文德張漢各祭一壇追謚如例
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言故尚書杜俊吳廷舉侍郎唐賢皆
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卹典未備劉俊汪一中失機殞
身原與伏節死義者不侔而惟錄太厚御史陳省言都
御史鄭瑞明以方彙于罷吏部主事史際以建繼加族
皆名教所不齒請賜追奪詔賜俊祭九壇廷舉祭二壇
有司治塋賜謚肖祭一壇給半差罷一中專祀其于塋

錦衣百戶者改註原籍衛所進奉端明贈諡誥命勅諭開仕

給事中張南禧加故都御史何誼及給事中張漢卿鄭一鵬官因言先朝建言得罪及應得卹典諸臣事久將移覆覆未適宜起撫按及提學官采訪素聞其諸陳乞者一切報罷禮部覆言諸臣中固有進退光明始終一致者亦有因人成事見斥及退居之後肆情妄作脫節不終其人品難以衆論設不爲區別則朝廷肅世之具送爲臣下市恩之私其何以勸天下後世請申飭所司從公體訪分別等第各指陳實跡毋徇私情卽有遺舉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附錄

人

者恭奏如法 上是之

復故紹興知府黃紹原職贈太常少卿給爲主事曾諫

武宗南巡是號五日嘉靖初以建言建獄瘼死至是以

遺卹卹錄

給故總督侍郎曾鏡表茂常田地十頃從都御史龐尚鵬請也

三年給事中王之垣請定議文武官卹典如宗藩條例體

武顯示中外以省煩擾禮部請知之垣言恭酌前後就

事列爲條例以俟聖裁從之

紹禮部更定卹典條例一文武官祭葬有無隆殺之等

遵會典其特恩如侍從必日侍講讀軍功必經履行降

祭官官必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悉遵嘉靖中選允奉

制其祭墓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無祭者給典

祭一壇無墓者給典半墓半墓者給典全墓如諸廣官

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墓三品得及

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墓三品未滿得及其父

母加恩成例各有等差不得超越齊次妄生希覲其或

有諱讀年久單歲功多恩卹特宜從厚者禮部臨時議

請其餘不許一舉援引陳乞一一品官父母妻加祭有

父母加二壇者有妻加一壇者有妻止於一壇遇有陳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附錄

九

四

乞禮部酌議以聞不得預擬一會典所定二品祭數本

身二壇加有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至四壇父母

與妻俱一壇師年所議則例如致仕加三少者加祭一

壇加太子太保者加祭三壇原加三少而續奉旨單去

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其被劾開仕者祭俱無妻未封夫

人者不准與祭加陞者日沒政績未著者禮部臨時酌

實奏請量減一三品官祭墓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

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一壇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病

半造葬悉如舊制一四品已經考滿者父母雖止受五

品封亦與祭一壇其未經考滿者不得越制原乞一品

官父母未襲封贈者於制本不當需祭不許越制冒請
若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並祭二品
三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本身與父母俱
准與三品祭墓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
品滿本身准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墓父母准祭
一壇其未及三年以上者不得另行陳請一內外官不
拘品級凡已受外封及後授京職考滿宜封而例不得
重封者悉照品級給與應得祭墓如不因考滿而蒙恩
詔受封者非係誥讀軍功仍不准給一二品以上者雖
經論勅中間或有心行無疵優禮致仕者悉照弘治年
制與案卷三十五 附錄典 十

聽勅未明身故者照開住例俱不准給一勳臣祭墓除
皇親外其為事章職者如正德嘉靖間起給賜祭則例
今後公侯伯在內掌府事坐營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勳
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照合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
十五壇掌府事坐營歷有勳勞者與祭七壇積有年勞
者與祭五壇掌府事坐營而政績未著者與祭四壇
管事被勅勳明開住者祭二壇被勅未經勳實者祭一
壇勳實而罪重者亦本爵應得祭墓一祭重刑又正德
間公侯伯本祭俱三壇嘉靖間仍祭二壇今後照嘉靖
間事例以復會典之舊一武臣祭墓舊例都督同知食
副典與案卷三十五 附錄典 十一

賜原任戶部尚書高耀父顯宗祭墓如例從其請也是行
權已發論權職在本身例亦不給祭墓乃其父猶得冒
昧請給公議稱濫云

餘事中劉伯贊言故總督曾統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
罪死臣甚惜之統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設謀疎宗憲
依附權勢靡費軍餉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卒以計擒
首惡海波遂寧功罪亦相准統既賜諡而宗憲未獲昭
雪何以爲邊臣勸宜稍加恤錄命復宗憲職祭二壇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二十四

錄死事

庚子五月陳友諒攻南太平守將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
死之詳開雲妻邵氏生子煒方三歲雲被縛邵遂赴水

死侍兒孫氏收邵屍座之抱兒逃爲漢軍虜至九江軍
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見被管以簪珥屬漢家鞠之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爲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六

錄死事

一

江過漢濱軍奉舟梓孫氏及孩兒投之江偶江中有
斷木附之人蘆落中有運貨取以啗兒凡七日不死忽
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達老父號雷老吉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異見騰上曰此將種也
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衆以爲神云煒旣長爲水軍衛
指揮俞事

壬寅三月平章祝宗陷洪都府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
死於難後贈琛南陽郡侯同思誠配享洪都功臣廟
吳元年三月命建忠臣祠於都陽湖之康郎山時中書省
臣以都陽湖死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

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稅軍元帥朱貴陳兆先右副元帥
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河劉義徐公義同知元帥李
志高元帥副使王曉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
常德勝王鳳顯丁字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卿王喜仙
袁華史德勝劉撫常推德曹信達德山都尉鄭興羅世
榮等三十五人列序封爵有差令有司歲時祭之

建忠臣祠於南昌府以平章趙德勝樞密院判李繼先右
副指揮使劉齊範軍元帥許圭右副元帥朱潛元帥副
使牛海龍千戶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成
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臨江同知趙天爵等凡十四人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六 忠死事 土

設像以祭之

洪武元年七月南海賊鳴簡等作亂邑人編教倡義舉脫
死之上以敎生未投官而能仗義討賊授於王事特
贈收武授尉兵馬司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立祠祀之
九月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遣封朝大旗越
固公趙德勝采回公張德勝蔡固公耿再成高陽郡公
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
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二月命築壇於雞鳴山致祭功臣胡大海等以文臣死
事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附祭

三年五月諭庫臣物故元帥都尉指揮等官無子孫承襲
者給祿米養其父母妻子

十一月上思天下大定戰沒諸將不得膺爵賞乃設壇
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陣亡軍
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十二月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詳開遣官諭
祭配享功臣廟

四年三月詔大小武臣公歿者准世襲

六月蜀平章丁世貞寇文州指揮俞事朱顯忠死之詳開

五年六月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朱張輝追虜至土
關朝典彙卷百二十六 忠死事 三

七月指揮童存道遇虜於斯頭山戰死

六年十二月翰林特詔王禕遇害於雲南詳開

八年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被殺詳開

九年四月詔增公校功臣趙德勝等七人封號

六月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行次中途西戎朵兒只
班果劫死之鼎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寇之任不從王

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纂經史事類并起居注凡

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詔鼎皆與議歷陞出
東接察兩使既而爲晉王傳以不能齊元四大王出沒

請設學知西戎但詐密證論其難降且叛之狀遣中使趙成召還行次西涼打班驛具犯判官名野推暴還切責以大義遂及趙成與知事杜實俱被害上悼惜之立祠致祭葬之黃羊川

十年十一月都督漢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十二月諭都督府訪死事者子孫錄用之督府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揮千百戶有差上恐其年少不更事命於在京直隸衛所署事以試之

十七年五月諭兵部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四

二十年都督漢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執自刎腹而死

二十二年五月食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二十五年五月寧夏衛副千戶何忠以缺伍削官詣關自陳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上諭

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隆和二州與有功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律例

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永樂六年十二月征夷將軍沐晟征交趾遇賊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儵參政劉昱死之

七年遣給事中郭驥齋書諭本雅失里欲殺驥不屈死之十八年五月交趾參政侯保馮貴禦賊黎利死之保貴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

治陞交州知府逮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

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驥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貴剿捕獨以廩卒數百遇賊兵衆強貴力戰死

二十二年九月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與黎利戰於又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五

府恭龍州死之命禮部加贈

交趾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清化死之

洪熙元年二月上諭禮部尚書臣震曰往年劉儵從征

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僉太子少傅

諡節愍又數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

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祿位計國亦何賴宣德元年三月交趾又安知府琴彭守恭龍州叛寇攻城費夜備禦糧盡援絕不屈而死詔贈左布政使遣官賜祭仍勅厚恤其家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

十一月交趾平州知州何忠黎賊侵園鎮城潘鎮以忠有膽勇使懷素潘諸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豚狗奴豕天朝臣豈食汝大羹之食吾不飲汝面流血盈願遂遇害詔贈官復其家

二年九月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子輔廬陵人以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諒江時寇勢熾甚他郡縣皆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聚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又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六 錄死事 六

兵民皆盡力闢死無一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公與公義不可污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上聞贈奉政賜祭復其家

三年五月錄文趾死事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驥周安千戶蔡順桂陸內官馮智各贈官世襲

四年八月贈參贊文趾軍事兵部尚書陳洽榮祿大夫少保諡節愍洽武進人洪武中爲給事中改吏部郎中丞樂初歷侍郎改大理卿命糾征文趾洽奉督軍事兼總兵前還朝歷兵部尚書洪熙間代責福恭贊軍事黎賊反洽同總兵王通率兵分道擊賊洽被執不屈死之事

聞 上制然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賜贈諡建官卹其家祭之官其子極爲刑科給事中

正統二年九月遣官給祭莊浪陣亡官軍莊浪之捷華大生戰死而洪州等衛官軍被傷至死者亦多 上聞之既優恤其家而難悼念之不置故有是命

十三年七月處州守備等及都督陳瑄戰敗死之十一月副總兵陳榮討葉宗雷敗死

閩寇鄧茂七寇泉州知府熊商初建賊執不相死之十四年正月鄧茂七寇建寧府事奉敗張瑄瑄死初瑄知建寧多善取建寧敗至是賊寇瑄瑄率兵拒戰死之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六 錄死事 七

總兵徐祿討葉宗雷敗將三司官沈璣敗定王嚴皆殺七月車駕親征北狩成國公朱勇尚書鄭瑩等死之

景泰元年二月贈前侍講劉球爲學士諡忠愍球以言事忤王振下獄振使錦衣指揮馬順即獄中殺之二子長款次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非命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妻贈時巡撫楊寧召二子

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鈺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鈺先後登進士鈺在至泰政新進庶吉士改御史陸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國所以報忠愍云

布衣成器餘衆人聞劉忠愍死獄卽邑中龍泉山頂爲文祭之祭畢以餞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令其地爲祭忠壇

天順元年二月贈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同在景泰間請復儲杖死上謂同忠誠節義可賈金石予贈官復官其子祿爲知縣敕上跪前同遺骸得出國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臨恭祭

贈少監阮浪爲御用太監浪侍上南宮被指揮處忠構陷受禍最慘上命儒臣撰文立碑紀之

五年七月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舉反賊曹欽被殺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八 錄死事 人

贈理學國公諡忠壯深贈少保諡莊憲

成化元年七月贈廣東副使毛吉知縣王獻璠丞泰瑄等官先是兩廣流賊萬數劫掠郡縣吉與獻璠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餘衆人死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克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十之三矣文獨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寄授其僕爲妻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上如吉狀顧左右曰歸夏憲長來舉家驚怪走告同官會憲胡榮先至睨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揮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貲但余文所遺官銀

已付我家雖官府無稽考我負汚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二年二月遣行人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

三年七月虜寇松林參將湯孔助力戰死之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

四年四月固原土達滿四衆聚反指揮申澄死之

七月都指揮賈良討滿四殺於陣

十月伏羌伯毛玉攻滿四力戰死

弘治元年加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是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八 錄死事 九

祠墓所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諡廟祀遂有是典

賜順天府丞周璽祭服以都給事論勛逆瑾及竄惡錫衣指揮楊玉達爲誣害杖死上特旌其忠後其子襄陳乞恩應命爲國子生

六年三月故廣西學議馬鉉征古田僞僮爲賊所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遇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焉茲可特贈右奉政賜以卹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爲國子生以爲後勛

七年三月給事中林甯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殺於其國至是其子非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効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甯未使殺於萬里外情亦可憫其子非

來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十五年七月廣東左參議劉信以討黎賊死於陣事聞命加贈嘉議大夫賜諡命建官諭祭仍祭其子景宗爲國

子監生并給驛歸其喪於四川南溪縣

正德六年八月反賊劉六劉七等攻破秦州縣知縣段勇

死之時上恭知縣霍恩西平知縣王佐皆城破被執

不屈支解死咸贈官賜祭

劉朝典卷二百五十一

無死事

十

十二月遣盜劉惠等攻破遂平舞陽葉縣殺死南知縣妻

馮氏及知縣唐天恩并父唐正凡六人

逆盜趙璉等攻破裕州殺都司唐濟同知都察御史任遂

七年閏五月江西副使周憲引兵攻肇林賊他兵觀望不

進憲攻自北門二戰射賊中賊少却憲與其子先登逼

之賊滾石下如雨軍潰憲被執頭中刀血流滿面左臂

中鎗不能行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殉其子幹建

救身中鎗猶力戰免墮崖死敗兵畏屍以還事聞贈官

諡忠憲仍旌其子孝烈

沈賊攻河南總兵馮順戰歿

九年九月編修王思上疏佞倖疊蒙上心請不法事作目

杖闕下請嶺南野丞尋以重傷死

十年四月元良哈寇馬蘭谷參將陳乾戰死

十一年九月土魯番犯廣州遊擊將軍萬寧禦之敗績

十四年四月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主事劉校

何過許事林公嗣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昭賢劉平直

李輪臣詹獻黃國用以諫南巡廷杖死世廟登極詔

各官追贈諡祭廕子許廷宰

十六年四月賜司禮太監王岳范亨贈各薦弟姪一人錫

衣百戶世襲正德初劉理等八黨亂政岳亨與大學士

劉健等謀誅之語泄理等矯命杖岳亨於內門遣發南

京尋命人追殺之至是惡黨敗上命岳亨以忠死故

有是命

六月贈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遜禮部尚書諡忠烈江

西副使許達副都御史嚴忠節建庶忠祠於南昌命有

同春秋致祭各依例贈官祭廕廕一千錦衣百戶世襲

復故金吾都指揮僉事張英官贈都指揮使賜祭仍優恤

其家英以諫南巡廷杖幾死誦成烏撒衛校於戍所兵

部奏節議恤從之

九月賜大理少卿周東泰一境仍命有司給米二十石優

其家先是東奉命往郊西清查地土值黃鰥被盜至是其妻馬氏奉乞乞照死節餉給卹典部覆東遞過遇害非死節止止宜賜祭從之

十月贈進士陸紳爲大理評事紳太倉人正德初蚤朝有無名奏稿遺御道諸觸逆瑾內傳爵朝官跪下詔獄紳遂死獄中至是其子之箕乞卹典故有是命

十一月邛州盜起流劫蒲江縣界主簿齊敏率兵格捕爲賊所敗父子三人死焉巡按蘇恩以聞贈卹縣錄其子十二月贈保安衛千戶周麟爲指揮僉事賜其母妻米十石仍給優養俸先是逆彬侍武廟崇中央棋不遜麟

贈卹忠義卷一百一十 錄死事 主

叱彬名責其無禮彬銜之竟偕麟榜掠至死至是御史楊百之奏乞贈卹上憫其忠義故有是命

賜御史馮驥主事劉天麒諡祭二臣正德中俱爲逆瑾誣害驥自經死天麒貶貴州驛丞死

嘉靖元年五月錄開國功臣韓成嫡長孫鳳祥爲冠軍舍人月給米一石

贈工部主事何遵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國子生遵以黃鰥諫止南巡被罪抗疏救之語侵江彬彬怒下遵獄榜掠溺死復得屍廷杖逾二日竟死

四年贈冀北道僉事田美光祿少卿初提督侍郎胡瓚合

美往潭源應州等處預備勦糧遇虜被害巡按王官以聞卹贈官賜祭命所司護其喪及妻子以歸

贈主事王冕光祿少卿時妖賊突入山海關冕見母見姪身罵賊而死詔贈官子祭

六年贈瑞州知府宋以方爲光祿卿廕一子國子生以方黔陽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壑集民兵以衛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濠反械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以巡撫陳洪謨請加贈錄後以其孫一堯請卹卒旌忠祠

八年贈安仁縣醫學訓科倪淵爲德興縣丞命有司歲時

贈卹忠義卷一百一十 錄死事 主

致祭仍以其子生爲醫學訓科初正德間桃源賊寇安仁洩悅弓桿敵連殺七矢中七賊敗去復據泉來攻洩身被九鎗賊退隨死有司以狀聞故有是命

十二年八月贈崇明知縣唐一岑爲光祿丞立祠祀之廕其子爲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岑決計從居而本所守城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入舊城一岑遂爲亂軍所害土人至今以各官軍爲恨云

十八年贈御史蔣欽爲光祿少卿賜祭蔣欽嘗熱人正德中勸劉瑾專權貽政理下獄訊之抗辯不屈拷死

二十一年贈總兵劉世忠贈諡立祠初世忠驍勇力戰諸

將莫捷勇集精兵三千圍之世忠表劉亦戰勝亦會
金矢火藥俱盡虜畢力攻中二矢死詳北

二十二年賜都督姜漢嗣名劉忠漢正德中鎮守寧夏真
籍之變焉賊不屈而死從撫臣請建祠春秋祭享

詔建二忠祠於山西祀指揮同知周于丁璋以禦虜死也
詔以磁州學生員王邦直于爲磁州所千戶邦直力舉千
斤詔求才武士操按薦之虜寇滿闕總兵以師少不
敢出邦直大呼入陣虜皆辟易見其無繼聚而圍之邦
直手殺數人力竭而死詔特官其子

二十四年贈西平縣義民賈得山爲本縣主簿初流賊劉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忠死事 十四

六等攻西平知縣王佐使得山督城中兵禦之戰三日
夜殺賊數百人會城陷得山與佐等俱沒於城一門遇
害者三十七人有司上其事得表贈仍從祀王佐祠

詔賜恭將張鳳贈諡祠祀初虜犯大同中路嚴毅關風力
戰却之後虜犯錫鵠谷獲半衆殊死戰虜益衆挺身陷
陣中流矢死又有韓世忠者虜犯介休世忠與諸將盟
自侯城村赴營驛虜衆見虜兵銳不敢前世忠直前赴

關虜以三千騎圍之馬被箭乘蹙步戰大呼曰諸將竟
不念血盟耶復易馬戰自己至百力竭而死并加卹典
贈廣東守臣爲故浙江副使簡成及其子湖廣左布政魯

立祠於合城歲時致祭從歸衣指揮陶鳳儀請也成原
籍鬱林州正統時爲僉事以討處州叛賊功陞副使既

而爲賊所復死之 景帝遣官諡祭贈恭政民爲立祠
成化間詔贈湯銘二縣官春秋致祭魯以父廕起家

與征兩廣洞蠻積功至布政使諸蠻深響之乃發掘其
祖墳成其宗黨魯卒子孫不敢回鬱林遂占籍南海
孝宗復僉魯子世襲千戶鳳儀成曾孫也

詔加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贈廉時虜犯鐵裹關達
力戰却之虜復犯大同達身先士卒虜望見圍之數重
殊死不得出椿戰虜於彌施山圍達被圍引兵西援虜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六 忠死事 十五
四面圍矢如雨下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詔各廕一
子爲本衛世襲指揮僉事達諡忠剛椿諡忠勇

二十七年命河南守臣建祠祀故嵩山衛指揮使馬義都
督馬使都指揮馬振義正統中從駕北征死於土木子
俊鎮廣西以征剿古田戰歿俊子振任河南都司擊流
賊劉六等亦死於陣至是振子如樓都督張世忠故事
求立祠許之

二十一年贈指揮王恭都督僉事時是接御史李達時奏
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宜錄祀贈廕以勵其忠 上特
命任一子正千戶祠祀恤典禮部施行

四月暗蒲架指揮王相都督同知廢子正千戶時廢二萬騎犯遼東前屯衛我兵敗切相統所部兵四百人赴敵與廢過於寺兒山大戰後時受傷略相當廢舍去相廟首被重創移營沙河驛千戶葉廷瑞謂廢卒百餘佐之相裴憲欲復戰或曰廢克斥如此爾以寡弱當之戰必無幸相曰吾宗世爲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且廢驍而無伴雖衆不足憚明日廢驅掠人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遮之戰於嶺黎山廢悉衆來相帥麾下殊死鬪身被十餘創死指揮張永百戶程克政胡顯及麾下士死者無算三百人廷瑞面受數刀昏仆次日乃甦廢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十六

卽引去事聞上嘉相忠勇特詔贈廢祭墓如創詔贈台州府中事武侯太僕寺丞廢子立祠賜額忠以倭寇台州死事也

三十二年詔知相城舉人陳開詩爲鳳陽府同知歸德府檢校董輪均本府同知立祠並祭先是倭賊師尚詔反聞開詩名列克城必生致之劫以爲帥已而城破擁以前開詩不加賊斬其家屬數人聞詩知不可脫始曰必欲我行勿收人勿縱火賊曰諾族以行在道賦詩不絕至鹿邑防少懈自經死尚詔入歸德府衛官皆道輪率兵巷戰被執猶手刃數人其妻賀氏一姪一僕皆從死

三月詔子宜府死事副總兵郭都恤與如創立祠致祭三十二年六月贈大同總兵岳懋少師左都督諡壯愍一子立祠祀之

十一月追錄採淘港陣亡指揮劉永千戶孫升胡應麟撫李繼發義勇官徐恭各陞獎增級命有司立祠如創并卹其從軍死事者官

三十四年侯寇常熟知縣王秩與戰死之按臣以聞詔贈光祿少卿一子錦衣百戶立祠死所後犯江陰知縣錢錦與賊遇伏敗死詔并祀焉

三十五年詔贈忠孝督憲官董槐光祿寺丞父文明府經歷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十七

歷歷一子國子生立廟祀之時倭寇入犯海道以槐禦倭有功委守餘姚慈惠慈定海遇賊於白沙一日戰十二合殺三十餘人槐亦被刺墜馬而死其父別將兵戰鴨鵝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人生擒陳福二賊驚遁呼爲杜將軍已而追賊至未化楓樹嶺以無後繼陷陣敗沒撫臣趙孔昭以聞詔優卹之

四月贈溫州同知黃鎮爲浙江參政一子太學生仍立祠春秋祭之時倭寇薄溫州鎮馳檄出兵迎擊賊戰敗並執寇欲還鎮索千金爲贖鎮罵賊不置賊怒磔殺之事聞特詔卹之

贈建寧將軍宗孔都督同知廖一子世指撫金事時使自乍浦入欲犯杭州孔以數百卒守崇德欲扼其衝乃遣其於阜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之獲首功七十餘級力竭無援大呼鎮撫侯槐何衡義官何貫道等力戰俱陷陣死事聞孔得贈撫撫各晉二級貢道贈光祿寺丞任一子知印出身

六月甲子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各贈卹有差時倭寇薄海鹽行健等避戰死之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百戶

三十六年陽延綏副總兵陳鳳祭墓立廟翰林陸其長子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雜記事 十人

三級風心與虜戰紫荊關繼戰浮圖俱獲後遇虜常樂堡與其次子守義避之衆寡不敵死於陣守義亦被創巡撫石永以聞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鳳祭墓贈左都督世襲守義進都督僉事

三十七年六月附台州府知事武鼎爲太僕寺丞蔭其子尚質國子生聯深水人三十一年倭既破黃巖由臨海釣漁嶺趨府城守民兵伏城嶺下待之賊至射殺三人賊勢引旋時督所部率追釣漁嶺力戰死至是以尚質諸有是命

三十八年詔贈永嘉良傳王沛爲太僕寺丞立祠祭祀仍

蔭其子叔本國子生初蒲招集鄉兵屢有新獲侯夷功及戰務頗失利死之總督胡宗憲以聞故有是命

三十九年廣德州國子生蔡汝蘭與子啟元允元姪渭曾習武事與總督胡宗憲有舊達其父子赴海邊探下練兵勦賊啟元帥兵追賊至奉化之南渡橋戰死既賊攻海門衛渭亦死之宗憲以聞授汝蘭所領撫贈啟元太僕丞仍蔭一子入監

四十年四月旌故鹽夷長官田苗及其子耕建坊於所居表曰忠義苗永順宣慰司屬也初以征倭進攻新場巢穴死之子耕復父讐斬獲有功已贈苗官給給銀百兩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雜記事 十人

耕疏辭給銀而請賜其祖職張思明漢蠻夷長官職事詔下守臣勘實則張思明漢者係百陽地界非永順界也其耕所稱祖職亦無可的據乃覆稱授耕職非便宜仍給賞功銀兩并建坊以表錄之報可

四十二年詔贈遼東總兵楊鳳爲女保左都督贈謚立祠初上問將於撫臣以楊鳳對詔起遼東總兵鳳感知遇渥盡忠報國字於背至是追虜出塞乘勝要之遇伏戰死縱補袞馳至追虜以照鹿還山東巡按黃養以事聞上曰照養勇殺賊捐軀可謂特優卹之

三月詔立建撫守備王址祠於其所死合有司歲一致祭

初三十八年廣寇犯新城址力戰死事聞已贈官廕于新城民復以立祠誦許之

四月詔贈興化死事同知吳世堯爲恭諡知縣周尚文爲丞業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爲太僕寺丞各廕一子國子生遊擊倪祿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戶魯思堯郭于著張珊各陞其子二級

四十二年三月贈福建武生薛天申爲指揮食事祀鄉賢廕其子爲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先是賊犯泉州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衆之陷伏中死事聞詔先卹錄添下二人巡檢勘報至是覆實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千

九月贈延平府同知吳世堯爲恭諡平廣賜祭墓初世堯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

蔭其子爲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先是賊

犯泉州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衆之陷伏中死事聞詔先卹錄添下二人巡檢勘報至是覆實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千

九月贈延平府同知吳世堯爲恭諡平廣賜祭墓初世堯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

蔭其子爲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先是賊

犯泉州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衆之陷伏中死事聞詔先卹錄添下二人巡檢勘報至是覆實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千

九月贈延平府同知吳世堯爲恭諡平廣賜祭墓初世堯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

蔭其子爲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先是賊

犯泉州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衆之陷伏中死事聞詔先卹錄添下二人巡檢勘報至是覆實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千

九月贈延平府同知吳世堯爲恭諡平廣賜祭墓初世堯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

蔭其子爲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先是賊

犯泉州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衆之陷伏中死事聞詔先卹錄添下二人巡檢勘報至是覆實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千

鍾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鏡曾耕等各加贈廕

七月贈兵部員外楊繼盛太常寺少卿賜祭廕于諡忠愍仍祠於保定賜名精忠今有司時祀從御史郝杰請也

二年復曾鏡官諡忠愍廕一子詳前

廢御史曾耕于殺爲國子生贈以勅汪鑑死於杖者也

廢禮部主事臧文奎于繼爲國子生文奎在世廟時

以建議杖死者

贈廣東僉事王德太僕少卿立祠廕一子温州衛百戶先

是倭犯温州德率鄉兵禦之賊圍府城出戰倭兵不繼

死於賊詔賜贈廕其妻復以例請改歸衣百戶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錄死事 千

國子生郭瑀請收塋其父希顏許之希顏初傳自四方其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首寘南昌天寧寺至是乃得收塋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七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纂

禮部二十五

旌節孝

己亥五月賜寧越節婦松氏米五石

洪武四年閏三月吳興王昇子爲平涼知縣以書托御史

華官宇文桂達之因刑部獲獄中因得其私書以奏

上覽其書內云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

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七

旌節孝

一

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謹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

日宜玩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

見得透徹則自然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

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

必經稅而後來食物非所觀也 上嘉歎良久下詔賜

金絹以旌之仍復其家

十四年以鄭湜爲福建叅議湜浦江人籍八世孫鄭氏素

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凡有仇怨相告訐者指爲胡

黨卒坐重獄因有及鄭氏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

兄弟欲行誣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

仲兄蒙允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

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辭之萬一不直當當服辜二人

爭入獄 上聞之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

而官從人爲非耶即有之詔賜酒食擢官賜冠帶襲衣

十五年四月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有高希厚

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

口亦爲所殺希厚弟樂師奴亦死於亂希厚李氏攜子

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淮

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厥希厚季弟伯顏不花爲納

於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樞希厚從子高塔失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七

旌節孝

二

爲雙詎陷死妻念氏與姑邢氏經死魚塢居室又定遠

南河寨踰羅村有裴繼盛死妻李氏晝夜哀臨墓之日

陳祭野柩畢極於屋西桑樹鄉人義之 上爲勸家稱

嘆詎有司旌希厚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七月旌表真定孝婦劉氏夫新樂韓太初遇官和州早

家行氏事姑密其識姑在道遇疾氏刺臂血和湯以進

疾愈太初至官卒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氏號呼神

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氏續之舍備圖序

欲還合塋於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

衣紗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十六年二月旌表安平烈婦張氏夫國子生履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氏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十七年正月旌表山陰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夫婦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所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輩殺我勿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六 旌節孝

三

元

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旌其門

二月詔旌歙縣民鮑叔用妻徐氏爲貞節之門

四月禮部言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怙二十遭亂負母路氏

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餘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旣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

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葬

父墓上曰宗魯以瞽子而孝行如此命旌其門

二十一年七月旌表休寧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謙妻吳氏爲貞節之門

二十五年八月旌表歙民江來肅妻蔡氏寧國民楊仲庸妻胡氏向客民孔世傑妻許氏朱仲謙妻石氏萬壽春妻王氏張德清妻周氏廣德民陳益妻蔡氏各貞節旌表廣德州民姚觀爲孝子之門

二十七年七月旌表涑水孝子字德成爲孝行之門長洲張德妻高氏爲貞節之門

九月日臨縣民江伯兒以母疾割鴈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旣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適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六 旌節孝

四

明

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人子所當爲也卽水割股前古所無難出於後世亦是開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所割股或至喪生臥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惑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所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者弗愈

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剖股臥水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列 却從之

三十年五月旌表淳梁民鄭敬成妻王氏金添麟妻王氏欽民江務本妻計氏俱貞節之門

永樂八年總旗張法保封肝奉祖母武寧人張仲賢封肝療和母旌表池應司儀署丞

門月 皇太子令旌表樂安縣民陳伯榮妻鄧氏安東中衛百戶陸阿葛妻倪氏江寧縣民陸雷妻張氏向官重妻汪氏上元縣民王勝一妻沈氏南官真妻諸氏張五妻俞氏俱貞節之門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旌節孝 五

十年八月以國子學錄王讓侍 皇太子讀書 上曰朕

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

十四年八月旌表石州學正梁應孝行準鳳翔人母喪廬

墓哀毀有聲鳥鵲鳴其上種樹有鵲來巢有司上其事

特旌之擢爲均州知州

洪熙元年九月御史尹崇高奏諸暨孟氏女蘊詩嫁生員

蕭文蔚未嫁文蔚克貢入監爲御史病卒應年纔二十

就吳歸葬執喪三年甘守苦節年已六十乞旌其門

宣宗謂禮臣曰夫死守節世恒有之此女但許嫁能執

楊禮守志不二可謂貞女人所難能宜旌之以勵風化

宣德元年五月禮部奏總旗南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調腹剖肝此豈是孝若攻毀身其罪九大兇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

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六月旌表孝子權謹等孝行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孝

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爲善旌表之意正如此若權謹則朕所知謹賢實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見而思奮其於治道豈不有益乃以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旌節孝 太

成化四年十二月延接續建御史涂榮言鄧茂七之亂上

杭民邵縉紳縉縉兄弟避難遺妻陳氏黃氏奉姑時陳

年二十黃年十九同匿金山礮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

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人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

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

梅鈴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見尚在抱詔旌其貞節

九年四月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重寧家避寇新會止劉

錄采狗家祁出驚狗見金重妻莊氏色美屢犯不從

乃謀殺金重投江中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

金童浮屍銘門莊氏見之得謀死狀賴力不能報仇乃

先設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屍死焉三屍隨潮上下

旋繞銘門其鄰李逢春爲收葬銘門發粟之海祁歸訴

於官具伏上令有司卽誅銘門示旌表莊氏刑部

尚書陸瑜奏李逢春收葬三屍誠爲義舉今遺發掘宜

令有司卽其處安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認可

二十三年二月旌表桐城民陶氏四節婦之門

弘治十六年四月禮部侍郎謝鐸祖母趙氏守節已死未

蒙旌表凡例死者不旌鐸請以本身考語命旌旌表祖

母貞節上特旨與之錫惠得誥命仍給與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旌節孝

七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御史王應鵬則御史陳茂烈孝行誦

賜坊牌表宅里

十二年八月命立祠祀烈女何氏氏泗州人年十六其父

母鬻之倡家有欲犯之者氏不從自刺死提督御史賈

如金請爲立祠詔嘉其貞烈可爲風俗勸特許之

十六年十二月贈故東丘郡侯花雲妻邵氏貞烈夫人侍

婢孫氏安人立祠建東事死雲五世孫復州指揮時乞

二氏贈號并立廟秩祀部覆從之

嘉靖五年四月旌表安福民顏簡妻節婦伍氏初簡死氏

卽誓不再適單人字放半采強娶之氏自縊死事聞敕

諭死時江右俗生女多不舉而男子或過時無配輒起

訟端撫臣因故事并請嚴放殺子女律從之

十年十一月軒胎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二歲儀其父劉雄

欲歸之樂戶二女不從以死誓雄強之乃夜潛出以帛

相係於手溺水死詔立祠以祀賜名雙貞

十二年神武左衛舍人許紳繼妻葉氏以家貧夫婦投通

家探親不遇紳死於道葉守屍痛哭不食者旬日行者

哀而食之拒不受竟死夫傍詔旌之

二十年十二月南城縣民李華隨父遠出其妻胡氏名全

姑與姑易氏獨居姑日與鄰人徐理通胡貞白自誓姑

遇與同汚胡不從姑與理通夜梓胡以土囊掩殺之事

聞命正理及姑罪爲胡氏立祠名哀烈賜祭一壇

二十二年十二月山西撫按請旌表石州孝子張烈烈婦

白氏等十二人詔從之張烈正德間舉於鄉以親老

不仕辛丑虜寇石州父被擄約馳入房中求父爲流

矢所中張劍前往至則父已死哀痛頓絕盡飲父血而

死州學生張承相虜至負母以逃爲虜所得承相抱

母叩頭虜俱殺之抱母首而死于時少叔母鄉居博

從城受書虜至城下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過取石擊

賊刺其心殺之母得遁去擄死年十八株吏張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旌節孝

八

四十六

安父爲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殺之擊傷二賊逸父逸去
身後護之被數十創死 安勸妻曰氏聞賊入寒從夫
匿十六賊覺攻甚急度難俱生令夫逸去罵賊不辱被
殺 牛宗近妻李氏家貧隨夫傭作夫爲賊所得伏夫
身求代賊俱殺之 侯景備妻吳氏賊至走山洞其旁
女皆已掠去度難獨免乃推兩兒山下自投水賊曳出
縛馬上逐自刺其面賊殺之 喬南妻郭氏母家甚大
而夫甚貧奉舅姑極孝賊至不屈死 典膳張須妻李
氏年老寡居張聞妻馮氏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
俱罵賊不屈而死 賀氏年十七未嫁賊至從父匿山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廉節孝 九

洞殺執罵賊死 溫氏年十六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
從賊死 沁州學生溫繼宗家貧父沒不能葬虜至賊
勒入城避之不肯與叔父溫等力戰擊傷一虜虜吹角
大至中矢死父掘傍
二十五年旌表烈婦張氏嘉定民汪受妻也姑陸氏親注
悲氏諫正乃與所私 殺之舉火焚其室欲滅其屍而
不得賊成巡按御史王言以聞詔有司建祠賜名廉貞
二十九年旌表節婦劉氏長沙衛軍劉槐婢女已許聘同
里人徐良政爲妻益陽富民蔡從信謀奪之女自縊死
詔旌其門曰貞烈蔡從信

四十年十二月贈故江西副使汪一中妻程氏爲淑人命
建坊立祠祀之一中死於賊程氏扶柩回家不食而死
巡按御史黃喬以聞因有是命

隆慶元年九月虜陷石州城故副使喬應光妻蘇氏義不
受辱一女適車同執共備人并其同居婦十八亦相繼
赴井比事聞禮部言蘇氏雖業已受封而貞烈異常又
能率居民等同持磚節宜一體旌表詔從之
汝寧王豹病瘧瀕死妾劉氏焚香祝天願著單衣三冬
分王災王疾果愈後三年王薨劉氏即縊衣自縊顏色
不改事聞下巡按御史嚴實報旌貞烈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廉節孝 十

會稽羅道妻朱氏夫死時年二十一父母爲其年少無子
欲奪其志而道弟謀得兄產亦百端擠之朱以死自誓
立遺兄子拱璧爲嗣而終身焉年六十二卒後三年孫
萬化及弟用恩陳請禮部行勅得實旌之

順天生員羅恩榮妻張氏縋衣百戶婦女也年十七歸羅
是年六月恩榮遽疾自度不起屬張改遷張以死誓恩
榮卒張絕口不食者二十一日亦卒於事中張國彥等
交章請破格表揚 上命聖坊旌之

旌表烈婦李氏李魯純人夫死誓不再適自縊死巡按御
史謝廷傑請賜表揚因言天下貞烈之婦如此類者不

少止因近來有司徒拘守簿書及視風教爲末務以故
陽關總行在在淪沒宜申明舊制令各處復舉以開通
部覆議從之

詔旌表五開衛令人王言妻袁氏貞節初言父捐揮義以
役用官錢公命言年十四時袁未娶卽坐繫更二十餘
年袁終不出數奇謝袁令他適時袁年踰四十父母俱
喪然矢死不他其後慮囚者憐其節縱言歸婚未幾有
司復收繫之竟瘦死獄中袁守節如初至是年五十餘
矣湖廣撫按交上其事且言袁妻居貧苦而復以遺跡
累之尤爲可憫乃得旨賜卹且旌其門云

廉節孝

國朝典彙卷之二百二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 衛 府 推 官 臣 伍承憲 訂正

禮部二十六

科目

吳元年二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
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蘇吏亦
得薦舉得賢者賞虛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
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
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科目

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
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
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
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素試之書算以觀
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
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
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習勇之人以時勉學
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三年五月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

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
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科待士而權家
勢更結納奔競輒竊仕祿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祇風
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願得賢人君子用之
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道之士務在
經明行脩博通古今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
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奔競貨錄之徒生以重罪
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
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
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計貢赴
闕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舉

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遣使頒科舉詔於高麗安南占城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
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隸府州縣百人河
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
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
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相沿前代之制初
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
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窮
觀其學馳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

九法律觀其決斷

以名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務伯為京畿主考官
翰林侍讀學士唐同弘文館學士雕菴起居注樂毅鳳
尚寶司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為同考官就試者一百
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會試悉授官有為監
察御史者

按是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鄉
試又明年壬子進舉鄉試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解
學士文有日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蓋會鄉
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事又臨江先哲錄云
闕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舉

洪武五年八月禮部侍郎會奏奉 旨考京畿鄉試則

辛亥壬子鄉試可據也

按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為歲試則實在庚
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歲大舍為狀元姑蘇詩
又以為金瑋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
如乙丑之榜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
或間一年亦不可知歷科錄以為自四年始則為辛亥
而非壬子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

四年辛亥二月 上謂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
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舉多

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為定例以禮部尚書陶凱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潘廷堅為會試主考官

三月親策會試中式舉人俞友仁等於奉天殿賜具但宗等一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高麗金壽

中三甲第五授東昌安丘縣丞林實卞伯儒皆不第三人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送歸伯宗授禮

部員外郎

外國人進士是科入試者三金壽高麗之延安人也歸

為其國相景泰五年甲戌進士黎庸父趾濟威人阮勳

多翼人勳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四年庚辰阮文英應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六

三十三

山人何廣扶軍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

陳儒俱交趾人儒仕至右都御史

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五年正月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據拾主司上謂禮部

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者不省已自脩以圖後進往

往據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

今後有此者罪之

六年二月命罷科舉論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

必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

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

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

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

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士

習歸於務本

按是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脩有懷才也

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才有孝廉舉舉於朝而各省貢士

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二年

時既不告文士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舉者至

京上親抄閱不稱旨輒生舉主往往有謫戍者至洪

武十七年復開科今題呈圖下列諸狀元姓名有洪武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六

並

九年狀元張願宗諱矣

十五年八月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抄三年一

試著為定例

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

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類數後覽兒貢鄉

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遍經義四道每道

各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

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

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說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

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列諸五條

詔諸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
訖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
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
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
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
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
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抄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
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
廩俸送禮部會試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本

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復重纂註疏不
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
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十八年乙丑二月命翰林待詔朱善典籍羣臣主考禮闈
撤棘取中式舉人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

二月策試舉人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顯等爲翰林院脩
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爲給脩具文爲檢討第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危繼爲衛府紀善李鴻爲澤府奉祀正
其諸進士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
司給以所出身祿未候其諸練政體然後獲任之其在

翰林院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康當吉士之義
俱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是科鍾子寧對策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
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
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上嘉之擢
第二又得黃子澄後靖難師起以奸黨戮之仆碑削
籍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上

是年會試黃子澄第一鍾子寧次之花輪又次之輪斯
江解元也及廷試給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既登
封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爲狀元子寧如故給第三甲
子澄三甲爲庶吉士然三人俱授修撰以何亦權子澄
爲修撰云見刻丁顯策者僅三百字稱上爲上位餘
多不成語

是歲沈潛楊靖咸受上知不兩歲至兵刑部尚書而
皆不克終棄瘞改各典授中書舍人滿九載瘞靖死後
始進官而爲吏部尚書者三十四年食憲登科考名姓
次序俱以會試錄爲准然不載楊靖棄瘞其脫畧可知
矣

二十一年戊辰以編修蘇伯衡李叔荆主會試取中式舉
人施顯等九十九名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等
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於太學
著爲令亨泰襲賜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
旨建坊自此始

按洪武初翰林院官皆出薦舉未有進士入者是以辛
亥科狀元止授員外郎榜眼探花並授主事至乙丑科
始以一甲三名並授修撰二甲馬京等授編修與文等
授檢討及是科又以狀元爲修撰榜眼探花爲編修著
爲令獨洪武丁丑覆試探花焦勝授司副建文庚辰胡
廣等三人並授修撰餘皆如此科之例至今不改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禮儀

是試罷對策不稱旨者二人

介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與試英門
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鉄之事因思人之信
疑皆生於心心信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
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
於臣好而信之誠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
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
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
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
信而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譏形似之威矣又論

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
非知諂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
論

二十三年八月賜應天試官傳其蘇伯衡謝南毛瀚鈔各
十錠中式舉人黃文史等五十人各二錠不中者各二
貫且諭以進學之方俾無怠忽

二十四年辛未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中式舉人賜許觀
張顯宗吳言信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
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廷貴

按顯宗錄謂觀與牛鄉試三十一名池州府志亦云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禮儀

武庚午科舉人會試廷試俱第一人而 皇明通紀乃
云庚午解元不知何據考庚午解元爲黃文史則非許
觀可知

權下第舉人張孟鑑等爲主事

二十七年甲戌三月 上親發策會試中式舉人彭德等
一百人賜張信戴德發某清等進士及第有差 信漸
江定海人官至侍讀以故韓王高柱詩舍議刺及勅棄
削御製二語得罪復以丁丑考試事誅

三十年丁丑二月會試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
白信蹈爲考試官取米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賜無原

部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詩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再閱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吳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抄書殿叙載正字董賁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堪及鄭昌隆詩各闕十卷或言劉白蜀信等以廩卷進呈上益怒親策門棍韓克忠王恕焦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授克忠翰林脩撰恕編修勝行人司副進士陳性善爲行人陳誠爲檢討考官張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成鄭詩安置成房唯戴吳尹國朝典彙卷五十八人轉自

昌隆得教尋取鄭詩回爲司賓司儀者丞役殺之宋琬拜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按登科考云世稱春夏榜以此又謂之南北榜鄭等伏法削籍故今但有克忠榜而鄭榜不可考矣若會試錄則猶存也

命禮部乙榜舉子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按承樂四年傳臚之明日進所選副榜士臨軒策之擢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俱付吏部除學官宣德間副榜舉人得冠帶讀書太學蓋循此制自是至正統後副榜始不復是試矣

三十一年二月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名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爲縣吏目

建文二年庚辰二月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朱達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爲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取吳澤等一百十八人

三月策試禮部中式舉人陽胡增王良李貢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等三人拉授翰林修撰廷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人轉自

試策及最優以貌不揚且靖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之語稱旨遂易靖第一靖初名廣上特爲易名復復名廣與同榜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陳洽皆爲永樂時名臣唯良死建文之難良貢皆吉水人貢獨不類君子恥之

永樂元年禮部奏壬午年兵革未舉鄉試請以今年秋八月補試詔行之

八月命翰林院侍讀胡廣編修王達考應天鄉試賜宴於本府

二年甲申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

幾何尚書學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爲不爲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二月會試 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黃淮爲考試官取禮樂制度爲問欲以求得治之士唯曾榮卷記獨詳上喜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第二第三人周述周孟簡從昆季也亦皆有御批褒許之辭至胡兄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十五

弟齊名古今平比擬修撰編修等官仍於二明擇文學優長楊相等五十八人及善書湯流等十八人俱改翰林庶吉士進學賜祭典選孟簡羅衣各一襲

六月又命翰林院試下第舉人張鉞等六十一人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以立志謂爾等學已有根但更百尺竿頭進步爾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者乎至次年正月復命學士繕等試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欽王訓榮廣敷王道熊直陳牧宗沈升洪順章朴會學慶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惟哲袁天祿吾紳楊勉及榮等二

十八人於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進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入之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住止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知初爲六十一人也

按是科進士四百七十二人得陳敬宗周忱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十五

爾罪而其勉之

三年各省復開鄉試四年二月命侍講學士王達沈馬揚濟主會試取中式舉人朱鼎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壬寅上御奉天殿試禮部中式舉人二百一十九人賜林環陳全劉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國子監立石題名上虞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是年進所題副榜士權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俱付吏部除學官

五年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

過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七年二月命侍講鄭維左春坊司直徐善述主會試取中

式舉人陳璵等八十四人

時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尚書洪範九疇偏題詔嚴等

俱下獄

九年三月賜進士蕭時中苗東黃陽等八十四人及第出

身有差七年己丑當廷試會 上巡狩北京詔禮部以

七年己丑會試天下舉人選等寄監讀書至是臨軒親

策時中賜冠帶銀幣餘並賜鈔五錠宴於會同館命工

制朝輿乘卷吉于八人科目

部建題名碑於國子監

取下第舉人熊傑金庫等十餘人寄國子監給冠帶

皇太子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春坊左中允賜出身

十年二月命禮部尚書呂震論考官諭德楊士奇金幼孜

精選試卷論日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

過百人其務精選收散本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是

年取中式舉人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 上親策禮部中式舉人一百六人賜馬鐸林誌王

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宴於會同館

十三年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百五

十一人是年始詔天下舉人會試於北京命翰林院修

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初拆卷得第一名曰陳循其鄉

人也避嫌改置第二而權林文裕既又以積字難識進

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為第一

改循第二第五名王綱者鹽山人也 上喜得嚴輔士

以布衣召見賜酒食既廷試復賜陳循及李貞陳景著

及第賜宴於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景著時年十八改進

士洪英王綱林文裕等俱為庶吉士

時鴻臚寺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

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議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

國朝典彙卷吉于八人科目

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講卷乃敢煩瀆 聖聰當

伏法士論壯之

按是科五魁有兩書經在第二第三實六魁云而第五

第六並儒士

上以禮部會試下第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

再試之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

進學以待後科

十六年戊戌二月命侍讀學士曾榮侍講王英主會試取

中式舉人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上御奉天殿策士賜李騏劉江鄧真等進士及第

有差驛初名馬 上爲改之

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本學肄業皆預注擬其官待缺取用

十八年六月 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在大誥律例內出題試諸生

十九年 命春坊大學士楊士奇侍講周述主會試取中式舉人陳中等二百名

三月 上御奉天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會鵲齡劉矩裴綸等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二年甲辰二月翰林院侍講學士曾榮侍讀余鼎爲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附錄 十六

考試官取中葉思等廷試賜邢寬梁禮孫曰恭及第初上已取第一係曰恭嫌其名近恭曰孫恭不如邢寬遂

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云是科中式舉人洪熙元年四月鄭府審理俞廷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

舉近年貢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使之臨政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民受其殃

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選令博古行止端重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

者違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有得賢之益 上諭禮部曰所言當理其舉行之又曰科舉之

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尚取六分北取四分爾等共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上嘗言科舉多獎須章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

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錄其

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

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附錄 十七

急備成風其與襄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開會宮車晏駕 宣宗皇帝遂行之

宣德元年定取士額數南京國子監并南直隸共八十名北京國子監并北直隸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福各

四十五名湖廣廣東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陝西山東山西各三十名廣西二十名雲南十名貴州

願試者就試湖廣 是年 上親征漢王順天不及鄉試

二年丁未二月命太常卿兼學士楊溥左春坊大學士會策爲主試官得士趙鼎等一百人

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請以三月初一日臨軒策士

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爲君尚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濙對曰陛下心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以當聖心者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

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貢

太

一八七

朝廷所尚朝廷尚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上親閱舉人所對策賜進士馬倫杜寧謝璉等一百一人

按倫山東臨朐人楊士奇云宜德以前皆南北士合試

有北士居首選者有之自馬倫始

命進士永新江玉琳等九十六人歸家進學

四年命貴州附試雲南雲南鄉試增五名已後止稱雲南而貴州在其中矣

五年庚戌二月春坊大學士王英行在翰林院侍讀錢習

諭主會試取中式舉人陳頤等一百人 是科五魁有兩書經

三月 上御奉天門策士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

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梗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贊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

顯庸之於是試策士歟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林震美錢林文等進士及第有差其於行在中軍都督府

六年 上因應天題請考官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

取士但據文章不忤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愚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貢

主

之足爲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者務無益

七年三月大通閣提舉司吏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州昌化縣學生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

試繼丁母憂宜德六年八月至都以建限克更切恩濫外之人本圖光顯今乃論誦爲吏依望聖恩矜念上

命禮部試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命順天解額取八十名

九月順天府尹李蔚檢果科場詐冒事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庸及監試等官御史梁廣成等罪上

命始宥之已而顏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

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有但念
辦事因庸覺察不然奸弊不克露矣

八年癸丑 命致仕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少詹事王直主
會試取中舉人劉晉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鍾役等進士九十九人及第出身
有差彙真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
不仕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
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
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烏河洛衆數對稱旨 上親擢
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爲人明敏疎楊士奇愛重之
顯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貢

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與政

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

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

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

國子監肄業

按恩榮宴所洪武時無考永樂九年宴於會同館十三

年宴於留守行役軍都督府立石宣德五年宴於行在

中軍都督府宣德八年始賜宴於禮部遂爲例

正統元年丙辰少詹事王直侍講陳循爲考試官取中劉

定之等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及第或云自探既取

三卷未定同同事者曰有職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
而俸蓋疑謂淳安周璫也遂首旋既傳臚貌甚瘠爲之
愕然是科進士一百人

是歲詔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
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
議兼考監生補除放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
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
額專取之於副榜庶幾海濤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行在
禮部議增會試爲百五十人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
其應天浙江等處各增額有差 上定順應天滿百

顯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貢

人浙江福建皆六十八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

十八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西

皆四十八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

者仍除教職

三年令開科不拘額數

秋八月順天貢院哭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

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

更試爲言惟欲請某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

然後濬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

可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

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懽服得殷謙爲解元後爲戶部尚書并官保李賓都御史王銳尚劍及岳正中會元賜進士第三直內閣號稱得人

四年己未二月 命行在禮部侍郎王孟學士闕從善爲

主考官取中式舉人楊鼎等一百人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施榮楊鼎倪謙等

及第有差時 上取張和第一使小黃門牽至其邸占

之以有日告寅二甲一名

七年壬戌二月以禮部侍郎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爲主考

官取中式舉人姚鼐等一百五十人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科目

按同考官必以京朝官充之制也是科同考官則有永新

知縣陳員額京術武學教授紀振岐陽教諭彭舉 是

科李森以都察院吏南昱以刑部吏鄭溫以松陵縣丞

皆中式

三月 上親策士賜進士劉鑑呂原黃謙等及第有差

九年令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聽本衙門保勘禮部

嚴考通經無犯者送試仍行原籍勘實

十年乙丑命翰林院學士錢羽禮侍講學士馬翰爲考試

官取中商格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商格周洪漢劉俊

及第翰浙江解元也本朝中三元者惟翰一人是歲同

考一教授二教諭

按水東日記云是科會試登科錄天字皆稱莫字今考

部本不然以爲葉傳聞之誤葉是科進士豈有誤理或

本部翻刻未可知也廷試諸卷有兵部尚書徐鼎戶部

侍郎寧光祿寺奈亨俱吏員也

命副榜及下第九百餘人俱入太學

十二年江陵縣歲貢生員張崇以內府考試懷挾文字

上曰此輩若處以常律不足以警後其請成邊衛逃則

較之著爲令

十三年戊辰以工部侍郎高穀侍講杜寧爲主考官取中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科目

岳正等一百五十名同考有二教諭二訓導

三月殿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彭

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凡不寤竟失朝糾儀御

史奏令錦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

到合令錦衣衛尋 上是之

是科雜流中式者舒廷謨係禮部辦事官汪甫係蘇山

衛小旗李泰係太監李永昌養子投入翰林官至磨奉

景泰元年令各衙官舍軍餘曾送入學者許入試

八月翰林侍講學士劉欽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

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欽爭曰朝廷立

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題之

是年令開科不拘類數應天中二百名內軍生七人

二年辛未正月禮部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

以戶部侍郎江淵修撰林文爲主試官取中式舉人具滙

等二百人是歲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二尚書同考侍讀

劉儼秩尊於林文又有廣東叅政羅崇本教授學正謝

導各一員

三月廷試賜進士何潛劉昇王俱等及第出身有差

時廷策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理等曰今

日晉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目

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經卷爲風雨飄半空呼之

至乃潯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向有藥店在都給事蔣盛

謂御史陳叔紹當入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

至泰是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既而得旨禮部再給

紙卷或云卷墮於朝鮮次歲送還上喜權越御史後

越附太監汪直襲破麓川封伯

先是戶科給事中李傑等奏今年會試禮部未准取士不

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實江南之人文詞

豐瞻故試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洪武三十年高

皇帝怒所取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賜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楊士

奇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今禮部妄奏

變更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乞勅多官會議今後取

士之額雖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則不可改刑部侍郎羅

綺亦以爲言事下禮部以爲項者詔書科舉自景泰元

年爲始一遵永樂年間創行本部查得永樂二十年間

凡八開科所取進士皆不分南北已經奏允今偏得禮

部變更意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夫鄉舉里選之法不可

行以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士人才

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曾顏思孟皆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目

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綱王文

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

况本部止選詔書奏行即不曾奏請多取南人少取北

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勅翰林院定議命選詔書行保

等所言不允

四年順天中式二百五十名內儒士十人翰林院譯字官

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一人工部承差一人

刑部都史一人衛令史一人衛吏一人太醫院醫士四

人武生一人軍餘九人衛舍三人軍一人

之平山西試錄內考官徐永北中庸義云文與人同理與

人異御史李象云果若所言則爲賄禁衛司之文疏有戾指背理之失然此篇文不肯理乃霖之不明也

詔治霖罪奪祿削表裏入官

禮部祠祭司主事周駭言設科取士當遵國法禁例洪武以來舊例曾由科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員發克吏罷閑官吏監生生員鄉優隸卒刑養過犯之人不許入試其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流品官農吏承差軍餘人等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實照例論罪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永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今順天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人尹誠汪諸陳益龔瀝王顯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三六

李隨李霖錢險俱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似此之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今日苟闕如此他日居官可知乞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命錦衣衛俱執送刑部問未發露者許出自首連問同學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後科場知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誤卷載卷傳通文字并說語作弊監門搜檢巡綽監試官軍政有如前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兼外執事官臨期於吏部聽選文學出身者克之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爲之至是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爲職

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充教習不許克諸者爲令從之

五年甲戌以兵部侍郎兼春坊商輅洗馬兼修撰李紹爲主考官取士彭華等三百二十人是科異類以隸流中式黎庸阮勤以交趾人中式

按宣德二年交趾叛十年華交趾叛布政司未有登進士者至是科乃有之蓋交趾人願留中國者耳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賢徐溥徐輅等及第出身有差

應天舊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爲之學地狹每將儀門牆垣拆毀苦蓋席舍試畢後修至是多始以府尹馬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三七

諒言以永樂間錦衣指揮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七年二月詔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取士原無定額

應天如洪武之丙子永樂之乙酉辛卯俱三百名江西

如永樂之甲午等科俱二百名可考也至景泰庚午以

來各處增數過濫如順天景泰庚午癸酉則二百二十

五名應天庚午則二百名癸酉則二百五名至是裁定

兩京各一百三十五名內三十名取監生五名取雜行

江西九十五名浙江福建皆九十名湖廣八十五名河

南八十名山東廣東各七十五名四川七十名陝西山

西六十五名廣西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名

是年從科臣張獻育申崇官員子弟人等於官所冒籍科舉

陝西舊無貢院每試士於三皇廟中是年春始以布政計省奏制今試院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王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聞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蚤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召至榻前具白真情且

團朝典彙卷三十八 科四

三

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博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時謂之欽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懇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爲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煩聰明極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閤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簡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獨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酸乃進京而還文通比今

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是謂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庸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登回原籍讀書不報

團朝典彙卷三十八 科四

三九

時陳循王文等言考中譯字官劉淳送試不中爲失舊制詔儼等回詔有之王文陳循又言出題偏駁犯宣宗御諱詔禮部同大學士高穀等覆驗取中舉人徐泰等文卷有侵於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又第六名林挺麻卷無批語奏上有旨劉儼等考試不精罪不容逃但無私弊俱宥之林挺并該房考官俱下錦衣衛獄鞫問情實以聞六科論循文罪當誅斥有旨寬爾等所奏誠爲有理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國之元老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始覺之少保高穀致仕詔卿持正之心難疑之情朕已俱悉但爾等之職正當用賢不允所請今後尚加秉忠直以全名節蓋殺而斥循

文之私而奏全優等不自安乃有此奏也

檢鄉試不第而特許會試者陳瑛王倫也會試不第而特賜廷試者洪武中韓克忠等一榜進士也會試不第

免廷試特賜進士出身者孔諤也一云榜校中

洗馬何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

試生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人順元年丁丑正月詔景泰特賜舉人陳瑛王倫趙勝名命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奉議兼侍講呂原爲主試官得

士夏績等三百人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精詳

手

是年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

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述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

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

閻仁既是無顏子配祭何如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

周公係井亦非常閻老賢即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

榜上有名誰不美至公堂作至私堂蓋內閣許彬之子

許起及石亨之姪石俊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論語題簡

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

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相擬祭文不可勝紀時同考則

尚寶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與韓徐祿臺官制稱受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此俚語戲者後石俊竟坐辜敗除名及以怨謗削於市

三月廷試賜穆淳徐理陳秉中等進士及第有差

初策題命李賢代草賢因石亨相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不知廉耻禮義爲何物乃以求賢安民

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云

是年讀卷官徐有貞以武功伯掌內閣王璘以靖遠伯掌兵部楊善以興濟伯掌鴻臚寺居內閣九卿首亦時制

之變也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精詳

手

二年令兩京天文生陰陽人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試

三年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

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掌錄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

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猶太多

及所發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實且春秋爲經典詞比

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泰以已意

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

官相左即被出斥乞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

明文是遵有不悞者罪之上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九月詔禮部議夫考試官學士倪謙下獄謫戍開平以舉子

奏議受賄除事也

浙江試場原連杭州府學時以浙江巡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請改試場於城東廢倉隙地乃立今試場

四年庚辰二月以學士呂原尚寶司少卿柯潛爲考試官

取陳選一百五十人時有下第舉人萬經恨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人見黜且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數其說奏考官抄文類倒宜正其罪上疑

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三

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囊三木部前以衡舉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進士王一夔李永通鄭環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癸未命禮部左侍郎陳文尚寶司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及主試官俱越縉免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改試期以八月命

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取中吳欽等

八年甲申廷試賜彭欽吳欽羅璟及第具後改姓陸是科劉淳以翰林澤字官馬愈以欽天監天文生中式

上郎尚書姚夔請嚴禁焚死舉子高湛楊綱舉劉淵等十餘人於郊從之夔祭畢自責不能致防殃及賢後拜地慟哭哀震數里觀者以爲數

咸化二年丙戌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劉定之翰林學士萬安爲主試官取中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上御奉天殿策試賜羅倫及第一程敏政第二陸簡第三按羅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倫以上疏論閣臣李賢不奔走久之章懋莊景賢仲昭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三

以諫元官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翰林四諫又是歲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商良臣韓子也敏政李賢等時冢宰王一夔以敏政字漸惜力薦於李文達曰宜爲第一李曰論文不論書遂取倫第一而敏政次之是科會元狀元咸稱得人內賀欽莊景賢韓文熙許進林瀚黃仲昭王繼皆爲名臣從來得人未有如是科者論者比之唐韓愈榜宋寇準榜云

五年己丑以太常少卿兼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爲主試官取中費問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上御奉天殿策試中式舉人賜進士張昇丁溥等

越等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五月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八年壬辰命禮部侍郎萬安流馬江朝宗爲主試官取中

式舉人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 上親策士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試於鄉

不利貢人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

聘致請鄉試遂取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魁天下不自

科目劉震第二李仁傑第三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

日是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舉

壬午

九年正月北直隸提學副馬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舊

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

端以杜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者行

端介者毋領勞要于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

毋違京管之人庶章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抄文領主

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稱積

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南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

若引嫌畏避卽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人文

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抄閱謹從之

十年八月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卷

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生裁

卷狀移廉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馬中錫

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試得王鑒

爲第一試探五策皆刻整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

稱得人明年舉果會元及第

雲南增解額五名皆爲令

十一年乙未二月命少詹事徐溥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

考官華以從子入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取中

王鑒等三百人

時士子有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微名陰因登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舉

壬午

衆言之俾士習趨於正故舉進南謂明興舉業爾雅自

丘文莊知貢舉始云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士親閱所對策賜謝選劉戡王

鑒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鄉試小錄前舊有史典掌行科舉及生員磨錄對讀二條

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

理差錯行文有疵喪失平仄字畫差錯者皆宜究治禮

部覆議平仄不順字畫差錯與文理差繆者不同宜仍

令會試從之

十一月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嘗頒

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精
考試官先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榜永爲遵守上
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該部
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
之士不許徇私置舉出題抄文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
依經校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十四年戊戌命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劉吉翰林院學士
彭華爲考試官取中梁備等三百五十人

廷試賜會彥楊守陞會進及第或云閣老萬安得彥策擊
節歡賞又先一日唱名過觀之美而願長也擢第一及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八

科目

三十六

陸傳彥老而多髭且短萬意惘然退再取策閱之平平
耳大驚嘆以爲神助是科譚溥以山東驛丞中式
是年以大學士萬安劉珏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
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工趙寧通政司事上書
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克殿試讀卷官

按讀卷官國初用祭酒修撰等官洪武初年國子祭酒
魏觀太常博士孫興與給事中李頌修撰王傑四人充
讀卷正統中猶與其事後非執政大臣不得與而去
取之柄則在內閣國初於殿試之明日即傳臚揭榜今
制約以三日內閱卷禮部地專而人衆庶得盡心鑒別

云凡殿試讀卷官內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內具名
送該部奏請至日與各衙門該讀卷官詳定試卷次日
同赴文華殿內閣官將第一甲三卷以次進讀候御
筆批定出將二甲三甲姓名填寫黃榜又次日蚤同
華蓋殿內閣官進至御座前以次拆卷將姓名籍貫面
奏司禮監官授制勅房官填榜畢開寫傳臚帖子內閣
官一員捧榜出至奉天殿授禮部尚書制勅房官將帖
子投鴻臚寺官傳臚其受卷彌封掌卷官從內閣於翰
林院及春坊等官弁制勅房官內推選與各衙門官相
兼執事翰林院坊局始不過五人後增至七人遂爲制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八

科目

三十七

十五年十二月御史許達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
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多非其人
以致抄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
各布政司亦如兩京制命翰林官主考爲是上諭禮
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
令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互相科舉或兩部中詳看體
訪得出奏來必重治之

十七年辛丑正月禮部言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
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上曰科舉取士務在
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抄閱從之

二月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徐淵少詹事王鼎爲主試官取
中趙寬等三百人 是年李旦以翰林衛軍中式

三月 上親策士賜王華黃琦張天瑞等進士及第有差
二十年甲辰命詹事彭學鼎子劉健爲主試官取中儲燾
等三百人 是科張綸以富喀衛總旗王璫以興州衛
史中式

三月廷試賜李曼白敏王敷等進士及第有差

二十二年禮部尚書周洪漢等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
乖謬乞將考試官調集黃奎進等再行巡按御史提
問從之

國朝典彙卷百十人

科目

壬午

十一月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舊例會試舉人以
百名爲率南數取五十五名北數取三十五名中數取
十名是年內閣萬安禮部尚書周洪漢俱四川人四川
左布政潘傑即亦二人意言額數不均於是南北各選
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令舉人授教官六年有功蹟者許會試

二十三年丁未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餘德興寬爲主
試官取中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士賜費宏劉春朱瑄等進士及第
有差

弘治三年庚戌命大學士徐淵少詹事王鼎爲主試官取
中錢福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有差鄉試策
三千餘言不屬草率理精確若宿構然內閣劉健得之
贊不容口請於 上賜第一尋以不抄敗

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是年大學士劉吉等
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請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
今爲例

四年令醫士在冊食糧執役者許在京應試

九月大學士劉吉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以劉
國朝典彙卷百十人

科目

壬午

繡花之嚀出自監中一老舉人也吉去舉人會試禁限
亦除

五年四月巡撫雲南都御史張泰請開解額下部議增五
名

六年癸丑二月會試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年言官請雲南貴州鄉試進呈錄稱雲貴鄉試錄共增
解額五名 上從之

九年丙辰二月命詹事謝遷侍講學士王鏊主會試取陳

湖等三百人舉取士專尚經術廢虛奇表有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有稍端整有力焉

三月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淵等進士及第有差

十二年己未二月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程敏政主會試三場甫畢給事中李果疏劾程敏政素因不滿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詩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賂費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囑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俾免今徐經與泰同家

聞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四十

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果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璟等覆議奏敏政迴避其私費三場題目傳誦於外恐或未真况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錄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抄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相曉取倫文敏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錄不錄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錄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備默但據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

原缺第四十一葉

乙酉復行之至今不變云

十五年壬戌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吳寬侍讀學士劉機主會試取魯鐸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有差

十八年乙丑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

楊廷和爲考試官取中董玘等三百人

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及第初開臣擬題抄第一因策中有陛下之一日之間在坤寧宮之時多在乾清宮之時少等語不可宜讀抑置二甲第九而顧遂得首權相傳上於內殿焚香籲天願得真才以佐治理故是科舉士

聞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四十二

至貴近臣毋慮數十百人而名臣亦不乏云

是科會試一名與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銑四名謝丕五

名安盤俱人翰林亦一奇也

正德三年戊辰命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梁儲爲考試官

取中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衍及第時焦芳子黃中二甲第一

劉宇子仁第四皆進士也因刻黃中及三甲第一人

胡纘宗策俱授翰林院檢討改仁及邵銳黃芳爲庶吉

士除月超擢黃中仁及邵銳黃芳爲編修黃中再進侍

講而焦芳爲題名犯忌禍所改之制爲當後獲誅黃中

仁爲民鏡考續宗俱坐貶貶傳會試錄元後錄以月
經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
先生豈恐奪賢者路耶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
五年八月禮部左侍郎賈宏奏山東河南陝西山西解額
係劉瑾增者今科姑聽候後科復舊從之

六年辛未二月命大學士劉忠詹事新貢主會試取鄒守
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懷
輔臣楊廷和子也慎博洽有才名京師人猶稱爲面皮
狀元

廟朝興業卷五十五

科舉

聖主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
亨舉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
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
受廢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
檜孫瑱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
王文子鄉試不第許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
遷子不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請卷其子並得
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翰
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稱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
爲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大學士劉忠先是有疾累賜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
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
錄所制文字指摘其疵厚以白抵禦粘於文字之旁托
中官入奏上召李東陽等至殿閣命太監張永以所
進會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
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陞辭歸
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上已有先入之說遂
許之

廟朝興業卷五十六

科舉

聖主

九年甲戌二月命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主會試取
霍韜等四百人費宏以儲位在己上仍將會試錄旁注
貼說指摘以進上察知之置不問
是科有二魯鐸二朱表魯一楚人一承平人朱一貌美
一不揚故時有對云魯鐸分南北朱表別新舊
三月廷試賜唐華黃初恭昂及第初貢漢人也朱寧福大
學士費宏請於上論其私擯人罷官
十二年丁丑二月命大學士新貢少詹顧清主會試取倫
以調等三百五十人倫與二名汪應軫三名葉式四
名江驥五名王廷俱入翰林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擢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大學士靳貴龍先是辛未春貢主考會試言事者

越其家人受賄驚題事至是年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
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隱語之貴遂
致仕

十四年己卯江西以震濠之亂遂廢鄉試濠平給事中王
紀請次年舉行不報至嘉靖元年巡按御史唐龍請依
額倍取禮部覆議從之

十五年庚辰 上在南京命吏部左侍郎石珪侍讀學士
李廷相爲會試考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
巡未試

十六年辛巳夏五月 世宗登極始殿試庚辰中式舉人
臨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禮部

禮部奏 武宗登極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策問賜
楊維聰陸欽費德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狀元率請
進士於西角門上表謝恩

按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亦然
永樂初即位天順南有火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已
丑 成祖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

武宗南巡明年 世宗即位故有辛巳進士我朝至正
德止百六十年癸未惟一舉

嘉靖元年左諫德溫仁和待諫穆孔暉主順天鄉試仁和
頗有議南道御史王本勛其私通關節大得包直不報

御史向信言各省鄉試聘聘考官監臨提調諸臣私所舉
善濫及匪人謬亂遊弊今 陛下龍飛首科宜飭諸司
九除宿弊考官年過四十及不係近科舉人不得濫舉
違者罪之下禮部議報可

二年癸未命大學士蔣冕吏部尚書石珪主會試取李舜
臣等四百名

三月廷試賜姚濂王教徐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年丙戌二月命大學士賈詠詹事董祀主會試取趙時
春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龔用卿楊維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禮部

差是日賜宴禮部會武定侯郭勛侍郎因奏歷年賜宴
主席大臣位次居中今宴國乃左右列坐臣無足齒奈
辱朝命何得旨如舊規行比入宴禮部設席仍左右分
列勛不得已就左席已復疏爭之 上責禮部不奉詔
令自後務遵故事毋再爭擾

禮部尚書唐書言舊例廷試貢士掌卷官先行看閱分
送內閣然後以次及於九卿進士甲第前後第次於讀
卷官職之尊卑不復論其文之高下非所以示大公也
自今湖宜糊名混送以防奸弊其一甲三名不分內閣
九卿從公會取既定然後輪次均填不宜偏私以官爵

爲序疏入 上初未允者復爭論乃許之

先是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首則數名送內閣備省
選內閣密覘容貌及平日有著名者閱卷出來開歸宿程
第至是乃詔彌封官不得呈卷於讀卷官而閱卷者不
得宿私第

六年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張鴻條陳慎科目三事一正文
體諸令主司抄文務取平實爾雅有俾實用仍於周禮
儀禮中出策一道使之習於禮學然後貢以事君使民
一明實錄言鄉會試錄宜取生儒原卷稍增損一二字
不必盡出已筆分考抄之功一慎考官請各省鄉試宜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科目

四十七

如兩京事例得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考毋令權歸外
族得以預結生徒暗通關節 上深善其言令所司如
議舉行各省鄉試主考令禮部舉京官或進士銜者二
人馳往供事監臨官不得兼預兩京鄉試主考外五經
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員

九月右庶子韓邦奇方鵬主順天府鄉試疏中引用經文
有曰元首喜哉股肱起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錯亂二語截除數字又聖學先朝龍飛字樣
俱不檢頭錄中批字復多提學御史周易劾奏之而疏
中亦誤以於爲於光輝爲光輝部覆得旨科舉重事

京闈又文教所先乃錯謬至此何以垂示四方朝野

主典文衡處率不謹擢頭違式擅更經文字義差訛詞
語重復周易欲舉他人之差謬而已亦差謬俱降一級
改南京用方鵬既同職掌失於查對御史丘道隆等監
試不疊糾舉各停俸二月示罰同考官員外郎郭尚義
等不係專責姑宥之試錄仍命順天府抄閱改正郭奇
降南太僕丞易降南右衛經歷

八年己丑命大學士張學士雲龍爲考試官取中唐
順之等三百三十人 是科初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
程式文僅三百字云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科目

四十八

廷試 上親策賜題洪先程文龜榜名及第先是大學士
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東任贈六卷進
覽上一一品題卷首各御批於洪先日學正有見育
據而意必忠宜權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於名曰
能守聖學以爲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
於東曰仁智之用若之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勉吾
敬一之爲主忠義六策以有御批刻錄中是歲大學士
楊一清等考唐吉士以唐順之任瀚陳東三名爲 上
御批取前列居數日有 旨通年以來每爲大臣徇私
選取市恩立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有才行卓異學問

優正者吏部舉奏收之翰林以備擢用

六月大學士楊一清言舊例進士開科禮部奏請於國子監立石題名儒臣撰記一朝盛典傳之永久正德六年以來國家多事因循不作皇上敦化崇文始命輔臣追記補之嘉靖五年丙戌科題名記會謂臣職當撰述臣竊謂此記雖禮部題請命翰林院撰文然未嘗奉旨專命何官而各年碑石並書臣奉勅撰其文又未嘗呈覽採之事體似有未安竊聞先朝大學士楊榮李賢等連科撰述皆出宸衷况我皇上聖文溢發凡近日冊詔誥勅有所指點皆非臣等所及臣謹以撰稿錄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科目

四元

進伏乞少選 唐恩改發工部仍行翰林院撰定制勅房官一員書寫勒石以後俱可照此行 上從其言遂著為令

十年四月給事中謝存儒奏言登進士人宜徵周世辨村論官之法布衣羅崇象乞命督學憲臣廉察德行以為黜陟禮部覆議從之

禮部奏禁士子冒隱年歲 上曰是弊不獨士子為然內外官亦多有之各令自舉改若隱匿不聞臺諫官及巡撫御史廉實奏斥

巡按浙江御史李信言各省鄉試官宜會同監臨等官揭

前山題考試官取應試卷先期將號數揭出聽監臨官奉之墨卷以定去處禮部復議考試監臨分掌先大學士張孚敬題各省外廉官預結生徒密通關節不公之弊莫甚於斯今復令外廉官參之墨卷不惟非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今日補編救弊之意宜照先奉欽依事例未出榜以前監臨官不許干與以掩職守出榜之後內廉果有不公等弊據實糾舉 上曰各處鄉試事宜俱照題 准事例行

十一年壬辰二月命少詹事張潮侍讀學士郭維藩為會試考官取林春等三百十六人先是禮部尚書夏言宣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科目

五

知貢舉條上三事曰變文體以正士習責主師以定程式簡考官以重文衡 上曰文應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宜明禁諱粉醇正典雅明白通暢如仍前鈎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則主考具奏處治

三月 上親策試舉人賜林大欽孔天胤高師等及第有差 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勵詞浮誕夾裂壞文體者獨不得取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鏞得之詔曰桂龍

以宗大學士張學敏已定二卷覽之曰聯珠拾遺明倫
實備也取爲第三既呈覽 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
十有二第二孔天胤以王親例補外爲湖廣提學金
華先是 上御殿傳臚諸進士皆集闕門一序班傳傳
令備服首名林大欽及諸進士巾袍者百餘人次名孔
天胤以便服掖門外 詔問狀鴻臚卿王道中以爲禮
部失於曉諭 上切責部臣奪司官俸一月禮部言已
當先期揭示實以序班俾傳送致錯誤道中對狀切責
而省之序班孫士約等下法司違問大欽天胤等俱免
完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禮部

壬子

十二年十月 詔罷京官主考官試禮部尚書夏言跪言
各省開科名爲鄉試原係有司職務實古人鄉舉里選
之道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偏救弊之法可偶一
行之若踵爲常規又不無弊况考官與按臣每爭較禮
節競生嫌隙一切事宜多有未便請罷之 上從其請
令仍用教職

十三年命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張象主順天試諭德倫
以訓贊善張治主應天試取歐陽聯輝維誠各百三十
五入道南以初場進題選下禮部奏請辭應鳴宴不許
時吏部尚書汪鑑子不第上疏指摘道南事引 太祖

諫劉三吾例道南引劉鄴事皆偶不同明應天進呈
錄失載山西進呈試錄誤夾片紙 上皆謂其不敬下
應天府於南京法司山西布政司官巡按御史各違同
十四年乙未始令雲南貴州各另開科取士先是貴州鄉
試附於雲南道里不便給事中田秋建議欲於該省開
科下巡按御史王忬勘議稱便因請二省解額命雲南
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各自設科

命侍讀張登侍講廖昂爲會試考官取許穀等三百三十
人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禮部

壬子

差次日宴於禮部殿試日 上親賜策問及讀卷畢字
時以十二卷進降諭曰卿等所進卷朕各覽一過其上
一卷正合題意夫屬通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
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教
夫教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
於行其下二却似備舉與題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
之可二甲首條以次列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臬臣看
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御批首三卷曰是題本
意可一甲一名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教爲心學之
要此論好可一甲三名是漢并李璣趙貞吉郭林故能

任瀛沈宏駱文盛尹臺康太和九人策皆刻蓋自有朝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後禮部因請以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人策對俱以次刊刻從之

十六年八月命侍講學士姚涑中允孫承恩主順天試驗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衡主應天試取鄭光溥王誦等各百三十五人南考官批語失列名下部恭看謂不敬當提問又策題以周禮祀戎爲問語多譌訛試官汝璧衡綿永衡連訊提調府尹孫懋丞楊麟監場御史何鉉沈應揚南京法司亮同房考學正許文魁等所在巡按建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科四

聖三

問所取上不准會試後復許之降壁提舉衡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又指廣東錄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檢頭陳白沙倫迂闊非君前臣名義且飛衛紀昌道過交射黃郊紫微碧虛子問答惟異詔學正王本才等布政陸杰等挾察司蔣淦等俱巡按官遠問本才等仍奪禮幣御史余光法司逮訊仍通行天下提學官禁士習惟誕違式者悉黜之

十七年戊戌二月禮臣言通來文體日壞道術日微宜勸會試取士務取淳正典雅合於式者其鈞棘苗軋者黜若背經旨引用莊列不經之語者奉奏

令大學士顧鼎臣吏部左侍郎張邦奇爲考官取袁煒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茅璜羅珪袁煒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內閣初擬陸師選爲狀元御筆批作二甲第五改袁煒第一文華殿宜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

學士顧鼎臣入改煒第三權茅璜第一

十九年詔增湖廣解額先是湖廣鄉試額八十五名巡按御史姚虞奏請增額以崇表帝卿作典士類禮部覆

請上曰湖廣朕皇考德化所及之地解額准增九十名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科四

聖三

二十年辛丑二月會試命掌詹事禮部尚書溫仁和侍讀

學士張宸爲考試官取林樹聲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沈坤潘農林一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二年禮部言人才之生其地者多寡不同故解額固

之而異至於會試則分爲南北中卷取之各有定數所

司不得增損奈何法久禁疎遂有遊學矯詐之徒見他

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爲流移冒籍入試至有

脫避罪犯變易姓名奔徙營求靡所不至會試舉人報

籍印卷亦有假託族屬改附籍貫朦朧開具以南作北

國法問存士氣大壞乞於明年會試嚴加覈究但係先

年冒籍嘗經恩赦者許其歸正其他籍貫不明長報中
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奏退仍行兩京各省凡遇鄉試開
科提學考選生儒不得將流移附籍之徒一槩濫收以
玷科目違者奏請治罪報可

中書舍人陸燾乞應順天鄉試許之中書實授者法不得
試燾錦衣衛都事炳之弟也

逮繫巡按山東御史葉經詣京朴死於闕廷初經劾燾受
未相惟燾賄事嵩斬之及經監山東鄉試進呈試錄市
有諷上語上覽試錄手批其第五問防邊案房策曰

此策內含譏訕禮部其恭看以聞於是尚書張璧等言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貢

今歲房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震乃不歸

功 君上而以曉房鑒他為詞誠為可惡考試官教授

周鼎李弘教諭劉漢陶悅胡希顏程南吳紹曾葉震亨

胡倚率意為文叛經誦 上法當重治監臨御史葉經

浸無科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布政使陳儒參政張泉監

試副使談惟濟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 上曰各

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取可否此

錄不但策對含讖即首篇論語義難體之君不道業經

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并同鑄等陳儒等俱令逮繫至京

治之等逮經儒泉惟恩至 上以經狂悖不道命悉從

八十為民乃降備等邊方雜職經遂死於杖下及稍個
等為宜君等縣典史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悉舉入發汝濊易名張和冒
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榮勛奏之因歷陳京闈之弊謂

國家求賢以科目為重而近年以來情偽日滋其中奸
充之徒或居家之時作奸犯科創籍為民兼之貢累

命變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解
額有限見他方人數頗少逃奔入京投結鄉里交通勢

要鑽求施遇者有之或以順天鄉試多四方之人人不
相識可以買托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都城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貢

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鄉官檢閱保結不得將學則

謀武學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衛士百孔

營求冀速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賂費又告牌坊

四顧同利真同壘境而其未得者則促旁執持互相攻

發略起浮議呈帖匿名 聖明筆轂之下豈宜有此不

美之事請令所司嚴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俱遣回籍

降等肄業京衛武學非武職應發不得濫入歲貢授例

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止得一入京闈後但本省應

試而京闈鄉試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混冒庶乎前

弊可革得 旨 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

學御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給事中李念疏論工部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廷魁鴻臚寺卿陳璋子策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勅杰等欺罔不忠提學御史謝九儀以被許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鄭夢綱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行所司覈其真偽至是議上謂孫鑑孫鑑王宸陸宏四人係錦衣衛太醫院見任官親子侄當存留會試鄭夢綱陶大壯沈諸丁子載陸可成程鍾玉六人俱詐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試陸光祚陳策毛廷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當一體發回得旨孫鑑等鄭夢綱等俱依擬陸光祚

國朝典彙卷三百十人

科目

五十七

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杰陳璋毛渠俱實之明年官復摘左贊善浦應麒賈題事下獄杖之六十并舉人程鍾玉等俱爲民又以取中舉汝孝汝儉并左中允蔡鳴夏俱逮補奉職

詔罷貴州鄉試監臨御史魏洪見職爲民提調布政使侯斌希謁翁學淵監試副使王積金事施昱各降三級考試官教授楊伯元教諭穆莊謝應恩歐陽深黃持衡各降經職是歲貴州所進鄉試小錄體式多違誤其責經義及論調役乖錯不經禮部奏請薄罰上謂其差謬既多且應減歲風特重譴之已乃降斌雲南副使學淵

真定府通判積兩浙運副昱茶陵州同知伯元等俱降

淮浙課鹽司大使等官

南京御史包孝泰辛丑會試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編修稽世臣爲禮經分考諸中進士徐履祥陳志濬仲榮雷進龍且言庶子童承敘之嗜酒贊善郭希顏之輕險縮修袁煒之放蕩俱不堪典試事宜量行別用時仲駿等授官仁和承敘已故吏部覆希顏煒等俱合痛加策勵上責部臣不行分別查究竟無可否希顏煒事無指實照舊供職世臣等事屬曖昧置不問

國朝典彙卷七百十人

科目

五十八

會試考官時漸入貢院三場舉以病死典是出考試集江一人而後序則偶同考修撰李費爲之取中龔景淳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上親策試士賜奏鳴雷體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得

覆鑒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汝儉以嫌故辭讀卷不許既試以進呈卷上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實第三復抑第三卷實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上又尋聞雷遂拔鳴雷爲狀元

鳴雷以赴宴後期爲禮官所劾詔宥之又傳讀卷官已定吳情第一因北音無字誤吳上曰無情豈宜居

第一迷置第三而因殿諸結雷字乃拔鳴雷云

八月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勅火唐事江汝璧修撰
沈坤編修彭鳳歐陽喚員外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
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
又連中會試若持參取物然崔奇勲乃汝儉等師焦清
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
奇勲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
喚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
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燁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
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科
五元

夏浦應麒阿來翟鑾之罪 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
公奉看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
試 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奉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辦
屢屢以直無逃爲辭同夏言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
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爲欺朕內閣任重不番赴以
朕不番朝竝君行事二子縱有試轍之才豈可分明並
用恣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奉國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
請下汝璧於理嚴究分別情罪重輕 上以跡鮮明顯
大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并汝儉汝孝奇勲清及
鳳喚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鞠謂

汝璧鳴夏應麒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肆之
取燁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抄射張岳賄節五
百金而中御史王衍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
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閑住不敘衍越降一級
調外任節奇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燁存雷供職先是江
汝璧奏辯言臣爲考官時在內有給事中盧勳周家陳
榮爲同考試官在外有御史王衍沈越爲監試官此五
臣皆 陛下除奸革弊之人臣若有此情當時豈得不
言 上曰盧勳等職係言官目見場中情弊如何不行
糾奏因令勳等對狀勳榮業乞恩認罪命降俸三級以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科

六

衍越強辯命逮繫錦衣衛滿衍判濬州趙判開州賈擬
降調出刑部尚書閻淵都御史熊浹以爲太過淵因連
彈謝之蓋淵有所爲希執政意也

二十五年禮部覆南京給事中萬虞愷等條款科場事宜
請會試及南京主考翰林官內並數開列及部科官亦
多擬上候點其各省鄉試請聘教職不足則聘外省推
官知縣等官入內簾主事外簾不得有所干與印卷封
號須加詳慎入場始唱名給卷納卷即登時彌封使奸
人不得措手以杜關節得 旨會試及兩京考官着遵
舊制餘如議行

七月增貴州解額初貴州原附雲南額取二十一名嘉靖十四年始於本省開科定額二十五名至是據按官王學益蕭端蒙等奏本省人才加盛又附湖廣鎮遠等伍衛軍生乞量廣解額詔增至三十名遂爲例
二十六年丁未禮部尚書費榮知貢舉當入場進題以從子懋文應試請以右侍郎崔桐入場領題先於朝房宿歇至期同捧入朝詔從之
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孫承恩張治爲會試主考官取胡正蒙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李春芳張春朝正蒙等及第出身有差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八人科四
本二
二十八年應天鄉試禮部尚書蘇庸子瑞備八人場事覺南京給事中葛文榮及監察御史楊順張鑑論縱子犯法請罷庸因疏未去上以庸日直左右其子犯法遂不得知詔令安心候職
二十九年庚戌二月命禮部尚書張治吏部侍郎耿陽能主會試取得夏器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上親策試士賜唐汝梅呂調陽姜金和等進士及第有差
十一年給事中黃元白言京闈鄉試伊邇宜慎選考官如沈馬黃廷用素行不謹恐序當及之有玷文衡詔

以延用調南京別用送改南京兵部員外郎
八月江西鄉試貢院火巡按御史蕭端蒙因論執事諸臣罪詔下金鑑知縣劉外等六人於御史訊問奉右奉政馬森按察使陳沐副使譚大初係一月
三十二年癸丑二月命大學士徐階侍講學士放統主會試取曹大章等四百人
三月上親策試士賜陳謙曹大章溫應祿等進士及第有差
三十四年十月先是貴州開科附以湖廣五衛無何又以四川永寧撫司學所屬未嘗限其名數由是四方遊食
國朝典彙卷二百十八人科四
本二
通罪生儒皆冒五衛永寧籍求試貴州生儒亦既憎之其後雲南廣西學抄近貴州境者且復求附科至是御史孫良請行禁止部覆報允令貴州鄉試不得復請附科五衛永寧中式勿得過三人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命大學士李本少詹事尹臺主會試取金達等三百人
三月上親策試士賜諸大綬陶大臨金達等進士及第有差
四月戶部郎中金九齡以廷試時私入禁門爲衛士所執下法司訊治輿爲民

三十八年己未二月命吏部右侍郎李璣太常少卿兼學士嚴訓主會試取蔡茂泰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 上親策試士賜丁士美毛悌元林士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中興紹吏部尚書賜之子吳錫之異母弟也戊午舊鵬增董份主順天鄉試得與計偕因違第籍忌之而鄉試嚴世藩御史耿定向知歸意遂告嵩云欲勒之嵩曰此美名可市也而又告徐階階曰如嚴不憚何曰嚴已許我矣乃具疏號於衆鵬懼請於嵩嵩又戒以勿言遂寢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目

本主

四十年八月 命諒德吳情侍讀胡杰主應天試取許國

等百三十五人

禮科給事中丘岳等奏應天錄文既已傳布而考試官具情履行更易胡杰不行故正乞分別定治得 旨俱調外任情遂調廣東市舶提舉杰調平府通判吳情無錫人其邑之預薦者凡十三人以是籍籍而胡之家僅有泄題而遁者未必皆有徇也其後胡旋起亦竟不利而吳以老不赴官自是南畿之在翰林者不得入南試以爲例

三十九年壬戌二月命大學士袁煒吏部左侍郎董份爲

考試官取申王錫爵等三百人

廷試賜徐時行王錫爵余有丁及弟是歲煒承恩特賜白金文新御膳於棘院份亦與焉蓋異數也火保兵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潘恩以子中式辭讀卷不許工部尚書雷禮以督工辭讀卷許之仍敕列名於錄又特用吏部左侍郎李春芳不爲例

四十二年禮部覆南道御史官所陳兩京鄉試革弊事宜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兩入用北北人用南以別嫌疑又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二月春秋禮記各一員其餘舉用教官以便覽察又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科目

本主

應錄用書手酌量用生員以防洩改但此三事專爲兩京鄉試而較其各省及會試亦當因其說而廣之因更上六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差以便防範一題號搜抄務加嚴慎以杜奸弊一各省務精選才望內廉官無令外廉干預應舉生儒二十五名中一名中式之文務崇簡易凡浮繁冗雜荒僻不經悉行刪汰仍奉取後場以采實學一解原卷到部以憑稽查得 旨各鄉試俱照舊規令監臨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俸皆如議行

重刊史陳雅芳後簡監順天鄉試 上以科場事宜週年

弊多論備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先是南京監試御史皆臨期方進禮部以爲倉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進官蚤云

命諭德汪鏗中允孫世芳上應天試世芳以病卒於貢院與鏗而出同考官吏部主事蔡國珍代爲復序是歲詔自今南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兄之罷部臣勿遺時給事中辛自修鄧楚望御史羅元祐交章摘發科場奸弊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也於是自修等併劾元佐曹棟復言戶部尚書高國朝與葉卷百二十八附申

主五

鄉爲屬官陳洙爲考官托其子高堂遵得中式而外廉爲之關節者即宛平縣丞高燦耀之親弟也踪跡顯然人所共知俱請論如法以振綱綱疏下禮部查議獨點冒籍陳道成呂祖望同籍克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文可俱准中式燦耀元佐沐俱不生嫌以如不引嫌洞外任於是罷部僚與試而行提學御史楊續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復詔增拓舉場場前地臨入試時增遣監場御史二員先於場門外檢閱以進著爲令

十四年乙丑會試命御史李邦珍監承監監視周弘祖

顧廷對場外搜檢詔中嚴禁傳題之禁犯者執送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加號一月已邦珍等條上革弊四事一試卷禮部印鈐送提調收領臨期舉人入場至大門內驗票領以防洗改顏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諸韻朝觀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督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次第挨次點驗序進以防冒替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搜檢及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輕則扶出重則奏卷以防喧范抗違之弊一請增軍三百餘名嚴密搜檢場外仍選差恭將官一員帶領官軍晝夜巡邏候棚曉乃止以防懷挾透漏之弊詔皆允行已搜獲懷挾舉人十數名

科目

六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八附申

知禮禮部前各杖登原籍爲民命吏部左侍郎高拱侍讀學士胡正蒙主試初場進題上以民之疾災爲忌問少師階欽究治拱等階解釋之乃已取中陳棟等四百人

廷試賜范應期李自華陳棟及第是歲請卷工部尚書管吏部左侍郎事董份亦用李春芳例也份選禮部主事爲民與大學士袁燾以病故登科錄不載是歲進士陶大順子允淳同科亦奇事也大順即大壯前順天所登回冒籍者也

隆慶元年直隸提學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一兩京鄉

試主考官簡學行兼長者每拘年資一兩京同考官官
令廣取正備卷呈送主考如所取未稱貢令再閱或付
別房覆抄主考仍自行撥閱落卷果有異材亟收錄之
毋避嫌輕棄一主考官止宜登初場試卷付同考分經
抄閱二三場更易品訂毋專委一人致令偏重初場遺
真才積學之士一邇來經書詩義體制大壞有浮妄至
千餘字者宜嚴立程式一篇止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
以下違式者毋與應錄一命兩京各省於揭曉之日以
中式舉人硃墨卷發提學官查驗鈐封送京府各布政
司解部以防偽混一章去兩京應試監生字號與生員
副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李七

一體彌封取中之數仍如舊額滿四十五名則止已而
御史陳聯芳亦言重後場以難實學及令兩京同考官
卷不必書各房字樣主考止以文字去取毋以考官為
類數分房為次第禮部議覆俱允行之

浙江巡按御史王得春言各省舉人牌坊銀乃國家寶典
盛典至嘉靖三十七年始以邊儲缺乏權議扣減似非
昔人勸駕續命之義宜查先年例全給禮部議覆從之
八月命諭德王希烈中允孫鉉主應天試初上用錢者
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於是南監中式復
故入虧舊額四分之一三既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鉉

等至國學謂文廟面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誦讀於門外
何希烈等出進訴語甚不遜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
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聞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為
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蒞任未幾且
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未司業金
建以鈴束不嚴奪俸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
時翰林修撰丁士美右中允張四維主順天試取莊允中
等百三十五人初場論語放鄭聲說者以高拱新鄭人
蓋有所兩徇云

二年戊辰命大學士李春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殷士儋
副朝典彙卷百十八

科目

李八

主會試取中田一儉等四百人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皇及第先是內閣所取李長
春王家屏田一儉已定矣內自慮於二甲前進呈卷
用萬化等而李長春三人居二甲前是歲大學士陳以
勳以子于陞通政使李一元以弟一中辭噴卷許之登
科錄亦不列姓名

禮科給事中張南條陳科場事宜一曰嚴關防二曰嚴供
應三曰正文體四曰廣制額河南道御史王好問亦言
號舍慎換代替透露等四弊禮部覆奏上曰好弊不
法何以得真才脫試御史其盡心嚴察不得寬縱

四年禮部覆提學御史周弘祖奏正士風五事一廣恩貢以實國學二申臥碑事例以整澆風三久任教職以收成效四責成有司以懲玩愒五試題須善惡並陳以革剽竊之習得旨開貢本爲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發還如廷試之日發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禮部覆南京御史王嘉賓奏請令今後試錄第錄中武生子之文考試官稍爲斟酌兩畿鄉試宜增設御史二人擬治懷挾諸弊得旨允行

命諭德丁士美修撰申時行主順天試院馬侍講馬自強

細朝典卷一百三十八

科目

太元

侍讀周大臨主應天試取李廷機吳汝倫各百五十人以登極選貢增南北各十五名從孫凝請也時商場有賄進者後皆不得第云

順天府進鄉試錄葉有重復者上以責提調考試官於

是府丞宋繼論德丁士美修撰申時行各奪俸二月

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舉抄士遺落者悉請巡按

御史劉恩問求覆抄幾四萬人恩問與期會都司看中

且日恩問未至士爭門入駢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

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

上朝封紹恤在縣中自索所焚按士試而中者二

人士論譚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落卷搜出改洗冒中於是南科進官請譴恩問萬言罷紹恤并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恩問無罪國光行極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移然不應招至門下以起事端其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五年辛未命大學士張居正掌詹事禮部侍郎呂調陽主

會試取鄧以讚等四百人

廷試賜張元忭劉城鄧以讚等進士及第有差

國朝典卷一百三十八

科目

七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九

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巨楊兆升 訂正

禮部三十二

學政

己亥正月 高皇帝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縣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司戴良爲學正吳浣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移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欣悅洪武元年七月帶刀令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移上嘉納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九

學政

一

二年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按經陳義聞者悅服

十月詔郡縣立學 上諭中書省曰學移之教至元弊極

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瀾風靡故學移之設名存實亡况兵燹以來人習於職關惟知干戈莫議訓詁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移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移自胡元人

中國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移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人習鬪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移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秋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十有司給與廩餼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南昌訓導朱善以學行聞府上其名擢教授八年命天下教職曾被薦者赴京師廷試之擢善第一除修撰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九

學政

二

八年正月詔天下郡縣開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之

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移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非有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

十五年四月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

供祭祀及師生儀服費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

一其制乃詳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

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

月給康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十月命禮部領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

十六年十月東昌府學教授馮敷考最除左贊善

十七年十一月上謂禮部曰近命遠東立學校或言邊

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

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

約故易遇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祖豆

國朝典彙卷百十九

學政

三

飾成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會諸邊境之民不可以教

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

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

二十年十月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使嚴學命吏部

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

其家

十一月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為侍講學士

二十三年正月通政使茹璠引奉潮州學生陳實言文成

太章已配育司取其補伍念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

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

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對曰此生學未見成

效若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於未用之

先而用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軍士缺伍不

過失一力士與成賢才以資任用其繁豈不重乎

二十四年五月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

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澤

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恩得人稱

仕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

朕言諭天下解凡為儒者必恪遵聖賢之道以修己教

人毋使尚文藝云

學政

四

七月命禮部領書籍於北方學校上諭禮部曰最夫舍

未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無

以為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曾頒與五經四書

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于宜於國子監印領有未備遣人

福差購予之

二十五年七月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時各處教官有給

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

苦後積難悉為朕言許鳳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為學

止以教道為職業民事無聞山陰教諭張世爵曰臣守

職者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曰豈有久居
鄉里不與人交接教學不出每月朝望休暇并四時
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諳及樂言不知詐也
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心在朝廷
伊尹耕莘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
安天下冀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與霸業
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
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欲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
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廷朕親
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

學政

五

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
之同僚以爲細事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教
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
不問尚且日恭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
意必有以對朕通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
蘇湖教授其教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
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令汝所言乎平日在學不
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賢
才亦爲庸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朝廷焉
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

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
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二十六年十一月權秦州學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
府學訓導王俊華爲右贊善

二十七年正月改中樞國子監爲鳳陽儒學

建文元年五月選補儒學官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
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

滿歲已更者但通經薦試候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
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四年十一月埽難後吏部奏順慶府學教授馮莊甫考過

薦舉典卷百二十九 學政 六

經任內舉人止三名命降爲學正著爲令

永樂元年五月以大興縣學爲順天府學華大興宛平二

縣學

八月設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頗皆蠻夷不
知禮義惟蠻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縣學未設近委

官勸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從之

二年十一月廣西欣城縣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贊無

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廩祿無

益於國詰闕白其事總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輕舉

職請罪之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

可治而赴闕自陳蓋非苟祿儉安者其送吏部訓用
五年正月雲南鎮南州奏洪武中有命建學時以民力未
敷暫聚徒訓於城隍廟因循已久今請別建學舍從之
六年十二月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上
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撫民
及糾繫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教官考滿
吏部同六科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陞六科理事一年
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洪熙元年六月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上言學抄風化之
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遠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

國朝典章卷二十九

學政

七

已建學設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建學若
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
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七月章丘縣訓導張岳傑考滿上命為給事中諭吏部
尚書鑒義曰前代命官內外更踐近頗聞外間言仕者
一為教官即老於學抄有志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
自今用人不得執一

十一月貴州鎮遠府奏本府新設儒學訓教生員期有成
效請給廩膳以養之上命貴州各府新設學抄未與
廩膳者皆與之

宣德元年二月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張瑄等侍上
講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年纔十三入學
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
有成且米成童竟堪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
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
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閉行必黜罰之

二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發回
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上曰此輩在
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
之酒可以達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惰虛度日月是以

國朝典章卷二十九

學政

八

臨文不知所指循例責罰薄示儆耳宜令內外風憲官
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幾敦學有成國家得用
八月上語禮部尚書蹇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
用祖宗以來得人為多此者各處考熟生員何應充
吏有以患病為詞者告乞再試彼既恥於罷黜必能悔
過自新又或學業垂成不甘中棄者宜從所請然須令
翰林院嚴加考試庶幾人知所警自然向學

三年十一月上退朝御文華殿召侍臣問曰國家恒欲
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
對曰人才出自學校學抄與不患無人才人才眾多則

實得人矣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 祖宗時稱得人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校以職記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覺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待臣對曰誠如聖諭

四年四月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豫上言臣年少學問未克不堪爲人師願就大學讀書或校別職亦得自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九

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肖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恭和典史後進士及第

五年八月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曰嚴爲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嚴爲舉精考課猶獨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得

今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八年九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惰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選用遂有

此令增開貢例以發闕一行之至天順五年初申此令十年九月霍州學正曹端卒端通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久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薰炙惟禮義是尚後調溫州霍諸生上章懇請從之竟卒於霍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十年十一月權儒士盧忠爲太平府學訓導忠以經明行修膺薦吏部驗忠軍籍無人補伍具以聞 上命試其

才學可取曰與其戎伍得人何如學抄得師故有是命正統六年七月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十

禮部侍郎陳璉會祭酒陳敬宗選監生通三場者除福十四年刑部奏定各處生員若犯受贓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等罪者直隸登克兩京國子監嚴夫各布政司發克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景泰五年 月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職罪械至京自經連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凡生員以奉師束修替見儀物爲贓構詞誣陷者官司鞠實即與分露毋一槩論職其生員誣陷師長其情暴白仍械京治罪從之成化元年正月國子監助教李仲上言五事一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

殊非古文之意宜勅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教學之意 上命議行

三年 月禮部言學抄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盡其心也近年學抄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今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之可以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豐殖士心一靈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典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士

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九年七月提學御史閻萬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廢爲民今奉勅俱發兌吏請停追廢之例從之

十三年十二月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罕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官可得人而人材可成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才欲保宜如璘言

十五年十二月兵部侍郎李敏奏臣往爲浙江按察使守

制還襄城嘗市地縣南紫雲山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

若干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

亦足以供教學者之用調籍之於官以爲社學因請勅

類併令有司歲時修葺從之賜額紫雲書院

十七年二月雲南巡撫吳謙奏乞令土官衙門各遵應舉

子於附近府學讀書仍禁師生不許索其修脯部覆令

地遠年幼者開一社學延鄰境有學者爲之師仍聽提

學稽考詔如議

弘治十四年七月掌司子監侍郎謝鐸言四事三曰華完

員以從京師之制謂順天應天實爲京府大典宛平江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士

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

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允

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量加廩增歸併庶學庶允員率

而風教稍重藏下所司知之

嘉靖九年巡撫山東都御史劉節請於曲阜縣治立四塾

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八人爲塾師凡

孔顏孟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誨年至十五以

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而熟其累試

無成者乃立爲廩膳增廣附學名目其廩膳雖無廩廩

俱以提學官考定高下收補名第爲定如其年至五十

累試考無違者發回本巾終身禮部覆議允行其廢增人數許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八月給事中高金以詔法天下生員陳其不可行者七大略謂儲才責深求賢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數豈可嫌其過於增原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不必盡行此法且高老稚凡庸非盡附學在處增亦有之今惟沙汰附學未免有偏上責金不奉詔仍令禮部申諭各提學官務遵前詔應增附生員一體檢選其附學名額不必視原增原數許量地方人才眾寡為差兵科給事中王幾陳二事一教養生員今學抄文詞日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主

盛德行風徵諸乘頒勅沙汰之役責令各學教官定為考語註於三等簿提學據所註恭之文字必素有德行省方許應舉克責如教官徇私則違勅論事例行罰仍將考優者登記廉付布政司三年大比公同恭取歲貢亦然及貢舉赴部書入公據本送禮部轉行吏部以備後日選官之據夫生員無行者既不可滋容於學又不待俸選於朝將士習丕變而真才輩出矣章下所司十年四月先是上以御製敕一錢及心箴等頒賜天下學校令提督官建亭刻石暨碑後山西提學副使陸深以巡按御史趙鏡曾死生員勸乘鐘亦許深不行建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十四

徵一箴碑亭為優令詔天下巡按御史嚴提學官建碑亭狀而以派事下巡按御史張祚勘問添以任未幾奉旨建碑乃前提學副使劉儲秀曾下碑式據所屬郡縣今刻石居學監立明倫堂側分守冀北道參議陳時明以狀報祚即據以覆奏上曰朕令各學建立教一碑亭期上下一於恭敬今御史乃曰轉發曰明倫堂邊監立殊為不敬都察院恭看及禮部通查以聞於是都察院擬稱儲秀身任作人之責所當敬承聖明敷教之訓今不曰梓而言發不曰安奉敬一亭內而曰監立明倫堂側製便不敬無所逃罪參議陳時明御史張祚同知駁正依文奏覆亦當駁治上命御史趙儲秀問祚其職閉往奪時明祚俸各半年十月詔德州學生儒職山東提學官曾翰就試山東遼東衛學生儒職遼東巡按御史考選就試順天先是遼東生儒有詣關言赴試山東不便者禮部覆請從之御史楊宜言邇者沙汰生員令下督學使者奉行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長者以齒邁不容甚則浪擲毀譽輒加擯棄沮父兄子弟之念驅衣冠為閑野之備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增制學舍者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述其

章指似與 祖宗育才之心先王教人之法相背乞下
明詔命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下禮部復如
其言仍請申明 祖宗臥碑及降勅諭明倫堂使師生
永爲遵守毋庸更立條約專事繁苛命題不得破析經
義取士則當崇雅黜浮而尤宜致重德行其不率教者
始與衆共斥之庶法令修明而人才輩出詔從之
二十六年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言甘肅一鎮去陝西千
餘里提學經年不到生徒無所懲勸請如遼東例專勅
巡按御史督理并行守選兵備官後李考抄以聽御史
稽查禮部議覆報可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五

三十年十月詔修承天府文廟儒學初 獻皇帝在國嘗
臨視郡學釋其先師特賜帑金命工修葺至是 上乃
有是命親製碑文述 皇考崇儒重道之意勒石學宮
三十四年五月初大同總督頻敷山西提學官憚於出關
各郡邑儒學生累歲不復考試按臣數奏以冀北道分
巡官代理之至是山西提學副使陳某請自領如故撫
按上狀部覆允之

三十七年十月詔陝西鞏昌二府學生儒俱聽河南巡按
督試御史鄭存仁奏本境絕遠提學官不便巡歷也

隆慶二年十二月詔立雲南武定軍民府儒學時鳳氏

鳳南平黔國公沐朝弼等請創其田地爲學以覺夷風
從之

貴州巡撫都御史趙錦言貴州宣慰司儒學諸生受廩於
官者四十人而貴陽府學止二十人多寡不均宜量爲
加損俾各以三十人爲率禮部議覆從之

五年二月處州府生員馮椿等以本府同知江應鼎督學
生員朱正色父朱杲乃呼引諸生數十人訴於分守叅
議方岳岳不爲理椿等遂擊敗岳鼓譟而出事聞得旨
生徒聚毆上官大張法紀令撫按官窮究其獄無事始
息於是論椿等十二人兇犯正色等三十二人各黜爲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九

學政

六

民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十三

督學憲臣

正統元年五月始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勅責成不許遞按御史侵越從南戶部尚書黃福請也

起致仕修撰王鈺爲江西提學以檢討陳璉爲廣西提學

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各僉事浙江則副使胡軫福建

翻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一

副使遠志湖廣劉野河南歐陽磐山西王琦陝西莊親

四川康振廣東彭瓚各僉事

二年五月大學士楊士奇爲御史彭易提督南畿學抄師

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蜀江西永

豐入永樂乙未進士

五年十二月以孫棻爲南直隸提學御史棻初爲松江教

校以清慎持已以禮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

諭於上官嘗奉表詔入廊府中誤翻戴表冠知府見之

亦遂解其冠暴前謂曰公冠錯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

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還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範

焉

景泰元年十二月革提學憲臣

六年二月復設提學憲臣時以學政廢弛命廷臣舉有學

行者督之

冬吏科給事中李諱言南北直隸學抄俱無按察司官提

督宜分遣有學行御史二員專理庶學政不致廢弛人

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葉賢張謙提督南北直隸學抄

成化三年三月罷兩廣提學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

按察司夏瑛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奏可

五月以御史陳遷督南畿學抄遷先遷接江西蕭榮貞度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二

至是以身爲教力變淳樸歷郡縣居宿學官嚴然端

坐介諸生誦小學書張則習禮一時翕然感化時都御

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節聞遷入境哀其下曰陳御

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七年陞河南提學副使

八年六月權國子監丞開馬場爲北直隸督學御史

九年二月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學抄凡考抄必以文藝

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十四年九月以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珊部教諸生鄉解

下邑無不至約東嚴明風而不爽一如在南畿時又

修古聖賢祠基增秩祀典德教風行在陝久特諸士如

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傳誦至今二十年正月陞
浙江按察使

弘治十一年五月以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太常寺少
卿一清督學八年大作士類每試入府三邊學必歲一
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愈久愈嚴又命郡邑製諸禮
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
諸可與語上之士凡所取冠英之士恒中式當時雖宗
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婚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爲
國朝提學之最

十四年七月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儀莆田人雅志理
國朝典集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三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寶以身爲教先行禮
而後詞藝士類勿與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清
學田定課程迨道向慕

十五年二月加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爲副使鴻儒督學
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誦而後詞藝
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
發終日不倦士于翁然歸之

正德元年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闕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

試驗使聘主試事清以朝臣非王命不行辭不赴至是
殷任江西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進義教學者而時
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謂不宜全
用觀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王怒之又三司官
舊以朝望朝王而以次日謁孔子清約三司先謁孔子
而後朝王王益怒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左右因言清與
俊厚於是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
傳訪京師王宴三司故設機械直讓清不工詩文清以
朝廷方面官豈容肅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
遂引疾求致仕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

國朝典集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四

妻其子冀清附已清力辭竟去

三年八月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謀大臣願挂臺
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
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十年二月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瑞造士先德行而後
文發有一行者必獎以廉食若行撙虧缺文雖工必黜
於是士知向風人文大振遂定冠婚喪祭鄉飲鄉射之
儀崇名宦鄉賢之祀放廟庭釋奠歌舞之節風化丕變
四月江西提學僉事田汝耕乞印如分建官以便關防禮
部題覆備行天下從之

嘉靖元年先是江西提學副使李慶陽有文名罷歸八年
值袁濂陽春書悅歲遣人乞詩奉陽與之澤敗御史周
宣劾奏陽交通叛逆逮至京師驗治無狀刑部尚書林
俊奏其在詔釋之

詔南京國子監及各省提學官修補殘缺經史禁書坊妄
肆改竄從廣西副使劉節議也

五年山西欽提學僉事吏部說判判呂樞鄒守益名上得
旨別推

六年前山東提學副使趙鶴以寬死訓導為諸生所奏勸
明聽調至是吏部議補鶴蜀州兵備無罷

嘉靖集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序 五

復原任江西提學副使唐錦官合冠帶開往初唐濂之族
錦與同官皆稱萬歲受偽賞王守仁兵入城乃出所受

以獻度倫逆黨杜茂等執以功自贖撫按官謂錦司文
事不專任地方之責且議功得未減刑職至是其子鑒

上疏訟父冤法司以為不寬上特錄其功故有是命
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天下提學官多不得人無以風勵人

才請加考覈上從之萼等疏名以上言直隸御史張
泉聲洛書副使則浙江萬湖江西趙澗河南魏抄山東

余本四川韓邦奇廣西李中雲南唐胄宜任職如故疏
建元永鑒湖廣郭持平廣東祝品貴州劉彭年宜改別

周報可命禮部都察院推有學行者代之

九年給事中王汝梅御史趙克謙申飾各提學官正大命
題嚴慎入學禮部題覆上曰國家以文取士文體所

係今在提學一官必須崇雅黜浮然後士習可變且諸
生原增有額其附學者豈宜反過正數民間子弟規避

徭役營求入學提學官多徇情市恩政紀何在介從
實抄文簡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養者若奉行不實聽

撫按官奉究以聞

十一年給事中李鳳來等言江西督學官張時徽承望風
自抄士垂方遷塞化源沮甚士氣乞將被黜士子仍舊

國朝集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六

收錄下禮部覆議從之

十月北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以擅取禁磨石立碑為陶
官督文嚴所計下獄合法司擬罪明善上書訴辯上

怒奪刑部尚書王時中等俸半年誦郎中諸傑邊方難
職責法司速蔽其獄雖明善為民已而補保高明典史

十二年六月初貴州提學兼管屯田水利巡撫徐聞言學
憲造說人才厭職甚重比來貴州多士觀言數倍每歲

巡歷尚有未周屯田水利宜各分巡道經理為便從之
十九年正月以刑部員外劉汝楠為湖廣提學僉事初江

以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怪得解首會試南宮主試張

手徵貳劾之後舉進士歷官至是御史舒綱劾劾汝利
爲文離經叛道如白晝魔語使任督學長浮競薄弊將
何止仍乞勅部院覈天下提學官有如汝楠與近年張
鳳江以達者循行斥逐庶文體正而士習可端吏部尚
書許謨言汝楠鄉貢文字固多奇險會試南宮已就平
實如令督學如仍尚奇險即行糾熱 上從之

二十三年給事中陳裝劾提學副使陸時雍周俊曠職
宜改調疏中復陳五事一嚴巡督之限童學三年限以
歲考二次仍勅各巡按御史驗其考之虛數以別勤惰
一重陞任之規提學員缺則於翰林齊添一省望重者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七

陞授獎童學有成績用京秩一寬教職之徒凡教官有
學行者宜量陞國子監學正等官一兼本實之尚進退
人才固以文爲主又當以行相參宜廣詢博訪擇其無
良者即按實出革一酌歲貢之法不專論食糧淺深尤
以科舉次數及卷考優劣參酌去取下吏部禮部看詳
得旨提學官專勸進士繁一方風教視他職爲重邇年
各官不通行巡歷儉廢職又營求進求應朝甚失事
體今後宜令巡按御史劾奏陸時雍等准調餘依擬
二十九年閏六月給事中楊允繩言祖宗取士以經術爲
重匪徒以繪句繡章抄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逞浮靡

之辭不嚴爲行下者狙獪志難干調假托督學官
尚文藝而輕行榜也乞勅銓曹慎選督學官用端士習
上曰督學官實士子表率今後慎選行誼端方者以克
其任勿得徒尚虛文循資濫竽

陞湖廣提學副使喬世寧爲河南參政時湖廣撫蔣林雲
同王忬交章薦世寧抄士精勤寒暑不輟且品裁服人
請稍假以歲月候有成效不次拔擢俱下所司

山西督學副使胡松上言禦虜十二策萬有餘言俱深切
利弊章下兵部尚書張瓊覆言松議克實三關兵馬其
策可從 上善之已而吏部以松爲山西參政命三關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八

備用自行已策然參政非憲職又不于松兵柄竟以不
效斥罷蓋當事者忌其籌畫不自己出故排之云

四十二年十二月提學御史徐燦因查革京學員籍生員
徵寬大二縣會學教官集諸生明倫堂清查當審者五
十餘人諸生多竊議燦考法背細河洶不服及是愈怒
梓執委官於坐覆其衣冠仍學生員任子玉等傷之紛
爭中何起鳴罪燦劾其備學多言久失士心燦倉皇自
辯詎起鳴爲邪黨得旨鳴論輕幸燦辭愈戾均非言官
體各奪俸二月自後言官建白務先國大計毋得自私
自是以續朝廷按燦迂謬矜罔在位不職起鳴之奏衆

以爲允當時乃委曲解之非政體也

隆慶元年禮部覆御史陳文煥奏近來督學諸臣抄士經尚文藝而不察行檢又或假議學以獵虛譽庶非類以博長厚以故士習益壞請嚴飭督學官務遵卧碑勅諭加意整飭抄士必兼詢德行不得倡爲講學之名以長奔競之習上是之

六月詔起殷邁爲浙江督學副使邁性恬退初以南京之選降出爲江西參議乞休不允已擢貴州督學副使未上有疏請致仕至是用薦者言召起視學兩浙給士一先德行未幾遷江西參政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督學憲臣 九

給事中胡禮言督學憲臣聚徒講學本爲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緣是而誹辭歸貌以獵進取至一落相合以爲會雖而優之虛像一見如愚以爲類于而貢之大廷使以長競遙風而中實無得也夫孔孟聚徒時未有實罰于奪之柄也操賞罰于奪柄而立門戶破藩籬豈持憲執法之體哉部覆請戒督學憲臣務崇實行毋倡浮說以滋僞從之

四年浙江副使林大春患浙士割竊乃以已意割綴經傳爲試題給事中章甫格論其謬妄罷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三十四

文體

洪武二年三月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完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文體

文但取通達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六年九月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儒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韓愈賀雨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誥誓之辭質實不華誠爲千古世法漢魏猶爲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詔章奏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自今凡諸論臣下辭務古簡以華辭習爾中書樞密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

雅

嘉靖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夏言以當會試條奏科場三事一變文體以正士習言近來文章日趨卑陋往往割摹國左等書以相矜較不過以艱深之詞飾淺近之見用奇僻之字益庸拙之詞而純正博雅之體優柔昌大之氣蕩然無存自皇上登極以來屢獎德音黜浮崇雅乃昨歲天下進呈錄文類皆儼鄙不經氣格卑弱皆異經旨央裂程式其刻意以爲高者則浮誕誇詭而不協於中聯詞以爲辯者則支離磔裂而不根於理文體大壞比昔尤甚望勅考官務取醇正典雅溫柔敦厚之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一

文體

二

文一切駕虛異偽鈎棘亂苗之習痛加黜落庶士知所向文體可變一貴主司以定程式言應試之士矜於風靡寸磬之中欲實錄其文可爲式者蓋已絕無間有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爲足爲海內矜式近今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今次會試所命三場題目俱要冠冕正大有關道理不許裁裂率擬從事帖括及因以隱僻有如展射若士子可錄之文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一簡考官以重文衡言同考試官例用翰林講讀官十一人給事中三人司屬三人今本院自侍講以下通得十一人則當盡數入

場方足供事乞勅內閣於科部六人之外再訪三四人以補翰林不足之數報曰文選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爲害治其以榜卷論今年會試文卷必純正典雅明白通聖方得中式若有仍鈎棘奇僻痛加黜落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一

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三十五

學術

洪武元年正月 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
正近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
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
去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
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以亡此誠何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二

學術

一

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
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
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二年三月 上謂翰林待制秦裕伯曰為學之道志不可
滿豈不可恢意不可矜志滿則量狹則器意矜則小
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隨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
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
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永樂二年七月都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
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

白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卽違行人押選鄉
里令布政司按察司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
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兩京六部國子
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
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
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亡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
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
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正統七年正月東昌府通判傅寬進太極圖說 上曰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二

學術

二

極圖先儒解釋已詳明此說僻謬皆理宜斥之勿使傳
布以誤後學

天順二年五月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不報 許從召

成化十六年五月禮部侍郎周洪撰旨朱熹所註五經四
書間有承漢唐諸儒之誤者乞勅儒臣考訂 上曰五
經四書漢唐宋諸儒註釋已詳具有源委朱熹中儒臣
奉勅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
誦習已久洪謾乃以一己之見欲再紛更其已之

萬曆元年十月給事中章伯御史葉世舉奏三代而下道

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世倡爲異論者以陸九淵爲最
邇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禮部覆議以二臣
言有補風教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勸崇正學欲以成
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其
行督學官榜諭禁之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
許妄爲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

八年二月尚書桂尊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
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說知衆論之不與則
若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說悖謬日甚勸補濬寇
平定宸濠據功固有可錄但賊平縱殺不已報捷誇張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二

學術

三

不實罪亦難原宜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終
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心乃大聖人建
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旨曰功疑惟重始不深究所封
伯爵係先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即與俱爲停革其學
衍令部察院通行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上諭輔臣湯一清曰王守仁竊負偏名實無方正之學至
於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觀其勝負以爲背向彼見我
當功之首但守仁官在上耳且如擒濬於南直隸地方
却去原地殺人至今說不知其縱恣前日兩廣之處見

侯登寇固防却周爲招撫損我威武甚矣乃於八寨而
縱戮之以此看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爲罪之
首從輕重一於撫之否則乘機而殺戮自云奇功是人
心否哉況崇事濬學好尚異異九非聖門之徒是可用
手鄉等何堅於此說

十五年十月尚書湛若水某二禮經傳測上獻下禮部尚
書夏言謂其以曲禮爲經與孔言相戾上曰既與孔
子相戾不可傳示後學已之

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論勅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學
衍偏談志行邪僻乞賜罷黜仍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
仁及若水所著書并毀門人所勸書院戒在學生徒毋
述出從游致妨本業祿下吏部覆言若水嘗潛心經學
希述古人其學未可盡非諸所論者奏有意見不同然
於經傳多所發明但從游者日衆間有不類因而爲奸
故居敬以爲言惟書院名類似垂典制相應應改上

口若水已有旨諭留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勸建令有司
改緩自今再有私勸者巡按御史叅奏比年陽倡道學
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
十七年五月申毀天下書院吏部尚書許讚言近據按司
府等官學校廢壞不修別起書院動費萬金徵取各屬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二

學術

四

師儒會議初發則邑里治裝及舍則郡邑供饌科校尤甚南畿已經游居教養毀人心稱快而蕭路未及宜重查革仍有建立者許撫按官據實奏劾上以其忍心民隱即令內外嚴禁令盡毀之

十一月禁非詔朱熹詔曰邇來士大夫學術不正邪偽亂真近代諸儒惟朱熹醇正可師祖宗設科取士以兼註爲主比年奸偽之徒鼓其邪說以惑士心此後仍有說道及理非詆朱熹者科道官指名彈糾

四十一年給事中張岳陳時政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

學術

於習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湍足司黜敘則幕秩署之清華與刑名則恩兵曹之盛赫居臺諫則美卿貳之崇高以爲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於是剽竊浮詞藻論駁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相學之士靡然從之一人謂爾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自負曰吾爲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問與會之時言語色笑受態多端或看喜怒於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於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同爲堅白異同之說各執己私曉曉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專巧

言雄辨其間衆皆唯唯而其敢發豈天爵之論眾人爵而使定乎今舉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其贊師弟又結契朋儕宜宜羣萃州處以惑衆聽吾平宋儒之言曰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臣以爲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於用舍之間慎之而已

學術

禮部三十六

風俗

洪武元年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風俗

一

三十三

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感施之各有攸當焉可舉以一言乎三吾慨服稱首而退

三年二月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賄

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四月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

六月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上與學士陶安登京城樓開焚屍氣患之安曰古有掩骼埋骸之令恩及枯骨近世染於胡俗或焚而投骨於水老子悲孤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

四年六月上退朝御東閣與羣臣論禮樂之事曰世之

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能巧作則習成詐僞京師天下統會四方所取則率多奢僞相高浮藻相誇情日肆修日偷非所以致理禮部尚書周凱對曰仲尼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僥巧不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十八年八月詔戶部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

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風俗

二

三十三

二十六年六月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會事陳養吾作詩曰城南有娶婦夜夜哭和夫上聞之以爲傷化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三十年九月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水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敬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醵凡遇農種時月清農衆聚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葬吉商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聯絡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

親愛風俗厚矣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弊屣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番作夜息蠶婦績絲緝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惟公私通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鈞之下農桑勤苦視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駟者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永樂 上初卽位命戶部申明水鏹教民之令

五年五月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變嚴於事佛而簡於

風俗

三

事親 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教化不

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祗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奉先之禮簡略者益溺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當自朕始耳

十月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遽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八年七月 皇太子命禮部近聞京師民有厭多男子生輒棄之宜禁止再有犯者并兩鄰加罪

宣德元年三月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應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知京師手爾爲民者皆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鄰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結治奸惡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良善者實之爲恩者爵之賞爵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風朝典彙卷三十三

風俗

四

四年八月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洩閒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輩官妓之始

八年六月 上問與侍臣論晉事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成化六年十二月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席皆用簾蓋民之窮困由剝削之徒數家販賣寶石以造像爲名或邀取官職或倍獲

價利靈圖病民乞嚴加禁革及估價銀兩違數入官給
發賑濟刑部尚書陸驗議以所言深切時弊應數人治
罪追償克賑濟部始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言近者京城內外強
盜滋多益因風俗奢僭及閭巷惡少聚徒賭博以致窮
困爲盜宜加禁治上曰京師近地者僭姦僞漸不可
長有此情弊所司官投何爲玩愒日久不爲緝治宜亟
書諄檢捕仍遣官勸責違冊有潛匿者卽行發遣懲
者並罪之

二十一年四月温州訓導鄭瑛言浙江溫台處民所產文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三 風俗 五

子慮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
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寧鄉金華并
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曉諭如瑛言上曰
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乃以婚嫁之累戕戕敗義俗之積
人一至於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業舊係家有
無不計奢侈產女仍前溺死者着鄰里舉首發戍邊方
弘治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京師朝服胡語
延掖浙江御史言温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

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
以其孤立恐不能養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爲記日

暮兄先應申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應之則兄不入故人
名其地爲手巾與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創其地
屬焉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請禁之弗悛
者從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榜禁約有犯者論
如姦兄弟之妻者上可之

八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
日流于冒其父第毆其兄恬不爲異窺其所由社學久
廢人不讀書以致於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
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讀書經小學弄大誥俾知孝弟之
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着令請公行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三 風俗 六

各提學官奉行無致廢弛從之
十二年主事胡世寧言士風邪正係天下之安危國家承
平日久朝士安於素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鑽成風
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黨
惡和光爲忠厚學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
曰成家有諱及國事當憂民疾當恤者則舉爲舉情百
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
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迎送遲速以爲賢否事故
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屬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
清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

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下所可知

十八年八月都察院覆議給事中周重所表言中外臣庶之家奢靡相尚費用不經乞 皇上躬行節儉節抑奢華凡日用常例之外悉從省約則薄俗可革淳風自還武宗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非治世所宜有也其仰通行梅謫官民人等宜遵禁例如有仍前奢僭者罪不宥嘉靖八年尚書李時言每年四月京師諸寺有恭禪禮佛之會男女雜遶大敗風俗宜行禁諭 上謂其言有裨風化即命所司巡視逮捕都察院榜示中外嚴爲禁革九年二月都御史汪鉞以風俗奢侈奏請刊大明令禮儀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三

風俗

七

定式及 皇上親降勅諭有違令者以法繩之 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爲定式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奢侈冠劍兼弄職此之由其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狀以聞

十六年 月御史胡釐言京師天下之本京師縱淫則天下式之請勅禮部禁約凡僧人娶妻及無度牒者令自首還俗免其本罪又內外居民倡優雜處請下五城諸非敬坊兩院者盡逐去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可 上曰僧道倡優犯法自有律例御史所言鄙俚發實爾等職

總風紀不行糾正乃依違覆奏甚乖事體本當查究姑從輕胡釐降二級調外王廷相等各奪俸兩月已請查鹽城縣丞給事中謝廷鑑疏劾釐 上切責而有之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毀道以求進故足以廉清世務風勵時俗也今士風與此殊異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念詎諒賄賂無所不爲遇一官缺必有數人競爭於是京師有講槍搜之語而廉恥掃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奉競小人也奉競進則恬靜處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三

風俗

八

十八年大學士顧鼎臣奏近聞四方無籍之徒潛往京師偵探各衙門事務幕藏都舍討賄家人官吏人等捏寫帖票騙托公事無所忌憚又臣原籍蘇州府近多假兒臣親族私出賂引賄買關文駕舟應聘裝載客貨所在騷擾逃匿租稅又有許克官職恐嚇客人似此違法生事何止一端乞勅都察院通行禁治詔自今有指稱大臣名色於內外各衙門假託生事者都察院務嚴加捕治即通行各衙門知之

二十四年正月給事中查秉奏上疏曰頃歲以來風俗浸侈都城爲極職官則與馬無制貴戚則第宅服用無章

士庶則冠婚喪祭宴會之禮除式家蓄技巧之功市列
儼藏之賄轉相慕效漸以成俗又機竊行悉取財而不
爲忌臣嘗因事而求其改則始於世祿之家好作無益
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罷閑無籍之徒聚黨遊食受
賄黑白以愚黔首此誠致倫壞教之端數姦誣淫之地
也臣竊以爲欲安天下在息盜賊欲盜之息在保良善
欲民之善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
無求則廉恥立而禮義之心生姦盜之原塞矣禮部覆
如議 上是其言命中外嚴爲之禁

二十七年給事中姜良翰奏天下之患在於吏治之不清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風俗

九

康強之玩法農民之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多壞始諸
申明禮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服舍與馬器用之數悉
差爲等第令不得踰越然後塞兼併之源嚴貪墨之戒
驅遊惰之民復生養之業使法令一而習俗同禮節崇
而民志定庶太平之基可望也禮部議是諱都察院出
榜禁約通行遵守

隆慶二年都御史詹守禮言禁奢儉以明禮節厚風俗十
事其一言士庶放於犯上浸成亂階請行內外諸司極
力矯正九言冠服居第與馬器用之類一切奢僭勞民
耗財請行各御史禁約 上以有裨風教令如議行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王家彥 訂正

禮部三十二

釋教

洪武元年並晉世院以僧慧覺掌釋教事

初 上下進業仗劍見金碧峰碧峰不爲起 上曰若
知有歲人不脫眼將軍乎碧峰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
尚乎因問取吳楚策

越國公胡大海守蘭谿獲月庭和尚於囊中有天文地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釋教

一

理書大海西帳下 上征樊州大海與月庭見 上書

上其書 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

精天文及得樊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

象令長髮爲妻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

詔犯 上安置和州奉軍郭景祥素和尚怒誘遣人至

和州杖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

見心本名天淵髯長尺許仕元爲學士上以制髮爲僧

髻如故 上怪而問之曰僧髮除煩懶鬚鬚表丈夫

初復見心見徵其師新笑隱止之曰上堯亦無顏婆果

且而發命啗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誦死而悔因道新

語 上聞進訴至將殺之曰此故側臣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訴曰出在大藏某錄在某面某卷某某命給
視果然乃釋之

上嘗使人察聽在京諸官家有女僧誘引華明高胡大
海妻數米兩僧行金天教法 上怒將二家婦人及僧
投於河 上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僧惟務酒肉女色
不思焚修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多 皇后諫曰度
僧爲佛教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死以有所不忍
上從后言盡釋之

五年度僧道五萬七千二百人禮部言往代度牒需錢資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二

國用名免丁錢 上曰罷著爲令

六年十二月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
安坐而食盡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
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
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
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爲令
七年八月釋氏郭傳爲翰林應奉 詳前卷
十五年十一月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十七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前往蘇府住持慶儀
禪寺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釋教

三

四十二

王自視連綿之晚 王曰陛下將無作皇帝乎 王叱
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棟然而退他日寶告之道衍進言
觀合因薦相衛靈瑛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
瑛瑛相之曰寧馨肝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彰白形如病
虎性必嗜殺他日到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
王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重之道衍時或誤觸漢 王
前 王弗之責也時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
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悉髮爲僧二十以
下請度牒者俱令於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
過者始度爲僧

二十四年八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佛本中國興
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
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鬻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
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
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火捍患其
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
釋曰諱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汙
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
多但存其寬大可以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於
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釋教

四

四二九

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建設齋醮亦不
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違
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微輸聊教稱
爲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二十五年十二月時京師百福寺隱四徒連卒往往易姓
名爲僧誘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僞於是命僧錄司造周
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
籍貫及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冊每冊
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腳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
者卽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罪亦如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屬僧大寺
觀設廚基僧道一人以主差稅

每大寺觀僧道編成班次每一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
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號強
求入財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
人勿許仍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自備道里費毋
索取於民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極逐相告隱者罪之
顯還俗者聽亦不許收兒童爲僧違者併兒童父母皆
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
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五

爲民有稱白蓮多賣火居者皆治重罪

建文三年七月初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
清淨空幻爲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
著自養殖貨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
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飽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
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侮辱而教亦壞焉夫
佛道本心空明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華嚴
他教門致使訛毀肆行貽累朕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
之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官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
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

賈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替刺年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公老氏戒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哉定制永底太平

四年十一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歷代以來若漢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者不必歸併其新創者悉如舊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六

三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以孝慈皇后忌辰請倣宋制於佛殿修齋誦經上曰人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格循成憲爲經國遠謀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算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二年釋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始復姓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初上欲疏茅土道衍同辭止拜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諸道衍應對不如常上曰公

今日宵中當有事乎對曰無之上曰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始言今蚤傷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薦之凡越一班語間屢進屢退殊爲不安以此少介意耳上曰欲得公固以此耳卽命爲少師道衍乃受然終不蓄髮上欲爲建第力辭竟居慶壽寺中又賜二官人亦不近惟草服會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兒頂戴唐帽

六月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和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與往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七

四

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永春侯王寧侍上於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上諭之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來天勤以守業仁以濟民使輻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事佛乃能爲孝乎

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放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舉笑之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

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上在潛邸聞烏斯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賈青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鄉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被剽爲僧赴京

閏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四

釋教

八

三十三

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曰朕欲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恣如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止此輩皆民蠹蠹不可養育

二月命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皇考

皇批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齊科十有四日釋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島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輪蓋旋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

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後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三月封尚師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祐國衍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鉢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字羅等皆封爲大國師并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

閏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四

釋教

九

守衛者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福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九月嘉定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給度上諭禮部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稅以供國用僧生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五月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轉作軍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匿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八年九月命番僧綿恩吉等爲淨慈妙濟等國師各給護勅俾自在修行

道內官關僧齋著及銀幣往烏思藏徵向師昆澤思巴

十月命番僧班丹藏卜等爲學堂弘濟等國師把素等爲禪師各給誥印

十年三月賜烏斯藏僧丹竹領等禪衣及鉢

命國第班丹藏卜爲大國禪師把澤查包剌麻俱爲國師

釋教

十

五月大國師什達也拜歸賜佛像佛經法器衣服金銀器

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諭曰佛道二教本以清

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

輒較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嗟無顏

忌洪武中俱有嚴禁印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八月重建天禧寺

十二月烏斯藏尚師昆澤思巴來朝先遣人進舍利佛像

十五年上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風

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舊觀僧尼混處屢犯憲章命禮部

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孝少與高啟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衡章亦稱其詩文事上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命侍世子居守與贊謀策授太子少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錄錄詠謝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具儒

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十月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替剃者多命禮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免方許陳告有司行都里保勘無碍然後得投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四

釋教

十一

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請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爲民若

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

皆不許出家有必命逃罪出家者并寺觀住持罪之

十七年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

經至天禧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

日見五色毫光即雲珠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

衆繞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

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鸞白鶴盤

旋飛繞繞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齊捧諸佛世尊

如來菩薩者名柳歌曲往陝西湖南頒給神明感應
展現神雲同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上甚
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佛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
京城內外云

九年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觀勞之夏原吉
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美設使萬里一屈下必有達
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
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無序於諸
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
之拜編紙遠矣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十一

二十二年三月天龍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仁宗命西天刺麻板的達及僧錄司右善世智光
俱為大因陀各賜金印

洪熙元年復薄洽為左善世薄洽字南洲山陰人洪武初
為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金川門開為建文君削
髮 太宗即位微聞其事因治十餘年榮國公張王疾
革 太宗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薄洽 太宗從之釋
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典隆寺拜玉床下曰
吾餘生少師賜也至是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建文二年
以疾歿此云 太宗即位後十餘年

宣德元年二月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
給度牒甚多中間宜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宜小僧道
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禮科及僧道官考
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

封西番大寶大梁國敕開化贊善五王

二年十二月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定制凡願出家為僧道
者府州縣各有額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
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
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
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滿給與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釋教

十二

四年四月度嵩寺僧志了秦城西故有萬安寺久廢請化
緣於民重作之 上諭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
詐奪以益吾民不可聽

五月工部尚書胡中吉昨山西國果寺秦本寺是古蹟遺
場為國祝禱之所舊塔相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朕欲
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六月順天真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請給度牒禮部言
太宗時命尼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還還父母家
上命遣先朝令仍嚴女歸出家之禁

六年五月能仁寺僧張納茲為嫌以遊方謁諸王詐言奉

自擇察幾事遂王奏之法司論斬 上曰出家爲僧本欲絕去塵累乃造偽感果取財既犯國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稱之不可不治俟秋後斬之九月戶部言定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逐以還民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爲名華昇佛像徧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雜錄

古

三

上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鬻逃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天堂地獄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卽是天堂心起惡念卽是地獄所以經云卽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善心卽是修行更有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八年 年甯言近年軍民之家適進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其計不縱不耕生食溫飽或有權妻妾於僧者有子亦於道令敗倫傷化其此爲甚乞勅禮部令各處

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速開還俗

廣東會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既已出家自當離俗今廣東江浙等處寺觀田地項畝動以千計謂之膏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募軍民子弟以爲行童及匿逃軍逃民代爲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寺觀土田報爲寄莊收租入已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勅禮部會議取勘僧道寄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個人戶籍項畝多則均分各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隱逃軍逃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雜錄

古

三

十二月荆門州判官陳翼言各處近有情民不顧父母之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願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勅天下有同類淫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稅之

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欽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順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若君親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宜有神仙之說秦王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

教響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惜其可數

正統元年十一月令僧錄司照洪武例造局知冊

二年七月僧錄司附設僧官左講經館納室理等十七人

授文臣例請給勅命吏部爲之言 上曰褒獎賢勞之

典豈浮屠所得干不聽

十年 上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洪武以來寺院廢

毀已有定額近年往往私自創建勞擾軍民其嚴加禁

約除以前營造者遇有壞損許令修理今後不許創建

敢有故違者所在風憲官執問治以重罪若縱容不問

一體究治不宥

開朝典卷一百三十八 釋教

十六

十一年正月瓦剌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禮頂國師刺麻

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并銀印金冊袈裟及索佛

教中受戒令用五方佛畫像及鈴件饒鼓纓絡海螺咒

施法食諸器物事下禮部議以爲釋教無創請裁之

上曰朕撫御外夷一惟 祖宗成憲是式今也先妄求

既無舊例豈可勉徇其乞與

有僧四人私建寺於彰義門外爲勸史林廷舉所奏 上

特命發邊衛充軍

十二年給事中張周奏釋教以慈悲清淨爲本爲其徒者

皆寡欲持戒宜朝無賴合棄裁佛像於街市鄉村鳴鐘

擊鼓無端誣說惑世誣民乞勒巡視御史及五城兵馬
緝拿究罪從之

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

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輒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

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御史彭勛疏言僧道三宮諸凡僧尼未度者皆令還俗違

禁不許創立官民之家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

院尚書胡濙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 上命都察

院造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有賜額者聽其居住

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開朝典卷一百三十八 釋教

十七

十四年諭禮部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

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

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籍貫一舉冒請

隔禮部印行文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

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保額內并買籍明白仍

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分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

呪咒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僧道通

曉暢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設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

有仍前混雜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老俱重罪不宥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奏言佛者以清淨爲本慈悲爲

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戡守之士度僧太多恐華本末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難不仰給官府亦必出自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火礪

三年戶部尚書金謙言節用糧儲十事內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糧而米價騰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觀及奉旨存留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違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克軍四年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汰僧道以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游民則生者康以遊食者爲國之蠹也今京

開朝典卷一百三十八

釋教

十八

城內外僧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爲名或居寺觀或寓人家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托游方而來此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蠶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農秋之服心貪欲之心是以昔者倡妖言之趙才與同僧也近者造妖言之李慶亦僧也復有伴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命其能好盜詐偽不可勝計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有奇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矣乞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查究各寺觀及人家但有游方僧

塔密住僧道悉皆舉遣出京各回鄉里有敢隱蔽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業之趨國無冗食之費

五年雲南虛仁驛舉永覽言近年以來釋教甚行滿於京終於道路橫於郡縣過於鄉村野習士民誘煽男女廢駁道世風俗掃地嗚呼元氣烏得不傷沙氣烏得不作此蓋前之宰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盛今觀云止度歲抑不過示虛文處政事而已臣以爲宜盡令長髮勒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沙氣自息

開朝典卷一百三十八

釋教

十九

內丁多未選差役者有因爲盜事殺更者換姓者有係灶丁灶戶負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懷禍而私自削髮者乞勅該部議取若僧度牒審驗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買僧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通發前項分覈軍
四月新建興隆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風爲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

治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景聖德 上覽既即日罷行

時又存太學生西去姚顯龍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

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與飲之人信

之得稱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修

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

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

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六年夏命禮部移文天下今後僧道務要本戶丁多本人

持行修潔不係單匠鹽灶等籍里老係結呈縣履實具

申府司願呈該部方許收度如有挾捏詐冒不實者應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四 釋教 三十

按御史按察司將本人并保送倉書官吏一體治罪仍

勘各寺院原定額數如有不及給與度牒如有數多不

與出給

天順元年留守左衛中旗陳福奏 高皇帝初業之初建

創寺觀設立僧道已有定額其後往往私創寺院濫費

無籍之徒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人

其之輩僥幸安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貨殖而財用

有餘故人皆樂爲之近年早潦相仍百姓艱食其游惰

之人或托爲僧道游食四方而愈盛夫在京寺觀動至

千百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神佛

像擅言禍福以蓋造寺觀爲名務圖肥己飲食酒肉宿

娼娼妓無所不爲又有然指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

扇惑人心不惟警衆於民抑且有傷風化乞在內令巡

按御史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掌

同發落仍飭禮部將各府州縣益定寺觀額設僧道者

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

廢寧家當差遇有額內缺數方許替刺設有仍前私自

替刺及指稱行者違重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并寺觀

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設寺觀盡行拆毀從之

二年正月自景泰間太監與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四 釋教 三十一

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

徒豈可如此流源賢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

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宜令還俗違者

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七年九月哈密忠順王母智溫吞失里奏舉必刺牙失里

襲從父綽頗帖木兒國師職 上曰國師乃朝廷優待

西僧職之重者非戒行精專未易勝之必刺牙失里何

人乃遽欲得此職乎第授以卻綱之職

成化元年二月湖廣巡撫王儉言特事內有檢査僧道一

款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

動計萬千乞如律禁章私自簪剪者勒令還俗解發歸籍當差仍嚴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雲游行脚寺觀潛匿者一體治罪如此則人少遊惰戶口可增矣

二年三月命禮部給度牒舊僧以賑濟饑民

三年上嘗謂禮部曰京城內外居民棲集處所多有內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萼等請揭榜禁約雖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頒達者許起街御史五城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時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僧擬王者出入乘輿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雜教

三十一

三十一

與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大內滿座賜予駢蕃日給大官牲醢酒饌至再錦衣王食幾千人中貴見輒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豨有至累數十字者

四年西天佛子割寶巴先因達寺奏討河間靜海地屬寺田仍乞定平民爲佃戶上許之給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請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還民耕種九月御史左鉉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爲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遠人

必平乞移延臣計議不報

六年三月編修陳音請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難問至於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採名位事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愚實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行典矣上曰此事已有人言俱已處置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四

雜教

三十一

三十一

嚴清機民實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曰歲荒

民饑西山飢餓其極已之八年七月修隆善寺工畢

總督漕運張鵬請給僧道度牒需米濟荒一上曰僧道給度不宜太濫且需米之數所得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矣其在官吏監生尚不可以爲常況此輩乎其勿許錦衣衛奏京城內外盜賊生發前後捕獲七百餘人其中強盜多係僧人乞自後僧行道童不給有司文憑私自來京者緝出俱發邊衛罪其所主之家從之

九年官常秀拜故南和伯方英爲父修武伯沈經奏章

候陳桓豐酒伯曾振錫衣指揮王珩曾與交好甥至有
家飲酒皆設鼓樂秀每招妓典亂後其徒因與爭寺產
終其通英妻諸罪遂並下錦衣衛鞠實瑋杖發遼東克
軍桓振斬各坐罪停休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曉示
八月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
存德鞠實請於尚書董方治之方並道堅欲殺其事存
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妄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
德許奏方當此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廢吏
部降調道堅釋放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
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寧海州同知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八

釋教

五十

十月禮部奏是歲度僧道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十四年十一月法王國師病且死語人曰吾示寂在某日
某時至期不死弟子駭其不驗潰殺之凡法王國師
死中國者例設營造墓塔工部尚書王復奏言此僧平
素受國賜養膏積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
錢僧人稱爲得宜

十九年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錄司繼應爲左善世惠昇
右善世南京御史孫需等劾妖僧繼應以左道惑惑聖
心請正典刑逮繫獄廷杖尋釋之

刑部員外林俊上言繼應本一儉邪小人市井無賴素有

衆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鼠身逃罪不
國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賣緣誤蒙聖眷疊賜
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取復無所忌憚或亂聖聽發
內庫銀數十萬益大集國承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
之費因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週五之資蹈唐憲
梁武之轍聖舉且日損矣下人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
矣軍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應
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方頤繼應引用邪
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冤誣欺妄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八

釋教

千五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私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
役宰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
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通屬屈從是畏受
下獄已以陛下專寵聲耳 上怒不可測役自外必死
料理家事待罪關下命下錦衣獄杖三十謫外任
十一月繼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
母終仍出供職繼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
故偶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饉江湖等處願爲
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幸樂慶爲民

御史汪本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壘寺又給與度牒

二伯江南富僧一曝可告數金當此凶荒而販饑民不

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

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勅繼曉賫去度牒

令遞接御史追取繳來

二十二年十月復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於西市已有成

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

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

宣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請以宅獻而此方請集侯

廟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五 釋教 王

方官於上而許之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太興工

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二十三年五月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太興

昌寺

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毅等劾稱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

番麗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

前接後可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結體法苑以穢

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爲祝聖實爲長誣罪惡深重法所

難容伏惟 皇上懲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

冒濫陞賞盡耗錢糧年久歲多未嘗究治但遇創饑飢

都依降革職事追奪屢次請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

件便發還去

九月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

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弘治元年六月給事中林廷玉言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

雖發爲民然盜竊實家資鉅萬日華嚴表以自娛元

惡滿網非所以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

衣官拔械至京伏誅 按繼曉江夏人姓黃氏成化中

以星命之術因舉方以進大見親幸賞資甚厚賜太監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五 釋教 王

恭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請賜額於門曰輔教

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者陸國師因以創寺請進

許贖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真婦女學小多

附之求進及回楚以黃帕裹其一臂謂會經師手執也

至是法司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輕赦請發爲民

有旨令科道看詳給事中陳瑄御史魏璋等交奏曉罪

大惡極所擬不當併請正方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

曉於市妻子爲奴財產入官法司令自陳狀謂係有差

上月延緩是撫黃叔奉部毀菴寺汰尼解軍門給贖銀七

令下人大悅無不願爲解者去位尼有稿子拜跪路傍

這送者

三年八月詔毀黃村尼寺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月經力贊之也

六年九月司禮太監韋太傳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付坐禮部以前者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降革職事發還原寺住生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離京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欲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關朝典彙卷一百二十四 雜錄 千八

必至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夙懷伏望暫嚴新令將領占竹免令行取 上從之

八年二月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給度牒不報初尚書倪岳因灾異疏災政四事曰勸邪惡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愜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有回天力

九年九月詔僧道仍十年一度初祠部度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侍郎林瀚力言此輩盡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仍十年給度之例

十一年九月召能仁寺僧人大內慶藏大學士李東陽以不可止之

十二年學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多壯者中間豈無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着人伴送赴部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爲娶妻室有功一體陞賞

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四絕薄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矣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幾舜罔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惑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道從之

正德六年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延羅國之無可據以進諫會番僧奏討賊田百項爲大慶法王下院乃苦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尚書傳珪伴不知執奏曰難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奏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放當謫詔勿問田亦竟止

七年十一月詔建鎮國寺於大內西掖八年正月詔建延壽寺堂等殿於內殿有金鑄像奕思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身之類枯朽摧裂奇醜備備亦計不下千百斤

七月西僧獻奉甘州民田地遺官督建僧寺禮部尚書劉春執奏不可疏入費兩月教下竟止之

十三年三月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生前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中官劉允迎之所過誅求百計勞役甚准勘巡撫董蘭疏斥佛老無益乞還允勿違不報蘭教有司毋徇所欲至淮謁帝之

南兵部尚書壽字上疏諫迎活佛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屬懷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之佛教無益中國之治乎

顯朝典彙卷百三十四 釋教

三十

南御史林有年諫取活佛件旨還昭朕都御史洪遠兵部尚書壽字各疏駁釋之

十六年七月御史李英給事中陳江勸奏取佛太監劉九等上召還允命脫番僧姓名以進允既至有詔勿問於是御史陳克宅等數十罪請下允獄及諸隨行取佛者并付理官正其罪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上曰此輩盛感引誘欺惑愚民騷擾地方虧損國課罪誠深重尤姑降四級罷還家好僧已獲下獄者亟論罪如法未獲者令所在捕得械至京重治之諸行取佛者悉下法司問

嘉靖元年二月工部侍郎趙瑄言大能仁寺妖僧有瑞作正德間謀竊聖書金印賞養不貸遂命籍錄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百兩悉給商以償宿負

六年八月僧有善接摩法者錦衣千戶聶能還以聞禮部請驗其術收用以活病者上惡其假術惑衆逐之十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將

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觀居住其菴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廢之家不得私度部悉如議獻夫復言內有年老無歸者不可不爲之處內外皇姑寺勅建之所宜令安置其

顯朝典彙卷百三十四 釋教

三十一

中以爲終老之計其所居菴寺俱私初乞尸工二部受賈以爲公需仍量給尼姑之貧者以養贍費上曰變賣菴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覓兒親黨收之不必處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還處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創寺觀犯者罪無赦會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拆毀寺觀被逮獻夫與詹事霍韜黃錦都御史熊浹上疏乞宥一鳴并言府州縣惟今存一寺觀併展僧道上一曰一鳴未奉明旨盡毀古建寺觀併逐僧道爲地方擾故違問之諸臣何力

論教候間定有處且皇姑寺尼僧壞亂風俗已令拆毀
此即禮部所建言也戲夫賴又欲存留尼姑與僧道
不同京師與在外不同何一時之言前後相背若此耶
十四年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言佛不夷狄之教非
聖人之法惑世誣民耗財盡政流傳既久卒未盡除
皇上御極命京師內外毀寺半汰尼僧甲勅天下臣工
勸諭僧人還俗將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此
天之心也即今大興隆寺之災可驗陛下之排斥佛教
深契天心天固默相陛下順成之耳乞勅禮部申明禁
約頒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之投諸水火

關朝與彙卷二百三十四

釋教

三十一

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失其所依彼將自散造數十
年天下將不藏所謂佛矣又言寺甚廣宜改爲習儀
祝聖之處上曰寺既毀永不復習儀照舊此故地豈
可用併大慈恩寺一應修葺盡行革去部議請改僧錄
司於大隆善寺併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隨住各寺
願歸正從化者聽上曰歸化者還讓恤與
十五年五月上諭禮部欲除去禁中釋教兼建兩官以
備一代之制集羣臣議會以爲可上即命撤之尋召
李時夏言郭勛入祝言退而上言皇上撤去佛屋毀
除骸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煩爾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

見但牙骨之類皆屬朽穢不宜使之尚存亡初下所司
瘞之草野上是之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
不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之以
復惑民者其別議之言復言佛法荒幻本無足信即以
其教言凡佛死曰涅槃必焚其骸名曰開眼由是觀之
佛死必焚安有遺骨况佛固人耳其牙骨必與人同豈
得巨細不類意必山海異物夷僧持以誑惑中國信奉
之人無疑也乞勅所司一切付於火以滅其跡其金銀
銅匠并令銷毀實千古稱快萬代瞻仰上從之於是
禁中邪穢掃蕩殆盡

關朝與彙卷二百三十四

釋教

三十二

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團造妖言惑衆入京師止千
戶陳寶家爲役資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殺舉
首人曾庶以減口東廠辦事官校捕獲并齊供伏誅於
夢中朱隆禧言遇時妖僧倡爲白蓮教以惑衆謀不軌
者非止一團也緣禁止不嚴人心輕犯宜榜諭中外申
明保甲之法庶民不敢你奸爲邪上是其言命都察
院出榜禁諭嗣後有妖賊潛匿醜成大患經事官校不
預捕者連坐之

二十二年禁苑北牆下故有大慈寺址一區爲西城軍僧
所居上以爲邪穢不宜遷近地詔所司毀之驅置

僧德所

七月應部請申明昔年所奏禁奉尼僧聖諭凡中外一切進聚尼僧俱勒令還俗婚配罷所居浮屠寺院建者重懲如令詔可

十五年給事中李文進言邇年宣武門外天寧寺中嚴聚僧徒輒建壇場受戒設法權以益輿勒以鼓吹四方緇衣集至萬人聯拜伏聽晝夜散男女混淆甚有違罪歸徒尤覺隱匿因緣為奸放四月以來及師內外盜賊竊發羣聚之下豈應有此又富民康族朋連黨結倡為外護愚民無知破財竭產爭先布施因而乾沒重耗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釋教

三

五

民貧大者甚亂小者堪憐皆非細故乞補為首者數人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諸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師假以兩經聚眾至百人者一體禁止如此則邪說不興異端自息得自奏內通法師及寺主俱令錦衣衛捕禁勒問餘下禮部禁治

四十五年九月將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道本為一途恐其邪說聚眾成大患於是詔順天撫按官嚴崇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嚴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誘誘者收捕下獄四方逆僧悉殲所

在有司通回原籍當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都察院右金憲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三十三

遺教

洪武元年置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為其人傾進故事七月張天師四十二代孫正常以正一教主天師來朝上謂學臣曰至事惟天重有師也以此為號裝潰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二品其像佐曰贊教曰掌書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遺教

一

五

二年上嘗問侍臣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何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務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問公侯中有好神仙者徐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又得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實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會無一人得其術而長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

善足稱名聖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
况萬萬無此當痛絕之

十七年七月建朝天宮其地卽吳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
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宮尋改天
慶觀元元真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
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於內

二十四年八月詔授真人張守初龍虎山正一玄壇之
印制六品

二十六年遣禮部員外郎潘應善司務譚玉高往祭廬山
爲周顒仙立碑

國朝興業卷五十五

道教

工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書獻部之

永樂五年七月修神樂觀勅命道士於朝天宮設醮上資
皇考妣冥福竣事醮泉出觀井中華臣以爲上孝感
所致請立碑以昭靈貺侍講胡廣製碑文

八年十一月命張宇清爲正一人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曰人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
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藥導引只可少病豈有長生
不死之理有一種疲精勞神依佛求壽又愚之甚也

十年閏月上謂禮部臣曰近有一種無智愚民妄稱道
人、架鳥惑男女雜處無別改壞風俗洪武中行瑜珈

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卽揭榜申明明違者殺不赦
十三年三月修龍虎山上清宮及給真觀

十六年十二月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有
七十二峯三十六殿二十四洞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
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嶽上林游獵下臨絕壑蒼蒼有宮
南嶽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
是悉新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
宮南嶽曰大聖南嶽宮五龍曰真聖五龍宮又卽天柱
峯頂治銅爲殿飾以黃金龍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
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

國朝興業卷五十五

道教

三

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廳亭
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至成化十
九年正月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自十九年至二
十一年止銀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
百四十餘斤分於襄陽府定稅折收給之

十七年九月上嘗覽神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集
書成親製序冠之

宣德元年真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禮
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上曰僧道給度牒祖宗有
定制無請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正統七年正月正一嗣教真人張懋承素先者蒙將朝天宮東方丈賜臣爲往來居止之所臣等遵山今道錄司左至靈黃嘉祐收管今嘉祐以疾去本官道士呂希曰肅處采善經理乞各授一職令守此居庶幾永無煩圯上謂禮臣曰守房擇一動慎道源任之足矣真以官爲懋承蓋假此以售其私爾其勿聽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爲真人給誥命道士乞恩削封自此始

成化五年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元吉凶暴貪淫尋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訟訴有縣學生蔡謙因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道教

四

巡按御史趙汝發奏請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故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既而縶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鞠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皇有師釋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授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追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楊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表朝華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釁際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

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以誣惑輿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錄者重罪不宥六年十月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蘭州衛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吉襲祖左道誣說天師罪重惡極本殺八而獲生何以報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如已之

十七年十一月先是有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震不遂怒之誣首震不就事於汪直謂震回南京泊船河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道教

五

庭湖數日招聚軍爲亂直奏逮震自口至蕪湖衣衛鐵鍊成獄上疑有冤命都察院鞫問皆畏勢不敢二詞御史許進馨知無實即具冤狀以聞上是其議謂如此類冤抑甚多禁校尉不許再妄訪緝即日誅道士於市震家獲全直帳之二十一年正月江西人李孜者嘗爲吏以賊敗遷授御史楊守隨逮問克軍改省逃至京貢錄入集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皆隨還朝劾改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得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工部主事張吉上贖斥

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勦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
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瑄上言十事進士敖航上言四事
皆爲李孜省彈曉輩發也隨入俱閣中

二十二年三月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九月李孜省伏誅大常寺卿趙玉芝鄭常恩俱戍邊

弘治九年八月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
溥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

諮議事今朝奉外不得一觀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若
德澤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

繫於此則必繫於彼正士既諫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顯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道教 六

以齊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主之所必禁

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衆興構遷社稷傾覆至若燒
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人勝膳爲禍百端

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
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香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

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
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期於成敗失度太陽無光

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衆叛禍無虛日伏望嚴查朝
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

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上嘉納之

十六年分樞真人杜永祿降命及封號大學士劉健等

言異端不可信降命不當與夫諸命朝廷所以獎賢勵

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既 祖宗廟

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益號止一

二字此輩何賢何能益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

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

何罷之

正德三年十一月劉瑾劾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

東陽爲製碑文

嘉靖四年貴溪縣民徐太等與真人張彥頤爭產因奏頤

顯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道教 七

私結逆濫密賄賂形諸不法事彥頤上疏自辯下法司

言彥頤以罪太素事不肖以在羣前應從赦免 上待

介錦衣衛官校逮太等至京鞠之

五年正月張彥頤以府第被焚請賜更造 上從其請命

有司作治遣內臣一人往督之工科都給事中黃臣等

言頃者趙泰榮三王府次第詔行勘估計未曾輕動土

水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頤所請未經勘估輒以煩

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 陛下優容假借於彥頤有類

出親王之上也昔漢樂巴罪酒廢庭而成都火滅今

陛下謂彥頤有道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請勿遽違內臣下工部行勘估計便詔如前旨

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爲真人賜銀印吳尚禮爲左至靈俱於顯靈宮供事

九年八月給事中高金奏

陛下龍御之初凡法祖法師

國王佛子有等正道者盡從屏斥近又諭禮官革姚廣

孝之配享以大聖人之崇正黜邪有如此者豈意有邵

元節者誤蒙除恩以爲聖治累邪元節一道家流耳因

真人李得風之請而獲及之縱使二人有格修崇典隆

聖皇度之功績以金帛足矣豈可既顯其師而賜之贈

祭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上曰金所言雖若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道教

人

四八

納忠正君而實則不然真人之封贈賜祭已入何至今

日乃言此必有使之者其令錦衣衛速問且因姚廣孝

配享之事謂朕不自克治之意雖部再議以聞尚書李

時等議奏陛下撤廣孝之配位者正祀典也答元節

等之供事者在廟祔也高金因廣孝之事遂論及元節

固因事獻忠之心而未如其事之不同也予奪之宜惟

上裁之得旨廣孝配享當如前議改正會元節亦麻解

恩命上允金獄亦稍解

十年四月真人張彥預達其蜀十餘人稱采取遺經供器

進上奏傳諭四川雲南諸省復以玉帶蟒衣遺鎮守

官起撫都御史歐陽重言其擾害東方盛聚罔利簡治之
上命江西巡按查訪具奏而以重賂是爲尋覓字
樣請令對狀

十一年十一月編修楊名陳言辭建邵元節上恭建聖

鎮撫司勘訊元節上言名謂有暮夜乞求臣門者是何

主名既無指據誣妄爲甚乞罷臣封以謝人言上曰

卿辭具見恬退且卿專領道教用布玄鳳原與政事無

與楊名狂悖之言勿庸介意竟成建

十二年二月命邵元節孫邵成南以右正一叅太常寺丞

曾孫魏時雍以左至靈陸太常博士元節各贈祭令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道教

九

銜准免支俸復加真人歲支米一百石撥校尉四十名

按季更用仍加掌道場奉賜之辭命元節復既辭上

褒答之允

原任御醫李夢鶴奏進方書言服之延年宜子諸邪之夢

鶴前以罪黜使方書者進上察其情故不受然亦不

罪也

十三年十月邵元節得旨馳解還山中給奏言山東魯楊

驛驛丞王廷鶴抗又率居民毀辱之比至鼓亭過李員

外舟懸內閣牌役爲其舟人役毀乞賜懲究上命錦

衣衛官校逮李員外赴京其舟人及地方首事者令按

臣執送京師并問李員外者大學士時弟敗也元節爲
不知者而奏之及逮至 命下鎮撫司考訊具錄以聞
時上章引罪言元節所遇舟實臣婿如舉知縣劉永華
遣送臣女舟也臣女隨婿任以病疾思歸因臣從弟敗
之便隨以附之家人無知輒聽內閣驛臣雖不知臣之
罪也 上覽奏嘉其謹畏令安心供職已而元節復跪
言臣欲尋命而北乃長途艱阻萬狀俱不得前乞賜臣
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違朕命錦衣
衛亟還風力官資勸促令就道吏部仍行撫按官趣之
十七年勅正一副教大真人張彥頤朕惟我 皇祖制天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遺教

十

下官員三歲一朝卿亦與焉今歲當朝朕念卿晚午得
子嗣在襁褓或難遠離特遣行人黃如桂往諭令歲暫
免卿一來俾尋守視見朕重嗣之意

十八年賜邵元節祭墓元節始以方術見 上賜號清微
開教輔國致一真人握禮部尚書賜銀印玉帶及朝服
等服尋處子敬甫爲太常少卿至是卒於京師聞行在
上情之隆禮邵元節雖玄教然於國有功其建醮祈天
種族之意而諸所福國利民者甚厚其加贈元節官以
師蒞文康榮傳典器十壇遣內監錦衣衛官各一日護
輓還命有司視喪事已而敬甫復請命於墓及神道碑

文 上允之命大學士夏言吏部尚書許讚均之議
三月以方士陶真與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與其印作文
師事邵元節元節病不能從南還乃萬真與 上命給
誥印仍許攜其家於官

上諭吏禮二部朕 皇祖定制歲舉祀謝 天地神祇大
懸爲民之心如此切至通者邵真人沒此似不可久曠
其以高士陶真與進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
忠孝兼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給
誥印贈其父母封其妻各給與誥勅勅陳晉道爲真人法
孫亦加封清微開教崇真衛道高士兼三宮住持與給
廟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五

遺教

十一

諭命各該所司施行之

按陶仲文黃岡人初爲縣吏以文無營爲遷夏滯州庫
大使嘉靖戊戌滿九載未京守吏部選會 上求方術
士有萬仲文者得召入未幾賜號真人食二品俸仲文
進所積賜養俸銀一萬兩段二百疋助邊 上嘉其忠
詔兵部收貯濟邊

上諭禮部朕患疾甚仰賴 皇天后土宗祧社稷幸而得
生今欲再加靜理爾百官宜各勤乃職朕得專事保
愛以期平復兼一真人陶真與竭忠盡誠爲朕禱叩其
加少保禮部尚書與本等服色依給妻封一品夫人

七月時有方士段朝用者合肥人以燒煉術干謁國公郭勛觀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朝用又言所化銀皆仙物以爲飲食器當不死勛信之乃製爲銀器百餘會上諭勛朕郭修秘祀以謝蒼野即以仙銀爲器盛食飲二親凡又上不得及八廟款適奉又迫期難辦勛即以所製器進之言此亦高士所化仙銀也上大悅命加助歲祿百石時大工頗興時用告訕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營造工費上以爲忠愛添加其實授朝用宣忠高士命支文官正五品奉朝用術後不驗人謂先所化銀或以幻術盜勛之初云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道教

土

商仲文奏建黃岡縣雷壇奏神祀壽見行差官惟令齊敬誠宗仁前去管理請賜道錄司一職給驛以行仍行撫按奏官督造并請壇額上命宗仁爲道錄司左儀法壇名侯降道官已有成命不允辭後以仲文再疏罷道令朝國公郭勛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翟鑾尚書嚴嵩代獻仙器貯食薦九廟初方士段朝用之進銀萬兩也商仲文實薦之朝用因時歲進數萬金費國用上大悅已試其術不驗朝用有徒王子嚴者嘗朝用龍乃攻其術誣陷惡且聞仲文仲文懼爲所累遂上章自理請禁繁子嚴貢朝用歲

辦銀四萬兩供司虛費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即朝用用是術進銀萬兩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屢試不效始知作偽卿本忠彼放爲欺何與卿事子嚴朝用俱令錮衣衛統赴鎮撫司考訊以聞

術行

十二年段朝用死於獄初朝用以燒煉術事郭勛建丹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道教

土

室因得見上投爲高士已而改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宜忠仙人時助得罪繁獄未測上旨朝用謀行騙肩執助奴榜掠之且告曰歸語而主懼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賊助奴不聽朝用執之其日一人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書言助奴欲行刺爲已所覺解送致能仍署官羽林衛千戶衛上怒朝用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懼威福殺人下鎮撫司鞠治庸得其實法司議請加顯戮沒入其妻子財產程可後朝用竟獲死九月禮部進明年大報等祀冊真人張彥顏奏撫州府民爲大造文錢成衆取財臣蹂府禁止而知府曾汝恒等

不施行且加毀辱 上奪汝權俾仍詔巡按御史禁偽
造文錄者

二十三年八月詔加乘一真人少保禮部尚書陶仲文少
傳兼少保支正一品俸壻吳潛孫陶良輔各陞太常寺
丞仲文號辭不允

十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其少保少保如故時有大同順聖

川水地莊軍卒劉伏理者貪極不該部下小首王三三
本華人附庸者豫之傳首諸邊於是司禮少監孫忠傳

聖諭曰朕祗玄成保民伐逆仰上天下監叛惡生貪國
義勇之効力實鬼神默戮其鬼也逆虜屢犯中國流血

國朝集案卷三十五 進教 五十六

千旦自今少差其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

師餘如故

二十四年封陶仲文伯爵仲文拜封乞恩廢乃贈其三代

如其官統妻俱一品夫人廢其孫陶傲入國學讀書

六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仙筭 上批浹疏以示大學士

嚴嵩言浹非敢有所阻諫其意以仙筭之降民間多
有恐其說久或不驗有負 皇上崇奉之意 上切責

曰卿爲浹強解非大臣之道萬引罪因言 皇上欲即

苑中山地之際建以仙庭但仙庭之建適與仙筭值於

一時臣未能仰知聖意之詳而浹疏專以仙筭爲言臣

具說解之實不敢有治直之意也 上意乃解及于陶
仲文恩廢浹又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 上屢以事
督通奪俸者再浹不自安稱病乞休 上大怒曰熊浹
前比張孚敬誠惡藉以干進始不追治今雖衣官校監
送原籍爲民庸調勿復

十一月陶仲文於原籍進御書模成脫乞坊額 上賜名

隆教坊令工部製扁給之

二十五年八月加封陶仲文爲神霄紫府開範保國弘烈

宣教振法通真忘孝兼一真人掌道教事更給節印監
工部帶俸尚書盛福明顧可學俱禮部尚書以萬壽聖

國朝集案卷三十五 進教 十五

節加恩也

二十六年六月陶仲文以正從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陶

淵題請考劾 上曰尚書陶仲文歷俸年深忠勤懇著

加校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文大學士俸給典詰命仍

養一子尚寶司丞以示酬答

從陶仲文請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入

二十七年間往應天府承朱隆禧以考察點會陶仲文之

太和山即遷至其家以所藏方書托之代進 上悅命

卽其家以白金兼衣賜之隆禧既受賜因自赴國陳謝
意國器用 上校考察罷問官劄不得復起令加太常

刑致仕

許正一嗣敕大真人張彥植子永緒襲父職吏部言正一嗣敕大真人乃諸封時所加其初襲止當授真人不宜濫封號 上謂此係見職無章奪理乃令諸封特別賜之

陶仲文自河南王屋天壇山建醮還因言本山殿宇一新請賜勅設官以供記事得旨准賜給護勅附設提點一員專職本山焚修

二十九年二月封陶仲文爲恭誠伯以濟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中張秉宣言 皇上慮先民瘼郭萬能襲

明朝典彙卷五十五

趙教

十六

十七

休徵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已力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祈禱雨暘勿若鞠獻非卿事也果尋恭謹誠玄修難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待教奉另行八月復申前命

三十二年陶仲文奏山東齊河縣有道士張漢昇建大清楊臣以募銀一萬五千餘兩助工近聞齊河得龍骨一副重千斤又突出石碣一脈長數丈若有神助起今尚未報完乞捐內帑以終大工 上令給銀萬四千兩

馬陶仲文所建廟額貴州府城隍廟曰威靈徽州府高柳山三官廟曰顯應黃岡縣三台河橋曰通濟

九月 上諭禮部曰百姓飽煖者少今竭力採芝已入冬

令其示朕意自立春日止行庶免受風霜上欽天眷時

玄岳諸山採芝之使方出部臣擬 上意中悔尋具疏

以請 上曰原論爲此近京之地耳若玄岳諸所不在

此限乃移文督之不許視常忌殺

禮部類進五岳及方內名山所獲鮮芝凡千本有奇

十月御醫李果以玄岳鮮芝四十九本進詔覓御前賜果

絲幣一表裡

三十七年正月陝西鄠縣民王金獻芝山一座聚芝百八

十一本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名曰仙鳳萬年芝山

明朝典彙卷五十五

趙教

十七

三十八

以祝聖壽 上悅費以金幣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初世恩以歷尚

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其官仲文乞復子原職 上命

改爲太常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

中 上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教慶重忠誠雖請假還

鄉年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一人前去存問仍賜

白金百兩絲綸八束新錦八千貫羊四羖酒四十瓶以

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十一月陶仲文病且革悉錄其平生所得賜資

金幣衣帶獻還於朝及卒 上聞而憫之諭禮部曰乘

金幣衣帶獻還於朝及卒 上聞而憫之諭禮部曰乘

一真人總領教爲國祝修恭勤久著茲以疾故朕
憫悼其加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榮康忠肅賜祭十壇如
致一真人邵元帥故事塋以伯禮仍給香檀麻布與其
子世恩爲送終費仲文無異術徒以符咒小方稱上
意報承恩寵自戊戌以後上不復視朝輔弼大臣皆
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即賜坐與語稱之爲師
賞賚以數萬計又兼領三孤列爵五等前後幾二十年
以富貴終其身其死也復贈諡賜贈恩眷有加自古方
士所未有也

四十一年五月間仲文子寺丞世恩遺其家僮陶秀等賈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道教 十人

表詣闕進香未至仲文甥吳民表要之於途奪表獻之
有詔賜世恩銀四十兩幣二襲民表亦給路費遣還既
而民表復匿世恩所賜銀幣潛謁京師爲陶氏所發并
訐其私屬孟知縣致死平民等事上大怒命收下錄
衣獄比故殺人律論死仍結其所侵陶氏田產歸之世
恩孟知縣并令查名械至京

收方士豈道行下獄論死時嚴嵩父子既得罪上追思
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棄乃諭大學士徐階等欲遂傳位
退居西內以祈長生階等極言不可上曰卿等既不
欲爲大議人情必天下皆仰奉君命同轡若上聞玄務

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鄭鳳龍
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賂上左右各千萬金發
道行佑寵權及矯稱玉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遂得
罪詳報因考

九月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覽賜顧冠
帶銀幣遣還

十月大常寺卿崔仲儒係道流以讀祝連年老乞罷許之
十一月命御史姜儼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異人法士及
秘方符篆諸書儼前直隸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大
任北直隸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道教 十九

四十二年正月姜儼進所訪法秘書二十帙王大任奏進
法秘書五種二十冊詔俱置覽

六月方士趙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茲所進法

秘皆出真傳特授壽爲道錄司右漢法仍給冠帶勅
遣還鄉已添壽復以法秘進乞爾寓靜虛觀爲上祈
祝上納其所獻令遵前旨趣歸

八月詔加御史姜儼王大任俸各一級以訪求玄秘勞也
九月道士龔中佩供事陶真人府官至太常少卿是日

上偶遣官至壇事檢呪帙而中佩適出上怒命錦衣
衛衛中佩問狀會有言中佩同刑部員外邵峻夜飲者

因併連峻各杖六十顯爲民

四十二年八月太醫院御醫王金進辭爲壽春三座聚芝三百六十本賜白金十兩是歲天下臣民進法華仙桃瑞芝及爲上建醮祝釐者甚衆各賞賽有差

上諭禮部曰頃二月朕所常御務及案上有藥丸各一蓋天賜也其舉謝典禮告諸神禮官請併告太廟從之仍請百官聯賀報罷

十月王大臣奏倣選京師上嘉其勞詔俱陞侍講學士

賞銀二十兩給絲衣一襲二臣所得法秘數千冊及法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皆贊書庸衡無驗上特以名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五

遺教

手

三

收之其遇其真故大任等得驟遷秩等俱賜第居於京師然亦不深注意云

四十四年正月授法士唐秩劉文彬爲太常博士兼左漢法劉中孚陶希濂趙太忻朝守柱爲協律郎兼左至靈俱帶俸辦事

詔達方士胡大順監田玉下獄論死初方士藍道行以方術見事下獄而陶仲文既死諸方士術不驗胡大順仲文徒也亦以姦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真善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其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散成清霞玉粉九命子五玄典何廷玉齋至京因道

士監田玉羅萬衆以通內監趙繼獻之上覽之問曰

既云其書扶其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遂與萬

衆詐傳旨徵大順至京更名朝以章薦揚於上且

奏求圖書及建宮地上命以單人見至則大順也

上惡之特官中廣有類單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

故有此舉欲以動上上遂欲用田玉等其滑官數乃

開大學士徐階藍朝章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嫌

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本無足取官學已久忍非

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必其用此二人官學果忍不若

治之爲法之上上悟乃謂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言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五

遺教

王士

田王乃世著之靈接連白銀與意區測至與詳傳報自

罪惡尤重伏望速斷以消隱禍上乃命收大順等下

獄權司拷訊獄具上謂不實意欲寬之復問之藍由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特

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罪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

介從重擬罪因併連俱論斬繼獻獄中

五月時有婦詔往雲南雞足山建醮者自稱爲大真人府

贊教梁廷材巡撫雲南都御史李光洵信之因令有司

致齋供具事竣以聞上大怒命錦衣衛緝捕重治之

九月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卒其妻徐氏以子自命方

六歲奏言孤寡恐爲族黨所欺請賜封降勅如元君道氏制董氏者前真人前嗣母也爾嗣死其子元吉始生勅封董氏爲溫順永靜元君同孫元吉管理教事仍還本山道士四人充實教掌書等官協助行事徐氏族以爲請詔特許之仍賜永緒卹典如其父彥願之半

四十五年正月陞真人府焚修製藥官王中教爲太常寺少卿歐陽中衡加修一級李中陽爲通錄司左正一階敕爲太醫院使加通錄司掌司事左正一屈存輝爲清微奉教演法高士內局高士包存鳳爲清微修誠高士隆慶元年方士王金等下教論死金初以修煉資緣間仲

關朝典卷五十五

道教

三十一

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微劇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輪護國兵及以金石藥造御敬得還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卿曹文彬太常博士至是以遺詔建金等轉同進皆伏法

給事中徐光遠劾奏王大任妄做前以御史訪求法祕陳致清華且引用方士劉文彬等今文彬等俱正刑章大任做不宜道罪吏部覆大任等原奉旨訪選法士似無所虧詎但其遷按時甚有物議官職得旨飭革職開住奉道士金中剛等太常高士職號并收中剛及陶世恩五

甲五牙印一錄印銅印十
詔御奉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及毀墓碑坊精其田宅

二年正月詔華正一真人名號奪其印張氏自東漢建武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張魯者卽史稱五斗米賊也號能攝役鬼物愚民神而事之魯之子元忠卽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間始賜名真仙觀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改奏爲上清觀元至正中賜號正一教主真人主領符錄事國朝因令承襲傳至嗣孫張永緒以淫縱聞衛益表永緒死無嗣江西守臣因言

關朝典卷五十五

道教

三十二

張氏職名賜印不載真制且隱稅巡役公行承襲無功於世有害於民宜永爲裁革禮部覆言請華其封號止以高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從之二月湖廣撫按劉韶等言承天府元祿官故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祀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承德因奏乞供養田歲八千七百餘金又比顯慶與邱銅使有司季爲估修撫按處爲奏報僧權不經請進奉入官徵其租以供漢江茶陵之費戶部覆奏報可
四年徽州齊雲山道士金元清進經疏齋意上惡之下
巡按御史問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 上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 上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

遁遊天下耳 上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出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待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重劉待此逾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雷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箕但講命而已蓋先被自不許與人算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請劉言將軍將星見架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後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梁國公數日後玉誅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劉至問

汝與藍玉算命對曰曾算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廟尚存

于梓人者武崗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植神遂能雕塑神像極其工毅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費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豚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管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豚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豚火方息而虎隨至彈耳帖尾隨行人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爲郡民告許以爲欲術政衆有詔逮下刑部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曰是梓人家人驚以爲鬼曰吾實以聞逃去云死者許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廷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曰知州伍芳請奏問芳不許劉遂詣開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吟道人詞翰道遠可觀吳用藏其自

制選太山歌一紙

張三丰一名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深遠皆本道德忠孝每事求軼先知所授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胸肝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過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居草庵於展旗峰北庚午郝袖長往不知所所在二十三年上遣三山道士

果術

三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一
議三丰造朝了不可覺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御史賜之空符不受超擢太常卿一云三丰遼東熱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云玄玄別號係和客忍三丰子周顥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癯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癯曾採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臥聞扉間邪寒暑雨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顥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顥仙隱跡不見及上自將定南昌將還顥仙從道左拜謁清隨至金陵每遇一出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稱變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

諷上顯厥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衣帶常繫昌洪三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甕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燭爇四旁火盡滅爇而祝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將山寺月餘僧言顥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生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醉上將還顥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圖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圖南昌上欲

果術

四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一
勒兵往援阿顥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顥仙俾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顥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聖馬奮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上曰顥者言何安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謂見求食命賜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洪武十六年秋有

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 上以書
誨之會 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從跪至云願
仙道進藥 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釋其藥覺有書滿
丹秘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述觀爲文勒石紀
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上登廬山謁臣見從擁
翠亭給筆劉誠時鮑向嗣朱升張以寧秦格伯單友中
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
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子人皆呼
鐵冠道人 上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

蘭朝典彙卷五十五

吳衛

五

上曰何以知朕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選人至 上
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哉言我國
事顯直述無我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國
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遊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
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
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參政鄧愈薦召至 上問曰子在
南宮兵不血刃而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
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盪合焚殿必盡鐵柱觀
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
重之對省君震授之占剪綠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洪武二年 上親覽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言
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
數學陳友諒聞濂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
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賊必在
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孫山無風不知進中曰當
祭之祭已風大作遙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於康郎
山被圍其勢甚危金剛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
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濂
章受圖 上問何日聞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葬至
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

蘭朝典彙卷五十五

吳衛

六

龍奇中往往類此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貢冠
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協律
郎考正樂器樂舞凡宗廟中和韶樂及朝庭大樂以至
迎勝等樂廷臣然彼等器悉正之其部樂大抵以王度
休蔡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加以四清聲音律尖高非
昔比矣官至禮部尚書 上問其八音之理對曰聞聲
聲關係本朝土臣康節云冷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
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
多取過分許之乃於壁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

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元初蓋朝廷內帑也其人盜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謙將至謂違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違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飲且以足禪入瓶中其身漸隱違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生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不愛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命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自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

鄧人袁瑛精相術姚廣孝薦之謙邸太宗使人召之至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奧術

七

使者與飲於酒肆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瑛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上曰我等十人皆護衛長官也瑛不答上還宮命召入詳叩之瑛稱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賡地濁類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離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記行虎步聲如扣鍾足底毫紋有雙痣俟年四十篇過於膝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上喜而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爲太常寺官子忠徽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瑛總待北京召瑛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庭未幾瑛諸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徽

能傳父術建文初上召問忠徽對曰天命有之無愛也徽人象大成許靖難後除忠徽戎籍曾有言建王于重暉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上言天顏慘肅忠宗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按忠徽風靈神驗荷眷五湖寵渥殊至未嘗藉恩以張於世每因事猶忠謙議屢出始終大孝之情而懷舊機事論養賢之實而贈其取給乞賜孔子玉軸之語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宜在終喪謙服藥勿信方士皆榮榮弗沮利害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奧術

八

忠徽得幸成祖既仁廟以其言常不避言欲誅之尚書夏原吉曰忠徽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莫哀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之王府尹賢安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路得一青視之青鳥之說也漢王有異志遣人購之不往曰欲得子非詔旨不可漢以名聞時太宗有事於遼陵乃遂取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對面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室出耳上曰偏室亦可也遂不去後累世皆驗其言官至順天府尹

統十四年有自詔征大學士曹鼐急歸召皇甫仲和與
議曰朝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
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之夫計之
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議置國某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而後行曰東宮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
方適土木之難房驛道城城中皆哭仲和登南堂謂家
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勢氣至房驛退矣明日楊
洪坐自宜府石亭至自大同入後房遞通仲和一日出
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
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果術 九

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關不解衛
士不信至家果然復又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
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間時見室上兩端正相關是以
知之其術神妙如此

山西安邑金寶少習學易卜筮以京房術占輿奇中正統
中隨父清至大同 祁陵北符令大同守璫裴當問全
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應
明年歲在午其于庚午驪候也庚更折也歲龍一躍秋
潛秋驪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蘇勿用應或之者疑
之也還而復也陶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

在丑丑曰赤霄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霄於丑若順也
天順之也其于丁未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也
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
月寅日午合於壬乎 祁陵心識之實至京也先犯京
城將官召寅筮曰房縣能爲彼騎我驍戰必勝廖果敗
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
駕駕至以 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慮處上變告
密筮寅所寅符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滿
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志大懼伴狂事得不竟應奉
生諱復辟後召徵寅寅乃就金陵開神靈四字爲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果術 十

錢十有八貽之牙金賜之會滑以指揮出淮徐州上
兩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貴幸寅每
筮戒以持滿亨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獲寅寅語不足
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頹隤年九十卒

天順間權禮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順南昌人少遇異
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囑一書與之乃諫命法
也於是所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督燕
事吏部舉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 景帝不豫有燕
召異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吳事他求則期
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

召見文華殿即日權發封主事累進員外郎中曾欽反
執王顯李賢時祿在旁欽問封之曰公勿員固宜以死
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
當勿忌欽僂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
事平 上聞而壯之召祿賜宴勞陞太常卿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寧少
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
鼠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
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
懸一囊中頰乾麪饑輒取啖渴手掬飲嗣水一二升士
寧朝與棄卷百三十六 巢術

士

寧幾脫乞食老人與囊中物皆盡不能下咽士寧持淺
山果野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
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
居城東深巷隱隱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籍旁伺士寧久
絕火食唯日啖粟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偶遺輒
不肯受指揮王宜者濟州人往見士寧歎曰吾上世有
叔祖士寧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知家事
皆合宜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
乘安車來楊守隨進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
聞息曰我老無能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能聞道但習靜

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守隨因問元末國初事
日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館周家築土被褥晝夜
露坐廊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為弟子道人不開口言率
願指色授人人見道人願指色授亦輒心解為奔走無
當道人意道人喜觀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噤即
知病人可活日請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
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
活道人趨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發道人不取
謝發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納袖完弗復取病
蜀朝與棄卷百三十六 巢術

士

家有兄無假道人則枕案上不問事亦盡假道加假更
別枕不食飯草惡道人顧吾更謝造美食不為假道
物第釋去聲物終不欲更進道人又喜飲水鄉野人咸
願觀道人飲枕水案上無阿多少飲輒盡冬月水未解
道入齒間連連聲項之肩膊面紅汗下如雨慶陽事
歷場久不愈問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
將更聘女懶死此其祟故李太驚頓首請某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癘立瘥卒之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諸
弟子夜坐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光
甲士馬戰聞聲諸弟子俱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國朝典彙卷之一百三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禮部主客清吏司事會棟訂正

兵部

洪武元年九月以司農卿陳亮爲兵部尚書明年出知松

江府

二年四月以單安仁爲兵部尚書

九月以王居仁爲兵部尚書

十月以安統爲兵部尚書尋出秦山西以劉誠代

三年正月以嚴德懋爲兵部尚書尋改戶部復改兵部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七

兵部

四年三月滕德懋免以劉貞爲兵部尚書尋改治書侍御

史

五年以樂韶鳳爲兵部尚書

六年七月以劉仁爲兵部尚書

仁恭政廣東尋復任克義奏改湖廣

九年正月復以單安仁爲兵部尚書尋致仕安仁鳳陽人

元至正以府史起兵見上卽率部曲歸之上大悅

命成鎮江會始立按察司以安仁爲副使歷將作卿

上卽位陞工部尚書尋改兵部未幾請老許之贈田三

千畝年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終其身蓋異數云

七月以李允爲兵部尚書

十年正月以陳銘爲兵部尚書尋降郎中

十一年四月以李煥文爲兵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二年三月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俊太原人以

人才舉明年上革中書省陞六部正二品戒之曰歲

山川之險易嚴烽報之分明未幾子致仕

十一月以趙本爲兵部尚書

十四年九月以李俊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唐鐸爲兵部尚書

十五年十一月以趙仁爲兵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七

兵部

十七年三月以俞綸爲兵部尚書

十八年正月以溫祥爲兵部尚書

二十一年六月復以唐鐸爲兵部尚書尋改廣寧

二十二年二月以沈綽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年五月沈綽改工部以工部尚書奏連代六月稍

仍兵部逮仍工部

二十四年十一月以茹璵試兵部尚書

上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病衛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樹

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

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參栢史爲誰乃職方史某也

遂誅官與卒俾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補以迄於今後

太宗憲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此吏並

劉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三十年十二月以兵部主事齊泰爲左侍郎明年進尚書

三十二年八月以劉鶴盧淵爲兵部左右侍郎

建文元年十二月茹瑺復爲兵部尚書

二年十月盧淵有罪除名

十二月以錢鑑爲兵部尚書仍兼贊軍務

三年十二月以武選郎中古瑛爲右侍郎

四年九月以劉鶴爲兵部尚書與茹瑺並任

國朝興業卷三十三 兵部 三

永樂四年四月以金忠爲兵部尚書

六年十一月劉鶴戰歿于安南贈太子少傅諡節愍僞江

陵人詳死

七年三月以方賓爲兵部尚書權吏部 幾增人監生

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金忠卒忠鄧縣人少慷慨負義氣

兄成通州忠省兄令增難兵起布衣田寇上謁與儀云

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勸靜得召見

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道上

聞殿下賢譽故舉大事人材爲急 上悅立授署紀事

日侍帷幄時 事戎務尋陞長史靖難後陞工部侍郎晉

兵部尚書尋以尚書兼詹事輔佐 太子忠博覽史籍

議論河壘每遇入見受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

才能有缺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

周原鄉族 太子即位贈少師諡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

林抄計

四月以陳洽爲兵部尚書明年督軍交趾後歿於陣詳死

十五年以趙軫爲兵部尚書 軫字人鄉貢 軫字元茂

十九年十月兵部尚書方賓自縊成 詳記在

十二月以工部尚書李慶兼署兵部

二十二年八月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國朝興業卷三十三 兵部 四

十一月以張本爲南京兵部尚書

洪熙元年四月李慶督軍交趾以張本代慶

宣德二年九月李慶戰歿於交趾 詳安南

五年以柴車爲兵部左侍郎車初舉於部授武選王事遷

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入闕取大水調度有

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守與有舊僞車臺一暨疑

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

入爲職方郎中曹事最煩無不辦治會傳言湘藩當有

變詔爲治江諸郡擇良守以事知岳州居三歲鄧大治

復召爲職方郎中丁內艱尋治事至是起陞侍郎

大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本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
擢江都知縣端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楊州
知府事歷尚書爲人直諒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侃有
古大臣風同輩皆推服之

以許廓爲兵部尚書

京城人舉人

七年六月以兵部侍郎王驥署部事九年四月延尚書

十年以知府張順署侍郎事理南京兵部

六月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奏營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
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奏營軍務自有文臣奏營軍務自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兵部

五

此始遂爲定制福爲襄城伯所敬信每事先籌定付之
處分已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
備何嘗一事錯耶

按裕陵卽位初始有奏營機務益長陵崩後仍稱北京

爲行在則南都爲京師故稱機務正統六年定都北京
去行在則當改爲奏營機務矣奏營不專兵部王恕以

晉臺奏營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奏營靖遠伯王
驥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機務正德末王守仁亦兼

南兵部尚書乃止傳奏營

正統元年三月以應天府鄭瑩爲兵部左侍郎

十二月令王驥巡視陝西諸邊許以便宣行事二年驥還

甘肅稍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火軍無紀

律大會諸將於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

者誰最甚成曰都指揮安效命引出斬之徇於衆曰自

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因大閱謹斥塚庫部恒

謹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三年四月調部兼大理卿

四年三月以柴車爲兵部尚書奏營機務

五年四月以王驥督軍雲南

六年六月兵部尚書柴車卒車錢塘人父璽爲義士車洪
武中領鄉薦爲永樂初授兵部主事累官侍郎正色率下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兵部

六

人敬畏之將兵征西戎有功陞尚書累受制勅褒獎

七年五月以徐驥爲兵部尚書

八年兵部左侍郎鄭辰卒辰浙之西安人永樂初以進士

授御史屢命按事以忠實受知起拜按察使至侍郎素

性寬平舉止行藏多根於簡養卽升沈泰殿而堅凝之

識不爲所撼

十年九月以鄭瑩爲兵部尚書

十一年三月致仕兵部尚書徐瞻卒瞻江陰人謙慎有容

初爲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祔

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今妻勸歸而出避之妻有麗色瞻

絕祿而走數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
爲脫免他事多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
輒罵意在賄賂不爲意後其人歿賈爲舉殮送之歸以
兵部郎中提侍郎延撫甘肅至尚書
起工部侍郎李贊於兵部黃長洲人勤敏有吏材習知兵
事所在著聲尤邊郡地闊險阻遠近無不周知爲郎室
所倚重焉

十二年二月起復子謙爲兵部右侍郎理部事

十四年八月兵部尚書鄭登殿於土木贈少保諡忠肅堂
宜章人鄉貢士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風行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七 兵部 七

惠施近悅遠懷服仁順義至老不衰生平大節亦卓乎
不羣矣

以子謙爲兵部尚書十月進少保

十月以徐琦爲南京兵部尚書

景泰元年九月以錢謙伯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年正月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文曜附于謙
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
以文曜爲謙婢妾內譏惠黨正乃調之吏部

十月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三年四月王驥致仕

五月以儀銘爲兵部尚書

四年三月南京兵部尚書徐琦卒琦錢塘人徙寧夏永樂
乙未進士第正統間以南京根本重地特受委托爾
二十年深沈果斷每臨大議衆論盈庭徐以一言斷之
衆皆悅服諡貞襄

以張鳳爲南京兵部尚書

五年三月以張純爲南京兵部尚書江陵人弘治進士

七月兵部尚書兼詹事儀銘卒銘文蘭智于也學於吳諱
天性易直孝友舉經明行修洪熙時爲行在禮科給事
中內府教習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爲郎王長史景泰初
隱廟典彙卷二百三十七 兵部 八

出爲南禮部侍郎以立懷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
召爲兵部尚書尋兼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諡忠襄

六年正月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以江淵爲工部侍郎

謙以病在告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
官不相能欲求出稱兵部王文與商裕密奏內批調璞
於兵部而以淵代理淵不之知明日自出淵大志失望

七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以子謙薦陞是
職未幾何謙過誤密奏之 上任謙方事召入以偉奏
授之謙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無勿憾也謙出偉
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面言

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示之俾得免後諱為平
所撰以黨逆錄板榜示天下成化初傳便入兵部以爲
言乃致之

天順元年正月殺兵部尚書于謙籍其家家屬戍邊諱字
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
古春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宜德初授御史從討漢族人
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河南山西災上親書
諱名臣兵部侍郎延撫二省時年三十三歷兵部尚書
時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朝出寇陝西湘江
葉宗習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
順朝興業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九

城南登西番益復蠢動說言其端變在呼吸謀內固京
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濟
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潘果條書止奏動中機宜
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款等盜削平口不言功益
自微飭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頤進退
官庭密務接際調停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還賜第止
宿直房有無嫌委鄰庶數樓徹風雨薄田幾畝饒供
饒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大嚼舒良及石亨等告微傳
不敢挽法相件既得罪自知功高隙深延試不復自辯
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金甲袍帶子覺成龍門茂

陞卽位赦免遷其沒產弘治三年贈太傅諡肅恭建庶
功祠萬曆間改諡忠肅

三月以王驥爲兵部尚書尋致仕以陳汝言代

二年正月科道交章劾陳汝言怙勢亂治賄賂狼籍下部
獄或籍其家汝言附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故石亨萬
用之及理部事益附權臣表裡爲奸凡石亨輩言報陞
官輒爲題請不下四千餘人又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
守邊將官多出門下有不出於門下者便中傷之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四年五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卒

順朝興業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十

五年八月以諫曹賊功進馬昂太子少保賜玉帶金麒麟
服昂初附吉祥嘗爲曹欽管大禁兵至是以諫欽功得
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
福相云

七年二月以蕭惟顯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五月改馬昂子戶部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
部以王並爲兵部尚書

成化元年六月王並以病乞免上不允命醫日往視之
至是復請上慰問之九月三上章乞放准其還家調
攝先是故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件李賢意內批出一

人知外郡遂堅意求去士論惜之汝河州人性剛毅少
柔偶尚氣概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初爲給事中事有不
平者輒爲扼腕當邸王監國梓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
極之自是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桂發馬順
者歷都御史名滿天下家居至二十二年卒諡恭毅

八月改左都御史李賓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月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二年以李震爲兵部侍郎震臨汾人以祖禮部侍郎

入太學登正統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南兵

部侍郎改北食二品俸震賦性醇厚才識高適居家孝

爾術與妻卷百三十七 兵部

友灌官勳慎任兩京所至除弊興利政聲藉藉

三年四月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五年五月以陳宜爲兵部右侍郎

七年九月以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三月致任南京兵部尚書蕭維禎卒維禎廬陵人宜

德庚戌進士精敏強毅有才幹讀書通大略其掌憲度

尤特重僚屬敬憚之參贊蕭穆鎮靜知大體爲時所稱

謚文昭

九年七月程信致仕信在南京嘗因禁出軒轅乃與六卿

議復上言典刑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食

綴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恭贊已三載屢曉乞休
上重違其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勿久于家之諱
十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白圭卒贈少傅諡恭肅圭南宮人
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効而剝漕之功爲最然乏
清譽既歿而諸子以分財不均聞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正月改刑部尚書項忠于兵部

十三年三月以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兵部尚書吏部以

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擬侍郎

原昭翁世資多上甘不從特命傑時傑方無治刑義命

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起忌其來審通內閣學士劉珥沮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之甥達兼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傑陽城人正統己丑

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

流民已因勞成疾作請赴今令六月竟卒於南陽驛舍

年六十一傑樂聞謚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匪責

流民一事尤爲卓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製一旦消前

默定其功益不可掩云

六月項忠罷

七月以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張鵬爲兵部侍郎

調武選司郎中姚瑩爲思用府同知壁故尚書雙之子瑩

素與尹旻不協及壁又忤旻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

以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得片壁浙人何得遠近地遂有是命壁居廣西數年以病歸卒于家

十四年三月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十五年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於南京兵部恭贊機務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遠潛住京師資緣役用且南京根本重地恭贊軍國重務遠皆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切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五月 執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滿戍邊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卒贈太子少保益襄毅信休寧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十三

人正統七年進士才雄氣果沈思算顧不輕推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賢寒慙自給花鳥書畫不接耳目割田五百畝爲義田贈姻族人千敘政官詹事

十六年正月以陳俊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改戶部尚書陳鎮于兵部南京御史徐亮等劾奏陳鎮巡撫遼東時爲御史鹽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鎮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給事中章應元等亦言鎮存心陰險制行偷邪玩寇殃民日功希賞乞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八年三月右軍都督馬儀奏陳鎮巡撫遼東時姦貪欺

同倚法弄權起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張珍劾其失檢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欺變衷情銳報與汪直詎暗二人誦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誣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淵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 上允其勘問鎮致仕儀閑住調永平衛帶帶差操

以張鵬爲兵部尚書

十九年八月陳鎮革爲民鎮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盜庫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罷職居家寡嫂姑姪苦其凌虐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卽日以聞遣錦衣官移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十四

兵部

十四

服所侵庫中玉璫璽諸異品占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鎮乃洋洋然對于官曰金銀實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懷息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二十年五月仍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六月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許之兵部左侍郎命欽平欽新昌人丹泰率未進士通敏有才幹處事善思慮而不失所皆皆號稱職蓋能臣也

二十一年閏四月張鵬致仕

五月改總督宜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令防秋畢還京

十一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二十二年二月給事中劉昂等劾奏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遂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清運而京儲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廢存亡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難役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畏法避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學疏

關河虛虛張聲續遊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宜諸六卿

兵部

十五

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朔禦之餘輒興城守之策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空驚此而不懲何以警後上命該部議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軍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托不審事務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以呂安爲兵部侍郎安安州人以鄉舉選授御史數直諫

有聲累官延緩延擢至前官爲人樂易可親交朋友待

鄉黨俱從厚遇事善裁決論象緯有驗祿命亦多奇中

九月改馬文升于南京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益怒屢有諫疏皆旨留中不下故及之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恩簡不許今革任致仕奉情驚駭莫知其由昔

關朝典集卷一百三十八

兵部

十六

莊助論及黜于漢武帝帝以爲社稷之臣如蠶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輪于恕妄意以惡爲社稷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仕安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降恩兩府推官二十三年正月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十月以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弘治元年二月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容崑山人弱冠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舉進士累官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

分合皆具中官榮事下九邊邊人營風平沮狂安

太監李良乞罷數事允傳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

疏論八事曰儲養自輔教導體感愛惜人才久任經

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

職方有名制選京堂時到吉柳國謂事侵官將除中之

出爲浙江尤有餘旣而竟以朝觀考察去值撫者大駭

十一月以旅榮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年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青神

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過異常人以戶部主事

歷延綏巡撫入爲兵部尚書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十七

改戶部又出總督宣大三關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入

兵部子俊擬重簡熟外和內嚴正不從倖廉不近名每

奏對符機源竚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

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邊幾欲

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于境忌功有補

竟不能就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四年五月前兵部尚書張鵬卒謚懿簡鵬涑水人景泰辛

未進士授御史立朝容諱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

鵬率同列劾貶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滿成憲廟即位

召還擢福建按察使累陞前官年生剛直員介廉爽一

致敏歷內外所至勸蠶心力百務臻實效云

六年七月南京兵部尚書賈機務張榮卒榮華亭人正

統戊辰進士拜御史累官尚書更事三朝凡所設施皆

有成績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憲

八月以侯璉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卒遠無爲州人祖祥爲

工部尚書下獄家徙瓊州遠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天

順初使交南還陞侍郎歷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遠於

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尤熟國朝典與故居官四十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十八

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勝妾曰少吾事親愆不足

今安忍有餘

九年三月以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悅華亭人天順庚辰

進士爲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

惡利害動其心素性清約自庶僚歷官官保四十餘年

始終一節十五年十月卒謚莊簡

十一年二月改刑部尚書項忠子兵部

十二年八月以倪岳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三年六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四年十月馬文升改吏部以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

夏爲兵部尚書

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五年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忠嘉興人正統七年

進士爲刑部員外已巳歷爲北征驛房中餉馬開泰遷

遷郎中陞陝西按察使送巡撫其地屢以討賊功晉都

御史尚書以倖汪直落職直敗上察其枉復官致仕

忠明果僻爲諂達吏事悉體民隱驛傳軍務直言正色

不月詔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十六年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繼卒繼祥符人少治員年

二十八父瑄爲有司所告始發憤向學登成化丙戌進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兵部 十九

士授御史歷南京兵部侍郎尋改戶部尋尚書改兵部繼

器識宏遠操守廉潔正色立朝必依阿取容歷官四十

年俸資無所積思慮不及于子孫怨惡不施諸卿黨稱

中流砥柱云

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七年十一月以王軾爲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正德元年四月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於南京兵部參贊

機務是年翰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履瑣瑣

越滿殺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

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爲治學優才瞻剛方員外乃

南京兵部

五月劉大夏致仕以許進爲兵部尚書未幾改吏部以關

仲宇代

十一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卒軾公安人以進士授

大理評事審錄四川用刑平允陞四川副使歷副都

史提理京儲巡撫貴州振揚風紀召入爲大理卿歷南

兵部尚書討貴州酋婦米魯事平加太子太保諡襄簡

十二月林瀚遭疏論赦戴純等建理怒滿浙江左叅政致

仕計中官

二年閏正月以何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兵部 二十

四月關仲宇以太子太保致仕仲宇隴西人成化乙未進

士資惠端重體貌魁梧爲御史時 慈廟養注之居官

樞幅以寬和爲政然所在稱治

以劉宇爲兵部尚書本年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傅尋

改吏部

三年正月以曹元爲兵部尚書

五年二月以胡汝礪爲兵部尚書未任卒以王敝代

六年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辛年初大夏滿戌甘肅巡理

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

忠宣大夏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平生不以勢位自居

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
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
其事抵尾著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欺負功名實費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
記建平生履歷勒石付兒祖生等藏之戒求名譽以誌
其墓者子謂定宜之為人明議治理如買訟通達國體
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沒黯廉潔不私如包文拯忠誠懇
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範云

調刑部尚書何繼于兵部時流賊日熾王敵束手無策言
官論其不職遂改廉通政司事而以鑑代之

月與續卷三十七

兵部

二王

以榮昇爲南京兵部尚書

七年四月以劉殿爲南京兵部尚書

八年十一月以陸完爲兵部尚書

九年四月以張濂爲南京兵部尚書濂條陳八事又奏華
守備處冗官凡百報用不容請托人服其公明年致仕
加太子少傅卒濂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以庶吉士授
編修歷祭酒禮部侍郎尚書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
戶部清查遠年通賦論者謂劉瑾方移督責而濂多附
之及瑾誅日以金壽星爲獻濂後極詳辯未可知也

十年以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四年九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瀚閩縣人成化
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諭德祭酒遷禮部侍郎改吏
部尋進南吏部尚書正德初改南兵部時璉璉側目方
正士會南科道官言事被璉獨往送臨餞金月議上
章直詣言官璉聞之恨勒科道招詞建璉爲黨憾詔降
浙江叅政致仕璉誅復原官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
謚文安子廷陽工部尚書廷璉南禮部尚書庭機子璉
南禮部尚書庭工部尚書父子兄弟皆以文行知名一
時海內冠冕推林氏云

十六年正月以王憲爲兵部尚書等致仕

題朝典卷百三十七

兵部

二王

時王憲去位以左侍郎楊廷儀署部事廷儀爲御史方鳳
所劾雖稱疾在告頗托右侍郎王鈇上言兵務浩繁宜
令廷儀亟出視事上報可廷儀遂出視事公議郎之

六月復召彭澤爲兵部尚書

召王宇仁尋中止陞爲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守仁疏

乞省差

嘉靖元年四月以廖紀爲南京兵部尚書十一月致仕以

陶琰代

二年四月兵部尚書劉繼平機大與人大父中數戶部尚
書繼成化戊戌進士由翰林歷官禮部尚書丁憂起吏

部加太子少保復起前官致仕長身玉立音吐洪暢見者生敬爲詩文惟取達意不事雕琢在翰林時從事律學喜談名理聲譽不僚善辯者不能奪性孝友雅尚儉素無世祿之習

八月以泰金爲南兵部尚書尋改戶部以李充嗣代

十月給事中曹懷勛尚書彭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賕之第且以病廢事乞容休致右侍郎李昆琳見利忘義之失囑托本堂蒙官怠官成之譏脂韋司屬乞賜罷職奪下所司薄遂以少保致仕 澤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純誠直諫待憲嚴明一洗脂韋軟媚之習君子謂其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兵部

三三

得於理學者爲多謚襄毅

十一月以金獻民爲兵部尚書獻民綿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掌院事知大體不事苛煩糾劾彈壓臺中肅然改兵部嚴明積案序大武籍率然不吝贈太子少保

四年正月前兵部尚書何鑑卒鑑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擢御史出爲知府歷官副都御史巡撫直隸賑濟災傷多所全活刑部侍郎奉勅招撫河南等處流民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流賊劉六劉七等起提督軍務有平賊功加太子太保進光祿大夫柱國給一品誥命致仕

鑑有執持不附權要在兵部時宸濠素復讎銜堅執不與端方之操可概見云

六月以李鑑爲兵部尚書

五年八月以詹事張璠爲兵部右侍郎時璠請告省墓月朔已陛辭上復命鴻臚寺往境諭旨留之而吏部會推堪任兵部二人以聞上命別簡以璠名上遂用之即日三中官宜璠至左順門令治部事無歸璠疏辭仍乞賜告不許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皆言璠貪倖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不宜遽處兵柄廖紀銓部大臣負時望乃迎伺上意引用邪人保祿不忠上怒責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兵部

三四

桐等慢君命排忠良陷大臣已而六科解一貫等十三道張祿等及南京給事中方紀達等御史戴繼先等連章以爲言俱不聽

十月以王時中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鑑卒鑑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長子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覆虜虜五萬時檄奇捷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七年二月以王憲爲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卒充嗣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以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歷官都御史侍郎巡撫河南

南蠻宸濠犯順以保障功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仍兼
巡撫尋改兵部充嗣居官清苦劇歷四十餘年所至以
風裁自持然外和柔而內剛正以故始終不及於禍贈
太子少保

十月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
由刑部進兵部力辭至三疏言外虜方強內憂日甚天
下之人閑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
所聞方瘠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勤爲國不得
保全其倖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復獲姚崇李
綱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同卿土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七 兵部 三十五

夷尼邊儲正謀讓惜人才十事要說 上嘉其忠懇促
令上任議行十事

八年二月胡世寧見所議不令求罷從之以李承勛代
六月罷兵部右侍郎賈衷初衷以工部侍郎督木湖廣事
竣回籍三疏乞致仕會輯事官抄妄言衷已至京月餘
有旨衷既至京不行朝見乃奏詞沽名事涉欺詐命
部查奏吏部言衷實在籍候命且疏詞懇切宜聽之
上意終不可解賈吏部黨護遂革職令冠帶回任仍令
辦事衙門及胡廣廣東布政司核其在京在籍的實以
聞給事中魏良弼因言衷係大臣例當馳驛駁令入京

豐鑑隱隱乞病者欺罔之罪以杜偏聽之漸不報
九年正月以王延相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年二月兵部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諡敏世事仁和
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德安府推官歷陞江西副使時
豫有逆謀要結權倖中外側目莫敢言者世寧慷慨上
書悉發其奸狀逆犯獄幾歲滿成濱陽深謀起還撫四
川右食都御史未幾召入爲吏部右侍郎歷陞南京工
部尚書復召入一歲中歷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再
加太子太保尋病引去復召兼贊南京機務不起九年
九月端坐而逝世寧風格峻整有經濟遠猷自諱自持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兵部 三十六

有燕羊之節海內士想見其丰采既與大政侃侃持論
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佳而立朝殊與抵牾至若建白
留城新河開關案哈客二議足稱謀國之石畫云
三月兵部尚書李承勛卒承勛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
田歷官都御史承勛以太湖知縣歷南刑部侍郎建尚
書又召入吏部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改兵部提督國
營尋掌兵部 上欲用爲冢宰不果是年充正使冊九
節歲起趙朝恭疾卒 上自爲文祭之贈少保諡康惠
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
體議論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資

時兵部尚書缺以本兵重任要在得人亟推老成諸邊務者及會推戶部尚書梁材右都御史江鈺兵部左侍郎陳洪謨名上上以戶部都察院均之重任材健二臣不宜輕改令更推至是吏部言京堂會歷邊任者少旁搜廢棄中頗有其人被背累朝培養歷試勤勞或因措搆過誤以致廢棄今懲創既久智應日周願廣圖傳之意開遷善之門請非干大禍大獄者聽臣等列名以請簡其中習邊務者備本兵之選其他行業著聞才識可任亦量得起用乃部吏部都察院會舉年力未衰識見老成者疏名以聞母得濫及已會推尚書蔡金王時中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二十七

高友璣起職都御史孫修侍郎李廷相王善鼎陳應通政馬理詔聽起金時中廷相導四人

四月以王時中為兵部尚書尋改刑部以王憲茂

以王俾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俾太倉州人應舉儲者而曾中宣有經驗善因事為功故所至有聞

十一年以楊誼為兵部右侍郎誼饒封人成化五年進士為人端慎平易臨事未嘗近名而名亦隨之嘗署院事憲度蕭然及為侍郎悉心贊佐不激不隨士論推重七月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卒希曾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士以應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忤逆璉廷杖削籍理誅復

職歷官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屢劾巨寇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蔡長堤濬支河而漸遂通詔加尚書服俸已改兵部轉左看曾清濬賈亮居職務自盡不取聲望臨事有矩度恬于進取居南太常凡六年卿貳且三考不以滯雷介念有大臣之風贈兵部尚書

十二月前南京兵部尚書陶琰卒贈少保謚恭介吳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賈亮醇謹直道而行言不諛廢事不避難一時稱為名節

十二年五月以劉鑑為南京兵部尚書龍襄垣人弘治己未及第歷南京禮吏二部尚書改兵部修兵政崇武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二十八

龍江五關守把之中官權橫侮五衛欺隱之輩謀有裨機務致仕歸年七十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十四年三月以張璠為兵部尚書

七月以秦金為南京兵部尚書

十五年以王純為南京兵部尚書

十六年十月初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憲卒贈少保謚康毅憲東平州人弘治庚戌進士德度汪洋才識敏練居

官四十餘年凡所為必思盡其力不偏不黨人謂其得大臣之體焉

十七年以劉棟為南兵部右侍郎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

士以編修議大禮被廷杖詔候幾死已遷中允參知政事
廣歷太常卿提督四夷館陞前職

十八年五月以湛若水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陶諧爲兵部左侍郎諧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殫心武
事日夕考求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依依必盡所見勿
悅異同逾年以前災致仕

十九年六月以熊汝爲南京兵部尚書

御史包節上言頃因風變上厪聖憂首以邊防下兵部集
議亦既條列矣第職掌所在忌避居多況濫狀疎要非
根極不足以稱塞德意也卽今災異叠見邊事可虞而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三十九

以食部之張瓚坐壽之若之何得患于未形邪乞速遷
瓚別簡忠良不報瓚擬劾節爲王廷相所嫌乃上疏力辯
且許廷相與羽流唐珠璣爲莫逆交講求丹鉛及房中
秘術非正人君子所宜爲廷相亦上疏劾瓚食焚罔法
行道共嗤包節自能論別何庸臣言且唐珠璣老年監
粵籍紳俱爲延納瓚亦往還其家嘗稱其預知遷除事
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笑裸也 上曰張瓚王廷相俱
朕所倚用各盡心乃職勿得濫辯已而給事中張堯年
復奏大臣宜協心輔治以養和平之福瓚與廷相交切
詆訴非所以令庶官見也且瓚世居京師其親屬故舊

環布市井而居本兵又驗七載人情習熟請托日多屢
經論列宜改瓚別用復簡才德居之 上曰張瓚王廷
相攻訐有傷國體朕念大臣姑賁之今後廷臣務和衷
同德以光國家不可效尤張瓚請練戎務令盡心俱職
以副委任

十一月南京科道王緯等言張瓚與郭勛世居京都締結
親識凡推舉將領關節交通衙衛有奉將千金都司八
百之譜今勛逮下詔獄天下手額以爲大姦之去宗社
生民之禍而瓚猶在位其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碑戎
狄玩侮之心乞稍勵正法瓚罷斥則人心鼓舞而國
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三十九

不足平矣章下吏部

十二月以樊繼祖爲兵部尚書添註

二十年南京給事中王鐸等言新任兵部左侍郎費采才
望庸劣不堪重任且今鹽虜蠢動邊圉多警本兵張瓚
既久著貪婪難祖等又怯懦畏避正宜抄選才傑以
備策用采誠不協衆望詔下其章于所司采疏謝不允
二十一年十月給事中任瀛劾奏尚書張瓚郎中楊博職
專本兵爲謀不忠方虜來時日虜無遠謀不過搶掠迫
至虜已深入方且議調客兵日虜雖入腹裏必無所掠
十餘萬人數千里皆自備餽糧而來耶其欺罔

甚矣如三門揚兵歸併付落收穫秋禾此皆兒童狂幹之說而費與博以爲奇秘其於國政所損益細故哉夫往不可追誤登客再如舉用將帥則雖偵師失律亦在所取遂使三軍之上垂首喪氣朝廷紀綱坐是不振而費乃敢首倡邪議陰爲國利之地誠何心也詔張費已有成命及楊博俱罷辦事

御史俞則全劾奏張費貪婪無恥各邊將領惟賄是用又與江彬黨惡逃軍張洪者比納其重賄邊方多事亟宜罷黜上以其疏示費令自陳已復詔供職如故

十一月少保張璁卒璁累被言官論劾皆有顯跡上終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兵部

不去之至是師興加隆贈太保益恭襄

召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毛伯溫還部論之曰卿總司憲綱久著才望兼以南北征伐請練戎務故特以本兵任卿伯溫以費有貪聞諸邊類多偵帥乃首上言請禁沿邊

將領招剋營求之弊上納之命都察院刑楊傑論

毛伯溫奏薦楊博才識通敏曉暢軍情向隨程參歷九邊備知夷狀今年費已淫何空還轉乞勅吏部仍舊供職積有勞勩不次殊擢上從之

十二月以王克封爲南京兵部尚書南京科道張汝楨等合疏言克封才守並劣不足當爾都察贊機務之任詔

罷克封不用令吏部會推舉任者以聞

二十二年三月以張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

四月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益恭襄天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御史巡按陝西以忤裁太監廖堂逮詔獄論金壇稍遷至潮州知府歷官兵部侍郎總督三邊軍務累以軍功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召入提督閩營以疾乞致仕賜馳驛歸天和字復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敷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爲人所稱述者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兵部

多選用之

二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秦金卒贈少保益端敏金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節士論許之

十月毛伯溫罷爲民尋卒伯溫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以推官拜御史按福建湖廣歷都御史巡撫寧夏順天入理院事已以兵部尚書征安南事平加太子太保班師還部奉勅督京營溫有異議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順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劄九轉不少執吝

以戴金爲兵部尚書尋罷

原駐潯陽人
正德平成進士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辛贈太子太保益文定邦

奇鄆縣人弘治己丑進士以蘇吉士授檢討以親老求

便地迎養出朝嗣府提學副使尋疏乞終養嘉靖初起

四川提學遷左庶子進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兵部邦

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養于宦情放廢連屢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唐龍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以路迎爲兵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路迎以給事中何光祿論其怠廢戎務疏

閣朝典卷百三十一 兵部

下未覆輒投劾乞休詔責迎假借人言輒求解任畏難

避事余革職閑住時侍郎葛鍾新陞南京右都御史光

祿又言本部卿貳不宜同時解去今胡虜歲侵邊事靡

午迎爲重臣義當計國乃以微罪求去鐘歷任未幾遞

爾還轉悉代者益無固志懷苟且觀望之私乞留迎以

其後効併寢錢新命庶人如策勵事無弛誤上以迎已

有月罷歸鐘仍留原任供職

六月以陳經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胡調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在都

勒閱試德選任嚴關防黜影射右尋祚郊留都之人安

爲南昌人弘治壬戌進士

兵部左侍郎閻端辛贈尚書益莊敬肅會稽人弘治丙辰

進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正德間抗疏劾奏逆瑾丘聚

等擅權亂政羣小嫉之以他事請詔廷杖視職復擢其

與大臣益黨及廷說十庫不預奏時之械繫詔獄復廷

杖滿成肅州遭誅尋還嘉靖初召爲右都御史巡撫南

領選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剿平同賊前後斬俘以數

萬計招降亦數十萬丁毋受服闋起贊本兵會九廟災

自陳致仕諸歷事 三朝剛介不從當官奉公守正終

始如一致稱完節云

閣朝典卷百三十七 兵部

二十六年九月以王以簡爲兵部尚書韓邦奇爲南京兵

部尚書

二十七年正月王以簡以河套議出爲陝西總督以劉儲

秀代之儲秀循例疏辭內言 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

夷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能佐萬一 上責其

浮詞虛罔無任事忠則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

部更四尚書時王景節諫廉平孫繼魯清修苦節劉儲

秀清貞修儉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食

星好伎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卽有論劾行賄得解

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云

兵部左侍郎潘珍卒珍妻潘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諸暨知縣入爲大理評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兵部諫征安南忤旨落職歸珍廉直有行誼如得一節歸後大臣科道薦章十餘上皆不報論者以爲未免其用云

二十八年四月趙廷瑞罷兵科給事中楊允繩勅廷瑞近懼危疾舉動支離一時推用俱不得人如西官屬總兵李鳳鳴萬全都司都指揮楊斌立威營生營安鄉相張坤神機營參將徐澤等皆近經論罷輒以遠年奏保爲疏請宜自今進御推陞本擢各疏其舉劾先後以杜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三十五

欺隱 上曰廷瑞前經論列特賜優容又因邊事加恩何以忌威今既有疾尅帶閑住吏部即擇舉才堪本兵者以聞其私用將官及奏進揭帖二事令本兵查議于是侍郎詹榮備列所推諸臣屢歷疏上因言屬者邊方乏人本部不得已素短取長以充任使倘閱疎滿藻鑑不精有如科臣所論者及查武職御覽揭帖于弘治四年略具諸臣屢歷按季進呈迄今選爲定式更請 上裁得旨除嚴推用將臣私弊已久廷瑞既罷去榮所任且不問奪所司郎中俸三月李鳳鳴等俱革任閑住自今揭帖俱且備列舉劾年月違者科臣執奏

四月以范鎰爲兵部尚書尋爲民以窮薦建代未幾劉去以丁汝璣代

二十九年正月以王學夔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免以韓世英代

八月詔逮繫丁汝璣及左侍郎楊守謙下獄初虜逼通州汝璣聞警束手無指募伯者無償卒出郊不數十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安言見虜城中輒震輒而言不信汝璣不加罰復募他卒償之備安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掣調爲掩飾計兵疲不得息家人莫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三十六

知所向亦不知掣調者爲誰爭管丁某丁某欺魚肉之語頗嚴禁中及勳王師至廉劄不野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擄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擄獲說科違陽軍遺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違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詭言違陽軍叛而仇覽方被擄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 上謂大同軍首入擄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送營收撫而驚殊不可禁汝璣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間苦之有甚于虜乃恒詭稱違陽民間不知遂謂汝璣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違陽叛軍及虜薄城下汝璣受計于璣

嵩謂地近畏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諫曰汝憂有禁勿聽民間益歸罪汝憂而營機譎稱率兵往平虜乃虜在城下驚故遠也郊外不敢近城中其知謀擊虜與否而守謙被命也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上聞之謂驚遠出禦虜而守謙畏不出師併汝憂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諸中貴固壁諸中貴遂訪汝憂守謙貳于虜上益心勦乃命批汝憂下詔貶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入俱下法司卽詔時刑部侍郎彭顯左都御史屠傷大理少卿沈良才等論汝憂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長胥

廟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三十七

史錄不卽竟上特坐齋宮遲具獄稍延數刻上大怒謂顯等比髡將有所規足今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是日上卽命斬汝憂守謙利科郎給事中張侃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上愈怒又逮侃等廷杖之仍削侃官斥歸還素汝憂守謙于西市初虜犯城下嚴嵩令汝憂下令勿戰及汝憂被逮嵩恐露前舊給曰毋慮吾爲之地汝憂亦信嵩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及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憂首以徇令勿收葬放其妻三千里外予戍鐵嶺衛汝憂妻化人正德辛巳進士

守謙長沙人已丑進士充鳳廉潔一介不妄取充能於經濟寄邊有大寧請考兵部集隆慶改元科道幸自修王好問交章雪其冤詔開尚書監恪恭

九月詔起彼兵部尚書翁萬達時本兵缺月餘吏部尚書夏邦謨等前後會推四人皆不稱旨乃奉邦謨俸特召起萬達用

十一月擢兵部左侍郎王邦瑞爲尚書先是召起翁萬達于制中萬達家海兩月餘尚未至上遲之屢以爲問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觀望恐非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卽萬

廟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三十八

達不來不必待也以邦瑞代之未幾萬達至具疏自明上姑貸其罪奪職別用

三十年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榮山海衛籍嘉靖五年進士歷官巡撫甘肅大同虜屢寇邊與總兵周尙文戮力戰卒邊備大修虜入輒制去晉秩兵部侍郎尋召還部攝書事卒贈工部尚書

二月王邦瑞罷先是邦瑞疏上備虜五事上曰兵部正官爲用建白是以空言塞責耳因詰責之詔革職往俸寇帶辦事至是考察自陳乞罷上謂邦瑞巧詞懷怨無人臣禮勒令爲民不許再用

以協理戎政兵部侍郎趙鍾爲尚書時本兵員缺吏部會
推行取到京提督兩廣尚書張經總督宣大侍郎蘇作
及兵部侍郎章豹來旨再推經略易州兵部右侍郎翁
萬達及錦 上乃用錦又部朝廷制不許解總制昨會
推時夏邦謨都不遵奉口謂總制大臣自肆可乎令對
狀邦謨引罪切責而有之

翁萬達罷時萬達經略素剽竊以考察自陳不職 上謂
其無奮勉効力之忠許令罷去既而疏謝失禮頭字以
不敬黜爲民

六月以史道爲協理戎政兵部尚書

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三十九

九月給事中何光祿等御史譴使等劾奏史道以邊鄙多
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市馬之貴宜宣布恩威陰伐
庸謀稱 上任使乃傳送虜言委靡過就馬市開矣即
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即欲請封號今觀虜表竟在請乞
而通以爲滿恩况表文又不索所換其設心爲何道不去
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夷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
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圖是紛紛無日而定亟宜罷斥以
爲謀國不忠之戒 上怒曰史道已有旨同京道未回
時爾等何在既有所知實不積刻陳奏何專一探試朝
廷雖勅道本欲論驚先務惶各廷杖八十餘奪俸一年

十月史道至京以科道會劾乃上疏乞退疏下吏部言道

前後處置市易有無裨益違計里鑒自斯其以目疾乞

休似非得已 上覽奏不悅曰道盡心邊事其功罪有

無爾職司擬評未有定論乃一一煩主則爾等所辦何

事道令竭忠協理南書李默等各降傳一報史道以再

疏乞休許之道涿州人父俊父子解元進士道以庶吉

士改給事中疏楊廷和不法三十餘事陞僉事復下詔

獻請金縣丞已以臺省交薦復原職陞陞僉事都御史大

理卿以忤汪鉉降參議復坐陞辭到遲閣住未幾起還

撫甘肅勦平叛賊有功創立五堡聲勢相援虜不敢犯

開朝典彙卷三十七

兵部

四十

晉兵部侍郎尋召選部正色直言每有題履多見嘉納

又勅令處置宣大邊務晉尚書召協戎政及歸未幾卒

三十一年四月以屠楷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月請趙錦戍極邊初錦自大同起撫召入本兵仇鸞有

力焉時光祿卿董德中爲職方司郎中與鸞表裏爲奸

錦曲意奉之及鸞敗給事中郭瞻追論錦前請事鸞意

如開馬市議分圖營皆阿指贊成既而見邊事日非鸞

敗形已盛乃稍示低狎持兩端以解臂之治客之婦既

失身于匪人而欲掩匿其迹人誰信之慈中雖陞任然

爲職方時朋好鬻爵狀猶耳目不可一一悉數 上曰

鍾所首是本不滑何以置流錫久附逆賊朕亦素知令
充極邊新軍妻子隨住恐中發口外爲民兵部員缺吏
部會推三四人以上時南京御史王民等薦舉原任總
督尚書翁萬達王邦瑞楊守禮巡撫楊博等皆前線戎
務宏起用部覆其章以請乃起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兵部尚書翁萬達卒萬達捕陽人幼類異五族能
讀書性剛介坦直南北征討多建奇功已酉召入爲本
兵以父喪去庚戌之變詔率情起復時虜患方棘上
以至選殿右侍郎竟坐廢至是復召用命未至而卒贈
太子少保追諡義毅世稱爲名臣云

廟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四十二

三十二年正月以壽齡爲兵部尚書初知華亭縣歷官
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犯都城時以大臣薦
與何謙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信向遷躋本兵
閏三月以潘演爲南京兵部尚書演婺源人正德辛巳進
士歷官至戶部尚書正色立朝爲時相所嫉徙南工部
轉吏部轉兵部致仕演貌不逾中人而守道守官爲夫
其抗居實情悔言不出口至失談頗愆必盡所懷贈太
子少保諡簡肅

三十三年十月以周延爲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三十四年正月以張時徹爲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以張鑒爲南京兵部尚書鑒南昌人丙戌進士相度雷都
險要分水陸兵首尾聯絡俾江南北免倭寇荼毒鑒有
力焉

二月最約罷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爲慮責成本兵甚切
約事多推諉不奮 上意惟恐未輒類舉各臣報捷疏
請謝玄祐而已 上初意悅之爲得大將再舉頗厭傳
諭輔臣切責令陳勳平南北之策凡再上不稱旨例俸
二級至是 上諭在直八臣曰 祖宗時于吏兵二部
正官每值其選况今多事時耶兵正年衰不勝重任卿
等可評論之嚴嵩等對約果表貶臣等當傳聖意令彼
自爲選遇以全我 皇上優待大臣之體于是約乃引
疾乞休 上特令開任約廣信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
長身玉立襟懷峻潔而平采薇後聖之令人欲服雖位
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欲舉高舉物外之氣卒贈
少保諡貞毅

廟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兵部

四十三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

三十五年楊博去以許論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正月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卒贈太子少保諡恭
簡邦奇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
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金

事爲鎮守中官所誣奏遣繫審官爲民 上卽位起山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召爲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入爲大理丞進少卿累遷南右都御史進今官恭賀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毛詩未驗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篇于行誼學務實踐不爲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

三十七年正月復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三月觀師宜大時有南總督宋人本兵厚賂嚴氏給事中楊博阿意疏請

久任楊博爲宜大總督以爲之地刑部尚書鄭曉時署

兵部奏引節奉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學回部今大同少學宜令博同部任事從之

五月先是有旨召楊博還給事中張學顏言 皇上近者

起博于家以右衛之固非博不能解也今大虜新退邊民威者未收瘡痍者未起拊綏安輯正在此時而陛下

遽欲徵還則博之經略事宜必不暇致詳而陛下所以用博者亦遂失其初意矣空假以事權令其專意綜理

不必更擬還部 上以爲然乃令博留鎮視事

上欲召楊博還兵部復慮北防以開廣萬言北防誠宜

加慎博承特命在彼盡力料理方有次第據報修築墩堡已完五十餘座接日繼工博才足以爲人贈之又官繫兵正令行而事易集茲且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既畢徐議其宜兩 上以爲然乃不召博

御史萬民英劾兵部侍郎吳嘉會巡撫劉鏡時侵牟案案

部金時嘉會攝部事 上怒命收繫詔獄以刑部尚書

鄭曉代攝已而獄具則籍爲民

三十八年十月楊博回部加少保

三月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贈工部尚書謚襄敏珩石

州人行履高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爲御史時輔臣

推充侍從議臣疏辭不就士論高之

四月張整以鎮武營兵變罷以江東爲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東疏辭官保 上手詔還嘉其入朝右衛之

功令盡心安撫士卒訓之忠義以真邦本不允所辭

五月吏科都給事中張慶龍劾奏給事京營或政兵部右侍郎殷學託病數月薄戶部侍郎不爲而求漕運總督

展轉行詐無大臣進退義學上疏自辨 上曰文臣會

先散長邇來自肆安居每每稱病臣子盡瘁其義何在

學又協理戎政被劾不俟明旨游詞欺誑姑從寬釋爲民員缺亟推忠謹兼濟者代之于是改南京兵部侍郎

李選代學協理

六月起原任尚書王邦瑞協理戎政

兵部右侍郎魏謙吉赴任趙卒禮部以謙吉三品未考滿

郎典當半給得旨特全給之仍贈布都御史詹一子謙

吉狂率領額不類衣冠其居官終始所至無一善狀是

暴虐起若然賜乳虎至于雄刀乞索即市井之人趨言

之屬時政汗濁遂至位卿尹思歸歷備若此

四十年五月以李選爲南京兵部尚書

前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楷臨桂人

嘉靖癸未進士除兵部主事改吏部歷官至南工部侍郎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四十五

郎尚書已改吏部履改奉贊機務疏乞致仕增入任三

十年孤立寡交然亦無忤性豪奢好居第僮僕風雨日

閉門靜息讀書其中卒年七十二

十二月協理戎政兵部尚書王邦瑞卒贈太子少保諡襄

毅邦瑞宣陽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以王親出爲

興德知州累遷陝西提學僉事生處賈事諱知濟州歷

陞兵部吏部侍郎庚戌降南京城奉命巡視九門兼掌

兵部印提督團營條陳守禦五策帝選上疏請更營制

遂定爲三大營即以邦瑞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時仇

鸞爲大將欲節制九邊諸將邦瑞力執不可因上疏劾

鸞廢息不道鸞陰中之詔奪其官家居十年會戎政缺
官特命起于家協理邦瑞嚴毅有執器議甚衆歷官四
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節著云

起江東協理戎政仍加太子少保

四十三年二月以趙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以胡松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二月給事中張岳疏陳時宜六事曰議祿權以安宗室

辨誣偽以端士習公輿論以善具材遇奸宄以作士氣

數部差以肅官守止開納以議兵餉因言方今世際清

明各部諸臣皆思康濟廉潔以清吏治惟兵部長縮進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四十六

題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其責必

有所歸此言皆識切楊博博聞之不平乃執奏乞罷歸

思過上優詔而之既而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安

未言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知和衷相濟言官之無

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譴諍故

亮與雖聖不能無吁咈四伏雖賢亦不能識歸于未試

近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爲之忤忤不平不知天下

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辦否乎其語甚亦侵博也

四十五年四月以郭乾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月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選卒贈太子少保諡豐城人嘉

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件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爲南禮部郎中累陞都御史提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起關至則失嚴高意罷家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陽軍務平賊神倭寇進而兵部右侍郎召提督京營已後陞尚書會病乞歸卒于家遂薨觀魁傳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沉機秘計往往出人意表故能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揮鎮定之嗣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乃益督悍無狀幾于決裂比遂往與甯推印寂然就縛焉蓋其戡定之略如此

閏十月原任兵部尚書許論卒論字實人前吏部尚書進

廟朝典彙卷五十七

兵部

四十七

之子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諱之弟也爲人博學強記早年以才自負欲有所建立不肖于藉世閥積階級也嘗著九邊圖論其高較虜情綜畫戎計鑿鑿多不盡于時聲稱藉甚比虜庚戌犯畿內起家受兵寄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在他職然值嚴氏當國邊將多債帥且憑藉與援無可與戮力者上以邊事責文臣督撫官往往以失事陷奸辟論老自顧念重又不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狼籍其典本兵一聽世蕃指揮盡諾而已故其晚節殊爲清議所不滿云 穆廟初諡恭襄以總督宣大向背趙炳然協理戎政尋回部加太子少保

隆慶元年三月趙炳然免以郭乾爲兵部尚書

四月以趙大佑爲南兵部尚書尋致仕以劉采代

兵部尚書趙炳然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襄炳然劍州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以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或政出總宣大山西軍務尋轉本部朝廷方欲大用之會以病免歸卒于家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吏胥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漸人至今思之

郭乾罷時給事中劉伯燮劾乾罷乾中樞有責任使前京

廟朝典彙卷五十七

兵部

四十八

營缺大將久不推舉致屢宸慮特用鎮遠侯竇北虜封貢事安早決復徇策舍之議陰持兩端及給音再下猶漫爲題從竟無可否庸問欺誑無人臣體乞罷職乾上疏引咎以衰疾未退上謂乾素行清謹不允踰數日復具疏力辭上乃許賜馳驛以歸二年正月以霍某爲兵部尚書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詔贈工部尚書象賢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御史出爲湖廣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時安南用師嶺表滇南皆爲之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雲南

平為會那能之亂陞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時山海寇盜縱橫出沒東賢設方略剿擒斬獲幾二千級改南京家居久之遷撫山東陞左侍郎以老乞休卒于家為人廉建績事多大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三年南京兵部尚書劉宋卒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宋麻城人嘉靖己丑進士典雷羅時士紳資道達世多喜與事就功而宋故任真自如恪守舊章鎮以寧靜任時脫市士懷德思威寧嚴款綸毋敢津者

四年二月復以郭真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八月以吳徽為南兵部尚書尋平贈太子少保謚介肅徽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七 兵部 四十九

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

十月以劉自強為南兵部尚書逾月改刑部以王之誥代

五年三月起楊博為兵部尚書尋改吏部仍兼攝兵部事

七月以譚綸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免明年起本部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

都督府

辛丑三月 太祖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甲辰三月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

洪武三年十一月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額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穎時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傑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八 都督府 一

知都督府事

七年六月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都督事

十年以右御史大夫湯和為大都督府左都督

十二年十二月平寇將軍丁玉自四川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

十三年正月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二十六年正月中都督僉事徐司馬辛司馬楊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除總制守金華歷官都督司

馬好文學所至撫綏士卒極恆孤貧窮苦甚得人心尤敬士大夫公暇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韋布之士家無餘資人多賢之

二十九年三月以徐增壽爲右軍李增校爲前軍沐晟爲後軍各部督府左都督湯禮爲右軍都督同知

建文元年十一月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楚署左府事李陵衛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駙馬都尉耿璠掌後府事駙馬都尉尹清以袁義爲右府都督僉事

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并副都督僉事百三十八人 都督府 二

同知僉事無定員以平安爲行軍都督僉事

四年五月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

七年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卒安潞州人父定從太祖起濠克元都戰歿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先是沁河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蹶弗克及安被擒 上日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數日 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既正高位仍命爲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群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以

爲恨之也遂自經歟

召鎮守雲南右都督吳亮遷視左府事十一年 師卒于武岡亮初以青州護衛千戶永樂間從軍征討歷都督體貌魁梧貌智畧嚴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爲意發吳懷附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人以是重之

九年三月六科給事中曹問等劾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昌吉永康侯徐忠右都督郭義監武職武官繼家僅奪其弓槊法司奉旨追捕勇等故不與請正其罪 上命錦衣衛悉捕其伙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

副都督僉事百三十八人 都督府 三

洪熙元年三月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僉事召南京督府都督同知陳翼視中府事尋以疾歸三年卒翼從靖難師累官至都督儀觀高偉讀書善騎射以才氣自負爲將矜而不肆暖而有恩又能先幾倡勇制變屢危亦未嘗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不遇古名將云

宣德元年以翼傑爲左府右都督尋卒傑東安人由行伍從 太宗靖難累官都督守關平素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于知人 上討高麗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傑決其說擒覓如其言追封清原伯益忠壯

三年準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四年二月勅中府英國公張輔左府左都督張昇各級府
事官職俸祿悉如舊

正統八年中府都督同知韓志乞致仕許之志金吾世襲

指揮性剛毅寡言笑屢以從征及擒虜功歷陞都督掌

五軍營之大督忠慎勤勞上大嘉之命帶刀侍衛龍

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

成化元年以都督同知張欽理中府事欽以世襲守指揮

累功居都督佩靖虜將軍印總兵延綏出入兵間首尾

三十五年自諸衛至兩府功與能可謂無愧

副都督 都督府

四

五年都督同知馬良館陶人嘗以幼童侍上於青宮甚

見親膳後良妻不數月娶羅室鼓樂闐闐中上聞

知謂左右曰良妻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

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

二十一年二月都督同知陳達卒達六合人初應授忠義

左衛指揮同知京泰初路結中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

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群兇氣焰可畏乃獨收謙屍獻還

君子取其一事云

弘治七年中府食事都督都勝乞休致以南京中府帶集
致仕勝居官廉潔臨事格慎歷官五十七年所在總著

聲績爲時名臣

嘉靖五年十二月給事中管律言我太祖革樞密院置

五府設都督同知會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其公侯伯

止令隸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詔總兵官佩大將軍

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

官卒勿受公侯餽遺及非征討不得輒趨公侯之門

聖訓洋洋具在典策今館印食書俱屬侯伯坐督坐司

亦皆其人但騎侵漁以國溫飽聽人指顧罔識一丁以

禁林聖德之兵爲彼前驅後擁之具恐非社稷磐石之

勳威帶礪之福也乞飭兵部區別材望以爲去留別選

副都督 都督府

五

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從之

三十九年二月先是南兵部尚書張鑒奏革五府屬衛軍

餘替役收糧等事部議覆允既而掌右府事誠意伯劉

世延欲復之草疏示魏國公徐鵬舉鵬舉見其多牽引

鑒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于疏獨遣人入

奏鑒上章辯誣歸過鵬舉鵬舉亦上章自理謂世延以

私怨欲革指揮朱元任與鑒不協乃假復職掌爲辭自

洩忿耳與臣等何與而故爲署其名也上俱下其章

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兩任鵬舉等各協心供職

無妄生嫌遂致壞國澄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繕譯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朝輔 訂正

兵部三

錦衣衛 附錄總司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儀衛司爲錦衣衛及置鎮撫司所隸

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

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看實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建文元年十二月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鈔衣衛鎮

撫杭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

永樂十年六月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

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上見而知

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况千里之

外哉顏錦衣衛官曰奉今使復爾者必誅

十四年七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紀綱有罪伏誅綱山東

臨邑人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之

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而恃恩驕橫比罔上與指

御僉事莊敬等與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備極上用
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駕詐傳旨詔役郡邑之民營
創私第樹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
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滄上逮至上
命鞫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誅戍邊

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故都指揮綱假薄輿僧陰敎
陽都撫松蘿尾包藏惡心積惡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鹽場勘鹽四百餘萬還復
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徵人
牛立稿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會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二

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銀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

疋又挾詐取文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費二十枚

奪民人犯賁等第令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

縣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精故晉王沒黃金五

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又從新故吳王沒翠

翠御龍服王冠還報衣被王冠服高坐置酒令優童具

保道真吉祥等妓使樂來賜上壽呼萬歲餘券卿等無

恙敬舉卿之賜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錦玉盞

玉水龍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繡床玉石馬几成飾文

龍日月星斗度如象與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

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共洗沐好食之賜爲言見
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
行刑報嘗喜道姑陳氏姿色欲買置廢爲都督薛祿所
先怨之遇於大內持綬縶祿首觸髮發死祿悔懼不敢
言又道惠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將其冒賞事極之
死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
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左右役詔選捷好才人阮
試可合昏出待歲綱輒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
敢問吳人故大衆沈萬三子文度萬三伏法 高皇將
沒其家所漏財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患之因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三

綱舍人蕭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
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繪綺四十匹頗得從尊御列爲外
府外戚歲致銀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醢百石布帛以時
進食餽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見若
爲我吳中殺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
間室以誰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
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司射銀撫麗英曰我故射不中
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阮綱謬爲不中
英折柳鼓噪竟射無亂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
按綱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

罪其儼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比副爲誣罔衛
死并請應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二十二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同知甘斌初守西山占百
姓園田又擅禁廟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
所劾聞視得實 仁宗以斌先朝官聞之親不付法司
降漳州衛千戶

洪熙元年二月改兵部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回公輔從弟也 上嘗問輔所親輔以
信對遂有是命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發出爲
四川都指揮使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四

宣德四年七月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除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
鞠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
奏請誰敢擅收府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忌解佩刀以
熱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密問誰
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八月諭錦衣衛指揮鎮撫千戶百戶毋洩漏機務走透獄
情以紀綱等殺身公家爲戒如不悛國有常憲

正統六年五月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指揮馬順怙
寵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及土木之難順竟爲朝臣

景泰元年有言錦衣衛官校擣事之弊者云多爲人復私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辯理 上曰官校本以嚴監謀不誣大姦大惡乃令其弊如此復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二年六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天順元年正月以千戶盧旺彥教爲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文華殿前 上問二人何人亨對曰

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 陛下復位時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白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五

職者至四千餘人錦衣之濫自此始

二年六月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大學士李賢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顧安誰有一言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捉罪人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諸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得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門達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復召賢待之如初

三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劉敬生石亨黨時有諷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敬生切寢食都御史錦雍曰律之本意

謂交結朋黨者亂朝政者今蒙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誰不蠅萃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生

四年五月 上召李賢論校尉行事亦多枉人如那臨川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懷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刑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辨其枉者可也

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六

其弟德謀及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刑部尚書陸瑜獨言其寃達怒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敢捨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邪達不從誣欲出反者 上知無他曰彼欲懷重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趙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以此觀之其餘所擬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 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今鄭論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

遂召法司承辦之黃曰清平之世若刑獄在人實係和氣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七年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總督官校將事兼鎮撫司刑權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貪事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達言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選卒指推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諫之曰從故全朝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達將掠微置彬死罪有彰漆軍匠楊臨者賞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西虜庭獨彬以一技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七

陳達不法二十餘年歷歷聞鼓以達 上令達還闕達過順令筆賢主使隨懼拷死於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鞠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令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喧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欺我筆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廳亦得免

八年二月門達下獄滿成南并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學諂獄任情張威大典羅織遣官校編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卽送官府拘獄所至殺謫天下騷然至是言

官勅達欺國故殺諸大罪數十請以煙瘴卒死成所先是兩月前錦衣衛大門忽爲狂風所摧折衆譁傳曰錦衣衛門倒矣達竟卒死人以爲先兆云

成化十三年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開千戶吳毅令於鎮撫司同林營問刑毅親隨心險頗通文移詞翰時西廠雖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吳毅能爲本道文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達稱旨遂有是命

十四年始給南北鎮撫司印各爲一司特直達

調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毅於南京以指揮趙環兼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八

掌司事校尉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華辱遂忤直意爲所斥云

二十年十一月萬金右衛百戶章瑛伏誅瑛本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章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依附汪直遂至權寵赫奕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金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誑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復德興等加以重刑取其家皆無不誣服善等以聞令官會鞠皆誣 上曰章瑛罪非當死朕以輕誣調而殺惡不使宜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處其誣黨論罪有差殺

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
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快之

時京城內外奸惡之徒行兇害人荒淫賭博甚至占人妻
女爲人報讐上以錦衣衛官奏謂之曰昔漢郭解一
豪俠之雄耳武帝聞公孫弘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
謂其有間治猶今卒惡少相倚爲奸惡將來効尤者無
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覺察知而不告者各
治以罪

弘治元年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資精微批文赴所在
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出回奏有不同者

關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九

執送京師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
不合符真偽莫辨至是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
舊例行

四年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
書史初裝正千戶以給翁千謙坐滿戍邊成化初得還
任歷遷都都指揮使錦衣衛事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
務驥爲政不肯時重祿言禁有妖人與惡者爲書感衆
爲避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
餘皆愚民得減戍有衛卒偵其鄰人傳示妖書發其事
覲實驥曰此妄耳焚書減跡凡詔獄下錦衣者所司職

加以巨挺鬚鬚否憲宗嘗命杖件旨者或諸其用小
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遷
還軍政兵部列疏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九年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二女滿倉兄媒媼背誓
爲娼韓醫於藥工求辨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家
聶女怒母誓已不復認聶兄媼以歸聶氏以千金不從
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實聶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
死女斷歸聶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
司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鞫之始
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從女當杖刑部吏徐廷驥言哲

關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十

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
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
乃此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徙東廠之勢爲羣臣所畏如
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銀無司所獲其
間有校尉挾讐誣陷者有校尉爲人報讐者有校尉受
首惡之贓反以爲從都小旁人抵罪者惟用刑苛過之
誣服刑官即洞見真情不敢擅更二字以今哲事觀之
益復可信諸人冤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願革去東廠
幾楊鵬叔姪誣銀無司於邊進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
之苦其銀無司理刑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

主事一人共獲其事得旨廷贖罪畢爲民誓亦給璫埋
塋之費章爲民

十三年八月臨清兵備副使李善一日有報錦衣衛千戶
劉海與一技師同乘舟至燈勢甚大善見而疑之執海
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奏聞罪之

正德元年十二月錦衣衛指揮李斌以劉瑾構詔廷杖關
住將瑾專政官官劉瑾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
斌輕刑緩械曲爲中救有御史自潞諸僚上奏時著其
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爲忠乃憐邪連
命復獄詞去銃首權閣字斌不宜謂其餘曰存此則諸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十一

君子臣節自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
自爲計奏入理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
瑾誅斌役任銀撫

四年劉瑾以石文義爲錦衣衛指揮使與吏部尚書張林
表裏作成福時稱理左右翼云

九年以都督殷某掌錦衣衛事掌本內臣家人有寵於

上賜姓朱母授刺自稱皇康子朱寧

十年時朱寧蹟實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
左布政方永良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
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收斂千

里此何時也臣等隱忍不言則見敏之財必入朱寧之
手而民心傷邪本搗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

寧藉寵以來賜子無算儲道不貲置司之中必不少此
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自思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
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更乞急行浙江巡按御史
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民怨猶可解臣死且甘心儼以
臣言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釁食軍民肆無
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既入朱寧頗懼仍委退
下人違衛卒軍所發鈔而以假銀還之民將寧怙寵恣
橫舉朝無敢言者獨承永見亟攻之憾之不置承永因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錦衣衛

十二

號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七月朱寧以交通宸濠下獄籍其家

十六年四月錦衣衛都指揮郭玘玘王欽股鐘周瓊姚
瓊千戶王錦王鑑周保藍華章璵等皆以黨附朱寧江
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鐸等交章劾之
命逮詔獄已三法司上罪狀 世宗以其朋姦亂正情

罪深重王欽藍華姚瓊命如議處決周瓊等各發極邊

承遠兇軍郭玘股鐘仍提家屬問

嘉靖元年舊例服衛營駕帖提人必有刑科會批錦衣衛
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殿訪獲人犯詣科給事中劉

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常與語並列上 上命會查成弘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 二廟時爲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嚴衛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封壽等爭之不已謂駕帑送科舊皆開寫事略會同署者實不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資濟等紛更舊章今自以狀對而用之

二年王邦奇者京中之無籍子也初資察劉瑾張銳錢寧

等署爲錦衣旗校假以刺姦推刺齊民問巷苦之上

主

恩復職下兵部看詳給事許復禮安磐等交章言其不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九

錦衣衛

十四

可不報給事中章儻等復疏力爭之亦不報已而兵部

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爲錦衣百戶

七年正月給事中蔡經等取言國家內設刑部都察院大

理寺外設撫按按察司等官皆爲 陛下奉三尺法者

故內外有犯貴之推鞠在諸臣亦足辨矣今 陛下時

差官忤違繫罪人此屬假勢作威注刑黷實管則虎狼

蛇虺遇者無不被其毒噬至於地方之騷擾騷過之需

求又不可勝言願自今罷勿遣刑部尚書問世宰請從

其議 上納之先是署都察院侍郎張惠等議覆刑

部侍郎桂夢所奏詰發奸細總治贓官事宜謂 祖宗

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緝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然有隱情問法聽嚴衛受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厥衛緝訪猶獲然必密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理爲當 上深以爲然詔如議行時厥衛權重於法司故經等言之

十五年掌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卒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

千戶累遷督漕恭將佐爲人謹愿有志介開射便騎以

刀筆吏能稱也然時特授古義富張鶴齡等下詔獄市

人劉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諸公侯多坐累

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等爲厚東山考次第擇

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是舉也中外以佐安 慈慶曲

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竟以憂思過度得疾卒詔贈左

都督

十九年三月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陳寅言今年當軍政考

選之期而兵部以錦衣衛類題錦衣保近侍並差之臣

須歷練開然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三年例免考許之

二十六年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陸炳假竊

威福下逐客之令凡寓京邑者聚青屏出旗校乘風彈

驛又自立錢法禁民行從中錢至罷市肆道路以目及
長盛解到年例受歇戶徐二等請任其結黨京
山侯崔元加捕白蠟阻稅上納乞明正刑罪大學士夏
言欲襲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二千金求居間不得因長
脫言泣泣輸罪乃已于是勅戶部會議錢法務便民下
旨止收捕徐二等送鎮撫司鞫諭令炳元各自言狀俱
論罪乞恩釋之不開

二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太保兼火傳左都督陸炳卒
炳平湖人祖葬以尺籍隸錦衣 獻帝之安陸遂克儀
衛司總旗父松得事 上於潛邸遂以從龍功累陞都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九 錦衣衛 十五

督僉事炳中武舉會試授千戶積功陞指揮 上幸承
天行殿灾炳負 上出於火即拜都指揮累陞前職及
是舉卒 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爲國發逆盡忠直橫之
功追贈忠誠伯諡武惠官其子釋爲衛指揮命左都督
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炳雄點多智數善迎合由刑
技驟躋公孤親近尊寵即勲貴大臣莫能望也任豪惡
爲爪牙多布耳目錄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即榜
掠文致成獄沒其貲產所夷滅不可勝道累貲至鉅萬
豪侈自奉別它庄田徧於四方聲勢震天下是時 上
數起大獄炳頗事保護所全活亦衆又折節廣文以籠

取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益其奸者

錦衣都指揮王佐者陸松旣友也掌錦衣篆而松佐之
時刑年未二十位器其持銳教以愛書公移之類曰錦
衣帥不可以不精刀筆炳其說之佐卒炳後代理衛篆
每設張甚佐有孽子至不肯陞博羅飲有三別孽炳已
計得其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陷以邪邪捕
其黨與家如一二不才者使證成其罪死杖下 四人
佐子岩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旣入對炳與其餘
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始亦同抵而好勝行前道其
子罪甚詳其子患講母曰兒頃刻死耳而母忍助爲虐

國朝典彙卷二百三十九

錦衣衛

十六

乎母叱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
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美爲炳
頌發赤左右膊汗欬試下趨遣之出事遂殺
三十年給事中何光裕論南京錦衣衛舍書呂元以庸才
驟遷要職錦衣衛納級總旗王松冒首功而濫襲千戶
乞行嚴究 上命兵部從實以聞部言都指揮僉書錦
衣衛事於例有之呂元領運六年五被薦者似非猥等
松先總旗以父子俱有斬虜功故併襲今職光裕言非
是得旨錦衣係近侍人員豈容冒濫陞襲始奪堂官俸
一月司官四月元革回原衛松都察院逮治

隆慶三年十二月 上以災異歲仍參緣部院政事不調

信乃濫訟假公營私致傷和氣嚴衛暗訪以聞給事中
舒化御史劉忠賢跪言嚴衛暗訪係同安危昔創西廠
遂令汪道潛奏威福流孽海內 先帝首鑒此弊一洗
而更豈有不在股肱耳目之臣而任嚴衛斷殺之職者
乎且曰暗訪同鄉多實秘事可慮恐疑似難明動輒測
薛重足橘手之禍將在今日後亦尋殺

字吏部大學士高拱言肇轍之下各行事衙門在焉而四
方奸民輻輳妄言亂政指稱誣騙莫可排詰臣近日曾
自訪獲王三聘等數輩已送刑部問遣然思此輩實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錦衣衛 七

今雖訪獲一二猶不足為懲警勅下嚴衛及五城御史
嚴加緝訪務期盡絕如高拱及不舉育有事發連生庶
奸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 上深然之介
嚴衛五城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九月御史張守約追論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構忌
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既已就戮炳乃得爾有領宜追戮
其純逮治其子孫莊猶家人佐籍其家部錦衣衛捕繹
等送法司問供逮繹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冬詣
關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忤逆結構權貴賄賂殺人
顛越取貨擅侵或見投賄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

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釋指隨
習餘虐益肆猖狂惡世蕃之賊匪嚴紹庭於家狡狴不
道釋指宜獲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賊弟太常少卿
韓宜章嚴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
徒得旨炳負國擅權播弄成禍戕害無辜本當發屍盡
法第身故既久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釋籍俾俱革職
為民餘如機背產贓物如數籍入都庭發口外為民佐
邊遠永戍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錦衣衛 十八

兵部

總兵參遊

永樂二年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謂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虛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乃勅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關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軍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願朝典彙卷一百四十 總兵參遊

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六年六月勅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為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為良將朕命爾鎮紮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為法

二十二年九月仁宗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鎮守寧夏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艱窘已甚爾為首將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慎毋貪暴生事以困軍民益銘屢

以貪贓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還

四月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曰近邊將多有忽畧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留左右饒寒老疾貧難之人則令把關堅守烟墩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 總兵參遊

二

蓋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如斯脫有不虞誰任其咎宜各警省躬勤率下以副國委托之重

宣德二年以都督僉事山雲為鎮守廣西總兵官時溪洞徭獍叛服不常歲殺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廣源蠻經討柳潭賊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邊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駁諸土官專勵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諫也性鯁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

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自飽點墨終不可滿
雲嘆曰人言土夷饒送荷不納彼疑且念奈何牢曰居
官顯貨國器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鬻子耶雲舉手禮
牢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
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尋卒正統間追封懷遠伯謚襄
毅

六年四月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
及倍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上諭都察院曰懷武人不
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朕嘗聞皇祖言中山
王國家元勳且暮精暇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已
爾朝典彙卷之百四十一總兵參遊

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革坐不親儒者不
聞善言安得無過

八年正月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
萬全都司經歷蕭朔又造虛詞誦過請正其罪上曰
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
子自裁時以爲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爲廣武夫不
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即
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正統三年正月大同總兵都督方政爲鎮守太監郭敬所
誣大學士楊士奇奏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應勤

公正豈有緣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
敬與曹俊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敬初
聞用政心已不喜會親對臣等極毀政之短及請曹俊
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諸勅論敬改過自新與
政協和辦事仍勅政如舊安心供職免懷邊務
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卒凱句容人性剛毅健智畧
取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兼行邊務悉舉
十一年七月宣府都督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
上命付洪自治

十二年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參將守萬全亨伯父嚴寬
爾朝典彙卷之百四十一總兵參遊

河衛指揮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
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功累陞都指揮姪彪亦驍
勇能提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
是年擢大同參將彪亦陞指揮從亨奏謀

景泰元年五月左都督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
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旣而命爲叅
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
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
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怨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死
其父洪潤奏俊復還京隨操營練旣至謙併劾其獨

石寨城長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極死邊將之罪謂非誅後無以懲戒將來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於市

四年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登初至大同土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為規地龍飛天網鑒源聖殺土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好賊二十事陳益疑登起撫沈固又言諱守不和乞更調上乃召陳還諭登登鎮登情邊事未敢獎政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參遊

五

猶存恩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言性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匭乞官為措置至是以病召還天順元年以迎復功擢楊能為左都督總兵宣府四年卒於軍能六合人沉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慄之至於罕法嚴明律身廉潔體悉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

過也初伯父昌平伯洪鏞宣府能繼其職弟伯鎮大同東西特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為本朝邊將之冠云

五年十一月大學士李賢言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舛悞未便上曰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召兵部令湖廣貴州總兵各鎮地方不得兼統八年七月撫寧伯朱永薦甘肅總兵定襄伯郭登傳通經史素多籌畧征麓川鎮大同皆著勲績宜膺大將之寄乞取回代臣總管神機營上曰登宿將有重望用之於外誠不若用之於內卿能舉以自代足嘉尚也遂召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參遊

六

登還京

成化元年左府都督過典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搜輸及其子鈞榜掠俱死典亦以疾死於道輸妻入懇於朝奉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鼓稱寃上以其妾勅命卹誅之

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差遣輒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反奪軍士功級冒報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稍修丘濬亦言總兵帶去旗牌及報放等項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

初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致將領不協
軍士離心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
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鎮守甘肅總兵官右都督周玉辛玉器宇峻嶒自偏裨爲
大將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
計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

四年鎮守甘肅總兵伏羌伯毛忠討滿四力戰死忠少臂
力絕人善騎射代父授永昌衛百戶屢從征多戰功累
陞都督尋以平永昌虜寇封伏羌伯至是與滿四戰賊
已大敗忽魯起賊遂乘風死關忠頗謂孫鏗曰勢急

廟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總兵恭遊

七

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遂被陣以
進孤軍相持自己至酉忠中流矢鎗前翼救仍奮馬殺
十餘賊賊執鏗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忠亦赴
救死之贈侯諡武勇

十七年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信本
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蠻夷亦信之
承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
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
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
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特

敢反耶信沉設備重敵袍棚舍開居帳展玩經史歷鑑
大邪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
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
泰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備云

二十年五月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鎮守代州三
關時勝酋大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
仁寇過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
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聲齊發呼聲震天
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鉞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

廟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總兵恭遊

八

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
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

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總督
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賊
鉅萬被其虜景求援於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賦且據
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下獄坐免既而是
賊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
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
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騷數十未及一乃崇
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

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森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瑞

十五年引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
同部落其衆麟結納變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
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
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
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縱無能爲矣麟家
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助貲取掛印大夏語其
使曰麟苟爲忠貞且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
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死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參遊

本

十七年五月鎮守大同總兵官左都督劉寧卒贈廣昌伯
寧以世襲永寧衛指揮使累功至都督掛平羌將軍印
軀幹頗偉勇畧過人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
取勝亦一時名將云

正德三年九月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

七年召大同參將江彬入衛京師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
狡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於山
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
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習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
左都督日國恃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

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韓引大內操
練號外四家又聞上振耀國威制西官廳爲都督
十六年七月分奪莊浪參將魯經以疾乞罷巡按陝西御
史許鳳翔言經以力戰被創致疾疾行愈且經世將敢
職知名處中今邊患孔棘非人臣安枕之時經移疾未
可許也兵部謂御史言是上乃褒諭經命亟出供職
仍以銀幣勞之

四川松潘副總兵張傑倚江彬爲內援大肆殘暴賊累巨
萬所斃殺千戶以下凡五百餘人誘殺屬夷上功遂敗
邊警又常率家衆遮擊兵備副使胡澧遭爲閉閣者兩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參遊

十

月至是給事中熊汝霖使四川疏傑不法狀遂就其職
邊人快之

嘉靖四年寧夏總兵神助遣人行賄京師爲東廠所緝錄
衣百戶李鐙御史王官受寄財物引領過送并以逮問
給事中解一貫御史張緯等請窮治所僥遺之人從之
以右都督杭雄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雄海門人性強
猛接人謀和機謀內含質撲外著扼衝笑戰奮臂先倡
料敵撥策求合陰符爲胡羌所敬憚云

五年薊州總兵官馬永上言先任吏部尚書陸完勦除流
賊安定中州乞照例賜以贈諡量授子孫世襲平土

熙等議禮被誣論乞宥其罪 上以陸克交通逆灌罪狀顯著豐熙等罪過朝廷自有處分責永出位妄言令具疏引罪華任回南京後府帶休閑住

七年以劉璽為提督漕運總兵官劉璽奏增餘丁月糧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為漕政良規收僉南後府事再命督漕於勢要愈不假借尋告休歸璽以南京龍驤衛世職歷前官平生志意恬退學問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于以私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參遊

十一

九年以都督楊銳為漕運總兵官銳以羽林指揮征宸濠有功賜璽書褒之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累官都督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承為藥以都督僉事劉淮鎮守遼東淮在遼六年招徠夷落振作軍威地方為之一清建州被虜者流移高麗王給永食驛歸淮嘉之以問 上勅厚費國王王感之曰非劉大師 上何以至此其化被遠人如是明年引疾致仕十八年十月鎮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保謚武莊宸榆林人深沉有機畧騎射絕人初為指揮即以敢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邊大將每出塞攻虜虜人畏之大同復築

五堡至今賴焉

遼東總兵左都督馬永年永遷安人世金吾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略善射為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榜皆拔起為方鎮云

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松藩副總兵李爵在鎮不法狀舉副總兵何卿代之給事中許天倫言卿以二千金賄養浩賄爵以為已地 上怒革卿任命選撫冉崇禮詳覆以聞於是崇禮具言爵貪婪無厭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軍民至今思之且官久而家貧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參遊

十二

安所得二千金行賄 上意乃解卿及養浩仍錄用二十五年宣府副總兵崔天爵稱病乞致仕總督翁萬達言天爵方大虜寇邊時不能出一戰坐削秩戴罪立功近以防秋徵勞乃許贖罪還級今未二月而遽稱病避事違害宜治且天爵科剋舉年猶甚罪可斬 上命錦永官抄捕緊詔獄科剋事下巡按御史驗問給事中扈永通劾松藩副總兵高鳳閣昏庸不可用給事中諸葛峴因言何卿沈希儀皆川廣良將可代 上用兵部議罷鳳閣而命卿以都督僉事代既而給事中張元冲劾兵部尚書路迎用卿不以會推而於題覆襲乳

典章 上曰卿已有成命自後本兵用人毋應會推

二十六年總督三邊侍郎會銓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

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

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既據本鎮兵募故

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請乞責戒

上曰鸞會制撫臣抗違督撫阻撓軍機妨誤邊事本宜

重究念防秋之際姑從輕住祿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

給事中齊崇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

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許今秋深虜警羽檄旁午而鸞

等復與銳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命兵部查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總兵恭遊

十三

奏以開尚書陳經等言鸞博已罰治乞過勅諸鎮自後

總督官務虛心酌採勿執已見鎮撫官毋循默面從歸

事奏 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等官正

為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阻撓仇鸞放尤已

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不合事體不允行

仇鸞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逮捕之寢在甘肅日久貪縱

酷虐恣為不法會銓為其沮撓軍機且屢詆其科剋爭

戾狀 上奪俸示罰以所論劾事情令核臣查勘覺知

不可掩益狂悖無忌統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

虜今以警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

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警罪益擢髮不可數臣

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竊自副總兵蕭

漢以下無不一一求索兼金馬以百千計以致各官相

率效尤肆為腹削營又侵越衛所月糧科取班軍銀兩

克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場草束各給以印票

而分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多以百計至其

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年果園堡之捷輒報虜首狼白

吉為我軍所截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

私閑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詢詢不服不

丞照之恐成大變 上覽疏大怒令逮繫來京訊治既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總兵恭遊

十四

而巡按御史張雨復言鸞賄貨奏舉大失番夷心六事

巡撫復詳說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

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

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秉公覈實速具狀以聞

二十九年閏六月召起仇鸞為宣大總兵官初鸞以會銓

等論劾繁京駕復許銓得釋罪坐廢至是宣大缺總兵

官鸞路大學士嚴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

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

三十五年南京中府都督俞事萬表卒表寧波人以武舉

歷都指揮督全浙糧運凡為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督兵

者二歷漕既久國計河渠制時敵靡不明習少嗜五
學已閱內典有獨契所著述甚富

三十七年四月詔進大同副總兵尚表爲都督僉事初表
以閒住官運餉入選上以表雖用而老不能出師遣
薊州副總兵馬芳統所部家丁赴之其日表捷音至言
官軍突圍與虜戰斬一人獲十八人內有俺荅一孫及
一孀虜退舍十里上嘉表功故令進秩

六月進大同北路參將周現至京論成現故總兵周尚文
家丁也以從征有功累陞指揮尚文死居總兵徐仁募
下會開馬市現以素習虜情得承遣往來至是分守拘
屬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總兵參遊 十五

門助馬等堡逼近虜營總督楊博疑之謂此輩視廟本
同一家今乃令之守險拒虜戰必不力急則反爲虜用
上然之命錦衣衛捕送法司從重治罪既而法司勘其
通虜原係公差俱按自行伍中冒監官賞當革奪耳乃
得發遣革其世襲

三十八年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承獄以盧鏗代之
大猷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不阿已
也授意唐順之指大猷爲奸臣復逮赴京時文武大臣
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
猷復自獄貸合三千兩以餽世蕃遂得不死惟罷職革

冠帶發大同立功

三十九年五月福建巡撫劉燾言自閩省倭亂以來調兵
轉餉幾無寧歲因議兵糧戰守四事臣當任之惟南北
中三路參將信地未分備倭指揮冗員宜革乞下所司
議處兵部覆燾言皆是請改參將謝恩爲北路駐福寧
侯然爲中路駐興化趙文奎爲南路駐漳州備倭指揮
改爲標下遊擊得旨允行

四十一年五月命都督僉事劉顯克總兵官鎮守廣東南
頓泰軍俞大猷副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故有是命
凡一應戰守事宜令會同督撫協謀剿賊仍令江西紀
屬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總兵參遊 十六

功御史段頗言兼履廣東功罪以聞

四十二年正月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鏗職仍同原任遊擊
王應岐俱下御史逮問鏗初在胡宗憲軍門用事及宗
憲敗鏗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克軍給事中丘橈
等因劾鏗奸貪八要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部覆從之
四十四年九月起按浙江御史黃廷聘勸總兵劉顯貪污
暴橫奪功匪罪等事詔革任聽勸已巡撫劉燾復薦顯
知兵可用兵部以地方多事請奪顯都督銜克爲事官
鎮守從之

四十五年給事中歐陽一敬請革勲臣鎮守兩廣以流官

都督代鎮覆允爲例

隆慶 年巡按廣西御史李良臣劾總兵俞大猷奸貪不

法宜從重治兵部言大猷東髮從戎多樹勞績今罪狀

未明暴挫折之恐將士聞而解體 詔大猷同籍聽用

淮揚巡撫方廉言如阜東接通州已有狼山副總兵西接

泰州又有海防兵備道且其地僻小苦於屯兵宜華陽

州參將之在如阜者而以鳳陽軍門中軍都司駐守揚

州兵部議便從之

河南撫按李邦珍等奏嵩縣故設守備一員後以盜故增

設參將而移守備於南陽今地方寧謐宜仍舊便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總兵總遊

十七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五

留守都司

洪武二年九月 詔以臨濠爲中都設中都留守司

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爲都指揮使司今都指揮使司

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軍萬全遼東

十五年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今平涼侯府聚汝南侯

梅思祖署都司事

命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關守都司

十六年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二十年九月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

府徙於保定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

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

部楊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

以下罪與永同

宣德五年六月置萬全都指揮司

成化十二年正月設湖廣行都司 授行都指揮使司五

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

嘉靖十八年五月改荊州左衛爲顯陵衛始設興都衛
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都馬

國朝典彙

衛守都司

二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督察院右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六

衛所

甲辰三月太祖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
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
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異統軍
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改各衛門總管府爲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洪武元年八月詔大將軍徐達改飛龍衛爲大典左衛淮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衛所

一

安爲大典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

衛青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

二年置刺期百戶所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

刺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屬

之

置松州衛上勅諭平寇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

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

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

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

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

計議來奏既而王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
罷從之

置洮州衛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制使阿卜商等
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
土官失納等斬之送於東龍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
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
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群蠻
陳輝楊林孫炳李聚丁龍等領兵守之

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
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衛所

二

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

三年三月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日
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
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
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二曰慶遠故府也
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
其民多安撫司知其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
而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
煽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
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

習殺因而爲亂則一方皆警益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
故也近群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衆民力拒之經歷
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
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
器械籍之于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詔
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

九月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初成都既克額川侯傅友德
等置官軍守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晉城低
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粗備而友德猶駐兵保寧
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三 衛所

三

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置各衛以分隸之

置保寧守禦千戶所初王師克保寧傅友德留和陽衛指
揮黃榮駐守至是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置所守之
十一月成貴指揮郭英私役軍士爲私室有令改過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以故元納款朵兒只失給爲指揮僉
事

七年正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備武連年士
卒憊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會事王簡等曰兵鎮北
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
豈能濟事況農夫百發戩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

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
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
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
定總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二月遼東義州衛禦都指揮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迅都
察院逮問實斬 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
豈可枉害况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
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九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于郡縣
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衛所

四

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
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
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諸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
所佩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十五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奏設雲南等衛詳雲南諸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船以渡往來之人
十八年五月以沔陽指揮僉事瀟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
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
軍不乏食事無解弛

二十年一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國朝之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
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以分領士卒歲指揮不
肯入署理事遇有忤成互相推避是年始命指揮使掌
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
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二十二年二月先是命軍衛武臣官領所屬軍馬除軍民
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
揮耿良造譟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
軍語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衛所

五

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司
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
給毋擅取于民違者治罪
詔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千戶所初九溪洞蠻因千
戶夏德忠誘亂 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討平
之故置二衛
六月置興隆衛指揮使司其地初屬張洞黃平安撫司傅
友德因蠻民作亂討平之遂置衛以府軍左衛指揮僉
事胡質領兵守之

二十三年四月命鳳洲侯張龍改龍里衛爲軍民指揮司

涼國公藍玉奏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相連命千戶
石山頭領團陽兵一千五百人置大水田軍民千戶所
隸施州指揮使司

十一月置景東蒙化二衛西平侯沐英奏景東乃百夷要
衝蒙化亦梗化俱置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
府軍務前備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二十四年十月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上言四事一任用
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喜命
參贊清平衛軍事

二十五年十一月涼國公藍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六 衛所

六

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禦備寡也宜增
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榮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比
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印縣西連松茂岷黎當
土番出入之地岷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
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下群臣議之

建文元年七月鐵嶺戍指揮僉事伏願等人京復其官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兵部奏建文中改濬陽左右二衛所

并天下軍衛悉復洪武舊制從之

永樂元年四月遷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
司彼此頗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

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私不申本
衛徑今有司理辨有非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
者行正道平禮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過聖節正且
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
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部書乃各布
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
又差人下衛所開讀料飲軍士寔宴餽送請自今開讀
部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邊海衛所一從布政
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詔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十月兵科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類數虧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六 衛所

七

量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
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
不濟而軍馬之數煩或短于計數或歲于迫違容有謬
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四年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緣軍士綿布萬七
千餘疋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都御
史顧佐嘆曰近聞軍衛科歛皆是減除月糧國家徒費
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干國法下失人心不可不聽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令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十八
人俱爲百戶補外先起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此

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

壯久侍白首不沾一命人情報何可閱其歷年久者明且引來至是悉授百戶與善地來皆感恩頓首

洪熙元年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建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割股而裁珠者免成釐邊衛光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宣德元年三月賜武侯薛祿奏宜府臨邊肅鎮洪武中置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宜府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鎮定州請令復還宜府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六 衛所

八

畿內地以宜府兩衛也彼者永樂初積互耳空今復舊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萬人也處已久今遠徙之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來守備且伸預營處舍一年後併以家屬行

五年正月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沈阿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恒州底廣明安撫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益三百里云

七年九月陞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

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貴當自強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忠不實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評臣皆頓首

正統三年三月 上諭兵部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江南直隸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山東俱調山海宜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及延安綏德等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建廣東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調廣西四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沿邊衛所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六 衛所

九

八年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賈放操軍三十九名事覺 上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場號令仍發遠東鐵嶺衛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成化五年二月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驛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至于此添設

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實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益萬

兵千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

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敗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役者悉退出差操

嘉靖二十五年南京龍江右衛指揮蕭勇以祖籍永平乞改調 上問兵部改調事例自何時始可復行否兵部

會典京衛武職聽調外洪武三十五年若爲令然葉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二 衛所 十

者在內官泉則可耳今官益少如許之則規避者紛然起矣 上是其言令自今求外者勿聽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德 訂正

兵部七

軍政

甲辰三月初 太祖招徠降附凡將勇至者皆仍其舊官

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習權者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職諸

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今既下部伍嚴明名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三 軍政 一

實相副象皆悅服以爲良法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徵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賄

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禍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

武臣使朝夕覽觀如所鑒戒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瑄兵部尚書劉瑄曰昔

高皇帝常成勅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聚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懷寒加以汝等無憫隱之心侵漁私役往

往逃亡缺伍故當時私役者每一日追工錢一貫仍論

具罪成今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衆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如百戶有逃一人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降克總旗四十降克小旗五十人發克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連降一等皆如百戶例二年四月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大都司自洪武三十五年至今年三月武臣請廢者皆量情貸免情輕者解復職重者仍存立功候有功復之

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謂臨邊而險要者則守多於屯在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守屯雖險要而運輸難

至者屯亦多於守

軍政

二

三年正月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禦侮衛民不以世治而怠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職職士卒者捍禦攻戰所資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養屯田者儲蓄之本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充足其加意督勸者完城堡修器械勤訓練陣戶機慎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況爾等爵祿富貴或由父祖之功或出於己身之勞當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指剝貪虐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之無忽朕訓

四年二月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請處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曰王有玷磨之可使榮未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惡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十六年五月勅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著 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為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流關等處閱視軍實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儲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三

軍政

三

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通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宜欲責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洪熙元年正月兵部尚書李慶勸奏天下都可衛所守禦指揮千百戶職在治兵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至廢弛今因其來朝付法司按治 上召至前諭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國家之政莫重於兵備雖四方無事然不可一日怠備爾等職典斯事而信慢如此罪誠難恕但嗣位之初未飲遠賞獨罰其歸也國自新實部伍練士卒

利器截完城壁明屯守之法而無繁守已毋縱貪刻以害軍士朕特遣人閱視有一不愜者罪不宥

四月命郎中李子淳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

宣德二年六月 上諭尚書蹇義等曰今之武職皆勳舊子孫少諸敗事一切皆由首領首領官若能公心亦克有濟近有告科欽宰軍械尅月權者益首領多吏胥除授卿等初除之際必謂此小官不及精詳及其受罪而去軍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四年二月命吏部左侍郎黃宗幹清理浙江軍政

廟朝集案卷一百四十五

軍政

四

八月 上謂侍臣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爲將以四十萬衆敗於秦此不知令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荆州及驛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衆敗於吳此斷之憑諸葛孔明知占陳法以爲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親入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曰霍去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略在人又何必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武止於此國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激湯武之仁義是也

七年二月命兵部清理貼黃 上諭之曰軍職貼黃祖宗時最爲重務蓋武臣百死一生致軍功得廢及于孫不清理或有冒濫則有功者屏棄無功者反受利矣爾等宜致詳慎不可怠忽

正統元年九月分遣御史軒輅等十七人清理天下軍政
成化六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奏陳放幼軍糧提軍官并收克將軍俱不引奏從之府軍前軍幼軍及年六十除有老疾者兵部引至 御前奏過陳放京營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驅長大自願投克將軍者通政亦引奏圭以幼軍陳放多疲瘁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 聖聽故禁之

廟朝集案卷一百四十五

軍政

五

七年二月兵部尚書陳信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禁可伸理者五下兵部議之大約謂當今在外延緩兩廣無歲無虜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剽掠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恒病其不練而困於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兵獎五事亦皆連內外引喻 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於四方悉如信言
十三年刑部議覆侍郎馬文升言武職多不愜軍士侵寇

月糧益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
不知軍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
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功滿月俱降一級帶俸差
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遼東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
通行天下從之

十四年初中外軍政官五年一次考選有無著令是年春
因兵部尚書余子俊英國公張懋泰請始定

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
口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三

軍政

太

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
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更
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
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
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弘治十年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
使司不隸五府此即古之兩軍禁衛之兵也其他衛俱
屬五府此即古之北軍征討之兵也永樂中曾設親軍
指揮使司十二衛遼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
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盔甲

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必其數乃至九千
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
弛此外雖有精軍闔子手不遇發朝侍衛退朝即散回
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被弊
尤甚是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言請勅御馬監
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衛營大監將勇士并四衛探
軍兼選精壯者縮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
直仍勅皇城守門內官鈴束官軍搜檢出入與得嚴禁
衛之意

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

軍政

七

軍苦於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因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
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
難而虛食者妄費不積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
不顧七曰鎮守太濫食養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
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寬且公行 上覽奏
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十八年四月命兵部將南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
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
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覈覽

正德十六年五月命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員名以

右都督桂勇兄恭將督領之舊制設官軍三千六百餘員名巡邏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西通威遠橋東抵通州地界廣遠之官專領事無統紀又沐童輩戶及諸軍匠人等相聚爲盜民間苦之於是兵部請添設官軍以戒不虞會給事中儲昱亦以爲言故有是命勇號令嚴明稽察有方由是盜賊屏取京師肅清九月御史曹珪奏凡在外都司衛所等官掌印金書俱由鎮巡三司同選按考選良以各官朝夕相近賢愚衆否知之必真百六十年莫敢更變至前尚書王瓊欲廣搜威權請自都司而上皆本部推舉以致權要貨統納賄

軍政

八

千達而天下軍政壞極矣請勅所司刻舊制行報可兵部尚書彭澤言祖宗所設侍衛守衛如叉刀圍子手紅盔將軍係隸五軍三千營有侯伯以總轄之而旗手等二十衛官軍有指揮千百戶兼轄以番休上直環拱禁數年來羸弱老稚得刷其間其先登甲備壞壞已過十一非所以重宸嚴而示威肅也宜令生管官會原官候伯閱視科道按察司其武備壞壞者勸治至於五軍三千二營雖係次撥之數而兵間亦有占役或代戍者亦當均爲審覈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彭澤奏舊制京外衛所軍職貼黃文冊

每年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軍等衛聽科道并本部主事等官所屬衛所從本府堂上官各訪實填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若錦衣近侍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輩輩相繼納賄盡改害人益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覈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管取各父祖從軍歷舉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創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製督推用有所查據從之

嘉靖元年給事中儲昱言先年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五人歲計月廩七十五名自逆瑾用事受姦卒陳志隨

軍政

九

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千餘歲食月廩一萬三千四百餘坐耗國餉莫此爲甚請革去神木所名色仍爲神木廠應役軍人照永樂正統額數需用其充食革回原衛所增月糧折色并行糧關支悉依舊制改正從之今在京七十二衛軍冊如武職等四衛創五年一次備造及查議武選清黃事宜從兵部主事霍繼泰也相三上劾陳七事極言清軍武選之弊因謂錦衣衛不宜與刑獄撫按兵部官不宜以軍功受賞應東廠不宜預朝議典府護衛軍士不宜盡取北來陞授官職江西功次宜昭雪謝源伍希儒之誘以勸忠良自江西安慶正功外

悉聽諸臣詳免天下夫役因弊已久宜更爲禁例節其人數兵部奏請 上可其武選清黃議餘如舊現

四年十二月御馬監乞自掄選驍騎四衛官移都銓注不從既而太監聞洪燭旨選之請移文兵部遵行給事中鄭自璧言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聞洪燭復自用御雷霆之威蔽日月之明蒙蔽下輒敢爲此乞治洪欺蔽之罪不報

六年大學士楊一清上六事一簡樸臣兵部不應兼戎務別舉才望知兵者專設一員提督二選將領蓋所任多統轄不開軍旅宜推曾經戰陣者委之蒐選教練三擇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軍政 十

選鋒營敝必使鋒銳者先衝突堅立不動俟其少卻乘之宜於各營選勇健分等第二千人爲一等又於中選膽力壯武藝精者以爲戰鋒使聽調四時訓練使目熟旌旗耳習鉦鼓足習進退手習擊刺通曉號令則節素不差又簡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以責成功五禁科尅糧餉不克則士氣不振苟管軍者多方剝削則所得幾多宜痛懲漁獵士飽而嬉斯勇氣百倍六查戰馬近馬多疴瘠皆由軍食不飽力不足訪得各軍草料原係全支今僅給三月餘俱折色所得不足以供則馬將立斃宜量其增數如仍前失養則重懲之

七年兵部覆劄乞王重賢等奏請邊將宜慎擇久任應以

細過輕易科道官合開京管宜以一年爲期勿累他事仍假重責以重其體各處清軍御史以地方災傷罷恐兵籍生此日虛宜復其官而以一切戎事付之報可

八年十二月先是初年詔書騰驤等衛士必兵部查覈乃得收廉太監聞洪奏取中旨免數至是兵部尚書何世寧以四衛說目依附奸欺不可請因上言官廝一體請南官軍考選清嚴並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處彰義門破廖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部再議世寧言往歲之事正以兵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軍政 十一

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世寧議

十年 上以火災降諭責兵部官縱吏爲奸武選尤甚聞者考察在京武職司官與吏通賄受是非令堂上官核實奏處已兵部查武選司考察武職時一切考語冊籍俱前署郎中今陞涿州知府廖雲龍同令史江琦等掌行 上曰此奸貪官吏宜置之法以警將來卽差官校械送廖雲龍來京訊問江琦等先下鎮撫司拷訊各司吏典查參未及者通令自首都御史汪鑑因言武選諸吏精爽有年堂官務大體而莫知司官雖明知而莫禁

宜將本司官吏盡法究治侍郎陳洪誤聽失覺察非故縱之其情可原 上然其言曰更緣爲奸由堂屬官不能奉法所致仰行各衙門自今務正身事下嚴加鈴束犯職有狀內聽各官悉奏外聽撫按巡問都察院風紀之地有奸吏沮抑伸訴沈滯冤情者卽具名以聞一體究治洪誤待獄 上口朕自有處分

二十九年詔五府府軍前衛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年各離自陳仍許科道官拾遺錦衣衛指揮以下除皇親帶俸達官管係之外同南北鎮撫司驍驍四衛等官俱聽兵部及該衙門定去留從給事中楊允繩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軍政

十一

陸慶三年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言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殺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教習之是以邊兵則易服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臂冠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督雜職則丞武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斃于耳幾舉中原之術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日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援其鋒

卒見夷於淮楊民兵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違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顧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拔籍而徵之而餽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卽界固在也

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言今足兵之策不過勾補團練而已 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尚存六十萬有奇其選汰者若能設法簡補原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軍政

十二

額亦可盡復至於團練之法當令各鎮編見在軍士隊伍立長擇師教以武藝兵備季一閱視報督撫督撫歲一閱視報本部凡將領斥防視此爲差隊伍中有罪罰及其長賞亦如之其一議食言兵與食相爲表裡充兵法則胃替之權歲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戰而虜一遭挫必數年不擾則行糧可免虜既遠遁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能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至於與屯鹽以復本色視豐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計施行其一議薪言薪才難得亦難任今邊臣莫肯效死者弊在樵切太過賈賞太輕請令

督撫兵部官一切關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是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卽超格封拜亦不得指稱小疵率爾論列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除易奏請加恩至於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禮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爵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令地方兵食之計悉賴處分近雖議調議補紛紛奏請若從中題覆則在吏部特衡秉公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言九邊控弦之士雖稱六十萬有奇然延袤萬里力分勢弱難以禦敵請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遇軍隊伍之制十隊爲司司有長副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軍政

十四

十司爲哨哨有總正其村堡寨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每堡設一長一副領之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歲以冬春按視有勞量加獎賞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各率鄉兵乘城防守斬獲者仍照官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守防無失亦量犒之哨總司總堡長等役各給冠帶至鄉兵練成督撫兵備府州縣官皆計功陞轉不得徒具彌文其一議耕守城堡言虜賊隔牆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急收人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邊中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浚濠務得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官量助之得旨悉如議實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八

武臣襲替

洪武四年正月詔定武臣襲職之令凡大小武官以役悉令嫡長子承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襲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處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假以半俸役於王事者給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武臣襲替

一

全俸候長襲職者爲令

九年六月命中書兵部錄用故武官子孫有遺棄者十四年十一月上召吏部兵部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違據者不問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殫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術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當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於學者若梁視為武人不問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八年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

二十年七月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以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克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功仍給贍其家

二十一年 上謂兵部臣曰邊因武臣有違法屬軍者朕嘗者大詔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永襲撫取軍士或貽戾愆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基懇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略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二

二十六年五月兵部奏河南都指揮使齊羽無嫡嗣有二庶子皆幼請所宜立詔庶子論賢不論長弟給以羽祿俟其長擇賢者襲之

二十七年正月 上諭五軍都督府曰朕嘗有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挽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家効力哉近楊州衛指揮單壽樂其父職率兵泰州捕寇卒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臣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年及二十五軍

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開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俟三年復試之中者給全俸不能者謫爲軍者爲令二十八年六月詔出征以過武臣子弟襲職如有試弓馬不中仍令還署與半俸二年後復比試不中者降爲軍三十一一年三月令兵部凡武臣子弟當優給者令其讀書俟十五歲方許承襲若在外衛所者十歲以上即令襲職還原衛讀書習弓馬以候比試

建文元年十二月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靖難初甘州左所軍張真請邊方襲職幼官悉改調內地詔嘉賽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三

太宗即位念諸將勳勞既老而無子孫弟姪者特許養子及壻襲職一次以終養之用報前功其後有愛養易姓冒襲者勅兵部特禁之

永樂元年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臣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五年十月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請罪之詔姑移文求諭令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趾

六年二月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府定國公徐景昌
曰自昔勳舊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勞績
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
保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狂於安逸驕奢淫亂忘祖父之
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開試縮手無措每用私
賄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
敵畏怯疲憊隨馬棄鎗喪膽抵免皆由驕肆不教之過
自今初試不中爵本衛所克軍三年復試不中靖戍遠
方別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八年五月羽林前衛故指揮同知賈浩子福等三十一人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四

乞以父功免比試照例優給襲職 皇太子監國以武
官子弟不開弓馬緩急何用命都督府循例比試不中
者得

十年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
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
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克軍
六月命禮部賜奉天靖難子孫襲職者鈔指揮襲久者一
百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與資者金吾右衛指揮陳興
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頗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
難亦當同享安樂而今有以叔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

職豈能盡得其所昨在官中對諸子諸孫其集團念及
諸將子孫心不能已故加之恩蓋朕於一飲一食之際
未嘗不思艱難之時學士胡廣等對曰陛下所以得衆
心保漢業盡在於此

十五年兵部言幼官襲職者免缺例不當襲 上曰武臣
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親孫願既別
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即祿
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十六年六月兵部尚書方賓等引奏奉天靖難故官子弟
比試襲職 上可之已而復召賓等諭曰朕適見所引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四 武官襲替 五

故官子弟比試者不覺惻然蓋初募義之時其父兄恐
侵冒寒艱苦百戰不幸有死於戰陣或歿於疾病今觀
其子弟皆孱弱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未開武事
因是絕其俸祿無以自存矣今可令襲職給全俸俟長
成比試不中罷之未晚

十七年七月 上謂五軍都督府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
非徒使食祿而已期爲國家健日之用苟不先時練習
一旦有急臨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軍官悉令成
國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者別差人代之
洪熙元年九月兵部尚書張本奏引故官子弟除指揮子

百戶鎮撫 宣宗慈召前諭之曰爾祖爾父昔從我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祿位廕及爾輩爾輩年少氣銳當
思前人艱難得官慎守法度操習弓馬勉樹勳績則於
前人有光亦不負朝廷任使爾不可得官後輒放肆違
犯禮法朝廷公法不爾貸也

十月兵部引奏故軍官子孫之當優給者 上從之諭尚
書張本曰古之從軍死事者其孤養於羽林蓋念前人
之勞而憐其孤幼惟恐其失所今優養已有定制聞比
來亦有不能自給者爾兵部當如期給俸厚加撫恤且
時督武學訓誨使知道理長成襄爵庶幾得用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武臣襲替 木

宣德二年十月兵部奏隆慶右衛故百戶霍玉無應襲子
孫止一女十歲當如創月給米五十斗候其適人則能給
上從之因諭之曰 祖宗立法最爲仁厚既不自前人之
功亦不使其爲無告之人恩惠幽遠矣凡若此等鄭
等當務推行

三年兵部奏請選投武官 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效
錄用之此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素養浮蕩成風試其
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知拾賄 祖宗
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農戰之時歷
加比試試可乃授實爵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

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沈屈

四月英國公張輔等奏各衛優給出幼并應襲子孫及襲
替多餘幼官宜遣官親領練習弓馬 上從之謂輔等
曰射乃軍中長技古人多以此爲務大抵操習勤則自
精卿等教練當使悉於此是日 上視朝罷兵部尚書
張本等侍語及操練事 上曰凡人學業須及壯年若
或過時終難成就况軍官子孫尤宜諳練乃能保守祿
位不廢前人之功朕已命優給出幼及襲替多餘幼宜
練操直念官下應襲子弟亦須豫爲訓教宜皆令赴教
場操練須要精熟勿致其惰逸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武臣襲替 七

七年三月命故都督朱崇子雲襲指揮使操練 上謂兵
部尚書許都等曰指揮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
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候年二十以上觀
其可任然後任之

正統十二年閏四月兵部尚書薛瑄奏天下軍衛總小旗
官代者於例必就武京師有遺選無資不能來者終身
不得代乃請於各都司疏便試從之

成化元年正月助教李伸言五事內一言擇承襲之儼令
之武臣子孫憑藉世祿鮮克由禮宜勸兵部武臣子孫
應襲者儘非其人奏聞律退則遇其良者襲職命議行

正德三年十二月給事中趙鐸等言近年官軍比試多姑
息之弊請加嚴飭得旨制比試甚嚴歲久人玩視為
故事兵部其移文各都司應襲子孫須弓馬熟閑乃聽
起送監比官必屬比中式方許襲替不中者如創處分
若監比似前怠玩必罪之仍令領事諸司察其弊以聞
嘉靖元年命公侯伯初襲未經事任三十以下者送國子
監讀書仍十日一赴國營操演

七月詔在京各衛軍伍遞成化八年例三年一次清查令
軍職有異姓冒襲者無問所襲世數並與保勘之人一
體黜削職籍者為例

國朝典彙卷三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八

七年閏十月甘肅指揮使孫輝陣亡無子兵部奏以其弟
襲陞都指揮僉事給事中夏言以為祖宗陣亡陞級
此為子繼父者言輝弟不得創陞部臣以為然因請更
定死事官軍襲職之制凡弟姪承襲親伯叔兄弟自立
軍功累至指揮陣亡者加察一遵從之

十一月故甘肅總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襲職兵部執不可
與閣臣票擬陞犯罪深重伊男不准調襲上諭以陞
昔年事深冤巨枉令另崇旨勿使父子俱冤重傷和氣
九年錦衣衛舍人樊名欲襲其伯通百戶職兵部言通係
戚曉陞者例不當襲上曰武職不由軍功不得承襲

此寬令也邇緣乞陞者有世襲等語遂致名器冒濫殊
非國家勳功之典兵部查過法舊例議奏部言戚曉後
裔親有遠近宜降殺亦當分別獎名雖係英廟順紀
姪孫其伯通為百戶通故再襲其兄聰亦越二世恩澤
宜殺不可許上從之命華樊氏職

十年兵部尚書王憲申明武職襲替之例按永樂元年
冬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
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
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瓚

國朝典彙卷三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九

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瓚議
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辟失職者流言得復襲至是
寔為本兵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
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祠前相沿人自立有
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
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承襲者俱收總族
十八年南京和陽衛舍人李贊謀襲祖職殺其兄子百戶
玉繁于堂實異贊為之南京刑部論堂謀戕宗親罪死
奏請揭黃從之因命武職爭襲官爵謀殺宗支者雖有
族姓不許承襲著為令

二十四年三月先是欽天監華職博士韓應典武選司該
史畢文舉汪椿孫李和駱蔚胡椿等謀爲姦利受賄武
職應華職者金殿監通內府較役魏曉韓昇及查責該
吏等監出黃冊貿易燒改妄增功次於以偽造御寶舊
復納之內府冊中前後目幾千百戶候太等三十八員
如是幾二十年事未發覺至是椿孫不禮其妻妻兄陳
仁執所僞造黃冊御寶及目送武職私籍首之東廠有
旨命法司窮治并兵部前年所司官吏印校監當事人
員通行按勘以聞於是刑部參奏印校監王瑜等職司
監守素缺關防武選司前後查責主事項壽等十四人
劾奏

武臣襲替

十

郎中鄭現等八人較對疎虞失於覺察通宜究治以懲
不恪時文舉先下條孫繼相及校尉曉昇等俱論斬梟
及諸同謀姦騙吏役陸永安等悉發遼衛兄軍目襲官
侯太等下各巡按捕治革職不許襲項壽等俱降一級
調外任王瑜等亦降一級其中尚有詐冒隱漏人數仍
令兵部查奏以清選法

二十六年御史吳相言武官子弟他日均有兵戎之責而
征於世隆率多嫠窳乞將邊方內地應襲舍人十歲以
上者悉送學宮讀武經習技藝素成者許充校兵備官
保襲不能者照原職通降事下兵部覆武官襲替已有

舊制不可輒更而作養之方則宜申飭以從部議

三十三年給事中徐綱等查勘金吾衛指揮千百戶尹繼
等四十餘人父祖罪犯不孝俱當革襲等名以世遠
文惠漫滅奏稱不已給事中王國禎言五刑之屬莫大
於不孝今驟應賜襲則新例甚嚴若一槩絕之則舊籍
無考請訪宜德十年之例繼等姑令次房降一級承襲
內無次房即革爲民其原係次房承襲者各於原職上
降一級其係新犯有招卷可查者乃以正德四年例處
之本房次房俱停襲待兵部覆國禎議是第聞各官原
無次房承襲遂革爲民亦有可憫乞量革爲總旗於原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四 武臣襲替 十一

衛食糧常差 上是之

時兵部議定犯罪軍官子弟革襲之制已奉旨行矣有騰
驤左衛舍人喬應龍以高祖千戶喬順在洪武中論死
例當革襲乃上言臣祖當國家開創之初以從征校尉
與洪熙後承平犯法抵罪者不同故子孫數輩皆得承
襲今一旦革滅恐非朝廷錄軍功之意部臣深直其
言因請以應龍爲例凡軍職犯罪與刑或監放充軍者
係洪永間已經承襲者俱仍舊自洪熙以後犯者始查
革即可

三十四年六月吏部以勦爵宗文舊無冊籍一遇故絕事

禁紛然無所考證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每五年一造請著爲令詔可

十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九

推舉將才

洪武九年正月命都督府擇公侯節督及各衛指揮輔長次子才可試用者爲散騎參侍舍人休秩視八品隸於都督府保弓兒宿衛或署各衛所事聽有府臺部差違有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

十七年正月 上與侍講學士李神等論武事神曰用兵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一

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史突承燾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神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宣德五年五月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令天下都司於所屬官員旗軍內每歲挑選智勇廉能一人禮送

東京都府會官從公試驗用之宜知所言悉令選舉

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患訪求未至耳然亦

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求勿有遺才蔽匿不舉

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上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古人云惟賢知賢又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昨所舉拔指揮爲都

指揮者皆將領衆任事具令各舉二人以觀其才識如

何舉不稱者罰之

六年 上因侍臣觀宋史問侍臣言朱家武備不飭率流

於弱當時未必無將才若上之人留意斯事必有其人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上

出焉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有才亦不得展必爲

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正統十年大同恭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舉武職誠當矣

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

之勇臨敵致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在心未曾

試用其得而知所以漢唐皆設軍謀宏遠知議絕倫等

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克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

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

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

兵官處議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効然後不次陞擢

之則得實才爲國之爪牙矣 上善其言且命兵部凡

有薦舉及自陳者具名奏聞定奪非奉明文起取者不

許擅離職役

平鄉伯陳懷素山西都指揮吳浩膽略超異武藝精熟乞

取到京擢用 上曰吳浩有膽略材武正可保障邊圉

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來因謂兵部尚書徐

輝等曰自今在邊有材略者毋得輒劾着爲例

天順三年南京守備程國公徐永宗等以南京安插夷人

數多都督僉事高通獨員管束不及同保南京右府都

督同知吳良老成練達語曉夷語乞令良與通同管夷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三

人事下兵部尚書馬昂等劾其附下市恩之罪 上曰

朝廷倚任承宗等守備乃敢徇私扶同妄薦罪人論法

本當治罪姑從寬宥令各具實以聞仍令承宗等推保

諸曉夷語老成謹厚者二三人奏來處分

成化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白圭等奉旨舉武臣智勇可

任將帥者以都督僉事劉能等五十人奏上 上是之

命記其職名臨事舉用

八年命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諳曉兵法謀勇過人弓馬

熟閑者並許保舉試中者無官授以冠帶有官仍舊職

擬開營操練聽調邊方舉者就各邊操備其有才兼文

武堪爲大將恥於自進者府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科道并在外衙門各舉所知

十八年六月兵部尚書張鵬奏勅廷臣各嚴實將官具名
以聞否則有罰從之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
舉所知以待兵部調而用之年久廢廢或舉亦未盡公
故鵬有此奏

弘治元年三月兵部會議上御史陳璘所奏選將實其事
謂南京坐營把總等官及羣臣原保舉將材官共五百
六十餘員分爲三等今遇缺隨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
八十四員請令帶俸復原職上曰各官雖已經評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四

至舉用時仍會官推選毋得濫投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張潤身上言頃者選用將軍限以三
月故近者與選而山泉山西陝西以稍遲不及薦部今
所選五百各人材或不稱請自後選期限以六月得旨
將軍係克侍衛必得體貌豐偉臂力強壯者方可今所
選不待各省齊集遠餉徇私可知且不究其科道官
會同對馬都尉及錦木從公覈選不及格者罷之此後
有缺該部還待諸路齊到類選仍照今例與者科道奉治
十三年給事中潘大寅言歷年武舉中式指扣及選開官
員果有謀勇可屬將帥者聽撫按官薦舉候用兵部議

覆報可

十六年南京尚書張鵬王軾等奉部薦舉將才兵部覆言
鵬等所薦都督鄭勳等皆擇倖平沈希儀劉玉都指揮
李湧張光平崔天爵孫岳程鵷陸桓周于德齊基指揮
路正俱宜起用都指揮陳都鎮段錦尚餘俱促英張鵬
指揮王杰孫璽胡悅宜行查上曰將材難得既有奏
薦俱以次擢用不必行查已而御史胡守中言時陳先
任涼州副總兵薛最無二挫死無辜二十四人侵盜邊
儲六千餘兩至今訪捕未獲而鵬敢犯公議論薦迹涉
黨惡宜正欺罔之罪得旨時陳介各處巡按御史跡權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五

送勳鵬等論薦出自風聞不必深究

兵部請令兩京科道并在外總督撫按各舉將材自指揮
以上無論在告闕住悉訪具可用者以聞得旨據將用
人本兵職務宜照舊規舉用在外總督撫按照常保舉
週年將官黜落太易以致乏人自後被劾各官兵部須
加意查訪不得一槩議罷

二十一年詔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有自負忠貞願赴
軍門立功者各撫臣具籍奏聞從給事中李徵謙也
八月給事中錢亮等以虜患重大舉見任江淮總兵湯慶
等單任開原備禦韓承慶等上曰虜患未靖用人當

取所長亦宜使過慶等遇缺推用承慶等的量奏請再示內外諸臣各遵前旨選舉所知但不許徇私妄陳

二十四年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將材乏人請令兩京九卿科道及總督撫按官各舉材官無論在任卽被劾去職者亦得薦舉起用 上曰推用將材本兵職事應自問諸才勇出衆雖華任緣事被逮者皆許從公疏請不必分諸司薦用

六月詔令兵部推舉將才部具言失事繫獄將官張達白得李朝陽等謀勇素著宜勅科道詳議部則部疏達等情罪以聞 上以邊方多故用人方急特宥其死發赴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五

推舉將才

太

軍門殺賊立功

二十七年兵部覆御史克永賜條議收將才以備任用欽命兩京九卿科道及各邊總督撫按官各舉所知 上曰擇將安邊本兵專職推用不當則官官得糾論之無庸各官舉奏紛擾以滋弊端

二十八年奏准行六科十三道及巡視京營科道總督撫撫巡關等官博訪不拘軍民職官山林草野武舉會舉見任革任及有過廢棄人員但有曉諳韜略熟閑弓馬勢力過人謀猷出衆者不拘名數各舉所知開列上陳以次酌用

二十九年八月禮部尚書徐階以虜犯京師奏言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今繫獄將官裁給徐仁李珍麻隆甫錄歐陽安素歷邊疆咸看謀勇乞如張達等餉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殺事有名將官遠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侍還亦當赦宥召用此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用者詔宥給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使調遣

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達時奏舉將材翰林如尹臺趙貞吉王維翰科道張秉壺葉鍾唐禹楊允繩呂光洵黃汝桂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八

推舉將才

七

部屬如江夏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司承張選業起復知縣馬如驥皆素閑方略宜亟選用詔下所司議行三十年 上用諸臣議查舉將材兵部疏名上請紹興衛指揮白濬臨山衛指揮馬奎等八人與焉已巡按御史王應鍾言濬奎等方以失事下獄安得稱才勇 上命兵部陳狀尚書趙錦言濬等係都指揮王國賢所薦侍郎史道因而類題臣蒞任之始虞人言不足信方行各巡按查覈而移文未至宜應鍾有是言也 上宥錦不問今巡按逮濬等及國賢從重同擬以聞

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

戚繼光皆知兵宜召募督練邊兵以省諸餼徵調之擾兵部言大猷才宜於南往者嘗一試於北不效且老矣給與繼光惟上所用上然之令召給入京

二年二月先是遼東巡撫魏學曾請罷廣寧生營任政以開原備禦劉承武代之西平備禦李尚元與金州守備楊爕相更調兵部謂御史李叔和嘗薦政而戒務承武即尚元亦學曾所嘗薦今東剿異同前後矛盾宜令政與爕更調光元與承武更調以奉器使上從之於是學曾又言政往時守堡幸無事以故得承武為掎者所中故得戒務臣固不為當也至如南元者臣誠薦之閣朝與秉卷言四立人 惟舉者才 人

然其才力不能當西原一面之寄爕信才然不若承武練達故臣復有茲議何傷於同異哉夫將官用舍邊鎮安危所係臣不敢依違就貽愛地方惟陛下裁察疏下兵部不得已為請罷政其他如初議上曰人才於事任或不相宜何妨更易其以承武克中軍尚元爕更調政章任悉從學曾所請

三年尚書馬森等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奏薦邊才見任大理卿鄭應龍張守直都御史楊繼烈光濟陳大賓方廉趙孔昭劉慈林潤淵如璋唐繼祿光祿卿徐公遼少卿李鍵太常少卿張卿丘樛府丞吳時來布政使

蕭張柱按察使梁夢龍都察院副學承學泰政謝賜舉羅瑞沈應時副使曹科楊祿馮舜瀛楊鄧顏歸張學顏孟重俞事張守中董文家知府史桂芳趙賢何東序何子壽徐學古馮叔吉蔡可賢郎中吳兌御史陳烈凡四十五人原任侍郎劉燾王國光陸穩都御史谷中庶翁大立王輪李秋王遠張景賢徐紳布政米大器參政梅守德胡勇阮文忠劉應箕馮卓誤知府徐可久運同羅拱辰凡六十三人吏部上其議因言用人宜勿論南北資移如往者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斟酌惟用務當其才上深然之

四月庚子

惟舉者才

九

命以所舉諸臣酌量任用有不稱職債事者并坐舉主四年二月大學士高拱言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所宜多需其才然後可以濟事竊見兵部侍郎止二員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見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見那移於他處且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俾遇有急無人為舉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觀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習練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廢於那知迫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陞尚書員

缺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
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隔軍旅之事而
乃不擇其人茫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
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
而以有智謀才力者覓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
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
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
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
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然臣又思人力有限窮
則不支臣兄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爵而

用之効者乃不蒙顯爵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

十

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膽塗地而後已斯其
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
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
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致知悉長
祿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
然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得求預蓄乃可濟
用覽卿奏處盡周悉具見其爲國忠誠並如議行
四月御史鄭世議選將才疏言今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
已襲而年三十以下者俱付京營提督文臣教以騎射

原缺第十一葉

按國家令典於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俱有旌異然考
之實錄洪武七年九月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安鄭
氏自經死十七年正月安陸侯吳復卒妻楊氏自經死
俱贈淑人諡貞烈又藍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恩卒妻朱
氏自經死贈德人諡貞烈德人卽恭人也永樂二十一
年正月成安侯郭亮卒妻韓氏自經死贈淑人宣德四
年二月中軍左都督馬聚卒妻陳氏自經死左軍右都
督冀傑卒妻王氏自經死俱贈淑人三月陝西都指揮
使王侃戰歿妻蔣氏自經死贈淑人諡貞烈八年三月
中義右衛鎮撫李壽卒妻趙氏自經死贈淑人八年四

月大同左衛指揮使范安卒妻楊氏自經死贈恭人九

十

年二月中武安侯鄭亨卒妻張氏自經死贈淑人正統六
年五月中軍都督俞事所榮卒妻陳氏自經死贈淑人
景泰二年九月昌平侯楊洪卒妻馮氏自經死贈淑人
三年正月豐城侯李賢卒妻余氏自經死贈淑人以上
凡十有三而助成大臣之妻殉死者無一二也豈妾獨
厚而妻獨薄耶意者有呂后袁紹夫人之妒而出於不
得已也又自憲宗而使旌典歲有之而未聞有勛戚
之家及爲妾者又不可數故特紀於此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封賞功勳

庚元九月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上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如王國寶等殲於王事而不得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一

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古名將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爾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但於暫安而晏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徐達等頓首曰臣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

所爲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十月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鬪於矢石之下勤苦周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十二月 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副將軍常遇春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其餘惟其功過各量賞有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二

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 詳勳臣考

五年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蔡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叩頭謝罪而退

二十九年九月大賞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

共平禍亂功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佐官
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
今當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賜
以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弟以終天年諸將叩頭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
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
激有應朕者

三十五年七月 太宗聞從征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

者勅諭之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
賞典未行蓋由所司功狀未上昔中山武寧王從 高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 封賞功勳 三

皇帝開疆拓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役賞典方
行不聞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歲月而爾輩有後時之
悔不亦過乎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查

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詭妄以速愆尤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詳勳臣考

十一月以都指揮景福薛貴爲督府僉事徐浦爲浙江都
指揮同知並加賜養初 上陞功臣福等有罪不預

至是 上謂兵部曰諸將士從朕征討出萬死一生一
勞半級得之良難而武人不諳禮義易於犯法朕既兼
邊陲功即可如朝陞賞於是輟等皆預恩命

永樂元年正月諭兵部曰從朕平內難軍士已論功陞賞
平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例者亦量陞之於
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職有差

二年七月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
公朱能陸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曰刑賞者人
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善者被害而惡者
不如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
公毋有所徇

十一月刑部郎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
功定諡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 封賞功勳 四

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
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
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四年六月以靖難功賜都督都指揮誥命并封贈其祖父
毋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己之
勤勞亦必由祖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
父母而爾等得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
於祖父母然後可爲良臣可爲孝子爾孫凡人富貴得
之難保之尤難不可怠縱也

六年六月新城侯張浦等平安南 上諭之曰安南已平

皆將士用命所致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
賞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過全有罪者明白易
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
者宥其過賞其功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功過以聞
上問夏原吉陞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賚於一時有限陞
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止陞元功
餘皆班賚有差

八年九月以擒獲交趾賊首簡定功陞交趾軍士潘承受
爲千戶賜冠帶并銀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三表裏餘
陞賚有差

開朝典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五

九年十二月雨雪寒甚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
諭曰昔奸臣構陷朕率師征討當風雪苦寒之際將士
有墮指裂膚者而勇氣不衰今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還
對此景思昔艱難惻然動心凡諸將士各賜之銀
都指揮人三百貫指揮二百五十貫千戶衛鎮撫二百
貫百戶所鎮撫百五十貫旗軍百貫故官并總小旗父
兄嘗在軍中凍傷者皆如例
十八年十一月陞安丘知縣張煥縣丞馬拯爲山東左右
叅議并賜執轡襲衣先是反賊竇鴻等攻圍安丘甚急
城中素無兵備儲極於卒率民男女嬰城死守賊不能

攻而官軍繼至賊敗走事聞上曰將帥虐民縱賊縣
官能禦賊保民但堅志奮力何事不濟旗等宜寬異之
故有是命

洪熙元年二月總兵官楊武侯薛祿追繼賊至赤城殺死
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潰鴻盧郭楊普賁勅勞之并
羊酒勞官軍

四月薊州鎮守都指揮陳景先奉率領官軍追襲虜寇斃
於神銳遂潰走獲其器甲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
口上命就以所獲馬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前所
停俸而遣使賚勅諭之

開朝典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六

宣德元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奏昨陞都督僉事費瑄爲
左都督及諸指揮千百戶陞擢者五十八人請如例附
選上謂本日賞當功則人勸昔項羽於有功當封刻
印列忍弗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於報功酬勞不吝爵
賞若有未當卿等亦須執奏計議可否而行
五年三月三法司奏蘇州衛千戶張開源擒獲強盜何應
陞賞衆開源先任百戶已因擒盜得陞雖今有勞難再
陞上曰爲強盜者皆輕生擒之亦犯危險況國家大
信不可失宜例陞遂陞開源爲正千戶
吏部奏主簿周顯差浙江至海寧獲強盜二十餘人例當

陞賞然而無民官獲盜之例 上曰給榜定賞修正欽
捕盜榜以諭衆令以示信豈問軍民官邪其陞賞如例
七年正月安定衛指揮果脫卜花從征勦先叛寇時爲衛
導有所擒獲且招撫番人復業事平論功以斬該爲上
而果脫卜花例不應陞自陳其指示之能招撫之功居
多兵部尚書許應鑾奏以爲例不應陞 上曰不同蕭
何發縱指示之功居諸將上乎彼爲衛導且有功何得
不陞陞爲指揮使仍勦嘉勞之

正統三年十月破虜酋阿台衆見論功命王驥以尚書兼
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管理陝西軍務羅亨伯陞
副都御史卷一百四十六 附賞功臣 七

依一級蔣貴封定西伯任祖寧遠伯趙安會川伯

六年十月總督雲南兵部尚書王驥奏會事餘觀大理知
府賈鈴楚雄却府馮都僉運有方乞量陞擢事下吏部
尚書郭璉等言宜如所請 上曰觀等誠有勞効候施
川平日起擢未晚且征南將士未蒙賞不宜先陞僉
運之官惟功事集而後敘功班賞則人孰不悅朕朕於
觀等非有吝也益思此耳璉等頓首謝不及

七年三月諭麓川功封蔣貴爲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侯
璉爲禮部侍郎楊寧刑部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趙忠毅
十四年十一月崇泰論禦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武清侯

楊洪進昌平侯加千歲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會
事爲大同左叅將時侍講制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
爵言石亨千歲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還回蠻貉
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討亦未足賞今亨
自伯而陞爲侯爵誠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
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思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
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效愼之氣
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而不肯退者愚
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愚失之心則治平
可計日而望矣

副都御史卷一百四十六 附賞功勳 八

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謙以都督克鎮朔將軍
總兵宣府時虜入石峰口又入龍門關謙不能禦禦輒
敗都督江福援謀又敗詔誥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
律封撫寧伯

天順元年正月諭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
封石亨爲英國公子彪爲定遠伯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
姪及諸義子孫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
千戶鎮撫二十一人其諸窺名奪門日功者四千餘人
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會事
五年七月沐曹賊進會昌侯孫繼宗太保孫銳封懷寧侯

馬昂王卿李賢並加太子少保亮者亮亮爲都督總將士陞實有差

成化五年五月以平兩廣蠻賊功官都御史韓雍右都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經爲宗族僉事助魯俱從厚除官軍士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實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難獲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十二年十二月加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食正一品俸越自陳紅崖進勝之功爲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反在

南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六

封賞功勳

九

諸將之後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二月錄平建康功陞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鏞爲右都御史太監汪直加食米歲三十六石奉朝十二石官旗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皆阿附汪直所爲陞實此其最濫云

十六年三月汪直王越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勅吏戶二部臣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越封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一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子姪家人冒功陞實者甚衆

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世襲陞韓雍副都御史唐一子錦衣衛鎮撫

十七年三月論寧夏擒斬功加威寧伯王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署副軍都督府事提督關營弘治八年二月論貴州平蠻功陞薄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院尋出總督兩廣軍務

論哈密功兵部尚書馬文升言許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剿寧及太監陸岡不遵節制旋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間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

南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六

封賞功勳

十

進陞副都御史彭濟都督僉事

十二年正月論典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彭清巡撫周季鳳而下陞實有差

正德五年八月論平襄鎮功封仇鑑爲威寧伯真鎮劉璣既伏誅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薛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富壽安伯弟容安定伯魏彬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祀永清伯義子朱德永壽伯給諫蔡世襲

七年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爲平伯陸關弟永鎮平伯威寧伯仇鑑追封侯並賜諡蔡世襲都

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掌院事歷一千錦衣衛百戶其餘能勢所托索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選爲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給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因特之

擴成化初寧夏之功獨仇賊耳張永加歲米四十八石實白金五百兩緣援五十表異然誅劉瑾功亦可當也而遂封兄弟爲伯至李東陽加特進左仕國子光祿尚書丞楊廷和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子恒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武英殿大學士仍各賜白金百兩緣幣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封賞功勳 十

四表異梁儲以後至改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王敞太子少保陸子會錦衣衛百戶尚書白銀劉機田景賢劉璟俱加太子少保與敵及兵部侍郎陸完李浩各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異它侍郎副都通政大理俱二十兩三表異司禮太監溫祥賴義谷清恭文范宣張欽祿歲米各十二石賞同內閣弟姪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千戶有差已復准承例封谷大用等兄弟姪爲伯後永弟震復爲右都督與承謀者楊一清入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實白金五十兩緣幣二表異及歷一子錦衣千戶後改吏部加少保太子太保則猶以前功云

九年正月以四川盜平加總督彭澤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左都督

十三年五月提督南嶺會都御史王守仁上三省夾勦捷音加副都御史給子錦衣世百戶

十四年九月以擒宸濠功改王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按察使領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

十五年五月上召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克嗣親賜慰勞以保障安慶功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十六年四月貴州普定州叛賊阿則阿工得等就擒餘黨悉平特旨嘉獎巡按御史周廷用總兵官昌佐處勦之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封賞功勳 十一

功都指揮楊仁及有功人員各陞賞有差

論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豫南兵部尚書歲支祿米千石先是守仁擒宸濠江彬等謝之而守仁放功賊乃獨推王璉與執政左故久未行賞上念其功乃命集議封之餘各陞賞贈處有差仍遣使迎守仁至京宴勞守仁連章辭免批政復以賜宴勞費爲詞守仁因不得至京雖封爵賜號而不與鐵券歲祿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勦王者功終格不行南京給事中王紀等言宸濠之變王守仁勦除之功中外共知之矣至於先事能慮而功隱於不知者都御史胡

世寧是也夫宸濠久蓄逆謀積愆所切人莫敢發世寧爲副使獨先指實具陳其以逆折奸明潛消禍本而錄寧居中助逆傾害世寧遠謫之以快宸濠之怒何使世寧之說得行則先事有曲突徙薪之戒而禍亂不作亦可無焦頭爛額之責矣願 陛下察其忠直錄其先見待以起修之權則世寧獲徐生之賞 陛下有漢宣之明臣下莫不勸爲忠直矣章下所司知之

六月 世宗諭禮部朕卽位之初重念守邊軍官勞苦宜加賞賚遣官各給銀二兩於是禮部會同兵部戶部查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寧夏延綏甘肅諸鎮國朝典案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十

官軍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員各給賞銀七十四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

嘉靖元年二月萬安縣離頭巡檢尹萬嵩義勇莊昇自言江西之役隨父轉戰王家渡手擒濠未經授職行賈下兵部議莊昇擒獲元兇會其已敗與臨陣俘斬者不同論量授百戶注就近衛所帶俸 上曰莊昇擒賊自其義父萬嵩倡義得功其另議以聞部臣覆奏萬嵩得陞百戶莊昇所領撫賞銀二十兩

御史劉渾清言臣先在進賢知縣值逆濠之變孤城危急人無固志所以得全完民社皆原任四川提學副使鄭

官楊二和戮力保助之功宜加敘錄吏部覆議二和陞從二品散官服色致仕從之

三月諭定策功勳下吏兵二部議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爲伯給諫劾子孫世襲歲祿千石仍各任一子世錦衣指揮驍馬崔元進爵爲侯 壽安皇太后弟指揮邵喜 與國太后弟指揮將輪各封伯大學士費宏亦任一子與廷和子等毛澄加太子太傅任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歲增祿三百石太監張錦扶安溫祥朝義泰文張欽張淮蕭敬黃偉鮑忠各增歲祿任弟姪一人爲錦衣指揮使同食等官其典郎

原朝典案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上

承奉等官張佐趙英戴永張忠閻洪趙山等二十七人俱已授太監仍各增祿任其弟姪惠安伯張傳侍郎鄭宗仁趙璜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各加祿階其餘府部院寺諸掌印官及各臺諫官各賜金綬有差給事中張九敘御史江淵等各上疏諫止不報於是廷和見紀乃上疏懇辭俱下兵部尚書彭澤覆奏正德間權姦用事職官冒濫 陛下起而釐之削除殆盡及論定策之功乃封爵恩屬至五十三人非初意矣廷和等既有疏辭富體念俯從量加別恩 上從之命別擬職銜及更歷一子四品文職官

四月封駁局都尉崔元爲京山侯賜詩泰世襲祿千五百石皇親邵喜封昌化伯蔣翰封玉田伯俱與蔣泰世襲祿各千石初內閣諸臣既辭伯爵元等亦具疏辭不允南京言官交章請慎車名墨保全戚里聽元等聲封別加優寵上命吏部擬上爵名尚書喬宇等言國家典禮貴得必於大義泰之廷論其有闕是未定人言未協者必審義從同以求至當元等思命宜如科道所言聽其辭免上曰崔元親林信梓遠涉諸邸迎恩勸勞朕將入都城又奔走贊襄勳中機會特加進爵以酬其功實不爲過邵喜將輸以戚晚至親惟恩封爵自是至朝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主五

舊典已有成命何復言焉

詔賜恩駕太監谷大用等銀幣有差給事中閻淵言伏聞陛下賜大用等人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爲過矣臣觀歷代以來藩王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主威弱私恩從之人則侍衛驍弛戚倖之禁則請開行此治亂安危之機辨之不可不蚤也願陛下裁擇上嘉納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辨伯爵言臣之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一不敢叨天之功謂寧藩之敗非人力所及乃天心厭亂啟陛下中興之業二不敢掩人之蓋謂大

學士楊廷和尚書王璽有先事禦備之謀辭職指示之功三不敢襲下之能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而下多捐軀戮力之人乃今將士之賞尙多未稱四不敢忘已之恥謂世受國恩深當重任不可冒昧貪進操非其分上諭云卿俱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懷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不允所辭

敕奉迎防守功加大傅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皆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仕隆豐城侯李曼惠安伯張偉皆太子太傅遂安伯陳總太子太保光祚等各疏辭不允給事中胡濟言今甲武臣非有軍功不得加授散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封賞功勳

主六

官今光祚等並加官祿謂其有奉迎防守之勞夫奉迎臣子之分防守臣子之職循分守職何功之有況中又有併迎守而不與者乎伏望陛下愛惜名器以爲鼓舞激勸之具上報聞

九年三月原任南昌知府鄭獻泰臣前守南昌宸濠謀逆臣首發其僞主何順之奸次擒其黨與凌進保之屬濠深恨臣遂中臣以危法法吏乘風嚴練成獄身則固圓及濠舉兵命四臣別舟聲言用臣祭禱幸臣以敏言風威守者得脫械先登斬其七賊歸諸都御史王守仁具陳賊中虛實守仁以爲忠相與決策攻入南昌因委臣

國守王官頗効勞藉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校到於賊亡之復心跡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聞 上曰赦抗逆遇禍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功准復舊秩不必再勦

六年田州之役實總督魏繼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遣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下手殺手共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敵巢砦九十五處賊猛獁首歸順子那虎宗死齊村馮爵死富州冬約死巡村幸好陸綬諸惡日俱被擒斬惟盧蘇土受未校首止鐵歸王守仁代之以撫處爲策蘇受來降矣守仁又以入寨之討破 旨詰責贈諡卹典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

封賞功勳

十七

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錄錄衣之廢亦罷是時前勳後撫皆請無功難乎任事矣

八月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官杭雄禦却之斬首三百二十級 上欲推功加恩大學士楊一清一滑再上疏辭言陝西之捷 陛下神威聖德諸將協力成功雖王憲不得專美豈臣身在朝署可攘爲己功且嚴學非實功之官武廢非無功可賞 上察其誠從之光祿少卿黃都訟王守仁等平宸濠功言守仁中途聞變倡義號眾議奇運謀遂擒宸濠於樵舍雖獲拜爵而錢券未給喉米未領其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都御史

歷于千戶而那琦徐璉使陞布政郎報罷載德爲陞布政速死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覽勳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落職實罰不當何以勸忠臣請召守仁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仍給以應得鐵券祿米將標璽等起用希儒源等議錄德儒量與廢裝以爲宣忠効力之勸跪下兵部議從其請 上命給守仁家錄俟廣西事寧別有委任江西有功諸臣下御史嚴實其致仕罷黜有才識可用清議無干者吏部議請舉用以德儒未任死於一子爲國子生

八年二月錄安慶守禦有功士民李時獻等三千四百餘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

封賞功勳

十八

入陞實有差初逆濠順流東下爲安慶守臣所扼書環攻旬餘不克聞南昌破眾遂潰諸有功官若守備楊銳知府張文錦等旋已陞錄其士民有功及陣亡者累經覆狀未果賞典至是御史李儼言逆濠衆十萬駕舟千艘方其燒湖口破九江乘勝而東目中蓋已無南都矣何有於安慶而二三守臣効死固守闔郡士民同心戮力卒挫賊鋒剿至潰敗故當時論者謂江西非安慶賊當旅師以歸方張之勢豈速束手就縛南京非安慶賊將鼓行而下破竹之勢恐至迎刃以解則此安慶士民之功又惡可略也久稽恩典於人心不無缺望乞准

嚴肅行賞以勸有功兵部覆議以聞故有是命

命集議王守仁功罪初守仁之在廣西通安南內亂桂蔓
欽建議圖之道督守仁使偵要領守仁能不與偵事
之及思田平謐忘其功而喚舉又平守仁奏捷盛言
監登據流劫之禍陷陣俘賊之多請加賞勞 上曰此
捷首近於誇許守仁始賜獎諭餘令巡按覈實以聞及
守仁以病乞歸命未下去廣西妻言守仁撫制四藩
係甚鉅而擅自離職罪不可逃今聞卒於南安猶可原
諒 上曰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學節邪
正事功真偽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聞
附朝典彙卷百四十六 對賞功勳 七

事申周延吉守仁事功學精人所共服不為更議 上
曰朝廷以此為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吉附任準請
補外職既而等議上詳學遂令所封伯爵許葬其身
身後恤與俱為停革

十九年十一月以陝西大捷加 天和太子太保任
一子錦衣正千戶以開臣夏言羅鑒謀逆惟賴復言光
祿大夫上林園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崇加少保本兵張璠以曲盡方略並收金功加
少保歷一千錦衣副千戶巡按劉光祖呂光洵亦加陞
賞巡按以過功敘錄自此始

巡按浙江御史傅鳳翔擢上奏議周朝雍都指揮韓平許
勳處州盜功兵部議請陞賞 上曰事在六年勦殺何
遲下兵部參劾更議賞格部言處州之亂隋有罪者比
已降爵而功未見賞承勦諸臣奉行遲緩罪實難辭期
雍光任參議今為尚書位在大僚誰擬陞擢惟量加恩
歷以酬其功於是詔隆期雍子為國子生陞平一級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甘肅平虜功加總兵忱營太子太保
任一子所鎮撫總督張珩進右都御史

十月巡按山東御史鄭芸上言正德間劉賊到六等料衆
抄掠所至縣官望風奔潰獨樂陵知縣許遠堅守危城
附朝典彙卷百四十六 對賞功勳 八

身督戰數十合先後斬首二百三十八級邑人賴之
項見浙江恭議周期雍以擒賊賊功得廢止子入監進
功不在期雍下乃錄其江西死事之功而樂陵功猶
未錄似為缺典下詔以原陞錦衣千戶賜為指揮會事
廿五年錄補獲偽印功陞太監馬廣經天恩為錦衣百戶
陞正千戶親順為指揮食事復以嚴衛緝獲勦閉不署
職及姓名為積弊令兵部查定賞格兵部因查會典
獲妖言既實事例及歷年治章事宜以聞復言嚴衛以
緝捕為職自正德間律門大設 陛下正始則嚴中外
肅清馴漸固陋有不列入數者臣等祗承明命餘中前

格乞勅嚴衛自今每歲終籍其獲功姓名事迹首捷之
敘送本部登記三年類奏行法司覆實遷格議上其提
督酌量陞賞取旨上裁問有奇功累數毋輕引以爲
例得旨賞格以今定者永爲例違者該科糾舉

二十八年二月以宣府大捷加總兵周尙文少保總兵翁
萬達著兵部尙書仍督軍務各賜銀幣里書獎牌陞而
尙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今臣獨膺陞賞
而陣亡及有功將士未沾恩養恐人心懈弛願特陞賞
推恩將士以圖後效上以成命不允拜命兵部議
賞格以開達提賞諸將士有差大學士嚴嵩謀謀惟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八 封賞功勳 壬子

座一子中書舍人仍賜白金五十兩
南頓巡撫龔輝奏勦賊首鐵古等巢悉平因敘列諸臣
功次以福建僉事項喬爲首次則參政王大受王積江
州知府汪沐漳州知府盧璧廣東僉事徐緝參政朱憲
章江西副使高世彥等詔加輝一級各賜銀幣有差
二十九年保定河間定州等衛官軍以防守居庸事竣水
賁戶部言故事邊軍士非有大征遠戍不得千賞今宜
酌定賞格以五千里外一年以上爲一等三千里外八
月以上次之一千里外半年以上又次之五百里外三
月以上若達官達舍無糧餉餘又次之多者每人給銀

五兩以下遞減有差其本銀四百里之內冒支行糧石
及不候掣兵牌次遞索者宜重懲以法報可

三十年十一月給事中申价御史徐祥聞視邊關言汝總
督尙書王瓊在延綏定邊營等處修築邊壘千百餘里
今花馬池一道田野開闢人民安堵數十年不絕虜患
瓊之力也宜旌其功瓊子朝翰正德中以父軍功授錦
衣千戶嘉靖初歲革至是亦上疏陳請兵部議覆今復
原陞

輔臣嚴嵩等以幹丹兒等伏誅具疏稱賀上手書諭之
曰卿等入賀具見歸德於上至意彼羣邪無上之徒心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八 封賞功勳 壬子

猶未滿也自壬三入寇丁汝藥故縱至國門以壽主萬
刃莫贖其罪若竊矢心爲主一意殺賊又累密請來春
大加擢舉朕累不許蓋爲驚討賊恐人害之以迺後來
爲國之臣耳今之爲臣者一律謂之姦罔不可皆謂之
忠尤不可爲心各二爲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
目之爲奸佞或有口心異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
今日奏告曰謝赫矣天地神祇也責前小謬乃邪之
惡占曰臣蔽主明天地不亨甚昭昭矣若論謝原是禱
於祖宗先聖皇帝祈助玄成成果賊不敢犯今謝是矣
或曰人臣歸功於上若何不歸功於天然是則是矣

夫日行巨細何者非 天恩佑寧獨此事况非大觀格
王耶今郊廟典成文武大小臣役皆當加進史道雖致
仕及進正卿敝意猶謂報輕通加陞賞卿等其以此諭
傳示趙錦等令與吏部擬恩奏行勿又致懇至於有祈
必副 帝師當師東法事不可欺玄背恩也於是兵部
尚書趙錦等具陳諸臣功次以聞

三十一年總督侍郎史道以擒獻叛犯蕭芹等功上四言
內閣元輔贊珣督謀戎政大將功收互市家宰時義結
信房曾歸歸克逆功當首論事下兵部尚書趙錦覆奏
蕭芹等世居中土乃叛入外夷謀為不軌馬市甫成侵
國朝典業卷一百六十六 封賞功勳 三十三

犯禁至幸荷 皇上至德潛孚玄威遠播誘侮客之衷
殺妖氛之氣遂收不職之功實非人力所致仇鸞赤心
報國銳志安邊史道威宣洩漢常平犬羊蘇祐何思等
整一兵餉協助謀賊家宰時義蹈不測之虎穴諭無信
之大羊均有可嘉乞勅禮部卜日告報玄祝贊道等特
加恩展擢賞以爲人臣竭忠任事之勸 上曰各臣忠
誠盡職允可嘉尚其加贊太子太傅祿米二百石薪一
子錦衣千戶進道兵部尚書仍督邊務各賜白金五十
兩給幣八束蘇祐何思各白金四十兩給幣六束時義
陞指揮僉事仍賜白金百兩其餘陞賞有差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丹兒陳通事參犯疆場深入內地
以致輿輶震驚流毒內外賴我 皇上精誠格於上玄
神睨耶於不顯茲茲二逆一日就擒大小臣工莫不仰
荷玄恩孰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也第據述而論則威寧
侯仇鸞總督何棟範兵成勳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
嵩李本尚書徐階史道成國公朱希忠左都督陸炳并
臣錦等均蒙天佑以効微勞但思典出自朝廷臣等不
敢擅擬 上降旨曰仇鸞忠勤懋著加太子太師歲增
祿米百石嚴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棟陞左侍郎仍
總督邊疆嚴一子錦衣千戶成勳陞都督同知吳嘉會
國朝典業卷一百六十六 封賞功勳 三十四

陞副都御史嚴嵩官階已極嚴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李本徐階加少保各賡子入國學讀書朱希忠加太子
太師陸炳加太子太保史道趙錦加太子少保各賡一
子錦衣百戶其餘陞賞有差
三十二年兵部尚書蕭鈞上言都督陸炳潛奪逆駕之氣
計安社稷功在國家與尋常勞勩不同宜待以殊典以
酬偉功 上從之乃加少傅支伯爵條督遇益隆
三十五年十一月以大同擒斬叛張邦奇呂仲佐功陞
總督侍郎江東二品俸服賞銀幣陞巡撫僉都御史楊
順爲副都御史總兵趙卿副總兵田世威官各一級奉

將孫寶亨備周廷輔各銀分給實勞中逸歸生員計安
國銀三十兩授所鎮撫理奇山西威遠衛千戶應襲一

十九年二月疏推王直功兵部尚書楊博等會延臣議

皆言自直等勵亂朝廷不惜萬金封侯之賞令天下討

賊而宗憲以計擒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其一時共事

諸臣若副總兵盧鏜都指揮戴冲霄紹興通判吳成器

或控扼要害或冒險用間功宜優錄原任參政今巡撫

王珣副使元珂原任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張四維

督兵有紀中書錄龍文指揮陳光祖楊永祖朱尚禮童

華邵岳謝天與生員蔣淵陳可顯方大中義士胡節中

朝朝典彙卷之四十六

封賞勳

三

武生朱見先後開賊及原在參政胡堯臣副使李景萃

食事李三畏都指揮王欽守備何守元畫地設防協謀

督餉均宜并敘大猷今負罪立功冲霄繼光四維光祖

淵節中本源俱來自建間宜准贖罪夏正死事尤宜厚

卹得旨賊首擒獲實荷玄祐爾等議功並不奏請舉

謝豈人心歎示憲實心為國殫竭忠謀勞績殊常宜加

顯擢以示激勵其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總督如故仍陞一子錦衣衛副千戶鑄珣成器各陞

二級尚禮華岳各陞原籍衛所千戶大猷冲霄繼光等

八員俱准贖罪錄用夏正捐身為實死事可憫贈都指

揮使給一子正千戶世襲元珂等各以差賜養

四十年九月總督浙直尚書胡宗憲奏浙江倭寇自四月

以來屢犯寧古溫等境我師禦之戰於海者六戰於陸

者十有二計前後擒斬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

無算今已蕩平其効勞文武諸臣則參將戚繼光督戰

功最而食事唐堯臣義烏知縣趙大河等亦宜并錄

上嘉諸臣功詔加宗憲少保總兵盧鏜陞陞二級繼光

陞指揮使各賞銀幣大河陞食事溫處參將天賜陞

秋二級副使凌雲翼王春澤食事唐堯臣參將呂斯等

十九人各陞陞一級布政使胡堯臣胡松泰議唐受副使

朝朝典彙卷之四十六

封賞勳

十六

李衡各賞銀幣有差通判吳成器行軍門分別轉賞下

失事把總王彥忠劉實亨劉用光三人於御史問

四十一年三月以平橋州客山長官司土舍韓旬功復

調總督董威任廣用陞總兵石邦憲右金督賞實勳

廣前巡撫鮑道明趙誠張爾新在總督王崇奎等親督

守巡李遷李心學等十七人張廷柏等十二人各給賞

陞俸有差

陞程鄭知縣徐甫宰廣東食事以御史段嗣首其督勳巨

盜林朝驥有功也

四十二年二月總督宜大尚書江東上三鎮招練房中人

口數千八百有奇請錄諸臣功部賞銀繫總兵吳應熊參將張威守備尚義各進一級餘賞有差

四十三年九月初前總督移駐省城兵將屯結歲用漕糧十萬餘石悉由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轉輸省城順糧勞費總督劉永基奉疏通潮河川水達於通州更駕小舟轉粟直抵該鎮大為便利且省漕費什七上嘉濬功故特賞之其餘効勞將吏給賞有差

宣府總兵馬芳遣家丁三十人出塞四百里斬虜四級獲二人馬七匹以還事聞詔賞芳等銀幣

陞定南知縣梁士楚為福建僉事以擒斬倭賊及吳平等勳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封賞功勳 三十一

功也

隆慶元年 上以三鎮貢市事竣邊境輯寧嘉輅臣贊襄

籌畫功隆旨欲加陞陞大學士高拱張居正殷士儆上疏辭免 上覽奏嘉其忠懇難辭仍各賜白金五十兩

斗牛衣一襲

三年正月給閩廣勦寇功賞福建巡撫塗澤民總兵楊錫兩廣總督張瀚廣東巡撫熊輝總兵郭成恭特獎元勳將伯清銀幣有差先年海寇曾一本突犯福建界官軍出海迎擊於柘林鹽埕及馬耳澳等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人至是事聞兵部請大破常格先

給賞而後行勦以勸邊臣効力者故有是命

上御皇極門鴻臚寺官而宣遠東捷音 上歸功關臣高拱張居正勦各磨一千餘衣衛正千戶世襲拱等號解

上曰卿等運籌制勝功當首論拱等再辭益力不允

勦吏部加大學士高拱性困進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如故仍各磨一子為領衣衛正千

戶世襲拱等役上疏曰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為功如調度兵餉發縱指示以保固疆圉警撫

之職也躬履甲冑率士卒戰則為戰守則為守將帥之職也故經略得宜勞首款頓戰陣克捷邊境肅寧則稱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封賞功勳 三十二

其功以其所職在此也國朝設置間臣止備間代言而

已後乃隆以寧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萬幾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

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財足四夷咸貢然後其職乃盡乃可言功今水旱

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俸之樂肆者未盡汰清察庶尚爾流離風俗尚爾薄惡督撫告匱

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臣等贊襄同效陳賾之罪實多即西勞納款東虜剽劫不無咎責微勞然拯之職分幾

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惟陛下俯鑒憫

誠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
事理得安而冒功之咎亦庶幾可免 上報曰卿等功
在社稷宜承恩發不尤

按內閣以軍功加恩正德五年寧夏平少師李東陽加
特進左性國仍歷子尚寶司丞少保楊廷和少傅仍歷
子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武英殿大學士通各賞銀百
兩紵絲四表裏文淵閣大學士梁儲改武英殿邊功未
有及內閣者有之自茲歲始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
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歷子錦衣世襲正十戶
爵乃詔東陽費宏尚書休廷和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
梁儲加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宏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封賞功勳

壬午

士已上二條蓋內臣欲大有封殖而以是餌閣臣也自
是閣臣不與軍功者幾三十年至嘉靖十九年陝西大
捷詔復夏言上柱國少師此則言以件旨錫秩急欲光
復故也三十年獲叛虜哈丹兒等輔臣嚴嵩陞子世蕃
工部右侍郎仍給一子錦衣衛千戶李本進禮部尚書
而張文尚書徐階加少保公朱希忠加太子太師都督
陸炳加太子太保尚書孫承恩加太子少保此則贊玄
側也三十三年以拒虜功輔臣嚴嵩陞子尚寶徐階李
本陞子中書而伯陶仲文增祿百石公朱希忠都督陸

炳增祿五十石伯承裕加太子太保亦贊玄側也自是
復不與邊功者將二十年而為隆慶以逮左功輔臣高
拱張居正嚴士儼各晉秩陞子舊輔臣趙貞吉亦歷子
中書萬曆中數以遼東戰功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
維加嚴賞從厚最後居正還自太傅進太師子錦衣衛
指揮僉事修陞同知世襲仍歲加祿米百石張四維
加兼太子太師陞子錦衣所鎮撫世襲中時行加太子
太保而極矣十二年雲南大捷中時行加少師中樞殿
余有丁加少傅建祿陞許國加少保武英殿

封賞功勳

壬午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註

提督學政湖廣按察司副使 蔡官 訂正

兵部十一

邊臣功罪

永樂元年三月虜寇三萬衝遼東都指揮沈永不能追擊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并各邊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即以聞者與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九年三月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候致賊入塞殺官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邊臣功罪

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勦

閏十二月初寧夏都指揮韓誠謀言韓繼別都同居寧夏者有懷叛之心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爲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置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誠鈔及羊酒仍宴之會同館十年二月勅諭兵部及各處總兵官嚴備等武職自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以前有犯笞杖徒流還徒罪各皆有

復職如特恩與功再犯必誅不赦

洪熙元年十二月金山衛指揮魏保奏千戶蕭曼日事職飲倭寇臨境調遣不至請治其罪 上諭刑部曰軍官職在禦倭寇至不應援不可宥卽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於公使至必究其情實而後加罪宣德四年十二月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戶王瑛嘗與推官許麟同捕強盜敬瑛畏賊退縮麟鎗甲腰刀付民丁赴關因有擒獲善奏敬等聞之懼得罪遂誣麟受賄事上命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虛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府官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邊臣功罪

二

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餐當奮不顧身今遇小寇輒畏縮說過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八年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峽殺千戶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張維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勅亨曰虜乘間爲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譴張維等悉降克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時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都單于聞之遁去以四萬騎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

但過於寬放遂備屢有小失

正統元年群臣劾總兵官單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罪廣坐掩敗上功極下獄餘罰治有差

十四年四川衛學訓導唐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察等奉命征思羅發不體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三三百扛

動役五六百人挾帶彩幣等物齎散都司官以邀厚利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誦自用及

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十五萬俱一日起程蹂踐傷殘略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繳負艱辛

何以養銳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賦糧爲名派馬千餘

廟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邊臣功罪

三

不知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殺威震諸

軍等官却將瀕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

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覲賞者唐南詔有警待御史李

密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

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音深也皇上深

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正罪先遣廉幹

官沿途盤較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

疏下兵部會同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彼處同

巡按從公實勘明確具聞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

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賜勅獎諭令還京尋詔勸其贊

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幾矣

景泰元年四月初宣府總兵官朱謙遊擊將軍楊能等得

奏達賊三百餘騎入石峰口燒毀關門尋緣故遣出境

聞罪當究但今用人姑從寬釋其同心戮力勉圖後効

如畏縮生視縱賊殃民必殺不宥

天順元年二月鎮守延綏都督王楨等奏榆木莊神木等

達賊入境都指揮李懋等輕敵陣亡臣等率領官軍策

應達賊聞知遁去上曰王楨不用心設策備賊以致

失機誤事殺傷官軍既不輸情認罪却又掩敗極功歸

罪陣亡今且不問兵部即移文令殺賊贖罪其陣亡并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邊臣功罪

被傷官軍從實查勘職役姓名以聞不許仍前隱蔽

五年六月兵部言頃者宜府新河口失機其總兵等官陳

友等宜治罪聖恩寬宥令其自陳今乃悍詞掩飾仍乞

治之以戒將來上曰友等既自陳情姑貸之爾兵部

移文友等俾自警惕繼今宜嚴慎隄防遇警即嚴奇斬

獲倘若再失非分之思不可數得

成化元年兵部郎中楊瑀言邊事內一故云各邊殺賊官

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爲營陳官旗號爲已功亦有候於

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特衆強奪亦有佯將

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爲己有亦有將領見部下獲

初二功取其一以惠所紀者如此之弊不可續數

餘事中恭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有善謀而巡撫或言其否巡撫有奇策而總戎或指爲非進止殊途戰守異見何以成功上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以任邊計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施於同豈特邊臣爲然哉

二年六月安遠侯教誦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

則朝與集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六

何嚴首級之額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視而敗乞糈洪武永樂間倭倂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犬之斬首又犬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難行蓋生擒斬首其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報功犬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于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既而仲衡

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養命以請恩俸給之

三年鎮守開原監丞革朋生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請鎮守太監李良保監民爲代奏且言勝敗兵家常事武戾失利街亭韓琦壺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革朋之事跡相似而情實輕兵部言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褊通達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朋私役軍人圖報謀事豈得便以爲比且良勛朋有罪茲復爲朋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革朋既爲良等保留仍留開原守備張鑑同李

則朝與集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七

良處監辦傳各用心禦寇

八年四月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剿襲功次文冊與總兵李震所報不同又都御史楊瑄奏遼關南壓等處官兵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等賊級不聞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擒數人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有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五人而陣亡者十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有陣亡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數前後擒

斬之數可作論功罪賞與否庶恩典不濫 詔不須再
勘第如忠虞奏冊定擬陞賞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

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

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九年十一月朔巡軍遇賊如曾華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

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以失機罪之

十年陝西紀功郎中張謹勅總兵劉聚巡撫馬文升等所

報功次多虛小實且乘機妄殺幼男婦女 詔命給事

中韓文勛敷如謹言文因劾張文升敢相朋比互造其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八 邊臣功罪 八

子劉祥馬瑋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

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通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

飾非 上曰此曹濂殺安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

遁不爲無功總兵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

例陞賞殺幼男婦女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十五年三月給事中張良勅巡東總兵歐信韓斌都御史

陳鐵激變夷人逮繫至京

七月遼東巡按御史張珍勅總兵侯謙前巡撫陳鐵等失

機隱匿等罪科道亦文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

故將實情隱匿欺君罔上罪不容諱事下兵部尚書余

子俊覆議請旨 却從輕罰係請中

給事中吳原等言遼東鎮守太監章剛總兵侯謙前巡撫

陳鐵等蔽衆冒功失機匪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

靈血肉爲不足恤不思不仁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遵

停俸戴罪情重法輕請加懲治爲人臣狀罔之戒御史

許進亦以爲言且謂陳鐵宋黃潛等實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爾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

之已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論陳鐵皆不報

十七年廣東恭將馬義歐督進討八寨以提問既而巡按

御史戴中言既征之後賊猶縱橫且其間有殺同行軍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九

士以爲首殺而銀牌銀袍之賜已不貲矣其所奏功宜

勿錄 上曰朝廷念軍功之難未嘗吝惜官賞顧善邊

將士不體朕心往往有冒功希賞者今八寨報捷之後

賊勢未衰情勢已著雖能功捷重之典茲不復咎已往

亦勿錄其功惟死事之臣深可悼念其子孫廩職代役

者可各陞一級

十八年閏八月陝西巡撫阮勳等奏洮州番賊出沒殺掠

人畜惟分巡指揮馬潔陳文率兵敗之其委守指揮張

翰等皆怠忽事機宜究其功罪以行賞罰 上曰御將

之遺惟明其功罪以行賞罰軍旅之間人心自無不服

使官如潔文章勇敢禦敵賊何足減而餘等忘忽候事
如此兵部宜稽其籍務使實罰明信以爲勸懲

十九年二月延毅參將郭鎮與虜戰三里塔擒斬有功是

日別有虜犯其境宿油川鎮守巡撫請治鎗罪鎗疏自
辯上曰三里塔油川皆鎮守地顧此失彼其勢不

能兩全況既出戰與他門門長縮者不同設更罪之不

已甚乎姑從寬宥俾知感激庶可勵其異日立功之志

七月大同總兵許寧等奏參將劉寧監丞石巖自宣府發

守陽和又二日虜犯其境亦係失機當罪兵部言二人

移守甫及宿宿罪難樂論上曰兵部議是士卒非素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十

所折衝則不識將怠難以爲用寧等自移守甫二日爾

覽令未行威愛未立部下之勇怯地利之險易俱未究

知而因一挫卽以單注定罪可謂不酌人情不察事勢

而欲以服人心難矣俱貸之令勉圖後功以贖前罪

十月廣西參將耿盤初守柳慶寇至失利應坐戍律至是

鎮守等官虛稱其威令大行及其他調度皆可稱道乞

從輕處以勵邊將上曰古人謂使功不如使過貸罰

慘縱自有權處所以鼓舞衆志而使人樂於效命也耿

盤既功可贖罪宜從守臣言始有之令復舊任悉心懲

賊以圖後功

二十一年五月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令三法司錄奏衛

執總兵許寧鎮守太監蔡新於午門前問狀錄永衛即

遣人執巡撫郭鎮至三法司會審具奏詔寧等輕率遣

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

從輕降寧羽林衛帶俸指揮同知鍾祥洪知縣

正德六年四月給事中張瓚等言近山東巡撫邊憲巡按

陸芸龍功御史吳空相盜奏將李理各奏青瑛之捷已

蒙陞賞按其奏辭日時不對自相矛盾疑有欺蔽乞飭

總制馬中錫嚴實奏處令芸勅瑾賊至擁兵觀望致

賊殘破州縣屢失機會兵部請令中錫并嚴以聞御史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八

邊臣功罪

十一

有親等亦以爲言得旨諸所奏事情已令中錫嚴報候

其至日朝廷自有正法張傳令嚴督各該鎮巡撫帶等

官亟討賊以圖成功官軍所過州縣不許生事擾民仍

諭四川等處用兵地方總制鎮巡官但有貪功妄殺縱

容官軍害人者咸重罪不宥

嘉靖元年御史張鵬言不才將官報納糧草則占需持賣

而今貪卒包販開支帶藏則任意侵漁而以空文出納

召商中鹽則通同起免而斗庫官橫得以上下其手甚

至赴卒之口糧死馬之草料皆寄名見在之籍而乾沒

入已軍儲虛糜邊政大壞議下所司詳撫按嚴加禁治

三年給事中鄭自璧等言宜府守備王鑑以失事未旨前
戎旅復聽其飾詞奏辯既釋其罪又復其官且擢用之
失事倖免何以示懲諒如前旨罪之乞勅該部後有失
事被論罪狀未明無遽推用兵部覆如議因言提問職
官隸法司專掌罪狀輕重本部不預知故有罪案未成
而推用者自今請劾都察院凡參逮守備以上武臣必
開白本部得旨下經已得令立功贖罪餘如所擬

六年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憲言邊將不畏國法專事奔
競間多假貸金銀路遺權貴因股制軍士償其所負爲
害滋甚請勸廉節及五城巡緝究治兵部侍郎張通亦
題朝典案卷前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十三

言頃邊將神助以疎敗幸赦不誅是以苞苴及門需爲
常例誠如憲言禁之便臣請令憲明疏其人實之重典
仍榜示京城邊方痛革前弊有才名出衆相抑下僚者
合極按公舉以需板擢 上深然之詔如擬行
八年三月御史戴金言在者茲部改流之畿川貴藩臬諸
臣堅執不可而都御史王軌不聽蓋感於程洸小夫之
言也洸今就逮矣軌得晏然已乎沙保稱亂 皇上命
尚書伍文定往時夷人懼罪勢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
兵一無顧惜師旅窮於用貴賈聲動乎滇楚飛輓繼餉
累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而又極論阿濟等罪

軍民詭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軌與文定皆當罷革下
所司已而 上諭輔臣曰朕詳戴金疏甚協公論批本
殊異無以盡勸懲之道復有此事誰爲我言之其忿吏
兵二部會議勿得徇私好惡於是二部尚書方獻夫李
承勛獲議軌素稱廉正而程芒部政踰邊惠文定好大
喜功傷財動衆罪浮於軌 上曰軌雖可用而致患之
本則有西在其與文定俱介致仕

二年時自冬及春虜寇糾集渤海所大略開諸處無慮
數十次雲雲恭將袁繼勳與懷特甚權衆閉壁任虜縱
橫軍情請戰軌創其耳 上聞之遽下詔獄罪以首論
題朝典案卷前四十八 邊臣功罪 十三

十三年七月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唐龍奏虜寇寧夏先事
設備諸將禦之皆有功計因原總兵劉文節斬百二十
七級延綏總兵王効部斬百三十級副總兵梁震斬
百八十五級把總劉致中等亦斬二十級兵部尚書王
憲以捷報殊常以王越封伯例請并請遣科臣勘實以
行大賚 上從之命給事中戚賢往與巡按御史勘問
歷實有差御史劾劉文昌功掩罪不同
十七年六月內廷賊數千騎突入宜府張家口總兵郝達
倉皇出師反墮賊計先鋒都指揮周見把總韓端等死
之鏖以主將不能救反許以功上巡按御史問陳始事

中朱隆禧等論其不法兵部參奏 上惡其欺罔命錦

衣衛捕盜詔獄副總兵劉江等任倭賊罪殺賊已勦明

論經成述而令廷按御史捕治劉江等

十八年宜府巡撫趙書奏虜再寇南路深井等處兵部請

巡治總兵江相參將賈英失事罪 上曰臨敵易將兵

家所忌姑令戴罪勦賊候事寧併開仍諭兵部務重材

授任不得偏徇以誤邊計比虜退給事中馮亮劾相等

累次失事不勝重任得旨俱革任聽勘

十九年延綏巡撫賈政與總兵周尚文因事構隙久不相

能總制尚書劉天和言即令大虜十餘萬駐牧河套窺

國與集卷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十四

何榆林而巡撫總兵兩不相協何以應敵乞降勦虜責

或改秩別用 上勅令協恭守禦違者劾治已啟乞與

尚文兩罷兵部言尚文素以廉幹聞雖臨陣勇非其

所長而控制優閒未容輕議乞改鎮甘肅 上曰尚文

統初好義政忿斥方竝宜顯黜姑各奪俸尚文三月

啟一月如再不悛必逮治不貸巡按御史張光祖又奏

尚文與敵校此構嫌號令互異三邊重地不可令一日

共處 上乃令尚文革任聽勘啟降一級別用

二十年九月總督尚書樊繼祖疏報虜入大同三次虜虜

首級 上嘉其功給事中趙廷御史傅鎮因言山西巡

按王廷謂虜從容出關調至延綏大同兵並未見賊直

隸巡按諱學謂虜回未戰同將矛盾空行直隸 上命

紀功科道勘實回奏既而命科道張翔翼張光祖往覈

泰山西三關先於八月間被俺者阿不孩深入數百里

殺掠極慘繼祖與諸將不為邀擊俾虜得志去留未三

日而吉囊自平朔衛入時繼祖駐師大同若令方拒戰

虜必引去乃爭相邀避令虜長驅入寧武關而與邊汾

石之間再造屠毒當俺者之入寇繼祖尚初承簡命及

吉囊之再犯繼祖已久握重兵顧乃漫無籌畧縱虜入

關受命云何前制安在宜加調脩責以後功 上令戴

國與集卷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十五

罪督兵毋負簡任已而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歸田

十二月大同鎮巡官奏九月內禦虜斬獲功叙及兵部兵

科及紀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邊捷奏往往歸功內

閣本兵詞多誦肆殊非事體茲疏又劾及兵科且無鎮

官歸總督節制聽紀功御史查驗乃各先加奏薦其阿

諛求免朋比為欺明矣兵部即劾以聞

二十二年虜自正月至四月屢犯延綏江崖溝大沙梁草

灘墩長海子等處我師迎敵追勦前後斬虜首七十級

事聞 上嘉諸臣功賜總督尚書楊守禮巡撫張繼總

兵吳瑛等俱勞有差既而守禮乞致仕 上以疆圉數

警守禮不命人臣處事之義乃負恩求避命降條二級該部不行參奏切實而宥之

十三年正月虜寇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信以魯迷等國謁遣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爲亦阿力等九人死焉巡撫磨榮以聞兵部言同夷絕強胡而照中固誠以恩寬相沿威靈足恃也楊信乃聽馬能之言無故罪以禦虜挑怒召殺實爲罪魁都指揮黃騎柳積等或不能阻撓於前或不能應援於後均當責之於理上命覆楊信職逮馬能等按其罪以寫亦阿力等死事可憫令撫臣重給棺斂祭葬之費送歸本國仍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十六

穆敬國王宜諭朝廷處置罪人侵侮無辜至意

穆德衛總旗田俊十八年斬獲虜級六年不及陞賞因赴訴兵科科臣戴夢桂爲言侵之功已行來贖而歲久不賞非古人賞不踰時之意若此類者不止俊一人亦不特延緩一級已也九邊川廣雲貴莫不有之皆由勦報不時故耳臣請量其地之遠近嚴立期限凡有首功者卽如期勦上疏下兵部請如其言行各邊巡按御史詳覆各邊功罪自二十三年以前至十八年奏勦未竟者期兩月勦上嗣後悉遵孝宗令凡山西宜大蔚遼期一兩月陝西湖廣則三四月甘肅四川兩廣雲貴則六

七月愆期者必治以罪得旨如議令以實舉行

十月戴夢桂又言薊州巡撫朱方輅驟建議撤兵太早致虜得乘間入寇王儀邵永一聞其議遂卽散兵總督翟鵬沒無可否亦難論罪上曰鵬若不下令儀永安敢撤兵朱方建議撤兵使既去之兵非時入以必檢京師爲餘二臣實爲罪首俱命械繫來京訊治儀永姑奪俸戴罪殺賊御史舒汀因言撤兵致寇雖自朱方而本兵毛伯溫職方郎中韓島沒無參酌朦朧題覆罪不容辭况朱方止議撤薊鎮兵而併將宣大兵並撤則本兵之罪也上是其言令奪伯溫官爲民而杖韓島於關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十七

遂卒既而逮繫鵬方至俱論戍邊方斃杖下賜以假宿河西務爲居民所訴復逮至京卒於獄

二十四年四月三法司聞淵等議覆侍郎張漢所陳將官贖罪條格言邊臣之分惟是求有功不祈賞有罪不恤死至於立功贖罪乃係朝廷一時權宜而漢欲定擬首殺類數爲罪等差此蓋以法令爲市徒啟僥倖門及誅斬大將亦非人臣所宜言惟上裁決時漢已被逮法司以上意不測故二月餘始上議上大怒曰大將生殺當自上出漢敢無君作威與黨報殊不道鎮撫司其加刑拷訊以聞淵等故延久不覲意欲陳奏淵準故官

仍奪俸一年及鎮撫司訊覆漢章請戍鎮西衛

兵部覆給事中何雲鴈勘上二十三年宜府失事功罪概

總兵卻永當逮京治罪 上以巡撫王儀與卻永俱膺

一面之寄而兵部止極逮永令再議於是尚書唐汝復

上疏言儀與永同事果宜遠治誠如聖諭因自陳奉職

無異 上曰鎮巡責任原同一體奈何擬功輒同論罪

輒異此與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

孰肯效死龍等始不究永從寬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

如再失事重治不宥儀已調外任仍降一級邊方用

二十五年三邊總督曾銑奏會事毛一言管理糧餉食歸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邊臣効勞 十八

恣肆部從不謹例罷之 上令巡按逮訊仍令自今以

後凡邊臣被論有干軍機錢糧者吏部勿得槩擬罷職

二十六年四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議大同為山西藩蔽大

同有僑則山西無虞將來可以漸撤客兵山西巡撫孫

繼魯言論長邊大同差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山西大同

並急今欲止守大同豈得無憂萬達復奏繼魯阻排成

議乞賜別處兵部尚書陳經言繼魯不能虛心揆事責

其共濟誠難 上曰萬達與周尚文悉心協謀勿以繼

魯言疑沮繼魯敢背明自執制總督阻壞成事違台遠

至京處分繼魯竟械死詔獄隆慶改元言官疏其非辜

制贈兵部侍郎張靖恩

先是宣府總兵白爵以失機論死復發軍門立功開復奏

辦下總督勘報都御史翁萬達言馬邑失事爵係隔鎮

罪有可原且近日虜犯洗馬林青泉堡俱有斬獲功似

應准贖仍量授一官令立功圖報 上以爵既有軍功

准贖前罪應與職銜兵部酌擬以聞已部擬爵都指揮

十月延綏巡撫楊守謙言令甲斬虜一級者陞一級不願

陞者予三十金為賞已輕而又查勘文移動涉年月以

故人心不勸近以宣大軍餉增賞格至四十緡未優厚

請增為六十令總巡官覈驗明賞蓋陞級獎勵利於官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邊臣効勞 十九

旗有力之人窮邊之卒所聚在實寺堡歷年坐計窘迫

彼見獲功者即時持數十金出塞門有不相顧動色者

忌其死者乎誠若是虜不足敗也兵部覆如守謙言是

獲功不願陞者先即時給賞候勦量加為五十通行流

邊 上允其議且諭部臣曰激勵人心尤貴速賞乃經

歲候勒其令督撫官議處其法務使獲功者早沾實惠

二十七年大同總兵周尚文奏往在歲為總撫昇故以恐

恐勅臣子君佐君佑君仁各目陞賞幸 皇上赦不

誅迄今九年啟恨未已曠陝西按察司遠臣三千外欲

俱成邊臣惟父子血戰邊陲三十餘年前後効首功以

數千百計乃爲邪臣所枉致父子睽離惟聖明睿察疏下兵部覆言前文功誠可諱然故奏也不行令其子以他故謫戍不當復引前事自解宜行勘得旨朝廷實罰功罪自有定法君佐等所犯既明與各處功大無異仍照原罪發遣

二十九年八月以勝犯京城軍與不給奪戶部尚書李士邦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等職戴罪候處已吏部都察院請旨處分上以士邦選授兵餉蘭功輕於罪松悞事稍輕及郎中周魯等各分別輕重黜罰有差令士邦開住松降二級蘭一級調南用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二十

三十年正月咸寧侯仇繼請申明賞罰事例以激勵將士一獲功舊例首從止二人然戰陣危急之際二人不能斬首必須以五人爲伍內爲首者陞一級賞銀十兩爲從者四人賞二十兩使五人均沾陣亡一人四人連坐如崩衆我寡事出倉卒宜照往年司業趙貞吉以血戰爲功不以拒軍爲罪一主將部下斬首至五十級副將參遊三十級守備千總二十級把總五級管隊三級照例俱陞一級一出征之期請令科道隨軍紀驗給以勘合牌即時驗功給賞其應陞官官員就以獲功失事日爲始開收事過以免遲延行勘之弊兵部議入詔允行

三月雲南巡按御史蕭世延以安南叛臣花千儀就擒錄上諸臣功次兵部議覆行賞上曰千儀安南窮寇投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時勦平致調動官軍勞費不貲雖既就擒儘可准贖况係都統使莫宏圖函獻如何一槩論功加賞各統兵官及陣亡官弟令軍門差別給賞自後論功更宜酌議作妄不得市恩濫與

三十三年六月大同巡按御史毛勳以總兵岳懋聚虜襲師事聞同論勸巡撫侯鏡等上大怒逮解鏡下詔獄既而兵部言總督尚書蘇祐先任巡撫貽患今日乃復逮祐下獄俱歸爲民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二十一

三十四年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博以防秋事竣請錄總督許論王忬等功因請釋吉告廟上諭輔臣曰防秋亦是邊臣本職歲晏加獎殆與履夫無異大學士嚴嵩等言禦虜邊臣之職地方無事間一陞賞乃朝廷特恩若歲必加獎原無是例今大部疏極言兩歲戰守之功請始與之明年當無詞矣上乃許之於是給事中丘預造等言賞以酬功固激勵之權至於歲以爲常實非舊典請勅部臣自後毋禦邊臣報功疏俱下御史黃履列狀奏請得旨將士親冒矢石宜加優錄督撫等官職在調度當有爲因任事之忠何每一報功五州郡則該

部議請陞銜叙及多人視為廣例非正體也自今各鎮
戰守功次令延按御史勘閱詳實乃許題請

三十五年四月時邊臣言沿邊軍士招致降人充立為賞
格以昭激勸兵部尚書路迎等議擬上格例大邊外招
男子一人賞銀三兩邊加至十五兩止幼男婦女二兩
至十兩止邊邊引入一男子賞二兩通加至十兩止幼
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徵索毋擅縱人出境
毋取邊人許為降人具賞額俱如議行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宣大總督楊順自蒞鎮
以來所請督銀無慮三十餘萬而該鎮兵食日見蕭虛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邊臣功罪

二十二

虜患披猖城壁盡破頃未能出一奇餐一矢以致可尺
乃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即如桃松寨者虜中一
道邊淫婦耳順既失策納之又輒自誇威德比諸首唱
臨來索又不知格而駕言易我妖叛取而予之失體損
威甘受虜侮延按御史路惜受其賂金秘不以聞去冬
虜入應州屠堡人男婦死者以三千計陣情之疏報亦
然及稽奉 旨勸覆乃修為順功兵部尚書許論亦附
和奏之順遂叨世廕無章甚矣且前夷婦出入論說無
王執昨遇會推撫臣醉臥不出他可知矣夫使封疆受
捍禦之任者如頭司糾結之任者如枵腹惟艱之禁者

如論則 陛下雖苦心勞思亦奚益哉 上密問大學

士嚴嵩時來之疏是與非與嵩對順在宣大亦幹事近
日右衛盡力支持但夷婦一節初為周章無指將本婦
解京既而又取回邊要黃台吉將送丘宿抵換丘宿未
得而本婦輒逃此果順罪其意只為黃台吉數來索取
本婦聲言不與定入掖順恐生事殊不知與之亦捨所
處果失當其路惜受賄之事有無未可知今虜事方急
順宜姑在俸令戴罪防禦惟華任所執事情邊官勘實
奏聞定奪 上曰時來之言不可盡謂風聞今鎮巡既
去督臣獨留亦是不平即以處虜婦一事可例之矣聞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邊臣功罪

二十三

順亦庸才不甚與鎮巡高下夫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右
衛之危與臨敵因矣將既更督臣當同之命江東意去
督督順權保率來問至於論亦伯溫同欺上事玄不視
朝乃爾推官溫許方純亦似應改朝可與在直諸臣一
議之於是嵩性惡對聖斷行之遂降旨順權保違禁來
京問論欺君怠肆合為民方純久司邦計不能抒一策
改南京用道給事中鄭茂往按及還奏得實劾勸總兵
龔業巡撫朱爰雖已革任仍當追論法司覆順當原死
充成權如初議為民業及下御史提問得自順業及如
擬權降雅獄初法司論順權罪已定遺茂往勘權受金

一事耳是時嚴嵩父子深以順楷之殺沈鍊爲德義其賊賂當順楷初逮時右衛勢正危急上怒方盛故緩其獄逮及出勘似若以所坐爲輕而欲重之者反茂勳諸事悉爲辯除惟參諸重劾之法司更予輕比順茂死指止論降由是士論大譁咸出嵩父子意當事者爲刑部尚書鄭曉云

兵部侍郎江東自右衛還未至京於道守城將士功乞恩陞賞給事中徐溥言陛下謂東等有功耶臣聞之虜自退耳東藉陛下之威靈與天之功未嘗橫一草焉受恩已逾涯分乃因自庸之虜脫至再之恩忍非人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邊臣功罪 二十五

臣獨顧恩身之義請下御史覈實上曰右衛之賞前廷之意也兵部照前旨看覈及是東至以本兵尚虛署部嫌不敢自言乃請除已賞將士之外量錄其未賞者上爲陞總兵張承勛而下四百二十八人有差

三十八年虜犯都兒辛受等謀大舉入犯總督王忬奏請增餉徵兵備禦調度虜聞有備詭言欲東犯義院冷口以紿我師忬遽引兵而東虜乃以其間由潘口入李開上曰該鎮探報不實防禦無策致賊乘虛入掠不爲無罪且令督率兵將亟行逐勦偵事不貸及虜退忬具疏引罪上曰前奏調各邊兵馬入援數多如何賊又折

堵邊入令選按巡關御史從實查奏已御史王漸方等奏歸虜也崇會州垂涎薊鎮爲日久且屢詔嚴飭督撫增兵應援而猶倉皇失策今虜騎長驅內地又不能戮力血戰以致殘破荼毒竟使虜衆飽利全歸諸臣玩愒誤事宜以輕重治罪上以失事重大革總兵歐陽安參將高廷齡徐枝等職下按臣逮問降巡撫王輪外任姑修休職罪其兵衛副使伊介夫副總兵馬芳各降二級管事

三月以薊州失律逮總兵歐陽安等下詔獄奪總督王忬俸使嚴勵爲秋防言官論安等當服重典乃論死長繫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邊臣功罪 二十五

欲中未幾忬亦遇禍
三十九年正月宣大巡按御史王汝正以虜犯宣府請治副總兵馬參將郭履等縱賊入境之罪詔芳以功准贖履等俱下御史問

四十二年十月給事中李瑄言虜任牧順獲三河已八日諸臣權兵觀望畏縮不前請勦嚴諭刻期勦賊五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勵而寇寇可追因勦總督宣大侍郎楊選及巡撫徐紳上以虜由薊鎮出入怒選等失職命逮繫選及紳南京考試錦衣衛具上楊選等失事狀詔下法司議罪坐選紳守邊

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賊寨者律戍邊不報 上諭
掌衛事都督朱希孝日訪出奸逆勾賊是楊選差人探
賊被殺却將通罕之男監內被引賊入欺天無君卿執
付該司刑究以聞乃再下邊詔獄務試選不承勾虜止
服杖執通罕事希孝錄其詞以上詔法司議罪刑部尚
書黃光昇遂言選罕結親辛愛原爲境外奸細遂乃令
其父子輪監監內改通虜謀是選實引之也宜作境外
奸細入境探聽事情後引起謀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上遂命會官處決表示妻子加擬安置徐紳削籍爲民
詔部卒已經別調所領不多宜堪拒賊其有死同職等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七

邊界功罪

二十

七

發邊衛充軍初癩老虎之撲殺哨卒也選誘姚通罕放
而囚之令其父子三人更迭爲質至是虜入邊入寇稱
爲通罕勾致歸罪於選左右家薊西者遂以其言問

上初以虜入愾甚有意卽謀選故用以爲罪無意及其
妻子也時法臣選坐李戡之科至隆慶初始原之

大學士徐階請錄選功併優卹督卒破傷及陣亡者

上從之乃命總督江東次第勅王功次及東疏下兵部
議尚書楊博等議上不及輔臣 上曰此故事不可少
附言臣等不能仰贊廟謨窮罪以戴洪慈恩予豈所敢
罪 上曰博等全不畏天又不自責而實直欺世無君

肆已今不與恩賚或稍後禍姑徇其意耳朕在官中尚
占風知變戒令備禦乃漫不經心及虜寇充斥朕旬烽
火燭天又無善盡經彼蹂躪驚飽餘歸本兵官如是耶
附力言其無他且曰英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
得者惟 皇上優容責其後效可也從之

隆慶元年三月總督宣大侍郎王之誥以兩鎮招回被擄
人口叙總兵馬芳孫吳等功 上命兵部查例以開部
言故事總兵以七百人爲率參將四百人守備犯總三
百各陞一級不及數者給賞今孫吳於數加二倍宣陞
二級參將麻錦守備馬添祿加一倍宣陞一級其餘賞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七

邊界功罪

二十七

七

稿 上曰參將守備等官人自効力數多爲難總兵合
果衆力數多爲易今參將四百人守備而下三百人各
陞一級多者過加總兵官陞一級多者加賞孫吳等各
如今例陞賞有差其來歸者皆撫官厚加撫恤務令得
所率領者視所率人數賞錄

上以虜寇深入諭兵部募有能力戰破敵者如嘉靖四十
二年故事重加陞賞兵部乃議不拘軍民壯夫凡遇警
寇斬首一顆者陞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其虛戰
大敵擒賊一名類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百兩所爲虜
中財物盜賜之其斬獲大小頭目如土蠻等不在是例

上命懸格勦鎮他鎮不得比焉

石州被虜事聞 上命奪鎮巡總督等官俸令回籍聽勘而逮巡撫王繼洛總兵申維岳田世威參將劉寶兵備副使王學謨至京鞫之下御史勘寶御史王漸勘上因劾總督王之誥等罪推參將尤月遊擊方振功下法司台議法司以地方遠近兵力衆寡分別議罰請首治繼岳世威寶及繼洛學謨偵事殃民之罪守備楊時陞以下不守信地罪次之太原同知李春芳計畝知州王下賢繕修不完參將黑雲龍等備禦無策隰州知州魏宗方等救敏不早罪又次之之誥專守南山難以遙制總副朝典棄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王人 三

兵孫吳失於應援而衆寡不敵宜薄其罪議上得旨繼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請戍邊春芳下賢降三叙之品降二級聽用雲龍宗方時陞等及各分守管操等官下巡按問振月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先後捕獲奸細明海等及叛人董哈兒等俱斬以殉

二年三月御史交謫奏近者虜犯永平諸處深入百八十里個戶數萬總督鎮巡等官劉燾李世忠耿隨卿自知失事之罪盡劾被殺民首以報功至八百餘級請嚴正其罪以紓民情給事中歐陽一敬等亦言山西失事諸臣乞早議罰 上命建申維岳李世忠王繼祿耿隨卿

至京問劉燾已與有旨所獲首級下御史嚴報已御史按驗云實七百二十餘級具以狀聞法司會劉燾與繼卿職司既有分總信地又有東西罪難聚論世忠既不使固守又詐冒首功罪難輕貸其餘將吏各分別功罪上請 上初怒欲盡誅鎮領兵諸將吏既以頗有新獲功乃降燾二級繼隨卿爲民世忠餐成諸有功總兵王治道巡撫魏學曾參遊羅端等各陞賞有差

宣府總兵馬芳有功陞一子千戶上諭言石州之役田世威劉寶以千餘騎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至敗遂壞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尚可順安臣願于之命爲二國朝典棄卷百四十七 邊臣功罪 王人 三

臣請罪御史王斯勛芳特功黨私無人臣禮兵部言石州之敗總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尚繫獄未決今芳以一念憐才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而繫二臣毋赦 上然之

三年九月 上傳諭釋田世威劉寶俱充邊衛軍令立功自贖給事中張鹵等言去歲申維岳畢高之戮誠足震懼邊臣今出二犯立功一事而生殺具獄一律而先後殊則何以服死者之心 國家之法惟 上仍付二犯於法司或明示以得釋之故何 何裕何功能可藏用何臣之薦何言之入遂克有此以釋疑 上以鹵

潰援命奪修二月南京給事中張應治等亦以爲言已而刑部言始實等釋時臣等不能據法執奏欲成皇

上使過之義而科臣屢以爲言不勝大愧惟上申嚴

前旨如三年之後無尺寸可錄仍襲故套者即速治之

以正顯戮庶恩威並濟上是其言

先是虜入大同塞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李秋各言

本鎮探得虜情頗爲之備以故虜無所利總兵趙奇等

先後邀擊皆有件斬功宜加錄巡按御史燕儒臣言虜

自入境來我兵無敢發一矢與敵攻陷堡寨殺擄人畜

宜正諸臣玩視之罪給事中張寅等御史王圻等復以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邊臣功罪

三

三

爲言令其學及秋俱戴罪任事候勘至處分至是儒臣
勸上言總兵胡鎮及遊擊文良臣稍能驅逐不致敗事
而功不勝過其能自保而有勞動者惟總兵麻錦參將
麻貴焉奈三人而已豈不自引咎乃逞故智以欺督撫
督撫不察而過聽以欺陛下三臣罪可勝言然臣惟
虜入不數日即引去雖縱橫兩路而不取罪現三關是
則三臣防禦之力且秋視事未三月罪猶可原得旨趙
奇遷卒族民本有常刑姑降三級陳其學降修二級李
秋奪俸半年胡鎮文良臣各降一級麻貴賞銀二十兩
麻錦參各十兩餘前違有差

四年大同巡撫劉應箕以各邊失事巡撫與將官同罪嫌
於太苛乃上疏請申明戰守兵食弗及責在巡撫戰守
無功責在將官毋得一槩求備使邊臣束於文法都察
院覆言朝廷設官分職責任雖各不同而事亦有相關
者故各邊鎮既設總兵參遊等官而又設撫臣以贊理
之義取相制近者邊方失事將官撫臣一體論罰甚有
撫臣顯戮而將官資緣脫免以故無事則將帥晏然習
輕殺緩帶之風有事則督撫相率爲掩飾彌縫之計况
查勘失事必委地方屬官卑辱意體莫此爲甚請如應
箕言以繕理城堡修整器械儲峙糧糈收斂人畜開墾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邊臣功罪

三

屯田稽查奸獎專責撫臣其臨敵勝敗撫臣亦不得與
將官同賞罰上覽疏疑之命尚書穆博等再議言總
兵以鎮守爲名是古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亦昔
監軍之職勅書中彼此各有會同討議之說蓋明今應
其止以近年賞罰不當爲是按州縣勅功官所持故說
此論不知巡撫亦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儼然以將官自
處及至有事乃欲自異得乎今酌議自後沿邊沿海鎮
巡官宜令各遵勅書行事遇有功罪通查職掌一體酌
量賞罰其總兵臨陣有功則叙在巡撫之上若退縮負
事違旨終種罪止坐總兵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臨

警坐視不共贊襄亦當從總兵之調仍行各巡按今後
察勘視失事大小爲差不得築及鎮巡有傷大體其勘
事官止許隔別差委不得在本管地方致有牽碍從之
先是福建參將王如龍遊擊金科都指揮朱廷先復爲御
史所劾事下兵部覆以如龍屬巡按科廷先屬巡撫連開
巡撫何寬乃令按察使莫如善運使辛廷觀推官李一
中按科廷事得未減已而總兵戚繼光請選募南兵兵
部移文令如龍科廷率赴薊鎮於是選按杜化中調科
廷寄托總兵私行金銀兵部侍郎谷中虛所故委之巡
檢寬亦納其重賂屬廷觀等曲法縱之請仍以如龍科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遼東功罪

手王

廷屬臣嚴究幽中虛寬等以爲任法營私之表餘事中
參步桂復劾中虛貪險不職狀乃罷中虛寬回籍聽勘
如善致仕廷觀聞住一中兵部以如龍科廷方部兩昇
在行候至日械送法司鞠治 上亦從之

五年大學士高拱以款貢事變請賜勅一道戒諭邊臣
後每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二三月分役閱視要見
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除陞比上年增餉若干兵馬比
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
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
績當與脩新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然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著

兵部 十二

目派軍功 附自志軍職

宣德六年十月 上因甘州衛千戶魏寧等奏曲先之役
多冒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廣等曰歷賞
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愈
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敢將來何以使人今寧等所言
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正統七年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復賊宜校之陞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一

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陞與擒獲者有私賂蒙賊匪平
民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爲已擒獲者夫實當功
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息此屬難結朝廷得實然衆
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
其冒陞之職重賞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人
人移立功矣都察院議宜行敕言於天下從之
天順元年二月靖遠伯兵部尚書王驥等奏自正統十四
年以後各處奏報軍功多妄冒欺隱之弊討敵陣亡無
錢者棄而不錄退縮先逃有錢者却蒙陞賞乞行總兵
等官究治 上曰卿等爲國忠計言實有理但事已往

朕今加恩於下皆不必查究只令其爲國盡力以靖亂
愆收後効卿等仍職之役有報功者更不許似此目無
違者重罪不宥

八年時有內直將軍恩天順初以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
者今一切就職非法 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自是以
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部核其以迎駕奪門陞
者自太平度張璠與齊伯楊宗等而下俱奪爵於是冒
功者盡革而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元
刺者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冒濫軍功 二

成化十四年二月遼陽三衛糾海西人入寇據鳳集諸堡
報至廣寧巡撫陳斌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
邊上著勝人也價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人貢未還恐
羅兵禍及拘囚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實海
西人銀與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遂肯收
繫藩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而壯者聞非脫
去暨回遂捶死也價格於獄以擣巢之捷聞

十五年五月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莫爾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使也蠻夷等賊
切赴任雲南參政詔某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第內官
殺之勢竟遷延於家以致絕大肆殺戮地方殘敵目遷
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正德元年四月內旨下兵部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
次當先二項陞級數百人初兵部侍郎等官勘得原開
係按狀不係對陣且功無顯跡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至
是中官營旨乃一切陞之

七年正月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
斬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
捕掠脇從之後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冒濫軍功 三

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
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
降勅獎諭論功陞賞太監谷大用都御史陸完得獎初
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過而
官軍殺平民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遇冀州入人家殺
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同大用等復奏
帶獲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靡傳自出餉糧

楊實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耗
十六年四月安邊伯朱熹奏乞復姓并辭伯爵得旨復姓
已有招令旨了事是日鄧督朱熹朱安朱福各

張乞復姓俱准遵詔改復奉本姓許驛劉姓洪張姓安
錢姓福伙姓泰等皆詣附中人矯竊內降俾功要寵以
至冒國姓濫封拜握兵權而安福並出中官煽發尤極
猥賤云

六月命給事夏言御史鄭本公查準濫受武職言等疏言
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
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
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
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
在斬賊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賞執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八 冒濫軍功

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經
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
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夏言等既言祖宗開國立為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
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 高皇帝開天啟運一時明
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
八人至 文皇克靖大難其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
相承益加慎重未有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有實
錄背逆實逆違結憤所致仇讎一舉平定張永據為已
功既而谷大用馬永成陸岡魏彬等並受襲崇於是張

富張榮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
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自俱
已查革令行該部追奪誥劄削為編氓又凡正德年間
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
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先是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虜一斬首十五而將
士資綠內降監冒陞陞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已
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詔獄李秉等八人
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恩等三人皆死於陣宜
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八 冒濫軍功

鍾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張永魏彬張忠等九
人應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

嘉靖元年遼東巡撫李承勛奏遼東連年用兵斬獲首功
者被奪而倚勢冒級者踴躍人心不平幸遇明詔釐革
該司衛所或心懷畏忌而不敢革或不識文移而不能
革以至明詔廢格公論未申宜通行撫按守巡嚴覈正
德元年以後軍功應存應革應奏請三項條款以聞兵
部覆如議行令各省一體會官查革從之

四年侍郎胡瓚總兵官魯綱還自大同列上功狀言文武
大臣科道協謀定議戶兵司臬規畫徵發延按御史王

官督勦有勞各邊巡撫張縉單昭劉麟及鎮守王忒等
遠為聲援郎中馬朝卿等督餉參謀宜貴章下兵部議
報給事中鄭一鵬劾奏瓚等專提大旅未嘗身收効
柱勇誅郭鑑等在瓚網未到之先徐禮見等之謀事出
朱振首非瓚網功且兇孽尚多脫逃而瓚等之師速旋
欲叙功員賞又罷為大臣臺諫所非議乃請恩以彌之
夫自大同構亂大臣臺諫誰為陛下盡一籌者三官
未聞督師轉戰等或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助也瓚等
欺罔至此請逮治御史蕭一中亦劾瓚奉命無効欺罔
不忠兵部議覆瓚等討賊未有成功違偏班師事屬輕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六

員俟紀敍至日陞賞

七年致仕兵部尚書金獻民以報功命四川巡按御史逮
赴京下刑部獄三法司上罪狀言獻民奉命專征未至
地方乃掠取邊臣功次爰行報捷失大臣忠國之體宜
以奏事許不以實律論罪詔可之仍革職閒住隨行人
員陞陞職級悉革除之

九年威寧侯仇鸞令其弟曹江請京開通職方郎中華鑑
為其父仇思卜遷事遂移陝西巡按御史候致仇思曹

江及其黨傅訓汪朝宗等來京下三法司及歸云衡會
訊華鑑罷官聽理

十年四月給事中張潤身言各處將領奏帶人員日盛軍
功甚眾非國家慎重爵賞之意宜裁革以清或行從之
十一年令巡按官不得奏捷

二十四年閏正月總督三邊侍郎張珩及鎮巡官戚寧侯
仇鸞都御史趙錦各奏去年虜犯永昌我兵五戰皆捷
斬虜酋銀台吉及其黨百二十餘級俘獲甚眾鎮下兵
部科臣以五捷語涉誇張銀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
內叙功鸞兄與弟其據史家丁皆與焉目濫尤甚因參

驚奏奏希恩兵部請先錄諸臣功而以科臣所參下巡
按詳數語所帶錦等陞賞有差餘令巡按勘實具奏

二十五年宣府總兵張達疏請以舍人尹秉衡等三人自
隨給事中劉學易言奏帶之例本為邊將初進放許以
親信隨若人歷邊陲不宜復請敍奉功員賞之途乞正
違罪以警其餘上曰奏帶員功先年辦事既屢有明
例若何故違兵部其參聞以聞兵部請戒飭達而勒秉
衡等罪上念達以邊事勞置勿問而華秉衡等因論
諸將有到邊族久與素在邊而違例奏帶者悉查革之
于是又革陝西總兵王紹奏帶四人寧夏總兵李義五

人松潘總兵何卿二人

八月兵部以太平府盜賊旺等平擬上各將吏功次叙及

徐州兵備副使王臣上曰彼守臣會遇不有旋功部

極誠實謂何其以實對尚書陳經等因自効言賊有獲

自徐州者臣竊不審誤擬擬賞當伏罪上曰地方捕

盜與奉詔用兵者異若何擬擬有功擅請賞資既引罪

堂上官姑勿問職方郎中奉傳三月

十一月總督大侍郎翁萬達請自今各邊安設歸降人

冒功者按實後不必解京許巡按御史得于秋後轉首

示衆以杜奸人犯法之心刑部覆上報可

關朝興彙卷一百四十八

人

二十

三十一兵部侍郎翁萬達請自今各邊安設歸降人

兵籍中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應敬爲仇

黨家衆冒功授百戶上諭大學士嚴嵩悉改營所置

戎政給事中凌汝志因言狂虜跳梁士氣不振朝廷日

懸金爵之賞計功授人猶不肯用命況繼誣等乳臭小

兒從惟聞執孫中奪之首功奈何今披堅之士蒙霜露

犯白刃畢命疆場之外乎乞按應奎國相罪上怒各

廷杖之編籍爲民其子令巡按收訊應奎死杖下

三十二年二月兵部郎中周冕上言嚴嵩心事兩京盡諫

諸臣言之已盡臣不敢再賣聖德臣職司武職功久聞

見頗真謹即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

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敬忠年十有六考會武舉不

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兩廣總兵平江

伯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稱瓊州肅定平遠效忠奏

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亡何奏嚴敬忠效忠病廢

請以親弟應敬又言敬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

級遂授千戶臣于昔日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廝役也

爲誰曰世蕃之子也憤懣不平久之不意嵩之表半百

條顧爲家謀敢同市井之行壞朝廷之法一至于此今

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遺臣欲臣依草

關朝興彙卷一百四十八

九

三

題覆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兒存可爲左據臣竊思

祖宗之法萬世不易未見幸輔子孫送軍門效勞者有

之自嵩始將應奎唐國相以刑貳僕尤俱蒙追論而

乃不究復誰無平伏望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賜究正

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臣雖隕首無恨上以

見爲挾私命逮治之罷爲民兵部尚書尋約遂以世蕃

所囑屍稿具覆嵩自上跪乞免賜官兄之

三十四年十一月右都督朱希孝奏千戶嚴鶴執獲虜

哈白白馬駝二人左都督陸炳奏官校戴經李恩執獲

虜謀波羅花兒羊羔二三人皆漢人易名爲虜用者

兵部尚書楊傳謀驛 上命希孝炳各任一子錦衣百

戶錦等照例陞叙

經恩賞祿

四十四年初江西紀功御史段顯言以寇平爲其吏書陳仕遇帶功得免該辦省祭超資選用至是巡撫貴州都御史趙欽建按福建御史李邦珍復振仕遇例爲其典史王嘉成郎志乞恩吏部言書寫效勞乃吏役職分不宜濫冒軍功請量免官辦仍照常考試省祭以後各衙門毋得援例濫請詔如議今後書吏俱不許奏帶軍功陳仕遇仍令追究改正

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六 兵部職官

十

附 兵部職官

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千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効勞今尚有爲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景泰四年給事中曹觀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輪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輸豆倍半矣又今管事世襲是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輪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端雖甚國朝典彙卷百四十六 兵部職官

微流弊甚大戶部無能足國創此敗壞名器之例任本兵者果識不到此乎抑阿意權貴莫之敢阻乎乞勅輪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職罪加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觀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乃如觀言

天順五年四月 上謂閣臣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

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弊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弘治元年二月兵部奏先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奉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何前得陞者至今世襲則過於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爲斟酌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者須勸

則期集奏卷二

十一

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輩以後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承襲繼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爲陞賞應襲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肆嫌孽未免濫及無事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議行以後擒獲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給賞

六月先是提督勇士都督王欽梁宏因太監李良乞陞前職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欽等職領禁兵難同其餘成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復言禁兵重任都督重職必文武兼備德壽老成者方可交付今欽宏皆庸俗武

夫豈堪是任且奔競無恥百計營謀以驟得擢用於維新之政未免有傷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既不應陞革去都督仍以都指揮命事官事

正德元年九月太監王岳奏官校王緒象房管事兵部尚書許進執奏賈蜀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勳浮功則僻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殊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就不解體不報

十六年七月兵部言先朝太監總兵官奉帶隨征者皆冒邊功得陞除官職宜依詔書裁革乃疏補金趙然等

則期集奏卷二

三

十四人差別情罪以請 上曰此曹冒濫名器大壞治體降黜發遣俱如所擬行

命革錦衣衛等八十衛所及監局等廠司庫諸衙門旗校勇士軍匠人役凡投充新設者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敢有違明詔影射存留月支倉糧者罪如之

十一月兵部尚書彭澤等言 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繼因舊邸諸人曾効勤勞乃各陞職級累致禁近中間多許世襲臣願聖明命明詔裁革之條不可以反汗惟國家名器之重不可以假人勿以藩府之私勢致妨天下之大計通將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照祖宗

非軍功不世襲例止許各終其身者爲令甲 上曰業已許之第不爲例

嘉靖元年六月 上登極詔書已查革冒濫軍職至是錦衣千戶劉瑄等復行奏辯兵部覆瑄等皆正德間違例奏帶之人既經查革當錄覲復宜治以罪 上是部議令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如故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處行查革再有奏擾者罪之

四年錦衣衛革職百戶旗授季全崔玉王邦奇閻安等屢疏辭復原職下兵部勘覈尚書金獻民等查據被革緣由上請 上曰閻安等五人原因督建定磔歷陞復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冒濫軍職

四

原職內崔玉任理事季全等各授署百戶帶俸不許貪緣會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得比例陳乞獻民等言全等怙姦奏辦一日而復九十餘人是以左右一二人之私壞祖宗百餘年之法也乞復準斤以息人言消天變給事中鄭自璧等亦言乞將全等革職下吏問違不報五年兵部侍郎張璠請沙汰錦衣衛旗校冗官冗兵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月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建官殿工匠役乞恩授秩其中以前戶乞歸者千戶者一旗卒乞百戶者一總帶

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自璧上言力諫乞收成命兵部侍郎胡世寧亦以爲言俱不報會太監周繼等乞錄放太監羅齊奏文宗詔復從之於是尚書李欽言表朝舊制武階專待軍功營事必由推選自正德間爲權奸所亂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先朝故事戒欽等勿復言

二十年二月司禮監傳旨莊奉夫人弟校尉那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投錦衣世襲正千戶福海錦復奏乞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冒濫軍職

五

見任營事給事中夏言言本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見任文官不許封公侯所以重汗馬之勞勵忠勇之節陞曰文官不許封公侯所以重汗馬之勞勵忠勇之節那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經戰陳有何勞効一旦官以五品特從之職更令子孫世襲平竊意那顧二大人在藩邸雖曰供奉年多稍有勞動然於今日遭際龍飛克陳大內游策封爵之榮漢加名號之美後宮寵渥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君恩不當綠寵驕矜廣希恩澤伏乞聖明追發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不報

十二年六月先是兵部請革冗食 上命撥差風力料

道官及遺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二臣貢
象房額設見任管事俱有定員見今多溢原數兵部奏
將傳乞註擬管事者革去管事臣等請照舊制革同原
衛所司帶俸候缺推補清官點用庶人人各以功能自
奮越因言祖宗朝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加以
流官蓋酌功獎能振勵之微權查得該部推用各部司
及參遊總兵等官悉憑保薦考語俱亦有偶叨一薦卽
授重銜及不勝任旋議罷黜則名器已褻臣願重惜此
典不輕授人比照武舉會議事例非有軍功大勞雖遇
明恩不得實授庶懷奇抱忠之士將脫穎而出又言武

年終分別等第時議去留奏請庶幾邊鎮多自樹勞伐
之士 上俱嘉納章下所司
二十三年正月總督李寅奏請申明舊制俯察緝
捕微勞乞恩免查以勵後效 上曰奏內緝獲妖言強
盜陞授人員俱免行查既而管鎮撫司事指揮崔玉等
亦照請給事中戴夢桂劾其效尤妄奏部議仍行科道
官遵照前旨清查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各會同查
覈越因言脈衛類奏之弊率多含糊乞請嚴提陞陞連
署姓名虛張勞勩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
遂使市井之流立登朝籍斷養之限亦虛官班若止恐
據椅據之詞不覈其實恐無功者多冒有功之實今後
請將販衛人員令兵部東廠會選才力堪克任使者
三百名分註五城如果東城擒獲西城不得率以為說
南城擒獲北城不得勦為已有所獲人犯果係機密重
情有開竄典者令送法司鞠明成獄給與緝捕人印信
票帖抄招署節候類奏陞賞之日執以查照若不係重
大事情過為羅織許法司從公執奏照常發落庶事無
通情民無冤獄而牽附日陞者不得以肆其奸詬從之
五月楊上林沈越奏繳清查完食文冊查過例應裁革皇
親指揮使等官七十一員錦衣并廂守等七十七衛所

例應裁革改正管職等項官旗指揮使等三千六百五十員名查革過鍾衣左等所鑒典等司幫工軍餘五千名時亢濫一清而裁革票擬實出大學士翟參於是中貴戚曉怨之者益衆

十六年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頃因倭患許總督軍門權宜納紱奈何士豪市儈逃軍罷吏向憚罪自誥者皆得驕人於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大克軍下死罪一等而亦令納銀自贖罷閒官亦令放用軍門恣其制謂之何哉上罪各官任意行私令悉收回原發空頭劄付座加禁止罪閒官生事害民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八 刑律軍職 人

悉革回閒住
三十七年二月錦衣衛匠餘陳岳撥大工開納事例輸銀二千三百兩乞陞兵部覆奉授都指揮僉事駐本衛南司管事日支俸一石子孫承襲一輩給事中湯日新等言錦衣古虎賁金吾之職也入司扈從出掌緝捕國家非特恩不授非異功不襲而以一匠餘結累之資得之且支俸承襲無乃濫乎臣等竊以爲本兵前擬非是上善其言詔改岳註所分帶俸而奪兵部司官俸二月
太錦衣衛目巡官旗黃浦等千一百十五人降革減替有差從科道議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都察院不食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三

武學武舉

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改文武爲二經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仰以太公之鷹揚尚稷卨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之德意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一

事經調專習于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乃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建文四年設京衛武學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上諭兵部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造功之難而驟享厚祿解不履歷太祖置武學教之欲其誥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爲國家之用故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舉軍官子弟安於養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來豈足爲用其申明武學傳規授武舉學爲文具虛應故事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奏准選驍勇都指揮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熱開騎射功官趙廣等一百員上命

監學校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

九年命各部司銜所凡武職兒男應襲優給并弟姪年十歲以上者俱驗提調學校風憲官選送武學讀書無武學處送衛學并附近儒學與生員一體提督

天順八年十月立武泉法凡天下諸驍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管總兵官於帥府內考其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皆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二

以銜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營總兵官處費畫方略量用把總管隊以聽調遣果能建功請命陞擢

成化五年閏二月學京衛武學國子監丞閻昂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猷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勒所司改為文廟庶學有觀瞻如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皆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

事例亦試藝並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免吏追程今本學武生皆藉家統緒之裔廉費廩米者多潛心翰墨者少乞勒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慕下所司知之

十四年五月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尚書余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三

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奏上內閣票上武舉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超拔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弘治六年定武舉試策二道文理優稍略熟及射中式者陞二級文不甚優射雖偶中止陞一級雖善行文射不中式及射雖合式策不佳者俱暫黜以候再試每六年九月一次考試後又令先策後弓馬如策不佳即不許騎射或答策雖佳不能騎射者亦黜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刊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從之

十五年八月給事中李祿奏今之將帥多出闕閭兵卒武藝無所師資一旦付以重柄恐不勝任乞擇文職大臣通兵書者專任教養之責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內有武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各有師範訓誨又以部官憲臣提督閱試但恐奉行未至不必更設官專理上是之止令提調等官嚴以教之務得其才不可視為故事

七年定武舉三年一次舉行

正德二年四月肇開武舉初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學士楊廷和弟兵部尚書劉宇利其文學又岡結廷和兄章泰皆合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照文場考試策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舉武舉

四

論用翰林官為主考字狀因議以自願送令廷儀具草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恭酌會殿二試事以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能新異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偶於成卒或系於仕籍各件所在官司投報籍貫鄉邑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巡按其南北二京并各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帶管考試所考人才如果謀勇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

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馬官分理業務初九日初場較其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三矢者為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演成帖題曰武舉錄進春覽上准行之令以為制

十六年十二月命兩京武學如舊例六年會舉送各邊鎮贊畫方略有功一體陞賞五年無功各還原營衛所供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舉武舉

五

職襲替先是正德中嘗停舉會舉之制至是兵部以故事當復為請從之

嘉靖十五年兵部言國朝武學設在京城東偏規模狹小較閱弗稱加以教官職小化堪實難徒取備文無濟實用近武定侯郭勛請別加振作而御史郭圻復請於武英殿講武西苑閣射臣等議得禁廷講武事體非宜而武學規制誠當振作請以皇城西隅大興隆廢寺因其麗宇稍加拓飭改創齊舍移武學於此募大小武官子弟及勳爵新業者肄業其中用文武重臣教習設屬分督歲仲冬大加較閱以示懲勸得旨俱如議其未盡事

宜仍令會禮部工部詳議條上一營建殿堂一專教將
領宜命才望素著諸兵文臣一員撫督諸武選各府掌
印金書侯伯及各營坐營將官一三十日每月過三日
赴堂講武經等書過八日演習武藝至歲仲冬請車駕
幸講武殿行大閱禮考校將帥而賞罰黜陟之一尊崇
廟享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呂望爲宗請倣唐制立武成
王廟以漢唐以來名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尉繚子
黃石公張良韓信李廣趙充國諸葛亮鄧禹馮異關羽
張飛李靖李勣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岳飛宋朝之律達
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歲春秋致祭庶典制不缺武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六

十九年二月兵部上請武制當開武科鄉試 上曰武舉
未見得人姑已之給事中王夢弼上言國朝武科本無
定制間嘗舉行後以六年爲率蓋取之不廣故習者少
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躍
奮一旦振罷恐士習難詔如前旨不許妄議

二十年給事中任應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旨如前

武舉委無實用今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分
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
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二十六年兵部言中式武舉原議指揮以上酌量推用千
百戶以下分送各邊實畫戍守蓋欲隨材任使各盡所
長近給事中楊宗氣奏實畫無益罷之但設科取之復
不見用匪惟武材無所展布而輪選初意亦或失之乞
將今次中式武舉尹鳳等照例陞授職級隨宜委用俟
有成績一體陞錄得旨武舉中式官生既出自科口當
令各得効用所議允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九

武學武舉

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巨宋大典 訂正

兵部

京營

國初設京營練大元帥府後改五軍都督府以訓練在京官軍

永樂元年置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有步隊練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應從出入管車並寶鼎等事督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生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一

三

營曰生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

八年北征分步騎為五軍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

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

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

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孫別選輕騎為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克遼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募中

等克驍騎將軍都指揮侯鑑陳賢等克神機將軍都督

金玉等克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克輕車將軍分

精卒不隸五軍

三十二年北征歸京師為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

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

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又

刀手及京衛步兵功官舍人營管京衛功官應襲舍人

輝忠効義管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督

輝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蓋員御寶及兵

仗局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

肅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管旗牌御用監監甲尚冠

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二

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驍及前哨馬營上直明

甲官軍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

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神銳大火器五千下管操演火

器及護衛騎兵

洪熙以後以英國公張輔寧陽侯陳懋陽武侯薛祿等為

總兵官後輔懋謝兵事祿效如以成國公朱勇為大將

宣德四年五月陽武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團一萬五

百六十人於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

久而未補乞如前議 上命兵部補之

正統五年正月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

十四年九月命武清伯石亨總京營兵馬亨先傳字義全坐不救乘輿極繁詔獄至是使戴罪督京營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據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輒據職分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立上營圍操以備緊急調用名曰圍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徐步騎仍歸三大營日老營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伍行不亂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兵部

王

四年八月命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敕開軍伍具載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將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其能知也

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手陣隊間手隊者也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司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微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林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傷勦其操練不如法當圖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殺開隊伍始整

天順初罷團營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兵部

末營

制

三

五年十二月會昌侯孫繼宗奏同兵部尚書馬昂簡閱各營官軍昂等奏選定五軍三千神機等營一等頭撥官軍十一萬九百有奇二等次撥官軍十二萬六千有奇上曰軍既選定其令總兵等官盡心提督訓練務在武藝精熟仍須常加撫恤所司不得虐辱

八年復置團營以定襄伯郭登提督

成化初復罷團營
二年正月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途殺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

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半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要鋒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勦威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身殉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會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賞故占役等項通行奉究仍乞節制費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養作其勇敢更乞於雁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督勇將提督巡撫接轄地方然

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賢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日王復歷任未久難資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開操情弊多端轉加磨池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待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卽奉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三年二月六科給事中言邊城既虛有等京營軍士強壯可用者多爲僱勞役占乞勒順正大臣檢閱清理訓練聽用奏下兵部果戶部尚書馬昂副都御史林聰上

既可之尋又命給事中潘禮陳豫泰顏清理而問臣陳文等復言必得內臣關方練達如懷恩者與昂等共事然後可以剷除宿弊上從之乃勅昂等曰朕以京營軍士大半有名無實欲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能得數萬蓋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其弊多端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清理除已謂之數不與以見在軍士點閱且以十五萬貫數米上其有仍蹈前非隱蔽抗拒不報聽會議處治清理之後仍別立其法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兵以養弊兵民日困歲弊日深及至有事付之長嘆則

若若今日不速怨怒盡搜其源而窒塞之以復我祖宗時兵政之盛乎簡任惟篤期於見効爾等其欽承朕命後恩等以選過二營官軍得一千四百萬三千九百有九人具數奏上上曰一營官軍數多仍分十二營操練兵部其合舉生營官以統領之仍推舉文武大臣各一員總督務在得人

十二月復立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各武耀武練武顯武放勇果勇故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鑑定襄伯郭登總之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

名曰老家兄專備管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圖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圖操聽征

五年兵部以都督劉玉當總調征西所統馬軍缺少乞於別營選補 上曰調管軍選補未久如何又要選補不允有管令全營以往然此中必有情弊其令內外提督并坐營官具實回奏於是撫寧侯朱永及玉等引營自劾 上曰初問閣士馬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備調遣何乃因循廢弛報至於此玉等平昔坐營怠惰及臨調又稱軍馬不足論法本難容起始省之仍各慎圖制典卷二百五十八 京管 七

乃事以副委托數有不足即與選補勿致有誤

十一年五月兵部奏自易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徵驗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復種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十九年八月兵部以定西侯蔣琬言團營兵數減耗請令內外官閱視 上因命太監懷恩與兵部尚書漆子俊任其事仍賜之勅曰國家兵備等之三大營十二團營昨者虜酋侵掠大同宣府朕命大將征勦機機持銳奮日僅得萬餘益由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或賄

賂買閒懸投權要今特命爾等督同給事中御史按諸點閱除出征外敢有隱蔽占松不發聽爾等會議處治後恩等以所閱兵數奏上 上復曰京營官軍點選以定自後內外提督等官務盡心操備振揚威武肅革宿弊撫恤下人毋仍怠玩

二十年十二月 上諭兵部曰京營之設本居重聯輕之計屢遣官閱視恐有怠弛而鑾守守備等官徇於請託往往奏請隨行脫有緩急誤事非小自今不得復奏違者罪之

弘治元年六月楊陞少卿李巡奏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臣協同提督頃年以來止用武職總兵而文臣不與乞於文職大臣內簡命一員往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剿則文武相資而戎務有備矣事下廷議列衛以請

上命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之

十年三月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符

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衆望者分別去置庶幾急得用 上即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各官跪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爾英國公張懋等而得遂安

伯陳韶成山伯王驥寧伯劉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

臣於平臺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親書手

勅令保國公朱輝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恩安伯張

偉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臨團營專督神機營

十六年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輝提督團營

十八年七月以許進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正德元年正月以太監劉瑾等管五千等營許中宣

十月以太監劉瑾提督團營張永等並司務

六年八月以恩安伯張偉統京營兵征流賊

十年科通官奉命巡營衛官軍是時食糧官軍三十八萬

國朝興業卷一百五十五 京營 九

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局門牌等處役占秦准免選

者十八萬一千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退故者萬

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團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百八

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十六年五月命武定侯郭勛恩安伯張偉兄提督團營總

兵官勛兼督五軍營

嘉靖元年郭勛奏軍務六事內言將權不重乞於制勅明

開臨陣退縮者及訛言惑衆令審待質者斬兵科駁劄

要求制勅欲爲成法常議事不可計 上是之

三年給事中員詩明言兵部約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

每營採軍萬人今惟冊籍存耳請命本兵簡閱三營將

士聽征爲一等轉選爲一等老弱工役爲一等上下其

月糧軍有過錄每營各拔其勇者三千人選邊將善戰

有謀者著遊擊今自選數十人爲顧問把總管隊選役

不收工却營者數十人以殺營士遇警卽出操練母兵

虛文毋拘成法各以已意教戰此戡謀之上兵也

六年史部尚書楊一清奏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

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

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

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真得居重取輕之宜

國朝興業卷一百五十五 京營 十

既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已已老變幾危社稷十謀乃

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不堪者選之老

家天順初罷之成化間置十二團營分布益關我武益

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響應嗣後因體就隨

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

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粗糲氣息

奄奄平居且難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百戰之虜每遇有

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於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極

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去軍以

衛民民以養軍今各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

以一歲計之該食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建銀月日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正德間山東北直諸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臨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其時三邊巡警殷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置之不問乎啟邊人輕我中原之心誠不可聞於四夷謂於後世者矣今失此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薄俸節之思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

九乃巡視京營科道王科陳察各奏奏武定侯郭勣頗權罔利侵收團營軍場租銀數萬占用軍匠科索多指保舉屬官以賄爲第班軍派工以賄放免任用奸惡郭彪鄭榮等判軍官衆然舉職途宜從職論罪不報勣自辯上諭之曰卿宜益奉公守法以副委任無忝世勳給事中鄭自勉起延瑞張達南京御史潘莊等俱言即以奸成橫以酷濟貪矜名傲物怙寵售私罷諸資盜微營伍爲妖賊張實囑托爲逆黨陸完雪寬剛愎有餘矯誣無狀屬者言官文章給劾更蒙溫旨慰勉延莊之而使縱也乞卽發其權柄下諸臣所奏屢免以助奸惡

疏下所司刑部覆言所奏俱有指實請下法司冊擬兵部亦言勣貪酷奸橫不足以膺重任請罷兵政別推老成練達重臣代之俱報有旨

六年十二月召起閒住太監張永提督團營許中官大學士張璁言京師根本之地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也景泰初于謙嘗立十二營之法最爲崇吳日久漸廢至正德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壞今春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勦團營額數十二萬人及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占役殘門疲羸者掛名影射

夫戶部糧冊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冊僅此設有
警變何以備之臣與楊一清議欲如此法修果惠未得
人茲蒙 皇上起用太監張永責之提督更乞下將
糧要私占軍丁清出補伍以克十二萬原數而於十二
萬數內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參將等官
必擇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以侯伯等梁子弟濫充仍
戒不得剗制軍士以離其心復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
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卽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
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克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
慮矣 上嘉納之命提督團營官從實舉行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兵營

主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四方
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其圖之一清等對曰
國初京城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子隸因已已之變選
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分布各
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念及此社稷之禍也
謹陳六事一曰慎簡提督文臣以兵部不宜兼管營務
乞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大臣專設一員以提督之二
曰嚴擇將領官員以所任多骨乘統轄不閑軍旅宜推
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三曰慎選戰
鋒官軍以出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宜大簡各營分爲

等第選其勇健者二千人爲一等就中又選膽力過人
武藝精熟者千人爲戰鋒專備征調四曰將調練以來
實用以把總官雖知號令而軍士徒應故事必使營中
講解通曉號令又簡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功
五日禁科庇以作士氣以管糧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
幾乞自後假借科斂者以軍法治之六曰查處京營馬
匹以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故可訪得各
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解所折不足以供
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而重德其失
業者則被罰者無辭 上令兵部如議行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兵營

十四

七年正月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勳臣世習青
梁統將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邊將曾經戰陣
偶坐事居間者悉取至京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
濟且古之用將者智勇廉食皆可兼使不以一背廢
上納其言令兵部推舉乃果原任總兵潘濟都鄉斬英
副總兵周尙文恭將高勝楊天祐王道見任於將繼經
將存禮都司申錫慶希慶俱曾歷戰陣謀勇可取宜召
赴京師備坐營領軍之任 上曰將才難得各官雖有
因事論罷者用人之際當舍短取長若等及親存禮是
極官其給傳令詣闕聽用錫希慶照舊掌諸司事勿召

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其中病瘵瘠者過半營務廢弛若此

八年正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永填代者不得思永乃卿與璉所薦今可勿負前忠即來二三來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時且言近日營政被郭勛沮撓乞加戒防 上曰勛心亦素存忠奈恣暴不肖嗣改令強兵已久當以更用但乏人耳璉時二人非朕自擇乃司禮監循次之用二人素嫉張永難保不終前人修承事功且與勛熟就如璉乃剛毅之資所交皆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十五

未甚善故朕聞郭勛先朝有張忠者素好今滿在南京郭可再謀以聞一清言張忠先年過失頗多宜取回聽用其國營重任未必建堪 上報聞

郭勛久典兵事不法姦賊巨萬有知州金輅者錦衣人也坐職戍陞慶勛助受其賄遣人取還指揮王臣不從遂結臣及璉以歸臣被掠甚急用重賄得免御史趙鏗以聞 上謂郭勛助無有 上惡其強辯下法司議罪刑郭侍郎許璉等言軍官犯罪不請旨及奏事不以實律有明條勛欺妄驕橫宜論如法 上曰勛受命提督營務不修職業專事誅求威福自恣怨聲盈路取回欽

登軍犯擅罪邊地衛官却又辭詞強辯無人臣禮本當重究姑念勛戚臣罷其典兵及俸傳官階令於中府帶俸閑住 一云楊一清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以為言 上不得已奪其官云

三月 上諭楊一清曰國營內官缺朕欲以武忠為提督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數月後着於十二營內管其一營庶不誤事又郭勛之缺亦須要選勳臣堪任者卿可併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當如聖諭取用候伯中則仇鸞都督中則楊宏可用 上納之

命兵部尚書李承勛兼提督國營軍務初伍文定既罷承勛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十六

勛等會舉侍郎王廷相黃衷俱可代因言今方藝華冗員國營似不必專官正德初許進為兵部侍郎提督營務仍管部事今惟上裁 上曰卿既言專官似冗然必詰練戎務者方可兼此其即以煩卿不妨部事兼提督上大祀南郊國營屯蹕將士多不至提督尚書李承勛奉科道覆治於是把總楊清等以缺隊太多下法司治罪革在餘將佐抵罪有差管制凡把總缺提調生營隨行選補郭勛陰庇清等而其缺久不補至是驗歲送臨請復清等任而詆承勛奉革為非於是巡視京營科道王準等數防專恣且請重治清等以杜貪緣兵部覆如議

上命錫本邊清等送刑部鞠治勸姑賢之

九年復以武定侯郭勛提督京營復保傅閣臣張璠薦也

十一年十月御史鮑象賢以興工多役班軍請分爲三二

以營操一以赴役兵部用通政使陳經議請分爲二半

歸於營半放回原衛休息收其糧雇夫應用從之已而

京營復言放回班軍非制詔准行明年一年

十三年二月給事中甘井言國營重務尚書王憲職任本

兵勢難兼攝今邊報旁午營務視昔加重請改左都御

史王廷相提督國營令憲專心部事從之

十月命兵部選開國營京衛官軍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京營

七

請候住操別爲議處兵部言事方有辦而一旦停止轉

滋奸詐且平日營操操畢而閱亦何妨之有若冬月嚴

寒軍士聽選則尤不便請閱選如舊詔從初議

二十年給事中高時論原任巡捕參將九聚及生營西

寧侯六良臣都指揮陳謙等十九人各貪懦不職上

曰國家創居中興外京營爲近總方間取法九聚等

應教營務一非一日革任閑住永不敘用自今選視者

俱宜遵諭如期奉亦不許徇私過當

二十一年命兵部尚書毛伯溫不妨部事提督國營軍務

伯溫因言振舉戎政必先精擇將領撫殺士卒兵將相

恤政法令得行選閱將官往往剝取軍需以通賄賂士

寤且驅以取敵宜其敗矣請勅各邊撫按諸臣嚴行

總副恭遵守備等官洗心滌慮無稍懈怠一切軍需悉

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

則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於此上納其言都察院

制榜諭衆及議事衙門悉心訪察但遇各邊將官入京

賄賂貪緣陞推及棍徒指稱驍勇者即逮問重治之

二月提督國營成國公朱希忠言官軍脫班數多乞行選

按御史奏治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衛買閒作

與坐營大小官員納賄縱放皆然以爲常即御史查究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京營

十人

亦虛文耳其下部詳議

十二月給事蘇冕言京營軍士尚缺二萬乞募充補下兵

部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在選兵不在生

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

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勇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老

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從之

二十三年六月巡視京營御史沈越言臣數命以來逐一

查閱營衛情弊聞見頗悉夫國衛於兵兵資於食京營

之兵所賴以振揚威武檢內輒外故轉天下之粟以供

之嚴輸力挽重費而不等者所倚甚重故也使其營補

法嚴訓練精密則兵威自壯糧費不虛若老弱冒敵之徒雜處行伍虛糜無益豈國家養兵儲用之初意哉但今邊右有事團營若重取輕不可無通融作新之道乞勅兵部再加詳議將臣所擬應革軍人斟酌以請從之十一月給事中徐養正言今之團營即古天子之六軍也常戎務廢弛之久而欲錢糧支給宜禁止侵漁以革夙弊馬匹領養則林選壯軍以便餉餉給發弓矢器械以熟操練分別軍士強弱以作勇敢詔議行之

十八年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洸西寧侯蔣偉惠安伯張綱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偕給事中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束帶

七

楊允經於關武場比武應襲官舍璽忽報說言云虜寇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經以關詔責璽詔言驚眾獲職岳孫佳儒損威挫坐營營事傳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二十九年九月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勦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賸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輒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

井遊販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為卒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統鈞不閱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容名支餉臨操則閱集市人呼雜博笑先年尚書王瓊王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將領處其害已率從中沮撓軍士久習惰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旋復中止彫散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宜差風力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汰去老弱逃匿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為浮議所搖庶幾營務可飭上以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八

軍營

三

其疏陳積弊皆是乃勅提督太監高成麟內罷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德收十二團營為五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戎政府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協理即以邦瑞為之仍令兵部會官議議上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令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藏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團子手幼官驍忠等又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

有司焉特督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
前試礮及接月聞報之條以爲賞罰懲勸所以兵休而
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
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圍操爲十二營立爲營
武等名以別其號熟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
各有三大營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
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有東西官廳之制其法就十二營
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就行
是十二圍營又爲老家兩官廳又爲圍營也至今日則
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而愈弊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三十一

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馳營分則糧食爲難
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爲典章大事 上命如題進軍
提督內臣五軍營設副將一員參將游擊將軍各四員
神機神機營各副將一員佐擊將軍練勇參將各六員
既而仇繼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
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被各設坐營官一員
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備守賊有警則以奇兵
出征從之號又請張鶴齡故地改建府子居之小廨四
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曰用以訓練京軍郭瑞請用兵
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與鸞忤主事

申擬復持法不爲屈賤京營弊政諄諄發覺恐密疏
逮梃杖之補外也又言京營置給事御史主事等官不
便皆罷之說言無不聽遂益厲

十月 上諭仇鸞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祖制三營
修武其舊哨司被各項無用今頒下京營新制卿等詳
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
副將止用一人不必二人將大將所統三營仍外添能
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衆將之選不必偏員須經降者
亦勿出部用初須力主復 二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仇鸞言頃者營制一新臣等仰奉宸旨三令五申欲大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三十二

往時玩愒之習但恐行法過嚴人情不便或與鸞言機
感乞責成臣等母有所避并令所司禁嚴說言者 上
曰卿等受朕簡任其督率官軍嚴加訓練若有違言與
訪意圖阻撓者捕斬重治

三十年仇鸞言頃聞部臣者謂臣家丁劫趙時素所統
營夫兵雖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怒於民兵而企
家丁劫之此由去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
尹耕欲募民兵以阻撓不遂故值臣出兵於外遂爲此
伴歸諸臣聞是代學收臣重權俾得全首庸下以終大
造 上手書慰之曰卿竭忠戎務今秋果賊未犯豈可

以羣議求退宜益盡心運思以慰朕望不允辭

初虜犯京師 上命都御史商大節領兵部巡卒督五城

御史巡城內外以防不虞後又以大節言召募技勇異

等士倍其募令大節兼領之至是仇鸞以秋防布遣諸

將乃徵大節所部兵使隸已麾下復徵大節防禦京城

大節以已列部武不當受爲師制因奏兵部選卒舊不

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領且劾鸞包藏禍心

宜裁抑其權勿使貽亂鸞上疏力排之遂繫大節於獄

論死大學士嚴嵩以大節雖涉規過非臨陣失機比宜

改戾遂不聽竟死獄中及鸞誅大節故所部卒石鍾等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六

京營

二十三

伏闕訟寬兵部侍郎張時微因以覆請 上怒其擅縱

降俸二級

三十一年仇鸞言者奉詔每年調發京營轉弱爲強軍

六枝戍大同宣府薊鎮以六月往十月還今已屆期臣

謹劄署副將孫勇恭將黃恩各三千人守宣府恭將施

寬趙學趙應各三千人守大同遊擊蕭振許榮各三千

人守薊州 上報曰此事卿等但就營中教練勿令之

外時 上意頗疑鸞據兵太重稍備裁制之以稍收其

權爲憤不知懼也

八月時宣府薊鎮有警徵仇鸞方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

上諭止之會邊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言今強虜壓境

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長

驅臨憂君父不小臣錦不勝大馬拳拳願親往代鸞

戰一上謂本部不當撤出乃詔鸞納還勒印其京營武

政令侍郎蔣應奎暫署仍命暫設臨陣文武大臣各一

員代鸞督戰以遊擊時陳爲都督會事改戶部侍郎孫

綸爲兵部俱提督軍務鸞聞命大恙病益劇卒殁

先是鸞數在 上前言策調兵禦虜年無成效 上頗厭

之及鸞死亦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所奏時義及侯崇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六

京營

二十四

士嚴嵩與錦衣都督陸炳亦素忌鸞乃紿時義等曰汝

禍在旦夕爲若計惟通虜可免義等信之遂出奔居庸

關羣華城諸處依叛降虜爲關吏及運者所獲陸炳疏

閣下詔獄輒之炳乃追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

上大怒令諸司會鞠之於是法司奏鸞謀反律當追戮

乃詔暴鸞罪惡制梃戰屍梟首九邊妻子及時義侯榮

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資入官諸黨悉皆誅戍邊下詔布

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引去

兵部以總督京營政員缺請合推且言京營舊制文武

大臣俱用提督名銜相制行事以防臣下擅權亂政者

請復舊便 上曰總督京營戎政朕所定名處否存乎
人耳何得輒行奏改其即推武臣可者二三人以間爾
等日久始請又遲欵制姑不究

九月 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 祖宗舊
制曰提督兩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出可用欵差
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兵爲名
是否又轉弱爲強一事此營之通情宜宜示軍中令勿
以此袍怒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一一議
上大學士嚴嵩等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
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欵差二字乃營自稱誠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東常

王五

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宜如聖制以正備二
兵爲名又臣等聞欵定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管備兵
六萬六千餘人神機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况
備兵乎此宜令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爲強兵已奉明
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器一議首
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糧一議歲調邊兵
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
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以豐城侯李熙總督京營戎政朕因上麓正戎政三事一
言趙鸞賄進把總官宜定去留一言鸞調任泰將不由

上令宜遵沿三言鸞增置各將家丁宜革奪 上從之

三十二年正月兵部覆李熙等條陳四事一精揀選今管
兵十二三萬三人拔一可得選兵四萬五軍管定以二
萬二千一萬屬總督萬三千分屬四遊擊神機神機二
營各九千分屬三位擊而諸將領千把總俱選選吏調
以總領選兵二明賞罰每選兵歲給需械銀一兩開採
時月加操糧五斗約歲費銀十二萬餘宜罷休各省班
軍徵其行糧之半給用三養銳氣營兵日操畢晨出募
師生計既妨因餵日甚欲求精銳殆不可得乞將選兵
於三六九日入營以均勞逸養銳氣其將佐一視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東常

王五

教練處否以爲嚴最四禁院官京兵儉情戚風一遇肅
嚴避嫌輒起訛言使任事者疑畏中止乞命所司巡察
捕盜大學士嚴嵩等言 祖宗設三大營內護京師復
令河南山東威陽大寧四都司軍分春秋班入衛蓋以
居重馭輕有防敵之深意是以百五十年未取輕變今
營兵止十三萬數已不多宜訪求擊源大加振舉豈可
只選四萬練之是京師所恃止此四萬軍而已其餘悉
爲棄物費糧餉以養疲羸豈計之深也各人衛兵近年
雖有發放折乾之弊每嚴清查之令人心尚各知警令
若奉旨折乾 祖宗良法深意一旦蕩然恐異日貽害

匪細但李熙等既如此建議不爲之處他日得以藉口
談咎合無稍給糧餉加意練習務使可以臨陣對敵將
來免復調遣兵其餘營仍責令照舊訓練以資護守不
可因而廢弛 上降旨曰朕更新或改設置將領欲使
士馬悉變情強級急皆得其用李熙等受茲重寄當殫
心整理以副任使今既有建白准令會同巡視科道慎
選嚴練務期嚴守其餘營兵仍一體清查訓練不得該
以操出遂爾廢弛班軍赴京操衛係 祖宗成法豈宜
擅更折銀不允行所議增給銀米戶部如數給與一年
以後奏請裁奪已而兵部選將會經戰陣劃大章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兵部

主事

四十一

二人統領操練請命大章等各選所部兵加訓練四萬
之外再選備兵萬人令主事方祥李肅王遵王之陪同
巡視科道官援選訓練俱允行

三十三年六月初庚戌之變召募民兵數千爲一營防禦
京城嚴恭將領之至是逃匿千餘原統領革職恭將左
副請勾補兵部言此皆烏合無從清勾宜汰老弱所餘
精壯不足一營當附藉京營巡捕以資實用因請復額
職聽用從之

三十四年正月巡視給事中丘岳等奉詔閱巡捕官軍凡
缺軍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悉巡捕指揮樊經等及拿

將茂鎮等罪因言逃軍多係召募民兵烏合無籍難於
勾補且請申嚴捕盜條格及私借私占官軍之禁詔革
經等任付法司問奪鎮條半年其民兵應否存留下兵
部議報自後敢以軍馬私役騎乘者令奏奏治罪
三十五年以鎮遠侯顯寶總督京營戎政先是將京營平
江伯陳圭與時和有連犯仇讐貪愈甚久之卒以寢代
寢名將家子持廉有聲命下人人舉賴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兵部

主事

四十二

工役俱赴各軍操練以聽征調增設中軍千戶把總領
之報可

四十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
成羈縻乃議摘還番成條上四說一言使京軍習見烽
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強二言居庸鎮邊警報絕少
即使有警去京甚近朝發夕至視調宜大保定之兵勞
費頗殊三言春防之日本鎮止開邊兵二枝一遇邊警
類此失彼誠得京兵弓戍使邊臣專守古北口在此爲
虛聲在彼爲實用四言部署已定可視春來緩急爲進
止不至慮發以耗儲糧 上是其議

四十一年正月協理戎政兵部尚書江東以萬壽辰屆興
工自請率甲士守門 上以開揀在邊部與領實驗日
視揀仍同防守

四十二年七月顧業疏京營事宜條六事稍挑選之法較
揀練之實明補替之制禁奸詭之習專兵車之用預器
械之設 上曰京營係戎政之本選練事宜務從實舉
行毋負委任

四十三年正月劄東報房督 上諭兵部整理京兵因問
大學士徐階鎮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實難非將才然
一將亦難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無勝者若於職陣
應勳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三十九

抑又難之如不必侯伯能有堪用否階對稱兵部會
官於侯伯之外推舉以聞 上曰實所任來或只可令
惟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一二員備緩急如國何
且三營六總似多今於將副擇而用之何如階曰聖裁
允當諸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
不必添即以副將名目選用亦可

八月諭兵部集議京營實政尚書楊博等上言祖宗設營
兵於京師壯邊兵之根本居重取輕意甚深遠去歲變
生倉卒請調紛紛以故戎政二臣莫知所措從之則虛
制庸不從則橫生口語宜及今防秋之期先定規模使

營臣之計營邊臣之望庶罔條十事之實一核揀練二
核戰守三核將領四核軍士五核糧餉六核火器七核
兵車八核城守九核彈壓十核哨探 上令務實舉行
隆慶元年七月駙馬都尉郭邦和言故事戎政開揀在春
三月秋八月中旬後以逆覽建議改於七月宜如後便
上曰秋防事重七月開揀不為多其遵成命行

九月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國營兵部尚書郭乾執奏
以為營制經 先帝裁定革去國營官有定日不用內
侍遠訓昭然今一旦易之不可 上曰朕親會典有內
臣監營之制仍命草勅賜定

國勳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京營 三十九

給事中歐陽一敬卿史韓君恩等各跪言內臣不當生營
且聞營裁革已久無可生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輔臣
徐階等階等言 太祖原無開營開營之設起於景泰
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會典修於
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妄無開營可生事體有碍乞
從言官所請 上不悅因詰階等何故不奏謂令具以
意對階等言 先帝因京師虜警無成務之廢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國營裁革內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
得歸一操練漸覺有效今命內臣坐營若權見在之前
則已無營可坐若必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

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憑聖心亦所未安臣等願 皇上以 先帝爲法概有陳奏無他意也 上遂蒙前命故事京營兵每三年遣司禮太監一人閱視至是及期兵部以請 上曰今年朕將大閱其罷遣以後如何行兵部覆總督成政餉官等奏三大營官軍不滿九萬視祖宗設兵之數才三之一議以各衛所原額營操官軍悉爲清勾移滿十萬不足則以先年召募逃故各額補之詔如議

三年正月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兵部尚書霍冀等議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大將之榮十有五年而一旦闕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京營 三十一

求去且副將泰佐諸人俱待 皇上別白以彰勸懲孰得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效不允所辭

四年二月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握兵之害意至深遠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督時事危矣請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歷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頒勅掛印而命將開外事完則數勅納印而歸將管中庶泰阿之柄上得而持下兵部議尚書霍冀言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

制總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於一時軍法不專於一人有令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有歲終考覈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操本之論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其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會給事中楊傑論其錄爲貞吉鄉人冀諷貞吉嘆之乃各上疏辭上不悅責貞吉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命總督成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表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與正等伍修疾辭務爲言官闕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京營 三十二

所論 上諭繼爵復以二將名位輕命三營俱用勳臣領之行兵部會推選視科道魏體明王友賢幼繼爵抗違仍請申明將官相見禮儀使皆安分協心以修戎務報可已而給事中溫純復言古人拜將或拔自行伍奴僕以官擇人不以人定官惟取適用爾今勳臣用繼爵已非得已若盡皆流官欲於數十人中求三大將豈不難哉詔京營集議數月以來始而曰永革勳臣既而口兼用勳臣今 皇上又欲盡用勳臣臣恐議論日多鎖鑰鮮者不如姑務擇人毋拘世類之爲得也既而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營而

爲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是以都御史齊邦輔督五軍劉燾提督神機陳其學督神機

以曹邦輔爲左都御史閔京營時巡視科道魏體明尚德恒以成政吏指陳請亟推協理大臣 上謂京營務重吏協理爲過視今該部即將文臣舉任者并三營大將職名以聞於是邦輔以廷推得召用而三營總兵尚雅其人御史陳子階言營兵數年以來將非其人積弱已甚及今不加慎選則營務必難改視訓練終無實效乞照近來邊材事例令科道各舉其人事下兵部議從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京營

十三

謂開操旣在邇而閔視文臣方自南方推用未能卽來請先以五軍等三營總兵推補仍行科道推舉從之吳繼爵等奏祖制京營以文武大臣並爲提督茲會典廢等間都御史汪建兵部尚書劉天和張瓚俱與勳臣共事庚戌後始改勳臣爲總督文臣爲協理其名雖不同而文武並用之義實未異也此者 皇上棟輔臣之議分營練兵復改總督爲提督協理爲閔視臣惟部院大臣用以閔視其任似輕而泛未若提督有督率總理之責尤重且切況營務廢弛已久臣等才識淺陋非藉文臣共事卒難整飭乞仍舊制改閔視爲提督 上許之

已而曹邦輔言繼爵等乞改閔視均爲提督其詞若懲舊制而其實爲奸避之計以爲無事則彼勳爵居臣上不得相制有事則臣當分任其責耳但繼爵等以三人各提督一營而臣以一人共提督三營其職掌及應接禮儀宜下吏兵各部詳議 上曰已有旨矣凡營務悉遵典禮行無妄議紛更

九月詔復京營舊制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京營

十四

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支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況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千把總受衆遊令候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腕視多言亂聽居常猶忌之以之阻礙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所有公移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爲一總督一協理蓋祖用 先帝之制而諸輔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過輔臣分制之議夫誰

曰不可故臣等以爲文武大統帥莫如復 先帝制使
其諸副將遊擊等官仍從近議分統巡視御史王友賢
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部覆如總等言請仍用
武臣一員總督文臣一員協理其副將參遊分統皆如
近議 上報允乃龍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復以鎮遠侯領定總督戎政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十五

調兵操練

洪武二年二月 上諭指揮袁表曰附所統軍士多山東
兗兗勇而舒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
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
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當貴皆自戰功得之
且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調兵操練 一

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
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櫓帽盡壞而
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思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
此爾等宜效之慎勿怠惰廢事

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
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親爾等智慮多不及此
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備一
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糧
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
有平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錦囊出片紙指其

名曰盡在此矣其意強如此及天下既無兵可用乃聚農夫驅市井民爲兵至不能擊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四年五月 上命魏國公徐達往山西探錄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況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率諸將校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遇逆寇進進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糧糧官軍悉聽節度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調兵彙纂 二

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六年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

十五年三月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

十一月延安侯唐勝宗等奏訓練陝西二十二衛軍馬數目凡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

九千七百九十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十九年十月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都司所屬官軍數日凡三十四衛馬步官軍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

人

二十年十月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

用藥蓄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邀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禦亂亦能召亂若恃富強喜功生事結怨起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服藥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

二十三年七月命安陸侯吳傑往長沙訓練將士籍軍士九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三人分隸平陽威清等衛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調兵彙纂 三

永樂元年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瓯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繫操練上曰土官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取失之道當斟酌行之

七年五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處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勇猛十六字編爲勅令

九年三月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置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曰守衛固不可單習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

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多寡陽和肅十之四朔州肅十之三蔚州肅十之二餘悉令屯種耕守以爲定制

十二年二月命成安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開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又曰指揮千百戶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八月 上諭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卽以下男補之然出自畧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十三年十一月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調兵條舉

四

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衛守司徐宿淮郡淮安楊州武平歸德睢陽應陽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二十二年十一月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還歸庶不妨候

洪熙元年六月 上諭兵部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

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心樂從因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上初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侵民強市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傾頽目亦不勝暇宜卽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侵犯者令民報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 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過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成國公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爲奇益可教者生作進退擊刺之方至於隨機制敵間闊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在兵法之外細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調兵條舉

五

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略融會於心自然有得五年三月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司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軍昌等衛及附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亦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

六年五月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永新縣梅花洲賊蕭亮真等出沒劫掠調軍三千勦除今歲年末獲而官兵所

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即可

上與學士楊溥等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練一旦擊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寧夏總兵都督黃真奏寧夏地臨極邊通賊路多官軍聚之則有餘分之則不足况今傳報賊情殆無虛日請借慶府韓府軍馬三千益臣協守會參將丁信亦以益兵爲請章下兵部議聞上曰寧夏官軍不爲不多又增選軍餘若能訓練自足調用而具

廟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調兵操練

木

等乃每請益兵兵部其驗真等如法訓練官軍預爲攻守方略但急弛誤事者不宥王府官軍不必借

十四年分各處招募民壯就本地官司事領操練遇警調用按民壯原非祖制始於是時邊關有警建議山西編會無警放回至正德年間提督憲臣議令分備番操遂成長年戍守無復休息今山西通省民力困於此役或鬻田產子女或貨家具耕牛以給路費又無月糧花布之給其苦數倍有甚於軍況到邊關亦不能折衝禦侮徒滋包辦役占之弊其貧無力者則勒修操拔草備極苦楚班滿之日空有皮骨而已其他省亦照例編

會處費工食徒供執事以送往迎來竟難知其爲民有民脂之所係而使之必以其道也哉

景泰元年五月少保于謙言五軍操旗軍頭撥月支口糧五斗二撥四斗五升三撥四斗近於河南等部司北直直隸大河等衛所議求操備者頭撥止給四斗二撥三撥又減其五升之一體支給爲便從之

天順初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爲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任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

廟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一

調兵操練

七

成化元年三月延緩巡撫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驍使兵部置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葭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調成什伍號爲上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感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諭德孔公簡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內政不修將老兵弱何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兵部務論各處召募壯勇夫朝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似有示弱之意萬一

跡虜窺我虛實據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襟喉要路除運糧操備之外守城不過撥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振旅揚及真保定等處起集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八年正月兵科給事中梁環等分點五軍諸管操練官軍不至者一百八十有八人因幼坐營官靳寧伯譚祐等約束不嚴提督趙學侯朱永等統數無法永等各條列差占逃故之數以聞 上曰朝廷以兵政付爾等依時訓練方稱委任今點閱不到者衆乃復多方振調法當

廟朝典彙卷五十五 上 訓兵操練 八

寬作姑甯之自後宜盡心體飭毋犯不宥

十一年十月南京御史任英言南京軍士常操不息往往逃竄宜照京營例更番輪便 上曰練習士馬國家重事朕於疲弊盛暑已憫其勞而休息之使復更番恐益怠惰其仍令常操或遇風雨則免之

十二年薊州總兵馮宗泰比者兵部以朵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然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隘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摘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

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各餘民壯編伍教練週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滿成四徒宜行合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最者巡撫關本管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役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宣統文宗等會議如何舉行其各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十八年八月兵部請自後京軍週警調發惟神鎗砲銳等物微車輛丁夫傳送若官軍行幸兵仗宜二人共給一

廟朝典彙卷五十五 上 訓兵操練 九

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覈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十九年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馳奏有自虜中歸報小王子欲大舉恐衆不敵乞將直隸所統糧糧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住計大同各邊土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各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方能折衝禦侮於行事適困于養銳銳氣消沮恐一旦緊急難以調用宜停其役 詔可

弘治二年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
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
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
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金二名五百里者每
里金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
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遇警調集官給
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行

年六月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守臣以聞
上命新寧伯譚祐還軍馬萬二千練自以待馬步軍各
賜資有差既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首
勦朝典卷一百五十一 衛兵操錄 十

常調延緩遊兵策應然待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前預
勦延緩守臣自令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 上曰延
緩大同接境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難先調
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勦延緩守臣知之

十五年五月大同守臣奏虜擁衆在邊諸將所關宣府延
緩遊擊兵存朔策應宣府守臣亦奏本鎮有警欲將調
去大同官兵擊回戰守而是緩守臣又奏本鎮人馬不
敷要將前調去大同軍夏遊奇等兵各准一半放回兵
部覆奏謂各邊賊情緩急難以遠度請各行大同宣府
延緩軍夏鎮巡等官審時度勢設策周防前項官軍可

單則擊可調則調勿懷嫉妬致候邊計 上是之命各
邊鎮巡官遇有別議數調即督發應援不許託故占候
致誤事機

十七年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
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
出有行餉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於糧運江北困於京
祿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 上欲於附近地方
開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開大夏對曰京西北保
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會
御史陳言亦以爲言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圈
國朝典卷一百五十一 衛兵操錄 十一

操命都指揮戴儀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於宮門以
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然不得茲
從此軍者所爲耳

正德七年時近幸有寵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
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成
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
與各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部
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
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

江彬固此得入京尋致靈幸

嘉靖十三年八月巡按直隸御史李祺言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陵寢高輦皆在其地又無城池之險見在巡守僅止二千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六年先是大同因虜寇調集遼東遊兵至是以虜出邊詔令掣回仍令此後非有重大邊情不得輕調

十七年七月山西巡撫韓邦奇請覓調兵之禁部議謂祖宗令甲官軍不得擅調此爲小醜而言至於大盜竊

關廟與集卷五十五

調兵操練

十一

從變在呼吸者安得以此爲辭當勅所司講明律意即調兵勦擒亟應撥之令如所擬

禮部尚書奏言各邊召募武勇此事似涉張皇前代募兵之舉多出國勢微弱兵制衰廢之餘今西北諸鎮未患無兵今日大同不即撤減得兵已多若前日經冬暴師陳敵遍野雖歲復遣使召募所獲不補所以泥使臣四出追呼邊境騷擾各鎮所募之軍數不下萬計而月給糧餉人給水漿耗財不貲卒無實用乞特降明旨追還勅使從之

十九年朔國公郭勛奏河南等處歲災秋班操軍不至者

泉肅特寬免兵部題覆上曰京操官軍歲以春秋往來我宣宗皇帝立法以戒不虞慮至累遣千人不至

者都指揮逮問奉俸若遇災傷具奏放還界朝以來守爲定例比來乃以萬計卿等不聞舉奏輒欲寬縱法令何在今姑依擬此後不許廢法

十二年初兵部議募各衛所京班官軍有失期不起操者分別多寡治各掌印官以法大約以十分爲率二分以上奪俸行撫按提究五分以上則遣京究之八分以上降級調邊衛令雖具久未有行者是歲京操寧益愆期不至總督京營官以爲言上乃命兵部查照原議下各該撫按行之

關廟與集卷五十六

調兵操練

十二

大理寺卿戴金因訊治山東等郡司領班指揮吳璧等罪言領班諸臣與各衛所長帥朋比爲奸執法縱役欲將壁等罷黜請如嘉靖初年例差憲臣四員分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滑精諸役兼按各所部官軍罪狀兵部以壁等所失分數例止停俸其遣官清覈軍役宜行上以各領班及衛所掌印官違旨玩法久不起操俱宜重斥今且如舊例施行即遣御史四員分按應操各都司衛所將京班額軍嚴行稽覈務覓舊伍其官軍逃曠及將領貪緣等弊併爲體察區別以請徐如議行

山東巡撫會說言近議增州縣民壯山東地瘠民貧不堪重役然新以防虜所召義勇在官可即編入均徭免其雜役以克民壯報可

二十五年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吉囊子住牧河南俺谷阿不孩引兵渡河乞如制調發客兵其河南山東民兵無益於用獨可調山東長鎗手三千事下兵部尚書路迎等上言前年戰黃土溝虜既南下而北走去年戰陽川虜亦深入而宵遁多客兵之力若山東長鎗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備爲其長於用鎗善於走山所司僅募以資保障第每會至六千名不無尤以老弱今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調兵彙舉 十四

宜減半務選精壯以一都司統之取便往剿候警赴援仍調延緩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足三千人以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從之

兵部言朔州巡撫郭宗卓報虜警甚急請調山東鎗手河南民兵及原遼京營兵六枝與保定漢遼官兵策應上曰朔州既告急京營士馬即日啓行山東鎗手亦令調往其保定漢官軍及河南民兵原以守紫荆關亦係要地且賊近宜府應不調發更熱議之於是兵部請留保定遼兵其山東鎗手調赴朔州則河南民兵當移徐州操練若急在河東聽朔州巡撫調用急在西可聽保

定巡撫調用庶策應兩便 上從之乃止調保定遼官二十九年勅遣四御史分道募兵於畿輔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各散去如踐更卒例云從咸寧侯仇鸞議也

仇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衛京師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爲四部令段陽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乃緩之入而與之格鬪堂與之間鮮不危矣 上不聽命二鎮卒始不預徵寇若東犯卽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違者重治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調兵彙舉 十五

宣大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待師期於是邊兵盡隸京師寨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又恣意凌轢腹削自營且不任邊育人人自危矣

遣御史魏謙吉劉廷儀備端蒙委廷願往各邊選軍入衛謙吉甘肅廷儀寧夏端蒙延綏廷願宣大初仇鸞與兵部爭議選兵事部臣以 上意鸞不得已從之乃再覆楊允繩議請分遣抽丁大臣與選軍御史同出每選軍一人卽以抽丁一人補之務足邊兵原額 上命卽委各鎮撫官自行抽補大臣不必遣

十月命倉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募諸道民兵及各邊餉銀卒入衛京師

三十年正月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備役請已之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不餉量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實效

十二月仇鸞言薊鎮空虛擬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復慮人情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改爲薊鎮防操上命兵部集議尚書趙錦等言移鎮未敢

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調兵機要 十六

議其所稱改營官軍甚當因條爲六事以聞從之

三十二年十月命山東河南中都入衛班軍仍遵舊制春班以三月初至八月初終還秋班以九月初至來歲二月終還付或改大臣督之凡工作毋許擅役初兵部因庚戌歲患議併各入衛軍爲一班俱四月初入京十月終放回及仇鸞詠兵部奉詔議營制乃請仍分兩班春班以四月初至九月初終還秋班以六月初至十一月終還另爲營專設參將統領操練至是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請復舊制兵部議覆從之給事中李敏泰主備見提事權因言兵部尚書張豹依阿題奏失大臣徇國之義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言祖宗時令各都司分定春秋二班入衛欲其往來無缺蓋有深慮存焉自二十九年虜患兵部以營軍未練議將班軍兩班俱併於四月初入衛十月初放回此專爲秋防一時權宜之計耳圭以近日虜警少息而併班赴京來則俱來去則俱去其餘日月京師通無班軍在營奏欲照舊分班赴京奉旨允行訖今李敏却以併班爲是夫祖宗定制行之既久圭所言弗出私見伏乞聖斷上從嵩議

三十四年二月詔簡山東河南兩班民兵止而精健三千人爲一班入衛汰去老弱三千令每名歲徵銀三十六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調兵機要 十七

兩輪部以備修邊從給事中龔成德御史黃國用議也四月兵部尚書楊博奏詔議京城民兵之設始自興茂虜患之後倉卒召募類多烏合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遠失月糧於情不堪且巡徼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於營兵不若議處民兵之爲便也請勅所司汰其老弱存其精銳其原出真保者發兵備道籍爲民兵在京者仍隸巡捕參將管轄與尖哨軍人相兼巡邏遲者不備從之三十七年七月初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劉遵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上曰前有

旨令劉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分爭抑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請詔兩關御史王瀚蕭元峰覈計查補上曰然劉鎮不遵旨練兵而待調兵伴虜不至輒相玩愒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樹例多虞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尅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馬明歲量爲裁調卿等可酌擬類以聞忬又投去秋餉請

劉兵操練

太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一
復調遼東步兵二千駐馬關石匠以備禦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朔河以當衝險上曰往年調邊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儼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請量調邊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得旨遣東兵惟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劉鎮宣府告急尚書鄧繼請督發聽征官軍回營操練上諭內閣曰聽征之名不應雜役況自去歲日楚理聞至今猶未見情狂自今內邊外賊相繼作亂如不一長

舉恐終無寧廣朝工仰奉天時門建必速成以臨遠職
服工少緩無妨焉乃允應請令聽征官軍回營

九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命閱視前鎮軍馬還奏劉鎮竊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一卒未練仍以徵發裁各邊因上言昔漢光武以遼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鸞卽今前鎮之兵也今皆羸兵敗馬朽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故往年庚戌之變及近日上虞之寇至於近畿宜速遣征延國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不理諫之令也所據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瑯等俱宜生職職快車

劉兵操練

十九

之爵上降旨曰該鎮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皆撫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奏看以聞於是鎮兵部尚書鄧曉等議三臣俱當降罰時瑯已罷乃命忬安降級開用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發客兵爲數而客兵皆徵發爲費復不貲日就耗散實事者建議各鎮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七上從之勅各鎮遵行然戍卒多矣懷不任戰歲練一費萬金而時事徵發如故三十八年三月鳳陽巡撫李遂等言淮陽鳳陽東南重地武備久弛近者倭夷突入乃暫開京操春班官軍以爲防禦但兵非但役必無固志將非專誠終難責成乞定

議存留班軍專初副雷守等分領操練拱護陵寢兵部
言入衛官軍輪班歇操原係補朔若雷班則秋班無
茂京操有礙事體宜將皇陵衛官軍編立甲伍令加操
演專一議陵不許別調其春秋二班軍番休者遇著候
軍門調遣報可

四十年閏五月命都督僉事劉繼督南京振武營題承
新命上言南京營軍習成驗淳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
統用兵三千有勇知方乞請便宜帶領隨營操練內以
彈壓寇逆外以控制倭夷幸有始終者許臣以軍法從
事俟其內馴外服海防稍靜漸為散遣兵部尚書楊博

題明與奏卷一百五十一 新兵操練 十

覆言南京原無前項禮餉請許選精銳五百自隨餘付
代者有警聽調用部從之

九月郎中許汝驥自前鎮閱兵還上言前鎮練兵不振之
弊有六因陳補練便宜以聞兵部列其所奏酌議覆行
之上曰先年以前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上
兵以免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毋虛惟特調發生
固俱餉何有紀極今又三年差官閱視都都報稱舊不堪
戰守各官不長明旨敢爾欺肆詳論既革任待查明併
治總兵張奉勳革任下御史逮繫并所劾職罪問報還
撫張珖始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姑降實級三

級舊供職副使張邦彥等罰俸半年楊選其嚴加督率
訓練若再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兵部尚書楊博等題前遊總兵楊選條上地方極獎十五
事 上曰前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告急惟調客兵
防守同保日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為因忠計者邊兵
之調初謂極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額却又重加挑選
何時而已不獨供餉繁費人皆政體非所宜茲所議
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
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仍別議以聞

題明與奏卷一百五十一 新兵操練 十

人擬於春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 上曰營兵戍邊
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還去其更熟計以聞博
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生視漸成駑庸近議補選番戍
其便有四宜造成如議 上曰營兵宜俟酌鎮營報得
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
四十二年三月浙江巡撫趙炳然言各省募兵多浙之義
烏人夫閩之亂由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來漸矣夫閩
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於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
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驅浙兵
以救閩臣竊懼大漸之為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閩

練士若使人皆可。用家自爲守。急則爲兵。緩則爲農。聚散之間。而有歸着。卽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隣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仍敘別所司功罪。以聞。

十一月。詔自今。各鎮入衛及應援。訓練者。不論參遊守備。但聽動總兵節制。有急。徑自調遣。不必關白軍門。復諭傳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失。亦須一處。邊防在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議。上十五事。國朝典彙卷五十一。 肅其操練 手

隆慶二年五月。總督劉遵待郎譚綸言。遊兵賊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強壯。歲費甚多。司農告罄。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喪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創矣。弟輩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勝足三千。列爲二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

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辦。務各負增以戰退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弊潰入。亦願少違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爲銳手三千人。爲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請 上裁擇從之。

六月。譚綸復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請於薊。目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遼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一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遼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鎮守總兵郭琥提督之。以撫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總兵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令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城爲戰。以拒虜。不入

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令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前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給與威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巡按延開擾與其間候三年補練有成效後遣官閤配補得主兵幾何卽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前日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固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泰越視之臣請於振武營改設副將一員駐紮雲統領總督標下各營兵馬建昌營改設副將一員就彼住劄統領巡標下各營兵馬以均

而於體統亦無所害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倫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爲國之義秋防期迫其令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聞

七月巡按直隸御史劉顯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言譚倫議以練兵事宜總督不令臣等與關夫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結果於自用逆折人口惟上裁定部院習言補練責之總督所以重事權閱視聽之憲臣所以稽實效彼此各不相妨宜令協恭和衷共濟國事而給與威繼光必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上

然之命悉以兵事付給御史每歲一巡視三歲一報功其餘將官並聽舉劾如故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湧正賦多進儲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節鎮徵兵入于費安家銀四萬載舟八百備調廣復有此請徵費愈多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爲民他日成歸必羣起竊聚故金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請罷浙兵以恤疲省費浙民嘗苦倭患設戰則殷懷拘之卽戎妻子相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有兵名自勝倭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勁有臂力假能以侍浙兵者待土兵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浙兵之可恃哉臣請練土兵以濟實用兵部覆言浙兵專爲防守副集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苗獍亦不得再調請勸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能成土兵之藝上是之二年正月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言前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難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難多亦少前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遊門遊逸既弊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逸迎

是參遊而驛使管領皆得令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
道赴期卒蹇馬慢不救於事三也陸軍邊軍之成邊者
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陸軍馬軍不用馬
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
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
將不能分身隨禦侍乘障卒耳然思威號令素不足以
服屬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濟其力故緩急難使
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
之卒錄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
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是身爲上然畏勇者一人威

邊外之形也虜人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
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迥邊兵惟習
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藝勝浙
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
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能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
付臣教練浙兵三千分數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五千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
募或就勦鎮撫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
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囂臣據
重兵易生嫌戚請設監軍科道一員以督臣得展布而
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勦鎮撫既有總兵乃羅光又爲
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
琬而獨任羅光盡兩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委其
督撫總兵宜令其相應援不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
設勇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 上是之召琬還京改
羅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奏內事宜除南
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可否以聞
五月寧夏總兵雷龍請減撤入衛兵馬以實本鎮兵部覆
言邊兵入衛之苦言者非一然竟不敢輕撤者舊鎮土
兵未練虜敵時聞不得不藉手足以養腹心耳宜候來

歲將寧夏量減一枝而今前鎮亟練士兵或練未即成於京營中營摘二枝俾春秋輪戍前鎮上曰入衛士馬近聞疲困殊甚其令前鎮督撫亟行議處以聞

四年二月御史劉綱奏詔修省陳言邊事言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十二車所載生居其二而餼居其一生者顛連憔悴而泣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贈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水色析色皆極所以憑聞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斃困者一過於倉饋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過於前鎮之使用而扣克無度三屬於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盈四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二

關兵彙錄

三十八

官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擾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繁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收展於暑雨懸客之日枵腹以稱戈聚指以荷擔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立為議發亦修省以回天變之一端也上曰入衛兵馬既渡困至此爾部即行與譚綸從實悉心議處具奏

六月都御史葛守禮言國初制虜內峙雄關外聯重鎮肇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為我藩籬而夷情漸異衝禦交通於是周口窺邊登陴戍守迭無寧日始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謂旋

練士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士兵之練何在募兵未遣而越兵未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士兵皆不可用乎宜撤唐士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掣為也章下所司

五年五月從御史潘崇讓議令各邊兵入衛騎獵者即以擊兵之日放歸不必預備冬春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二

關兵彙錄

三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十六

戰具

洪武五年詔造備戰車輓國公徐達將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永樂九年正月巡按陝西御史劉璧言潼關等衛備造軍

器料買銅鐵丹漆牛勛魚鱉生漆黃麻皆非土產請令

所司係本土產者先辦其餘官給價於出產處收買從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二 戰具 一

之

五月工部侍郎劉仲廉言遼東三萬衛成造軍器之缺宜

依定遼左衛制設鐵場撥時零軍一百十二名以其牛

祕鐵備用半屯田以給從之

二十二年九月工部奏修軍器請徵漆布於民 仁宗曰

兵器不可不修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

敕命給缺市之

洪熙元年三月鎮守萬全右衛都指揮黃直私造應禁軍

器事覺降指揮使發口外立功

八月遼東都司奏營寧等十八衛修理衣甲請支綿布二

萬四千餘疋工部尚書吳中請給其半 上曰邊軍守禦須使甲兵彼衛身無甲則膽氣衰何以責其禦敵若甲使堅利紀律嚴明士氣自振足以倡服寇戎修甲何可惜費其仰與之

九月陝西都司奏擬造鐵盔青甲萬副所用物料乞令布

政司支官款買辦 上從之謂工部尚書吳中曰邊防

國家重事其切用者兵器兵器有備然後可以制敵古

者郡國有庫兵京師有武庫今西陲極邊兵器安可無

備其令速造官給其費母科擾於民又謂中曰內外衛

所軍器皆須遣人閱視凡損壞者官給物料修理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二 戰具 二

正統初勅工部曰今軍器無用備工部會同五府六部錦

衣衛司禮監內府各監局往年退出諸色軍匠擇其精

壯者令在營操備老弱者仍送原衛門與見在匠役成

造軍器備工部司禮監各遣官提督務在堅利使可經

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庫支用勿復科派有司擾民每季

仍以造完數目具奏以憑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濟

私以取罪戾

八年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今成造軍器物

料多非地產欲遣人詣湖廣地方採取緣往還路遠且

桑竹沈重乞令經過有司應付車輓接運庶不誤事

上曰邊軍艱辛且操備是急豈可追敵其力奈何果無出產本地豈無雜木林之成遠但在堅固而已

崇泰二年九月詔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探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御之又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戰車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甬銳服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

附朝奏集卷一百五十五

戰具

三

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節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成化元年二月寧夏總兵張恭言臣嘗奉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實禦虜良法兵部覆奏謂奉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奉以此破敵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都掌禦寇事宜內請用毒逐行烟謂毒逐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諱十二年八月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用戰車取勝乞製備

箱車五百輛鹿角柵五百具參用每小車一輛柵一具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放礮候督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散舊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竄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秦然倭寇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輜逐造大漠突厥寇唐而太宗造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

附朝奏集卷一百五十五

戰具

四

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濟斜被盜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以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練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放箭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臨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柵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阻險遯避

何以乘危禦之開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尼等請教場會二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撥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樺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具已之

二十年二月總督宜大尚書余子俊言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專不可臣奉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戰具

五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將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換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駛去處用鹿角樺柵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露敵合衆討壘彼用弓矢只利百步技能我用銳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遇其驕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策策不餉之馬此德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六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樺營圖其四下營

鑑管圖其五擡橋城營圖其說甚詳 上可之

弘治十三年初天下都司衛所造完軍器解至京師皆貯之九門城樓以便調領至是內官監太監陳良柏請內庫支收由是困難需索費用不貲大爲解人之苦

正德七年三月遣中官造軍器於南京

嘉靖八年都御史汪鋐奏先在廣東親見佛郎機銃頭連丸敵屢奏奇功請如式製造兵部覆議詔鑄造三百分發各邊

十二年初廣東巡檢何儒常招降佛郎機國番人因得其

機銃船銃等法以功陞上元主簿令於操江衙門監造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戰具

六

以備江防至是三年秋滿吏部錄其前功請陞宛平縣丞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自備始

二十四年正月大同鎮奏請軍器工部言鳳甲弓箭等器

係備關管及出征官軍用非以給邊給邊起於武臣郭

助妄請非舊例不宜與惟神槍神砲沿途不敢輕造應

駁之詔可

二十五年七月總督宜大侍郎翁萬達言臣嘗徵古火器

之制造定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母子火獸布

地雷等炮屢經試驗比之佛郎機槍等器輕便利月因

奏討幫銀二萬兩梓造分發宜大三關并外邊城堡處

册兵部試驗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霄飛俱便利
用則宜多造其火藥布地雷炮用之昏夜切管則可用
之行陣似非所宜似應量造報可

八月巡按山東御史張鐸進十眼銅炮大彈可及七百步
小彈可八百步四眼鐵鎗可四百步皆足以陷陣摧鋒
部工部如式製

二十七年錦衣衛軍匠馮經歲所製雙矢箭三矢皆部下
所司驗試中用 上賜名克敵行命工部如式製發國
營及各邊并分總赴軍門教演有功陞賞

三十七年七月減寧侯仇鸞奏僭民田車以備戰守 上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戰具 七

曰去歲造完輦車專備禦敵之用如何又盡取民間益
增騷擾不必行

四十三年先是兵部覆巡視京營科道辛自修等議請將
軍需兵仗二局所造盔甲火器俱付巡視衙門及本部
官督理有詔允行已而兵仗局內臣執違本局掌造上
供御器例不開白外廷詔該部再加的議部復奏臣等
初議欲委官至該局清查乃軍器非御器也軍器亦止
欲造完之後付外廷驗其中否與該局事體原不相侵
惟 上裁定得旨軍器係戰守所資該局爭過造完即
擬冊數送部委官查驗爾部中仍預報各邊合用量核

以便成造

四十四年初巡甲廠用工部郎中一員管理遺代類致至
是巡視給事中楊樞言其不便詔吏部註選主事一人
專督候考滿乃還

隆慶二年先是巡視京營御史趙可懷議工部所收弓箭
堆用者火宜令各處以物料工食解部添官督造聽京
營協理大臣調度至是工部遂以料費送京營協理待
郎王通謂營中無貯器之所如御史議亦第令臣等調
度耳非屬之工作也且國制造完軍器收貯內庫所以
防微杜漸意其遠宜仍遵成憲令工部專委司官督造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戰具 八

有不加式者許臣等及巡視科道參治 上是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其部十七

軍伍

戊戌 太祖立管領民兵萬戶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戰則講武今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時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為民庶幾寓兵於農之意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三

軍伍

一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諭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率公侯伯都督常昇王弼陳俊等二十三人往山西太原平陽等府閱一戶四丁者籍其一為軍編其舊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各慎乃事毋擾於民十五年十二月宋國公馮勝等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置衛屯田還京以所籍之數奏之

十六年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論戍邊吏病謂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人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併償監送之人

二十七年五月祁陽都安童父玄成定惡以平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已請闕自陳上憐復其身

三十年四月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於川陝西界之地招諭番漢良善者付所司編管為軍

永樂二年十二月巡按山西御史張壽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磨不敢犯比軍人犯徒施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上圖易難逃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勝仍舊原衛戍守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三

軍伍

二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兵部尚書李慶順遣御史趙歷邊衛覈軍伍

宣德元年十一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弊而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徑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之庸餽隨之民往受此苦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二年正月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今後創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

上又諭兵部曰凡清理軍伍有一戶兄二三處軍而丁力
清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
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
白為之聞察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
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制卿
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

按丹士奇曰朝廷命御史門出清理軍伍有清南直隸
蘇常諸郡者銳意得軍為功不復顧民枉常州府同知
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其異已數詆訐之宗璉忿鬱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軍伍

三

平數日直發背平常之民賴宗璉以免於枉者十七八
三年三月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卜祥朱敬受軍士
賄賂縱令開逃脫漏行伍 上諭都察院曰朝廷養軍
豈為彼利朕聞 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
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令罪之

四年四月上虞縣人李志道克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
孫宗傑已鄉試中式而衛尤追捕軍役有司達於兵部
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
試以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廣
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六月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知地望遠近
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不可偏
重若嚴於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者管軍者
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害軍及抗拒
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七事犯能流者腹裡衛分調邊衛
邊衛調極邊額爾古納依律降一等調用從之

賜勅諭兵部尚書張本清理軍伍致誠懇慮措置有方
積獎頗華奸頑莫容

八月兵部奏勾軍條餉先是選官清理軍伍定例十九條
至是復增例二十二條通前奏請頒行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軍伍

四

九月兵部奏請自今內外衛分所旗軍有犯偷盜等罪及
強盜家屬二次逃軍與軍民官吏人等該克軍者各照
南北地方發遣 上命在外止於附近衛所收標逃軍
則令還原衛

六年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
諭兵部尚書許那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
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
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克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
有發克軍者皆取回

七年二月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 上曰軍伍當清若

果戶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於得軍
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與民皆國
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朕意是是非
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二月兵部尚書許師泰比者武昌推官姜發訴其祖克五
開衛軍已死其父老病戶無餘丁今五開數取募補役
援洪武中例乞除免 上曰 太祖於生員有成尚不
忍染況良爲官豈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職自效
正統元年四月將西鄙有警兵部尚書王驥出征侍郎鄭
瑄獨任其事效勞居多 詔除其軍籍

關朝典彙卷五十五

軍伍

五

二年七月王驥以甘涼官軍充選徒費糧餉乃選留五萬
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兵得休息民咸轉輸之勞
三年六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
有以陝西山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
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
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添爲
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登戍
南方自今邊卒清解戍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
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瑄掌部事
曰此舊制不可素稍有變易恐啓弊端皆將謹歸竟從

景泰三年尚書俞士悅言兵政有國之大事朝廷養軍於
無事之時正欲用之於有用之日也比者臣點視各營
軍伍自總兵而下私縱侵占動以萬計軍械之下尚爾
其他在外可知臣竊任御史之時凡問私役軍人者俱
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勅兵部申明舊榜嚴加
禁革又言昔蕭何入關首收圖籍曹彬下江南回載圖
書後世皆備其賢爲治之要固不可無圖籍以資稽考
也臣見各營官軍略無籍冊文卷可查止憑自具數目
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將軍馬數目造冊
二本一進內府藏收一存本部備照是之

關朝典彙卷五十八

軍伍

六

四年林聰疏中一款禁私役以振軍旅 祖宗定制
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 皇上中興
以來總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以下給從兵幾人各
有定數然亦未嘗使之放閑而不行操練也今各營總
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餉月錢却令在營操練者
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賣放至七八十人甚者二三百人
者此間差官點閱率皆僞情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
朝廷虛費糧餉夫朝廷養育軍士所以防外患將帥訓
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今既私役不赴操練則軍士怠惰
武藝不精卒有緊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用哉乞勅總

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悉皆退出原籍從者亦以時操練則軍士無剝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氣矣

成化二年山西巡撫李傑奏臣嘗謂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前北窮邊寒風裂箭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禦其害而御其害也南際邊荒山嶺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多方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

臨錦興彙卷一百五十三

軍伍

七

山西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俱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十三年五月兩廣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崖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創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況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籍停勾爲便兵部覆奏從之

十八年十二月舊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宜總十年誥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邊公事故率多勾補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

撫阮鵬之言已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從之

弘治八年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清軍一事雖曰急務但所清之軍自洪武永樂以來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孫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議間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所撥之民實多乞勅兵部轉行天下所司凡逃軍有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願投軍籍者覈視無礙許於本處衛門註籍則民役可除而軍亦易補矣

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士記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發原衛及京營操練自後內

剛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軍伍

八

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處之五年復籍其人而覈其數者爲例

正德十六年兵部議上清理軍伍四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欲照先年奏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天下都司衛所繕造花名文冊一本仍前有司衛門將該勾逃故軍士姓名貫址及充調接補日期繕造底冊二本并在總冊送部轉發清解一復有司回答冊以便稽考舊例有司清軍畢日將清出解過及事故未解造冊申部近例停止乞仍行這一復清軍冊以便照勘乞將有司回答冊逐一揭查實有及戶絕等項緣由

這冊行衛責令從實填註應部以憑施行一處絕軍以杜勾撥凡丁盡戶絕軍士經三次以上有司衛所同勘的實者申部類奏開豁各衛不許再行清勾 上是之先是兵部尚書王瓊以地方災傷奏准停差清軍御史各題按御史帶管至是以御史王完言復差御史十四員清理天下軍伍

嘉靖二年四月同禮太監蕭敬奏各監局軍匠查革數多供應缺乏請以洪武等年舊例千五百餘名食補兵科參奏如是則錢糧何所支給詔書何以取信兵部亦言詔書所革乃正德間新添非洪武以來舊額如復合補

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三

軍伍

九

則革者皆得冒入以致耗損京儲與正德中何異乞令以未革人數應役有逃亡者乃下清軍御史勾補從之三年初壽寧縣民張廣犯斬罪以給免登克邊衛承遠軍未遣死獄中側當遣其子金鳳御史簡實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繁死已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金鳳發遣刑部覆議請 上是其言詔免解補今後除及逆緣生外凡減死充軍未遣而死者俱免勾四年六月初南京各衛軍絕例許義男贅外甥暫役以侍勾補至是南京戶部以食充移文查革南京兵部又以軍少議量留之魏國公徐鵬舉等言查革非便詔暫

役如舊詰責戶兵二部議查革者

五年兵部言有司清軍官員不務清解冊內應勾軍丁而數以絕戶及見伍里甲都佑等處部查理補伍者少帶起者多往返勞苦無裨軍政自今惟冊內逃故及外自者如例清解其餘聽本部登冊然後施行從之

十一年三月清軍御史鄭謙陳二事言便勾解以實軍伍兼刷卷以蘇民因謂克軍人犯例該極邊者如舊定發餘無論終身永遠流量本省遠近編補若有官放過逃者指揮十名以上鎮撫六名以上百戶四名以上依例參奏問罪降級舊例卷御史多者不過年餘清軍御史必限三年自後刷卷御史不必專差但遇清軍之年

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三

軍伍

十

選委御史清理事竣就將應刷文卷照刷一周先行未徵其清軍數目候還京日奏繳未完卷簿如無清軍御史交代即所在巡按帶管都察院處議從之十月禮部尚書夏言疏乞除其家府軍左衛軍補許之以見應役軍丁為疾京衛及江西俱無次丁故也十八年湖廣清軍御史鮑虞奏顯陵衛軍士亡去過半宜亟追捕以嚴厄衛至於承天乃 上湯沐邑連歲災傷多所逃竄其軍單未解者暫停清理且工作方興庶務竭集請暫停今年照刷文卷 上皆從之

十九年六月姚廣又言先該御史包節題將各衛所應勾軍丁簿錄印發各衙門收貯遇清勾將勾單及簿錄送清軍御史查數無契方用印掛號送部清勾爲慮至遠但清軍御史例不常設請所官旗防隨原契往往將見存軍卒作缺清勾及到衛恐肆索求乞勅巡按御史一體查理如無清軍御史即將單簿送巡按查覈未爲定規庶兵勾可息民生不擾下兵部覆議從之

二十九廣西巡按御史蕭世延奏本省軍伍日耗歲額多虧二者皆將來緩急之虞額杖契不自其源雖歲道清軍之使日求均賦之法徒足擾民無益於用臣竊謂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五 軍伍

土

軍多失伍由前軍遠戍非死即逃宜止於兩廣地方隨便調發不惟水土相安且令有司易爲勾理至於田糧失額嘗行撫按官清查強種占種不輪租者勢豪通欠者里胥訛寄飛洒者有司催繳不完者悉治以法仍募人開墾荒田務足原額疏下所司該司俱行之

五月給事中俞鵠言邊事孔棘軍伍空虛與其搜生人於不死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夫今之充軍不過曰邊衛曰邊遠曰極邊南北地里不過曰本省隔省再隔省以罪之輕重定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邊方者可以

隔省附近邊方擬配其極邊遠亦可依數遞配庶解者易至逆者易勾而有司亦便遵守下兵部議覆從之

三十一年兵部上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赴援舍命罷勞愧報繁費數年以來庫金七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除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應可省而戰守足恃矣從之

十二年清軍御史王紹元疏陳議處軍政以便稽勾一正條例查照先令奉理備將節年條例如寄察改調之類逐一詳議分類開款纂集成書使人有定守一明職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六 軍伍

土

守行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務將該年勘合勾牌填註有丁解者當年即繳進移進取者一年一繳無名籍及丁盡戶絕者五年一繳一慎改調斷自三十二年以後清理軍丁俱不得比例改編以致紛擾一嚴冊籍父祖從軍子孫畏難軍役即於別州縣過繼作贅或繼他人異姓戶籍督造黃冊等官俱要加意清理查明改正一禁輪戍軍丁不便更番私替違者查照律例從重問斷一抑包占軍職占役餘丁律例甚嚴但有將戶內餘丁過房與人及誘買包占者一體治罪兵部議覆允行

隆慶元年十二月初給事中嚴用和疑陝西巡撫楊繼清

補屯軍不實請下御史覆驗至是魏復奏平涼固原二衛共清出屯地三千七十八頃六十畝召補軍士共一千六十五人乞如科臣言以前後清補之數下御史并勅而靖虜慶陽河州等衛尚未清補者宜申飭有司一體行之兵部覆奏上是之仍令新任巡撫張祉率守邊兵備亟將站房諸衛如法清補毋長浮議致累成績兵部覆議督撫劉應節等所議清軍十事一議軍田凡清出軍人入給出帖備書戶丁貫址并軍繼軍裝解邊之日仍載入新定衛所十年一更給不惟便取軍裝亦可據爲他日清勾之地一議軍冊應清軍丁及補發永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軍伍

主

達軍逐一造冊開載亦如由帖之制以防逃伍及爲軍士損失告急之地每大造黃冊年類造送部一議軍裝清解之軍例有供貼有司覈其田產酌中定數嚴令巨丁以時賞送毋許缺乏其在鎮軍士貧者一體經理一議軍伍鎮軍伍每因調度紛更故頂補清亂卽有逃以無從稽查宜將解至軍上依管定衛使相保相倚以免流亡一議軍解清出軍丁不必編立伍長肅隊而行仍照舊例會委解定期限一議軍繼軍既清出仍審戶內殷實一丁聽繼如有逃公卽行勾補一議安插軍士解至必須營房安置請發給銀二萬一千兩修造一議

收補各省解至軍人轉解衛所不免留難需索之弊宜定衛分徑發管伍止令該衛所紀籍至於收補之序先選化三屯建昌石匣諸營次各路又次三屯邊化密雲各輜重營及車營有餘則委將官一人會同守備各領新軍一枝操練俟管伍既成另議發邊一議糧餉新軍至邊艱苦備至乞破格優恤月糧之外加口糧三斗期以二年爲止至邊三月以上者全支布花免其工役一議督責所在有司但聞去逃軍務一清理御史差完分別薦獎勅戒督衛官不善撫恤致軍逃亡者各定數分數以行譴罰上從其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軍伍

十四

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十八

巡軍

洪武四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

師向爾况北邊荒蕩之地水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

告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草夏

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原有常供無

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

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弘替在耶况守

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五年五月命中書省以綿裘賜遼東將校以衣鞋三萬給

戌卒

六月命中書省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綱給往甘肅

軍士

七月命工部運文綺及綿戰襖詣大同以俟給賞大將軍

徐達征北軍士

十一月 上以西安河蘭諸處極邊苦寒戌卒艱苦命中

書省以白金及綿布給之軍士十萬餘人凡給白金三

十三萬四百餘兩綿布十四萬七千七百餘疋

六年三月命德慶侯廖永忠督定邊糧儲仍以戰衣皮裘

各二萬五千給其軍

七年八月詔天下有司體訪軍士戰死及避難之民死在

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至京官為存養

一十年 上諭兵部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死之後即

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

則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於

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而有父母年

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四

上又謂中書省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

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

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固給糧以贍

之庶得有所養也

二十一年 上念軍士艱苦屬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

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

彼此之情直詔其辭為護身勅頒示將士

二十三年六月命驍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南

雄侯趙庸所集新兵七十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

二十七年七月勅太尉公馬勝覽他從役者俾無窘迫

永樂元年 上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以致逃亡者

衆勦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請將如百戶逃一人者減

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克勤旗四

十人者降克小旗五十人者降克軍其千戶逃軍十倍

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十戶者並減俸及通降一等

如百戶之例

二年 上諭兵部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病死者

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親管官隱匿不報

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意宜速下各衛令征討官應

舉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製祿十四以下并寡嫠

賜朝典集卷三十五

恤軍

三

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死以有幼男者紀錄舍糧當陞

以官者如創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

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擇便如創所任在給之

四年三月有言成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

和諸衛皆臨邊上瘡產薄未冬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

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

簡未嘗弛宜視朕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

馳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罪滿戍者不與仍令

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將支給後府者罪之

五年六月 上諭禮部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命軍士

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鬱之氣道遠未能勞之

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守備卒有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 上曰何不蚤言曰

昨告守備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

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况遠外哉謫其官戍邊

九年 上嘗諭工部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

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

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

豈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

斤出征者三倍給之

賜朝典集卷三十五

恤軍

四

十年六月命幼軍無妻室者官為婚配仍給鈔資其家

八月樂亭縣水楊直言北京人民在各衛為兵死徙者戶

無餘丁遺孤老無依乞給口餉遣還就親存活從之

十二年四月 上北征駐蹕清風室命大營五軍諸將但

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

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

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

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十二年四月 上北征駐蹕宜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

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

艱難全則慮其議衣則慮其寒惟恐有失蓋風雨寒暑饑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况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爲文具

五月車駕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惟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進

添豁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

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寒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

肅飭與寒卷下二十四 恤軍 五

管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帑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荆三軍皆如快驥波徒

施溫言人猶感厥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怠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况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煩臆忘之

洪熙元年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上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李慶言守衛事重散衛

軍阿可盡信 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

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讎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殘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矣

上爲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門之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

開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宣德元年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詳柴炭

五月湖廣府設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同備禦 上遣人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要害比他處爲甚凡備禦將士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將耳非撫綏得所人何以

固朝與寒卷下二十四 恤軍 木

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貴鄉老成宿將當以此爲念

五年正月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尤爲勞苦蓋自備軍裝爲難今後馬軍戶內再免一丁差役以助給之

八月總兵方政奏獨石赤城鵬鵠備禦官軍有患病者無醫治恭 上諭禮部曰朕恒念邊軍勞苦况有疾乎其

令太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逮半年一更

八年 上嘗諭右都御史熊渠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奏意誅求多立名目

良取月糧赴歲冬衣綿花亦有都指揮指揮數托公帑
編提取財乃以軍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
食不克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更尋覓刺削俾思
不下究情不上通欵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斃爾都
察院即得據報戒仍令撫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
犯者處死家屬戍邊

九年 上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檢御史惟兵政國家
重務祖宗以來於無恤軍士鑒防兵備皆有成法朕屢
戒中外武臣令守法嚴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
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食贖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差
因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四 七

貧賈富有微難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俸當或包納月
錢縱放買賣或以各廳上司為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
名色起祿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窮於衣
食妻子不能養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
親隨風憲官明知軍士微苦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
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違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
非為已勒各處風憲督縣挾擊至今不見養解是致奸
頑解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為甚茲特勅諭爾等
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
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

便擒拿問解仍特解送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前
生視縱惡長好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正統五年四月口外永寧開平龍門等衛所軍餘老幼各
訴糧糈總兵官譴責以聞 上欲以邊糧賑之戶部言
邊糧僅足備用且軍餘聚濟難期 上曰軍餘亦人耳
可視其困苦救予其發懷來衛長安鎮赤城堡倉豆賑
之

八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等奏大同宣府今歲豐稔請以綿
布折旗軍月糧兩月 上曰邊土稅錢豈數耕乎雖豐
給亦給以米

因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四

恤軍

八

六年八月 上諭都察院曰朝廷優養士卒常給之衣食
及時練習以備用奈何為將者暑不存恤或役以相放
或役以與販或役以沿茲第建祠廟歲月不得少息其
緣邊士卒艱苦尤甚每操備屯積雨嚴飢令捕野味治
薪炭虐害多端又有勾至補伍者所謀軍旗重索其賄
獨以致貧者復逃此豈朝廷優養之意將領為國之忠
都察院其榜諭中外如有仍前為害者法司從治無赦
七年十一月恭贊甘肅都御史程富奏舊制守城軍旅給
冬衣布花下屯者不給今陝西諸衛屯軍調甘肅備禦
者有司仍以常例不給布花乞照守城例給與 上曰

甘肅極邊地備禦又役之重者有司其卹給之毋吝
十年八月靖遠伯王驥奏延緩安撫旱災無收乞增借聖
軍士月糧本色二斗戶部以供給艱難請循舊減支
上曰兵所以衛民正宜蓄其銳氣邊地雖旱軍士月糧
不可乏也俱增給之

天監元年七月 上諭戶部曰遼東抵陝西中邊官軍勞
苦結其遺給事中并戶部官各六人分齎白金往勞
之每人賜二兩務令盡一計用白金七十萬兩有奇
二年四月命發遼東廣寧官庫銀布給開元鎮嶺汎河海
州廣寧等處上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一匹先是

田朝興奏二百五十匹

加軍

九

上令自遼東至甘肅邊民有精壯願出力報効者募爲
上兵牧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
口糧春夏務農作及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
供給之至是遼東郡司以所募者來報故有是命

五月前府都督參事顏處恭臣奉命帥軍士赴山西雁門
關勦賊軍士艱難乞加賞賜戶部議去年赴陝西軍士
皆賞銀一兩今赴山西者道近宜減半給之 上曰勝
邊之役欲其出死力以禦寇衛民若計道里遠近而損
益之非所以齊一其心志矣其給之如例

咸化十三年九月時中宮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謠回銜

勇士小厮及養馬軍乘乞悉給以肝換袴鞋事下該部
即可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未裕之
官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
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饑饉
得以赴日起行京營軍則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卽此
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給故急與布足
棉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法美意之所
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
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暨其於國體胥失之
矣子俊服其言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內殿問天下衛所

十

軍士何如對曰典民一般難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
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
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如
者所以俱窮 上真目卽下部各衛門凡有損於軍民
弊政悉陳以聞

正德元年三月賞楊威等管秋班操軍部斌等若干人各
銀一兩故事登極之賞惟降勅時見在者與焉斌等九
月番上在降勅後以方營造泰陵授春班例欲均賞戶
部覆謂均賞無例 上以供山陵有勞特命減半賞之

嘉靖七年十月

上諭輔臣曰朕恩內官監度司國官

置役工非是 祖宗朝所行况今營中禁約私與也須

除之方可免軍士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內官監計單便

工不曾聞是某營防營未敢與奏知經去朕答諭國營

官軍不可輕擾著該營再具本奏處治方待本與

卿等計處而次日司禮監官都不奏聞徑自提出今日

朕問本來不曾方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永勛

等今後但討國營官軍者他每說奏旁一旨傳諭提督

官者不許聲與假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估用工

完即回此或免軍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方

嘉靖七年十月

軍

士

可卿等便長計康來行

三十九年

上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

蘇前鎮募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既實秋防

將引為例實則不以為惡不實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

餉而實銀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實銀非細事正

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

隆慶元年詔內官監黑番等嚴看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

四人俱教歸原伍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兵部十九

兵部十九

兵部

洪武 年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

等衛軍食 上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

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民

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令軍士屯田自食

三年九月河州衛指揮章正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

而綿布及茶以易粟令綿布及茶較運將至乞給各衛

軍士令其自相貿易應省轉輸之勞從之

十五年先是 上諭傳友德等以雲南既平謂江西浙江

荆廣河南四都司兵卒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習兵

政并計歲支稅糧征伐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

友德奏自元至今屢經兵變國籍不存兵數無考但當

以今之要害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末上田多為僧

道象宜應占今率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

嚴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書定烏撒等衛及雷益

鹽江等所見儲糧數十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

不足宜以今年許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
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十八年二月行人許穆言松州土地磽确不宜屯種戍卒
三千糧餉不給雖管以鹽糧益之而糧道險遠運之甚
艱請移戍茂州俾屯種於附近之地則不勞糧運而自
可以制羌人 上曰松州街吾嘗欲罷之以其接制西
蕃要地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十一年七月 上謂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移軍土
月給俸糧皆於倉庾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
定其數撥與每歲秋成即令編戶送至其家族官無出
閭閻與樂奏百五十五人兵餉

納之勞民免耗省之患卿等即議之且令唐天府今唐
民租試對一衛果便軍民即著爲令

永樂五年勅討安南總兵張輔等曰聞爾已破賊東都得
糧甚多足充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運
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候運軍民悉
罷歸

七年十月議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糧
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入力爲
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貴官軍守護以俟
大軍之至此法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

運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又築
一城每城對貯糧以俟回軍仍置軍守之如虜覺而
遁即驅其後亦如前法築城 上然之各所築之城曰
敵胡平胡

八年 上與諸將議輓運用車有言沙磧車運行遲不若
人負之便 上曰任重致遠水莫如舟陸莫如車舟遇
淺車遇沙雖遲如舟出淺車出沙人力所不能及矣十
人運一車或缺一二人尚堪挽之以行用人負者一人
有故必分於衆以一累十百不尤難哉遂用車

九年十一月 上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
調制與樂奏百五十五人兵餉

詔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
奏會 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
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
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全 上以邊廩空
虛不憚召原吉籍其家與中皆繫獄大理寺丞鄒師顏
嘗署戶部并繫廷於是賓懼遂自縊死時呂震數奏聞
官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險邪誣罔 上命戮賓屍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
二三人者惟以欺誑乞多乞 愧選爲憂論才力或不及
若儉那末之見也 上怒由是稍釋置不問

十年正月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皆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倉從之

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和車運監運各分官領之領車者二十六人恭寧侯陳愉都督張遠吳順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事五人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制

四

運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雅侍郎楊爵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延安伯陳瑛爲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璘先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入護行凡前後運用騾三十四萬車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宣德二年三月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上謂原吉曰朕

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贖東廣西附近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七月戶部奏陝西岷州河湟臨洮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稅糧供給通歲歉民食多致通負倉無儲時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因除其犯無罪依律收贖從之五年六月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多處邊隅無警頃禾豐稅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歲穀粟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制

五

儲爲糧餉則民力可漸通儲可充上命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車陽侯陳恭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候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數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奉政陳瑛山西稅務政樊鏌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七年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九年二月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

一石令軍民人等有願運米至開平中餉鹽糧者乞
將舊例二斗五升減為一斗五升若前一人納米五百
石可當五百軍所運具省行糧二百石之半

正統四年 上問永樂宣德間宣府大同二邊軍糧供給
若何及有無運送銀絹布疋之數戶部言開初大同糧
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永樂十九年方起備軍夫於
京倉運送糧料二十萬一千一百餘石於宣府宣德六
年至十年亦於京倉通州發運糧料三十八萬石赴宣
府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赴宣府
備用並無運送銀絹布疋其後宣府陸續添設保安等
關與集寧等五小堡

衛所通者八衛共十九衛所官軍數多於前年奏令
糧戶齎價於松江等處收買布疋或招人解銀前去准
釋或出京庫領運後准作官軍月糧此皆權時制宜以
足邊防之用也

景泰元年五月戶部奏大同缺糧草寇虜出入路梗不堪
宜令守臣遣官一員將解到折銀二萬兩發給軍糧
二百人每人馬上稍帶銀百兩逐程取價官軍運過至
山西都御史朱鑑於官庫收貯依時解買糧草貯於山
西布政司及代州等處候邊境稍寧設法運赴大同缺
糧草處供給從之

成化六年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
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
阻河而守禦無虞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虞又
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
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餉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
總兵四出是食諸餉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
計糧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
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
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
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
用二百十六萬六千八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
百四十九萬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
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
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一司總督
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
秋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十二年甘肅巡撫宋有文奏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為然如
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盡究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
膏血而邊方險遠類推急致其間侵盜之徒牟多延緩
以觀脫免今宜定為通例凡盜糧五十石革千東錢帛

關朝集案卷五十五兵部

七

直銀二十五兩者仍用常典多者一如近例監追克軍四倍其數則無問文武職官吏典斗庫部運諸人雖故不宥正犯或有逃故逮其親屬如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得吉如議且令正犯逃放於同費至親家屬追之二十一年七月總督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八萬五千五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戶部會議軍民轉運庚款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宜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備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

兵餉

人

支以候來年會計工役原擬於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雜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正德三年三月戶部請發年例銀於各邊得旨各邊既設屯田又有各司府歲輸糧草天順以前初無送銀之例始於成化二年蓋因警報或以旱潦事變相仍行糧宜接濟之術耳其後遂為歲額且屢告缺乏得無盜取浪費之弊耶戶部其會官查覈事端藏處經久長策十月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前報則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逃無邊方

都御史共益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華嚴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

按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備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爲計送者弘治間戶部尚書某奏准商人引鹽番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以補商人各邊上納之數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備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

九

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防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廠商

人赴邊報中之法近年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踊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五年十一月戶部尚書楊一清奏行各處邊境巡撫將見在官銀招糧以備軍儲

九年十一月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種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裕十六年四月先是籍沒錢寧家貲以數十萬計及江彬下獄其家資雖財記未入而數亦不貲左都御史陳金言

頃諸邊告乏宜府尤甚畿輔數郡民窮盜起餉兵賑民公私無措請以二逆案所籍財貨每邊給發五十萬兩宜府倍之畿內郡邑酌宜量與餘則通行各省代庖民惟正之供上採行

將北虜窺伺邊方戒嚴宜府官軍月糧久缺戶部言往者大行皇帝北征多方區畫銀帛錢鈔收貯宜府正爲邊餉匱乏之需宜移文彼中鎮巡等官及管糧郎中支銀二十萬兩以其半給散折色紓目前之急其半收漕本色備調兵之用會虜犯大同規畫兵糧兵部侍郎馬清以爲請戶部覆如前議詔曰可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兵衛

十

初各邊錢糧費用無紀部議差科道官各一員往覈其數業已允行忽內降宜大罷遣給事中邵錫言九邊一體宜大二鎮不宜獨免查覈且二鎮錢糧視他處倍多而巡撫劉遠常果侵漁尤甚仍宜遣官爲是詔從之命給事中及宦御史俞集往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楊秉義言臣等奉勅巡邊散賞日賄宜大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匿之山西河南等處運餉不至罄金鹽引不救目前之急倉猝有變西顧之憂也今北直山西幸有年宜亟發庫銀輸之紫關雁門等關是地遠近濯浚無事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

兵支用章上命二鎮告警部議請發太倉庫銀二十萬兩移文巡撫及管糧郎中以便宜擇穀實邊從之定各邊軍馬器械每三年遣御史巡視給圖貼說以聞御史張鵬奏不才將官報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貪卒

包賠關支帑銀則任意侵漁而以空文回納召商開中則公與通同斗庫官攬則輕重其手至逃亡口糧死馬草糧皆稱見在以便侵欺乞查禁

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卽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上深然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兵衛

十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糧久缺米價騰貴寬府鎮守太監於教場操練一軍或陳求糧幾至爲受巡撫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監竭饑悍聚爲盜賊肆行劫掠北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急爲議處下戶部議於二鎮量增月糧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勸支沒官銀二十萬作運運赴該鎮臨時購買米豆與折銀相兼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於該鎮召商權買巡撫等官設法它運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量行退出編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

邊一體遵行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夏言言今宜大二鎮調弊已極有如虜騎內侵京軍駐劄新舊兩情不繼無充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昨提督侍郎戚繼光乞乞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慮遠者以爲漕糧不可輪邊京儲或慮告乏臣以近日所革冗濫介糧不下十餘萬若捐數月減省之資足濟一時急切之用斯爲不費宜在可行議下所司

二年李銳奏陳九時所謂糧料若仰給於部不可應卒將各鎮見存並與十萬勛兵秣馬以便征發又以宣大之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人具奏

十二

糧糴米兩鎮發太倉太僕銀十五萬以往

十二月上諭戶部曰近因大同來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兩給之朕思遼東諸邊虜情巨測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何時凡此邊民皆我祖宗赤子可不加恤乎其亟查議補之

八年正月兵部以陝西三邊軍餉不見奏開武職援納之例上以幣賄非善法邊事方急姑暫一行歲終即止十二年六月戶部尚書許讚言陝西八府稅糧俱供延綏寧夏甘肅三邊之用先年官廉賦裕未嘗輕移帑金邇來水旱頻仍已發內帑鹽課三百九十六萬如遇豐年

自有贏餘今陝西都御史王憲封復請內帑金於腹裏收撥計去甘肅三千里軍夏二千里延綏一千五百里轉輸甚難今發太倉銀十八萬兩令三邊秋成收買芻粟似爲長策從之既而復言都縣衛所贖銀引稅多難沒無積宜令糧餉備賑亦報可

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呂應祥言大同兩因兵變效頗屈官吏百計資緣以倉場爲奇貨商人一通關節祀盤驗爲虛文宣府一鎮總理分理同克同心縱收監收即如同氣律嚴而慢誨盜積弊已深包裝以故羣奸良法俱喪乞飭戶部詳議並莊衛當將指揮王序取銀等收整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人具奏

十三

勘問新犯曹伯鈞等早正典刑下戶部覆議從之

二十年給事中郭登等言大同用兵餉餉爲急今雖發太倉銀務足七十萬之數總督尚書樊繼祖亦請還太倉米十數萬石於本鎮俱下部議覆先借支太倉庫折糧草銀三十萬送該鎮備用俟銀解至抵還其乞還糧米遠道艱難請停止如議登等又言總督職專軍政調遣運籌復使兼理糧餉未免顧此失彼請更簡命大臣一人督餉且宜大軍士久缺月糧亟以徵調四集非大發鹽銀兩弗克有濟得旨督餉官不必遽如舊令總督兼理仍命發鹽課三十萬兩佐之

二十二年二月宜大總督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饗今
庫警存森初乞增銀接濟戶部議請發太倉銀四十萬
應用又宜大米價賤貴宜於京通二倉撥十萬石赴宣
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以濟軍士實用既而鵬言大同道
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宜府以給客兵
將宜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從之
二月保定趙撫丁汝璈言國初邊糧悉徵本色以故倉廩
盈餘邇來改折軍士多不得實惠枵腹待故所以往往
不支今後宜於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貴收
本色賤則收折色庶士卒可以終歲無餒戶部言各邊
屬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餉 十四

事體不同宜行邊臣酌處

二十三年正月宜大總督鵬請專命大臣督餉兵部議
兵食相須若分理之則督兵者務多調人馬不惜靡費
督餉者務樽節錢糧罔中機宜事權不一掣肘難行宜
將一切兵餉仍總總督官督令撫臣召買毋得推諉誤
事 上從部議

二十五年十二月宜府糧儲郎中丘承泰原任參議劉柯
郎中劉棟出納不明請下廷按御史驗問章下戶部尚
書王果奏柯嘗因鹽商上納違限告改易銀共增給銀
四千三百餘兩棟文放謹而無印領狀捏改告詞盡旨

給發將主兵錢糧補備舊欠商價處出銀七兩俱
祖宗發乾之法中森商開利之計時巡按御史黃如桂
亦追論棟等罪狀併按管郎中褚賓參議蘇志昂不能
改正宿弊皆當究治詔下廷按御史逮問已而如桂勒
報劉棟所犯係那移出納柯棟鹽改銀由楚撫批允俱
無侵欺受賄狀各結贖還職實志昂不能防奸弊亦
宜量罰 上曰邊儲積弊皆管糧官員破發漁情不畏
法丘承泰呈如桂論列甚悉今勘報那不據法部議食
加寬縱明是徇情回護柯棟實志昂降三級調邊方用
戶部尚書王果言聞計匿乏宜預為措置以清邊餉四疏
屬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餉 十五

條收復山場湖廣河運等稅 上曰漕輸歲四百萬石
故事俱給本色運乃任情折減累朝積貯支費無經不
闕時有稽覈以致府藏空乏歲出不敷爾戶部職司國
計責將誰設所條山場等稅姑行查處以濟邊用
二十六年正月戶部尚書濟濱因鎮巡官以召募新軍疏
請加餉言國初各邊錢糧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採
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糧通負屯種廢弛
而動請內帑虛腹心以奉四股非完策也乞行延設御
史先查各省起運錢糧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嚴
限催徵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各

稅課等項通融計算累多益寡或有非費闕賦方許奏
發帑銀庫邊臣奉計之煩非所慮矣

七月宣府巡撫孫錦官糧部中岳貳官松居馬營等堡官
軍告求冬禾布花及積欠月糧乞借明年例銀八萬
兩戶部覆如議 上以預發隔年銀兩不可為常命戶
部計處改正未幾大同督撫諸臣復以預借為請報如
前旨以再請准以六萬兩給之已而戶部言年例銀兩
每年於正月題請差官給發不得隔年預支詔如議
十九年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分三等
給糧隊長及投降人人二石次者人一石五十又次者
人一石議下兵部尚書王邦瑞等恐京軍援例乞罷議

十六

大節執奏言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
以薄特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
以信於天下况應食糧二石者止八十一人食一石五
斗者止一千四百餘人其餘二千四百餘人又俱食一
石且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
何至於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於官
饑寒切身則有掉臂而去者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
而妨大信乎詔從大節言

三十一年召奸一已定督餉主事二員回部時科道李鈞

監李一瀚各言部臣承遺威令不行於有司不如專責
巡撫兵備等官令其自行督理而以收掌委之易州主
事糾察委之遼陽御史事尤易集部議亦以為便從之
三月戶部以邊餉日增內帑缺乏乞行兩京及各省撫按
等官嚴督所司追徵遺課 上曰 祖宗舊制各鎮兵
馬自足防禦遼者兵不訓練不堪戰守任事之臣計欲
幸免已責一遇有警徵諸客兵應援以致糧餉日繁倘
將調發不已卽歲歲加賦何以給之爾等共會同兵部
將三十二年諸鎮調兵并新增數目議其當裁與否及
應用錢糧必如何可以節省但當從長計處以開邊邊
關剿與棄棄言主事一未報

十七

廷含怒致檄軍國大計各省所遺國課俱如議查遼
三十三年七月 上諭戶部曰宜大兩鎮錢糧缺乏必思
何以計處豈可但為虛文其令陳備會同督撫官詳覈
見在軍馬若干合用本色芻餉若干屯糧及各項銀兩
堪以支給者實有若干不足者卽為處補
三十七年三月是時 上深以邊報苦急財用缺乏為憂
以問大學士嚴嵩嵩言今督撫蘇日興竭然天下之財
大有可通變足因者若輩冗財費進通折解聞時聞卽
可得數百萬領司計者束手無策不能措畫耳請下令
羣臣俾各言生財之畧會議來行臣聞大同鎮守怯懦

而巡撫與總督不相能外間咸謂鎮巡當亟易伏請聖
斷 上乃諭戶部曰近日右衛內逆勾虜擾犯必須多
調士馬逐勦其餉缺有可設法計處者會九卿及科道
官各出所知明白條奏獨部中仍詳議具奏復諭兵部
會陳該鎮職守事宜及文武官不稱職者疏名易置之
九邊舊無客兵止有土兵歲派民運屯糧足以自給後因
民運多通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計數多
中間靡耗特甚 上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
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
後必慎度以給

廟朝典彙卷五十五

兵部

十

大同入國發銀十四萬濟之戶部奏太倉歲入三百萬以
七分濟邊每年多不過二百萬少則六七寸萬庚戌招
募賑濟至發五百五十九萬三千次年亦三百二萬且
各處奏開額銀虧三之一今大同發二十六萬而天下
民運至太倉者僅七萬取之官而搜括已盡取之民而
科派已極況益以齎賑內贖乎

七月戶部尚書方毓等言大同鎮主客兵餉邊臣屢疏請
乞未嘗不與計與屯鹽民運通融支費宜有贏然猶時
時告乏則以該鎮歲耗穀價昂貴故也請命侍郎陳鑑
以該鎮支給額詞與經收文卷參考詳確庶不負臣等

爲國營邊之心 上責曰爾等既言大同連歲災傷穀
且難收屯糧亦係被災無復之數乃扣作實在本色給
與何也其令儒與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十月 上問戶部薊鎮區兵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等以
不知對請行科道核實具報 上責曰是兵數已經查
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獨部中自有各平奏報文冊歷
歷可據何謂不知於是應春等移檄薊鎮區目手管糧官
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說名具
支諸奸弊狀詔俱下巡按御史問

將廷臣議上理財事內一款言國初歲派邊儲足供歲用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兵部

十

原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
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考嘉靖
十八年各邊歲發僅五十九萬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
蓋近來各邊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
不貲司計者將何以應之宜行各督撫說請各城從實
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原額請所新設營壘查
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 上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
督撫官正已率屬釐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并該科參治
三十八年正月整理邊儲給事中魏元吉等劾奏諸臣侵
冒不職狀得旨近年邊糧給發數多督撫官任意侵費

以致錢糧虧折原任管糧郎中高光主事劉崇文革職
行巡按御史趙芳奏請開原任薊州巡撫馬九德保定
巡撫艾希淳革職開任客雲原任管糧主事馬謙降級
調外原任管糧郎中等官董策等十四員各降俸二級
薊州兵備副使伊介夫等各奪俸三月總督王行原任
守巡王輪楊選免究

二月查糧邊儲給事中劉一麟等以山西宜大軍餉虧折
數多請治宜府管糧郎中冀鍊山西管糧員外夏維純
冀北分巡僉事王秉征失職之罪因言各邊主客兵餉
悉賴之管糧郎中故出入有藉而奸弊易察近年宜大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部

二十

以邊近廣集四時防禦徵調紛紜奏討旁午以其經費
濫浩乃以客兵錢糧屬之守巡各道其出入款散惟選
撫主之致有解銀未至該鎮而巡撫中途匿用者有素
各戶部勘合而聽出入於巡撫小票者各道以勢在相
軋莫敢誰何故近日司餉部臣不得其職而兩鎮撫臣
亦往往賊敗今請申明定規將一切客兵俱如主兵事
例歸之管糧郎中以一政體奏辦源於是戶部覆可詔
如議惟純鍊策征各奪俸二月

四月浙直總督胡宗憲奏凡起解軍門及軍門支用錢糧
一一開白巡按恐誤軍機宜加勅諭總臣督同守巡管

理衙門支用藉其出入送赴查稽登便下戶部議謂
兵馬經費糧餉總督之任而查登倉庫稽考奸弊則責
任巡按但時有緩急事有經權今復如巡按校在近邊
地方無事仍照依事理掛號呈詳如巡按出巡隔遠
軍情緊急應起解者先行起解應動支者先行動支仍
具數開呈巡按俟季終聽其委官清查核可

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薊鎮客兵糧餉
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
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
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
輒料與案卷百五十五

兵部

二十一

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
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
五路今則增為十區而副參進守增添數倍矣往時未
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遠保分番征調矣往者
在邊止於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
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三十九年延綏巡撫王翰言陝西四鎮邊餉自嘉靖十年
查覈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餉日增如延綏鎮舊
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
今止一萬三千餘匹家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

十四萬畝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因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糜爛虛支此破員積習之弊通負侵沒因緣為奸此微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為大出師則以少為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

關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制

三三

或可緩先發或應舉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軍實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肩支儲蓄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已日增法外之好從而日蠹即場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

四十年正月戶部尚書高麗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開屯運京倉米二萬石赴密雲一萬石赴昌平通倉米四萬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報可

六月給事中鄒茂吉各邊錢糧虛糜之甚奏計之多莫過

薊鎮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將寧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昌平止四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絕若此總督許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侵冒之弊誠不能無宜專飭風憲大旨起邊計議上是其言遂令論罷歸總覈

荆邊總督楊選告軍需匱急上以其事問大學士徐階階言金城湯池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稍給發已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兵二部根究清理乃久安之策也上然之欲治諸奸貪階復言奸貪侵冒其弊最大其次亦有二端曰民運拖欠不行催

關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兵制

三十三

徵給發日多給發後時權買價貴故得最少須本末兼理庶幾有益上然之因諭遣戶部侍郎一人前往薊鎮宣大清理邊餉務先治奸貪次釐弊弊於是督總督倉場侍郎林應亮往已以給事中張益言改命練達勸敏者乃以倉部御史霍冀總理宣大薊鎮糧餉

四十一年兵部尚書楊博言薊鎮宣大十室九空及今歲置計種一石可收數石比召買所省實多詔發銀三萬給之

先是上命宣大體儲霍冀刺違總督楊選查勘糧餉至是冀等上言薊州土兵年例不過七萬今已十五萬咨

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二萬
今則八萬客兵不過九萬今則二十三萬其他冗費難
不盡無而增兵之耗十居八九 皇上今本鎮專練主
兵漸減客兵誠務本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着意行之
耳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宜責成
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宜責成巡按屯田丁糧責成
屯田御史各賜新勅重其事權部議從之

事中鄂練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
耗之數以巨萬計及還乃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許
論調度失宜骨體郎中閻光潛劾出納不明之罪而

關朝與彙卷百五十八兵制

三十四

所以致弊之由有十大畧虛糜籍伍監收家丁積報不
實調遣不時主兵或代客兵出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
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臂成影射之風
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濫費不可勝數皆實章報聞

九月應天巡撫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加派兵餉
銀四十三萬有奇今地方以寧乞減三分之一少駐民
困兵部尚書楊傳言加派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
但當減分數 上詔從之

四十年正月 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
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贖還總督劉憲於贖官

軍大學士徐階言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
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
有功 上深然之

隆慶二年廣東撫按李佑王同道以該省用兵奏罷應解
戶部鹽引紙價事例鐵稅路引柴馬俸廩寺田酒稅驛
傳當戶等銀七萬三千餘兩以佐軍需戶部言廣東素
有商船之利而鹽課又過行廣西及湖廣之衝采江西
之南額裏吉且各府糧稅不下萬金而漏報者多官取
其一私得其九仰鹽課引日三四年間不赴南京戶部
關給其它可知所司不為清理而欲取常供以克其例

關朝與彙卷百五十八兵制

三十五

非計也請詔兩事例鹽引徵稅路引缺官柴馬俸廩等
銀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與浙江等處舊通餘悉解京如
收 上是部議并以鹽課權稅二事屬佑查核有勢豪
阻撓奸商作弊者具以聞

三年九月 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
之數幾何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土馬各鎮原自有
主兵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
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遂衆
合用獨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足足贍一軍之用
後屯糧不足加以民墾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

加以京運餉餉於常額而橫廢者日甚因以元年至三年太仆各省歲發兵餉及木鎮屯糧之數備造進單四年劉遠總督請給言國家衆建衛所基則中外除歸禾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入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糧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美原額起運存留發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兵餉

三十六

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二百四十餘萬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臣惟各邊之增費大都由餉銀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肅因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餉銀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岷州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察南番北虜四時戒備

一歲需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顧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於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於少者而仍計裁削以重苦之也

先是上用戶部議歲進御史姓各邊查核軍餉限以三年之後即止勿違部御史爲守禮官各邊地遠事多易一旦代更參亂莫究宜定以三年一造便從之

五年御史劉顯言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士顛連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舊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存至困弊者一遇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兵餉

三十七

於倉積之常例而支放逾期再應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尅無度三饒於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贖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糧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槍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糲糲裂指以荷鐔故因路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防之日亟爲議處戶部尚書張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豐盈實數萬額盡皆實用耶臣姑舉近年一二實言之若宜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

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卽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歲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酌議減省不特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達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兵部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

屯田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廉茂才所屯尤多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比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有所賴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 屯田

一

洪武三年九月中書省臣奏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具牛種者稅其四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爾欲取其稅乎勿徵

民

四年二月命工部遣官往廣西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
五年正月詔今後犯罪當戍兩廣者俱發臨濠屯田
六年四月太僕寺丞梁壁題帖木兒言黃河遠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

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室命重耕鎮之俾招集流徙務屬
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七年正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備武邊年土
卒漸急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蘭等曰自古賢
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
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得欲用之立能濟
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穀戰士一歲民力以
供開卒非良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
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
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等往彰德濟寧真定等處統
副制與策發百五十六屯田

二

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專之

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
百九十二所亦無實效惟我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
詳考其迹則往所有閑地卽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于
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
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
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
六分六絲六忽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
尤極備焉

二月勅太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李文忠馮勝等以所統

將士分布北平山西屯種定六安侯王志南趙侯趙鼎
留山西營陽侯楊瑒汝南侯梅思忠往北平

八年正月遣衛國公鄭愈等往陝西中山侯陽和等往彰
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諒等往北平並兵
屯田

八月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論
諸屯勸農事

十五年三月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問之諡群臣
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
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跡不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六屯田

三

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種餉歲輸海上每聞
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
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或者朕終夕
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十八年祭酒宋訥請令各邊屯田

詳邊

十九年文淵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安置屯
田令軍士閒耕以備儲蓄 上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
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趙充國始屯金
城而諸將充實漢卒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寔其

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奏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空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十一年十一月命晉定侯陳桓靖寧侯葉升往雲南總制諸軍就于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又命桓等領兵屯田于畢節等衛

二十一年九月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于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紓古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勳當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下屯田

四

時垂名後世其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繼美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二十二年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

徐禮分田給之仍令沁州召募居民時上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山東河南職土耕

種故從整等應募

二十三年正月令陝西布政司預備西涼甘肅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種

六月詔給雲南平溪清浪鎮遠偏橋興龍清平等十二衛

屯牛

二十四年四月上謂復軍都督沐春曰數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循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該察

逃逃餘悉令屯田

二十五年上諭五軍都督府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菓百根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獻之不給關五府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下屯田

五

其編行程督之

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河千戶所今年屯種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

二十七年勅天下衛所屯田將士以時耕作毋怠其事每歲秋後遣人上數京師

二十八年正月遣使勅周王樞發河南晉王樞發山西各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

上以倭基屯卒誅東勝衛百戶吳信因遣使諭邊將曰昔漢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免仰給朝廷由其勸一畝播種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艱于供給故緣

邊列衛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困擾之如東勝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使其賞賜貪淫無厭使守邊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諭爾等其修邊服官毋如吳信也

上書諭晉王 燕王以備邊十事內一欵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于五月一報禾苗長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靖難初命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往北平與新寧伯唐雲經度屯種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屯田

六

永樂元年十月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十二月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于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

二年正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始有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欲疲民以贖悔卒則民愈困兵日憤蓋畜兵以

衛民豈以兵而困民哉等其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獲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郁新又奏湖廣諸衛屯田收物不一今宜以粟穀陳黍大麥蕎麥各二石稻穀蜀秫各二石五斗稗穰三石各雜米一石小麥芝蔴豆並與米等從之著爲令

定屯田賞罰例凡管屯都指揮指揮及千百戶所管軍旗各以歲取入之數通計一歲軍士人食米十二石之外查均餘石數多寡以爲賞罰直隸在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覈實然後行之

十一月 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屯田

七

宜有等差皆命各都司摘差官軍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開居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准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十二月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困餽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募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于無事之時用之于感恩之

設未有不得其力者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項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是年介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名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其有餘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項畝任其開墾三四五年之間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清細糧子粒則司于戶部至于宣德正統每有添設屯田則使倉事之部景奉天順亦有監督兼理之令莫非致謫于是也成化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又有之弘治十三年又令管屯等官用心清查莫非率舉于此也

明制典彙卷五十六 屯田

八

然歲久弊生利偏害出管國禮部尚書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商莽派裂收貯之後侵欺移朋又有曰以管屯為職者率優游於城市何嘗有阡陌之趣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于簿書何能移倉庫之實則新弊也至今猶未息也

三年更定屯田則例令各屯置紅牌于上寫刊於上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勛于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二月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之從之

三月命戶部會議屯田歲收不能如數者照紅牌考較例減糧開書都新議舉十之四五從之

四年四月戶部引奏種糧田官軍官令種糧田者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實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罪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勸進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收之數官軍虛實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專惟坐其官六年八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案聖旨以田土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

明制典彙卷五十六 屯田

九

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

九年鎮守大同江陰懷柔諸官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置兵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舉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定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年備之多寡陽和賈什之四朔州休之三蔚州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餉曰九月有屯種軍警登關鼓鼓云馳年在京操練至秋始還而奉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告訴不聽上召衛官責問總管戶部忠亮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為令

十二年張輔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于京師操備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今舉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還歸庶不妨悞

十一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 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伐授之既遠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罪

洪熙元年六月鎮守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

開朝典卷百五十六 屯田

十

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有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例賞之

宣德二年正月 上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星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承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難辦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 皇祖臨御深用意于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為立法固善左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修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四年二月戶部尚書郭敦奏請申明洪武永樂年間屯田之例擬在京在外衛所下屯之數不問正軍老幼餘丁必依舊額補數令其屯種在外屬衛令三司委堂上官在京并直隸衛所從都察院委御史提督巡視至秋成依例比較實罰庶倉有糧儲軍無缺食從之

五月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資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五年八月遣郎中趙新劉澤榮華張瑛員外郎吳政等經

開朝典卷百五十六 屯田

十一

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輝與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畿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饉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畝墾闢田地以待開墾 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關於 上事竟不行

六年五月起按御史張勳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
多爲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
民爲便 上命兵部侍郎柴車及御史一人往視之
八年正月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
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
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
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况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
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
應用外餘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閑田地屯種倘遇豐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十六 屯田

十三

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此實國家經久之策
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四年六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
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七年七月命戶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各衛所屯儲 上
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
而諸衛多屯田應有名無實復命巡視其原庾考核其
耕獲好獎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

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自多方界口外田地極廣因先
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舊畝田地占作

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
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
趙充國諸葛亮曹子祐皆有已行之明驗今日守邊之
要其善于此若令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所庫
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
下該司議行

商輅又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不能戰艱
難則不能守衣食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乞
命戶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會同都
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與軍士令其分爲兩番六日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十六 屯田

十三

操番六日耕種收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
可省又豈有寡弱艱難之慮哉都覆請勅督撫諸臣嚴
實舉行敢有阻擾者奏聞區處

成化元年十月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嘗上言邊
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閒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
千億萬車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
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
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糧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
帑銀買牛給軍耕種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

申復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贖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貽憤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充濟 上曰法既善室永遵行

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留守前備百戶高洪等已用骨事復謀官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成卒耕守蓋寓兵于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成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于公應官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室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廟朝典彙卷百五十六 屯田

十四

二十三年真定知府余瑣言陝西山西大同宣府遼東等處邊境內地土肥饒近皆爲鎮守內外等官私役軍士盡行開耕所獲糧草甚富凡遇官民買辦加倍取息以此觀之則各邊所出者皆足各邊之用矣請勸遣科道部屬官剛正有爲深達大體者數員往會巡撫選撥鎮守內外等官勸視凡堪種熟地係軍民并千百戶以下者聽知舊管業其在指揮以上者請定則例量撥多寡以資其用餘皆計常操官軍若干隊分撥每人宅地二畝田地二十畝每隊分爲兩班耕守以備征操亦但徵取十一則民可免轉輸之勞軍可無饑寒之苦矣

弘治三年山西沁路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糧 上以其民饑困方饗舍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正德三年御史周鼎查覈遼東屯糧言遼左二十五衛原額屯田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糧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則止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頃該糧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給操練舍餘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頃該糧三萬七千二百二十四石又地畝田園之類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頃該糧五萬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創法徵之以補屯糧者今查新增田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頃該糧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石

廟朝典彙卷百五十六 屯田

十五

石通共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較之永樂開田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頃而糧反少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樂年徵之屯軍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細相折該去糧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實少糧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軍承種逃故屯田從輕徵收之故耳又永樂年間常操軍士一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二千有餘給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足用今軍止八萬有奇皆仰給于倉邊外之田無復徵耕軍餉告匱實由於此

四年劉瑾議修舉屯田分遣御史等官糾汝陽楊武陽東

額願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退完
積遺者爲能否則舉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
米陪解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各邊糧
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則東在寧夏與都御
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裝人心憤怨

嘉靖元年部請鎮守總兵占種地方盡退編入屯田地各
邊一體遵行科臣底羅請嚴皇莊及言奏正德中投獻
者還民其保皇庄及動戚者解部令屯田官主之

三年五月保定巡撫劉麟言天津三衛所增地畝多溝
碗彌不足以辦子粒請皆罷免戶部言屯田舊額僅千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 屯田

十六

餘頃弘治中雖增五倍而所減子粒視舊亦三之二勢
不得盡蠲請下撫按及兵備副使驗實奏處從之

七年二月戶部條上大學士楊一清所題屯政事宜一廣
屯種言國初本鎮屯糧供本處軍馬後屯政積弛屯種

不廣召買無法故邊方日困宜行各邊守臣及甘肅屯
政都御史使將荒蕪田土多方開墾一補屯丁今軍伍

消乏屯丁甚寡宜下清軍官將逃故軍士清解其有戶
丁願隨伍者聽仍召募附近人民及隨伍貧難餘丁分

發屯田令其耕種納糧不實則差空閒田地聽儘力開
墾俟三年後方徵屯糧一給軍糧勸支官銀一萬兩委

官收買牛隻種糧置造鍊審勸貧丁無力者人給半粒
各一頭零錢各一張種五石所得子粒先扣屯糧次扣

種糧餘聽自給一清理沒行管屯官按籍稽查有占種
者責限投首免其同罪將罪田盡數給主減種如仍欺

隱事發依律問遣仍追積侵欺枉利一防寇掠凡遇耕
守府摘撥官軍架梁防守平行之處商深壕塹山徑墜

口設置排棚嚴明烽火小警則拒大警則避如將官閉
門坐視被賊蹂躪以失機論一慎委任擇管屯軍官廉

勤者推誠任之庸劣貪婪者亟行黜革仍將給牛隻印
烙實令屯戶受養毋致損傷一明負罰偷減管屯官三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 屯田

十七

年以上屯糧無欠月樂業者量實五年前如以勤能施
舉屯戶有能盡力開墾完納屯糧及鄰伍相保者亦皆

犒勞其怠者有罰議上詔令屯政都御史劉天和及甘
肅巡撫官驗實舉行仍通行各邊一體修舉

八年 國初南北直隸及各省屯田子粒皆御史查數正
統間改在京各衙門及北直隸屯田專設倉庫管理刑

街山東至是戶部尚書梁材言京師畿輔屯政日弛益
由倉庫權力不重皇親勳戚悉藉城社沮撓百出勢難

管理自今請裁倉庫專仍專差御史如南直隸例詔從之
四命御史差三年一場

十年五月陝西巡按御史陳世輔言尼食強兵莫善屯田
涼陞堡塞峰燧又屯田要務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
官同守巡官通歷邊地逐一閱視城壘墩堡宜修設者
置圖冊立功程扣日月以時興舉堡塞修始議耕種量
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長屯副小者五
十人立屯長令督責耕種缺種者官給秋還替納種者
收稅不納種者三年後起科近墩該小墩場畷則屯丁
習射其間仍募墩堡巡徼舉火收斂人畜將今日京
運益甲酌量分給奏討帑銀數萬解軍門委官買馬分
各堡輪養專備追賊將前項工程約三年爲率不及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屯田 十八

分者調不及二分者任俸全無修舉者別議畧心報完
者一體備賞詔准行
十一年戶部言屯政疆界具有冊籍邇來清混田歸臺室
賦累貧軍室及今比照贖冊事體凡屯田歲入登籍入
給一券十年一查

十二年七月兵部尚書王憲奏甘肅一鎮孤懸河外歲發
內帑難以支持興復屯政誠爲急務 上從之命奉幹
濟都御史一人副使二人專理屯政
十三年巡按王朝用言屯田舊例私相買賣軍民皆於極
邊充軍價業入官近清軍砲象齊止今自正德京王價

不入官人不治罪法輕易犯請如舊
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給事中王輝言勝原驛邊諸空
乏欲爲遠久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言邊地有能佃種
者悉與爲業永不超科貧者甘給牛種仍令遊獵巡察
以防侵掠 上從之令督撫巡按勘諭地方凡堪種地
土許開墾成業永不超科
戶部覆寧夏巡撫范總言國家設立邊鎮將領各有常祿
初無給田養廉之制邊鎮軍餉屯田各有課額亦無應
餘可以給將領者自武定侯郭勛奏以田園地土令各
將領給種委任奸軍以爲莊頭索取種子牛具派撥耘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六屯田 十九

勸人工爲害不可勝言今本鎮莊田五頃有奇糧與副
泰遊官者宜復興軍民耕種 上以地土既屬軍餘冊
墾依擬給還如邊將能邊勝不敢近邊任牧于邊外自
邊開地者任其開種不在此例其通行各鎮知之
二十四年御史胡世輔請管屯官不得更調官事收糧之
日貯棟驗放一動成莊田子粒每畝三分令各州縣官
代爲徵收一申明收糧道限住俸降級之例從實舉行
一屯田地廣事煩宜行各道分理不宜獨委御史一核
委官勤惰賞罰一三營庄田係沙水衝沒者勘實除稅
其間荒者量減本年稅糧一興州衛屯糧原坐豐盈倉

近因房殿改派三屯營太平縣空復舊一屯丁滿糧空招復一屯丁宜免糧差

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言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以內省京運外嚴防奉副使張鎬爲提調通判張應麟爲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亦下戶部尚書王果覆言守謙所疏綜理周密若各鎮營田似此舉行則兵食可足而帑積多省上命行之二十七年戶部覆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議以兩鎮養廉田仍舊給還將官仍視諸將中有廉慎得士心者卽奪衆

順朝興業卷百五十六

屯田

昇之田予之使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上謂田既給軍今奪還不便已之

二月大同巡撫蔣榮言屯田實塞古人守邊之良法然地力不盡則粟不積牛種不具則田不墾今近邊弘賜等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之地數十萬頃召軍佃作復其租徭每至秋冬鑄附雲集誠禦虜一助第貧軍往往以家無農具坐視汗萊使地有遺利可爲太息臣聞該鎮故有牛具銀收給都司馬今馬充切請表一歲者市牛給軍庶兵農不分而墾田有效從之四月巡按直隸御史吳相言邊兵戍守之勞鋒鏑之憂自

倍于民民有恆產而兵自月糧外無拂盾之餉不才將領又將股削後朝夕自放不暇何暇禦虜臣以爲各邊民田自原額糧畝之外餘者尚多宜下所司擇官勸實給軍佃種完其族徵其餘無田者許軍民以附邊屯參伍爲業詔可

三十五年戶部言經畧河西先興復屯田屯政不舉催徵擾之也種未入土名已在冊人已在逃矣請令諸邊召民墾辟永不起科其舊有稅而今荒者並許蠲免

四十四年三月遼東巡撫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二議牛具三議種子四議車輛五議供費六議

順朝興業卷百五十六

屯田

草稽七議倉廩八議責成戶部覆謂從之

十月勅諭總督劉燕等言古北壇灣后塘三路今歲開荒地六十三頃收子粒六百七十餘石宜通行各邊將領嚴督軍士一體舉行因叙總兵郭琬等功卹賚賚等銀兩有差

四十五年四月更定各處衛所遺欠屯糧降罰則例凡未完三分以上管屯官降俸三級管印官一級五分以上管屯官降一級管印官降俸二級七分以上管屯官降一級發邊方立功三年回衛差操管印官亦降若爲例隆慶二年總理屯屯部御史龐尚鵠條上甘肅屯田事宜

其一清撥補言屯丁有力者多趨笑出自便而棄曠
者以苦貧弱宜照近題就紙事例分別荒熟酌量丁力
因人授地因地徵糧庶無偏累一給牛種言河西一鎮
惟肅州衛有牛種之資故所墾田獨多宜做其法勸支
民運折銀以兼貧民責以三年還官而徵收其息以後
顯得牛種者即以所收悉給之一廣屯種言邊徵開田
宜責令將官督軍開種因租爲餉其餘人戶願受田者
召爲土軍免其賦役止令防守一興水利言屯田可通
水泉者宜委官修治溝渠以時蓄洩因循沮廢者重罪
之一豁虛糧言往清理屯糧多增虛數而莊浪西寧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屯田

二十二

間尤甚宜悉查錄以固人心一糧本折言西寧殺賊軍
士利于得銀莊浪殺費軍士利于得穀宜將莊浪年例
銀解西寧而以西寧糧運莊浪此有無相資兩利之便
計也其輸挽之費令彼此會通毋互生嫌異一緩徵科
言撫邊荒田力能遠耕者聽爲世業毋得科糧部覆糧
本折一事宜下撫按議狀餘如尚勦言詔允行之
尚勦又條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言屯田之廢田土地
饒薄人力不齊招集無方科求太急也宜將力不足者
官給牛種未成業者寬其租賦而又信招徠之令緩役
使之勞立省延之規定上田之等則流移日復而荒甚

漸聞矣一清理侵占言屯地膏腴者盡爲官家所據宜
嚴清查重告奸之貧免自首之罪而占候不吐者處以
重刑一查復原額言今屯田冊籍名存實亡蓋由年深
戶絕地主屢更承佃既久遂爲世業宜查照原冊沿丘
履畝窮究至落審問地隣參考契券移足原額一追徵
子粒言屯田積欠雖常屯田官有侵欺不納之弊亦由
以本衛之官徵本衛之糧法難行而人心易玩也宜令
各衛所屯糧俱赴州縣完納折色嚴限解府折色收貯
官倉聽府委官給放庶常屯官不得科求而官軍不得
私兌卽遇查盤通負侵欺者舉無所逃罪矣詔如議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屯田

二十三

給事中張齊言宣府牧馬草場屯田圍種等地往以動臣
內官爲鎮守總兵佃種十頃收租以充公用後雖奉旨
革回而占耕如故吏莫敢問遂以開愚民投獻之端爲
奸人遁逃之藪請一切清理還官上令巡按御史查
追具奏如有聚勢私占者卽以名聞不得故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馬政

洪武八年二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養飼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縱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家麻街甚有馬匹所成羣遠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魏得馬三千及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因試將士論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矢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改折之慮取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取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驟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乎朕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迅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陣陣必至敗事無以

成功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者罪之十八年十一月勅諭岷州河州鞏昌西寧臨洮諸衛武將但留已所乘馬餘悉送官領價每馬一匹白銀二錠若非有餘及有餘而駕弱者皆勿送

二十年十二月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上曰馬戶易且之給其費不輕如常命戶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卽還之

二十三年湘江北增養馬人戶初江南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南鳳陽廬州等府除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二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增至五戶養一馬仍令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花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池放牧江北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百匹官止放牧一駒餘聽民自蓄其乘雄賁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例二十五年三月罷民間歲輸馬草凡軍官之馬令自芻牧各衛軍士馬匹則令管馬指揮千百戶各擇水草豐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孥屯營牧養

永樂元年諭兵部備洪武馬政故事嚴督所司用心孳牧七月諭兵部曰比聞民間馬價略貴蓋民不得私畜也議

文是時間里有馬千百爲羣民亦因之有其榜識天下聽軍民皆奇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四年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六年十月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豫備之藥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散民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廟朝典彙卷五十七 馬政

三

九年正月申軍都督同知蔡福坐私賣官馬誦成邊自效七月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近聞置棚造坊禁維之如此牧養拂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朕常以此訓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部申飭戒之十年二月山東左布政周璵言大同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三千里民困乏而大同所屬天棧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儲往給大同以太原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千旁近驛合從之七月諭兵部選健官閭居老成謹厚者教民畜馬居永平

蘭州通州者親詣本處放民居與定定州者赴順天等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

八月勅北京提督養馬官從公考驗軍士有用心養馬孳生及破百人賞鈔五錠不可冒濫其提督官若仍循舊獎不懷改者罪不赦

十三年十二月諭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竊等議以丁計爲均諸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移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十四年九月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牧養之人諸介民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馬政

四

五丁養德馬一每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錫租銀之半而蘭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堡軍士亦宜入養種馬一匹歲子粒亦免其半 上曰既責軍士孳牧則不可使微子粒其悉蠲之餘使所言

十五年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兵部尚書李嵩曰今太僕馬增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不給甚可憐憫其以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俾牧養兼習以待用亦軍民兩便也

洪熙元年正月諭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費思之

當與民同其利民有仰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

馬千百爲羣庶民生業靡廢物成殖馬自蕃息先帝

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意於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

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

寬假之久雖養可足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

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本殿言民間畜馬頗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

官每員給一馬俾詣之正官給牒依式以下給牒太僕

苑馬寺議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寒義厚原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馬政 五

古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參如慶議命下士奇獨不可廢

忿甚士奇遂密奏謂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

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

矣時襄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常慶固無識兩人亦

言其便何也兩人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

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而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明日而請內批不報明日又入對

請罷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今日必批出又明日復

奏 上曰吾即批出不與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

奇諭曰內批實真忌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宮長

等意渠輩交口訟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因不欲

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

陳智言按察使受太僕寺提督是風憲受制於人 上

口憐就以此章勅止撤馬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

欠亦不責贖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上

復顧士奇曰卿今令有未便惟密與朕言此輩多不識

大體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耳

宣德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馬政 六

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於大名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選

同太僕寺審覈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分給從之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闕學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

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

學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

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其可憫也爾等但

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正統十年戶部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承宋文敏等

奉命驛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

侵占既役軍士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

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哭如此論
法當罪令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項內使
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
仍給榜禁約毋違違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冀陽南
非者必殺不宥

四年十二月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
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量分伏

按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始以
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
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道京府縣謂之寄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七

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
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
家雖云量免差糧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敝此
其大端也

大順二年正月三營三大將石亨曹欽等言太僕寺忽徵
諸衛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言太僕職專馬政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
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就在其責兵部俱以爲言詔
復其事歸太僕

五年寧夏巡撫陳昱奏官軍缺馬征操前榜諭天下僧道

未度者許入一馬助邊給與度牒下兵部議以僧道
一年一度已有成命習不違事體爰嚴弊端難允所請
上從之率勅責聖

成化三年九月給事中侯祥等奏各府縣管馬官既多非
其人其太僕寺官有經年不至所隸者馬日盜廢弛
上曰馬政務在得人今太僕寺丞員缺吏部宜慎選有
司廉能者授之

五年十二月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
以責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
恤今河南山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馬政

八

六年三月兵部言近給事中建言欲暫停止河南山東北
直隸虧欠馬匹以待豐年 上曰京營各邊缺馬數多
若必待豐年追捕寧不誤事爾兵部其行南北直隸并
河南山東巡撫等官及南北二太僕寺分管寺丞將該
依馬匹仍起依備用其孳牧寄養該追捕者俱暫停止
俟秋成追買還官

十五年六月給事中劉昂等言京營牧放馬多倒失者宜
治監牧官罪 上曰牧馬官軍多弊爲端法當究治姑
宥之自後給事中等官不必遣只令各營總兵等官點
視不許徇私作弊有虧馬政

一十二年正月兵部議准楊應麟到璋所奏淮揚蘇杭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贖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時宜府龍門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餘有司獲縱火者以同命即斬以徇結其家資以抵草數不足則令巡牧看守官補之

弘治二年八月太僕卿王孫言馬政十事一國初設行太僕寺及苑馬寺於邊方當時每寺馬不下二三萬未嘗師給京師自正統後馬政日弛邊方用馬不仰給於京師必買括於民間今太僕所儲馬有限邊方仰給無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九

竊宜行陝西遼東山西各巡撫嚴督苑馬寺行太僕寺加意牧養以復舊制仍設法收買種馬以圖蕃息一金吾等七十四衛所舊制牧馬皆有草場地上當時各衛馬以萬計凡有征操多取給焉近年所存十無二三宜行分營寺丞等官隨衛所大小給與數羣兼同舊馬如法牧養若衛所不聽約束恭奉住條年終照例決罰庶官軍知警而舊政可復一順天所屬二十七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其人戶丁多者或得空閑力乏者強令牧養所以墮壯馬匹漸致瘦損物故宜令分營寺丞等官密定上下下戶上戶或養馬三四匹中戶次之下戶或二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七

馬政

十

戶共養一匹貧難者優免給依之際仍視縣之大小品差廉人心悅服而每年一審法令可久一各處草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生分營寺丞罷職或耳聞宜稍加優借各州縣掌印并管馬官食糧府事各許年終奏請住俸仍具賢否揭帖報吏部他日據以黜陟其寺丞中間才行超卓者但過二考一體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勸一順天所屬皆有備用草牧之馬請選置其良者以備正操汰其老病漂沙者別用仍三年一選庶馬得實用民免賠償之苦一國初令馬甲養馬餘戶助以芻豆後各家輪養致用心不專馬多物故宜命所司擇殷實之家為馬甲餘戶以芻豆助之如馬瘦損專責之馬甲其倒死者馬甲償其七餘戶償其三庶責任專而人知懼一各府州縣凡使客經過輒令民以官馬迎送馬斃則責民賠償深為可憫宜行所司嚴加禁約有借用者提問奉奏庶上下知所愛惜而馬無虧耗一法司臧尉官馬其良馬多為權豪賊價買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累追陪請今使止許賣其老弱瘦損者償送內府供用庶不累及貧民一南北直隸陝西遼東等處俱有牧馬草場歲月漸遠多為豪右侵占請南京各委科道官陝西等處各行巡視

御史閻寶原額四至糾封撤植榆柳立界以專牧放如侵佔之家已成永陸田地幸蒙更改者令照創起租遇有倒死量支津貼一季牧馬匹貴乎適均各府所屬州縣有馬多而人戶少者勞逸不均宜行分管等語候來年同各屬正官并管馬官酌量以馬多地方派與馬少地方酌養下兵部覆奏從之

八年六月兵部奏定馬政從之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三府陳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驛馬一匹其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馬政

十

丁額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驛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驛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額養兒馬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五匹驛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戶放牧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額養各處解儀備用馬匹至今行之

弘治十五年十月以楊一清為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

馬一清承命備訪朔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甚所知復請擇材任使陞別淑區牧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又處置收茶馬鹽馬賁濟邊用

十月給事中徐蕃跪奏畜牧以成遠事一日併茶馬以期實用言將巡茶御史督取回責成都御史楊一清整理待成効之日差御史巡察三年一換一清草場以便畜牧言追復曠野侵地撫按無得干撓一清軍士以足牧丁言勅本官將原額遞遞者清勾戶絕者食補一崇分別以勸賢能言將見任老儒者上聞黜退政蹟著稱者量加旌揚一分委任以共事功言勅本官選兩司官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七

馬政

十

二才幹以佐經理下兵部議之十六年十一月楊一清清出荒估牧地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意臣一員於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填簡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七年二月一清奏陝西純監多缺城守官無寓所卒無營聚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損今相度各監荒地勢其長樂廣寧等十四營舊無城堡宜創築開城黑水十八營城堡湮廢宜增修仍各於其內置廐以養馬連屋以

聚卒達衛以寓官兵部覆奏 上從之即令一清及騰提督整理務期完固

五月一清請支太僕寺馬價銀收買禮馬發各苑孳牧下部議之一清言開城安定廣寧萬安堪爲中苑黑水清平止可爲下苑除每歲給軍騎棧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三邊之用但欠種馬七千匹計支銀四萬二千兩

十八年二月太僕卿儲璫疏馬政便民四事一官軍分爲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一孳生馬冊各衙門止須二本一減省寺丞專委少卿一差少卿查考草場開朝典彙卷百五十七 馬政 主

正德元年三月儲璫奏本寺馬匹今備京營之用不爲各邊之費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蓄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一過警急奏請紛然查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求不其愛惜馬匹及至創死不行賠償甚或侵欺買馬銀兩如都督汪鑑追貶罷官其弊難以盡言今後邊方缺馬止給本色仍請差兵部郎中同本寺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原銀買馬實數以杜侵欺下部知之

月古兵部尚書林瀚給事中牧相交論南京御用監牧

奏馬騶九千匹役軍四千名費舞粟鉅萬下兵部議之

二年二月御史王齊跪請養正種馬下兵部議准行之齊具論各處將種馬補足孳數每歲取備用一羣之內各照人丁地畝議和開約本色或折色大馬一匹共取二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南太僕寺所屬取三分若留內有好駒堪以備用聽從本壘人戶幫價起俵折色銀三十兩其本色折色分數本部仍隨時斟酌奏請設遇緊急並爲增添不拘此例至今守之不失

嘉靖元年五月戶部言京營官軍創損騎操馬數多請查扣草料申嚴收養不如法之罪 上曰營操馬匹追賠

開朝典彙卷百五十七 馬政

馬政

主

買補上科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領馬官軍不行愛惜牧養違法半年之間死者三千三百餘匹玩法甚矣該管官員送問降級往休各如議行該部并各管提督官今後務申嚴禁令副防嚴約考較懲戒巡視科道太僕寺五城兵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錦衣衛將軍校尉又鷹獵等衛勇士馬匹亦係民爲買補官爲給養宜一體崇諭勿或因循怠視

六年四月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所屬論地滋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所屬爲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剽夫雄放不馴頑有司怠玩漫不檢閱地歸

蒙古而養馬畢於細民或丁多遞移而種馬至於漸耗
馬政之廢實由於世宜令順天府屬數地應天府屬數
種有地匹馬存者卽以其馬資佃主其種馬昔有今匹
者俟秋成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行
二十一年卽馬監太監奏願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
中李給以違例自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設以別
恩之出納在有司馬匹之飼養在閑僕是以搜苑有司
咸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爲從設請仍令科道稽查該監
馬政如例從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馬政

十五

十五年八月順天巡撫郭宗舉以各處水災請將各民
所養馬盡數盡賣并以給軍兵部覆請給軍六百匹
上曰諸州縣寄養馬尚多今取六百匹給軍寡且不均
無補民困已之

三十三年三月祭太僕寺馬價并缺官樂新銀三萬五十
兩於河南一萬五千兩於山東買馬備各鎮用

七月御史徐坤臨陳馬政言寄養馬匹本以專備京操故
歲收二萬而用有餘乃今各邊奏討頻仍外圍空虛尋
悉內廐然則苑馬太僕寺設於外者豈皆虛設乎請自
京師之外至宣大極邊遇有奏討宜量給之餘則勿許
各邊苑寺廢弛者亟行撫臣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學生

之原次查草場以清畜牧之地又專任守巡一人時加
稽察則廐牧見於塞上而內圍不至空虛詔如議行於
是陝西苑馬少卿盧壁條上馬政事宜言宜督諸負明
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圃廣草畜以爲
久計上皆嘉納之

四十二年二月先是昌平自羅庚戌虜變停派諸寄養馬
匹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順天巡撫徐
紳以昌平密邇京師廢寢地衝民困宜永停不派部議
再停七年許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馬政

十六

隆慶二年五月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草生備
用今備用馬既以別買則種可遂育且種馬有編審之
害有雜殺之害有貽視之害有誤備之害有交兌之害
有輪養之害有賂償之害重之以官吏之需索里甲之
影射民日益勞浴襲至今滋弊尤甚乞命兵部驗記每
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數買
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令每馬折銀三十
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估買一馬折價可買戰
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且令各府州縣取前所
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
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百二十萬其草料令各府

州縣折馬折銀二兩計又料銀二十四萬夫戰馬之數解依之丁不變舊制而邊餉發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號下兵部議於是御史謝廷傑言革生種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弊無可調發將誰歸金議非是兵部主廷傑議亦言金議不可行上獨可金奏謂餉用馬久已買依種馬法存虛名百姓乃受實害如革其半以避民困合行事宜兵部覆議以聞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半其半尚有猶存民牧而養馬者廢多折徵者費少恐有不均之歎宜下南北直隸山東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

馬政

十七

河南兩京太僕寺令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變賣之馬戶爲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攤派庶愚澤均而法可經久上從之

巡按直隸御史張慎言大名真定二府計畝出糧以養馬而今復有馬地餘銀之徵益起於正德間爲流賊之亂額外權立此名徵銀市馬其後遂因而不準非經制也請悉蠲之 上命自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悉從蠲免而下撫按官會勘餘地有無以聞

年九月給事中宋良佐言常較之下耗財甚聚一謂牧

軍勇士太監二謂商人估價過當三謂草料侵冒太甚四謂牧馬地租多通御馬太監高相以良佐言非舊制請仍舊爲便戶部以良佐言可行 上命悉如舊兵部覆御史顧廷對條上馬政便宜一保定等府各被災傷其起俟馬宜以差減折色如完唐曲陽靈壽行唐所費鄭縣輝十州縣減十之四滄縣山安慶都郡臺內丘河沙邯鄲肅肅臺彰化海豐新城濟寧汶上十五州縣減十之三清苑安肅蠡博野定平山間滑內黃滑武安定十一州縣減十之二每馬折價八兩解部以蘇民困一有司貪縱馬政廢弛宜嚴其獲損分數以輕重議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

馬政

十八

罪朝觀之日開課吏部以待斥陟一兵備邊所轄所有種馬州縣宜於勅中增人帶管馬政一事每歲令查點二次務舉實政毋滋煩擾一草牧種馬以公差借用多至現死宜嚴行禁約一種馬人戶宜如寄養事例五年一編務擇丁田相應之家編充馬頭責令專養其停止充貼戶不得輪養以致推誤倒損 上皆允之

陝西巡按蕭崇言苑馬牧地墾隱滋多寺監各官賣專職守宜飭其同心奉公不得遠怨引嫌仍許按臣一體奏劾至於加賦之議雖有成命亦宜大寬文法求所以便民民可爲經久者行之勿泥恒格兵部請從其議報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臣徐學聚

摺

兵部二十二

互市

洪武八年五月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已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值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咸悅山後歸德等州西方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十年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市馬逾年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浩通馬四十四

十九年遣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入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告其王知之以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駕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束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通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值既而遼羅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

十三年正月詔市馬漠北

二十五年遣尚書太監而碩司視太監慶童齎勅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等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勅諭之諸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族大悅而著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

衛騎士

尚書樞密王瑄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督廣寧中護等衛牧養

三十一年正月曹國公李景隆資符往西番以茶易馬還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四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二

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建文三年六月遣太僕寺少卿祝孟獻往朝鮮市馬

永樂二年三月河南衛指揮康壽奏必理罕東等衛納馬

皆運茶與之今安定衛遠遼請給布絹爲便 上以安

定衛初來朝從之後仍以茶馬直上馬給絹二疋布二

疋中馬絹一疋布二疋下馬絹一疋布一疋

三年三月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

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

就廣寧圍原擇水草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值即還歸

十二月 上諭兵部楊綸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

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膠欺之令巡按御史
朱察以聞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
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
有司違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
民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年置開原馬市

洪熙元年二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兀良哈三衛
鞍韃欲來賣馬諭之曰虜謫許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
可固拒如實賣馬宜依永樂中例於馬市內交易勿容

國朝集案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王

入城價值須兩平勿虧交易畢即遣去勿令遲留宜嚴
督各衛所十分用心開防提備不可怠忽

宣德四年九月鎮守甘肅太監王安奏請買彩色三梭布
土氈疋市馬戶部請市蘇松二府 上命止於京庫減
半支去

成化七年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
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
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付西寧等茶馬司
收貯移文起茶官同守備分巡市易番馬俟給甘涼固
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

總兵巡撫等官設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詔可
十七年先是陳敏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

桑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
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王越為兵部尚書懼罪及
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茲以
結衆煩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為市令參
將一員布政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
安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戶兵二部覆議御史王鄒所奏禁商
茶以通番馬事謂洪武永樂間茶馬之法三年一次官

國朝集案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四

運保寧府等處茶於西寧等茶馬司易馬後此例不行
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茶充用嚴遣行人等
官巡視成化始專差御史當時易馬歲以萬計加之寺
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蓋緣私茶之禁
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故之請自今停開中之
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私茶與番馬及
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宜擇人整理庶
幾馬衛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係邊重事所差
御史務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數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
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即議處來奏

正德八年八月兵部覆給事中傅鑑疏言廣寧開原舊設馬市所以犒勞諸夷互市之日宜嚴爲之禁其各城索賈夷人俱指百里之外使之駐牧或近塞垣者卽驅逐之則在我無取蒙之端在彼知潛入之戒矣詔是之且令馬市驗放夷人入市務依期出境禁其夾希弓箭之類非互市日不許輒近塞垣官馬市官并備禦軍士有誘取夷貨縱令入境及私交通漏泄者罪不赦

嘉靖三十年三月詔開馬市時虜酋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未許入春請求益數歲寧候仇鸞雖聲言北伐貨內畏虜上言請許入貢欲於宜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市

五

償幣若干乃密遣屬養貯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我貨幣投驛書於宣大總督蘇祐言求通市祇以驛書上聞上命群臣集議贊力主之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遠東待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爲質縛反示信似宜暫行兵部尚書趙璉議與鞏同上意未決問大學士嚴嵩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大罕溪堅無厭將來難以阻限惟一年二次爲宜上然之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兼都御史前往大同延置邊溝總理互市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請罷馬市因陳其不可有十其謬有五言互市和議之美名也虜肆憑陵辱我如是而反與之和上何以解列聖耻下何以雪百姓怨忘天下之大誓一不可屢下北伐之命人思自奮而一旦講和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堂堂天朝下與犬羊爲市而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三不可柔條憤懣思與逆賊夾一戎戰而和市則灰豪倖效周之志四不可虜變之後天下頗講習武事而和市則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宜大吏民勾引牽連凡有私通皆以互市爲解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歲荒民困人心思亂今知兵威不足制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市

六

虜將羣爲盜賊而無忌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張武經年竟成空言長胡虜輕我之心八不可我截金帛彼或違約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憑弄乎我墜胡虜狡猾之計九不可歲費數十萬得馬數萬匹互市不已我財日匱忘國家根本之慮十不可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不知武備果修何藉於和虜欲無厭稍不如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爲失信市馬小利曾足羈縻之乎其謬一或謂方今缺馬正欲市馬不知互市可無事又安用馬况虜又未必以良馬與我乎其謬二或謂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以

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獨得以少償其價則徒手取重利矣其謬三或謂虜既利我當不失信不知市馬之利不可供其衆得利者事失者必怒吾恐虜不遇二三牟耳何以善後其謬四或謂征討禍修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壞天下之大計者禍甚於戰其謬五 上月互市邊臣奏請延議已久經盛不單言今邊使已行而阻撓邊機搖惑人心何以集事令錦衣杖而訊之黜爲伏道典史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聖諭以楊繼盛言不可開馬市者臣等即會朱希忠徐階并兵部趙錦章約張時徹等至直

國朝興業卷百五十八

七

共議皆言馬市不可中止合候史還到彼問蘇聯等酌量待報另議 上意猶豫久之復諭輔臣止許廣市一次滿等因言兵部原議馬市歲開四次奉旨止許二次已經各行總督等官傳示虜酋約束部務待命今復裁止恐無以示信外夷且虜遣人鬻貨情詞誠懇伏望仍前旨容開二次報可

五月史道奏大同馬市畢并遣虜謝恩馬九匹書奏一通且言俺答赴市恭恭肅肅皆懷罪惡其請再市及臣府聞市日期望至賜裁定疏下兵部仇鸞言夷俗以九數爲毛致今俺答進馬充賦格卑賚且以邊功不可因開

馬市遂忘戒心爲言乞勅各邊鎮加意嚴防疏下禮部兵部會覆如舊議第開市獻馬賞賜原無事例查文選都督先年嘗因求討賜以大紅獅衣金帶金項大帽全左依前例俺答賜紅膝襪衣一襲金項大帽一金帶一脫脫紅紵絲一表裏夷使四人各青紵絲一表裏總牌勒一道神史道追官頒賜其宜府延寧原題與大同一體開市第恐各鎮未諳虜情宜令史道次第編誦三鎮會同各鎮撫官逐一經理事畢同京其戰守事宜如常議申飭 上命仍加賜俺答衫褲四表裏餘如擬七月延綏鎮延官張過等言本鎮自國初來未經開市法

國朝興業卷百五十八

八

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百里鎮無邊牆北近虜巢於此立市恐召虜侮劍延寧兩鎮所與市者惟套虜一部花馬池界在二鎮中有邊牆三百餘里可以爲據宜合延寧二鎮同立市此地限以一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庶事體歸一氣果可觀仍此照大同事例給發銀兩充用勅遣大臣一人前來經理詔發銀四萬兩大臣不必遣惟令總督尙書王以辦會同鎮巡官酌議如大同行

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於時諸酋意欲易馬中國亦但具段布應之及七月初脫脫送妖

逆餉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股資者惟有牛羊騎易
蔽朝議難之史道疏言虜性貪而勢強抑又甚貧凡
所資於我者衆非抄掠則無從得故歲被侵暴茲虜求
互市與中國以有無相易使虜大小貧富皆需我之有
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利焉今之政成事者其說
有二一曰虜不粒食其易粟得以食我過此一曰虜馬
且壯將乘市深入大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能供
通過之衆且又何愛此好犂而舍牛羊爲之需食也其
歲時侵犯未嘗欲入而不能又何借市以乘便耶實以
馬段之易虜之富資利之貧虜畜惟牛羊已爾虜富者

九

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爲通融恐爲饑寒所迫衝來納
東有妨大計是時俺荅約東西諸部毋犯亭障數使使
問市期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既易段布復請裁果恐
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時宣大督撫蘇祐何思
等兄朝議洵洵林於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亦疏言不
可謂虜牛羊果非塞下粟所能博易恐因而啟釁不如
勿許仇鴛皇慈無所執亦雙始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室
爲行止臣行諸將嚴爲之備以待戰守疏俱下兵部議
以祐恩等言爲是 上以問大學士嵩嵩言道請以米
與虜易牛羊議巡以爲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舉彼時

兵糧未集權假以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已入搶且虜
邀請無厭將來莫知紀極卽令徵兵四集正宜夾戰以
挫鋒鋒不妄任其要挾祇以示弱耳鸞欲分布戰守甚
當於是 上下部疏謂虜變詐要求不可信令大將及
總督鎮巡官一意以戰守爲事已俺荅遣使謝賜帽帶
表裏以昨歲犯京師引罪謂爲榮賴所誘且乞賜職役
詔命道以其表開得旨虜乞請無厭史道不思處置邊
備乃爲增募其令卽日回京自是虜謂中國不足信復
時時剽掠境上然虜馬市利未嘗言大舉邊臣亦與
之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段畏而啗之無復前時利版

十

十二月虜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達請言數日之內虜三
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飭總督等官多方備禦仍
遣使虜中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敢邊警每歲六
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來請及牽騎侵犯彼若顧從與
通市如故若向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下兵
部議尚書趙錦覆奏自古禦戎之道戰守爲上竊慮終
非長策今開市甫畢而虜寇三入防微杜漸誠軍實處
上命總督官偵探備虜仍嚴私自通虜之禁違者巡按
御史信實奏記

大同自史進國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許遂
分散爲盜拾撈人畜甚衆督撫遣通事責問俺答則設
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國法難嚴豈盡
無盜竊耶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是時
俺答有妹夫卜吉歌者往迤北察罕地赴市後期俺答
分市和令自出山西來市山西守臣不應期復叩大同
守臣與市大涉過凡易馬四百匹進馬十八匹滿林虜
計八襲之復奪其馬匹以去事聞詔以非時開市又以
無備納侮停巡撫何思總兵王德邦俸下巡按御史殷
狀以俺答復使進馬九匹牽馬三百餘匹來互市詔制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十一

牧私賜堡御史李達將爲詔禁非時市比去遠諸通事
於獄於是俺答遂從入擄掠復攻堡殺人云
延寧馬市完易馬三千餘匹虜酋狼台吉等約東部落於
市無諱涉秋及冬三邊總督總督尚書王以旂疏開
詔賜以旗及各鎮苑官銀幣有差
三十一年正月宣府巡撫劉墾因邊外虜數叩關求市上
言大同互市寇盜不止而宣府慨然今乘其效順之機
撫之易耳請無拘臣以一年兩次之期令絡繹開市羈
縻虜情於國計甚便兵部尚書趙錦言聖讀可行第銀
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

大同自弘賜堡拒虜市後日苦侵暴累求開市無敢應者
至是復遣前開市時夷使丁頭智來求市通事林叢解
故與智善乃誘入境縛之總督蘇祐以擒獲功聞斬智
於大同市

時大同馬市罷宣府互市不絕至市虜益驕方家口開市
畢次日即入常谷口肆掠巡按御史蔡朴謂無益輟
徒損威重請罷互市專事防禦上曰各邊開市悉令
禁止敵有敎尤建言者斬兵部丞殷示諸鎮巡一意戰
守無忽

隆慶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許貢市詣北虜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互市

十二

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
過百五十人設棧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
四月爲率大同於左衛威虜堡宣府於萬全右衛山西
於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
不相能欲自別興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
以金銀綵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
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
布帛費四千緡
哲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援加太子太保
及總副參遊全幣有差

從各機變科飾身赴市場應應避約陰令其子弟踴躍
趨索因而調從示德黃白吉市每後朔部下平時掠我
民復劫車馬革固等東徙

六年山西巡撫楊綬言開市時馬之末其數難定若官
民互市有限而馬益壅滯阻夾心乞許令交易不盡
者官爲收買解大僕寺以代直隸山東今年應俟本色
之數每馬一匹卽給銀十二兩以爲束成收馬之資兵
部請督用絲織以後市馬無事卽止報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十三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太常寺 卿臣陳伯友 訂正

兵部二十三

邊備

洪武三年十二月中書省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處
益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
其安養閒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
制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
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驕而前去寒涼而
即矣孰失其本性反易爲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
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丁

四年十月 上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
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
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興師征討琉球殺害夷
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令徒耗虛名自敵中土載諸史冊爲後
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
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
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如朕此意

六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
練兵防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
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創群雄定禍亂統一中及勤
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
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
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即不寧矣卿等
宜能獨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教練習軍士修葺城池
嚴爲守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
等亦可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
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 上復戒曰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二

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
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敢卿等慎之
五年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
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
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中之若紫荆關
及藍花山榆尤爲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九年正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
防邊諭之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
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
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

民必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
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
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十五年九月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生障
烽火遠斥振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
按所轄開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崗曰董家口曰箭縣嶺
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認從之
十八年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邊內既安警備率真惟
沙襲胡虜未應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
驅追又恐勞師萬里運糧難 陛下欲爲萬世之計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三

要不邊疆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
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甸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
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綠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
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固分
聚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統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
法分屯布列綠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
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倖
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
二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川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

結王節制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外境貽其不測也

二十四年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永昌侯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勦兵逐寇說封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無輕舉爾勝及傳友德空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二十八年四月勅武定侯郭英曰遠東軍務物情來者多

則朝與棄棄

書五十九

四

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遺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之間來間易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中國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周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特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饑困不仰穀涉嶺倉糧漲之必啟高麗招誘道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詰軍何

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四川行都司奏越嵩衛番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上諭兵部尚書劉燾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知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况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二年鎮遠侯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上謂侍臣曰漢武廢兵騎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五

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渡敵生民咸言世合朕意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命癸以癸三年十二月遣書諭趙王高燾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慎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八年正月募古北路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堡通一人築北京至居庸關鋪舍關內關外每三十里築烟墩一所十年四月勅開平堡禦成安侯郭亮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各山頂置五砲架有警即發底砂爲隱備

八月勅邊將瓦爾外如長安野狐等嶺及興和遼西險絕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堦以防虜患

十二年九月命成安侯郭亮與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諡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爲所誘也

十三年十二月勅鎮守寧夏軍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等處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撤七月率衆至幹澮河北俟冬策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

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詐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六

同遼東亦如之

十四年九月保安衛指揮使司議境內隘口可通車騎者三曰深井口李家莊大箭口皆宜設烽墩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曰董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方溝天

井關泗水口小箭口悉已塞之其級方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今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

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嶺上其地特高旁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上人云洪武初都督張忠亦嘗於此築堡備邊

鑑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乞用石壘築置烟墩瞭望從之

宣德二年勅邊將嚴固備禦曰毋謂已安雖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晝夜頃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患者幸窺伺間隙乘人之不虞懷之懷之

四年十月餘兵部尚書張本戒飭將士嚴謹邊關口仍命給事巡視有懈惰者罪之

景泰元年五月山西巡撫宋鑑奏遼城分道入寇請以隣近關隘守將分委地方策應責有所歸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崇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七
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崞縣空舍關門關家應其石州寧鄉宜令汾州及守備千戶所調軍協守從之

三年四月參贊宣府都御史李秉陳備邊十三事曰設武學以蓄將才恤孤老以廣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城縣治以衛民汰冗員以節邊儲專防禦以固城池委將帥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準奸契防虞使以杜奸謀修墩堡以防剽掠均四土以息爭端貨官鹽以益邊餉下所司議行之

成化元年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開墾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

買牛給典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運與他
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
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因違圖
而大同宣府自僱兵變人畜湯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
買牛給軍耕種邊人飽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
泰九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新買給軍耕種官府
不煩督責軍士不致陪償此皆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
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
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遠行

二月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深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
四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其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啟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
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
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
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
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郡州定邊慶陽俱
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府
施甘泉等縣方到郡州慶陽其郡縣所屯防兵軍士二
千乞分佈沿邊要害以備調用且今邊軍追捕船損官
馬無力捕獲竄逃賊戕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

賄賂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
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二年閏三月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
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
罕有至者其邊寨士卒爲官廳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
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
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奸弊詔可

十一月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
夏甘肅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
花馬池東西紫村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縣邊無有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肝陣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悉差不
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
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停無會卒調兵
策應事已無及不遇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
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神驄空
兩難以勝望臣與鎮守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
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莊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
先行摘撤軍餘採辦木植候春農土開併力興工府谷
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
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鶴堡移出響鈴塔白洛

城堡移出既管兒塞門堡移出務卿莊不惟東西對道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萬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管安邊管定邊管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驛泉柳樹灣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附近營堡置哨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管起修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管起修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駐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廢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調密營堡聯絡而援急易於策應可以遠振軍威矣從之四年九月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肅等處種額著恩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缺險壘聚況今黃河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勦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宜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慮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款助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宜大其情臣願萬一有警驚擾畿內臣恐其有可敗者三臣

我邊方纔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此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大各一萬每三千爲一軍驍騎十人統之嚴其賞罰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夜夜行輕捷其壘敵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圓方晏欲守則飭兵力毋應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與師遠涉沙漠非計勝勦沿邊守備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五年二月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同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推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桿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奔由此長驅坐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七年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陞高峻乞發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創營令壁立如城山均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

空處修築高垣帶合議行今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
固良若邊民頻年困虜遺荒散亂迹已凋敝已甚今須
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緩境土夷蕪浮沙築垣恐非
久計鑿山之事宜令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
之 上曰設險守邊與工勦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年三月某盛及上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
日寧及日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
遠東宜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馬患不
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
河套不時出發尚不敢逼近居民成化初毛孩丰衆
翻輿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十三

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李繼合能
加恩肅相繼爲忠臣等惟延緩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
林城壁外築墩臺由糧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
軍官私役軍軍招引逃民抄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
年內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
缺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乞勅所司申奏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
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
延錄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修築邊備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詔

修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於民於
是東起清水管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
千里每二三里則爲墩臺嚴砦遠比不絕又於中空築
牆垣廣一斜二如半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
十二嚴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工畢

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臣生長陝西北見邊務
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一日陝西八府三
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
可否有警不相緩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
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二日頃年軍法不行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十三

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科斷三
日今官軍對敵固有克捷益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
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
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上兵効勇而鄉愚可得矣
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
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漸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
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饋勞人於千
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從德鎮城於榆林又
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城亦
旋傾虜竟入套宜止勿復修

十二年十二月整飭邊備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通西一百六十里廣寧遼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體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同朝典彙卷五十八

邊備

十四

十三年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修邊牆墩堡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十五年十月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岷坡其後都郵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炮葉城豈守邊之策且封鎖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草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周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

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十七年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其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使犯邊境設有禁點不遇者如何奴之於衛律趙元吳之於張元吳其爲邊患可勝言哉自宣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放縱俱罰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永嚴從之十九年八月兵部言虜寇大同等邊恐內地軍民聞而驚疑宜遣官巡視上命大理少卿侶鍾賜勅以往二十年三月宣大總督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

同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十五

同宜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鄙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朔山築牆建墩挑整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宜大或可指小費而成大功辦一勞而享永逸條其事以聞詔從之

二十一年七月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崇自四海治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十四

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

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昔延緩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

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職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十不

三年造冊舊圖仍舊 上曰可

弘治元年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疏言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橋樞遲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齊人馬并勅戶部查昇甘肅各城糧有無缺欠以備虜患七月大同巡撫許進陳邊備四事一定策應二儲器械三修墩牆四築屯堡反復千餘言皆極切邊方職守利害十二年八月南京兵部尚書倪岳上安邊五事一曰重將一統制二曰增城堡廣斥候三曰募民壯去客兵四

曰明賞罰嚴間諜五曰賞屯兵後滑運

十三年七月順天巡撫洪鍾以朵顏勢日猖獗武備稍弛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領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嚴急有賴

十二月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斬烟瘴地面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叙用

十五年五月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廣未熾平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十七

寧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靜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

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紱奏修深壘石峽口雙峯臺三城金佛峽海口等處七堡從之覓石爲垣築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

十二月先是寧夏巡撫王珣請於陝西軍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草州增設一衛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徐鑑時督

糧軍夏亦請於花馬池典武營之中設一營糧兵住守
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往鎮之事皆下
總制商書奉統勒報至是紀奏前地止可修壘以便駐
劄增城以備路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於花馬池之
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散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
之且耕且守依堅賊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
請如紀議上從之仍命結如近日勅旨用心計處及
時修築免貽後患不許虛應故事

十七年上命工部侍郎李繼等經畧邊關召至暖關面

諭之曰邊關事重爾等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

南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衛

十八

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

正德元年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

堡據險卑夏甘肅河山阻隔賊匪侵犯爲患備淺惟花

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城

失守虜衆拆牆入犯誠非和故成化時罕復巡撫徐延

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濟溝壑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壘

壘又特巡撫余子俊修濟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

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漸溝又日淺始茂我

邊牆爲不足長連年推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一二年

來虜復大舉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壘宸慮勒臣

經理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
如親見自慶陽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壘墩臺射獵間
視廣集衆思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滑溝壘以固邊
防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草場
以退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
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古之舉
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伏類如此正統以來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
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覬覦漂

南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衛

十九

山大涉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

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

固東據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

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

渡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陣休

於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

專至於戰伐臣今首以築牆扼壘爲言豈必增城多口

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

正可有爲之日伏望聖明有覓下兵部議勅一府經理

三月一藩又疏邊務四事曰緣土人日處順地日廣招募

日清費責下部議之

八年八月兵部覆給事中傅錦所奏傳邊事宜一逮東鎮
義等城望圍廢壞是以寇至莫禦坐令修補并河東等
處皆添設之一各邊軍士貧難餉銷快無以禦敵宜
令官為婚娶及置辦軍裝仍每軍復餘丁二人專令耕
種以資助之一選擇總兵不必俟伯凡都督以下素有
威名未曾委任或在下僚及註誤閑住者宜疏名簡用
一各邊被擄人民在虜日久每遇征剿之時踴而請命
官軍貪功一舉妄殺宜令定格例凡獲被擄男婦老少
具准陞級仍令本家出銀充賞如仍前妄殺斬首示衆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二十一

十二年二月大同巡撫胡璘上邊務六事原情罪以責
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開謀以資撫
報明賞格以激人心增兵備以專經畧下部議行之
十六年九月兵部以邊報日至請飭各巡撫會鎮守總兵
都署副參遊擊等官悉計防禦毋遺境自保不相應援
鎮巡居中調度須動輒機宜不得漫無節制有愆職亦
不得違為率制以妨進止報可

初都御史楊一清議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邊牆議甬行
而慶邊民失至至是尚書彭澤奏邊牆當修者不止一
清所奏為然諸邊鎮若靖遠宣大固增甘肅等地定悉

下守臣經畧度遠過臨高下迨農隙時責才能更程工
飭材務濟築之使牆垣高厚溝塹深廣墩臺鞏固足為
經久之計已而延綏巡撫姚鎮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
處牆圯營帑銀三四萬兩為雇役之需上皆可之
十一月祭太倉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庫銀
十萬兩於遠東又命名商中納淮鹽四萬一千四百餘
引從巡撫李承勛請也將遠東邊備久弛而開原尤甚
兵籍存者十之一二牆壁墩臺頹圯殆盡自守將孫榮
不遠烽燧僅依城掘濠墾自守而延邊延袤數百里皆
為夷虜剽掠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患經費不足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二十一

故以是請上命戶部與之
兵部議遠東修築牆堡恐諸夷乘虛擾犯請令給事中一
人部諭諸夷首布示恩信且離其邊境之界仍與鎮巡
等官議修邊防總事宜小者自央大者驛聞從之
嘉靖元年二月兵部覆郎中馬應乾奏邊方積弊及擇將
恤軍士實營伍等事上曰軍馬餉糧邊方重務近來
各處邊備十分廢弛上下扶同情獎多端其令各撫按
清軍官嚴督所屬月糧布花以時散還給散城堡營軍
嚴加點巡清查軍印領軍官賢否開報關陝各務着實
舉行勿事虛文

總制陝西侍郎李銀以延平等處地勢平漫無險可恃請多撤墩坑俟虜至誘而擊之仍乞以參將周楷專任其事從之

兵部言比年北虜為患俱因虜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敎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今各邊走回人口在虜營任久其於虜情動止間盜陸夷及我邊人為彼誘者無不孰知乞勅各邊鎮巡官凡有走回人口如幼男婦女并擄去年沒者量給衣糧護回原籍其在虜日久詣曉廟情者務加研審若果忠實有才畧即留邊効用厚加慰勞以備咨訪資為間諜誘我漢人使漸逃歸以消國朝與塞卷五十九

邊備

二十一

虜勢若有留難需索者加治不宥庶來歸日衆而虜情可得從之
四年十月初遼東議修邊牆未及四年以積雨頽壞至是巡撫張璠復請修築上從之令酌緩急以漸修理務堅厚不許鹵莽徒耗財力仍勅戶部以長蘆額鹽六萬引山東四萬引兩淮三萬引行該鎮關中以給工費
七年二月給事中陸燦請築邊牆有五刑憑高視下以遮待勞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實二也邊境方乏馬墻成則壯卒可守省騎兵疲易秩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

課墻成則撈掠以時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息耕獲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乞勅陝西提督會同巡撫親詣相度整理仍督太倉銀二十萬濟其經費不足則量開鹽引或陝西布政司無擬官錄佐之是委賢能專董其事春夏興工秋冬輟役期以一二年間奏績則邊防未固兵部覆稱前項工程節因守臣之請覆行總制會官勸諭今四年未報宏趣尚書王憲速議以聞上曰茲事既與邊防有益可即查先年諸臣論奏及議處事宜詳具奏聞不必仍襲虛文勸諭於是兵部備查楊一清初議與節年都御史邊國朝與塞卷五十九

邊備

二十一

憲王時中王珣張潤周金等議或請逐歲修舉或請先固要害或請徵夫役或請發帑銀大畧意指相近擬仍勅王憲會同各守臣相度時勢修舉上從部議命推文武大臣誠心愛國者各一員如一清初議亟允經各典工戶部速發儲佐之勿斯費
三月大學士楊一清言官議修築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擬自愚臣終遭沮止今荷聖明允行邊防幸甚但會推督理大臣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器度宏裕乃能計遠資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充而重其事惟使精可為之勢令其督同鎮總等官親歷

邊城相段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造譯本內無賊二月與工五月停止八月與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壁高深廣闊丈尺如臣所貴會中有伏虜其勢不逾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與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參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管使丁夫有所依恃大邊既成則以其悍力於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管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修補上深納其言會延推兵部侍郎王廷相可任上命兼會都御

史提督延綏邊防修理牆壁仍諭廷相以一清所奏會三鎮鎮巡等官同心議畫務有實效不得取其虛文八年九月總督王瓊以虜屢寇榆林寧夏塞請修邊牆據要害起蘭洮畫榆林凡三千餘里

御史徐汝圭言延綏安滑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梁山鄆雲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宜二麥將登麥方種置及轉種山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鄂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相商貨車給食於官兵則西路萬全懷安與天城陽和相近安選備以此以爲應則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漢斯

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巡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煩擾報可
十二年四月總兵張觀奉勅統兵赴順鎮勦寇言薊州一鎮分爲四派雖皆根本清離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津山諸陵外薄虜聚實爲憂害本鎮地廣兵少不足備守因言宜補缺伍選丁壯增墩臺嚴哨探併村落乞昇坑六事上從之
十三年給事中徐問陳八事一籍京兵謂文安霸州人多

勇悍宜籍爲鄉兵二練外兵謂山山西陝西等衛皆爲直隸設今止虛名乞清查勾補汰老弱籍壯丁三侵徵調四處屯丁謂屯田宜勒城堡坐脩五擬邊關爲紫荆居庸傾圯低薄宜隨時修理六副武臣謂軍職有犯卽於軍前調遣不必更輕他所有功則未減不效則重治七專委督調兵備江防海道各有專司近或管理他務令於原守任劄八修內治爲夷情易變小過宜原宥有不靖然後征勦毋輕病民
十五年陝西總督劉天和言中國長技輕車強弩是已而

據險設備之要修邊牆據水頭是已蓋古兵家流平謂
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
不一惟前任總制李統改造隻輪小車 孝宗嘉英取
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輛署備現制官做製造可擬
列邊牆以退虜人擇便險要以選勇歸諸邊帥詳機流
星砲一窩時砲砲字銳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近
見陝西省城鐵機者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倣漢耿
恭之法箭鐵開四矢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
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牆挑挖壕塹以制虜人典武
營南有鐵杆泉方可百步虜人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二十六

臨泉舊有小堡諸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
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部覆請如所
奏 上從之

十六年八月劉天和又言宜自徐城水至鴨沙洲百二十
餘里改築新邊移社寺等堡邊內下兵部議尚書張瓚
覆言疆界不可輕棄軍堡未易撤移先月河套失守遠
為虜巢今復欲捐邊地則退一寸失一寸非計 上曰
移築邊垣先年屢行重勞邊人迄無一效天和陷築故
撤擅與妄議本宜重繩姑奪俸半年

十八年十月崇大同五堡成時總兵官梁震奉行邊使

鑿撤築成五堡募新卒三千戍之

行邊使翟鑾言嘉峪關最臨邊境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
寡弱城濶淤損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濬其淤損者仍
於濠內添築邊牆一道每五里設墩臺一座以為保障
上從其議

總督尚書毛伯溫言大同以北川原平衍非城壁不守而
典復城壁必先召募軍士頃得應召軍三千條制立五
堡漸可底績宜添設參將守備統轄新軍即以守備等
官孫麒等六人充之仍給諸軍糧銀馬匹并棄地之可
耕者為經久計 上是之令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邊備

二十七

軍開墾承不起科但毋為有力者所牽連者罪之

十九年順天巡按御史馮彰言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
山海關橫亘五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為國家要
地國初置大寧都司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復置營州
等衛所十餘以控制之又封建親王其間西聯宣府東
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也迨我 成祖以朵顏恭寧福
餘三衛靖難有功乃徙大寧都司衛所於保定徙寧府
於江西而以其地與之仍官其酋長為都督等官歲令
百人入貢厚加資賞使為藩籬已而已之變三衛乃
包藏禍心北向擁難成弘間常遣大臣經畧後復不諱

是以近來益爲窺伺入貢後期或時爲侵掠意年之虞不可不慮也雖有撫官申飭警備而兼治民事彼此牽合宜專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使駐荊州保定諸處一意總畧以固邊防不報

四月宣撫巡撫楚書言宜府一鎮坍塌開險邊垣計二萬五千一百七十餘丈挑鑿竄坎一千三十餘丈所移補墩臺一百二處已發錢穀督修部發馬價三萬千之

兵部以風塵奉諭會議邊事一邊人言虜權衆入套慶今年邊患當在延寧甘肅然虜情巨測他鎮亦難弛備宜令諸將勒兵嚴陣慎無玩愒一諸邊聚告匪安是犬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八

臣齋太倉銀分役採買錫粟給饗緊要城堡以備至客兵支用器械利敵宜令工部出軍器局兵悉授諸鎮一宿將凋落而新進未試者恐難責效宜令總鎮籍所部勇怯以聞一勾補之法不足以實士伍請開招募以實邊堡役之終身勿遺其子孫一邊人習虜使人自趨利亦足制勝宜申明賞格以作其氣一戰馬已失宜大爲甚宜給二鎮太僕寺馬以備騎操一瞻望軍之耳目宜審其要害並加其人厚其廩餼一用兵之法間諜爲先存厚撫之軍盡其力一將領廢制部卒者宜加嚴禁一賞不論時欲速人勸御史勸報功次毋得稽緩一特權

重則人引命有臨陣退縮者宜聽主帥以軍法從事一

將吏套師辱國罪已論死俄復叛叛人皆玩法自今勿

移姑息使知所畏一寧夏舊有平虜城東當河套西拒

賀蘭北禦沙漠三面受敵一守備統五百人不足以當

之衆都御史張文魁請改添設參將增其士馬極爲有

見其賀蘭山三十七堡近雖塌壞而故址猶存宜漸修

復使漢虜不得通則防守爲易一宜府屢遭敵寇士氣

不揚永寧一方實鞏陵寢大同五堡尤當虜衝俱係創

建事宜未盡其兵馬單弱體勢故絕宜聽守臣具奏區

處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疆者虜犯我疆邊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九

人荼毒朕其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窮糧盡

煩調度將官撫臣歲出邊遯竟不聞有紓朕憂者而徒

以兵食不足爲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有

成議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婪顯

著者聽科道參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十一年時議修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以爲恐虜踪踰

巡撫龍大有以爲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爲力俱乞

停止兵部覆言大同地方祖宗朝既設外邊復設次

處所以界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圯壞年久

恐驍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甘河套棄而陝右多事

西海果而甘州多事大寧乘而薊州多事三岔河乘而
遼東多事悉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
但地方廣闊公私匱竭果難爲力 上曰修築邊垣乃
禦虜要務但去歲觀虜入得利茲秋計必復來宜以
整兵防禦爲急修築姑暫停止

二月戶部以大同修邊計用米六十六萬石有奇銀一百
九萬兩有奇請開中所准等處鹽引派取各省紙米香
稅贖罰餘銀并於六七月漕米將至時每衛查照所運
糧米多寡卽令運官督領運軍運至宣府鎮城以足原
議銀米之數 上曰修築邊牆須虜騎遠遁儲峙充足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一

乃可舉事准浙引鹽依擬開中京儲不得數議輸邊清
運官軍亦不宜重煩轉運浙江各省錢糧多移別用不
必派徵其暫止修築俟邊事既寧守臣奏聞

兵部言聞山西有備虜不得掠食幾盡所恃者馬力耳請
刈去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矣 上命酌勢
緩急行之刈禾地方減免今歲糧草仍令侍郎張漢從
重賑濟倘賊已先遁則止無爲民害

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當今急務唯擇大將募壯勇
足糧餉三者臣愚以爲積弊久矣其先在嚴法今信賞
罰而其要准在得人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爲得計而

收軍失律者每置不問往歲背嵐之役各將彼此觀望
未按其罪以故連年放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
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及臣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
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
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
可得食者經畫有方耳臣故曰得人要也 上覽奏嘉
嘆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文武羣
僚才名素著以聞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一

寇據險守隘使進不得攻散無所掠其勢自困邇而擊
之此爲上策若集兵防守不可爲常請仍諭各鎮使互
相傳告一聞有警本處兵馬作何戢守附近兵馬作何
應援絕各鎮觀望之心杜彼此推托之念 上納之至
是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紛至請徵諸鎮援兵聽用事
下兵部尚書毛伯溫言審如鵬請盡舉全陝精銳之兵
獨守宣大山西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復之心重則
言勵之心輕惟延緩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
四月兵部議覆給事中戴夢桂奏一並徵調以備折衝乞
於陝西附近更調二枝兵馬通前所調榆林二枝早赴

總督翟鵬使王客併力以生剄死命一寬法制以便周
謀凡遇降虜可用及所獲賊間勿勿父法任使參養因
縱入房中或刺其名留或聞其黨與或潛報虜中消息
或引之使來歸附有功與戰勝者同賞一擬胡服以備
掩護請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馳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
均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掩其左右一懲規避以
擊嚴守期年虜寇深入諸將既畏虜而不敢進復畏律
而不敢退不得已自汚以求去或佯病以欺君若原任
總兵雲昌又其尤者宜中責各鎮凡將領陷此者罪無
赦一廣推澤以備將選秦越燕薊其人多勇敢長於騎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一

射若滋州王升直臨洛李太漢宜亟召用諷訪有絕力
者每省限三十人每衛五人分列所長送詣總督以備
器械在廷臣工亦得各舉所知以備選用 上曰是所
以爲禦戎奇策即如擬務以實舉行毋飾虛文已覆
賜言胡服以備掩襲恐夜不收人等語言不同不若通
事家丁之足恃欲得家丁須得家主乞通行查審嚴棄
緣事將官如時陳張逢徐珏輩但有案丁百人以上詩
統訓練練出奇掩殺 上曰此議雖爲禦虜長策但今
失事將官情罪深重假此脫免適以廢法依擬會同三
司從公評議所犯情節輕者奏請定奪不許牽引從盜

宣大總督郭宗騷疏陳邊務條止三事曰除戎器首肅增
造宜大山西諸處戎器務文工部給發如不適用即折
解軍門自製日選戰士言選順河真保四郡射士六百
人及山東青沂二州鎗手四百人刻期赴鎮分曹教習
日視敵情言伺探敵情全在用間今出境禁嚴莫能視
敵所向宜稍破常格許邊臣多方募遣議下兵部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戴金上備邊十二事別武才以資成放
稽分領以別勤惰賞缺伍以備攻守選民兵以裨行陣
修戰車以禦敵敵機富厚以養馬匹修關隘以固藩屏
重墩臺以明烽火謹登詰以杜奸細處降人以收亡叛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二

養死士以探虜情選土兵以備調度 上令科酌舉行
二十四年戴金又言紫荊密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宜大備
關又紫荊密雲之捍衛蓋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饒
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親往紫荊
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亦勅總兵趙卿
總督翁萬達議處以聞 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遠往
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荊關失利而魯楚
涎欲噬之心不一日忘也宜勅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
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離也居庸紫荊門戶
也順天真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離密則門戶固門

戶固則堂室安故二鎮軍馬糧儲獨雄於他鎮可緩可守顧用之何如耳宜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官軍分布懷來地方接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協應宣府及畿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循退縮者悉寘之法報可

二十六年順天巡撫郭宗皋上邊計三事 上曰郭宗皋昨歲虛張防警亟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為薊州而設胡乃輒扣資銀為募兵費若夷人獲功國有常典違例濫擬陞賞殊輕肆下堪邊寄令革職回籍聽處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四

巡關御史王士超言居庸關半里外岔道係居民棲集而土城卑圯乞令增築并翠隆慶衛舊寨永寧官軍二百五十人守之詔許增修城垣其官軍舊寨如舊

兵部尚書路迎上秋防八事一預練京軍言吉囊方渡河在青山後若越天城陽和而南則紫荆危又間獨石山後有虜在牧若越龍門長安嶺而東則黃花鎮驚宜預調團營兵部著諸將遇警調發隨賊所向用收犄角之功二團結堡夫吉邊民多有驍健者可編立保甲遇賊戡殺以助官軍之勢三開理兩關言國家定鼎燕京自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鳳山山海為東關以

西歷居庸白罕紫荆倒馬屬龍泉為西關設以重門也以重兵築堡修牆翼然天險往時加以前哨慮難防禦宜令御史巡視補葺四預防孤鎮言薊州在天青山兵力單弱萬一寇伺薊州震驚陵寢應設耶設如虜大舉宜合三鎮之兵并京營人馬合擊之五招練武勇言草莽中有精壯武畧臂力過人者檄下所司多方延訪不限名數厚給衣糧送各營出力報效候有功之日通計陞賞六蒐訪廢材言邊將健戰不宜以一省為限請可原者請以名聞七厚養降人言邊人陷虜來歸者將士或詐殺以冒功絕其還心宜行禁約八量移邊兵言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五

日者本部徵山東河南民兵擬五月赴磁德二州聽調而奉旨止令本省練卒倘有不虞恐犯千里趨利之戒乞允前議 上皆從之

二十八年總督王以旂言延綏一鎮計用二十二萬三千六百餘兩以三年次第築之兵部覆先發銀十六萬餘兩尚支一年餘俟明年取次給發從之

二十九年都御史王忬奏於張家灣築大小二堡及廣河建置敵臺請給工費詔以通州貯庫修邊銀七千給之大同總兵仇鸞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水以防虜入輒不支宜以小堡歸併大堡擺邊軍士止留老弱者

哨望其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行截殺庶可
以逸待勞兼能得志於虜又天威鎮口堡亟鎮門堡邊
牆皆繫於北山之南麓虜擁衆據山下取我軍則險爲
彼有壁壘何益願竝下兵部計議萬全之策上嘉其
忠謀命所司亟議行已而兵部請行該鎮總督官酌議
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官本兵自宜從中擬斷奈
何他議其詳定以聞於是尚書丁汝璈等覆稱所言皆
是但老弱者當掣回守堡精壯者仍令守壘乃爲處置
得宜其鎮口堡一帶邊牆行旅鎮諸臣酌議增兵築臺
務令可以固守報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六

時邊報日棘西海虞窺甘涼奈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部
落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賊犯宜大靖鎮朵旗三衛
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曉曉自陽關及黃花鎮總督翁
萬達等議條上十事曰飭營開以嚴內治勸邊鎮以固
善離務實政以嚴邊防廣儲蓄以資邊塞時餉饋以安
募卒重犒賞以激科士開使過以策奇功開受降以殺
虜勢激撫按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部如議行
三十年宣大總督楊博言大同防秋稍暇駐大築邊牆以
爲經久之計約用銀二十九萬半取於本鎮半給以內
帑乞下所司詳議兵部言大同自併敵之說興而三邊

之斥候漸疎築塞外之防禦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至
胡馬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後事之鑒也傳所請
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國宜特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
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畧工完具籍以聞報可
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邊成寧侯仇鸞言軍士疲
憊不宜借役請已之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
調用弟令本鎮量爲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
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國
後効已而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抵緣薊州邊關
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震驚內地誰任其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三十七

咎夫邊關限制夷虜亦不爲無功第忽於修者之苟完
而怠於守者之失職故往往不得其濟若以爲無益而
遂舍之此何異因噎而廢食也臣竊惟班軍誠不可調
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似以亦一時濟邊之計上乃
令總督何棟等度關隘亟爲修築
上諭兵部風作竟日防虜之計不可少怠不知連日何如
尚書趙錦對言虜往近邊無所薄住但今秋高馬肥正
彼馳驅之候邊臣戒備不容少弛上以爲然令各邊
加謹備之母怠

三十一年初總督翁萬達建議議修築宣大山西邊垣一千

一百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
爲廟撤毀所在夷缺兵部奏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
中李幼滋言敵臺卑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建房廡以
貯火械兵部覆行鎮巡官斟酌行之

兵部尚書趙錦等言往歲宜大非無虜患而本鎮戍卒自
足職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
赴援奔命疲勞機餉繁費數年以來費金七百餘萬後
將何繼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
供億可省而戰中足恃從之

兵部侍郎徐開陳武備八事曰預備兵以重聲勢練外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 邊備 三十九

兵以爲羽翼防制達官以需調用區處屯丁以防虜患
經畧邊關以備點虜輟東武臣以募自效專責委以杜
聚寇專內治以杜雲端報聞

河南巡撫李宗樞言山西黎城境上有吾兒峪隘口初設
築堡以居民阻撓而此因退築羅家郊臣等以爲是峪
逼近故關連亘三省因舊增築險防守誠不可緩築
堡完日即令吾峪關巡撫居內轄兵防守蓋自黎城抵
故關有薄七十二可爲戰地羅家郊雖已修築然退入
峪內二十餘里旁僻小徑尙或可通終非久計尤必築
垣於峪外則內而羅家郊外而阿峪諸隘口皆保障於

中一遇有警發兵外守前以故關大溝爲戰地中以吾
兒峪爲門戶後以羅家郊爲堂室重關叠峙不獨中土
鞏固而北直隸山東亦有賴矣兵部覆請 上命宗樞
悉照原議併工修理爲久遠之計

三十二年兵部尚書請約言唐臣賈誼謂中國與夷狄各有
所長不可過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
以修封疆守要害整蹙蹙蹙軍常謹禁防明斥候務農
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
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謀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
則虜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
之患此萬全之術也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八 邊備 三十九

三十三年薊遼總督楊開言易州井陘大名三道皆重備
邊而所屬地方頗簡夷險各異卒遇有警恐顧此失彼
請自今專以紫荆關屬易州道例馬攏故三關屬井陘
道順德府所轄關隘屬大名道并將畿內府州縣衛所
屬分隸之每歲當秋防之時仍令井陘道督佐曲陽大
名道督駐順德以備不虞詔可
三十四年薊遼總督楊開言疏陳秋防四事一言順天巡撫
每年移駐昌平防秋今令口最爲要害宜勿拘以地使
得視警策應一言石門切近畿輔宜分遣東兵三千駐

寧遠者專聽臨時調授一言龍井兒將軍石檣子嶺提調官唐時雍等皆不職宜更置一言本鎮之兵功在保障宜中仿軍士皆禦虜者悉照三十三年古北口例論功不論新獲致賊深入者仍以失事議罪部覆從之

楊廷又言各道將帥必威令素行於士卒而後可責其禦邊近日奸夫猾成各陰求嚴將之短浮言藉藉貶惑視爲無用客兵藐視抗衛自今宜嚴遣詢之誅重圖外之

王仍令至客兵一體訓練使令者並以軍法治之又順天撫臣職理兵馬糧餉而薊遼糧餉撫臣成不與聞自今王客糧餉宜責官糧郎中收放兵部召買年終彼此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四十

磨勘仍於巡撫勅中添減催殺屯糧事宜著爲令從之

楊博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督報緩急互與宜令遼東總兵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週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深西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李賢亦於秋期移駐懷慶如遼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薊兵併入勦截報可

三十六年 上諭大學士嚴嵩頃虜犯薊鎮其與部臣計論吳嘉會計防所當預者葛對言流河口堵缺乘虛進入犯於得利復爾騷擾宜將各口原修未完邊牆作

修補 上因問邊牆果何時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者先代何朝爲上今修邊常通問言臣考自五代石晉時劉禹錫等十六州之地與契丹遠金相繼宋未能復至我太祖始逐元君此地復爲中國有乃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缺壞卽修後又專設東西巡關御史每歲閱視昨庚戌後凡京畿邊牆通議修築費銀百萬兩古北口一帶頗稱完固今口牆亦修完昨賊從流河口桃河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胡山險賊不能到牆未修完不意賊卽從此入今宜嚴勅督撫通關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四十一

修補專責巡關御史謁視以後賊從某口入卽治本口原修官之罪如此人方知督事克有濟旣而論等復條上七事言修補邊牆以固險隘充實主兵以備戰守補練營兵以重根本預處錢糧以防春夏補給兵馬以護陔殺漢處宜大以固門戶嚴密擺邊以避虜衝得旨竊邊已修六年所費不知凡幾今却稱未完以致賊入姑訛督撫官之罪王忬等其亟嚴修築之數以聞

三十七年御史樂商約言右衛殘破以來耕種廢於攻守田畝蹂於虜騎鹽池器具盡於焚燬農夫戰士夾於鋒鏑今將暫解將來未可知也宜大加賑卹嚴設守備爲

善後之計 上津魯其言報云江東既調兵入防陝西其悉心用計大逐虜賊勿致再欺凡墩堡之要害務在修築堅久期以八月前畢事餘牆丈第舉工仍以陳邱備邊事宜下兵部會九卿科道議皆言尚約議是請除前後發銀之外加督賑濟銀二萬屯種銀二萬給之其邊備最急者各隘要處宜多設將官客兵應調往來無益宜多練土兵代之屯田墾法宜修復官吏貪殘驅民於屬宜寬征欲加意招徠奸民入虜中爲之奸細者宜加懲贖命總督務實行之有未盡者仍便宜具奏毋緩

三十八年三邊總督魏謙吉疏言甘肅三面隔戎中開一

四十年先是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人服每感邊

務今秋恐有投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退之楊博因言九邊以薊鎮爲重虜酋俺答等潛形不虞竊恐謀窺薊鎮伏承宸慮謹條六事以獻 上以所奏事宜悉令施行上諭輔臣曰朕聞虜人已久特各邊有備賊稍知畏可於諸城堡邊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以仰奉上天保

祐之意於是兵部尚書楊博言今歲虜謀與常在西者分入密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分屯遵右以窺我薊東之志大意垂涎兼旬欲爲深入之計今邊外各寨勢無能爲臣謹如聖諭傳示邊臣 上曰然薊鎮火器工部亦以特多給之

四十一年三邊總督喻時言三邊四鎮地里浩渺兵稀糧少戎律懈弛因條上豫防五事曰調服兵以補空邊視功次以激勇力量緩急以撫軍儲處俱備以預冬防備戰馬以充衛類詔下所司

兵部尚書楊博言今年援邊之始雪澤屢降第薊鎮宜大

還降虜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延遲過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衛目擊其苦若及今稍爲處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比之荒歲召買省價實多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穀之費上嘉其留心邊計許之仍令各鎮從實舉行

四十三年先是朵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 上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燾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障以便乘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先祿銀二萬大工可濟隨言於 上從之已而劉燾等徵集鎮兵嚴爲戍守虜不果來

四十四年紛事中那守庭疏言今之邊務猶有積弊未除
者二事一運籌未盡周言如近歲遼東虜常露形入犯
河東及我兵馳赴河東後以輕騎竟犯廣寧此聲聲靡
定可察也山西虜初以十月終入寇再以十二月入
寇不忌寒凜不避草枯此衝寒無時可避也在我當多
方戒嚴勿以張疑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
伴北則勿使餌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屬夷之傳
言難據庶懲前慮後稍虜可破二報功未盡實言假爲
實查報効者以虜入爲奇貨以謀級爲要津憑藉虎威
大張鴟吻見軍民獲首虜者即攫爲己物且揚揚然受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四十四

賞叙不惟錄及其身且帶有家丁一蒙重賞使忠義解
體職此之故宜試驗武藝給畧而去爵之本兵亦不得
倚情吝送庶登報實真人恩用命 上嘉納之
四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言征胡匪分道邊陲東犯薊
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
既殊戡守互異薊昌保定三鎮有壙可恃但乘高難險
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壙可守難
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
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戡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
海沿會道入達鎮皆賊徑所由宜銳重兵以衛陵畿屬

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屬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
延綏獨當衝衝街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
罷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
險故以宜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棄壙拒守大同外
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搗巢虜
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都夷中逼一線之路
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稅惟墾墾足供糧矣
隆慶元年六月吏部尚書楊博以凡靈雨地震水雹悉爲
兵象請申飭邊備 上曰各邊兵食戰守機宜令劉燾
王之詔霍冀各鎮兵備守巡等官竭忠爲國協力整理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邊備 四十五

秋防事竣仍嚴功罪以聞
七月 上諭吏兵二部創鎮邊垣因久雨傾圮雖已降旨
修築未知工績如何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良策
否其亟推才望大臣一八人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
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具
實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遯鳳翔可 上
卽命鳳翔賜勅以聞
九月 上日請舉問大學士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
將調兵加意防守給事中魏時亮因上言 陛下憂天
虞寇而日講後又問輔臣以石州事仰見加意勤政願

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無荒近法 幸皇召問大臣
則庸慮不足平吳時來亦言聖情留意邊防更望召吏
兵戶部以督撫得人若何錢糧接濟若何防守定計若
何庶合當事臣工人人暢屬 上皆嘉納之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徐階等曰朕聞東西二鎮虜寇荼
毒至甚防虜之計圖之宜豫卿等其會文武群臣務實
詳議以聞階等議言事在關外難遽度者仍俟邊臣計
奏而邊臣得便宜從事者亦無容瑣瑣謹以邊臣所不
得自言之情與所不能自專之事提綱挈要彙括諸臣
所條議而參以一得之愚具列十三事以上一責實效

朝鮮集卷百五十九

邊儲

四十六

二定責任三明職守四申軍令五重將帥六練軍兵七
繕城堡八開民兵九處久任十廣招納十一儲人才十
二理鹽法十三擇邊吏 上是之命二鎮總督鎮巡等
官即以所議務實舉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
巡按御史奏參重治

二年春 上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請 祖考陵寢始
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
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實心整理者但遲詞弄虛
支辭來豈不快事卿等其即以朕意傳諭宣剴二鎮諸
臣令彼知敎

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地形有三平易廣行境內之形平陰
半易定邊之形山谷險阻境外之形平原利車近邊利
騎邊外利步今兵惟習馬車步則漸人能之乞選浙兵
三千聽調

六月兵部覆巡按御史劉爾奏薊鎮秋防事宜一議信地
謂督撫總兵分路修守彼此示府何以成功宜申明衆
輸之義使功罪無所推諉一議曠夷謂撫賞屬夷本資
其捍蔽邇來陽順陰逆其可窮詰宜稍加震疊毋事姑
息其或執殺哨夜撫探必恭其罪責令自贖以示恩威
一議修守謂薊東燕石二路邊垣低薄宜令春秋兩防

國朝集卷百五十九

邊儲

四十七

王客兵一體分工修築一議添練諸調馬戶本役徵價
使報壯丁一人爲軍其餘或免大戶或免商人或免重
差或令報一丁爲子弟兵可得兵一二萬一議始戰謂
南兵初至未可決戰宜養威蓄銳以待可用一議衛員
謂衛所掌印官宜選用才俊如本衛乏才卽於附近衛
所調用亦如文官委署之例 上曰汝等謂信地既分
督撫注意各異乃巡撫所分燕石二路至今廢弛去秋
虜犯界嶺口巡撫不赴防守何也今若不行專責將來
愈相推諉坐視其仍分信地遇有功罪以分守者首論
之議不准行餘盡從議

十二月諭兵部邊鎮每月一報虜情比來漸成虛文勞費無益其罷之遇有警急及事情重大者仍不時奏聞
三年八月勅遣總督譚綸言始臣建議於薊鎮沿邊項設敵臺三千座每臺給工銀五十兩雖至客官兵築之後以工費太鉅議稍減銀十餘萬復以時過置乏部議必不能從則又議止於通馬要道築臺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議三千臺之費給之要以省費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師轉相傳播謂建臺無益阻虜又新伐沿邊樹木是將來之臺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籬先徹則臣之罪大矣今邊報孔棘請亟罷臣請仍遣大臣科道閱視臺說無

邊備

四十八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貴當事諸臣通而成之 上曰修築敵臺已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

四年正月 上諭兵部曰畿輔近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來言者皆詳於內而畧於外查萬全平兩等宜悉心詳議所以擇外衛內具奏施行於是尚書霍冀等條為十事上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宜行總督撫按公同甄別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才克之一修繕城堡謂沿邊地方州縣城垣屯堡宜速行各該守臣增募多開濠塹一申明保甲謂鄉畿近地軍民雜處

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一圖練民兵各州縣設有民壯有司獨用以供迎送之役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按加意教閱多方募集編成什伍平時則量減征役防秋則量給行糧有功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俾遇虜警不使得報宜酌量衝緩以時修築一製造火器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宜選軍民有膽力者充為火器手不時教習一栽植樹株謂畿輔內地平衍空闊虜騎得以長驅宜於各城堡外多栽樹木不惟利民且可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既修宜令各府州縣官查照垛口數目編定號次挨戶

邊備

四十九

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九
由下守之不得徇情優免遇虜報戒嚴即挑選壯丁如期乘應一嚴謹收飲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甲馬上執教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急玩者罪之一責成兵備謂地方戰守之功無不歸之兵備而失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宜為戒使人知責任不容他誤庶於邊務有裨 上以為然令各該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速具奏
三邊總督王崇古言今羣臣言用人理財者奚啻百數邊事非經涉無以知山川之險易非服習無以耐風霜之艱苦非督戰無以知兵力之勇怯非見敵無以知虜勢

之強弱故有不可戰而責以必戰可攻而顧謂不必攻
當事邊臣真莫知所適矣議論日多成功日少臣歷任
南北征倭禦虜百艱俱歷誠不敢以已所不能自保與
勢所不可預度者責人自代重誠時賢也邇者戶部之
議邊費率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
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矣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
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
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
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片關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
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

以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五十

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至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
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
兵馬總計兵三十餘萬匹以分守迂遠之邊無所不塞
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需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
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諸節錄者不同今當於其實
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於少者而仍計裁削以重苦
之也 上下其章於所司

三邊總督王之誥條陳防秋事宜一申嚴將令謂將領不
能約束士卒者以畏避譴毀其能用法也今宜振飭類
風凡士卒不用命者許諸將斬以徇一加慎繕守謂將

領騎將未嘗登陴而守單士以連送撤調往往缺乏故
虜得穿塞而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不如令者治
以單法一摺官協防謂陝西邊城遠提調綜理勢不
能周宜調三鎮驍關將官半家丁協守功罪一體賞罰
一扼塞要害謂延綏鎮自清平至常樂雙山地最孤懸
獨以米脂一線之路轉運芻餉而中隔魚河歸德二堡
為虜極衝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為運道
咽喉宜增設重兵防守無使虜得據險以撓我師一互
明哨探謂延寧二鎮沙漠平衍哨卒無所趨避故虜中
動靜不特預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慎撤兵

以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備

五十二

謂防秋將畢將士勞苦日久輒先逃歸故虜得乘隙內
犯臣竊計九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遵哨三四百里
外果無虜踪然後燒荒撤兵事下吏兵二部議覆允行
御史劉良弼言宣大燒荒前以諸劄欵塞關一停止今遂
不復行野有茂草不敢輒焚虜得近邊因以久駐非保
固疆圉之道也又家丁素以搗巢趕馬為資近因禁止
故厚其月糧誠得便養死士之意第恐虜已敗盟而此
輩猶藉口增加漸不可長宜預為申明無因循贖贖以
誤邊計兵部是其議請戒諭邊臣如良弼言報可
六年大學士高拱言吳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撫尾乞憐

遠其願則任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郭法度約者也嘗

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通貪貨賜關市之利耳而邊臣
倉卒不知爲謀當奉之臣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使挑虜
釁自是大率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使邊
民所驅塗地有腹棄而不耕屯鹽廢壞豈惟邊事不支
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往
事失計之明驗也天祐國家胡難委命朝廷處處置得宜
虜運感思諸貢九夷八蠻聞風慕義就不向化斯亦千
古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圖則不在是昔 先帝
嘗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邊衛

辛十二

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
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慮以
收胡局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況幾密
畫次第舉行即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
年無事常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戰亦
可此則邊臣所當加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
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則其患又自今日
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陋修
除練卒銀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謀計治其功
罪績最者同新虜廢壞者做失機 上嘉納焉 終

九邊說

遼東實有遼東西地東北西皆夷地南阻海惟山海關內
通圻甸蓋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間
長白諸山包絡北東南走海上海滿蓋金以西接盛龍
可渡登萊泛吳淞浙地饒魚鹽穀馬國初馬雲葉旺經畧
置衛所不復如古設郡縣及遼陽開原有女樂自在二
州處降夷其保塞奚夷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
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
恩威羈縻爲我藩蔽而奸闖出入亦不能盡禁東北諸
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督備差緩西北俗仍北虜時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九邊說

十

抄掠故遼東備處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先事防守
俾信義相懷足制其心斯屬上計倖斬論功第二義也
寧遠東西兩屯頭安給鎮義地耕養生理廣寧無屯營
之利幸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亘數百里遼陽舊城
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國家委與諸夷牧進據腹心
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成化以來屢議牧復而
屢作屢輟竟不可行遼陽以此益聚兵兵食益窘州原
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果清陽鎮與開聚而
謀我我失漁獵之利又畧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石廬
繁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訪路殘破不可

古撫順通與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望海陽雖有關前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據鳳凰城東垂鴨綠鎮鎗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弘治中嘗一至未及岸而去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薊州 國初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與營諸中衛封建寧藩與遼東宜府聯絡東西爲外邊已而親國公經畧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以故薊州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七蓋瀋陽盧龍皆其管內船泛登萊陸走趙魏肩肘奚走襟帶原澤馮朔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漁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

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凝環境荒拋殺無辜建義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拜侵噬花當陽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朔扼中國而奈將陳乾魏祥先後陷沒以故三衛日騷嘉靖中華蘭台輒嬰官賞諸盜貢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知也天壽山七陵在馬余營從祠官至長陵北望烽燧不復見已已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昌平平陵衛吏卒如倚衛增兵舉障於斯爲急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河川本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涉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關城勢孤難守
議者欲塞川流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彪轉下通流水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峯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聲勢相援虜卽至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倚角趨化三屯建昌因其內防虜當大控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若乃山麓林莽樊樹沮洳以供薪炭伐株枚日耽蹂躪嘉靖中胡守中又出塞盡斬遺金以來松林百萬自撤藩蔽矣
宣府漢上谷地 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西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桂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恒州威虜明安臨寧接獨石 成祖四出塞皆道

開平與和萬全間管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大寧
遼東甘肅寧及邊關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興和
亦廢而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盛國蓋三百里
正統末獨石八城殘破宜府遂爲重鎮宣府山川糾紛
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勢完易守然去京師近
北門鎖鑰慎哉慎哉鎮分五路獨石八城爲北路地雖
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運下中路葛峪大白青陽邊諸
堡西路崇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
虜衝凍除永寧四海治龍門朵顏所伺而四海治上通
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亦要地也宣府素稱戰兵自參

其衝矣平虜西連老營堡近偏頭關焦家坪娘娘離羊
圈子蕎麥川狗洞灰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驛息可至
故大同稱難守況大邊既失二邊之內棄爲虜庭墩軍
驍哨管報不明至與虜遇反爲鄉導夫復五堡增高山
聚落之戍爲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爲
牧利二邊宜寧諸縣棄地漸闊恢開高山聚落實鎮城
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而倚角之勢
成矣張文錦既死李達又死此非細制征之不克撫之
不輯用夏從夷爲禍尤棘正綱紀布恩信化頑嚚潛消
默奪不震不埒非英毅忠誠之士不可歷朝賜勅通舊
納貢市馬弘治中許進撫撫三頁皆不可謂非策昔
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
斥候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
撫臣守將不能不勞拊輯之思矣
榆林舊治綏德粟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
史余子俊議徙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築邊牆自黃甫
州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
復墜山湮谷是日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敢輒渡河我
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圖獵之利稱雄鎮焉當是時寧
夏巡撫徐廷璋亦修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

玩地塹溝溝淺虜遂以套爲巢穴成化弘治正德屢有
搜虜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舊城又謂當復守東勝
東路可無虜患然用人理財宜在所先審時度勢未易
言也我兵日欽虜巢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白草黃
沙地無產穀商無通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
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清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蠲民
運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誼即虜堅
境據魚河扼我餉道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可食倪岳許
論皆欲過舟河謂轉清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
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

不賈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
有功更多將才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陰固易守沃土長
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既入套河東三
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爲敵衝自巡撫徐廷璋築
牆總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顧兵
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過嘗聞弘治前虜不懸套或連
歲不至即至在水堅時乘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水
時伺虜入則戒嚴出即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橋
爲巢穴誘我遁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

許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參遊移總制居
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與武靖營各三百里內旗幟相望
刁斗相聞鐵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墩堡可謂扼
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論又曰往
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賀蘭山後自總兵杭雄敗
後遂出山前趙璜周尙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不知寧
夏所終也王瓊廢鎮遠關而城手虜棄地蓋八十里以
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
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
山東西至鎮蕃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莊

涼靖固皆安枕矣

甘肅即漢河西四郡斷匈奴臂者也蘭州爲金城渡河
西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爲
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又西出嘉峪關爲
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諸城皆墩煌地也洪武五年
宋國公下河西遂棄墩煌開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餘
里爲西寧古湟中也自涼州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
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
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
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番恢復之策屢勸朝議胡

世寧論之悉矣亦不刺阿爾禿斯二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頃許亦不刺內附尋以敗弱故棄不納似爲失計正德中土魯番兩犯甘肅彭澤陳九疇皆以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哈密近境結以恩信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蹟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云戎心巨測而不知窮虜易用乃今自據西海散處河岷阻扼成祖以夷治夷建寺立僧有深思爲西域稱王數十貢文數百紙釋騷無厭苟不徵勅給符限年勅名坐困中土矣嗟乎河西危則岷岷綿羣漸被其禍關西隴右受國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九邊說

九

九

固原本開城縣套虜未熾專備靖虜一面平固安會開槍得休息弘治間火師入寇內郡遂爲虜衝始改立州治設固靖甘肅四衛稅以總制參遊與寧夏爲唇齒塞上人謂花馬池諸城爲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無虞而磬石灘至靖虜諸堡修築亦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王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每黃河水合靖虜南北一望千里坦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視水南下蘭靖安會卽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而西風臨聲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

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亦未可息肩也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牆外悉爲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橫自牆距河遠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隔川南莊家坪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洋娘娘離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坪或離或渡口入套每道等騎伏林還草往來不絕是以套中無歲無虜由橫城渡河而西爲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

九邊說

九

九

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虜時住牧警報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清入山後虜東由靖虜衝踏水入則臨華涼慶諸郡縣皆經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革咂章咂等族有番落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皆大羊也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三百里甘肅鎮

一千八百里通計五千六百餘里

六關直隸三關 居庸 紫荆 倒馬
山西三關 馬門 寧武 偏頭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屬門偏頭寧武隸山西巡

撫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里屬門

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紫雲關秋滿華嚴

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峻扼爲居庸

進遶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焉外拒四

海左朝河川河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居

庸左轉蓋燕陽盧龍富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

西右衛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九邊說

十

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有

間道騎行可一人卽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紮刺倒

馬二關隘口既內守備不能身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

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捷

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

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屬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

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屬門稱絕險虜入大

同川二邊不能守則屬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

壁虜往往由壽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

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

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羅

夾環戈戍卒荷戟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

正德以後商者入路道者奸關廢鑿缺金左右環立不

問誰何况嚴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

器市禁物華來旅住如履康衢防戢防戢

論曰虜莫強於連金元莫弱於我 朝國初胡虜半留中

國逃還沙漠者無幾永樂四出塞虜益遠徙死者降者

又半以故我塞上戍兵不及四十萬虜今東得開平典

和西據朔方東勝皆水草善地自永樂迄今未嘗一遣

敗師主聚既蕃侵噬漸近也先火蹄之後益輕中國恃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九邊說

十一

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

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不亂行卽爲全勝虜志以驕我

氣日奪其零賊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

勢殊強弱之形異也幸其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

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驟肉掠馬頗有勞費若得失不

替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吉囊俺答屢

入內郡飽掠而歸聚兵十萬其敢發一矢而輒張提督

功上下相欺甚至殺歸正人爲首功究陪已極今虜中

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通逃竊知內地虛實一

旦改慮外變內憂禍不細也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四

海防

洪武五年初令浙江福建沿海舟防倭

六年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

陛下定四海君萬國撫

于太平而北勝遺孽亦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東風

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倭掠來如奔狼去如驚鳥似不

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檣快船命將領之沿海

巡緝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海防

十

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建倭

八年九月靖海侯吳楨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

十七年信國公湯和致仕居鳳陽 上召至京諭曰日本

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

賊和榮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

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

遣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

一為緣海衛所成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

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

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

增置總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為防禦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劉德商高運視兩浙防倭

三月初都督劉文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陞侯吳傑視浙

江海上兵防倭

八月命永定侯張金訓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永樂二年正月福建浙江潮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

公而為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

其出入

十四年五月勅遣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緣海衛

二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海防

所謹備倭寇相機剿捕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朝山東都司馬步官軍緣

海捕倭有功者奏顯陞賞退避者即斬以徇

八月遣東總兵劉江旨追開還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

西北望海嶠上其地特高旁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

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恩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

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據此實為消滅寇孽之地

乞用石壘堡築置墩墩路整復之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巡按浙江御史童威請寬濬禁初 太

祖置市舶于
商使利權在上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黃渡通京圻改置
于福浙廣東既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船司不廢海上
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給事中夏言謂禍起
于市船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爲奸商所籠賒
取轉鬻動輒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貴官家意
以警奸商而貴家取員更多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
爲禦侮及官爲出師復伺喝番人間以好言囑之冀他
日復呈我而復沒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洋日
掠或薄瀆不之去而饑寒黠徒及失職衣寇士失志生

廟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一

海防

三

備諸不逞者皆爲寇謀間嚮道弱者討他懷強者奮臂
欲泄其憤於是証五峯徐居溪毛海峯等皆以華人據
近島嶼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
巡撫朱統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錮泰貴官家二三渠魁
于是諱者四起竟陷統落職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
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覆議行浙中藩臬諸司集議
可否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五

江防

景泰元年十月南京守備奏沿江盜起乞行御史錦衣衛
巡捕刑部尚書僉士悅以爲當准因給事中葉盛言
命止行御史不差錦衣衛

成化十八年二月南京左僉都御史白昂奏勅沿江要害
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一

江防

一

嘉靖五年二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南京馬快船十分
之四改爲操江巡哨船可資巡南直隸數十萬銀兩南
京兵部尚書李充嗣議以爲南京江淮濟川二衝及錦
衣衛見船不過九百餘隻每歲差用常六百餘往來守
候動經歲時而又有年餉錢及陪償修理之費每歲船
甲民甚苦之然必船隻有餘乃可稍寬人力若去十之
四則存留應役之人何以堪命且舊制沿河聽守船隻
無事以通使客有事以備征進若減舊額則停泊難久
失 祖宗防微至意非臣等所敢知也得 旨如部議
八年八月給事中夏言等言鎮江等處盜賊縱橫沿江兵

力單弱全無備禦乞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於頭江晏會處所駐劄付以捕討之責 上是之令推素有才望謀勇者二三人簡用兵部覆言南京設有武職大臣專管操江兼理巡捕事權原重防禦江洋正其職守止緣妨內閣職不專徒擁虛名事難責成今即欲添改總兵官所理者皆操江巡江之事原設操江武職大臣若復仍存恐互牽制難以行事宜將見任操江安遠侯柳文舉管都督府事別推一員令其領勅專管操江巡捕上曰操江武臣仍舊防禦江洋盜賊總兵府如前 旨會推二三人以聞因會推都督馬永楊銳都指揮崔文待以文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提督上下江防巡捕盜賊十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錢備以靖江洋言舊都所重莫過江防儀典而下建江軍快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生京操軍士並舊以備江防及行沿江衛分凡建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應得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洲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雖有儀典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於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洲

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處聲勢相接以防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衛宇以便往來防守兵備覆議撥軍築堡難以輕議餘俱可行仰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南京給事中甄成德疏陳江防四事一修教場以時開練言新江口營舊有水陸二操水操於馬頭陸操於教場後為江水衝沒當勅所司建置一處操船以備遠圖言新江口操船未及修期輒先損漏宜量給補葺費令工部官不時閱視一嚴接伏以防不虞言沿江伏兵之地東曰觀音港西曰上新河曰和尚港皆當嚴備而部兵者亦往往賣閒移役即兵亦稍弛未嘗

往來偵伺請一切裁之以法一查原額以實營伍言江防官軍寒暑不輟往往詭藉逃伍十減二三宜悉計處補改改正或清勾務令各伍克實事下兵部議俱從之初江陰盜秦璠王良出沒江沙為患地方兵部議置總兵官駐師鎮江儀真二處勦之已而盜平相沿不革至是御史趙錦上言鎮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反覆千餘言下兵部覆議從之三十一年給事中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戰船有水戰以備不虞南京兵部尚書屠楷等言國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管統水卒以扼江洋之險北

有浦子口管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也今浦子口
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戰又非所長不若
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口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
二百人守之長江寇來陸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
北岸有警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爲長便兵
部覆當如指等言報可

三十二年十二月南京給事中賀涇條奏拱衛兩都七事
一議事權言凡南京有警地方兵部會推知兵大臣一
員在江南則居新江口等處在江北則居滁和浦口等
處居中調度相機剿捕二簡官軍言各營軍士宜汰其
弱剩與棄卷一百六十一 江防

老弱補以精壯所以時閱視許動支營房地租銀犒
賞三肅城濠言通濟十三門兵馬通衢有爲民居妨礙
者折毀神策三門濠河有淤淤者濬治四肅門禁言守
城門軍士原給器械宜專官查驗整理五詰奸細言京
城內外及徐滁和地方宜編立保甲嚴行巡察六處探
船言水軍戰船宜做沙船改造其艤體樓船當盡存之
七重應援言池河新管所屬龍熊三衛勒視巡官應兵
部節制江上有警亦應以陽撫按調遣 上從其議
三十八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吳淞和秋引淞
陽余屯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

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給給千戶所印及註選舍大吏
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
漕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四山孟河二地
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事下各部議覆言各將改
駐當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收調官軍抽補軍
士生派月糧計查允當方可議行 上從部議

三十九年五月先是翁大立欲添設參將于蕪湖而史褒
善亦同其議至是據江陰時言狼山金山各有副總兵
沿海一帶各有參將把總則蕪湖已爲有守淮陽以至
嘉湖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駐御廣德則門戶已爲有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一 江防

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賊矣安處備員各有守備又有據
江巡江分投巡視則堂與防守又已嚴密此足以禦內
發之盜矣使諸萃工殫心竭力則天塹屹然料難飛渡
不必添設參將明甚且置將必須增兵增兵必須議食
今應天連年倭寇之擾生理未復去歲災傷之後流徙
更多正辦錢糧尚爾逋負復加兵餉其何能堪伏乞專
責嚴真安慶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稍有違誤參
拿處治庶官不增而事亦集賦不加而民自安報可
四十二年八月南京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職在江
防應天鳳陽二巡撫軍民職在海防各有信地後因倭

患遂以鎮江而下過常狼福等處原屬二巡撫者亦統之採江以故二巡撫得以諉其責於他人而採江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泛然以緩國視之非委重責成之初意矣自今宜定信地以圍山三江會口爲界其上屬之採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與採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而事體亦易於聯絡章上上命南京兵部會官雜議以聞至是議定兵部覆請行之詔可今後不係採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

工部覆採江都御史吳時來奏南京水操舟楫

江防

六

脫薄無用乞將二百料與一百五十料以下者過填易銀貯庫候有侵盜聽其隨便改造不拘舊式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二

都察院右會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二十六

郵驛

洪武元年設水馬站及遞運所尋改站爲驛

五年十月 上念驛傳重繁諭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

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誅求權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

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

有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解不顧厥馬既顛厥人獨

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二 郵驛

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勞苦之此與馭馬者何異自今

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寬之有司務加存恤有非驛客

者罪之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七年十月景川侯曹震疏奏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

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聞諸父老自眉州峨眉

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歲塞

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

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從之

十年九月北平布政使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馬

驛吳橋至通州水驛各增置馬及船從之

永昌侯藍玉奏自遵化至喜峯口及寬河相山會州新城
大寧等處宜置馬驛以備遠報從之

十月詔公侯驛馬出使其僕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
不許擅乘驛傳船馬違者罪之

命兵部籍杭州金衢嚴寧紹及直隸徽州府等市民富實
者市馬克臥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十二月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
役惟仰於馬斂豆之給其費不輕故昔命兵部核論凡

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
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兵部驛

二十三年正月詔兵部退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國
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給馬之狀付都布按

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
以營私者乃令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得

乘快船以行

遼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二十四年正月北平參議周傳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
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產者衣食僅足芻菽可

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舟宜令
官核之凡貧者仍發爲軍而於大寧各衛還軍士之請

富者克之廉兩便焉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
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滂泛漲橋梁頽圯修葺勞民

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
白河之上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

大寧要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千匹而永平府榆關還安
肅峯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

臣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千匹餘馬撥置遵化
等爲便北平府鄉村常度深溝三壩北因通州製河漕

運故設官督領人夫通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三壩
所置官夫亦當裁減命廷臣議行之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兵部驛

二十五年七月命曾定庚陳祖往陝西脩運雲棧以入四
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濬阻泊濬濟橋梁以通道路

三十一年二月諭左軍都督徐增壽據所司自礪門出松
木任長徑悠長河西口還難道長官同遊路督軍門拓

以便往來

永樂元年三月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
驛辦幹公事者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有水路許乘驛

船若都布按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府州縣使
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布按二司所

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道通所船陸路都司委官乘自己

官馬監驛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驛承差人等悉自辦
請審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者給驛

三年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
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日來遠浙江日安
遠廣東日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十四年五月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滬兒
港至浦淪佛海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
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俾以便往來從之

宣德二年 上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物
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添撥軍夫接送
國朝典案卷一百三十二 郵驛

虛勞人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衛各
委官監視凡有運送務令清載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街要每過軍物官船經過例給丁夫
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咸過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
者未行後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
行道貧人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過取其貨無貨者至
解其衣而縱者有為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有在船軍
士木川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於官物沿路
發賣率以為常乞勅所司禁約奏下兵部部請自今運
物給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

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
與印信帖于大書所請貼於牌上以牌懸於船頭所過
有司如牌所請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
司指實以聞仍違內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究
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懼從之

四年二月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全
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無以常事泛濫給驛皆
宜禁止該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防
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遺寄送物書例與雙
馬及回仍前開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驗若實勅人有事
國朝典案卷一百三十二 郵驛

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五月諭兵部出勅禁約陝西河南諸處驛路凡差遣往來
特務揭掠多索供應夫馬車輛并福建等處違例欲乘
驛者令總校御史及按察司具實奏來
上諭自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資賃舟
至是 上聞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
豈可自賃舟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宣
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
七年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進糧餉赴甘肅涼
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盤黃嶺

山澗陡絕人力難開以整舊有路經送刑係黃河平
坦徑直抵甘肅道衙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
涼撥軍法探人以為便既而罷之今始如舊開通以利
民上命陝西三司覆實皆以為宜仍命布政司給官
錢造八角半涼亭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
保鍊送刑係經檢司

大順三年正月南城知縣陳陞疏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
快等船所載官物少而私貨多甚至夾帶商旅以規厚
利沿河索軍衛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笞
辱丁夫到舟受諸軍楚笞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雲其
具約其乘夥二百六十二人鄆縣

錢米而縱放者有之忍視其饑寒至於僵殍而不卹者
亦有之乞勅今後每舟令載官物若干著為定式不許
擅帶私貨及客商人等仍將其舟會數分定班次如差
前次舟即撥後次舟所編軍夫一半助駕沿河亦酌定
每舟一隻賜助挽夫若干餘外不計多索至差後舟亦
然命會官議行

六年閏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可載者分作十
船招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人夫挽送動經二三百號
又阻滯難勝深為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若有造
水器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俱用官船裝載

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挽送上從其言勸南京
內外守備如所言之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
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
貨所至縣投法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
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布司
七分運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四年二月戶部會議漕運事宜內言隴近河道南北往來
馬快船船晝夜不絕起集軍夫接運常以一二千計凌
冒風雨送往迎來艱苦萬狀而經過官船往往附載私
國朝典乘卷百六十二入鄆縣

七
鹽客貨應付稍緩輒將官吏高懸痛楚不從索夫兼且
求賄原其所由皆其隨從僕隸指使之也宜禁約內外
公差官員船運載官物不許附帶私鹽客貨其隨從僕
隸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數悉於關文明白開寫敢有多
索一夫一軍及分關前驅逼取錢物者許巡河御史按
察司官將各人隨從僕隸并附船客商等問民編口外
軍營戍邊鹽貨入官

弘治六年御史馮兌中奏襄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阻勒
過關米糧等弊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定站船二三十紅
船五十各於輪該走還水夫出辦不許一柴料投宿弊

額除

正德十二年南京太監康淮少監王釗以進貢至天津衛索夫價二百三十兩淮又梓綱指揮劉良容辱之巡按萬鏊以聞詔南京守備衙門逮問太監黃偉等奏准釗爲下所敵且謂天津衛指揮賀勇及良分外折送夫價亦宜并逮都察院議覆夫價出於威逼非勇等罪仍命俱免究第戒今後進貢不許投寄地方違者重治十六年七月鳳陽巡撫臧鳳言頃者遣官迎聖母有司傳報用船四千艘人夫四十萬潁河丁男數不能給請勅內外官所至供應悉從簡約仍開實其數明示有司

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人事

人

無生事擾民上謂奉迎內外官前已降諭飭戒其船夫供應之數悉如湖廣例行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械其後營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爲奸利上益極詔革其弊進鮮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官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裁義以開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再議增減

四月提督大岳太和山大監趙管奏請行驗兵部言營造例奏優得旨報罷

二年九月兵部覆議南京進鮮等項船隻務照尚書喬宇所奏事例每船內揀選綱頭給付花欄小票明開船隻裝扛水夫之數於經過管河等衙門投遞驗放有司驛遞照票應付如遇生事客人者即申巡按兵備等官指實奏奏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承諭各監局進鮮官員不許多帶奸徒生事仍張榜於沿河地方禁約從之七年題准公差驛驛文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人夫水路上下水二十名陸路扛擔量撥其餘公差人員上水止許

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人事

北

十名下水五名陸路八名敢有自恃勢要增添一名者坐贓奉承者以罷候各治罪

九年兵部覆御史周祥所奏清理驛驛傳事請申明公差應付舊例凡文武大臣及內臣監丞以上人夫不過五十名其次四十名有違越者轉據按遞河官察治上官進貢如嘉靖七年例南京進鮮及他省進貢如嘉靖六年例從之

十八年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霍韜赴官至揚州遇南京太監張希貢鮮舟還入船用挽卒數百俱取之郵傳且口分廩食每傳需金三五十兩郵傳苦之輒命候吏覈其

原開止用一艘十餘卒其登計簿亦止三四兩而橫索不啻十倍矣乃自揚州至天津通籌錄之總計二千餘金至京上之下其章於兵部

工部員外王佩官臨清開以聖母梓宮南前龍舟將至

預開開苦水以俟會山東金事于廷寅舟至憤不放開杖其守者決開而行佩怒責開官及諸役擅啟開而廷

寅益憤復捕緊開官役十九人淫刑榜掠又凌逼所屬龍舟冠帶以洩其怒撫校交劾廷寅暴橫不敬并論佩

忿激召募請置廷寅罪而戒飭佩上謂廷寅慢上虐下恬不畏法令錦衣衛械繫來京詔鞫佩懼誤公事責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郵驛

十

治該管人員不為忿激賈之已而建廷寅至詔廷杖一百黜為民

十一年建按直隸御史焦璉以兩淮驛傳罷散奏乞清理下巡撫都御史王杲及建按巡鹽御史高懋胡植會

議將蘆楊二府徐滁二州驛官當者仍舊徵銀和州及淮安府顧民當者亦聽其便仍宜查驗關文以禁月濫

申明舊例以禁橫索嚴徵錢糧以濟支應清查夫給以便通送兵部覆奏悉從之

二十六年四月南京給事中雷賓等言過年借關月過疲困驛遞請著為令自今居官行人部屬以上外官知府

以上武官守備以上公務出入者許給關應付修悉掌之事下部議兵部言借關習弊尚難盡祛復開此端弊恐滋甚亟宜申飭內外通行嚴禁非勒旨奉本真正公差不得起關應付例外誅求一切禁革仍令撫按諸司嚴察之便詔從部議

三十七年四月兵部奉旨議上裁省驛遞事宜國初驛

遞以宣傳王命飛報軍情比者成法盡更廢費十倍既有站紅船又增設官民座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設官

馬既有正差應付又借月關驛分外過索者請查役會典事例查該官民座船以其費入官其旱驛馬驢除兩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六 郵驛

十一

京會同館之外每驛減十之三非衝者減十之五所選官承必須正差勘合填定職名地方夫馬之數方許應

付其他一切分開到關改關借關及額外鋪陳餽送折乾等弊在內聽科部在外聽撫按察章仍以各信地方

所省錢糧之半解部輪邊詔允行

四十年閏五月南京給事中郭斗言應天上江二縣原無

應付事例而公私使者輒以片牘坐索厨傳夫役鼓吹坊民受累請禁抑之其應給者於各附近州縣均徭內

編派總本府差撥毋使偏累二縣部覆從之令南京部院及各撫按官嚴行禁遏違者罪之

四十二年順天巡撫徐紳疏陳驛遞事宜一議編審一寬積通三免扣解四專專官兵部尚書楊傳等議覆言順天驛遞之役故事十年一編今民間苦其偏累請三年一編著爲令各州縣協濟驛遞銀兩通欠數多宜令係小民者蠲免係所司侵匿者究治往因邊儲告急令天下扣解驛遞銀兩銀已輸官而小民供應如故是重困也宜罷其令順天府屬諸驛舊屬治中專理今宜申明明職守責令以時巡歷上先其前後諸議而以扣解銀兩令部再議俾復議言軍餉不足則士氣餒而國家之藩籬不固驛傳不通則行旅滯而國家之氣脈攸關二

者均非細務即如昔年扣解利於軍餉者十之一二害於驛傳者十之八九大半各處徵解到部多者八九萬少亦四五萬以之供邊九牛一毛耳至於驛遞則十失九逃十馬九缺近者係破輿化齋報人以驛馬不時應付遷延四十餘日始得達京則弊可驗矣臣與戶部尚書高耀往復諮議皆斷以爲驛傳益難宜復舊規雷與地方供應而後可以責其時報登息弊之

四十五年三月貴州巡撫陳洪濤言貴州羣山複嶺其站驛夫馬皆倚辦軍丁日疲奔命請自佐貳以下與雲南一省就近互相選除裁革勒合兵部嚴議遠方勘合乃

朝廷優恤小臣至意幸之非是得首驛遞非卑官所能騷擾其通行撫按官糾治豪右及禁止所屬參謁以蘇民困不如命者重罪之

巡按直隸御史尹枝以徐沛蕭楊之間運道淤塞免進解以蘇民困部覆枝言良是但歲時奉先進御之需不當準議裁削臣等竊以爲舟船固多煩蓋非盡賁物今宜移咨南京兵部及該撫按官每直進貢登驗貢方多寡參酌船隻大小定撥隻數取裝運毋容虛濫仍示南京司禮等監請內臣滿輩夾帶需索一切擾民宿弊有仍踵故習者撫按官參奏之報可

隆慶三年兵部言邇來新選官多營齋軍單驛遞通宜禁止軍單付各省奏事吏費還上從其議仍戒非公差人不得濫給勘合

御史李叔和言國家設驛遞所以傳王命而駐使節今邇來朝諸臣獨使路宿野次而所議路費復甚勢不可支請更議之兵部亦爲請乃令仍給勘合勿予路費祇縣知縣楊躍川計素原任刑部主事今降榮縣知縣雷大壯禮自馳驛驛授州縣詔下山西巡按提問仍令自便不係公差人具有勘合勘合提道牌面者所在撫按嚴加訪捕奏治

終

都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纂

兵部 二十七

兵變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起龍官軍饒曲里反，及於廣西，命穎國公傅友德率辰沅貴州諸定等衛兵討平之。

七月，從征，駐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鳳翔侯張龍平之。

八月，龍軍安置陝西者，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則平之。

二十七年八月，階文二州軍叛，平之。將軍衛正討平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三

兵變

一

正德十四年，福州軍亂，時左右中三衛軍進貴，葉元保等

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開入左右衛，符著將殺符時

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

梁泰道縛驅軍前，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隊

伍，閉城以絕來往，盡劫諸豪富家，追索鎮守尚太監銀

二萬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去

賊營撫諭，不應，復糾集林銘等盟誓，期期攻延平等處

貴等以鎮守府前宰陞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

鍾通等率眾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應，貴總死，元

保偕九仙觀道人張哈等，伶得之餘黨星散。

十六年十二月，甘州總兵官李隆陰戍卒，戍巡撫都御史許銘初，銘至甘州，斤斤自好，敕鎮巡諸官勿得侵牟。

士卒隆以同里，故滋不悅，既而議減諸戍卒月餉三之一，士心亦多怨之。

隆遂陰聚諸卒，王禮二等倡言，募府減損，謂餉不滿士伍，當耕而報之，乃嘯聚數千人，擁入臺署，假言召復原餉，灌漑不已，銘倉卒遣匪禮二等率

梓潼隊而北，復撤恩縣諸木，哀屍而焚之，劫去軍械，獄囚燬燒寺，屏城中大震。

鎮守太監董文忠聞變，急會禮二勒之，禮二對簿發隆檄，使告諸隆聞之，恐急索禮二

梟斬以徇，且開誠口，復職軍，有蘇秀等証銘貪殘，冠傷

兩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三

兵變

二

激變邊卒，疏聞於朝，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於是

按甘肅陝西御史許鳳翔諭茂堅各上其事。

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事聞，廷舉代許銘者，舉以前副使陳

九疇名上。上從之，乃以九疇為金都御史，以往給事

中，許復禮御史王應鵬等各上言，許銘殺而隆等無惡

必有陰謀，嗾使者乞處法司，臺諫官案問及實，殺所失

銳殺軍械，下兵部議，彭澤以為宜嚴，巡按御史案嚴仍

趣九疇亟往，體察之已，而陝西巡按喻茂堅移廢都察

院言，許銘欲振紀綱，而撫馭少恩，禁嚴總鎮，常實恭

未協，隆等誣無故，縱陰謀，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

等已經泉新同亂六十餘人俱已四禁第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合免報究以安人心彭澤覆奏以爲隆等宜加切責戴罪視事上從之乃降敕切責隆及副總兵李義紳備支勇太監董文忠等仍趣九疇公行數報

三月時甘州亂卒未有處諸邊效尤騷擾頗甚宜府集卒送回據聞點視諸奔潰事聞給事中許復體上言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賊虜並肆陸梁勅各總督總兵等官遇賊奮勦而乃玩愒失事者實由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姦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近日甘州之變廟堂曲原而宜府輒敢效尤免乞勅議畫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三

兵變

三

四

一之法以爲把摠制馭之權可也下其事於兵部

兩京科道官交章劾李隆實主謀殺客撫臣宜坐重典部議併行勘報至是陝西建按驗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文永黨惡助逆實跡奏上乃被隆職逮未下吏仍尋延按御史逮勘以聞其官事隨從原無助逆者寔按官榜諭勿問以右都督徐謙克總兵官代隆

陳九疇至甘肅微知李隆喉使鎮卒殺鏢許銘狀楊淮請對有據因上言宜寸斬隆傳首九邊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延按御史劉卿勘奏如九疇言兵部覆請收隆乃械隆前京下兵部卽訊

八月福州衛叛卒曹宗德唐清黃英及管操指揮陳蘇皆伏誅先是保步卒進賁葉元保與宗德等謀爲亂係知而不禁及賁元保死宗德清英復走守臣以聞保止生守備不設律論成邊至是巡按御史汪珊捕得宗德清英請遞正其罪因發候嚴賊據狀論死上命併傑誅之宗德等仍景示

大同軍士告糧事衆譟譟欲爲亂提督侍郎城厚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請寘之法兵部言宣大二鎮糧餉久缺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項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驕兵爲梗在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三

兵變

四

四

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驕悍自逆彬樞調後轉加任倅若非重懲恐益長亂宜如風欽育議上詔戮其首禍者五人以徇次調極邊哨守徐悉錄令安堵煥巡等官節制欠嚴始有之

二年五月半隆越至上命衆多官於關前勒之先是隆誣奏許崇激變鎮兵而太監董文忠者亦傍隆議奏聞上疑之已而會勘情律相應復奏上上猶未信命遣三法司錦衣衛宣官各一人往甘州體勘給事中劉濟言李隆情罪具於勘推等之爰書法司多官覆鞫相同是宜遠正典刑而遣官假助往滋延耳上曰朝廷

遣官勘問正氣喉重刑獄公聽所以正國法也豈有選延偏徇之意爾等何故如此來報給事中陳聯明因條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理卿鄭弁錦亦指揮王佐往勘之

都察院奉李隆罪狀已明今遣官往訊以重囚數人往來極邊難保他處乞緊訓命上命李隆免解鄭弁錦速往會撫按等官詳鞠以聞給事中劉濟言若不速發李隆則無與質對復得詭辭奏報上命解隆詣彼案驗之十一月鄭弁王佐會勘李隆謀殺許銘事得實狀聞得旨李隆造謀賊聚賊害撫官構成大亂幾危邊鎮依律處國朝典刑者百三十八人兵燹

五

斬餘各如擬董文忠照舊用心鎮守李義隆二級用

三年七月大同五堡軍叛大同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險塞時巡撫都御史張文錦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辛二千五百家戌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精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謀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顧從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起之又所遣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賈鑑棄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應聚出塞屯於焦山峻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陞擊案宗招

撫選鎮文錦夜捕管原山等處得其首惡家族之二十七日諸卒恐乃復相聚爲亂比明焚府門却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命卒驗垣避匿傳野王所叛卒擁眾圍王素文錦且脅王王懼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焚武庫兵仗甲冑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太監總兵官俱走免已乃出幸在總兵官朱振於獄退令爲主據與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放火殺人李曰諾衆稍定乃使時陳出城令爲寒乞宥遂接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無取失宜賈鑑督工嚴刻嚴敷致受命兵部侍郎李昆宜勸赦之命太監武忠代鎮守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代總兵各起令速往乃令宣府鎮巡官飭備觀警山西保定鎮巡官同守關陞圍營內外宜選鋒聽征計都預備糧草俱以密勅行事

兵燹

六

以檄縣使蔡天祐爲食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朱振集諸叛卒諭以威德諸卒陽聽而好盜劫掠如故勇督捕獲殺數十人將亂首郭忠郭鑑等而釋之以安其心衆稍定會有別鎮參將李賢帥兵赴陝道出失同兵有掠民禾苗者與民鬪諸兵安言曰朝廷命我勦汝叛卒旦夕塗粉矣米者爲於是轉相訛傳有洗城之說適戶部進士李枝鏡例至鎮訖聞有警旨勦叛

遂夜聚千百人排枝闔門狀枝徒門實中出文移示之
漸有信者但衆既聚不可散乃答大同知縣王文昌曾
勸鎮巡嚴取諸卒送往園之文昌走匿得不死乃殺火
焚民居千餘家是時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
呼囂逼陽代王索金帛王如索應之始散王恩陷害以
三十日徵服出過昂宣府天祐等撫諭不定復以狀聞
大同總兵桂勇請罷張文錫所建聚落高山二堡撤回戍
守官軍以安衆心從之
九月天祐奏至廷議遣戶部侍郎胡瓚督兵都督魯綱總
兵往討之勅諭首惡脅從不問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變

七

十月總按御史王官追論鎮守太監王觀總兵汪桓時陳
遊擊鄭恭都宗俞事田美知府杜曼等不能預彈亂之
罪而請鄭恭張文錫買贖以旌死事下兵部議尚書金
獻民言首惡已赦不治不宜獨治觀桓等以疑反側
上罪文錫激變而悉原總鎮等官

十一月蔡天祐言郭繼等已擒衆軍甫定乞收回士馬仍
乞寬宥以安人心兵部言逆卒叛服不常法當誅滅今
天祐不能盡法反爲所寬前既阻設總制茲又懇請班
師宜加譴責上曰大同軍士累叛朝廷典師問罪蔡
天祐畏懦偷安輒有此奏今姑弗問令戴罪與武忠朱

振宣布朝廷威德務盡首惡以振國法安靖地方

兵部奉旨集廷臣會議大同事言往者張文錫之事失於
姑息未正國法以故悍卒愈驕屢行稱亂今若又專爲
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
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薊鎮精兵各三千件
發宣府統率遠啓大同近地仍先降勅大同鎮巡官令
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班師不者整兵進剿無赦戶
部遣官資銀八萬兩銀牌五百面段絹四萬匹以示賞
胡瓚督兵已出居庸巡按王官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動
搖恐諸叛卒爲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擒之乞諭瓚等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變

八

寢兵密勸守臣退宣府精銳備約大同巡兵內外合擊
必能擒滅不効則置臣於理然後命瓚發兵爲計未晚
章下兵部侍郎李崑翼言官策良是勇師已出關勢難
中止宜令瓚駐兵宣府督大同鎮巡官計擒首謀若罪
人斯得即奏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討更命王官協同
贊夾擊核功罪從之

十二月胡瓚師次陽和堡密據總兵桂勇擒亂首羽檄
日十餘下諸卒僅向蔡天祐乞生天祐漫曰惟諸首惡
餘不問爾輩無得助亂即可免誅衆稍解勇密令千戶
苗登計擒郭繼等十一人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

人心稱快越二日羅父郭已子忿怒復糾叛卒胡達青
臣徐禮兒等納成諸卒盡甲而馳分閉諸城門迫衣園
勇第掠其貨殺其家口數十人盡殲其屍生啖之遂執
明崗於業總兵第欲殺之賴朱振謀得脫又攻苗登等
數其家於是謂言亂軍作叛反覆不常必添兵臨境責
本城將願設法擒獲乃底定兵部覆議上上曰大同
軍士叛逆已屢勅旨擒斬首惡赦其脅從乃復肆兇悍
自取誅殺實由驕蹇等官職論不明所致武忠蔡天祐
及副將斬英素宗李鑑等罪事苟安縱惡讓亂令各款
罪論朕自願胡達青等糾首在宣府伏首惡盡絕人心已
安即日班師撫按王官官桂秉安身立功被賊慘禍宜
加超擢優恤陞勇都督同知取副別用遇客者厚恤之
時諸宰竊進日詠天祐深哀天祐日能擒首惡兵禍可止
諸宰乃擒徐禮兒等四人以獻斬之郭已子暨諸首惡
竟逃匿環狀提兵西行天祐兩進盤等首殺於瑣城中
土人亦詣瑣請殺而不從天祐乃上疏乞班師復還青
獲明總兵既沐林黨逆益無異固易制也遂乃止天祐
疏至 上命瑣班師瑣有叛賊說於人心安定請加恩
大臣臺諫以進勞勩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大
向驍驍廟堂之上一籌莫展大臣臺諫何勞可錄宜府

兵變

九

應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按劉麟未曾有歷按之勦
殲討逆黨未盡師不品城何以加恩乞治瑣罪別遣大
臣督兵進討不報仍勅天祐再擒徐黨勿開會從
四年三月郭已子既逃匿自度無脫罪理乃潛入城煽誘
徐黨夜焚王總兵營諭勅天祐乃集眾論之日朝廷有
罪班師開爾生路何佑惡乃爾事既定復亂者何衆曰
信亂有人閉城大宗即可得乃籍其名而索之得首逆
郭已子胡雄等四人助逆焦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
後捕獲盡斬以徇以天祐爲兵部侍郎既而言官追劾
其罪財之罪罷之

南朝樂業卷百本主

兵變

十

何桂勇爲叛卒所攻臣將軍印 上命更給給部南書
席書言此必叛卒所之宜根究其人顯張之以正國法
上謂大同已稍定今忽進印令反側于自危必嚴重
大臣謀因當審事機宜輕錄下詔詰責
八年七月時溫州逃卒四百餘人糾永嘉主簿地音劉
勸領庫卒三十餘兩府衛不能制又有游寇數十艘入
掠寧紹諸縣殺戮士民浙東大震而江陰定侯仲全等
嘯聚江沙拒殺官兵其主事支解之
十月巡撫雲南都御史歐陽宜以苗苗軍卒多有異姓冒
冒以費月約首下令殺之凡冒者勦其術不予誅自卒

恣重贖紫千餘人限馳軍府諱諱不已擲瓦礫門垣內
重惡復餉尋者論之解散巡按御史劉某以聞因劾左
雖奢革奸弊而處置失宜鎮守太監杜唐然因公沐紹
勛職專總領鈴束不嚴及布政陳式都指揮方仲各罪
狀上曰軍士擊石呼譟法不可貸鎮巡官查其爲首
倡亂者治之餘俱戒諭勿濫及無辜歐陽重處置諫意
致其擾亂今致仕劉泉鏞劾參劾任意回護詞外任用
紹勛等勿問

十二年十月大同戊卒徵總兵官李瑾初七月內李渡河
將入寇李瑾議於天城左濟溪四十里用退虜騎約

明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兵變

十一

侍郎劉源清從之期三日訖工瑾素嚴苛及承源清指
益爲極楚殘忍特甚殺卒李箇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
七十八遂殺理還劉源清微微險垣避匿轉有俱亡
請卒覓解微微令草詔奏請赦原

大同巡撫潘微上言鎮將用法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
總制劉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下兵部議
尚書王憲曰兵豈有悉變者乎能當勿問果尅可有乎
請下重賞責源清微微相機撫勸務務惡運勿得史事姑
息重貽後患微微得令督食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
人轉送源清時源清駐陽和堡移枋大同市曰五堡之

變朝廷處之太寬乃今忿惡叛殺主帥天討必誅王
堡遺孽見之皆偶語謂逆理甲申事也洵洵不自安允
中繼諸四諸源清請殺師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
臨城言者噴噴吾不可再襲前敵乃以因屬御史蘇佑
而武恭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微微所捕名
多捕賊有功爲諸四所誣者乃止捕他名八十餘人比
晚諸四悉拒巷不納捕者源清聞之遂督兵進討先遣
允中入城諭諸卒曰大師且至能釋逆師不問諸卒益
譁譁皆兵末層叛劫殺居民至夜舉起爲亂微微令允中
及諸將會賊二十餘人衆稍解散比明源清督師斬關

明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兵變

十二

入器械下大肆殺掠橫屍城外諸卒遂大亂及五堡
遺孽俱變擁擁擢馬昇榜爲果帥昇降從之亡何師
承和亦至應隊應隊諸卒開門迎敵殺死衆將一人微
允中亟馳往諭之諸卒曰城外死已塞道尚請我耶死
還開諭不聽

潘微見允中大作與孫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食
功發授激變鎮兵衆開道之上劉源清亦馳奏延撫請
臣奮進卒致殺王師官官遠勦微微去源清次聚落驛
允中往見之言將士發殺後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
留居懷仁時輔臣張孚敬以主勦議而禮部侍郎顧鼎

臣黃紱皆言用兵之非紱言尤力忤輔臣意吏部尚書汪鋳以他事出給爲參政韓德應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計 上愾命復韓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吉大同之變非大發兵勦絕不可張學敬是其議乃以江桓爲總兵官推奉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往督兵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遂上言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曰恐賊計無聊北與源清爲患不小不報源清復上言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是天欲棄此城也兵部是其議促命源清速攻之十三年時大同叛卒嬰城固守總兵部承督諸路兵分攻

朔州與義家王太子

兵變

古

四關關之城中機探四絕叛卒又撤代府及宗室軍民房屋及諸公廨藏之衣纒卒下城撤附城屋爲官兵覺卒多死兵部復下招安令并諸首惡自首原罪於是諸叛卒稍稍伯投首惡王鎮等亦分日來見且而薪炭路承許諾翌日城中出撫探三百餘人永悉統之城中人滋懼已源清永令堅招降旗城四隅叛卒悉取旗裂之載其羊釜無忌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義已復勿虜至永出視督陣遇盧伏棄馬易服走我兵大敗叛卒遂計虜千餘騎入城指大府曰以此爲那顏居滿城猶巷哭虜衆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叛卒張樂堂虜首

東城關內相與犄角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明日乃舉反卒爲先鋒惡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乃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騎遊南掠至朔應諸郡源清告急請遣使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已得一意攻城 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募黨夫穴地入城卒以毒煙薰之穴中死者相結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 上遣工部員外李文芝主事趙書往視其事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爲懷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數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部承嚴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兵變

古

謀倡發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縱便有沈城之說傳馳城中致使逆軍却勾虜抗拒朝廷既斬專斷逆徒有從不聞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謂宜大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恃可以衛項目乎況此地此民皆我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破城誅人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命辨以事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經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祗可罪二人挈還諸路人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議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

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罷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幾乎無何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勸求去上責其避難負托奪職開住兵部請并罷邵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且永素著謀勇舊之逆命督餉侍郎張瑄代源清總督軍務

上勅張瑄督屬將士恭勝克遂以靖地方有從寬與悉勿問傳諭城中良善自分難避勿得貪功濫殺瑄至大同仰下今日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和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勅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普觀兵城下城中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殺主帥者亦無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變 十五

他志長死自保耳請普入書達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仍遣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屠至夜昇與楊麟計擒倡亂黃興等二十六人斬之獻首環營於是巡撫樊繼祖馳入城以撫撫人心邵永猶阻機倡言繼祖伏兵爲內應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瑄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持諭城中發倉賑恤公賴撥悉者指殺一二以鞠衆稍安瑄遂馳至城下還諸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馬次日張致吹與巡城御史蘇祐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將將士城中大定虜聞之亦遁去瑄還居上谷遙制

之事聞上悅降聖書褒之

閏二月初大同變起代府各王及將軍中將多避患出城潛匿民間及虜衆入寇宣大諸處被掠尤多代王奏請宣暢遣大臣撫安賑濟詔議如代王請特遣才筆大臣前去該鎮慰安宗室撫定軍民賑濟因窮查勘功罪果察中外數隱辨明上下冤枉果有食功債事贖禍亂懷奸誤國之人指實糾奏竄之於法以正紀綱於是遣禮部侍郎黃綰往綰至大同左右隨從悉用大同人宗室軍民迎道訴官軍暴掠投賕且數百綰絕不問領軍事衆心稍安於是宣撫劉璽書慰宗室撫傷及掩骸骸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變 十六

張蔚之令守臣捕誅遺孽誣因乃核激變之由正張罔之罪列諸將士功賞嚴上之先是上諭會推大臣查勘大同覆轡言今日此舉關係國體重輕地方安危宜有深遠之處不可苟且爲目前之計因陳制勝之甚及處之之策會預定廟議者凡三不一不可訖言不赦使叛卒危疑二不可徒事姑息使邊軍效尤三宜諭以聖朝兵力不難鎮壓但皇上好生不忍殺爾使之畏威懷德乃爲上策北師之十月初黃綰至大同嚴功罪部永欲沮撓之楊吉朗有達司來核又伺伺城中云聖駕將親征綰乃先啟永好以

聞時給事中王康亦劾承慶民誤國會遠功故爲屠城之傳幾離大吏部議先奪其官勸明再擬至是因釋列功罪乃徵剽源清部永下獄源清創精永降級立功贖罪清微孫允中復原職致任張璫與繼祖詹榮楚香等各賞賚有差

十一月樊繼祖言指揮馬昇楊廣始爲叛卒據黃拒城自固罪在不原既而勢窘改圖內應擒賊功亦難掩試所謂罪之魁功之首也下兵部議尚書王憲言二人功罪既明宜宥罪賞功量移內地庶遺孽不生邊疆可息乃以昇爲都指揮調武昌衛廣爲指揮調福州衛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彙

七

三

十四年四月遼東巡撫呂經以許虎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故事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經履行請革每軍給一餘丁追放馬田還官衆益怨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機策體臺將吏督併嚴急諸軍遠大譟擁衆入撫院町罷工及免馬田稅中軍劉尚德爲經信用榜叱衆退衆益悍聞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鉉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遂擊毀院門鳴鐘鼓糾衆述人有不戎服持械者輒擊殺之盡閉諸城門出放遊擊高大思於獄推以爲主尋聞苑馬寺掇得經畫製其冠裳執付都司公署於是鎮守總兵劉澤洪

狀聞兵部議以事付巡按查勘先令副總兵李經入城宜布恩威令衆軍各歸營伍劉尚德革職監候劉呂經宜取回別用宜行文省諭各軍部俱如擬

遼東巡按曾統被部全復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帶榜安撫於是亂軍稍就約東城門始開高大思自投於獄統遂接遼陽分部將士晝城守九門及鍾鼓樓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誼諱者遂奉奏劉尚德而爲軍士乞原諒請如銳言上從之以韓廷奇代經巡撫其地

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東璘擬扣諸軍月草價爲飾裝其悍卒千登兒等因致衆倡亂拘提指院門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彙

六

而入執經數其罪廢毀邊備裸而置之衛獄取一媚婦同桎梏之機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廨并經私儲火之延燒公署及儒學一時俱燼遂破庫劫庫分其黨爲四部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還遼五門閉若備至隨復執之獄遂脅管糧郎中李鐵吳嬰給賑濟費厚舉費及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璘阿附經縱受數經十一罪請逮京問理而乞遣故總兵部永待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請假韓邦奇便宜督兵討罪取其首惡兵部獲得首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御史

建問止韓邦奇母行令吏部更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山西巡撫任洛往而改邦奇代洛是時撫順賊倡舉指揮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困雄以格寇賊怒經等兇惡陽倡亂乃乘機夜僻衆擁入其室盡掠其資因執雄與其子勳連頭反縛之實諸空館開城門鳴鑼鼓以驚衆衆皆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御史曾銳擬定悉指揮胡承恩代雄諭衆軍據守如故

兵部以遼陽廣寧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勘詔命工部侍郎林庭揚往往給事中曾忬等言項山海關守臣帖報廣寧之亂乃知王經等說未可盡信且自大同以剿剿與衆卷五十三 兵部

元

來平心及本論之撫順背刺之過軍士驕悍之目國家姑息之政三者實相因而成是故貽吏亂卒厥罪惟均夫號爲無臣廢天子命吏罪一焚殿公屏拒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順則職名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執巡撫乃以狀訴先發後問罪四詭云轉奏而不具姓名微君無上罪五今不盡捕元惡明正其罪竊恐奸雄竊笑而亂賊接踵也詔并王經等行庭勘勘

五月錦衣衛官校建昌親至廣寧諸軍謂爲帖非於黃地詳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誅亂撫經併官校寘廣寧於絕境等官論以請福乃出官校越二日御史曾銳進入

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於是錢乃勸諸軍及總鎮等官就下兵部議行林廷楨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惡嚴狀來聞報可

大理寺丞林希元言遼東倖卒結縛重臣差去官校亦被四繫本兵宜爲國討賊乃專事姑息致叛卒益驕威分益割不忠上責希元妄言官校被繫守臣何以隱匿令錦衣衛驗狀已指揮王佑等諱言之上遂怒希元在奉欺罔請欽州判官

七月亂卒趙刺兒于蠻兒等聞庭務將至自懼不免乃合謀襲鎮城衆官拜表集軍列隊即其夜齊聚爲亂總兵劉維微聞之是夜偶雨遂散遣衆軍蠻兒等謀不行搜

兵部

手

流言默衆密結死囚王果劉向上於獄詭言廷楨至將盡誅首從誘賊中人其叛謀衆庭楨至閉城門要款恩及給實如大開創懸板會徒密刺二城及撫順首惡者潛投方略令副總兵李鑑等分布各處起期擒捕於是蠻兒刺兒及撫順亂卒王經等二十八人同日被獲經具奏因請差大臣嚴實其事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既從重獲罪庭楨取回銃銃策彈亂侯京缺批用十七年五月南京龍江衛指揮陳欽等領旗軍船隻南江西兌運糧糧與通判邵德夫等爭坐文惡遂倡僧承

食無善實會各項銀米之說以起釁鼓衆莫諱辱德夫等以洩忿果既開勢不可止於是旗甲虞元善等遂毆德夫獲毀其衣冠德夫走監兇主事鄉賢夫所諸軍隨之并段傷賢夫髀裂衣卷凡擊毆戶廬悉毀之復進入糧儲道參議王崑匪不見諸軍益踴奮逐物叩受咆哮而出執縛糧長有死者強劫其銀米日中爲之罷市巡撫都御史胡岳榜諭之越六日諸軍始解散領充主於是岳及賢夫以事聞詔下總督漕運都御史周全核狀至是上其獄得旨陳欽等不異國法反傷切奪官民財物罪犯源重不得拘常律俱殺極邊水戍首惡岳與

兵變

二十

元善等三人論死餘各以輕重擬罪

十八年廣寧衛建軍伙等作亂是年歲饑伏兵軍丁于禿子張鑑俱有勇力爲市井所憚乃糾惡少四十餘人鼓譟倡衆爲亂城中人無應者欲出城集衆索門諭不得乃卒登譟樓鳴鑼鼓以鼓衆永率家丁夜不收三百餘人捕之呼譟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我兵益憤怒急擊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衆無一人脫者事聞上以連軍悍賊覺起倉卒而鎮憲官能應時底定添派稅之乃詔陞承左都督趙繼烈彰晉一級各費以銀幣賜勅獎諭諸有功將吏陞賞有差斌先恤其家

二十二年延綏督糧倉事王納言指嚴邊兵歸糧籍疑有虛冒違勘諸司籍者納言用法嚴刻諸軍在籍者俱不免乃衆謀呼求免勢洶河且不測總兵吳瑛遊擊張鴻等省諫之始散是夜城中惡少乘機糾衆切奪商貨還明巡撫都御史張德乃被逐民之無籍者舉出城入心稍定聽瑛各上狀奉納言并自劾上以聽瑛失禁違奪其俸三月令卽捕罪人置法納言行事過苛費致

民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兵變

三十一

今見丁應役衆遂倡亂遂糾欽於營臺東關處遣官招撫之欽得釋衆始定尋捕首惡九人逮繫訊治事聞罷東回籍聽用

三十四年十二月四川酉陽兵應調赴浙江軍門道出九江行劫殺入江西護送川兵銀樞曲體阻之被殺事聞給事中徐師曾請下軍門廉治其首惡因參四川監軍余事焦希成親兵遊擊曹克新詔奪希成克新俸三月餘如師曾議

二十七年十一月應天巡撫都御史趙忻行部至松江會金山軍亂鼓譟露刃直抵松江城下久之方解時崇禎

戍軍亦以索餉不獲糾辦防同知周魯著印判官薛仕
因之致傷數日給事中蘇景和疏劾所淫餉食聖愆賞
減變狀因言松江同知劉敏政吳江知縣曹一麟皆所
所厚吏三人相與濟惡殃民不可一日居位 上怒命
逮忻等問之已逮至法司問吉忻等事皆以催徵過刻
行事爭方致招物議未有貪縱實跡乃命降忻敏政各
三級一麟罷為民

三十八年四月初督安衛安南所屯軍李昂等聚聚行劫
拒捕殺人流毒川貴者且七年至是昂等渠魁九人就
擒延撫都御史高翥以聞及稱貴州軍民鮮少多係川
蜀兩集案卷百五十三 兵變 三十三

湖流民生事宜申明保甲以稽土著 上嘉御功賜銀
幣等依律處夾餘允行之

山西參政高鵬有財養率八伯人控取無術八百人者遂
謀叛殺鵬併及其逆擊畢文安府縣廬解初囚掠幫一
郡大亂都指揮鄭印督兵討之擊寇遁散

十一月定海縣戍守客兵久缺糧餉知縣陳正道把總吳
江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亂毀正道江冠服仍拉入
舟魁宿乃歸之總督都御史胡宗憲檄海道副使譚論
總兵盧鑑給銀二萬兩以安衆心而擒治其首事者因
波知府周希哲貪肆勒取常例致激變及言正道

滿疎機宜恭將張四維等鈐制無法乞行究治事下吏
兵二部言希哲宜令回籍候勘正趙宜調用江宜逮問
部革希職並江等令宗憲速問具奏徐如擬

三十九年二月南京衛卒亂故事諸衛卒月糧折值頗豐
諸有室者仍有口分米至是戶部議損折值五分之一
督備侍郎黃憲官又革口分米其補伍復役諸卒每
取嚴經歲時不得受廩而諸受廩者小月又輒除三升
不之于更嚴核死卒不實則榜其部長諸卒積怨之
又故事每月發廩不逾上五口先期下關行待之是月
既盛關符未下且議三月內止發半廩折值下之諸卒
湖兩集案卷百五十三 兵變 三十四

愈俗有孝陵衛卒周山等首倡亂以十九日薄暮入城
分肅朝陽通濟門內及柏川橋諸要路至于夜諸衛卒
欲起營待樵山等各逃爾諸卒勿赴營俱隨我至總督
府四月康衆從之遂走會同館傍圍總官居第鼓譟不
已山等首破關擁入懸官倉皇出白金四鎰遺之令其
解散諸亂卒聞之併聚擁入懸官窘迫踰牆欲自避匿
應傳若絕其妻先亡諸卒出其屍掠其舍欲及諸家裝
而遂獲練得總官擊朴俱下盤之仍昇至大中橋縛繫
坊上時新江口樵卒聞城中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
復突入內服欲刺守備不得府部諸大臣聞之急出示

總不聽誠意伯到世延齡之積戢仍不解散翌日九卿
科道大會於守備廳兵部侍郎李遂撫安之且議發賑
每卒予一金以資減折糧餉令赴演武場受訖乃去已
而聞軍中藉藉有言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
入海遂患之與尚書張泰議曰諸叛卒難從宜撫處而
首惡未誅非法也不聞元邁禁軍攻統軍張莫之事乎
且東南海河必俟來報處萬一泄機奈何乃托病閉閣
臥給各軍安家小票各一紙以安衆心密召生營官華
恩等入臥內受計令判訪首惡尉周山等二十五人各
掩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以獄上 上復命三法

兵變

手車

三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三
司會科道官詳議擬謀殺制使律俱斬 上曰議違本
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若立
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懲官心存欺謬計使人爲全屍
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可盡如果皆爲首者可再
議聞乃止坐首惡周山等三人餘各以於旋戍邊衛未
獲者悉寬之

三月南京守備太監何毅魏國公徐鵬來臨淮侯李庭竹
兵部尚書張鑒侍郎李遂以振武營兵變聞 上曰營卒
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京戶科具詳嚴總
督官趙斌狀以聞毅鵬來旋旌其責在守備不能克

戡士卒始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
各營士卒素受朝廷養厚恩乃敢不畏法度擅殺大
臣本當重處姑念激變所致令所司捕治其爲首者餘
當勿問南京科道劄行素趙時奔等各上疏言諸軍激
變始於馬坤之譏煽折銀成於黃憲官之查章妻殺而
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方倣驛主事費謙給放失
期及守備何毅等總理程規徐班等俱屬有罪部先罷
克廉餘更下吏兵二部議詳已而議上悉如行素等言
得旨令坤致仕視收驛驛驛職爲民班罰用規倣倣戴罪
視事殺等令自原把總指揮張駒等而下二十九人降

兵變

三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三
被逮治有差已而何毅等各自陳乞罷詔鵬舉策勵庭
竹開任殺降三級敘還

四月御史趙時奔疏論毅等取兵無狀恩威不行因言振
武營軍近以優亂汰減士卒著背兵而以新募之兵克之
譬之蒼狸養虎易與爲亂今即不能盡遣當以振武一
營軍分隸大小神機放場新江等營命生營等官各自
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滑消好究之一策也章下行內外
守備酌議以聞

楊州守備盧相部卒二百餘人因分糧不均作亂新閘出
格傷巡捕百戶馮承恩至僉真集守備汪恩所領顧船

將人海巡撫都御史唐順之聞變乃揭榜撫諭其衆而
自督兵駐瓜州遣相恩分遣追及之於黃天港斬首惡
林三一人餘黨置不治順之具疏以聞因請爲相恩謀
請遣按御史陳志泰相前以三河失事蔽達今二罪並
發不宜輕處失守戰船功不補過亦當并論得旨奪恩
俸三月下相于御史問

八月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淑縣將樂攻永寧破之守備
王趾率千戶劉兆元百戶黃權等禦之軍亂兆元率衆
先奔趾權戰死賊遂趨樂安廣昌李奔永豐放城遁去
巡按御史鄭本立以聞詔討賊都指揮權正千戶各陞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三

兵變

千七

幾子孫一變兆元等遠聞先是福建僑亂調募廣兵衆
輕德無賴比過陞警塞日需餉實有司不厭所欲即敢
行爲害云

四十一年五月先是延綏巡撫孫懷德遊擊高廷相督兵
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興多流民應徵食者則相與
掠田間議兼食之廷相以嚴恐失衆心而副總兵張璠
復刑治掠掠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琿與遊
擊尉達等悉奔巡諸亂卒乃入城肆掠商店城中大擾
都司胡朝恩等各率衆捕擒殺數十人餘衆始奔潰餘
卒素馴飭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巡撫董威有卻縱諸軍

督解威隱忍不能制遂漸潰悍凡給糧督兵稍違其意
卽肆爲流言於時巡撫孫懷德總兵孫勇皆庸懦不能收
衆卒致煽亂事聞詔下巡按官嚴勘至是御史董觀刻
上勇時達國輔廷相等罪狀且言致禍自李輔始詔以
勇等卽付嚴逮問

六月井陘民兵耿梅等擁衆入兵備道署刃鼓噪執副使
李一翰索去歲及秋月所欠月糧一給不得已各給所
月糧其餘爲移隊各郡邑卽付各兵自持之乃敢巡按
御史王漸以聞詔擒治首惡誅之一翰以不及例調用
四十四年十月河東李叛以趙炳然總督宣大軍務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三

兵變

千八

四十五年六月永天衛軍人以求索月餉擁衆入府門毆
擊書吏知府鄭文茂久之始解事聞撫按劾督屯指揮
胡良權科失期管操曹某掌印朱良約束不嚴并文茂
用刑過當俱當議上曰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撫
按守備官嚴捕首惡者治之良等俱下御史問

中允陳謹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毆謹出解爲亂挺
所傷臥病月餘卒南京給事中岑用賓勸懲撫汪道昆
无任監軍副使以酷刑激變素行食污不檢衆心不附
故雖以撫臣之威不能行於走卒益養成桀倖之氣白
貴大都之中賦虐近臣恬不爲怪請亟罷遣是然後設

治諸驍軍以法 上命道昆同籍聽調而令起拔御史
洪萬言捕首惡把總曹一麒等萬言以屬軍副費金
湖潮恐生亂乃白萬言得一麒獲客兵歸月而之一麒
等乘間脫身以久之不獲萬言以聞潮生亦作一月
隆慶六年閏二月先是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
臣督兵卒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日伺吏自為盜
往往白晝殺人掠其財於是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
江卒不得逞管案忿恨不悅城卒其忌者則江
卒也運奮臂起以挺擊尉指揮馬貞固因林之曰擊尉
法當死益大逞或免乎乃請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
歸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變 三十九

器械帥江卒百千人歃血盟於旗幟祠與守備楊遇春
共將尉及郡倖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往遂誘諸武
僮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乃請設兵備於池州言應
天徵寧池太安處廣德地理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
昔以徵隸金衛通安隸九江道近礪賊流劫徵池而漸
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同聞太平軍民呼譟入
府而僅以和解為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鈐束
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遺制者為便報可
以安慶軍亂詔械指揮張志學等至京轉治已南京守備
太監張宏言知府查志隆積誤月糧激變軍士又擅前

職中潛入南京 上命併遣志隆即訊
給事中梁問孟疏請嚴治安慶官軍以明憲典仍誡天下
有違法倡亂者所司即以實聞勿泥激變良民之律相
率欺蔽以隳國法 上是之詔自後官員軍民有徇私
挾仇違法倡亂者所司即據實奏聞朝廷憲典具存必
不輕貸其容隱掩飾者雖部科奉究
檢討沈位以冊封舟過睢寧與杭州千戶陳嶺等爭道嶺
等率諸潛卒殿之位死償還御史張憲翔以聞給事中
馮時雨等言往者大同振武之變徒以節治未盡故彙
官倖卒橫暴相尋近日安慶之事可駭位以奉使分臣
歸朝典彙卷百六十三 兵變 三十九

嶺等乃敢數東殿之至死宜盡法治之以振紀綱嗣亂
萌章下刑部請行巡按及假運御史達問如律從之
華大同平虜將軍劉文輝任仍命總督官達問以大同恭
將麻錦代文輝宣府西路恭將國代錦先是平虜衛
家丁賈世勛等作亂旋即擒戮至是督撫官言軍變皆
文輝貪忍剝下所致且言錦國廉勇可用故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二十八

妖術

永樂八年八月長沙妖賊李法良及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十八年二月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

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說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

剪髮爲人馬相戰關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景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四

妖術

十

兗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童彥果等各率聚衆之

擁衆五百餘人橫益都卽石欄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

鳳順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

按三司以間道人馳驛招撫之

二月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果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

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

從者勢甚猖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聞賊於卽石欄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

盡且無水東門首有改道升卽往掖之夜二鼓賊聚官

軍營與衆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

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覓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

男婦等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賊首竊鴻等攻安丘知縣張興縣丞馬揚衆民夫八百餘

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歸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

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將陷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

安丘卽急率千騎晝夜兼行鋒至城下奮擊賊之賊收

餘衆再戰城中亦鼓譟出擊大敗潰鴻遁去殺賊二千

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旣而柳升至青地崗升起

其不特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盤山衛指揮王真亦

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賊首悉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四

妖術

二

遼京師山東賊悉平

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妖賊唐賽兒等

雖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奉不卽就道勦諭以賊徒

憑高無水且乏資糧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關心及

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

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屢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敢

致忠力盡而龜賊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青等追之所

遇賊援不可勝言升亦不同及都指揮衛青聞賊困安

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追賊賊衆三日升始至反

忌青功而推舉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

日版每命將遺帥必反覆焉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頗功忌能者不可有越下升於欲

初唐裴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山石因角唐賢視之中藏寶劍抵青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里悉驗細民倉然震之欲衣食財物百物隨須以術邀致初亦無大志事兄浩淵既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廷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遠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刀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

關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術

三

三

獲鐵線鈕繫足鎖皆解脫竟逃去不知所終三司都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冠誅

上以唐裴兒久不獲大慮其惡慮測處尼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遁姑輩逮至京訊之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獲萬八山東奉政院民撫定嚴鞫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宣德二年九月大理寺奏汾州民粗知醫怒其鄰人求它醫用咒咀術殺之法當斬上曰醫術本在活人不能其術乃爲和術殺人然咒咀亦豈能殺但其心當誅誅之如律

五年正月文登縣僧明本等以妖言惑衆欲爲亂縣官兼送京師上謂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離世絕俗養生治性其後乃說禍福亦欲誘人爲善而凶賴之徒往往以妄言違禍其付錦衣衛窮治之

六年四月深陽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禍可圖大事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獲某城伯李隆以聞上曰道家貴清淨絕欲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長禍福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謂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爲張角和勒隆發兵捕之至是

關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術

四

三

悉就獲械至新諸市

景泰四年八月海賊李福挾妖術惑衆作亂遼東巡撫寇深捕首惡二十人械送京餘十八皆釋之

天順元年七月錦衣衛官校邏或衆妖僧妖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兵坐反太監牛玉接近劾請官邏者贊善岳正謂事縱得實不過令妖言律

邏者准應捕律活數十人

八年八月四川妖賊趙鐸作亂命會都御史汪濬率兵討之鐸德陽人兵敗爲千戶田儀所斬傳首京師好事者稱其首重可十八斤

成化十年七月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人追其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書夾無証驗得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來可其書有番天揭地搜神記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續登關九龍騎江神圖天空知賢受愚神圖經鎮天降妖錄板逢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圖水晶珠經金朔洪陽大策金壽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丁地金神履通黑玩書通天徽地顯仙爐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以近算天經八寶華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曆別大保泄漏天機伍

妖術

五

劉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公經奉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獨天記聚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天曆神工九轉玉覺金經記天形圖天體靈經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濟世身靈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乘銀城論顯明曆金章家授經王賢鏡四門記收煞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藏三聖爭功聚寶經夸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金金華蓋水繼書經賢金靈鏡經珠書符式生垣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鎮天關書厥天造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世三陽曆玄元寶鏡玉金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竊勒頭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得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越天關卷天曆玄娘聖觀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勝修五家經金光妙品春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書天揭天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以勒合
十二年九月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係定易州民功名立柱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周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

妖術

六

劉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問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與定間交結不遇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有若遇猴難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區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爲朝章勒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體常浩左小監宋亮副使穆敬得權乃得賣緣出入內府鮑石等皆爲所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科林街百戶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謀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得權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密各

道以鞍馬服用等物飽石膏服藥局內官奉令設候具以待每人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所發執得權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衙門忽報曰奉令死矣都察院詢實得權及楊道仙與山朱廣飽石皆伏誅餘黨元軍已而刑部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飽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阻撓禍亂死有餘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復有免刑罰大權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寃悉誅之上以事既行不聽又以兵部言陞賞錦衣官校袁彬孫賢等有差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妖術

七

元

十三年十一月山西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魔咒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八人冲歷四十四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始知其爲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惡惡有傷風化命凌遲於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婦人王臣自幼服役公侯家數易主亦數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不能行咸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賄稍待之見其一匣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生作進退聽

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遠舉授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教往湖湘江浙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各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首憾受毒最甚巡撫王恕銳列其罪詳中詔遣官校逮敬克爭軍臣下鈞未獄三日斬諸市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妖術

八

元

其罪皆死况此輩取人禍體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說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其卽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弘治元年正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獄鎮濟南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鄭常恩所造石面周道有符撰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錢似爲魔鎮之術者又有先帝遺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篆皆刻之石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鎮鎮海濱之神例命翰林撰文分遣朝臣以往不問用外官撰文內臣住祭之况石面魔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面石碑尚存於寧以妖術惑人自

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生所既
遇赦單發戍邊遠

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
逐一搜訪但有扶鸞屬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
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居住
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鄰知而不舉者連坐
十年七月巡視東城御史程文以鄭村驛軍餘劉普善妄
稱天仙玉女託夢於已令蓋造殿宇各處男女聽其誘
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治令都察院揭榜嚴禁
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惑眾之罪 上曰普善
劇朝與衆卷百六十四

妖術

九

輩左道惑眾有壞風俗即宜禁止但愚民無知始從輕
處治悉杖而遣之

正德七年十二月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
山西李姓省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資
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臥
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俗謂劉勳出世當王天下
某人當為文武將佐某女當為后妃頗御置水一盆令
其自照果見各樣官服於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監者
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
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為多寡至有千

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所積稍重陸續潛移他所惟圖隱身鼓衆劫擄殺人及
官兵敗敗五先遁走

嘉靖元年初都察院馬隆其母李氏手有卦文自號觀音老
母陸詳稱首有盤龍左股有日月二氣締結其黨崇世
陸等入京劫掠自河南盧氏浙川流入陝西商南山陽
等縣所過焚掠勢甚猖獗陝西參議陳鼎討平之
三年十一月妖人李伯川沈雄等詭稱商販入山海關殺
守關主事王冕事聞兵部奏行窮遼巡撫劉澤張理緝
捕盜賊嚴禁白蓮左道已而御史劉冲請贈見官以勵
劇朝與衆卷百六十四

妖術

十

臣節從之

十三年四月山海衛軍餘沈淮素習妖術初從妖人李真
等謀反賊殺主事王冕真等伏誅淮潛遁深州玉田三
河等處者八年至是為巡關御史所獲事聞下順天府
臣張嵩嚴勘得實遂正其罪
八月大同妖犯蒲芹等與齊源丘阜劉景陽等皆以白蓮
教術幻惑遠近出入虜境為奸會馬市咸恐於其黨不
利乃撰逆表進僞答謀以左衛獻之虜之銀亮市兒犯
左衛也實芹等誘之幸其謀蚤泄張榮陸呂明鎮等被
擒虜至城門不開乃引去芹証虜謂能鳴喊使城放

人在衛試片衛不驗未幾虜遂執送片詔侍郎史道取
片擊陸等諸妖犯悉械送京師下法司議其罪凡首惡
十二人悉凌遲梟首邊境沒其產妻子共從惡企建而
下死徒者有差是舉也大同妖黨帶盡其脫漏者不及
十一而首惡喬源丘阜劉景陽克匿虜所不出使數歲
阜等乃大爲邊患云

十月大原妖賊呂鶴丘富初以左道惑衆富叛降虜酋俺
答用事鶴因竊伏應州城使其黨賀秀英等出入虜中
與富通至是彥英自虜中還爲都指揮張翔部卒所得
盡得其間狀總督許論遣官捕鶴及其黨楊斌大臣俱
細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妖術

土

獲之事聞下兵部議鶴等勾虜入犯不在王三萬芹下
宜卽付巡按御史訊決論計伐虜謀功宜首赦翔宜陞
級兵備守巡副使楊顯等與有劾者宜并錄從之
三十六年十二月先是有人妖人馬祖師流寓湖州之烏鎮
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喻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
異狀禦之則刀杖傷人夜麗懸或人至死其黨有毛墨
計中江升高仙許達李福松蔣朋等更相誑誑鼓煽遠
邇愚民爲所誘者甚衆約以九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
有漢其謀者官司函捕之毛墨等皆先被擒至期馬妖
將白青二旗放火縱掠兵備急攻劉盡悉督兵擊之賊

潰走南潯官兵追擊及於雙林盡賊其衆獨馬祖師者
逸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兩浙倭患頻仍民
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變易生故妖道一鼓流言獨
風靡聚今悉黨雖擒元兇未獲舟山遁逃及側觀臺宜
急設宵旰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部可

四十三年京師有呂某者以白社法惑衆陰結公賴子徐
人僞授職官給以告身約於八月謀逆北連丘富虜衆
以圖大舉而河南山東宣大真順等處妖人尤衆互相
授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乾者居河南之齊源
一目微眇兩手掣以日月字懷術之詞不逞者推以爲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四

妖術

土

主陰鑄印章數百挺以待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徐小
帥以爲會兵符驗約於四月八日起事人莫知之是月
呂某者謀泄有人以僞告身二快牌獻與一暴首白
繡臣徐階階發兵部尚書楊博遣官杖緝獲呂某鞠實
奏聞因命內外提捕應乾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伏誅
四十四年六月滄州張鎮商河張朝用皆宗白蓮教妄爲
幻術妖言以惑衆私初廟宇行官四十所四方無賴禮
拜歸附無慮萬餘人晝夜傳法誦經男女陳香天津兵
備副使黃中發卒捕獲收鎮朝用誅之并捕其脇從數
十人餘黨皆散

九月保定白蓮妖賊馬相等爲亂寇撫張師裁討平之敕功賞銀幣有差安平縣典史陳萬卷陞保定府通判

十二月陝西甘泉縣民李應龍自稱唐之後裔與河內民

李元共爲妖言符誡惑衆聚約叛人丘富及各處羣盜

通虜欲謀不軌匪永寧王府鎮國中尉駐柞府中私製

號旗刻鉛印封拜其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駐

柞爲內應事泄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柞城王府宗

室雖據所據厚遣之窮無所歸併其黨三十餘人俱就

執事問下法司擬罪詔陳應龍等傳首以徇黨與各以

輕重發遣逆者各司緝捕駐柞賜死獲據發高牆間住

廟朝典彙卷百二十四

妖術

主

四川白蓮教妖人田統以邪說鼓衆推蔡伯貴爲主煽聚

數千人偽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攻陷合川大足

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城三川俱震劄州學正黃

尚質監司廉其贊介署巴州躬自釋禦郡賴以安巡按

御史李廷龍請治撫臣劉自強等玩寇失職之罪乃詔

奪自強及各守臣俸討之賊以妖誕相誑惑難擊黨霸

應所在蠢起然實爲合無紀律過官兵糧餉不支一

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戮伯貴懼逃走大定舊巢官軍

破巢擒之餘黨悉降詔訊實伯貴處決伯貴樂事凡三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太常寺少卿臣張孔敦

兵部

冠盜

乙巳七月沅陵民向珍入作亂率軍度允亨追千戶何德

出討援其寨斬之

麻城里長袁寶捕獲田妖盜藍丑兒以獻賜給帛旌賞之

十月信州盜蕭明率兵寇饒州千戶陳明擊敗之

十一月蕭明寇婺源州知州自諫死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一

丙午十一月永寧縣縣賊魏一等作亂指揮副使畢榮討

平之

洪武元年五月昌國州蕭秀山盜入象山縣作亂縣民持

公直等集鄉民擊破之上遣大理卿周禎至縣賞其

功賜公直與王剛中各銀一百二十兩

七月焦山寨賊首劉士原寇汝州三屯向唐等處指揮任

克等率兵討平之

八月溫州南溪人董孟怡等聚衆作亂指揮吳廣討平之

三年正月沂邵二州山民作亂參政陸聚討平之

四年八月贛州上猶縣山寇作亂命宜春侯黃彬討捕之

高州府海寇羅子仁等作亂殺通判王名善雷州衛千戶黃青領兵擒子仁等職之

十二年七月四川賊彭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平羌將軍丁玉率兵盡戮其衆遣人秦從上賜勅勞之

十四年十月饒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張德督兵討之

潮州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擒賊千餘人并其家屬二千七十八人至京

十一月程鄉縣軍盜發趙庸帥兵擒賊首偽萬戶寇陸

海等一百五十八人平之

十二月唐勝宗率兵討饒處溫山寇擒首賊吳達三葉丁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二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十五年二月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趙庸發兵擒賊五百七十餘人平之

閏二月陽山歸善等縣蠻夷及豐龍湖城家塘潭源洞等處宿盜爲民害趙庸悉分兵討平之

十六年九月時廣東賊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都指揮戴宗率

兵勦捕不克命申國公都鎮爲征將軍臨江侯陳璘濟寧侯顧容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之

二十三年十月東川侯胡海等討賴州賊夏三等平之斬首三千七百級生擒蠻人一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三等并俘其黨三千五百人還師

二十六年十一月東莞伯何真之弟通其次子宏以罪誅通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縣以兵捕之通伏衆阻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指揮使發兵擊敗之賊遁送京師誅之

三十年正月漢中府沔縣吏高福興及民人田九成偕李

普治謀作亂殺知縣呂昌說教諭李說敗官軍命征西

將軍吳興侯取解文等發陝西兵討之

九月耿炳文遣陝西四川都指揮同知分兵捕福興及其黨汪伯工陳妙真楊文輝等悉誅之宥其脅從爲軍者凡四千餘人

三十五年八月江西廬陵民竊東坊掠三司奏請發兵捕討太宗不許遣行人許子謙齎勅諭令各復其業仍勸導觀風撫之

柳州等處蠻民喧衆掠掠遣禮部主事李宗輔等賁勸性赦其罪諭令復業如執迷不悛調兵剿除

永樂二年二月勅江西總兵官興城伯李濟等率兵剿擒
永新流寇毋令擾害良民

六月大猷凱清赤坎寨胡家港諸處海寇殺掠軍民飭賞
捕倭總兵官王友等勦除此寇以肅前罪

三年二月遣兵部尚書徐子良等諭柳州府武宣洛容二
縣民黃田等及荔浦縣民廖均用等各復原業永爲良

民若怙終不悛調軍湯陰

四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皇君山草寇竊發上謂

兵部曰此雖小寇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才數千人

順帝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

寇盜

四

四

明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夫

逆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已而布政司

獲首賊并其家屬送京且言初其誘連其姪禁之於家

而驢報官遂獲之上曰母與姪知大美俱免連坐

九年正月上諭兵部尚書方賓等曰建文時賊役繁重

兩廣江西福建多有嘯聚作亂爲害鄉里朕初卽位不

思精養遠官招諭悉能聽從各還生業今天下平寧朝

廷紀綱法度已定尚慮愚昧者不知爲善之樂或因有

司暴虐或爲豪富凌迫乘其小忿輒入山林強盜劫掠

於法必應剿捕然兵戈所加傷其善人此徒豈無良心

當預先開導爾兵部卽補諭自今務須遵守法度賊役

一體應當以盡爲民之分如有分外科徵自下而上陳

告若不遵理計資大誅赴京陳訴如鄉里有頑惡無賴

之人煽誘作耗其良善者能擒之解官朝廷量加賞賜

豈不勝於脅從受病果能遵守朕訓永遠安吉違則有

刑悔將無及

給事中倪輿言有內官奉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

請罪其專擅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

弊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

必恃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受害多矣爾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

寇盜

五

整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輒恤恐而退

十四年正月山西廣靈山寇劉子進屠鄉無賴脅自言往

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刀劍鐵劍神箭能驅役鬼神造

爲妖言糾集鄉民劉與余貴和景驥樊敏等作亂妄署

職名以皂白旗爲號奪太白金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

探水旗軍所遇劫掠人畜官軍莫能制事聞遣中軍都

督金玉等帥兵征之獲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

上諭刑部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饑窘或爲官庠虐害

不得已相率爲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

擬文陞各衛充軍勅王等還京

二十二年五月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麗水政和山寇周叔先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致滋蔓請發兵捕之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後都司張素所願勁兵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省而捕之大學士楊榮從容進言以爲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承命所害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爲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上曰卿言是也可納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晚也已果悉服

翻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六

二二八九

洪熙元年二月鎮江常蕪一路強賊劫掠爲民害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驍馬都尉沐昕兵部尚書張本即撥官軍船隻總官率領前去緝捕務要盡獲押送來京都察院亦選御史一員往督視之

三月藍山縣賊潘康山等誘衆作亂並寧溪鎮流劫劫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軍相機勦捕之

長興縣賊首殷先朝伏誅

四月命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遣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上曰往年所遣捕官多不得人爲人更甚於盜今須慎選若復違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宣德三年五月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千增指揮費子尹李忠等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斷不戰事廣等降賊且教賊進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機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戶李英告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屢說告賊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城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見我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獲送京師悉伏誅籍其家

翻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七

四一

正統十一年三月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盜礦諸賊出沒於江浙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况三司官僚意見各殊苟謀非已出輒多方阻撓遂成跡息致賊勢熾蔓乞斷自宸衷命有識重臣付以關外之寄嚴立法制必除兇惡章下都察院查知昇言上命御史柳華往督福建浙江江西三司調兵勦之但奏盜縱賊必罪無赦

十二年十月浙東袁宗賢及俞都御史張楷討之十三年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康後爲衆所推因殺人官捕之逃入寧化陳正景家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願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事發初上杭攻打州衛杉關攻光澤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時參政宋彰文詭人與中官參

故舊侵漁以萬計魏送王長遂陞布政使任計營所費
驗戶賦之貨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營主蔣福
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據縣
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封涉縣將攻延平延平御史汪
湛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卽回省會制卷御史張海在延
平被圍海射檄諭之賊退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宜按
賊事先經解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
寧寨二關之人傳報以下八關誰敢窺焉遂殺蔣牌使
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遣總兵劉
聚副總兵陳榮帥師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閩粵集卷五十五

延平

人

先是延平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型樓編
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能令者聽
總小甲充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志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偕人田例於輪租外
僱田主以新米餽茂七娘偕其民輩之又以輪租於
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
茂七不至乃下貶輪追報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
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歌
血誓衆舉兵及別縣游民皆舉金鼓響應之烏合至
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上謂兵部曰朕自卽位以來惟懷以奉天安民爲心累頒
部勅省刑裁罪輕徭薄賦凡可以寬恤民者無所不用
其心又戒歸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殺一毫
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此者鄉茂七
等聚衆爲盜所司請發大軍勦捕朕雖遣將調兵然猶
慮其出於不得已必有激變之者是遣御史齎勅楊
丁寧撫諭庶保全之今茂七等果有悔禍之心將於延
平城下輸情訴冤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從役三年御史
張瀚等以聞朕悉從之仍赦海等明正官吏激變之罪
爾兵部備極朕言以曉諭之俾其知國家以仁育萬民

閩粵集卷五十五

延平

九

以大信布天下楊文至日不分罪犯輕重但能流心改
過卽日退散者俱貸其死仍免其從役三年凡過年通
負悉免追徵官吏人等敢有違誤發害之者治以重罪
如楊文已到尚且首鼠兩端或仍前結衆或逃匿山林
必獲滅之不赦

郡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督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冠泉
郡知縣熊尚初逆戰於五陵坡

七月都督陳詒討葉宗禹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
璞都督徐泰督諸軍討之

十一月張楷分兵討葉宗禹副總兵陳榮戰受傷遣兵討

開賊 朝廷處宗與開寇令御史朱英與中官分
守關隘要地英楠諭賊示以禍福降者毋殺以計生
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於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相
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卽誅明松等尸於市賊
聞之遁去

十四年正月鄧茂七勢益熾遂開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
兵乃命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
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開都尚
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
瑄紀功大發兵討之

國朝興業卷五十五

寇盜

十

鄧茂七犯建寧府事急改裝瑛率兵拒戰陷降死

二月張楷兵至廣信鄧茂七聞延平甚亟辭調都督劉聚
日賊開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檄遣人馳諭以威信果
半兵至銘山賊聞將棄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
潰散茂七懼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
賊復攻延平附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
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未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
已而假作伏起公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時陳德
等大兵尚未至茂七已誅張楷遣兵仍討浙寇金濂陳
懋爾與福建巡按御史黎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閩寇餘黨推鄧茂七兒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金溪殺
等選精兵二千撤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
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我而
還一千兵已據其寨川其溪木礮石下墮之賊衆遁散
授福建降賊嚴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三月浙江金華府開成和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捉成副
使胡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入賊寨入險阻乘
間殺出官軍調集又循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
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抱抵賊寨諭以禍福言辭懇
惻宗留等環膝陳謝悔悟率其黨山降惟開得二殺使

國朝興業卷五十五

寇盜

十一

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徐恭等進討浙寇賊績三司官沈璘賊定王晟皆沒
五月勅命都御史張楷還兵同徐恭等討浙賊恭次金公
山甚危楷往援之至卽伏兵討夥兒甚爲懸賊至麾兵
擊之少頃自走賊追過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
六月將鄧伯孫勢益熾陳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
擒相與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
千戶樊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討張
爾孫勇而健善騎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
遺之許其自新諫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而殺之

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涉縣渡貢川
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時殘寇雖不復起乃清湖
兵計之親總單務晝夜籌度其間知賊黨迫脅者衆遣
人抵其壘檄諭之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
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
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聞寇乃平以功陞尚書
八月廣州盜黃蕭養反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
露禁郡獄餘年所時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
瑞也因教以不難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過其
黨蕭養以待遂遁入海嘯聚草莽赴之者旬月至萬餘
人遂攻圍廣州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
相藉製雲梯呂公事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恩民至十餘
萬副總兵指揮使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
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避若避賊狀官軍聞
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槍落盡賊其軍賊擁清至城下
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稍寬改元
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校鶴官自餘人
十月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以也先之變並來賂爲盜命
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洛陽等衛軍緝捕之

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計黃蕭養以兵部侍郎
薛孟璉督理軍務
景泰元年四月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餘
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輅奏福建政和賊首吳金八等流劫
青田縣攻闔平陽千戶所議遣布政司孫原貞俞事
奏懇免期會勦從之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副使陶成禦之賊死
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
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
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
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諡祭配享越廟
公胡大海廟殿其子魯爲新會縣丞
二年十月浙福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兩省
四年六月浙江福是民鄭懷曾王孝心等作亂命都御史
劉廣德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乃察其嘯聚之故以
山有銀場連亘添餉賊得以潛伏其中卽命伐山通道
俱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悉
五年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巡按御史練綱起兵捕其渠
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

嘗通亦多忌網逃議鄉州判官再使甘州撫經歷

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錫民之無賴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謀爲盜詔經廣西官軍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快罪君錫面

林宗載其卒

天順二年五月廣東海賊嚴添應等寇香山洋尾添應坐死四繁漳州越獄事蒙下海爲患賊殺官軍拘留都指揮王維至廣東復殺總督僉侯都指揮杜信勾引番船入寇經撫葉盛命官軍擊敗之生擒添應餘黨悉盡

廟朝典彙卷三十五

寇盜

十四

七

四年八月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過華造妖言構集大蘇峽等山賊攻陷諸縣燒劫衙門殺擄官民掠去寶家寨巡司印信益毒一方都御史葉盛督家政范信附使諸役都指揮韓瑄督領指揮張錦王錦等官兵擒斬成等三十三名會同印信會從者不殆

七年九月廣西潯州懷賀山賊流劫廣東雷廉前年新會地方劫絕兵有參軍侯陳涇副總兵都督歐信必撫都御史葉盛討之

初兩廣盜起參將范信以兵會副大藤峽信利機掠馳至廉橫問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屠戮殆盡至是

又欲併連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參議朱英爭其非事且遣使請都御史葉盛亟班師民免屠滅之慘盛從之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兩廣守將顏頤白異故討賊不成功葉盛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原題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都督顏庭率兵赴之盛與庭協謀破賊砦八百餘所數萬而還或又以殺降請之不知實積年反復之狀也

成化元年二月上杭縣關承事攻破縣治知縣黃希禮不能禦而退及承華被執乃言督諸希禮故縱之法司坐希禮罪死希禮遣人上京懇下憲撫及三司以承華已

廟朝典彙卷三十五

寇盜

十五

八

誅言不可贊惡証良善上謂罪疑惟輕其宥希禮死但不能以死守城誣戍邊衛

四月劉妻流民別千斤反命撫寧侯朱永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之起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搗賊巢

七月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川廣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聖人責備或少留所掠貨與之其歸雖受者多被殺戮追賊去有司捕得所留與物輒爲誣盜分賊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應拷訊之辭甘心適死受誣含冤終莫能辨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

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肖草心心撫乞勅各處撫按分
巡等官務請盡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停理庶幾
民善獲安茲賦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十月給事中袁愷奏刑襄等處流賊攻陷地方其為民患
總兵李震巡撫王恕王倫巡按王瀛都布按三司王澤
等既無撫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為該事
之戒 上以愷大臣姑記過瀛澤等俱奪俸仍令同
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廣東山賊流劫贛州龍南地方勦巡按江南御史陳選都
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資按察司林鶚討平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雜錄 十六

大學士李賢言賊寇雖已往征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
東多賊聞大軍南下必趨趨以為黨其流民亦恐官軍
剿殺因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檄文
開諭俾各安業有能擒賊或斬首來獻者比軍功加倍
陞賞其被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與有功一例從之
編修丘濟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前月總戎者
之混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養
兵吏賴以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劫室廬戕殺
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
依不幸為賊所虜始從之以延頃刻賊劫持而虐使之

行刑負格息則撫焚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
之以還官軍為一僥倖不死彼固欲賊去之後仍趨官
府輸役如常得為太平良民也然而大軍既至真賊逃
遁顧將不得已之從賊者殺之以為功由是平民皆甘
心為賊矣宜由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 按賊黨與
以狹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

二年三月揚州鹽寇遮守兵失利勦倉都御史高明勦捕
明造巨艦揚縣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峯御史戴
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賊出沒
露踪跡不得是江海間稍靖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雜錄 十七

兵部言提督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住襄陽房縣
且沙河等處萬山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官隸分
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穀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騎角
並運赴期會剿 上曰兵不可遽制宜如所擬行
五月平陽將軍撫寧侯朱永提督尚書白圭及總兵都督
李震帥師討剿襲賊主至南陽分兵為五路並與永由
南漳入遇賊誘之麻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暴火
山險復雨澤阻先士卒而登至格兜賊憑險為拒時諸
將聚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問主來者有勇乃令
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勝

之賊萬餘迎敵顧已營火起遂驚駭賊亂走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腹走深入敵腹

反賊劉通等伏誅

下即劉

河南西華人有臂力縣門有石

輻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

住襄陽房縣與妖僧九天錄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

者和向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

舉事乃於地名大木願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偽號

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

取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繫於市男十一歲以

順朝興業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十九

上者俱斬之

六月遷按湖廣御史王繼等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

劫大昌縣治襲地衛指揮曹能楚州府通判王前率官

軍民伏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視與奉節縣典史并

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勦能易敵傷感請治之事下兵部

王復等請勅白圭等議南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

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後文王恕停旌

爭權戴罪殺賊兼守禦城池從之

十月白圭等奏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千餘燒劫巫山大

昌縣治調衆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前往勦

殺賊計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

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請信營告缺食

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姜連氏偽同師

常通偽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

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詔處下兵部

議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

捕俾應剿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

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碑及賊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於市并斬其家屬五

十二人和尚名龍說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事

順朝興業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十九

四年四月因原土達滿四及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

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

末虜酋字來毛里後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

有北從意求時却穆藏匿通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參

將都指揮劉清中備指揮馮保復通索各土達賄物各

土達怒之滿四遂糾衆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

十初西山嶺平可容數十人滿四據之劉清領兵與戰

不利陝西鎮守巡撫還都指揮邢瑞申添率各營軍往

捕戰於城下申溼死之邢瑞通逃官軍大潰遠近震駭

五月初陝西都御史陳价總兵寧遠伯任許昇及總兵

廣義伯吳琮延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繼各率所部兵討滿四

總兵任壽率官軍討滿四寇夏兵先至陳份與吳琮不顧延統兵至自固原急趨祥寧夜二鼓背壁始定軍士紛若比曉卽出駕架梁順嶺而行去百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軍餘馮信最知賊情隨自仆曰賊雖誠僞巨測然我軍夜間未息臨晨卽行且乏水飲無號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微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稍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就民間剽奪與衆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二十

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陽陳份欲自殺左右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而歸盡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境俱逼入城而於靜寧州大路擄掠運送甘肅冬禾布花萬餘疋糧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劉謙催兵至固原具奏以聞速陳份任壽吳琮劉清馮保下詔徵後清陳伏謀份等請成

七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何知訓王爲總兵率京營及延統軍夏甘涼等處軍馬一萬三千征滿四月伏羌伯毛玉攻滿四寇命先擊敗我軍遂退總督

項忠卽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會有星索於白斗中外清濁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賊戢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崇祥去姦

昔李晟討朱泚憂感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至卽以師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尙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將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忠異已各稱浮言

兵部尙書程信以賊衆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奏請遣撫寧侯朱永以京軍四萬往永復張大其事諸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雖其張皇欲止之報旨

聞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二十一

寇盜

二十一

參差整軍奏待再有急報舉行會項忠報軍中事上特患秦村太監懷恩等至閣下召兵部計議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

忠議賊不足憂也商輅亦云然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敢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爾時廷臣聲然附和以爲京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

時輒謂忠足辦賊賊觀其說境終賊平矣衆尙未信十一月總督項忠與巡撫馬文升等督兵進攻不城忠堅

上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後漸有欲降者忠乃以二年自隨單騎抵寨晚以禍福於是賊中有從之衆相率

來降銅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
御之值滿四夜使愛將楊虎親者出營遠汲飲給忠先
揚言斬之虎程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
鉤賜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程所賣成擒斬
六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

石城反賊殺立平涼達官鎮撫火敵爲主拒官軍總督項
忠令各營遠夜不收數人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
追蓋微徵彼之黨使易成擒劉總戎議欲在城中俟賊
皆散去勿追項忠與馬文升議曰賊自叛逆以來殺我
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猶不遂
則朝典卷百五十五

寇盜

三十三

意即又報矣終爲快意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
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解
諸營兵械之而首數千級惟滿四太平舍人能最驍戰
過去詢其黨滿洪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
槍傷獲其家口百餘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賊五百餘
幼男婦女數千人盡分給官軍止遂取十三歲以下者
數百以旣取用文升與忠議曰石城之險非近夷前後
所築城垣恐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
五年正月官軍捕四滿四賊首毛哈刺亦傳首至陝永移
土達悉令水分耕牧

五月鹽賊錢厚糾眾反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儲俸都督金
事董寬擒之

七月流賊李胡子聚衆起漢中劫掠陝西巡撫馬文升率
兵廉之

六年十月剿襄賊首李胡子聚衆反胡子本劉千斤餘黨
倡流民爲亂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軍務討之
七年正月兵部尚書白圭等言先剿襄等處流賊猖獗特
勅項忠督勦今賊王彪就擒餘黨多用於懷柔出於遇
脅宜令項忠相度賊勢會彼巡撫總兵官計議撫恤長
策不必調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則朝典卷三百五十五

寇盜

三十三

三月湖廣總督項忠奏逆部臣譚汝流賊不必調土兵以
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愚
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遑履行陣已行餘萬土兵分河
南諸路兵刻期俱令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
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
流民聞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等
鳥伏巢窟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臣
流賊必須窮其脅從厚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
撫四十餘萬則李胡子雖未印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
項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者悉

生業不至爲其從宜區處諱曰可仍刺忠等用心設法
撫捕以靖地方時楊琯巡撫制憲恐流民爲變累及於
已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撫御史薛承學及壽泉守
巡官皆附瑞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十一月總督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樹子等而餘孽未除
忠等復率義進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凡逆
逆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餘
餘鄉者百餘仍飭便宜十事進忠右都御史仍舊撫治
十二年三月張益來全伙誅全武驍左衛軍士以山後女
直人又稱米達子與都指揮麻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寇盜

二十四

外劫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被莫能捕殺害被
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薊地爲千戶李端等所獲
命泉首示衆

十四年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命都御史高明討之明
奉勅許便宜行事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皆悉
不服乃遣兵擒其渠穴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
經省之海濱民婦命其亡命爲不軌明慮與大獄止生
妖言罪誅之事平衆多其功令疾乞骸納勅付以去
十五年八月浙江景寧有橫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
兵參議張敬華時監溫處二府銀課獨曰此可撫而定

也乃刺日使自歸身往淮之賊露刃以待及諱視曰渠
我張公也皆斷首懸命敬華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
十七年九月張賊劉通等伏誅通直隸鎮海衛人成化十
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湖中販鹽爲盜
竊劫殺人都御史白昂奉命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
俄爾遂與其黨身歸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
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餘悉斬劉通等
力將投首俱獲等斬首惡五人餘擬罪有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寇盜

二十五

弘治三年十一月張益野王剛嘯聚不逞初起薊州新軍
往來東鄉大軍大昌討已肆行劫掠守土莫能禁遂
入竹山竹縣又據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縣凡五年
守臣畏罪其敢擊鄭陽巡撫嚴璠請令川湖陝三省調
兵誅之下兵部議移撤三省撫臣調兵進討璠則使
朱漢等分道並進賊聞風奔潰乃納川湖兵深入賊巢
麻柳壩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遂定
五年八月章定煽亂命大理少卿屠勛撫處動至諭以禍
福誅其首惡餘黨悉不治同奏稱旨
六年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討古田宿寇初都督馬
俊厚參政鑑以討寇敗死珪以致敗自俊珪乃引咎
自劾時議又欲濟紳誣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賊

果自縛以歸

八月六月上杭盜復起

八月命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羣盜

十年九月金澤調兵勦賊首潘天明等首級八百餘平之

十一年七月總制兩廣右都御史鄧廷訓調兵征西會等

處宿盜李景先單保等賊之生擒惡黨二百餘悉伏誅

十二年八月襄陽賊賊何淮僭號稱王與徒五百人攻陷

城池劫掠鄉聚分選金事李善委蒙陽衛指揮呂高福

賊身自微服出入賊營中以計擒獲事平詔陞一級

十五年正月江西吉起巡視都御史林俊討平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二十七

十月江西吉起給事中吳世忠勦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督

緩不施一策及知府李復真王塔介劾等情下部議之

勦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設法撫捕并勦吳世忠所勦事

情降言盜賊之起由賊役不均官司生派稅糧等項往

往徇情畏勢陞格巨室賄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賴相率

爲盜而豪官大姓假以佃戶名色窩隱及至事發又出

爲打點脫免故勦嚴禁除之

十六年二月江西新昌賊首王五事衆抗都御史林俊并

擒夥黨四十人自効賊悉散

十八年三月南甯巡撫艾瑛平崇明巨寇施鍾二陽餘黨

降勦焚餘

十一月廣東右布政使孫設法撫諭十三村積賊徒開勝

銀幣焚之

正德三年十月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稱順天王鄧本恕

稱到地王廖直稱梅施王衆至十萬攻陷郫縣起調都

御史林俊巡撫四川督兵討之時官兵罷弱詔永順保

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於流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

兵來寬汝矣

四年九月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師屯軍

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奸騎射往往逸路劫掠爲害甚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二十八

盜至是聚黨益熾劉理遣御史曹果於真定嚴殺於天

津薛鳳鳴於徐淮等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

口隨至是許果等令將家以減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

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歡舞爲樂理遣運卒緝知之傳旨

降鳳鳴爲徐州弓手璽在天津稍收飲惟果來立什伍

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

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盜人無所容盜賊

多內官張忠臣張茂爲高主果親往捕斬之嘆其心剛

州盜劉六劉七奔津召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果嚴捕盜

有功升陞爲食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十月四川保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殺掠陝西漢中等處命刑部尚書洪鍾德制軍務督陝川湖兵征之廣東盜起陸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會事征十三

材池水盜平之

許中官

五年三月汚陽刺底水屠丘仁楊清等攻掠賊邑官軍屢失利總督洪鍾以計擒滅之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應威通江縣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備圖石砦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應威擒藍廷瑞斬其口會合鄂本寇趙過臥西漢中三

十六盤空大巴山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二十九

三十九

九月總兵馬安敗流賊林景州

六年正月四川江津賊曹備稱順天王攻固縣治金事

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且賊方解酒不設

備乃使半軍食嘶校而在圍而燒之賊奔竄又於山坪

伏子解等連戰連敗之在賊營殺死督備等先後共斬

獲賊親八百餘人殺死四百七十燒死七百餘人擒獲

賊屬男婦七百餘名口收回男婦七百有餘奪獲馬騾

器械等項數萬地方悉平

二月剿七等盜或吏肅縣劫去在獄查黨科步名以殺時

窮民糴應旬日增至數千

三月以賞罰條格摘錄有賊地方日凡府州縣官衙所爲

賊所破殺掠焚燬數多者掌印及職專官備捕盜官皆

斬雖無賊池罪亦如之府衛掌印分管及兵備官每一

起降一級分守分巡官及三司掌印官通降其甚者各

滿戍士卒臨陣不用命者斬鎮巡撫等官許以軍法

從事所轄地方盜警匿不以報者罷職失事重者亦斬

兵備守備守巡等官聞賊延縮貽患地方及鎮守巡撫

官不能弭盜巡按御史不能督捕糾舉者俱照之凡有

爲賊鄉導以復私讐及爲賊耳目令得奔逃者斬仍罪

及其孥凡就陣擒斬有名剿賊一人者如遊方例陞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律盜

四十三

級世襲新從賊三人以下者祇如舊例陞賞其有補斬

功應陞叙而不敘者每剿賊一人賞銀三十兩從賊一

人半之斬捕一人減三之二若盜賊能自相擒斬者釋

其罪仍如制一體給賞若能自首者亦賞其罪毋

分捕盜者追訪之守巡以下文武職官有督捕保障顯

績者鎮巡等官果奏推用

四月江西盜起召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副都御史

俞諫提督軍務督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迭起漸

賊犯新淦執拿政趙士賢靖安賊擒趙王嶺陽礪案華

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都德州桃源洞等處賊亦

作亂金等奏調廣西四州東蘭等處兵共征之

五月朝廷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章典同洪鍾林俊會剿並延瑞鄂本寨

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

速進監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

令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督四川兵起撫陝西藍章督

陝西兵及撤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與俊親監督之

湖廣兵先追及於石泉縣賊千孺賊見官兵追急求招

撫令至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

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候

國朝興業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三十一

山駐營廷瑞本恐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

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

許之本忽來見四營廷瑞復來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林

樹垣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圍防守巡邏

甚密不得開張勢皆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

詐爲已女嫁與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驛世麟自

軍門受之迷感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于金

說廷瑞及本忽於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

麟赴黃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山奔軼山谷鍾

等遣諸路兵分追迫剿擒斬溺死併俘獲婦女老弱累

馬兵仗甚眾未盡者許自投首雖從賊首廖蔭子未獲

從聞加運太子少保使右都御史章副都御史

江津賊曹南餘黨方四任劄于維衆走集江入恩南石阡

等府數月之間復割賊方四爲總兵任劄于鴛鴦御

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解許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

於恩南播州兵敗之於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

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欽至江津復擊八月賊以甬川馬

頭寨子關寺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清諸處軍無

兵禦之賊遂趨聞入基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

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數副使何鼎都

國朝興業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三十二

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剿使李斌知府曹德帥兵由

江津進來攻之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廷兵至并

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

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復遣李鎮曹德督西陽播州石

廷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

級俘獲二百餘人官軍乘勝追擊賊乃拒高下石兵不

敢近二十一日李斌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壩小

壩月照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向皆令破具中

堅斬賊首任劄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

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餘衆

墜跌崖壑填塞箭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鹽課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勢追剿又殺二百餘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捷聞林俊等實有差兵部尚書何鑑奏遣都督張俊王琮統兵分布荊州等處劉六等復回山東

劉六劉七濟遠名等賊勢日熾有趙蕝子名燧者文安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濟遠名耶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初其妻將汗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囚降爲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耶老虎爲一夥分掠河南劉六劉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三十三

七齊彥名爲二夥分掠山東遂被泰安燒東關攻萊蕪七月已酉朔十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倉庫殺虜莫計庚午十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破禹城燒官倉及安仁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民舍千餘間分劫鄉村大月復攻 沿途殺掠莫計甲寅三千騎攻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亥十騎破新河知縣章月戰傷丙辰攻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屠擄掠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推用人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降大同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

軍務思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偉素不知兵所領京營人馬皆不諳閱中錫專主招撫通微諸路楊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後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在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官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撫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願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因是請騰請中錫恐賊害已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三十四

下獄論新後中錫死獄中偉革爵閒住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銀充總兵官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令在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節承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獲大用完節制調遣八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領兵攻破豐臺縣知縣段勇死之趙璠等推楊虎爲主帥攻破興濟縣攻滄州不破燒燬糧船殺捕人民兵部奏山東巡撫邊憲真定巡撫蕭翀撫取無力遇賊失

據謂連下獄又著合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北守邊將
帥劉牧死

侍郎陸完師已由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大學

士李東陽楊廷和兼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陽乃西

恐緩不及事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由東陽等討曰甚

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

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官罰嚴明諸將

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

初兵部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邵永丰部下入居庸關

駐涿州是族副總兵馮順入紫荆關駐保定值賊陷涿

關斬樂奉王自來主入 寇奉 王自來

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 上御文華門召何

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

州賊來送死但思望風遁去耳 上喜諭曰若等就窮

火牌調陸完經往信安復諭曰朕直言真語卿等勿訝

粗率鑑頓首謝承旨畢退至部中已乘燭失道人誦醫

正陽門鎗鎗實彈到涿州戒以失誤者斬陸完欲引兵

南行而實彈適至遂直趨固安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

合兵蹙之賊大敗軍威遂振

總兵許泰敗流賊於牛壁店遊擊邵永敗之於盤松
總兵馮麟遇賊於東明張千巖大敗之斬賊千戶

益都賊張興張旺等聚衆千餘在東平一路劫掠主事張
嘉謀督續調官軍與遊擊邵永兵敗賊於高唐店賊之

九月總兵馮安帥官軍敗逆盜楊虎趙燧於景州朱門村

殺賊千餘人獲等奔遁小灘河北

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禦趙燧等敗績殺元官軍

七千餘人趙文被擒次日得釋

副總兵李瑾帥官兵禦趙燧等於蒙山地方敗績殺官軍

四十餘人獲鎗馬百餘副

太監谷大用侍郎陸完督遊擊許泰等帥官軍敗齊彥各

等於薺子巖殺賊九百餘去大名地方又殺千餘

關斬樂奉王自來主入 寇奉 王自來

江津通賊方泗任輔子麻大尼等復起殺破蜀土命巡撫

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之

十月剿七等賊冀州

剿七等犯樂陵知縣許連敗之既而劉七楊家婦以千騎

犯利津連率未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

平自是賊遁遁不敢犯斷後文薦遠糧山東食事

趙璉等攻破靈山等徯日黑等縣南至宿遷殺死高郵等

衛官軍三百餘人統指揮陳朋隨行

十一月璉壁知縣陳伯安禦趙璉破賊執殺官兵二百
餘人尋釋伯安已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歸德等州

縣義廣城知縣薛輝之

鎮州又指揮等率官軍扼小黃河渡得虎領黃寧等七人

奪舟欲濟官軍覆其舟虎等溺死趙遂復惟到惠為神

德兵白玉領官軍禦劉惠於太和縣小南門收績殺官軍

千五百餘奪衣甲器械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劉惠攻破流丘鹿也執都司潘仲發都司王保射傷布政

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

蔡致仕知府張釋同生員老人等備馬匹金帛赴鹿邑

哀免一邑生靈劉惠等不攻去之

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

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

寇盜

三十七

三十九

劉七等說知縣大用毛鏡等官軍在臨濟獲衆復奔潞州

賊以十二月舟車駕出知官省牲驅犯御時兵部尚

書何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帳子令家奴遁入

長安門就託守門中官姓名逐門通入司禮監轉聞

上復傳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總城資報通州及縣涿州

各守備官整備人馬又以常制駕出南郊分調軍馬於

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萬虞處分已定

漏下五更矣頃之上命司禮太監召趙王左順門問

今日駕可出否對曰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抵界

方面賊知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涿

水南南渡高陽縣縣野家城深澤東鹿視知祁州備

禦有方乃迂道徑攻臨城高邑成安懷陽山真定掠起

州安平直抵晉州薺城相縣內丘南和衛水等處鑑計

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

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等追

獲敗之渡河陷州死者無算

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瑞馬頭營許泰與劉瑾內外夾

攻敗之賊遁去

上諭兵部臣曰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強賊劉六劉七齊奔

名楊虎等肆行叛亂侍郎陸完等討捕累捷餘賊有期

爾爾與衆率三千人寇

寇

三十八

四十六

朕念天下軍民比因水旱災傷各司府州縣衛所官不

能撫卹陷於為盜情實可憫已命侍郎嚴蘭王受往布

德意惟有首首惡不肖能擒斬者已立陳賞格例有從

之衆能擒獲聚眾械投首官軍官仰與辦理其自解

散者沿途官軍不許邀殺俱登報查送還籍官司

給與牛種所侵占田地各還本主亦不禁止舊事以避

紛擾兵部印出簡用布各撫抄行各府州縣務使軍民

知悉安分無疑若災頑不改再不輕宥倘官司奉行仍

前惡德督等官指實奏奏四川江西等處各總制商

書洪鍾都御史陳金及各撫按官如旨奉行

十二月劉六劉七齊名等分爲一夥寇山東劉惠趙璉邢老虎分爲一夥寇河南以牽制官軍其勢益熾

鹿邑人陳壽自稱兵部主事劉惠見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逃諱將利虜掠縣不力賊勢日盛劉惠趙璉等兵欲舉大事與陳壽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璉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趙樞都督陳倫爲侍謀軍因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作東西二廠營事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迎路橋梁備粥酒肉俱軍進降者殺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三十九

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劉惠等攻上蔡知縣霍瑄率典史併信陽指揮督兵拒守城破被執將瑄支解梟示曉諭官民房舍無遺賊至商水知縣辛師生迎入公署住劄數日西平知縣王佐率兵拒敵不支賊支解之乘勢攻陳遂平舞陽乘勝殺固始縣妻馮氏及知縣唐天恩并父唐正舞陽監犯僧德靜安縣唐府逐出有平官人所生賊賈麗兒雨於唐府聞之遣人告德靜非我血胤可與殺之趙璉等攻破寶豐縣令事孫 遣陰陽生脅招撫至賊營賊寫辭明本一副與陰陽生營內云先年幸奸在

朝渭亂海內譁新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湛雪精神梟摩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

趙璉改破祁州殺都司魯濟同知都承御史在逃居其城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誠克總兵官帥延綏給林諸路軍馬討賊時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兵部尚書何鑑建議復於宣府許泰鄧永大同李銘遠東劉璉延綏時源馬蘭諸將部下續調未解軍各若干分遣赴之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將滅

七年正月忽傳報劉六等仍抵霸州攻圍甚急京師復大張兵部尚書何鑑點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調遣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四十

兵在涿州者亟趨霸州賊聞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奔恐犯京師即調許師二將迨至德州馬不能進方體獲罪急報賊被許遊擊部下擊走東遁矣二將驚喜不知所爲久之乃知續調者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圍復舒吾輩之罪既而遠東續調官軍亦至

卻永率續調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首李隆於形陵關陸奔劉七營劉七怒其反覆斬之遂并其衆復歸河南侍郎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衆於汴北時撫治鄧陽李士賓亦發兵夾攻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度是時官軍若併力蹙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

諸將朝崇府盤踞久之賊因特設商水兵部尚書何繼
勛宗阻誤兵機逮下獄

趙璵等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日不破邢老虎病死

伏差伯毛銳義老怯懦所領京營軍萬餘皆水經戰陣太

監於大用據衆親望銀帥師至與定遇劄七等與戰大

敗適宜府遊擊許泰兵至救援僅以身免人所佩將軍

印微聞京以與大用同事不問喪師之罪但罷歸

二月江西副使周憲率兵討盧山左湖盜賊賊擒數百人

南昌知府李承勳率兵會副使周憲攻靖安馬瑞庄擒賊

首胡吉二等盡不其寨

周朝鼎案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四十一

總兵劉輝領官軍敗劉六劉七等於縣縣殺賊千餘賊奔

萊州海奈官軍聞之賊潰圍奔至古縣鎮又追殺無數

僅餘四百人北奔

趙璵等獲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梁陽隨州新

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懼以身免盡於其先世塚墓

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劊士誅之日使

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竄聲言屠城

趙璵以尚書馬文升家在關中引去之至西平與官軍

戰大敗賊使二千餘人奔郢陵焚掠而過新鄧鄧州攻

城不能入遂至樊陽犯水淹其城至假師遇姚總兵夾

河面陣琚率衆逼河我軍潰散獲毛蘭盧百餘人

江津夷陵方四等復潰聚攻湖南川等縣巡撫高崇熙等

連敗之奉勅獎勵

三月總兵馮嶺率官軍營勇擊劉恩等於河南府死之賊

殺死數多連夜奔汝州往寶豐迂由舞陽遂平

都御史彭澤同總兵仇誠調諸將擊趙璵於西平破之

趙璵犯汝寧入潁州朱阜鎮漢土官軍敗之潛遁前後斬

賊及獲河濟死人馬五千餘悉逐散者不計其數璵

等徑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

嗣廣巡撫劉丙督漢土官軍敗賊賈兒等於羅田油河

周朝鼎案卷一百五十五 寇盜

四十二

地方潰獲三百餘獲死二百餘於河深溺者千騎

南鎮巡撫周南懷大帽等山寨賊張番順等盡平之江閩

廣三省交界山峇大帽山等寨賊首張番順李四仔等

聽劉林黃備等聚徒數千流劫鄉村攻陷建寧寧化石

城萬安諸縣提撫官吏帶號將王福建鎮總等官題乞

征剿勅南鎮都御史撫門官給旗牌下三省聚兵稍獲

刻期於正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日丹

竹樓日溪地日獲擒日黃竹湖日頂山日寒地日龍背

擒斬賊首何積欽羅得清黃瑞等廣東兵從程鄉入攻

破巢穴九日大帽日大峰陣日堯清日伍子石日十三

時日香燭晦日鷄鳴角日軍山華日開于嚴槍賊首李
四仔張香趙青鋪張玉增黃魁保等福建兵從武平人
攻破巢穴八日嚴前日上赤日中赤日下赤日懸紅竿
日掛坑障日黃沙日大劉會槍斬賊首滿得珠劉隆鍾
章等總計是役槍斃首級七千有奇俘獲一千八百有
奇奪回良畜百四十有奇賊俘千一百有奇

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徒掠鄂州之加
口集遂山積輸過郡城辛丑復掃衆寇鄂州去城二里
許駐營賊皆自承滿清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
軍遇其臨應等砲賊退周城及外上城水口通賊路處
閩粵興業案百五十五 寇案 四十三

知州周清化等提兵拒守賊拔營險距山去彥名黨劉
宗禮來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福州人充騰擊右衛
勇士與兄宗義被掠皆不官爲賊用常被撻又言近有
河南陽虎餘黨遺書欲來合兵共犯南京云

齊彥名等二萬餘徒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
縣之五口劉六劉七等過呂宋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所
遇皆作棍徒殺稅課局大使崔綸餘殺死者無算次日
官軍破賊於勝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趨徐官軍追
斃師衆於邵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營夜半師行明
且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初却且戰且守至魚頭集

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房家數百賊自劉馬莊集
奔登州縣委難處初隨在會聚茶而復衆

四月初河南賊衆寇定遠六安哨時東顧巢穴爲側使
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衆過於高漫坡古縣集等處諸
軍奮擊賊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
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首崇胎盡劉六劉七齊
彥名等挾三百餘騎皆標雙猛盾圍而逃聞近馳至河
西務其勢無前京師警兵皆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
至邵之新安通運馬家洪雙溝鄉欲渡不得復由空壁
西南而去

閩粵興業案百五十五 寇案 四十四
湖廣參議白金李鼎等督漢土官軍敗逆盜王本等於出
杏山殺賊百餘人

江西副使周憲標軍攻華林賊於仙女寨後之新獲數百
五月趙廷欲還六安通營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
虎下趙即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青蓋蘭都御史
約降不果賊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於仇總兵劉惠被
射死廷知事不成至應山李度陳則受詐爲僧且投江
西賊交渡舟過武昌軍趙成倫之涪京伏謀
劉七楊寨歸以千騎犯何津金事許達引兵追至高苑賊
之斬首四十有八

逃盜錢籍以百騎劫德平倉事許達引兵戰至楊二庄盡
殲之

江西副使周憲引兵攻華林賊寨於鴉公嶺板之斬獲數
百進壁華林絕其山迤而賊益窘

閏五月劉六劉七等聞邵州督漕御史張爵知東海子
戶張瀛以謀勇稱遂令率軍一開山迎敵有二三騎先
來皆賊魁也悉中矢斃其黨遁去城乃完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遁去至黃河團風鎮奪船入楊子江
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鎮江官軍禦之賊績創六等
欲自通泰登岸越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五

四十五

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又下過南京凡三
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時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
御史張綱王鎮肅蘭俞謙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
寨賊復沿江東下越夔州踰周家橋歷五汛下港掠常
州殺常州守李萬遂犯江陰殺縣丞公凌雲仍泊狼山
忽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墜其衆顛踣不支其兵復
用火攻乃登山圍聚或下崖散道輒爲通州諸處守兵
所逐邊路劉輝等帥諸路兵並進與賊戰我軍聲震
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顛古垣馮高控險矢石雨下
我軍殊死戰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已先具

鉅龜山下以備竄迹劉輝副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急
遂赴水死齊彥名爲遊兵所誅餘賊悉殲之遂旋師

按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劉瑾門下瑾敗逃計賊衆流
劫地方後又招入揚州越遂號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

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節官
張奉天征討元帥廉輶復被州縣義二百股死總兵馮

鎮參將王某都指揮王保廣濟諸紳同知都采指揮知
縣雜職數十員所過獄囚即放爲賊軍藏兵甲即取爲

用茲淫婦女群到克殘不可勝言大略劉六劉七齊彥
名等多在河南湖廣劉忠趙廷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後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五

四十六

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據亂六
省延齡二年然不立官據土此其爲賊也乎

總督陳參政江西副使周憲等討華林賊憲父子死之詳
事乃命參事中黎奭往防功罪

十一月四川漢中副賊廖林子喻恩春等內江副賊駱松
祥等崇慶副賊范藻等分劫州縣命右都御史彭澤總
制軍務同總兵時源等討平之

八年正月江西巡撫王蔭八等復作亂平五洞蠻兵與
東鄉賊分切州縣命操江都御史俞謙同總兵劉聖平
獲兵紅巾

四月江西副使胡世寧約王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制賊
樂廣二陳邦四等平之因奏來一劾願免死

自洪源賊作亂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參政吳廷舉欲設奇
收服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寨諭令解散為賊所詭譎武
切賊廷舉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謀其左右之有謀勇
者厚結之使就其倉因奉廷舉歸

總制俞諫因吳廷舉被賊號發兵統眾進剿知府李水勳
曰賊乏食必掠洪源積粟請領兵及南昌兵自岳源分
兩翼伏裝源如令驛賊賊人表源人散遁去

時李林馬福東鄉賊皆平孫師挑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
撫劉典奏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四十七

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款納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
信欲集兵威撲滅取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集眾寨奔
突四出詭譎越信術掠掠諸縣皆被其害

六月浙江總督商瓖應天巡撫王鎮會江西總制俞諫夾
攻王浩八等於徽衢平之

十二月江西總督俞諫調兵征建昌賊餘九餘等平之九
餘等為患數年勢逼益府官軍不能討諫命師盡擒之
九年三月俞諫徵兵備胡世寧會兵勦臨川四寨益平之
十二年江西賊橫水謝志山等煽目藍天鳳等作亂巡撫
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鄧瑄伍文定等率兵分討平之

浙廣都桂賊吳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泰金猷
副使陳璧奏議黃賢等率兵分討平之

五月提督南嶺王守仁調兵攻何塘湖山寨賊首張師宣
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寨平之擒斬俘獲無算其賊
從徐黨悉願攜眷家口出官投首巡撫安撫守仁命委
官招撫陽從諸賊受械復業四千餘人

六月王守仁檄知府李敷等調兵生擒賊首陳日能等擒
其巢穴盡平之

八月湖廣巡撫秦金調兵討擒江賊賀奴摩琪等悉平之
十月提督南嶺王守仁率官兵討汀州左溪賊首藍天鳳
劉典奏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四十八

等初天鳳與領南上新登下等洞賊首雷鳴應高文輝
等糾結盤據千里秦秦三省守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
賊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楊國諸巢為賊
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

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撫國諸巢為之羽翼今不
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橫國連兵
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我出其不意進兵連擊
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而移兵臨橫國勢如破竹矣
議既定乃親帥兵自南康進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十
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而賊賊方據險迎敵擊門遠近

山嶺絕聲如雷炮焰四起兵復呼哨分逼銳鋒齊登賊
營潰失帶以爲官兵盡敵其巢穴遂聚險走我兵乘勝
驟進指揮謝景馬是瑞兵出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
無所據乃大敗奔潰賊水既破衆勝進攻左溪嶺首級
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計

十一月王守仁督兵攻橫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
之凡破寨八十四擒斬三十餘俘三百六十有奇釋其
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三年正月王守仁討橫洞頭賊首池大磐等初盧珂鄉
志陳英者皆龍川舊相新民有衆三千時以大磐特寇

關朝典案卷百六十五

寇盜

四十九

設官及僑校盧珂等企龍洞王官傳印信來首守仁已
謀知其事乃陽怒不信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
之意可遣還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諭大磐且
誘誘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十人自
來投訴守仁還賴乃張諸大字將士下令散兵使各歸
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進其衝大皆逐半崖下四十
自前頭會止且拜守仁於明日設騎於庭伏甲上引
大旗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謀訊鞫皆伏遂
寘於秋皆斬之東夜進兵攻上中下三洞及九池山等
寨仍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避皆邀擊而悉俘之

前後擒斬無算俘獲男婦牛羊器械不計

八月宸濠有異國陰養盜賊聞命四度十一吳十三等謀
行劫掠以佐妄費強奪民田產抗者使盜屠其家起應
尋燒捕繫南昌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去

十六年六月京東盜起流劫霸州永清等處命都督桂勇
率兵捕之仍勅涿州河間霸州天津各守備兵備官嚴
兵慎守以防奔突

九月武清縣地有崔黃口者東帶海西臨漕河道里龍廟
當數縣孔道民受其害中後地入官爲草場民無所自
殖遂嘯聚爲盜亡命者因憑藉而起所在山掠霸州兵

關朝典案卷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

備副使張愚齊請整天津衛存儲京軍軍於太僕寺兌
給馬百匹往戍守之部臣覆謂 朝是禁卒不可輕移
武清故有舊所守城操備官舍本縣固有民壯倘清其
版籍精簡練之自足爲用仍給與縣所養馬命其往來
偵邏及相機剿捕爲便從之

陝西賊田進陳克已李金魚等聚衆爲亂流劫邠州等處
巡撫鄧陽討平之

十一月京城內外多盜白晝肆劫御史張欽上備盜疏凡
六事設無門聯什伍分官軍巡邏立里樓防護習武藝
爲預備立賞格爲勸懲兵部以爲便從之

嘉靖元年嘉蒲縣賊潘公銀等流劫桂林陽朔等處殺林桂主簿曹時古田典史陳祚巡撫官以聞兵部言都指揮同知吳啓宗左布政王啓拔察司張祐等失於提調宜速問上特命宥之

盜發河南鹿氏浙川縣流入陝西商南縣捕獲日農兵部請令各該鎮巡官嚴督官軍併力勦除從之

十二月山東流賊王友賢等剽劫祥符封丘等處轉掠至南直隸界歸德守備廖涇坐追過下吏河南捕盜都司監佐坐防守不嚴戴罪立功其餘失事官軍命侍郎李讓詳核具奏及勞賞斬捕有功者時有上言山東河南

劇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一

撫按官各顧其土不相保攝故盜久不滅上又會總督漕運都御史俞諫不妨原務與總兵官魯綱一同提督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便宜節制鎮巡等官設法撫勦遊圍營戰官軍三百人各給銀二兩隨綱遊征及先調保定州等處建官達舍二千俱從綱分布截殺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送諫所贖宜支用

初青州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邑調都指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固紀麾兵進攻頗殺傷賊而濟南指揮羊楷等拔兵不救賊見兵寡無救乃驍下山急擊紀督戰其力會臨濟

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楊寧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

死之紀中搦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谷高諸鎮殺

傷燒斃軍民千百餘家兵部知紀羊敗狀乃劾東定守

巡等官玩寇殃民及巡撫巡捕失宜之罪且言魯諸諸

關近連濟漢通河南對丘延津界賊若蹂河則河南州縣

被兵宜急追賊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宜以河防委之

令督率管河開等官暨瀕河丁夫晝夜拒守上乃切

責山東巡撫董鳳樞李守巡條命嚴罪殺賊而勒侍郎

瓚如部議會督奏至劾楊瓚及羊楷等乃詔御史逮實

而薄懲等罪令捕盡自贖然官軍終畏莫敢擊兵備李

廷王凌兵亦遠巡觀望山東兵獨臨清強然一敗不復

振議者頗以爲憂御史先沈請委李瓚兼制諸道紛事

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軍官督其地別遣大臣將

保定等游淺建官兵趨山東亟勦上頗采其議仍以

前詔勦李瓚各巡撫而令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

鏡選集漢達兵以備調遣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守逐

賊而賊乃往來行劫魚釜金難問官軍追至塞里集賊

之賊且關且行至荷村諸道兵大集團之竹斬數百賊

大敗散東上稍寧而倭賊突至曹州欲渡河奔不得乃

復掠考城循河西岸擾東明長垣於是河南及保定巡

劇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二

撫威告賊散而御史盧遵言河水且合清舟楫竊以千數關國計甚大宜於聚處嚴兵防守毋使寇及清河兵部以爲然乃申明前議因請修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李瓚聽以便宜偏賞勸諸運撫及守巡官協力令勸而指揮楊浩等兵於德州地方以防不虞從之

二年正月派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廷都督揮渡備等合兵擊之斬首數十餘級諸部駭息遂解兵賊復聚據府城申城都督守顏樞率兵六十二百餘人會參事郭震察之河南守備廖運都指揮致佐知州顏水等師俱大郭村而廖運獨是縮不進河南募降賊表

寇盜

五十三

遣父子引兵三千騎馳至樞遠前與賊對壘賊進謂賊衆我寡且伐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應兵擊賊賊見我師無援各圖退隊中忽擒賊者三遂先却賊衆之我師大潰監佐等餘兵不救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惠按御史在洛以聞且言各選撫各官相持事權不一乞暫設總制縣有功下兵部議言顏樞輕率棄謀率運引兵退歸宜速至法司究治監佐等十五人宜革去寇等郭震等五人俱住俸李廷凌備有獲微功姑免俱令戴罪殺賊張運父子獲賊先遞請下河南撫按處治各選撫周宇鳳陳鳳梧何天衢並降劾切

責令平賊自贖仍勸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諱申明軍法重懲賞格上從之

廣西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餘累各號流劫鄉落總督都御史張前以聞部覆勸募兵勸平久之乃平給事中汪應麟言州盜大愚界臨公之勝之安之策擇守令廉之策有六曰開賊窟用豪傑間糾告扼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弼盜與聚衆不同聚衆之盜逐之境外弼盜而縱之出境足以都因爲盜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不自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須定官以下俱坐罪兵部覆應麟言是請如議降防報可

刑制典彙卷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四

一月樂安縣應縣劉龍等盜起請先知縣蔡峻以廣境預選勇士備之縣何謙知賊即犯請先即密召選士爲正兵又集市民爲疑兵夜襲聞賊果峻斃令嚴明身皆死賊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逆獲二十餘人悉平惡撫陳鳳梧上其功令奏銀幣報職方主事

湖陽縣洞賊王周春等流劫袁州府焚殺其慘守臣以聞兵部請在袁州湖陽印捕官庫令戴罪捕賊報可三年大同縣庫督殺知縣王文昌庫督許禁侵牟庫張數千慮覺孤累乃乘亂縱火焚燬縣署文昌倉皇自殺九月歸盜陳卿據青山山坂

四年河陰縣盜殺致仕都御史許廷先事聞以部院議詔

顯題姑免究守巡官而下皆提問廷先給應得平典

總漕劉鉉泰淮安所屬山陽鹽城相去三百里有大湖盜

多藏匿乞於中州縣治或守御官仍築城設軍防守

南兵部王廷和請置太倉兵備一員簡蓋於港口要害置

巡撫操江以將巡歷其新江口設官軍聽調遣

六年 潞城孟豫卿初爲潞府長史司史集

之囑聚千餘人據青山流劫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地

方官兵不能制巡撫常道言賊險難攻而先撫之不

服然後加兵上然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憲臺 五十五

七年七月山西巡撫御史靜楊言昔年山賊陳卿等掠

之後不卽解散且欲坐守巡人山講和臣切計陳卿

之衆僅八百餘口能戰者不過四五百人豈難肅清

用工匠一切仰給於外備我征討不暇耕種糧蓄又且

不充誠先遣兵臨其蹊徑然後會河南攻其東山西攻

其西腹背受敵奔命不遑更請調山東兵備副使牛登

所部精騎令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備會事陳大綱

河南兵備副使翟明巡撫常道潘明移近地冲制則我

兵既集賊且畏勝而其黨可散卿父子家屬可成擒也

大學士張璠請平潞州言昨奉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

兵更易巡撫官者用心設法撫勸或待其自定夫更易

巡撫設法撫勸仰見聖謨如掣面兵馬待其自定非愚

慮能及往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今潞城之亂

又不問罪惟務招撫臣實憂之況今之潞城一隅之地

而當三省之全其成敗亦有可立而待者而又或以賄

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也蓋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

兵且元惡已殲潞城中四之寇動至殺軍官三四十員

皆發生靈且其魁首尚在不可不誅惟聖明裁察上

以主撫主剿廷議不一令兩臣會議可謂悉從之

月都御史潘明督師討潞蓋平之初巡撫常道前兵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憲臺 五十六

孟廷議發京邊軍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設奇賊之

道懼遂議招降卿益大肆倡叛衆寡殊分據得班堅

窄關尖銳口諸處各設巢穴若不入撫不來相拒五載

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璠力主勦議乃諸奉命遣官而以

命都御史王應鵬代之又命都督魯綱率兵協剿是年

八月綱駐潞州虛張軍聲賊衆惶懼奔逃四出大掠臺

關聚城潞城諸縣焚殺甚慘綱領師不出賊以爲無能

爲復聚山中而河南巡撫潘明乃撥兵備副使翟明牛

登會率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剿遂殲魯班擊奔臺

尖銳口其悍匪屠諸果又進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

焚燬殆盡。唐綱開賊破亦帥師會於普慶寺。賊走青羊石。延頭翌日陳卿爲會事。陳大綱所擒陳琦爲副使。牛黨所獲前後斬賊數百。降脅從者二千餘人。青羊之捷。給事中夏言因劾奏常遇典兵。唐綱遷延之罪。獲言請臣功次。當加查覈。上從之。即遣言奉勅往覈。還奏功次。建平府縣於青年山。陞潯州爲潯安府。

旌官縣獄囚盛堅等十有九人。越獄殺死布政使查綱。參議傅瑄都指揮王翔知縣黎文會經歷周濬等却亦謀囚奪門亡去。事聞命天下重囚俱禁錮。按察司獄勿容。

都察院而推按兩臺錄查約等部議不可。

閩粵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七

十一年八月初兩廣地方盜賊遽起。辛卯一歲中奏至九十有七。起計萬有二十餘人。趙林花聚衆千餘。據陽春

西山攻陷高州府及茂名縣。掠其帑藏。總督林富不能制。奪俸贖賊黎文貴。初釋林州許折桂出沒海洋。皆前

外大孟御史徐錦奏。請先發奏聞。久未擒滅。至是總兵

官咸寧侯仇鸞奏言。盜息民安。給事中張潤身劾鸞欺

罔及僑倭總兵官江賓副總兵張經。參將傅縉均職。厥

職乞賜罷斥。下兵部覆議。奏倖不報。

十一月廣東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會

城。爲指揮李鶴等兵艦所壓。邦瑞投水死。俘斬甚衆。於

時顧募閩兵船隻及新造大船。既集折桂等懼乞就愬。撫三司官議從其請。以脅誘男婦千餘人。散遣寧家折桂等。安插東莞縣。編充總甲。約東其黨爲新民。聽海巡調督都御史陶謙以聞。益上文武諸臣功罪。兵部覆言折桂既誅。心向化。惟懸待以不死。今編充總甲。統率原衆若彼。乘隙作孽。未免移忠。宜行鎮巡官再加密處。俟議處既定。保無後難。然後分別功級。頒行賞典。後竟

罷官。

十二年。是歲北直隸山東地方旱。饑民饑人心洶。有謀言

盡至流聞。京師兵部議行所在撫臣。選兵督餉。定期錄

閩粵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八

勦有旨。切責撫按兵巡等官。并府衛州縣官吏。俱令停

俸。剋期捕盜。將臨清兵備副使齊之驥已陞順天府丞

仍任前職。勦賊具惡。撫不先舉奏者。候回道考察。於時

巡按山東御史方遠宜將代欲掩其失。乃恨其事由

撫平和縣袁順報。聞部乃抵順安報罪。以原無盜聞

罷選兵督餉而巡撫袁宗儒則移文兵部言。盜發冀州

衡水等縣。恐流及宜早備。袁宗儒則移文兵部言。盜發冀州

督餉事宜。各兵部議覆。謂宜如遠宜言。上曰。盜所竊

艇往往由小至大。巡按官通行嚴圍。反罪申報者。將乘

盜起。雖復敗言。堂官且勿問其奪司官條。三月遠宜亦

都察院考察以開院而都察院考遠宜惡其非宜詔降一級調外任

十三年六月南京浦子口鹽運出沒劫殺商民南京守備官上言抽選廣武飛廉三衛精銳克軍編立隊伍設總練一人團練巡視江洋馳浦子口守禦都指揮節制下兵部覆議從之

瓊山縣沙洞賊聚物式等聚衆千餘攻劫營寨典史李士奇死之虜千戶杜盛百戶楊榮所殺傷官軍甚重提督傅卿陶請以開國列守巡副使游瓊參議陳瑞甫知府蕭曉等失事罪衆兵部請各停俸摘牌從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寇盜

五十九

十九年四月沙寇黃良等掠江陰縣之馬駝沙聚衆數百人出沒江洋劫掠商旅時丹陽丹徒間運道梗阻清船不通乃自奔牛鎮北入孟清達大江是年三月黃良率瑤率去舟數十艘過江上遊扼孟清口掠商旅時清舟山清良瑤鼓衆奔去七艘殺死運卒數十百人四月朔又劫商船五十餘艘殺溺商旅四十餘人府衛捕盜官督兵追捕良瑤拒殺官兵甚衆親捕盜官一人縛橋上射死之焚其舟連連震動南京給事中楊雷劾鎮江知府張璠丹陽知縣周寧不濟清洋致運船月餘過寇暴殄軍儲傷殘人命乞將璠寧及守備水利諸官俱置於

理上謂江寇猖獗守土巡江等官俱難辭責下都察院請奪璠江都御史胡賓疎俸儀真守備指揮解明道金山備倭指揮董揚及張珏周寧俱還俸御史收關已而以湯受爲總兵官駐鎮江勦之

先是崇明益泰瑤黃良等出沒海沙劫掠爲官副使王儀大舉舟師與戰敗績都御史王學夔遂稱疾還南京盡夜簡文於南京城中自稱靖江王語多不遜南京科道官連章劾奏儀等上曰海寇歷年稱亂官軍不能擒輒行招撫以滋其禍王儀輕率寡謀自取敗衄及邪謀王學夔周論皆巡撫應臣既寇殃民儀學夔皆任修與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五

寇盜

六十

邦謀俱戴罪會同總兵湯慶協心調度刻期勦平失事官俱令變衣衛還禁付獄通言無忌都門固守不聞馳奏太監潘真官通魏國公徐鵬舉永康侯徐源兵部尚書熊漢賁令對狀

浮梁景德鎮民以商爲業聚僮至萬餘人會大水食絕遂肆出掠村鎮爲墟守臣以聞部停兵備副使屠倬等條榜巡撫王廉加意撫輯既而肆自勦陳言本鎮宜遣府佐一人駐理及招失業僮民別開窯於茆岡以還定之上可共奏釋陣勿問

初幾平縣人皆備工於浮梁成饑餓食浮梁氏負其備值

盜匪逐之遂行劫奪二縣民遂各集黨千餘互相聲殺事聞請停守巡兵備及該府州衛所等官俾尋與捕獲遞接御史謝九儀勘報失事問治有差

二十一年四月山東劇賊劉儀等黨聚鳳臺獨山巡撫曾銑峻督募兵備調使金清僉事江東洋勦平捷聞請賞敘及知府程向寧銀幣銓陞俸一級清東洋准功贖罪叙賊王三者大同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酋善言贊通用頗年八犯皆三導之至是隨虜至水莊向合餘劉

伏現索食翌日伏現商同後伏大同官軍四百餘人及容口餘丁馮龍寶昇張寶等計縛之并其黨三人巡檢

廟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紀事

六十一

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稅命賞伏現銀一千兩加陞

五級馮龍寶昇張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林繫至京獻俘正法騙報人賞銀十兩并縣一表裡其餘失事

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北路寨將張鳳祥稱殺兵擒下三欲據為己功巡撫蔣榮總兵周尚文上其

事上以厚說詞欺罔責榮向文親與妻素諍令辭脫鳳復奪王三繫於大城天寵劾鳳掩殺冒功請速原至京訊問已王三械至命磔之於市梟示各邊餘黨三人皆斬風論成邊衛

以擒獲王三等命成國公未希忠告謝 南郊英國公張

洛 北郊京山侯崔元 景神殿選安伯陳德 太社復各行禮百官上表稱賀先是禮部請釋日獻俘百官

稱賀 上曰此逆卒原非夷種乃我叛人 皇祖於各建設文武守臣高官厚祿未嘗有薄何乃始不能多方

擒之中不能多方聖之終復縱呢以至於今茲朕躬叩玄威神將効力假手義勇故成擒耳爾等所言雖是禮儀終為欺世飾詞命以是日告諸郊廟社稷罷百官暫

禮部因請許之慶典禮部申諭再三 二十三年賜城縣流賊孫保兒等六十餘人肆切鄉井本

廟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紀事

六十一

上嘉其忠命復其家贈其妻孥 縣典史王標率兵射殺一賊賊怕死戰標遇害事聞

二十五年山東巡按黃毅言青州顏神鎮礦賊為亂執通判和清厚之公黨與雖脫賊而首惡未伏誅且和清素

方歷靈被責苟全宜治其罪前巡撫顧廷敬威令不行難辭其責顏神一鎮宜增城置守以備他賊 上以其

事實之新巡撫何釐令搜捕盡絕毋致蔓延延故免究增城置守另議以聞

湖廣守備大監廖斌道長隨反忠進皇庄子粒銀至河南新鄭為盜所劫忠以聞 上怒命河南巡撫何相戴乘捕賊巡按御史候度守巡劉佐常時平及府縣衛等官

俱奉錄示衛遠至京務問侯度竟斃放下云

二十六年三月汝上孟田賦及其妻爲白蓮社僧惠金及妖人楊惠所愚囑衆數千人流劫曹牟嚴陽諸處掠得丁壯輒以感毒醉之列置前陣不避死傷以故所向無前事聞上命速擒首惡解散脅從既而南掠至徐鳳間治河都御史詹鼎集役卒募關敗之追兵繼至城乃就擒山東惡撫何釐以提問上曰妖寇扇惑愚民地方官不能巡捕以致淮北震動河南轉驛所奏報貴例不准行其良善被禍者悉按御史查覈奏聞於是山東巡按張鐸以賊所由平奏上上乃命械繫何釐至京

下鎧衣獄入之胡職爲民

陳臺

六十三

青州廣賊姚守清等平初守清與趙邦榮等事場警教通判和清補之守清聚衆拒敵復攻入府署射傷和清尋破獄放囚肆行劫掠至是就擒撫按官上其狀兵部議覆認實參政韓威知州沈震知縣陳甘雨任中立各銀幣餘事孟淮在贖罪和清降用

三十年樂安縣賊首孟尚守等聚衆行劫所司捕之急賊奔莒州同知賀朝宜縱之去既而以二十條騎薄日照縣城典史萬邦彥百戶李濟追之賊就二人去已又劫邳州樓北門外玄武祠官兵聞之縱火焚祠賊盡死那

彥二人亦死事聞上命悉按御史治莒州知州胡川樸日照知縣馮舜田及指揮張雲漢等九人罪朝宜追賊發成邦彥等恤其家惡撫及兵備等官事不姑不問大同千戶魏昂以姦其部卒女事覺亡入房中尋挾房至城下索其妻子副總兵尚表于總應襲祿錫鑒地伏甲擒之事聞詔新昂賞表御帶

三十一年五月福建興慶李文龍等寇南安都御史張烜遣兵禦於壽都嶺敗績清軍御史沈寵劾奏烜平方取敗宜論如律都諫糾寇未平始責烜悉心機轉從之

三十二年山東江北連歲水旱饑民盜起爲盜則賊時淵

魏朝典案卷二百六十五

定章

六十四

時恒馬愛等各聚衆數百人屯劉黃石山豹頭廟等處流劫沂邳開燒燬海口鎮悉按直隸御史李逢時以聯部停山東淮安撫臣沈應龍連鎮及兵備等官俸令贖期平定至是山東奏收甚微機民多歸就業處置等復徵許率盜自首於是賊勢衰耗諸首惡就擒應龍等以事平具聞詔斬所擒獲諸盜而宥其自首者令應龍等支俸卹放然應龍將其無事諸賊來首雖克顯章灼皆伏不問而民間受害稍行捕報卹治以刑由是賊黨殄殲良民喪氣而所在剽掠公行矣

四月山東盜李之強聚衆千餘建樹旗鼓流劫邳州諸郡

巡撫沈應龍督漕通鎮匪不以聞巡按北畿御史李逢時以聞上怒切責應龍續令戴罪勒贖久之乃平

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初以賑私鹽作奸結山東警馬賊攻剽遠近官府不能制先任巡撫調作偽苟幸無事假以保長歸德知府尹一仁復令督撫益遣糧賑民詭肆為賊雲與王千斤等構謀不統結衆起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已覺殺之以平事衆夜薄城劫庫獄網載去殺檢校重倫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費生備故守令皆匿學宮以免尚詔家多金貨短妾尚詔既出拒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洋其罪妄婢文議

卷一百六十五

六十五

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極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焚殺縣之因掠公私幣度復圍太康索所怨者縣官執其人送賊與之巡撫都御史楊宜徽都司尚允紹等以宣武難陳兵援之戰於鄧陵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南京兵部尚書潘濟與其屬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犀乃廉得指揮謀勇者白晝重兵於池河防禦分委將領沿江策應賊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賊分兵為水陸營允紹環擊須臾皆破賊遂奔潰

九月河南諸軍分道追賊指揮袁際寧之於蒙城都指揮

張國珍擊之於商丘十字河新獲甚多師尚詔乃棄軍城受服散其徒逆

十月河南巡撫楊宜徽賊首師尚詔等尚詔流劫凡四十餘日賊府城一州縣城八屠戮鄉鎮殺數十餘萬人三省震動及官軍追賊變姓名走至是獲於山東東昌縣其賊黨潰散山東河南及江北鳳陽諸州縣各有獲宜乃悉錄其名以聞上以宜平賊有功進俸一級仍費以金幣凡所在捕賊卹於所在誅之

三十四年山西巨盜郭尚儒澤源人初聚衆四百餘處廣靈西山鐵微崖為巢劫掠遠近守備指揮方琦率兵出

卷一百六十五

六十六

捕為尚儒所執總督許論檄參將李欽副使楊順等以計擒之其黨遂解去詔賞論等銀幣進順一級三十五年十二月山東剿賊楊恩仁益都縣民善騎射經財好施鄉里呼為葉宋江北事為惡家所告縣官捕登恩仁遂聚衆謀反襲府城事泄不果因流劫日舉安丘諸城莒州等處諸亡命惡少歸之衆三百餘人至是據快官微海道副使陶大年等督兵勦之恩仁迷變姓者潛走會其黨趙詞等為官軍所獲言恩仁所在因并執之餘黨皆散巡撫劉采以聞因陳各官功罪部斬恩仁等陞大年俸一級仍賞銀幣併賞通判陶宗倫等五人

奉兵備副使自延試俸二月

三十八年五月福建山賊突劫永安泰軍龍巖歸化等縣

永定知縣許文獻江州府通判鄒子進督兵勦平之撫

按官王詢獎獻科上其功且言守總官宗臣食事頗如

會王時槐既備不預部武延備通判龍讀部督揮諸恩

守備張 緩兵紿冠 上嘉文獻等功令撫臣旌賞命

停臣等俸二月漢等付按臣逮問

十月廣東寇張連林朝勝吳平龍何福溫且等烏合千餘

流劫潮陽海豐諸處

十一月蘇州諸惡少作亂蘇自海寇與招集武勇諸事并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寇盜

六十七

四十七

惡少聚數千人誣許劉初武斷坊間聞是年吳會寇

侵各郡邑時有懷滿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則嚴禁

嚴之訪諸惡少微府縣衛治甚急及十月大立擢寧來

蘇州駐劄諸惡則相與歃血以自巾沐爾各持長刀巨

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初因自亂鼓謀攻都察

院墻門入之大立率其妻踰牆逃走諸惡乃縱火焚衙

廳大立所奉勅諭符驗及令字旗牌一時俱燬諸惡復

引衆欲劫府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却之將曙諸惡乃衝

封門斬隙而出進入太湖中官司遣官四散搜捕獲首

從周二等十餘人事聞 上命大立嚴罪嚴督冠期殄

滅伊府王道行知縣標東伯往率勦限捕賊指揮朱文

正等付按臣逮問

三十九年正月盜百餘人夜入泰興縣初庫殺人守臣以

聞得旨停知縣葉棟等俸及把總呂折各嚴罪捕賊初

江南遇倭守兵多番手少年烏合之徒及事寧散還窮

無所歸流落江湖遂相聚爲盜云

三月 上諭兵部各屬盜賊竊起有司坐視不爲經理爾

其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剿除怠緩者以聞於是尚書

楊國修上疏云六事俱允行

四十年閏五月流賊犯泰和縣副使汪一中會事王應時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寇盜

六十八

三十八

督官單無賊於鶴朝鎮部署未定賊五路掩至我軍驚

走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廣惠等俱殺應時爲

賊所執署之營中數日賊還

七月巡按江西福建段顧言李廷龍各以鶴朝敗書聞因

吉贖州爲江西全省門戶自龍南安遠知縣激變而撫

臣設不皆聞以致今日寇石城明日寇瑞金又明日寇

南安寇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江西哉州無備國

廣觀望失援乞將南贛參將各賜守備半寧江西巡撫

張元冲福建巡撫劉藻分別議處尚使汪一中指揮王

應鵬等血戰死事當卹錄會事王應時重傷役使亦當

優叙併請加撫臣職銜給以旗牌使得戮力平賊上
命元冲往俸同發獲罪平賊賜寧公極敘辭京訊治汪
一中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賜祭並立祠土
惠賜及于戶唐鼎陳策各腔官陞家如例王應時陞參
政仍分守九江道合總督浙直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督
兵應援

四十一年六月廣東逆賊張璉伏誅璉首張璉本院平賊
之烏石村人以賊死族長亡命入衛殿鄉人舊守孝堂
合兵縱掠江潯延建及江西之寧都建城瑞全等處以
脂雲霄嶺海衛南清等城三省騷動守臣以璉巢介三
屬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幸 六十九

皖之開四面皆山未敢諂言勦之璉雖狡窮毋言詭撫
以緩我師及提督兩廣張臬始議大征奏請調集狼兵十
萬與福是江西會兵進剿分定信地臣臬駐惠潮福是
巡撫潘崇爵駐漳州南領巡撫陸應龍駐永定得旨令協
力進兵寇期殄滅時方議勦賊聞知平和縣車店半衆
攻城府知事胡朝亨舉事與典史談福率鄉兵出城
迎戰賊見鼓行甚銳其本酒樓衆疾擊即擒賊五
人斬首三十二級懸磔以聞而臬亦報擒程鄉賊首王
子云陳福保等二十五人時上以內寇爲慮問張大
喜詔賞臬穩等銀幣各有差兵部尚書楊博四言大賊

猶在蕩滅未期乞下嚴旨申飭之至是臬等以捕擒賊
首張璉潘雪峯斬首一千二百餘級捷聞部請徑送京
師獻俘餘黨並行所司撫勦并命延授官詳覈功罪以
聞上日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賊首可即後地刑之
臬等三省以雪民怨乃以賊平告都兩廣臣表賀既而
論平賊功加臬右都御史駁一子超選兵部侍郎餘各
銀幣有差

張璉等平獨據窮處據巢不下幸其黨從銀場坑間道出
攻程鄉城知縣徐甫宰嚴兵以待復命主簿梁維棟往
招安之因說散其黨朝賊窮急遣官軍追擒於陰那山
屬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寇盡 七十

并其弟朝敬等潮寇悉平

龍山賊蘇阿魯伏誅昔龍巖縣人故賊首藍松山范繼祖
之黨初松山既爲程鄉縣所擒阿魯懼求降同知鄧士
元受之安置其黨於龍巖漳平二縣間劫掠如故七月
中阿魯爲龍巖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殺於途中
爲其黨乘間奪去阿魯因結果西漢以在官軍久之介
繼祖本改阿魯子勢窮龍巖知縣劉源湧乃懸重賞購獲
之斬首以徇山寇悉平

四十二年初上杭縣賊首萬鼎光等爲官軍所擒其黨連
入程鄉賊陷鍾加一遊輝巢中繼等益強乃由龍江西平

通知縣王化擊敗之趙瑞全遇前北道副使李伍兵戰敗奔歸故巢前東會事徐甫年果其營壘未定急攻之擒通源於大坑口擒鑑於沙羅塘係黨悉平

四十三年閏二月汀漳二府盜據赤水大湖諸寨與江西連城寇合拒傷官軍漳平和縣魏文瑞出程禦逐死事

同知光祿少卿會食事舉元同知尹尚賢等奉

十月雲南昭峨縣叛酋王行通始招土酋檢革職父王惟希生事論死行通乃復私附起捕土酋爲草率主行切

臨安數郡間有司屢捕不獲參議盧汝凝檄寧州土官同知福紹先等追至陸納山擒行通誅之事聞資齊威

朝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紀事 七十一

十二月廣西古田鳳凰山賊自永福突桂林乘夜襲城而人遂劫布政司庫殺署印參政黎氏妻劫庫銀四萬餘兩及金珠各若干仍襲原遁去提督符聯吳桂芳奏總兵王寵等失事狀詔降有差

田抗賊首梁國相本南韶故盜梁寧子已先請降至是復叛約三國賊仍鼎榮等分寇江閩二省平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密妻子於會昌而身自帥鄉兵擊之賊連敗乃縱反間於會昌城中言化已沒化妻計氏聞之遂自刺化追賊盜急卒渡擒之僉臣以事聞並上計氏守節

狀上從部議加化府同知仍署縣事詔旌其門曰貞烈立祠祀之

南韶山賊馬五等流劫乳源江海諸處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督兵迎擊被殺馬賊而死提督符聯吳桂芳以聞

加贈鐸都指揮使暨陞其子二級贈允元指揮使廢子積善司仍各建祠死所旌之

四十四年四月盜劫金壇縣庫及鄉宦曹大章家殺傷二十餘人巡按御史溫如璋以聞因奏同知盧江知縣陳顯正及兵備副使取隨卿等失事案部停巡卿俸一月

盧江等下巡按御史治

朝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紀事 七十二

八月廣東賊李文彪等與江南賊謝允樟前清規自三十五六年間結黨擄掠三巢諸勦者無慮十數雖至是文彪死謝賴益橫衆且數萬又掠城邑巡撫吳百朋請

討之上流曰三巢依險作亂根盤深固僻處窮鄉王迥非張璠林朝職輩崛起新賊可比及今不亟行驅除將來之禍不可勝言惟陛下專付臣以討賊之任併請兩廣府縣庫銀或令江西布政司撥濟十萬餘兩以充軍糧令參政蔡文質理其錢糧由納檢新功次乞勅江西巡按御史成守節稽查以免侵冒疏下兵部覆議三巢匪流兩省百朋志銳計賊即令蔡文李佑等相機圖之

錢糧行戶部討處從之

四十五年二月湖廣山寇黃中降中四川黃餘人從父微入湖廣支羅山爲盜既而聽撫黎從獄中死中脫歸由巢繁牛欄平寨守之歲安六十里自號天城流劫奉節雲陽等處川湖夾勦中懼乃請湖兵降湖前巡撫谷中虛馳疏告捷稱首惡面縛餘黨悉平四川撫按官劉自強李廷鑑恨其特約受降乃上言黃中實挾楚中重寶非以窮降且餘黨方焚如奉節縣奪南浦軍糧湖兵實陰助之因劾黎將洪達守綽湯世傑等罪詔下所司問狀仍令二守臣協心撫勦以靖地方會中虛自強俱陞副御史兼參政

家奉

七十三

任給事中邢守處乃追論其同事異詞非人臣協恭體國之義給事中鄭欽亦言中虛奏捷不實中雖誘降而官軍陷沒於牛欄坪者幾千人自強但知與湖兵爭一黃中而縱黎伯貫等連破七州縣咎各有歸請切責二臣上從部議謂四川湖廣二省巡按御史從公會劾以聞中衆示

七月時浙江常山開化西安德興續賊作亂官兵追逐盡劫教軍等處其勢日熾二月中突入婺源掠其庫藏掠歙縣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給事中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燾總督職銜青之劉蔣南京科道張冲劉序

等則請設兵備於徽寧管江浙附近州縣應天巡撫周應斗則請增設兵備於嚴衢兼管徽嚴瓊俱下兵部議總督宜督設事平即罷兵備宜設於浙江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礦洞宜嚴加封閉防守婺源縣官宜以失陷賊池論上乃命燾爲兵部侍郎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命五徵三省官兵勦賊設兵備一員總督嚴衢徽甌駐衢州李志學以婺源無城若從未設降邊方難賊

副御史兼參政

家奉

七十四

參贊安大綱計賊自敗而令揚州參將周表改駐川黃適中之地毋使偏累揚州一司得旨奪陸岸一月下大繡等於御史問守土事宜參綱悉心計處以聞隆慶元年十二月瓊州賊李茂等萬餘人犯千餘艘爲寇累年衆議欲勦知府王可大以爲宜加招撫極言不聽而用兵須數十萬金殺戮民以千萬計累年月不解又未必決勝誠不如撫便乃出招撫茂等果聽諭待命後復屢爲地方出勦他寇郡之東偏恃以無恐賊加肆康殺知縣張士勳撫治那陽劉秉仁以聞上命秉仁督所司刺期滿之巡按陳淳言秉仁剽掠無策并

勅都指揮孫紹先部賜知府介一清襄陽知府王可信
守備等官湯召等失事罪兵部覆請 上命乘仁武罪
紹先等住俸督兵緝捕召等下御史逮治

廣東賊曾一本突至雷州參將魏宗瀚王如憲穆印率師
與戰敗績執印及把總俞尚志以去已而歸尚志乞招
撫尋犯我師敗數日守備李茂村中殲死我兵又敗事
聞兵部覆言新任總兵郭成未至而廣西總兵俞大猷
素負威名請令暫往視師前總兵湯克寬等罪不止於
革任宜令戴罪立功副使姚世熙等并宜議罰宗瀚宜
充為事官以圖後効 上然之命督湖大猷用事寧國
歸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寇盜 七十五

鎮克寬立功贖罪世熙等奉修從總督張瀚等連處兵
權嚴督糾領剋湖滅賊以靖地方

二年曾一本以六月十一日寇廣東省城拒傷官軍於赤
濤等處殺知縣劉師顏撫按以聞得旨切責總督張瀚
命亟率鎮巡等官竭力剿賊以安地方總兵俞大猷郭
成姑令住俸立功贖罪參將魏宗瀚王汝澄把總俞尚
志失陷下巡按御史逮至京問

陝西盜魏太清等率眾五百餘人行劫絳州及絳寧太平
縣等處拒傷官軍尋渡河遁去山西巡按宋繼以聞得
旨令分巡河東食事吳一本平陽巡捕同加趙世祖律

絳州知州宋應昌下御史仍令陝西撫按官嚴責所
司亟行剿捕并窮治窩主以靖地方

江西萬年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地舊稱盜藪而各省
商民亦皆流聚其間以種藍為業是年六月山賊出劫
鄉民羅萬家會南嶺巡撫張紳初蒞任遂令萬安營守
備童龍背兵往捕之龍等兵至因聲言搜山諸藍戶大
恐遂於鄱縣青石崗等處至礮擊千餘人拒敵江西巡
撫劉光濟數分處撫諭而各兵以辦令追捕益急遂接
顯廷對奏言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生變兵部覆請
令光濟辦撫撫勸之策務合機宜毋偏執已見以致悞
事從之 歸朝典彙卷百五十五 寇盜 七十六

盜劫總為崇昌二縣庫嚴巡撫都御史嚴清言
查賊之患隨處皆有而四川獨多如眉州富順長壽仁
壽望江威遠及德為督目不三年間被盜者屢失失重
習輕人不之警宜特重其刑庶使患部認得旨下如
縣計畧等巡按御史問自今有失事者撫按官查各官
罪凡處所及失事大數分別奏處

三年五月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碭石甲子諸
衛所官軍禦之無功雷瓊參將耿宗元御下盡殺及是
聲言欲斬耿將周雲翔廖鳳台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

惟乃謀作亂會宗元聞兵於敵場雲銅等急收謀起
手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敵逆與賊合已而潘槐自賊
中誘修廖鳳猷之巡撫應祥所將共開給事中張由四
糾將解紛無界抵牾虛詞而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
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迤邐潮陽檢察使張子弘監軒
無狀乞并議謂得旨給降一級給用付等俱作偽賊罪
斬賊

兩廣總督劉世明言廣賊有五種其首惡曾一本及副不殘
便流於賊甚急宜殄滅其夫賊通沿海居民不宜一槩
誅戮請招撫曉諭許其自新其夫山賊郭汝誠等極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七十七

固無所顧忌勦之亦不可勝誅宜撫諭並行其夫撫賊
林道乾雖叛服不常然素已聽撫又立功海上宜察其
果無異志即當推心置腹勿使自疑其目前平寇之計
有二三厚賞倍以歸士氣一積稍飭以釋兵食兵部覆
奏得旨如議

閩雲銅等叛人賊乘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人掠海豐
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頭巡
撫張紳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其趨大浦白雲
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兵拾斬一千三百七
十五人內生擒倭酋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被虜過

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聞雲銅潰圍出走成部平擒之
六月總兵俞大猷及李錫先與賊遇於拓林澳三戰皆捷
俘斬千衆賊遁入馬耳澳整衆復戰會廣東兵至大猷
無澳分三哨進攻曾一本勢窮自罵大猷力戰郭成等
復敗之遂焚其舟賊多赴水死生擒一本及其妻孥氏
并族黨尾叔等斬首五百餘級賊平督撫官以捷聞一
本尋死仍磔其屍并尾叔等梟首以梟

廣東巡按楊標言曾一本雖已會師夾剿而他寇尚多如
林道乾最聚黨狡及林莽程老王老等皆四出掠宜
乘勝躡平勿貽後患 上然之命總督劉世明率鎮巡等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寇盜 七十八

官亟乘勝追剿
先是洛陽縣礦賊何衡等聚衆三千餘人竄白花嶺諸礦
洞逐捕久之不獲至是就擒撫治鄧陽武金扶賊首何
衡等論斬其黨施朝鳳等斬逆有差餘悉解散以聞且
請飭所司塞諸礦洞嚴開鑿之禁詔如所議

惠州海賊六百餘人破甲子門所殺千戶董忠儒及軍民
二百餘人以去撫寇朱良賁等遂反把總韓周李時懸
賞領兵禦之賊夜襲破圍等於程洋員寨殺二十人虜六
百餘人巡按御史趙燁勸上具請且言甲子門所城十
三年三遭幾爲丘墟而程洋岡等寨切近寇巢民不安

枕乞資料撫官亟圖善後之策 上是其戶

廣東海賊李茂被樂令縣乞招降守臣欲許之科臣乘間

孟等以爲不可兵部言李茂本以林容餘黨攻毀城縣
罪在不赦豈可聽其甘言苟安日前宜令提督侍郎嚴

正茂詳議或假招安以爲擒剿之圖則可 上是之

八月大同人丘福入虜中爲城堡宮室通逃漏散虜人使

先驅邊人苦之詔懸賞格降者以數千兩自赤雞良相
田汝光已各有部落至是來降

四年十二月處州礦盜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擄掠

五年春合巡視五城御史壽治四方游民暫住京師者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巡撫 七十九

修武縣解京銀三千至良鄉爲盜所劫霸州兵備孟重以

聞得旨良鄉建輔近地肆行劫掠守土官當重治故率

兵備及巡捕官奉令速行緝捕不獲兵部具劾以聞

六年三月盜劫安義縣庫亡失甚多撫按官言狀獨請降

謂知縣吏部言今盜賊遽起皆因有司及巡捕官平時

不能彈盜及盜起不行緝捕至於劫官劫庫勢不容匿

乃始申報而上官亦規脫已責亦視爲尋常今安義四

十餘盜入城劫庫縣官曾知經失事重大移政方良朋

該管地方印撫按官亦安所巡罪請黜知縣罰良朋及

戒勝撫按官仍立降格自後各州縣守印巡捕官有盜

至十人降一級二十人降二級三十人以上罪官各兵

備及該道所屬盜起至五十人者降一級七十人者降

二級百人以上者罷官撫按隱匿不行參奏者聽部院

科道官參奏重治若地方有盜印申報上司上官印撫

兵馬捕賊者免究仍錄叙其功並多募爲團賞罰著爲

令 上悉從部議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巡撫

七十九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江西道監察御史 臣 張 鏗 訂正

兵部 三十

朝鮮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王顥表賀即位遣符璽郎使斯齊金印薩文封額爲高麗國王賜大統曆金綺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使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遑也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朝鮮

一

果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母戚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鄰倭陽創於此恐將逼於彼倭而食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同吾國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

十二月高麗使者言其國王顥有姪女過亂陷沒於軍

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銀兩令使者護歸本國

五年三月高麗遣密直同知洪師範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上頗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

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華下熟識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仰遣使送還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七月高麗遣尚書吳季由于溫表貢馬及方物言睦鄰國特其險遠不來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習居其國宜從之簡秀白述過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王書曰睦鄰居海之東當避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止通王國未達睦羅且睦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詞何疑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朝鮮

二

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熟慮高麗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睦羅亦蒙其德矣七年五月先是高麗遣使金甲丙等貢馬五十四甲兩匹馬二匹欲自進於東宮許言道臣二匹而以已馬足之上以其不誠却之賜王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旋鄰它等奉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太府監按元時有太府監主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麗人貢已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 上命還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八年歲次死子禍嗣

十年十月遣故元樞密使延安公里論高麗王額王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方物

詳朝貢

十二月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額院被弑而其國數遣使人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勅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安否

十二年四月遼東守將滿蒙蒙耶以高麗遣人致書貢物來亦 上賜敬耶聖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人衛京畿無不謹密雖內臣懷奸外臣挾詐無自而入焉亦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問謀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貪獸也輕交必難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朝鮮 三

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視其書及都許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六月滿蒙蒙耶復以高麗龍州節白等率男婦歸降來奏上賜約曰奉至知高麗龍州節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嘗將軍議其計否高麗僭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符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聞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令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晏生小

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誠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罰養秋有云毋納通邊不然將邊患自此生矣

十六年十月高麗遣其臣張伯崔消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本論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陲屢者來奏原職約束其中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服所以不納令其自爲學教其役致來前命朕將以爲誠意至極所以不納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廢服來進又非其時而至且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首與共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安未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朝鮮 四

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東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十七年五月高麗遣使崔濟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所產願以馬代計之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令奉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贈行侮慢明彰發遣於是稽於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者乎蒙古漢代四次絕滅其國族觀使二次居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

次城固將士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數牛馬百
萬餘夷王祗等戮於市遣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
摩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寔脫羅捕殺之
元以脫羅爲牧馬之野今爾祿宗等出鎮遠左高麗必
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約其
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遠東或朝
或歸遠遣其行

高麗遣使請其故王顯盜號 上以顯爲臣下所弑已幾
年矣今始來請祿將假朝命銀服其民且以掩其使逆
之路所請不誠其勿許

臨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朝鮮

五

十八年正月高麗遣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
萬疋賜其使金庚等八十七人銀三百八十二錠 上
諭禮部曰高麗王顯被弑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東不
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爲今既聽命宜與之約制其
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歲宜諭之

秋封稱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顯諡恭愍

十九年二月高麗遣使貢白黑布一萬疋馬千匹謝稱請
易冠服不許

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稱驛馬道 上令給之
初己亥之歲遼陽濟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

得還及高家奴徐賢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文住等以
爲言 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還以所
市馬及以遼瀋流民李朵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
五十人來歸

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初因其主稱而立其子昌爲王遣
使姜伯淮朝貢不許是年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因院
君珣主國事遣人來言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珣
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說定昌院君
珣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乞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
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朝鮮

六

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
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僞莫知若果爲本
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
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二十四年靖遣使朝貢又令其子興來朝詔朝臣尚書下
二十五五年正月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閩人二百
李成桂因其主瑤及夷於其私第自主國事王氏自五代
至今傳數百年絕

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本
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惟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稱主國

事皆恭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與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
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同軍楊自和負罪懼連位於其
子昌國人所願故請誅惡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
院君瑠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韓
閔勳等其子襲復叛職無知縱於酒色與兩黨玄與實
等潛謀復稱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皆以前者欲文選
東爲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藉於瑠謀害
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問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
國人以祚機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
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遷瑠於私第擇於宗親韓可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朝鮮

七

以當與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風皆歸附
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締
從與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 上曰
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
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屬曲豈可遽信
閣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援若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
東夷之民不致遼東則使命往來實兩國之福也
閏十二月李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改更其國號遣使來
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
宜更其國號朝鮮

二十八年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
艱苦况邊境營務不宜盡力以聞之今役作軍士皆強
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進伏草
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
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諸軍糧
每縣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
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
中國爭鬪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
境特遠不臣時時戾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叛軍上饋
困饑不即發沙磧倉糧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道邊之心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朝鮮

八

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備軍何以應之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
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十二月朝鮮遣使柳珣等來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
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且數
生靈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解慢之辭又至
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勸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
者以此今爾其使者可移咨李且令遣樞文者至方歸
之俾知生靈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
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朝鮮以柳琦等家恩放還進其判三司事使長壽密直副使幸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上諭禮部曰朝鮮密邇東陸之地國家爲切近前

朝鮮

九

者王氏恩改而李氏親與數生邊濠與諸再三終不能正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爲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者乃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爲善而使鄭總處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密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恩熟慮以保三韓

之界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德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

朝鮮

十

人主不以兵強天下此數生不爲主量力攻爲小敵之望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穆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三十一一年四月府部南發兵討朝鮮上恐殃民不許令禮部移文責之

且老請子芳遠嗣旦卒繼康獻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芳遠爲朝鮮國王芳遠遣使言洪武中賜金印寵經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命如舊賜之併賜詔命見服九章圭玉佩玉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

二年六月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王文綺表裏各百匹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六年世子禔來貢

八年獻馬萬疋助征虜遣中官田鼎承海壽實費并白金千兩紗羅千疋絲絹五百疋賜之

十三年芳遠表更立于洵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朝嗣
芳遠卒諡恭克

宣德元年遣使賜朝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朔日通鑑
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
五年朝鮮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詢王國多珍禽
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朝鮮諸世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於國中

正統三年二月開建州首置山濬韓朝鮮命巡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禮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修成計以他事獻
其境上得朝鮮投書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朝鮮

十一

報信具以上聞滿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歸衣譯有往建州兩初不肯承
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四年建州夷酋凡察重舍遁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往以

爲言詔同知何凡察歸建州拘表言凡察以窮歸臣
臣之善卿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初爲爾其私屬

滿爾還不則隨以兵誦兩解之且慰籍爾國家以王爲
東藩如凡察直夷酋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爾

無恒王善自備毋與較

賜制遠遊冠終紗袍翼冠龍哀玉帶

景泰元年賜世子珣見服王初卒諡莊憲珣嗣

三年珣卒賜諡恭順命子弘瞻嗣弘瞻稱而尋殛其叔球

七年封球爲朝鮮國王

天順三年遣臣獻朝鮮國王球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

又表毛特旨郎卜兒哈景謂成論之

成化三年聯方征建州球遣中樞府知事廣純等率兵助

王師擄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置書表嘉之

四年漢卒諡惠莊子號嗣

六年脫卒諡懷悼從子安嗣

朝鮮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賁王金幣并及將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朝鮮

十二

十九年四月安請封長子磐爲世子 上既許之且論禮

臣曰娶敬事朝廷與他國不同宜厚賜與且降勅諭之
弘治八年娶卒諡康靖子磐立驗年而世子頻卒修病風

還其弟倅

正德十五年封倅子暗爲世子初倅請冊封世子太監金

義陳浩資緣內降克正剛使以往而多賜倅等金帛珠

玉勅令指取異物及童男女以進及 世宗卽位禮官

言天子初嗣歷歷宜正中問之體貌絕外夷得御之端

請明倅倅非朝廷意召義浩舉事遂還而罷勅中所索

取

九月朝鮮夷人商晉山等十六名以航海失風漂及山度

嶺山縣界山東巡按御史王應鵬驛送之京上詔付

其國貢士李惟清攝之以歸仍人給與衣糧

嘉靖元年朝鮮進貢陪臣戶曹參判申維宗病卒賜諡祭

備棺殮送歸本國恩頒賞資關付同來使臣給授其家

二年朝鮮俘獲倭夷二名審係進貢至漸自稱備殺拒敵

官兵者國王王悍遣陪臣刑曹參判咸洗昌執以求獻并

倭人首級三十三顆及送回被擄中國人八名上嘉

其忠順命寫勅褒諭賜銀百兩錦四端紵絨十二表裘

使臣及領兵官俱資銀幣有差

朝鮮興業卷百六十六

朝鮮

志

十六年將換翼周縣給事中吳希孟使朝鮮還言朝鮮素

稱恭順較之諸夷不同而國家禮遇其國亦未嘗以夷

禮待之題者費詔至彼其王悍又能格遵典禮教事不

違良可嘉尚請自今凡詔告勅諭事關體制者宜使之

一體知悉不必違官但因其朝貢陪臣即令資回庶見

朝廷猛有禮懷遠人之意禮部覆如其議詔可

二十二年六月初朝鮮民洪贊等四十二人航海遇風飄入

通州海門界守臣傳請京師詔給衣糧遣官護送歸國

二十三年倭卒誣奉靖子培嗣永隆年卒設恭靖弟顯嗣

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真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王

垣報捕以獻上亦厚賜予答其意

三十五年三月議宜論朝鮮禮部奉旨覆查祖宗時宣諭

日本故事宣德七年曾遣內臣柴山費勅至琉球令傳

諭日本來朝嘉靖二年馬宗設等犯順而琉球貢使過

至殺令諭之此皆以夷取夷事之已效者也今朝鮮慕

義在琉球之上又常有進殺宗設功為諸夷所憚請候

其使至給勅宣諭如兵部言詔可既而令浙直奏說事

殺不行

三十六年順乞度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從之

四十二年九月順復上書辨其先世不出李仁人之後今

朝鮮興業卷百六十六

朝鮮

十四

續修會典尚未頒布其本國宗系雖蒙恩錄正請令錄

附會典本條之末勅諭知知之

按始成桂立高皇雖置不同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

以成桂為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殺四王其後

嗣當承業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狀由愛人

倫仁人誅倫立稱禍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

千上圖返其兵禍遂遷位於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禍

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勸昌立瑤瑤復不迫國人命命

高皇立先臣驍瑞別鄭終其身先臣實未曾為賊而盧

蒙此弊又蒙世出新羅司空故以為仁人子皆冤甚乞

下史館昭雪之至是始得請

隆慶元年十一月詔卒謚恭憲子駉嗣進階臣沈登人賀謝表貢馬萬匹方物因歸我被倭掠去人民陳滿等二十餘人上曰駉署國之初卽效忠順其賜物給以旌之仍賜白金百兩錦綺四疋紵幣十二表裡其從功人等賞金帛有差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朝辭

主

拔朝鮮屬封箕子國也夫遼東外數漢和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水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麗居平康仰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麗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十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藏折風中服大神彩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粗豆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朝辭

十六

官吏閑戚儀居茅茨衣多麻芋以田制俸以稅酒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高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綢紵布白磁帚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稻鵲游狗八梢魚昆布乾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三十一

琉球

洪武初琉球國分中山山南北稱三王遣使朝貢

五年正月使楊瑄謝琉球

九年四月刑部侍郎李拾遺自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恭

朝上奏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貢統綸但

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七 琉球

十

十年三月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黃胡椒等物先是

其國遣女生始魯妹在京頗善至是謝恩來貢

十五年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銀印金幣使還

言三山王爭雄相攻遣使勸諭毋互爭廢農殘民并諭

山北王怕死之

十六年賜北山王印文綉王妃侄相察官各有差

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子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 上喜

禮遇得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人往來朝貢

三十一年三月中山王察度及其世子武寧遣其臣亞蘭

勉押等貢馬及琉黃胡椒等物

永樂二年中山王察度卒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

南王永宗卒無子令其從子汪應祖攝國事應祖從朱

誥命如山北王故事命遣使賜冠服嗣山南王

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山南王遣使貢方物就令費

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問 上曰遠方之人如求利

而已安知禁禁朝廷於遠人當懷之此不足罪

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泊海岸詢之暹羅國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

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

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殺御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七 琉球

二

天下哉其令布政司毋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

風其人獻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三年三月琉球進聞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

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曰還之處阻遠人歸化之

心請和賜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

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納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

生物為心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八年三月中山王思紹遣使三吾等來朝貢馬百十四匹

賜幣

六月琉球國官生徒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 皇太

子監國命賜中未乾絲綢銀具

九年二月中山王恩紹遣王相之子懷德審官丁祖魯右入國子監受學

四月中山王恩紹遣使坤宜堪爾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具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隴州人補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於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隴州茂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爾等銀幣遣還

十一年五月中山王恩紹遣使三番王良登貢馬及方物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七 琉球 三

謂禮臣曰遣人來學誠美事恩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遂賜絲幣裝束及銀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十四年正月中山王恩紹遣使三番王良登貢馬及方物論遣使不謹之罪賜銀幣遣還

正統時巡按福建御史鄭顯奏琉球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晉斯古駕船載瓷器等物往瓜哇國買胡椒蘇木等物至東影山遭風桅折進港修理妄稱進貢今已拘收人船將前項物貨并護船器械發福州府大儲庫收候上曰遠人宜加撫接况遇險失所尤可矜憐其悉以原收器物給之聽其備物料修船完日催促起程回本國

景泰元年中山王尚恩遣人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已而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并中山遣使貢

成化七年遣使冊封琉球世子尚圓爲中山王

十八年四月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上曰遠夷向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仍監肄業有司歲給服俸俾知中國禮儀永遠王化

二十二年尚真奏禮部官生蔡賓等五人在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省親部覆請上曰昔賜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者若斥之其歸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七 琉球 四

嘉靖四年先是琉球使臣鄭繩齋表文方物來貢并稱謝業已奏進表文而方物以舟敗未及上至是復遣繩來福建守臣以聞得旨繩等就彼中宴養如何諭遣還國方物令所司轉運

五年琉球官生蔡廷美等請就國學讀書上嘉其志令禮部照例給糜米薪炭及冬夏衣服

十一年中山王尚真平子尚清請封遣給事中陳傑行人高澄以太牢祀真封清副王賜王妃冠服錦幣使臣疏言正德時修撰羅倫等嘗使安南安南乞留部勅爲鎮國之資倫爲請得旨即琉球請照如安南海外遠不得

即請乞下禮官議議謝如安南使至國校封王拜曰天
朝部勅藏金匱者八葉於茲矣請爾使許之北還遣其
王親宮吉長史恭瀚上表謝使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
統志中載琉球有落際王居歷下聚酒儼非實事在氏
通典集事沿海羣島錄星槎勝覽所述亦皆傳者妄也
乞下史館從之

初漳州人陳貴等私駕大船下海通番至琉球爲其國長
史通事蔡廷美等招引入港通遞潮陽海船爭利互相
殺傷廷美乃安置貴等舊王城盡沒其資貲等夜奔爲
首者所掩捕多見殺國王尚清知之下令國中乃止至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六 琉球 江

是械繫貴等七人誣其爲賊遣廷美等資表文送至福
建欲赴京陳奏悉按御史徐宗魯會同三司官重加詳
審則狀以聞廷美等待命 上下部議部臣覆奏貴等
違法通番自有律例但琉球國王尚清縱容夷人屢次
交易又奪取貨物囑留人衆橫肆虐殺夜誣以爲賊其
欺慢恣肆宜加切責仍令本部移文戒諭不得輕與中
國商民交易詔如部議

二十六年十二月琉球夷使陳賦蔡廷會偕來廷會者其
先國人恭瑞羅往琉球克希木而尼籍在閩與給事中
黃宗鼎上世有親至是廷會來宗鼎與交通饋贈事覺

遣下部獄嚴部請并罪賦等革其賞 上曰陳賦無罪
特賞如例蔡廷會交結朝臣法當重治念周自使姑單
賞示罰蔡瑞既承業中從吏何得於中國置產立籍行
私據官辦明處分具奏

三十年中山王尚清遣官生恭朝周等五名流浮上南京國
子監在監五年請歸國省親聽用許之遣使送歸

四十二年十二月中山王尚元遣陪臣鄭憲等八百四送
還中國漂漁人口 上嘉其忠願降勅褒諭賜以錦幣
隆慶二年十二月中山王尚元遣其臣守備山必都等歸
我禮唐人口守臣以聞 上嘉尚元展効忠誠賞白金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七 琉球 六
緣幣仍賜勅褒賜由必都等各給銀幣有差

拔琉球在府東南自福建按察司副洋關副船七員
可至澳冠至唐宋不遇中以時容遣兵虜其男女五千
人元遣役招諭竟不從其欲以憂慮為聯朝以草木為
冬夏人皆去斯際手羽冠毛及絲綢節好割掠既遣人
學於國學以自稱變未正割設官職械服冠裳陳奏章
表著作屬什有焉為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
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各次那霸港官司錢收次耳
目官司諸同皆二官為武職以上世所轄地為姓名其
大夫長吏通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為文職皆三十六姓
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王并日視朝且中居凡三朝奉
國朝典案卷百六十七

琉球

七

臣攝手模拜等且親者入殿坐飲酒畢跪者移時長跪
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視慶子為親
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浴洗漢水去腐肉取
骨親口布帛裹葬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藏山穴
廣木為小船歲時祭掃殿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
貢乘大船海上瀟灑泛小艇無竹筏信鬼畏神神以婦
人為尸祝號女巫女巫之恩得女君白日呼嘯聚散數
百人駕枝載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發遊御戲一個百
和音聲悽慘倏忽往來莫可踪跡巫酒滿昏婦誦禍福
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巖門名歡會府

門扁刺殿門未神丹素無金碧之飾賦法各如井田王
臣民各分土為祿介上下無征歛有事一取於民事已
即已用刑其嚴盜竊印刑罰富貴家者瓦差不過二三
權檢皆茅土風雨孤指以壘變變無金儲無錢婦人
噴米為酒男子煮海為鹽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
豈能無賈人無貴賤皆馳騎耐勞者僕寒不如醫藥而
無疾病兵甲堅利財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故鄰國視
為勁敵然好爭恨爾輒刀殺人度不能脫即割腹自盡
其山川壅壘時澎湖為大或曰因西占米山有礁甚
險舟至輒敗即落際產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
國朝典案卷百六十七

琉球

八

錫廟山無征險以故多野馬牛豕鬪饑木蘇木胡椒諸
香非其產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舊日巫鼓山
可望而見入國朝未曾朝貢或曰并入琉球琉球旁有
脫舍那者島中小夷為語尾形利裸野非人類不
通中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都察院右叅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兵部三十一

安南

洪武元年以整編詔諭海內外安南國王陳川性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帥師臨降何真定廣東西日性欲以梁王尚在雲南持兩端不決

二年六月陳日性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學士張以寧典薄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安南

一

牛諒往使其國封日性爲安南國王璽金銀印並經賜

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者人文綺一羅一鉢

二以寧等以十月抵國界而日性以五月先卒弟日堅

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曰吾受命封

先王何以得擅子日堅乃復請於朝以寧駐境上候命

安南遣使臣杜齊欽來告其國王陳日性之卒 上素服

御西苑之輓殿召韓欽人見遣道吏部主事林唐臣齎

詔封日堅爲安南國王又親製祭文命編修王康佐祭

日堅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舊封交趾立祠柱爲表

以鎮服僉夾其功甚大命康就記之

十二月先是占城舊歲役安南歲有貢額若督迫而分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性數遣兵擊侵敗之於是占城王遣平章蒲且藤都等告急乞援兵遣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持詔兩解俱能兵復仁還奏安南王贈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 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還復仁等官

三年正月遣使往安南祀其國山川仍命圖其山川及其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

〔按〕安南山二十一日佛跡曰微圖曰武寧曰先游曰普

賴曰萬劫曰傑時曰安子曰地觀曰天養曰神頭曰龍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安南

二

傳曰文場曰安復曰十日玄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

測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潢曰大歷曰蘇歷曰

三帶水六曰安石瀾曰石龍門曰慈廉曰浪泊曰越蒙

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

同年二月學士張以寧編修王康主事林唐臣還自安南王

日堅遣阮汝亮表謝恩貢方物以寧卒於道

冬日堅見叔明殺日堅自立

五年二月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表貢馴象祀部

已受其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

日堅今表曰叔明必有故也承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遁

死日無而奪其位。懼朝廷致後。故托修貢以規意。故孫不敢隱其言之。上曰：烏夷何使。骨如是。却其貢不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使臣譚應昂慰陳前王曰：堅因病而歿。叔明遜避於外。爲國人所立。上曰：日堅既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保安。親坑撫輯人民。然後定議。

七年三月。陳叔明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既已投端。政然貢自專制。

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滿。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

無謂也。其更徐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十年。賜陳端上尊文綺。既至端已死。叔明弟端代因事。

十一年。陳叔明遣使謝恩。且告端書。詔賜文綺。穆羅中使

陳能吊祭端。

十二年十月。禮部尚書宋葵奏。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禮凡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迎。設香案。王府正堂龍門置

公館。王率僚屬至館。具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與僚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

抗禮居左。王居右。

十二年時安南占城雖以詔故。陽罷兵。而安南疆吏爲寇。

割占城不已。上謂叔明卒曰：書不云乎。毋爲亂首。爾國與占城。構兵十餘年。朕未暇足。非所在然。以註覆爲博劇。推焚遺男女。不得析骸。朕兼愛海內外。元元甚愍之。往者以詔諭爾等。使殺戈紆忿。爾實不奉詔。陽解陰構。毋乃首亂。延書戒平。春秋列侯。無處百數。相繼進滅。無他。皆君好滅二者已爾。爾其鑒之。

十四年六月。陳端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

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端。言其作奸肆侮。生隙。謀患。欺誑中國。復勸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四

上謂戶部曰：曩爲雲南。數生邊釁。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

悉入編籍。器兵多民少。餉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

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餉餉。以佐兵食。戶部扣

上旨。咨諭安南。復命國子助教楊盤等往使。監至陳端

即以糧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二十一年。國相蔡一元。啓其主。韓爾大陽坊。尋弒韓立叔

明子日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陳叔明野也。時叔明已

卒。二十二年八月。遣禮部尚書任亨。奉御史嚴震。直使安南。

論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李泰等曰龍州地連
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
赦安南當懷守邊境毋敢納叛之謀彼如朕命彼此邊
徼之民皆幸矣李泰等至安南陳曰提問命畏恐即奉
詔貽書李泰等謝罪

十一月癸丑以其主輝路臣阮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
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銀有差時等已為一元所絀恐
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輝名還同叔來貢

二十三年閏四月廣西布政司奏安南遣使入貢 上謂
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朕嘗諭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

南又復入貢爾部其速令廣西通還必三年乃來

五

二十六年四月以安南弒主廢立詔絕其朝貢仍命廣西

都司布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安南遣使奉表由廣東貢方物 上諭禮臣曰安南篡弒

不許朝貢已諭廣西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

先請而擅納其使豈遣人詰責之仍都其責豈不受

二十九年正月日煜始以叔明喪來告 上以叔明還逐

其主日煜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

挾詐殘滅其主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
之死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因夷聞

之豈不效尤狂謀難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
禮部奪其國知之

日煜又遣兵取思明府地

三十年正月遣行人陳誠呂謙諭還地久不決誠諫
日煜使者不依序 主上明命久未決無以復 主上
也使者今援古証今折刊陳嘗以告執事在彼漢時微

制放馬援討夷之立銅柱經內外界唐虞五帝之一宋
始自湯然乾德寇邊郭進討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

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統歸之地降元初有天下爾先
王光柄有稱臣修質迨日煜嗣改易於是世祖來討爾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六

日煜索利棘實海島浮涓城郭宗社人民幾盡日煜鑒

前失所命於元且曰向者天使辱歸小國送迎止祿州
僱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以北地不在

爾國明矣今爾國乃越淵脫輸如格慶還而盡有之將
棄元末亂解陳德倖而得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

臣皆稱此地故屬雲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為大言此
我耶抑王懼以侵地得罪強自飾耶 主上神聖不計

王前罪乃計王飾罪其然爾之日煜復書辯不已且道
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沈船香百斤誠等那之日煜

日煜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尉陀以彈丸黑子地與

強漢抗是賈禍也賈受重貽分諸子是賈利也王以詩
陀自處固耳乃欲陸賈我手日燭無以難賊等河 上召
羣臣議或以其抗命當討 上曰賢吏相爭古有之然
待頭不限當取耳毋論

蔡季掣又執其主日提大誅殺陳氏更姓胡更其子蒼名
日胡春僭稱皇帝季掣稱太上皇紀元大聖國曰大成
永樂元年胡春遣使賀即位別貢方物表言日晝死支庶
無可嗣者蒼以陳氏甥爲衆推理國事且四年間乞封
下禮部議安南絕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之詔可
命行人楊勛等持節諭安南諸臣有老日得胡春奏欲就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七

封果陳氏甥陳氏得無絕否爾國人誠欲戴之否得無
別有篡殺之故否其悉心以答毋詭安南尋遣使隨渤
等人朝進其陪臣父老奏章請封蒼爲王遂許之
八月分賜諸番王文錦諸物安南以行人呂義直智往
十二月遣都郎中夏正善往封胡春爲安南國王
二年六月胡春遣使者奉表謝恩思明府役地
八月更勅安南王胡奎曰通者占城奏留攻掠彼地割人
畜傷虐今又遣奉貢道遇與冠服印章使臣屬其非違
奉一統之義思明府臣來言爾奪其西平綠州永平寨
此中國疆土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毋赦

老嫗宣慰使刁緣反遣使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
日臣天平前安南王桓之孫天明之子日奎弟也日奎
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
在位二年而卒其弟聯立亦止二年于晚廢之賊臣蔡
季掣當國擅作威福曉稍欲抑季掣弑之而立晚之
子顯國之大權盡山季掣與其子蒼顯推拱手而已未
幾復欲顯而立顯子棠棠然幼穉尚在襁褓季掣更弑
之而自立其子曰奎爲大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
外方季掣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遠臣之僭左
激於忠義惟臣爲主以討賊復督方議招兵而賊兵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八

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
荒採拾自給幾欲困死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
稍稍開行艱難跋涉以達老嫗懇請諸書知 皇上入
正大統臣心忻忭有所依歸伏念臣受命 高皇帝
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竟逆滔天累行弑逆陳
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
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憐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季掣已
老謀逆計多出子倉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各屬
明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徵隨法
嚴刑百姓怨怒如鮑水火臣之祖宗世向寬厚今國入

賤職頗見恩寵 陛下體配天地仁育門漢我罪吊民
與漢疆紀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憐而納之命
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安南故陪臣裴伯者哀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
皆爲魏敗大夫死於國事臣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緣
武節侯陳明真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趙興領兵出
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執主篡位屠害忠良滅
族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遺人捕臣欲加阻隨
臣間變遁逃轉入山林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 上
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肝披膽請減此賦輕降采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九

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恩明府接
送李親天日臣切惟知臣季犛乃故經略使國毫之于
世事陳氏明竊寵榮及其子蒼亦於貴仕一旦爵志遂
成賦奪爵號收元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忠臣疾首臣我
激於中上下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與吊貸
之師隆強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
徒必當雲合響應擒滅此賊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
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稱
效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 陛下哀矜 上憫之
命有司給衣食

安南賈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
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者亦責使者
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前奎
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與王封朕因疑
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曰朕謂陳氏以得得國今奎
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號知其故主篡位基
座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
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因遣御史李琦行人
王樞齋勸問奎俾具陳陳氏之故以聞

三年安南兵寇寧遠縣掠吏士數百千上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十

五月朔旌遣使臣阮景真等隨李琦等入朝謝罪曰臣父
子實陳氏甥以被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舉而婦
臣耳臣隨陳氏率妻子躬力作奉上國之不暇瞻敢抗天
平其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領足矣蘇州諸寨
地已退還臣俯伏俟命誅之宥之惟 陛下大度於是
上大悅遣行人聶聰往爲約與景真俱行
十一月奉復還景真等隨聶聰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
之勅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
天平歸國令奎遣使來迎

四年正月陳天平陛辭 上諭之曰自古亡國出於之君

如齊桓晉文皆因有主之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
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爾其明以獨微督以
防患仁以恤下寬以容衆庶無後憂賜羅綺衣各二
襲鉢萬貫命陝西參政王驥送之勅封登爲順化郡公
盡食所屬州縣

二月黃中等議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奎遣降臣黃卿等
用康懷迎候及牛酒犒師驛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片拜
舞踴躍中問胡奎不至何也勝卿曰蜀有徵疾中遣驛
卿還促查且遣騎覲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盡衆出
續於道中以為實速徑進度陞雷維陵二關將至片站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十一

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淪淪忽伏發
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並擊兵擊之寇已窮
絕橋道不得前賊遂拜且曰遠東何敢勞王師天平實
疎遠小人欺聖聽欲滅我胡氏幸圖得殺之以謝天子
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崑論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
平被劫部在其中亦自經死

四月黃中等奏胡奎劫殺陳天平事 上大怒謂成國公
朱能等曰是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殺
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言
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 上遂決意與師勦擒守雲南

丙午秋沐晟曰比寇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
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與師南伐
勦四川等都可選卒七萬并勦蜀王於成都三捷衛還
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
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送殺黃中呂殺至京

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
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
給將大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陳友純神機將軍程瑄
朱貴等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
王玉商鵬等應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等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十一

軍朱榮金路吳旺劉剛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
湖廣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
指揮陳春庭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
部尚書劉鶴恭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
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謁祭登輿曰黎賊父子必獲無
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廟墓毋害稼穡毋恣
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
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釋立陳氏子孫賢者
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其往勉之賜晟
年南先遣彤以征夷副將軍印制授展剌勒占城王已

餉賴以國兵糧其境

十月戊戌公能卒於龍川輔爲在夷將軍督應祥渡坡壘
關令都督韓觀以廣西兵運餉修道伐木繕橋梁出巡
兵偵賊呂毅等前哨攻隘番聞報之敗賊三萬衆閉兵
守輔移檄教手輩父子二十罪度關軍本望出林毫無
犯民悅降者相繼朱榮等取難度關復敗賊三萬衆得
軍資器械無算次日輔渡雞陵謀片站兩傍皆有伏連
呂毅黃中以兵搜捕之賊逃遂哨日江市造浮橋築堡
追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北而大將自片站西折
至新福遣朱榮往約沐晟同進三帶州僞余都鄂原南
聞朝興棄卷頁十八

安南

十三

策人莫遠莫遠等來見輔言賊恃僞東西都及宜洩洩
富良海潮府麻罕諸江自固綠江樹橋築土城綿亘九
百餘里盡發諸府州縣民二萬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崖
置梯水中盡取我艦剽橋內都守備嚴特別象馬隊凡
水陸盜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固進取
十二月沐晟奪宜江而軍次洩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派
輔遣蔡濟陳旭會昆濟師朱榮等大破賊於嘉林江輔
而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朱榮應而自率大兵與昆合沿
江橋皆通水不可上惟多邦城下冰坦可駐師而賊據
備密下設重壕壕內外布箭利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進

黃中等銜放昇攻具遇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
都指揮蔡福先登衆繼趨上賊不支遂下城隨入賊又
城內巷戰學象前輔以盡御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衆散
靡走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甫獲人衆無異賊
棄西都走

五年正月朔張輔沐晟等集賊等江橋大破之又攻用收
昔賴二山萬却江斬首三萬七千餘級獲僞關副工部
曲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陰兩日輔等次魯江賊五百
艘犯我軍逆戰大破之蒙藤館百餘殺其阮子仁守
百級擒黃世開百餘人皆誅之逆窮進季翠父子至四
聞朝興棄卷頁十八

安南

十四

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徙爲還至誠于關令都督柳升
守之賊果來襲輔回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又
以精卒數萬迎陸水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之斬僞胡
術將軍十餘萬級江水爲赤乘勝追至四海口季翠父
子懼以數小舟遁僞吏部尚書范見曹等降季翠等走
義安輔遣柳升前追之得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榮胡等
七人柳謂得季翠所前裕之縛送升軍季翠等十八
又擒季翠諸子於海口山次日土人武如柳等獲蔡若
於永益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露布獻俘闕下西人
咸國上皇黎季犛大處國主黎舍衛國大王黎澄黎四

王黎敬新與郡王黎立賊孫大千黎苗郡嗣王黎濟閣
亞王黎荒幼孫五郎賊弟皆林郡王黎季龍賊侄公黎
原替低黎子韓賊侄孫侯黎叔燭黎伯駿黎廷輝黎廷
燭賊弟護軍國子祭酒黎景琦侯伯將軍陳湯黎范七
材等二十五人 上御正殿面詰季和父子頓首請死
下之獄後季和釋自獄克成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用
累官俱至工部尚書爲別賜姓名

先是 上勅輔訪求陳氏後封之輔言陳氏已絕無可繼
者乞郡縣其地詔可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八 安南 十五

改陳恭爲吏部左侍郎建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勅令二
千道付給凡各當校官必與張輔沐風劉僑計議量才
授職給與勅令

十一月勅張輔等曰今交趾已平知有反側必當勦滅然
宜戒防將上不可漏及無辜雖逆逆之家其功從男子
皆不可殺但驅入內地或爲民或爲奴惟執兵拒敵者
殺不釋

勅張輔沐從劉僑訪求交趾人才

附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人官以前來歸附葉伯耆爲
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三月奉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
征斂不一請酌量重輕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
官賦數論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征斂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令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六月張輔沐及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
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
勞之賜輔段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銀
五錠進封輔爲英國公成恩國公封升安遠伯黃中呂
毅得贈罪餘手捕季和及蒼者授三品官有差

吏部尚書憲義等同六部尚書奏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議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八 安南 十六

軍民衙門立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
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永化清化
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
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提舉司一憲檢司百稅
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三改陳陳爲鎮興關安撫人民
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
百六十萬石象牛馬十三萬五千九百餘八千七百軍
器二千五百三十三萬九千

八月交趾簡定及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曾事黎氏而輕
騎歸歸我既從下安南爲將將領有功知 上不欲復

陳氏後還待令與賊所親陳希尊約竄行至興化州
說羣盜鄧悉等下之乘衆至萬餘益南合慈感發行剿
下大堂應平石宜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日南王既復
僭號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尊爲太保郡公八月填
守尚書黃福來告急上命安郡邑兵四萬征南將軍
黔國公沐晟討之兵部尚書劉鶴資軍部降者待以不
死

十二月沐晟與簡定戰於生麻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
傑左參政劉昱皆死之

七年二月初英國公張輔總兵帥師討賊言晟出師失律

關朝典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七

三六

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總婦老撾猶供觀者何
人賊云有衆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謹慎同心協
力奮滅此賊

八月大破賊於鹹子關獲舟四百艘尋又敗賊盧渡江又
敗之於太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績季績者
蠻人奸黠自云陳王復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
歸季績別據地稍遠我兵而我兵恐窮追簡定至前州
分戍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鼻關
輔自率騎卒趨地冊合美足簡定望見驚恐潛行之民
家棄馬走吉利欄深山內大索捕定并其將相陳希尊

阮汝勵等送京師磔於市

八年正月張輔逐捕其黨阮師槍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
獲僞將軍范支陳原鄭等二千人悉坑之某戶爲京觀
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還朝輔言簡定因伏誅而陳季
績及其部陳原梅阮師胡具鄧某具鄧錦潛等皆率
兵將角相殺未卽下廣州消化諸蠻越叛殘而又塞神
授福成江口道諸多番兵付沐晟期盡賊乃已詔曰普
其以蠻夷將軍麾下益展

十一月季績使使上表請降詔以爲交趾布政使陳原梅

阮師胡具鄧某具爲都指揮潘季廉爲按察副使趙之

關朝典卷百六十八

安南

八

任然季績實欲緩師兵耳不復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正月命張輔爲副將軍會沐晟討季績勅四川廣西
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十四衛發兵二萬四
千隨征

二月詔赦交趾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七月輔敗賊黨阮師於月常江溺死者幾二萬

十一月輔率舟師追捕季績等衆賊皆遁去以狗餘
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餘賊皆遁去以狗餘
十年八月復大破賊於神授海擒僞副衛大將軍阮汝勵
等數千人悉謀之

十月僞少保潘季祐通可雷山乞降輔承制季祐以接察副使理又安而其將帥陳敷阮士勤等相繼降

令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

十一年五月交州府所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歷比江府所隸五州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土師滅之民獲

蘇息故詣闕謝恩悉賜勞還

十二日張輔等復大破賊於愛子江比得山賊賊其衆降斬僞少尉阮山等

十二年五月獲季輔及其太傅阮師等送京師戮於市行國朝典案卷百六十八

安南 支

寅安征將士賜張輔沐辰等金五百鈔二萬錠絹帛各五十餘有差

十三年四月以張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鎮守交趾

十四年十一月召張輔以豐城侯李彬代鎮守交趾定歲貢扇萬把翠羽萬飾

十六年正月安南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及黎利初從季輔爲金吾將軍來降授巡檢張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

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黎賊聚范柳范等肆出劫掠李彬使參將朱廣等討捕斬首六百擒黎彬請

就交趾戮曼等以殉黎利遁去

十八年五月勅李彬領寇黎利潘傳車二農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思民何時得安宜盡心畫方略盡滅此賊

交趾奉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恭疏揭貴亦以討賊職死

十九年五月李彬言交趾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半度地

熱易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練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國朝典案卷百六十八 安南 辛

九月彬言黎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者即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衆大索利遁軍門久之竟不獲 上曰老撾匪賊持兩端今彬遣頭目至京諱之

久故黎利以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之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召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福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

求安輒船動不息又成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宜寬簡中朝士還調至者咸見

溫恤同族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吏發欣附中官馬騏信恩肆虐福數裁抑騏驎誅福有異志 上察其妄

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 仁宗卽位召福還曰卿
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几十九年及
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以去讎爲布政使
冬交趾恭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言山壽奉至黎利
復反先後破茶龍州諒山府恭詔守琴彭諒山守易先
皆堅守力盡俱死之

洪熙元年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夷副將軍討黎利
七月命兵部侍郎戴倫副尚書陳洽督理陳智軍務
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十一

十一月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
逆黨日以滋蔓望勦總兵者蚤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
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等方政及交趾三
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
相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義成倡賊之勢使忠臣無辜
而罹害良民被害而未賊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
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
至責有所歸
時宜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寧遠州紅毛賊出劫
掠勢甚皆受刑節度

宣宗視朝罷御文華殿燕喜復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
曰 高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隔山

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
若有自不付量來投我邊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
戎與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食
一勝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執其國主毒
害國人 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師初意討平黎
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
已盡乃徇上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井出 太宗本心
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十二

亦疲於奔走 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之誥
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
無辜也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
族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
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肯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
高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
以二十年勦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託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
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

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地何與此野不輩較得失耶原吉日容臣等更審思以對上曰朕素心如此本不係用兵仍如明日上奇策奏事畢上曰昨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弟未可遽言耳

宣德元年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州敗績尚書陳洽以聞上遣勅切責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偏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馬瑛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十三

克恭將討黎利仍命尚書陳洽恭贊軍務安平伯李安堂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錄軍中自效

十月黎利弟善標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冕司廣南森蘭等標賊僞爲敗走亮追之渡河伏起亮被執森蘭校吏士陷者五百餘屍廣從以餘兵歸生失陷大將敵

十一月黎善標數十萬來攻交趾城分三道俱拒却之王通悉兵出擊善馬球射率兵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令通俱抵應大駐軍檣諸將言地險惡多伏宜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渡大雨且泥潭人馬溺伏

不能進而伏率起衝盜遂大敗散死者二三萬人尚書陳洽亦死之黎利時在乂安聞之自以精兵來合國東關連敗後氣阻陸遠人許爲利乞封而撤清化通南地歸黎氏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縣逆謂指揮何忠曰吾守此數載恨深矣出賊是而施之必覆元帥非君命而欲賣城賊手不可達與賊戰敗之

十二月交趾布按二司奏交趾人民爲黎賊迫脅從逆者多尚書責福舊在交趾多歷年歲庶務民隱無不周知比召回朝民心思慕甚於父母乞令本官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即馳赴關議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十四

以安遠侯柳升爲都督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紹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叅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右南將軍總兵官與安伯徐亨新軍伯譚忠爲左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二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恭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勅王通等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

二年正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之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寒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行賦陳聖公楚子討之殺旣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卽欲爲陳

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承順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令卿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其時商高宗伐桀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與朕縱使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等意求之未晚也

二月黎利來攻城急王通日夜訓練兵五千出不意猝擊利大破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勇太監黎秘諸太尉

附錄與黎黎百六十八

安南

三五

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欲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得以取樹柵立寨掘壕塹修器械四出攻掠未幾勢復張

三月命刑部侍郎樊敏往廣西副都御史胡興往廣東李

素往湖廣總督運糧往交趾給軍勅調武昌成都茂衛

南京原下西洋將親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

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

司官軍三萬三千人從柳升沐昂等征交趾

黎利聞丘溫都指揮孫乘拒破之

四月黎利以八萬破昌江中官馮知指揮到順知府劉子

輔死之

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欲兵不出賊發書請和通自寧嶺之脈氣大沮喪難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御其所請諸將抄或以爲善或恐無語或雖不然適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旋旋師何以進罪通屬聲此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自是人無復敢言送遣人同利所遣人達表及方物

七月黎利攻隘圍丘溫銀遠侯顧興祖糧兵兩寧不

附錄與黎黎百六十八

安南

三六

官援城陷逃與祖下獄

九月柳升等至交趾監爾爾黎利僞爲其國人書詣軍門

乞立陳氏後不嚴封素問上而趣兵進破關隘大小

數戰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銀夷關梁銘李慶曰主

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因罷兵而少斥獲不據險據

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以濡升升唯唯抵倒

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橋壞前泥潭伏兵起升中矛死

是夕梁銘以營死李慶又死崔聚因指將然倉卒不復

能約束吏士而史又新盡元帥沮且置遇昌江賊率衆

陣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備俱被殺不屈死之七萬

人無遺者王通諫知升敗益懼失意竭和

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爲盟退師鴻臚寺奏進黎利與柳升等書言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今陳氏遺嗣有曰昂者廣身老耄二十年本國之人欲得爲影宗祀王通遣指揮關忠同黎利所遣人以陳昂乞立表及方物至上見表奏前示英剛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誦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參議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屏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書以三人所對崇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安南

三

今勞者未慰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上問士奇對曰黎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戈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葉珠崖前父爲榮何爲示弱上曰汝兩人言與吾意合明早朝罷中書奏示文武羣臣凡論之曰太祖初平天下安南最先入貢及黎利篡弒毒虐國人太宗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感慨比數年來一方不

增不得已屢勸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嗣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時通與利盟且契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寶謝通忠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爲名實出利

令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與王驥馮臚卿徐永建爲副使實詔諭安南冊封朝貢仍遣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卽率兵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同還

國朝典彙卷百十八

安南

三

鎮守公差內官內使皆悉回京

尚書黃福還初柳升既死福奔回至支樓關爲黎利守關者所獲福卽欲自殺守關者力止之皆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交民今延頸望父母公可自裁耶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趾使人人人如貴福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待以厚禮曰棄送公還朝遂遣頭目阮孚禮送出境

黎利率表代身金人及向所掠郡督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年馬驛千二百匹

三年正月王通馳奉陳尚遣黎少穎表貢代身金人謝罪

并送表叛人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寡援絕人情營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上覽奏曰通府臣節遺笑贊方如困憊何不項羅汝赦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昌炳卒利自守罔俟命復遣羅汝收徐永達諭利訪求陳氏後以聞

同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等馬驥下邳獄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瓊營費李忠皆伏誅通云京群臣交勸通及梁瑛等下廷勸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奔曲護叛賊馬驥激發潘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米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王

珠等生罪有差都督蔡福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瓊指揮營費千戶李忠降賊散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戶年英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力勸各城人降會至滑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可見我金首領不松肝膽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黎永賴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

升陷沒又不進援王通等輟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士委棄鎗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上曲教長令臺中緘劾章示戒其餘亨諱忠侯還京論罪五月黎利聞廣原州劍鋒閭邑新固守不下四年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德勸諭黎利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銅器方物并上國人奉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骨橋永爲藩臣奉職貢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

羅汝赦還自交趾黎利附使貢方物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爾所害吏士兵器家屬悉因成山侯師退之矣臣利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王

有女九歲於亂兵中失之後乃知爲中官馬騏進克官擢陛下幸既已赦臣罪歸此女臣仰戴恩德有死無二六年六月遣禮部侍郎章敏通政徐琦齎詔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十一月黎利遣使何果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果等又同者老人等奏求封黎利以絕國事上納之黎利遣阮文殉等附敵琦謝并貢金銀器方物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死長子狂矣天子幼弱奸臣黎同黎察構黨弑殺良民驚懼歸山府土官阮世率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

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
雲曰黎利本起微賤因未陳高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
志在思民遂詔罷兵將黎實建立而彼處未靖高之朕
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
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
邊兵嚴謹守備既世寧避難來歸聽從便居住凡所食
用皆宜爲虛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四月李琦還自交趾言黎利死利于麟立一名龍借號紹
平僞益利爲太祖高皇帝遣人告衆獻金人方物命行
人郭濟朱剌祭利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十一

十月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敵行人侯璉諭歸權署安
南國事

十二月欽州張浪如言人叛降黎麟

正統初黎麟遣僞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

郎李郁左通政蘇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賜龜紐金印

以方物入謝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通民二百餘戶麟

復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淑嗣一名基隆借號太和臨麟

爲太宗文皇帝遣兵攻占城獲其王摩訶貴該以師誥

歸其王不聽

天順中黎濟爲阮兄琮所弑因自立借號天興輒侵我主

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刁板雅蘭寧父子爲八百敗歸
累詔戒諭之

四年遣通政參議尹晏給事中王豫持節封黎合頭目黎
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弟弟演一名思誠借號光順事
聞詔停爰豫行

五年命翰林學士錢溥改授冊封頭初有國恥屈下欲殺
所以見使臣禮溥先爲書貶之往復甚苦乃定

成化十四年三月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蘭阿麻
先與臣國通封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飄風之衆
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恰臣黎弘敏回自天

國朝興業卷百六十八

安南

三十一

朝奉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
瀝血陳詞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侵封全非沃壤家稱
番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瘠乏負鹽止有象牙犀角爲
木沈香而臣國所產實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以富
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占奪占城
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字不得阻其宗祀
誠恐天使急還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
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使中書郊圻輿減繼絕使
占城上下觀寧臣國邊陲休息以蕃中國以康遠人此
臣之大願也 上下其章於所司

十六年時安南黎賊侵轍占城占城遣使人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上旨索承梁中調兵食數其急時到大夏亦在職方校區其儲備以利害告余尚書方言沮之事乃寢

七年九月兵部奏安南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并老撾殘破八伯僞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朝事案百六十八

安南

手三

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得諜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以命偽為御史為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為之備上口服視安南禮絕外國毋侵茶之而復外示恭謹中懷策點跡其所為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弘治八年三月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人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徐溥等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

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則掩過飾非大則銑連抗命若通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臨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十年安南國王瀾卒子輝嗣一名錯錯號景統益瀾為聖宗清皇帝使者入貢乞改所賜當服從王制不許

十七年安南國王輝卒子報嗣號景泰貞本歲年卒遺命立其弟誼錯號瑞慶諡敬為肅宗欽皇帝

時朝廷登極改元遣使詔諭文酋亦數遣使朝貢然時時侵占城雖然不遠已而中國人多潛入安南太監錢能食錢令京衛指揮郭景瑞本朝旨往來安南督夾奸

安南

三十四

隔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通逃覘我虛實鎮南關外頗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累請增置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安人侵奪欽州里毗我亦不能禁是時諷射備無為境內盜起羣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畢命

正德四年安南國王誼為阮仲所執立瀾孫嗣一名澄僧號洪順追諡誼為勵應王其頭目黎廣度黎明郎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仲阮伯勝等恣行克暴民不堪命阮仲阮伯勝等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仲等遷阮仲宅退令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

臣等與國人共辟其黨與盡伐諸臣等備見故國王黎
瀨勇子故臣黎昭之第三子黎嗣堪任國事乞賜襲封
王 詔許之

初瀨生二子長印輝次子昭一名鎰封錦江王勝生敬祖
昭生淵明淵明破宮時昭與淵俱先死故國人立淵而淵
之子茫陽王諱及弟處以兄子不得立淵妻鄭氏女諱
妻惟韓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淵非其
意也淵既立尊父為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
姓大臣國人多惡之

十一年恭鄭惟韓鄭氏與其黨陳真故淵山師得陳真
淵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東南 三十五

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并以家山之甲還交州攻殺惟韓
自立偽號天應為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德
一名特僧號光紹尊淵為睿宗明皇帝諱明為雷隱王
追諱諱為威帝遣陳真攻高於諒山高死其大臣阮弘
裕等討叔淵之罪攻鄭氏殺及其子惟代惟後裔清華
惟韓子惟餘等歸高平

其父登庸者蓋人也世業漁勇而善戰由武教為陳真等
自投歸德大吾川為宜陽恭將與陳真戰累功封武川
伯進仁國公時因問鄭綏阮洪恭者世臣也生爭惟不
相睦詭歸蔡庸多奪遺金瑞略總所親信文臣曰王知

國所以弱乎在世臣植黨而事廢王不若嚴寒雖有大
將略者任之遂在登庸既得志漸然謀左右易所親信
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諱潛起兵攻登庸反為
所敗山奔清華依怙嚴

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氏陳局應併號統元追諱明為其
莫帝

六年登庸殺嚴并其母殺之而自立諱嚴曰恭皇帝是
時諱尚被清華又安順化廣而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
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繼居守偽都自
稱太上皇帝率兵以把諱奪清華懷之諱敗走又安又追

淵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東南 三十六

至又安諱敗走恭州又追至恭州走入哀牢國
九年九月黎諱憤死世孫保甫七歲故臣黎嗣江黎
俞鄭惟懷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州諱馬江與老
揭蘭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
而老揭時為據不能克

黎率還國急發兵二十餘萬起郡殺府而攻附海陽一月
登庸固守不下而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都門
寧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獻益而還呼曰
得王矣鄭綏兵大潰壞散奔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
庸相拒不決於結土帥郭遂鶴使復大敗

其祭肅僭國號曰大遼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胤襲使
得蒙大正拜其腹心臣裝塔爲丞相武護阮如林阮如
驪柱世卿等爲都督共挽朝政

十六年皇子生欲詔諭安南諸國部齊安南自正德十年
因王裕嗣遣陪臣阮仲達等赴京進貢之後迄今貢使
不至皇上軫恤道遠修孫承恩等詔諭竟以彼國作
亂道路阻梗未達而反後令鎮巡訪勘迄今未報今復
命使恐亦如前有關國體因言安南職貢不修歷二十
餘年皆叛之罪難逃在法當典問罪之師大學士夏言
亦以爲言上諭令會同兵部計議勿視爲非嬰尚書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手七

張璠議言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黎氏失守
宗祧既不上告天子其道臣交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
背逆天道干犯正法請勅錦水官有膽氣謀略者前往
廣西各鎮巡仍選添曉夷情熟知道路者伴送勅使徑
入安南境內詢問久不入貢緣由朝廷仍下令選將整
兵待報而發上從之既而戶部侍郎唐胄獨謂帝王
之於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兩廣遠少邊
警自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懼敵中國爲黎氏
復讐時上意主討令待所遣錦水官助奏吳誠而廉
州知府張岳復條言用兵安南有六不可狀不報

兵部侍郎屠珍言宜移轍交而屏莫或篡逆之罪處殺不
赦其餘脅從許其歸順仍赦寧假以殺陳之權令督所
部兵候大兵入境併力進討上以惑亂人心令覆議
巡按廣東御史余光言臣曩在都下聞安南之事三支互
平形如蟻蚌可收漁人之利意竊信之今入境與三司
會議其實不然蓋莫登庸全有其地諸酋率服黎寧繼
越不知其所且黎氏魚肉兩主在陳氏爲賊子屢取屢
叛在我朝爲亂魁今其失國播遷或者天假手於登庸
以報之也夫夷狄篡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穆於李
李奔於陳陳募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是陳爲李賊黎爲

陳賊今莫又爲黎賊此好惡之通也夷狄之運一敗弗
復遼人全人之惑尚不復與我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
吐蕃雖中國分割如五季六朝竟不能復其中興者必
吊伐以奉天討失一統以承正運者乃克享之耳若黎
寧者今雖置之終爲他有故今日於安南宜質問其不
庭責以稱臣納之修貢彼若聽服因而殺之此因勢以
定不在勞兵也若必征勦則勢難繼追兵難久駐老師
生變未見其便臣竊祝皇上明聖緣古人臣出而安
社稷可專之義讓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天威問其
不庭責以稱臣人貢一面馳奏以聞夫不請則專其罪

莫廷特報則報其機難夫且廣東去京師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呈請而後行之將失時違機矣夫事在邊疆苟利朝廷厭罪與嫌戚不可恤懼罪匪忠遠嫌匪直臣實不敢伏乞聖明遠照體臣便宜從事上曰奏內事情及引用五季六朝等語兵部奏閱以聞部覆謂數陳失當比擬不倫舉動輕率宜加習治命李休一年

七月黎寧遣國人鄭惟傑等十人赴京奏稱正德十一年逆臣陳嵩為亂莫愁庸等復謀不軌道路阻截員使不通德克憂憤成疾死本國役立寧為世孫權管國事寧聞朝典案卷百六十八人

安南

王九

即諱之子也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廢庸遺殺不得達邇來廣東商船潛行取道京來乞與問罪之師亟救國難奏下禮部覆言安南信使不通者二十餘年今朝廷方擬興師問罪彼國告變之奏遂至事屬可疑且惟傑等附舟漂海延住占城二年行至廣東又不呈身赴告所在官司給文起送亦難盡信今宜將惟傑暫留占城令原還勘官作建具奏以存區處上從部議詔歸未蒞拘留惟傑等聽候不許交接外人光祿寺以朝餼國貢使例供給之既而提督兩廣侍郎潘旦言黎府求貢部議謂求貢遞難准從宜行提督總撫總兵等章詳

審順運相機撫勦上從部議遣惟傑等歸國

八月建極雲南都御史汪文盛與黔國公沐朝陽招致安南夷人刁鮮等為副將遣值莫移庸遣阮琛等八人帶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刁鮮等執之併獲偽印一方大器一過致文盛處敵聞於朝兵部請泉瑛等於邊以威登庸上曰登庸莫奪黎氏偽作大器罪在不赦卽勦雲南兩廣鎮巡等官協力征勦賜刁鮮等冠服仍賞白金三十兩文盛朝輔降勅褒嘉之

九月初安南國賊寇武藏威武文淵武于陵等背叛彼國逃罪山逃犯我邊巡緝禁我土官嚴徽黔國公沐紹勸

安南

甲

及巡撫胡訓題接董璠會奏部議行雲南撫按會總兵官協力相機追勦既而欲遣官密濬以朝廷欲討安南不貢之罪命歸附我軍往征彼國以贖前罪且令開陳彼國作亂事情奏報至是文淵率衆來降上嘉文淵傾心慕義賜四品章服及金幣

十七年四月詔威寧侯仇鸞征夷副將軍印克經兵官總督征南諸軍事改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兼都察院雲南兩廣督撫等官體勤的確吏情從宜撫勦於是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安南諭各土官日能負自歸順

者許仍其舊業令武文淵等發召黎氏舊臣多與兵自
効併諭登庸能束身自歸籍上與國者待以不死於是
安南官目及郡境土官咸願內附武文淵因攻登庸守
鎮營城之莫方流率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運
花灘者其地當交廣水陸兩道頭目范正毅等亦表
以爲諸歸正人等按方滋懼乃遣頭目范正毅等亦表
來降投歸德鎮官沐朝輔等以其表聞請發方治守
藩臣悉併得與黎寧武文淵揚兵還邊郡侵地併請徵
蓮花海兵議効勞諸臣陳宜會黎寧亦承前備以本
國集紙之詳及所有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陳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四十

輔所以聞詔俱下兵部先府部科道官會議其登庸
父子某主庶民罪在不赦今雖稱降尚據田土詭稱還
請意圖緩兵朝輔等所請未可輕許請正登庸父子某
試之罪恭行天討死速三省督鎮諸臣力聲勢分一或
意見不同未免微此平制必得文武大臣統一節制庶
幾調度整肅成功可速改召登等既前提督兩廣侍郎
蔡經奏兩廣進兵安南水陸之路有六因計兵食之費
不貲欽州知州林希元及復以安南人心離散登庸父
子亂政取行之狀上聞請速進兵並俱下兵部尚書張
璠等復會詳詳河道議及議上用兵事宜者常談且

多前所陳議者 上不悅曰安南事必無體建道者乃
見得分曉朕聞卿士大夫私相論議謂不必征討爾等
職司邦政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俱不歸心因事
其已之仇豈毛伯溫今在京別用

通禮部尚書黃翰翰林學士張治宜論安南時 上欲莫
登庸歸國黎氏故遣館治往諭尋以將起水召二人
還京乃未入境而止

九月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督師成寧侯仇鸞爲總兵官遣
討安南先是朝廷屢勅邊臣馳報合兩廣守臣安遠侯
柳瑄提督軍務侍郎黎經雲南守臣黔岡公沐朝輔巡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四十一

撫都御史汪文盛等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國謀
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併爲登庸乞
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且示
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營統公移詣雲
南守臣朝輔所自陳言前國王黎嗣被逐臣陳昌殺害
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嗣弟應被奸人杜溫調解
錄舉誘還清華登庸仍推立應弟應旋自請率進復德
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應垂此時與翠臣
議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方瀛入付以印章令
嗣王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錄陳湯

據崑山為被後乃直閉關守臣不納耳寧乃亂臣阮塗之子冒稱黎姓非總子也其所自創如此然皆無因多自偽承紹輔乃以范正毅等并表疏公移遣人伴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偽且雖請求降而辭不款服又不求身歸罪親意計之以毀總兵伯溫恭養未幾按羅至是復命伯溫往討之時伯溫總督宣大軍務乃移鎮廣西徵集兵餉為出師計

十八年 上諭兵部曰安南事本皆一人倡之衆皆隨之誦上為聽復言之言共起違慢之侮此因總集應討宜如何處之兵部其即會議來聞兵部集廷臣議為黎氏即朝與黎卷百六十八人 奏肅 明三

本我臣妾義不可棄而其臣莫於庸父子篡國逼主罪所必討近雖畏威悔過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聽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但夷情反覆詭秘難信請勒欽命咸寧侯統帥尚書毛伯溫往兩廣雲南調集各處土漢官兵招諭安南歸順土官刁雷及黎氏舊臣文武文淵等各練習兵糧以備征討若登庸父子各有隱謀則速兵以正朝廷之法如東身待命果無他心則星夜撤開朝廷待以不死如此則春生秋殺仁義並行不忤矣上從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上所著治機論謂進寸安所

無事煩費輒可成功不動聲色自爾平定反覆千餘言部覆言事在彼中難遽度姑行總督官知之

十九年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曰臣聞安南莫方瀝乞降特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寄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今遣大臣勘問將誰防也防之彼那彼方以降許我請不得聞也賜之我邊我邊重臣方為之請誰敢易辭臣以為欲得其請宜約之口必歸我四洞必令黎寧不失使必令黎氏舊臣若鄭惟偉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許也而後與同罪之師固助順之勢討彼息

安南

明四

之屬何戰不克又曰方瀝之所恃者都魯耳其地濱海淤墜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魯都魯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投封潮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魯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舉而定也又條上方略書凡四上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秘象者罔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上曰安南事宜簡命文武重臣往議諸臣不復妄言六月仇鸞毛伯溫奏莫方瀝皆違法所必誅傳聞已死或

言爲震雷所極而蹤跡詭秘不卽輪服征撫二事固宜並舉因籍廣東可用漢達官軍及習水土卒三萬六千人廣西土兵七萬五千人糧三十八萬石銀八十八萬兩馬六千餘萬匹仍乞調湖廣水順保靖宣慰司上兵福建漳泉等處海兵及請廣東布政司未解京庫糧銀二萬三千七百兩變鐵課十萬七千兩兩用兩廣雲前所轄應朝官員布政使胡宗明及司府州縣正官免其朝覲原任廉州知府今陞浙江泰政張岳清脫夷情宜改註廣東分守北海以備進剿之用兵部以聞 上悉從之曰貴南事朕已付之二臣方溫父子神明共勝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四十五

卽生亦死但爲遊方生靈久被荼毒天討未加耳卽傳示二臣令悉心經畫務圖全功用安夷及諸所奏官員職權等事俱如議行今殺安南軍情奏至所司奏覆不得過三日已乃詔置廣東布政司嘉靖十七年十八年解京錢糧及鹽課等銀以備軍餉

仇雋至廣核所本勅書陵懷鎮守總兵安遠侯如珣欲其以戎服滿伏入見珣不聽對達勒珣珣亦自請於朝兵部不能決奏請上裁 上責督輕傲令回京卽以珣掛征南副將軍印令會同毛伯溫議處安南事

十一月毛伯溫仇雋既至南興駐師境上嚴諭安人懸重

賞賜祭庸父子登庸罷逐乞降言先國王黎氏創繼淪沒至說得國未幾亦遭危疾臨終之時誓以國事付於庸登庸又付其子方濂未及奏請委濂擅專罪實前嘉靖十七年登庸父子遭阮文泰等齎表乞降并祈處分十九年登庸子方濂不幸疾死因入欲以方濂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應再拘所請負罪益重以此與福海執共以候朝命頃者大將軍征重兵壓境切念登庸有罪黔首何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騷擾黎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棄存殘喘護率同小日阮如桂等恭候南關經轡出境登庸本欲躬自赴京請死緣衰老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四十六

不舉劄制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遽離謹遣親姪其文明并先國王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關待罪惟乞矜宥使登庸得以內屬永世稱藩及比照刻藩事例歲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國王丁陳氏黎氏通相洽業稱號紀元登庸一切革除聽候新命比者聞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贈浪二都漸稔金勒古森丫葛四喇係欽州放地果如所稱惟命是聽其本因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稍貢方物登庸不敢遽以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惟以投降聽處實清具奏若天朝恩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

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伯溫未制受之

二十年四月詔降安南國爲都統使司先是登庸本表乞降諭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守臣聯遠言自古南夷制亂期皆恩威並濟恩皆險阻勢強則鳴乘以便宜化力屈則服順以全身中間亦有稍議利官通款求開止於遠使本表表其方物如爵陀黎恒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感本有表表示謝扣求哀切如登庸今日者所據登庸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安南

四十七

文明等至京事再下廷議俱請如伯溫言上曰莫登庸既而將軍門納上請罪察其款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茲爲文人永圖章去王號勿得稱國庶免亂臣接連云乃降安南國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背所帶鐵刺皮倒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官職繁皆由陟俱聽登庸經理通謀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本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其漸瀾古彝乃金勒西門侵地還屬欽州國中築營甲兵之數不必奏報其黎官仍令守臣勸方米等之次之後校與所蒙司有境上以永宗聖若

非子孫則已其文明諸吏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貴制下登庸已死伯溫等復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復

之

六月毛伯溫奉詔班師西臨陳諸臣功績上詔加伯溫太子太保位尋御均沐朝輔等及諸儒紳各擢賞有差已而福海不能轉家爲黎寧所逐居海上朝廷亦置不問

十一年初安南開將見計趙頤日阮文都領林文莊等七十人來謀機事至烏雷海登岸忽險泰榮等皆兵捕之獲文莊禁廣東按察司獄已莫登庸降廣東諸臣以朝

安南

四十八

廷既降登庸將以不死宜併有文莊以彰采遠之道郡察院以聞報可

十六年十二月詔送交趾土官陳復宗孫陳瑞於順天府學初復宗宣德中來歸以殺賊功官錦衣千戶復宗生賢賢生儒儒生一麟世襲於學官其後有紹歲率一麟子璜殺引劉棟乞從之

十八年三月命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子宏溫襲父職初福海死宏溫嫡子當襲族人莫正中者乘其幼陰欲謀奪而官婦范子儀等資助之賴官日黎伯以等擁兵防護宏溫得不死正中計窮力蹙乃入中上未嘗

行安押于佩亦潛住永安等處久之復侵擾內地詭詞
惑亂宏漢歸附漸莫可曉既而宏漢上表修貢乞嗣又
擒獲子儀等而首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朝廷始
知宏漢無恙因命兩廣鎮撫官再訪以聞至是提督侍
郎周延等具言查覈已明應准水裝故有是命
四十年十一月又宏漢遣宣慰副使黎光貴來求文方
物至京此嘉靖二十七年歲刻貢也光貴等至中國十
五年餘矣使臣從土物後過至是始得達 上為其恭
勵特賜宴如例餽賜珠璣臣例其後貢遂絕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為南越而據武帝平
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宋梁時始上蒙南永美者
據之已而并於劉隱宋魏國內大亂衆推蒙酋丁部為
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暴丁氏
李公植又篡黎氏陳日嬰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
問相繼皆封為交趾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嬰
竄居海島弱不能交始歸附元封其子光嵩為安南國
王光嵩死子日烜自立元整兵破之日烜卒子日尊遣
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始朝貢焉其地
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衛二千八百里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安南 五十五
縱一千七百里夾疊嶺居嶺外吾閩其君長猶殺粉有
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制藩然自帝
其中國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偽諡慕賜之號或云鄭惟
疑而僭焉者也聽者惟其所立也鄭宗強臣黎者鄭也
悉肅宋亂而竊其柄者也字者非真諱子也傳聞匪不
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制僮驪前人淳秀有華風文
學則雖演為益其山川佛剎勾漏李國富良江賓光江
為大產金珠珊瑚琅玕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降香
犀角兒白鹿猩猩佛白雉翡翠蟒蛇蠟子蘭檀波羅蜜
薤羅栗烏木蘇木

〔附東南諸夷〕

真臘國

洪武四年真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使來告曰表獻方物賀正且賜大綬曆文綉

二十年正黎列保異耶甘告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

萬斤

永樂二年真臘國王參烈婁昆牙遣陪臣來朝貢方物賜鈔幣表裏初中官往使真臘請歸有從軍三人過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官歸稱伍至是禮部來見上曰中國人自道何預彼事而貢價且得此三人

國朝興業卷五十八

東南諸夷

一

語言不通風俗不諧吾焉用之況其人皆自有家室樂處此汝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遣返真臘尚書李至剛等言臣等中隔人必非適於彼者或為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上曰不用逆詐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以恭二年貢臘貢陽王反紀文約割貢不能

〔按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古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

唐神龍中併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前近海多陂澤為木

與臘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真

臘國王慶元中破古城立其國人為古城王遂為屬國

又有參半真里登施眉滑日等國皆屬真臘聚落頗衆

地亦廣其俗尚華僑來向島上左右為膠縣鎮風習大

和古城王三曰一視朝極極然無不怠視力耕種產銅

金諸香藥華羽嘉樹異魚

國朝興業卷五十八

東南諸夷

二

暹羅國

洪武四年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昆牙遣奈思律佛刺滿悉
替來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

六年暹羅國王參烈實昆牙遣使貢方物併獻其內地圖

十年暹羅國王遣子昭蘇平曆木金葉表貢象及胡椒蘇
木等物命禮部員外王恒禮部往賜及暹羅國王之印

十六年給勅令文冊令如朝朝貢

二十年三月暹羅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儀之七月遣使貢

胡椒萬斤蘇木十萬斤

永樂元年暹羅遣使乞量衡爲國中式賜古劍女傳金
剛朝典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三

綺自後定三年一朝貢

八年瑣里人昭錄舉英哆羅諦刺爲王遣使贊父賢等貢

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移人還妻養其使遣中官張原

等賞物并藏金文綺紗羅勞之

十五年昭蘇舉英哆羅諦刺卒遣中官郭文佐祭別遣使

封其子三波波刺札的嗣爲王并賜系統羅白旗絲

布等物

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羅國王三波波刺札的初曰比

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胡直能繼父志躬率妻

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之

兵滿刺加國王既已內附則爲朝廷之臣如彼有過當
申理於朝廷不勝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輯睦
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

宣德中稍減賜物著爲令

萬曆七年暹羅遣使具金葉表文八貢

後暹羅本通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連土亦不宜耕稼

羅斛土平衍種多浸遲仰給馬元至正間暹羅羅斛其

國方千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殊惡氣候嵐
雨朝典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四

熱不奔自占城西南查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官莊麗民

棲居兵機密羅檳榔片麻繫之其國藉以藤藤竹草殿

處於其中王自布懸首腰束麻藤悅加錦綺跨象或乘

月與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給人多智夫聰於妻

妾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敵珠玉富貴絕金銀珠行

有僧婦則來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

表禮貴者灌水銀墜民間島弄言語大頗廣東俗澆浮

習水戰好鬪喜寇掠市用海味煮海爲鹽陳林爲酒產

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白象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
六足冠珊瑚

占城國

洪武二年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都督來朝貢虎泉遺
中書省督勾甘板會同都副使賈賈賈封阿答阿者爲
占城國王賜金銀印大統曆金綸

十二月占城遣使平章滿旦麻都朝貢安南侵境上遣
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壽詣往詔至兩國聽
命罷兵

四年七月占城遣其臣答底底卜農來朝奉表言曰大

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欲
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境界埃殺

爾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五

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

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陵上感其意及答底底卜

農陸拜命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

朝廷同奉正朔而乃自相構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

鄰之道已容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

與爾則是助爾相攻其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言

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語言可發

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爾進行占城海船

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八年以占城以下 蘇門答剌西洋底哇彭 諸國來朝時內

帝行高多行爾許祖之自十二年乃得止載祖訓

十六年占城遣其子來貢聖節賜勅令文冊

二十四年占城來朝貢以其臣欲立命絕之

永樂四年占城王占巴釐里人物王的賴得安南殺賊父

子及其黨忌印械送京

十三年尚書陳洽在安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巴巴的

賴奉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

陳肆搆掠又以金帛賂象象率獍子賴亦以黎谷女還

之役約李儀男陳壽庭等三萬餘人復役升平府隸四

川十一縣地舉郡人民罪下季賴一等耳請於兵討之

爾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六

上以交陞初平不欲窮兵遠夾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後

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

八年占城遣使貢象并金銀器等物遣中官馬彬送還費

勅賜其王錦紗羅

正統三年占城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

占城國王摩訶賁該爲安南所執

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成邊

安南攻占城併其國

弘治元年十二月初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殺攜家至

廣東朝廷命處置假恤之送還國且諭安南戒勿侵擾

古來修返國復務容兩廣守臣調安南仍歸倭古乞如
永樂時差官督兵守邊事下兵部覆奏言永樂時遣將
發兵乃正黎季犛款通之罪非爲鄰境交惡之故今古
來國上已亡而復存部落已散而復聚皆天威所被古
來亦宜自強修政撫卹部落保固國仍與安南捐棄
小嫌款睦如故若不從自強專仰朝廷發兵遠戍待之
守國古無是理 上從其議乃以此意宣諭古來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七

按古城古處棠林邑漢棠林漢水區連殺縣今自稱
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流古城宋淳熙中襲
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復僭俘殺僉吏立真臘人爲主
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
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
塔爲標舟至是繫爲俗僑悍聚於數間商釋教王冠三
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號是乘象或黃犢車臣雙葉冠男
迷頭女後惟結所居茅茨不得餘三尺衣紫衣 玄黃
罪死由入乘象馬粒食亦餅食殺牛祭鬼罪象逐相市
用金銀焚衣祭天釃酒竟中俟燕賓主繼覓生荷而啜

且噉且注水味盡而止文者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間月
晝夜各分五十刻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將頰獻人磨爲
賀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戒食子姪攝國者一
歲斷天矢日我不道當克虎狼食或病死者非年得無恙
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黎馬哈利札云有號疑致
魚者婦人也日無暇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似氣侵兒
腹兒卽死頭逐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卽死夫不聞
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玳瑁諸香朝霞大火珠
菩提石菩提水猛火油檳榔諸文與本詞椒白漆吉貝
絲技白號布孔雀山雉仰南香瓶此地有之俱亦尚觀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八

音竹如簫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寸二三節犀角象牙
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趾獨角
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波羅密形如東瓜

百花國

洪武十一年百花國王刺丁刺者望沙遣人智亞瓊來金
葉表朝賀

按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健實
向釋教產紅蓮龜筒玳瑁孔雀倒掛烏胡椒

氏哇國

洪武五年氏哇王昔里八達刺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宜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氏哇要而殺之

十四年氏哇王八達那巴那勞遣阿烈曼烈時奉金葉表朝貢有黑奴三百人上聞其殺三佛齊使者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

三十年勅禮部移文暹羅國王轉達氏哇國以大義貢所屬三佛齊毋生間諜阻絕往來使臣

永樂二年氏哇蘭東王字今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賜金銀印

銀印

國朝典彙卷百零八

東南諸夷

九

五年九月氏哇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

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

遣使賫勅責戒之曰爾居南海能修職貢使者往來以禮通送朕嘗喜之爾比與東王構兵而累及朝廷所遣

使百七十餘人皆殺此何辜也且爾與東王均受朝廷

封爵乃逞貪忿擅滅之而據其地逆天誅上罪有大於

此乎方將興師致討而遣使詣爾謝罪朕以爾能悔過

始止兵不進但念百七十人者死於無辜豈可已也即

輸黃金六萬兩償死者之命且贖爾罪庶幾可保爾土

地人民不然問罪之師終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鑒

六年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言所償尚負五

萬兩宜下法司究治上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

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負金悉免之仍遣使賫勅

諭意并賜之彩幣

十年遣中官吳良等賫勅賜都馬板錦綺紗羅絹千匹

并文綺裝衣

十六年氏哇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

正統八年今氏哇三年一貢復朝貢無常

接氏哇古蘭婆國又名葡家龍元稱氏哇國分東西二

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其國四鄰初至

國朝典彙卷百零八

東南諸夷

十

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人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

日至斯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

主廣人番船至此互市金寶克益人富饒又南水行可

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

千餘家千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

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整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

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時常時前餘

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稅板榮藤花藤廊狀如

坐民居茅茨碑庫坐臥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留紫戴

絲腕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跣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

推結上衣下脫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則無腰朴罪不同
輕重廉察刀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信於中國終廢
綳帛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買胡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
國流寓者尚同國教持齋受戒日唐人土人有名無姓
尚祇好關顏色黧黑狹頭赤腳信鬼重巫無椅榻飲食
無匙箸焚蛇蟻虫蛆與人同寢食不為穢也婦男造女
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體髮跣足繫
紫絲腕戴金珠銀犀象玳瑁青鹽檀椰杏蘇木枕櫛占
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象玳瑁青鹽檀椰杏蘇木枕櫛占
貝則將烏絲馬雞場紅白鹿白猿猴

彭亨國

東南諸東

十一

洪武十一年彭亨國王麻哈刺惹答使奉金葉表貢
香奴及方物

永樂十二年蘇麻國門的里來朝貢

按彭亨在東南島中崑崙山山傍多平原會聚穉少草樹
繁茂沃土宜穀饒菓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
髻好蒲佛無煮海為鹽鹽椰為酒產片腦諸香花奶

三佛齊

洪武初三佛齊王恒麻沙那阿者稱臣入貢

四年三佛齊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朝
貢黑燕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煙羅錦被必布物
賜大統曆文幣答之

六年三佛齊遣賀正且貢方物八年遣使從我招諭梯蘇
十年恒麻沙那阿者卒其子麻那者里嗣立未表請封
遣人齎馳銜金銀印賜之

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三佛齊久之得為特領基
橫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船下西洋至三佛齊
賜朝典葉卷百六十六 東南諸東 十一

有麗達者祖義鄉人也訴於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遣
仍留舊港為特領進沒女嗣官

按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浮麻在東南海中木南盤別種

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刺加南距大
山西北距海番細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植人
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
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
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交牙斯達亞
牙僕細蘭諸國產鷄頂火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珊瑚
珊瑚角象牙能瑤諸香燭時石青發水阿羅茂藥血結

淳光閣

洪武四年淳光閣王馬合謀沙進其臣亦思麻進金末銀箋貢鴨頂朱玕珞孔雀梅花龍鳳米西洋白布及降香薰燭等物部賜金綺答之

永樂三年遣使封麻那慈加那乃爲王給印帶約付助合

六年八月淳光閣王率其妃及家屬詣臣來朝至福建造

中官往宴勞之令所遇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獻

珍物妃寶錶中宮東宮上仰奉大門賜上宴十

一月王卒於會同館報朝三日祭賜甚厚詔諸恭順賜

臺南京城外石子岡以西南夷人隸諸中國者守之制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十一

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嗣遣中官索謀

及行人朋復護送歸國復從其請封其國後山爲長寧

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

十年遣旺入朝貢方物命宴於奉天門宴王母於三公府

光祿且恭給酒餼賜王及母冠帶金織文綺綵賜有差

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來朝貢

〔洪〕淳泥木開寶局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其俗以

板爲城以銅鑄甲煎茶爲鹽陳林爲酒饗華有極盛食

無器皿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

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上貝玳瑁鶴頂

蘇門答剌國

洪武中蘇門答剌國王遣人來金葉表貢馬及方物

永樂三年蘇門答剌國酋長寧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

封爲王賜印帶金幣

五年蘇答刺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于弱

不能復替其妻娶價介於國口能復此無省我以爲夫

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王妻逃從漁

翁

〔按〕花面王者即那孩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抵千餘家

人皆羣而居故號花面俗語云類蘇門答剌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十四

七年遣翁王來貢上喜厚賜之

十年遣使至蘇答刺國放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上子

蘇幹利率衆奔於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讐

十一年太監鄭和擒蘇幹利送京伏誅漁翁王子咸戴貢

方物甚夥

宣德中蘇答刺貢使數至用金葉表

九年二月蘇門答剌國王弟哈利之漢朝貢至京以疾卒

上謂禮部曰彼萬里來朝傾誠歸爵今死喪隆始終之

恩遂贈鴻臚寺少卿賜諡命官治喪給守塚戶

十年封漁翁王子嗣蘇答剌國王朝貢不絕

〔按蘇門答剌即古須文達那國西洋之要台也東南大

山西北距海山連阿魯那那兒黎伐三國自滿剌加西

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幹村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

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滿船至此往往沒溺其風

俗淳厚言語和媚室廬懸衣服物產頗滿剌加田硯

國火熟番船往來財貨克物人提官市用金銀錢惟首

長好殺殺人輒取血落刀

〔按會典載蘇門答剌或曰即須文達那國又載洪武十

六年須文達那國王珠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來金葉表

來貢附錄於此

國朝興業卷百零八 東南諸夷 十五

覽邦國 淡巴國

洪武九年覽邦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曾附鄰國來貢

〔按覽邦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買販地多沙磧麻麥之外

無他穀山坡比無峰嶺水亦淺澗俗亦好佛勒容配有

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十年淡巴國王佛鳴思嚨遣使來表來朝貢賜金幣

〔按淡巴在西南海中其國風景秀勝土地廣闊泉甘而

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蓋其地與

官跨馬頗有成儀國人勤王種錢錢稅抱布男女成務

常業市有文馬野狐盜盜解案上矣

西洋鎖里國 鎖里國

洪武三年西洋鎖里國王別里提遣使來金葉表文貢方

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其厚

五年正月鎖里國王卜納的達撒馬牙茶嘉兒仲的亦刺

丹八兒來金字表朝貢附其土地山川 上曰瑣里

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歲數數厚往

而薄來可也賜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緞羅并使臣有差

永樂元年西洋瑣里瑣里各遣人朝貢免征稅番貨

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

洋瑣里貢獨豐美

國朝興業卷百零八 東南諸夷 十六

〔按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蒲本

西洋瑣里近瑣里差大物產大 瑣里

蘇祿國

永樂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以答刺西王麻哈刺吒
 葛刺麻丁喇妻以都葛巴刺卜各奉其屬三百餘人來
 金銀奏來朝貢珍珠琥珀諸物賜王冠服玉金帶蟒龍
 金銀錢銀碗銀器皿王妃王子女嫺咸賜日賜物各有
 差三王者東王為尊西喇二王副之東王歸次德州卒
 賜祭命有司管應為文樹碑墓道蓋墓定置其妃妻及
 徽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舍
 為東王

十九年遣使來貢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七

按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帛

綴素羅為墜陳設為酒藏竹布為業氣候常熱

古麻剌國

永樂十八年古麻剌國王餘刺義亦敘奉事妻子及陪臣
 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詔仍其舊號行至福州卒詔離
 康靖勅望國以合有司歲致祭
 國在東南海中

古里國

永樂三年古里國酋長沙朱的遣使朝貢勅封為古里國
 王給印詔

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詔幣臣貢其物頗有差
 是年及七年古里皆遣使朝貢

按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
 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王好浮居敬象牛老不勝
 子傳外孫否則得弟無弟外孫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
 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牛犢領回回人不食猪大家最
 起用牛糞塗地撒牛糞為糞佩之每旦水調沐額及版
 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謙路
 道不拾遺海濱為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蒲蓋為末器
 紅銅絲為絃歌聲相協鑼鼓可聽謂無雙管輕斷手足
 重哥金銀環皮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日播絮木出鄰國
 坎夷已疋洞四尺五寸色絲間花悅顯五尺產孔雀白
 鷄馬無餘鳥諸香膏貝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
 八寶珍珠瑪瑙石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八

滿刺加

永樂三年滿刺加酋長拜里迷蘇刺遣使來金葉表朝貢詔封爲滿刺加國王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爲鎮國之山

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命官往勞

上御奉天殿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紗錦綺王紀冠服于姓僕從賞各有差明年遣王還國復使來貢十二年國王王母幹撒於的兒沙來朝告父卒命賜封

二十二年宣德九年國王復來朝賜官厚

正統十年國王數遣使來貢貢道由廣東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十九

天順三年國王無答哪沙卒子丹蔭述沙請封遣使行禮成化十九年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冊封滿刺加國王

王薨葬死

拔滿刺加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編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來我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帛錦白衣青花袍蹕皮屨乘轎徐行朴尚同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生離相臥坐樹木爲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餘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受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殺之

榜葛刺國

永樂六年榜葛刺國王爲牙思丁來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

十年詔塞弗丁嗣榜葛刺王賜錦綺襲衣帳傘磁器等物十二年塞弗丁遣人來金葉表獻麒麟正統初復來貢

按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者東印度也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國人男服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絛靴蹕皮屨市用銀錢海臥五嶼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皆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權陰陽曆卜百工技藝類中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二十

有衣黑白花衫雲帽佩珊瑚琥珀纓絡紫臂哨子銅銅歌舞侑酒者曰根肯連魯奈奈益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人家解索生虎於庭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腹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喂虎旁觀者發聲無間風俗朴厚人好耕植歲二熟產銀鐵翠羽珊瑚駝馬桑漆以雜錦尤多鎗剪數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葛黑葛勒闊四尺皆兩管絨厚可五分即磨羅錦也白樹皮布絨滑光潤如鹿皮柳皮爲酒板樽當茶

錫蘭山國

永樂九年遣內官鄭和等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國王亞烈苦奈兒發兵紀我歸路和率所領兵二十餘萬間道急攻王城生擒苦奈兒及家屬獻於朝命釋之擇立其屬之賢者時奉臣請誅苦奈兒上曰蠻夷貪欲不足誅赦之亦道歸

十年封耶巴乃那為王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刺葛麻巴思刺查國人以為賢故封之

正統十年王遣使耶巴刺謀約里啞來朝貢珠寶石

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刺普利把交刺惹復遣使何貢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東南諸夷 主

後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南

乘風可三日至赤那場場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

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鳳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

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臥佛寺佛僧寶飾極華麗又西

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重象牛散牛黃灰塗體

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罪王宮民居日必割牛糞

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

輒加壓腰去髮尾鬘髮布之女推髻於後索白布飲

舍不令人見產青紅黃鴉忽石水晶海滿有珠泡土宜

稻不宜市用金銀重磨香精相青磁器銅錢棕腦

婆羅國

永樂四年婆羅國東王西山各遣使來朝貢珍珠琥珀瑪瑙車渠賜王及妃文綺

按婆羅國自山西海人多合佛求食惡殺喜施

阿魯國

永樂五年阿魯國王連帶府忽先遊滿刺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令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按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稱物產亦海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東南諸夷 主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東南諸夷 主

招納換兒國

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刺金數仗榜勇刺國遣使齎諭

之

按招納換兒在印度之中所謂佛國也

棉蘭國

洪武四年遣棉蘭國使民程古倫齎諭其國主尋遣人

來朝貢

按棉蘭在嘉黎關外萬餘里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

服不尚爭戰貨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千年聚馬獨澤

駝巴臘

柯枝國

永樂二年柯枝國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朝貢請封其國
大山詔封爲鎮國山都統碑文賜之仍賜國王印詔是
時太監鄭和至其國

按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
北行一晝夜可至其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
衣下縵綠帔束絳腰腰綴椰木葉若屋國人五種曰南
見與王同類祝髮綠懸腰爲貴族次同國人次富有財
者曰哲地次牙哈曰華全又次卑底者曰木灰木灰濱
海而居衆漁惟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過南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十三

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子解教象牛建寺祀金爲
佛每旦鳴鐘鼓設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渴然
者蓋優婆塞也娶妻不剃髮髮纏垂後牛糞灰塗體
行吹大螺安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
錢十五箇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古班里卒國

永樂三年古班里卒國人遣人馬的來朝貢

按古班里卒在海中其俗土著殺少豎氣候不齊又多
雨雨即寒俗貴朴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酒布繫身
物產甚薄

呂宋國

洪武五年呂宋國與瑣里諸國同貢方物

永樂三年呂宋國王遣附家老來朝貢

萬曆四年呂宋助討通賊有功未貢貢道由福建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十三

祖法兒國

永樂三年祖法兒國王亞里遣人來朝貢

宣德中又來朝貢

按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徃西

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教銀鈴修頌語

言和寧王自布羅頭衣青花絲靴或金鎖袍靴履乘騎

跨馬前後列衆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銀

文人形產西馬駝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洗香乳香乳香

印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絳絳器駝雞如鶴長三四

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峰或雙峰皆以乘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下 東南諸夷

王五

磔里國

永樂三年磔里國王遣使馬黑來朝貢

按磔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水

公尚佛物產甚薄

日羅夏治國

日羅夏治國王遣文那打時象來朝貢

按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

種藝無盜賊崇佛教

麻林國

永樂十三年麻林國王遣使來朝貢麒麟等物

本貓里國

永樂三年合貓里國王遣回同道奴馬商來朝貢

按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出人

亦耕種產烏蘇木胡椒

打回國

永樂三年打回國遣麻勿來朝貢

按打回海外小國致為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

戰戰勝稍得自立

忽魯漢斯國 又云忽魯得思

永樂三年忽魯漢斯國王遣馬刺足來朝貢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下 東南諸夷

王五

按忽魯漢斯在西南海中東南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

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習歌舞惡殺產大馬西洋

布獅子駝雞福祿靈羊馬哈獸

甘把里國 又云甘巴里

永樂十二年甘把里國王堯哇刺查遣得名公哥得來朝

按甘把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稅食亦許食

加異勒國

永樂十年加異勒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刺里果不來朝貢

方物宜從問復遣使朝貢

按加異勒西域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乏食常糲

阿哇國

永樂中阿哇國王目吉刺遣使來朝貢

阿丹國

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阿丹互市

按阿丹近古裡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

黑葛達國

宣德中黑葛達國人遣十人來朝貢方物

按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暢茂禽獸解少俗尚佛畏刑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

則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王七

白葛達國

宣德七年白葛達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朝貢禮風埃舟貢物盡消和者里一思至京請罪且請冠帶歸見國王咸知其言遂闕下可免罪責上命禮部賜之冠帶俾附鄰國貢舟還禮進和者里一思等謝之日余平風水豈人力所能制歸語爾王朕嘉王之誠不在於物自今推賢納誠足矣

按白葛達海中一小國土瘠俗尚佛教

潘山國

南亞里國

急南丹國

青刺尼國

夏刺比國

宿察尼國

魯賓國

烏沙刺尼國

彭加那國

梭和魯國

八可意國

坎巴東國

刺撒國

不刺哇國

哈滿利國

木竹都東國

千里達國

沙里灣泥國

以上俱永樂中遣使朝貢

則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

東南諸夷

王七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鳳昌 訂正

兵部三十三

日本

洪武二年正月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諸國賜以賜書

按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尊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一

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羅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使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赫風覆舟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

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四月倭寇山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太倉指揮戴德率兵出海擒之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

陸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其一作介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朕

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新道惟彼元君洪北虜夷竊主中國汗壞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卒雄復前代之徽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稱諭四夷萬里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領里即能順天奉命爾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道通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賊衆魁大統已定盡爾俘夷出沒海濱爲寇已數遭問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討爾邪嚴聞被寇者水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二

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搖強以待果能革心順命永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遼古今舜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四年趙秩等往日本泛海至析水峴入其境圖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與倭鄰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來惟蒙古以戎狄亂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役亦夷也乃歎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詠我以好語初不如其祝國也既

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填列於海無賴天地之靈
一時雷霆風波漲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
今 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蓋昔蒙古使者之雲仍
平亦將沐以好語而裝我也命左右將刀之秩不爲動
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於華夏而帝華
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
信卽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大兵也
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難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况
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
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

歸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

卽奉表箋稱臣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
文綺帛仍賜良饌大稅曆及文綺羅

五年 上諭劉基曰東南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尊僧祖闢
兩京廷官僧無違間諭之良懷欲密二僧力辭王遣使
同二僧入貢

倭寇海鹽澠浦州又寇福建海上諸郡

六年倭寇登萊 七年寇膠州

五月日本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會其國書達中書省貢
馬及方物而無表文 上命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
布刀劍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

八月靖濟侯吳祿捕獲倭寇人船送京師

九年日本屢寇湖州縣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良懷

遣僧歸延用等奉表貢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
已而 上以所上表詞不誠復諭之

十二年日本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

十三年日本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
相書來書係其命錮其使

十四年七月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
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沿海
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填海爲險限山爲

歸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四

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
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察其微非觀蠡測日以
爲大無乃猜隙之源乎王之國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
之君皆遣使來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
王由歸慕意誠故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
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
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下其書之
日本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
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時日本納兵貢殿中謁逆臣朝
惟爾推請敗事發 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

十六年四月倭寇浙東又寇金鄉平陽

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淮庸發安南守禦

二十六年倭寇金鄉

二十七年十月倭寇金州 二十八年四月復寇金州

建文三年九月倭寇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表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給

金印

二年日本屢寇涇海郡縣及是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

二十餘人縛致觀中悉死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

服文綺金銀古器香燭又給勅令百道令十年一貢每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日本

五

貢正副使無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驗數夾帶刀鎗

並以寇論居住還不受日本餽 上喜厚賜之尋命食

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詔冊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

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為文勒石銘之

四年正月對馬島倭寇等島藩寇劫掠居民勒道義捕之獲

梁魁以獻而盡賊其類 上嘉其勦滅遣使賞璽書褒

諭之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絲幣綉緡銀壺諸物并海

舟二艘

十一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

島瑄率眾追至例鮮境上焚寇舟始盡殺溺死者共衆

八年嚴道義卒賜諡恭獻子源義持嗣益好牧時時令各

島人掠我海上

四月源義持遣使主密等奉使貢方物謝賜父諡及命襲

爵恩 皇太子監國賜鈔幣有差

九年二月遣使嘉祥表持屢表倭寇賜金銀文綺百疋

五十緡 倭寇陷廣東昌化千戶所殺死千戶王偉等

五月倭寇磐石

十五年正月倭寇浙東五月又寇

六月倭船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勦捕倭都督同知

蔡福等會山東都司合兵殲滅勿悞事機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日本

六

十月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

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賊首乃其國人宜誅之以

正其罪 上乃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賜勅切責之曰

爾父長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干上國爾

罪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

十六年四月呂淵自日本還義持表謝罪禮其使還歸

時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

金鄉衛海上相遇倭寇官軍在船者艘百六十餘人賊

可四千餘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

朝廷聞而嘉之賜樂等陞賞有差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峰香至都督劉江率精兵疾馳入望澤場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礁島達因望澤場江終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樓挑開江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江至京封廣寧伯倭自是不敢窺遼東宣德元年日本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無過三舟使人不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石不受

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尋遣人來貢加約東受之

剛朝興業卷一百六十五 日本 十

八年源義持率命太監爾春少卿潘賜等吊祭

十年嗣王遣使貢謝

正統四年四月倭奴大寇漸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人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詣順夷情主客者爲盡可條奏即許復貢云不爲例嗣復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如約送汗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忘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高入桃渚官廨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下度

男女剽視中否爲勝負似鴻荒淫賊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慮並稍息

七年日本來貢

八年九月倭寇所東食事則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十一年四月倭寇游寧乍浦

成化二年四月倭忽至寧波扣我有備備稍進貢守臣爲請於朝且欲遣至京楊守陳臨書主客力言其不可許四年六月日本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寧波府行人

剛朝興業卷一百六十六 日本 八

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藉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

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五年二月日本使臣回還詐稱海上遇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部能奉不與且欲治其通事聞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五月定海衛千戶王鑑言倭夷竊誘掠海邊見官輒進捕乃賜爲人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驚嘗被其害近見使臣清改人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

乞勸鎮守總督延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政凌轅館僣殘殺市人述實築營鎮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延海等官令督練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無以防其奸

十三年二月日本入貢 二十年日本遣周麻等來貢
弘治八年日本遣來貢

正德四年七月日本南海曾遣使來貢

六年六月日本遣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鄭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致順無侵邊

國朝典章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九

按素卿者仰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王易姓名克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登之素卿厚賄聞環賜飛魚服遣歸

八年日本僧住悟等來貢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時周王淵義植幼闇無道國人不服敗在大火諸道爭貢左京兆內禁興造僧宗設來貢而右京兆細川高亦遣僧瑞佐來與宋素卿偕先後至寧波市舶故事凡番貢主者問貨宴席並以報至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役通市舶大監黃恩賄寶省萬計恩令先開瑞佐貨宴又令坐宗

設上宗設不平即席間與瑞佐忿爭相仇殺恩又以素卿故賄助瑞佐授之兵使宗設聚眾益關燬嘉寶堂劫東庫逐瑞佐至姚江臨紹興府城索瑞佐不得殺掠至西霍山洋殺總督備倭指揮劉錦千戶張銳縛去指揮袁進百戶劉恩又自貢主廟進至小山浦殺自戶胡源大掠寧波奪解去

禮部言日本宋素卿來朝勘合乃孝廟時所降其武廟時勘合稱為宗設奪去恐未可信不宜奉其入朝但二輩相殺緣起宗設而素卿之黨被殺甚眾雖素卿以華從夷事在幼年而長知效順已蒙武宗有免其容

國朝典章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十

再問惟令鎮守等官將素卿回國移奉國王令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當貢之年奏請議處既而給事中張鼎御史熊蘭等言各懷懷奸仇殺事干紀順乞明正其罪上命繫素卿及宗設夷黨於獄待報論決乃令鎮守官詳報各處情偽以聞

十一月給事中夏言等言鄉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地方各官不能先事剿捕而前復章奏言許多邀功弄未明該部按據來文遷就嫌疑雖云行勘亦生故常乞初風力近臣重行覆勘且寧波保衛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其諸沿海備倭衙門廢弛可知宜令所遣官

由山東循淮揚歷閩浙以極於廣會同巡撫逐一按視
預爲區畫其候夷應否通貢絕約事宜乞下廷臣集議
得旨差風力科臣一員其餘事宜兵部議處以聞乃遣
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宋素卿等伏誅初宗設肆掠倭匿入海島無可踪跡御史
卿瑞佐就執下獄待訊延議備貴沿海備倭官緝捕宗
設無所得而朝鮮國王李倬奏稱倭奴入犯上國至殺
官兵不伏天誅倭生到境仰仗皇威剿殺義盡今將賊
倭二倖仲林望古多羅首級三十三顆及長而船總等
物并華人散虜者王諫等八人獻之閣下 上命給事

朝鮮與宋卷下本九ノ日本

十一

中劉穆御史王道按覆之乃從仲林望等至浙江令與
素卿對簿備鞠達貢先後及符驗真偽獄既具乃論素
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各斬瑞佐等釋還本國失
事人員各滿成等伴有差

遣日本夷船妙賀等各歸國勸諭日本國王以宋素卿仲
林望等兇叛就戮妙賀等無罪以禮遣還其元惡宗設
及佐謀倡亂數人亟捕繫傳送中國以聽天討餘並國
治虜去人民仍優恤送歸不者紆問經賁路徐議征討
時有琉球貢使鄭繼歸國即令賁勸傳諭之

十八年日本國王諱義晴復遣使來貢

十九年源義晴差使賴基等來貢馬及獻方物宴賞如例
又加嗣國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給以價因乞給賜嘉靖
新勘合及歸素卿等 原簡貢物言官論其不可 上

命禮部會兵刑二部都察院會議以聞覆言事情滿詐
難信勘合令將舊給繳完始易以新素卿等罪惡成重
貨物已經入官俱不宜許以後貢期貢船違例者阻回
若遣使者歸國仍飭沿海備倭衙門嚴爲之備從之
二十三年日本使釋壽光等復來稱貢禮部言日本例十
年一貢今貢未及期且無表文并正使難以憑信宜照
例阻回其方物收候俟下次貢儀移文本國知會謂如

朝鮮與宋卷下本五ノ日本

十二

例阻回方物仍令本夷帶還各該所司省發起程既而
各夷嗜中國財物相貿易延歲月不肯去迨按浙江御
史高節請治沿海巡視備倭等官故縱之罪從之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嘉靖元年罷市頗見番貨至嘉隆
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不肯償番人迫近島遣人至索
不得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久之百餘艘盤據海洋
日掠我海濱不肯去小民好亂者相率入海從倭寇徒
逸四羅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
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王五峰徐必限毛海峰之徒
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莫敢誰何漸

東大康至是遷按御史陳九德請留大臣廉制浙福乃以朱統爲都御史巡撫浙江兼領福興泉漳統任恣狂勞嚴禁閩浙諸通番勾引主藏者凡隻船餘牌一切毀之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建官家爲之強截良賈貨物擊令入舟統因上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末冠之盜難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登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禁止令行通旌牌皆決於黃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巨姓諸不便者大譁詆誣惑亂視聽詔御史周亮給事葉燾奏改統爲巡視閩朝典彙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三

從之統尋罷卒
二十七年派長賄差正使周良等來朝貢方物宴賚有差以白金錦綉賜其王及妃時良等不及貢期以六百餘人駕海舟百餘艘入浙江界求請開朝貢巡撫朱統以聞禮部以倭夷入貢舊例以十年爲期來者無得餘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乃良等先期求貢舟人皆倍數於前情實則調宜令統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徐爾嘉賓館量加賞餉著令回國報可已而統力陳不便狀禮部欲賞其百人如例非正額者皆罷勿賞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因商舶人夷中往往歷海

島爲寇故增一船者護舟故也非敢放達明制禮部不得已請百人之外各量加賞犒百人制彼國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舟斟酌又良等持弘治勅令十五道其餘七十五道爲宋素卿子宋一所盜捕之不得正德勅令五十道爲信以待新者而以四十道來還部嚴其縛結脫落故勅令多未繳請勿予新者令異時入貢持所置正德勅令四十道但存十道爲信始以新者予之而宋一所監責令捕索以獻報可
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台州巡按御史樓知事武備解之倭突入賊中伏發衆潰倭死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十四

初朱統既卒罷巡撫不復設又以御史宿應來之請復寬海禁而舶主士豪益連結倭賈爲奸日甚官司以目視莫敢誰何有王直者徽人也以事公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奴愛服之其黨徐學毛動徐海彭老等不下數千人俱列兵近港乘巨艘爲水砦且築壘港上諸山時時出入近洋掠我居民至是遂登陸犯台州破黃巖縣殺掠甚復四散大掠象山定海諸處浙東爲之騷動矣
王直等五等徐海彭老等明山毛動等
六月浙江巡按御史林應其奏倭寇焚劫地方狀因奏著海道副使李文進分巡副使谷鳴食事李廷松參議李

龐綱周倫係把總等官周應禎周奎楊材等各失事當
治給由海道副使丁湛新推簡候補張鉞皆臨督規
避宜並討於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請復
設都御史疏下吏兵二部覆議國禎等言是但巡視都
御史必當兼假以巡撫總督之權使之節制諸省方可
責其成功其間浙兩省仍各添設參將一員駐紮邊海
地方 上從其議暫改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提督
軍務大臣一員督兵勦賊其兼管巡撫等項須待賊平
議處恭將准添設丁湛罷為民以李文迪代之張欽革
回原職以周應禎代之仍各同李龍簡問谷鳴李芝松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十五

周奎楊材等任條贓罪殺賊林應寶標率導勅官給由

離任介李傳三月

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福興漳泉地方等
改巡撫

三十二年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於普陀諸山初都督每
虛銜空都御史朱統事尹鳳生賊眾俱聚似忬請知其
能奏釋之以為副將募沿海壯民及徵倭土兵分師之
日鶴樞液勵欲得其死力而倭魁王直等結聚漳中普
陀諸山頗時出近洋襲我軍忬偵知之乃遣參將俞大
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繼之徑趨倭營縱火

焚其艦舍賊倉皇見險體走我兵隨擊大破之斬首五
十餘級生擒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忽颶風發兵
亂棄魁王直率眾乘間逃去都督揮尹鳳復以副兵逮
擊丁表頭北芝諸洋斬首百餘級生俘二百餘人先後
以提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四月倭攻破昌國衛屯據凡五日俞大猷以舟師攻退
有蕭顯者尤桀驁率勁倭四百餘人攻吳紹松江浙南瀝
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兵掠江陰開嘉定太倉已而王
忬遣盧鍾倍追掩擊斬蕭顯餘眾復奔入浙
倭寇破臨山衛東勝西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督處州兵禦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十六

却之賊浮海走奉將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
級

倭攻福寧州縣所破之大掠而去

江北倭掠海州殺二百餘人

五月倭圍常將湯克寬率政潘恩俞事姜廷顯於海鹽環
四門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上
倭攻陷乍浦所知縣羅拱辰復督兵來援倭引去流劫奉
化寧化諸處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

餘眾奪道走還於海
倭復入上海知縣曾顯科遂指揮武尚文縣丞宋整縣

街中不勝死之賊據城數月焚廬解罪盡

南科價還奏倭犯浙東以防守密泊寶山鄉蘇湖密邇京

口瓜鐵運道咽喉宜添總兵住劄吏部李默奏添官兼

領以屬大山爲督轄撫應天

兵部議遣剡領分屯要地令四司官分行點劄而列官兵

龍江關命職方郎中阮星居苦衆持百鼠乃惟慨調度

陰訓虛實以爲備禦

時諸倭巢穴既破王直徐海等奔散四出倏忽千里於是

自台溫嘉湖寧紹蘇松淮揚十郡俱惟其管同時告急

俞大猷湯克寬雖智勇可在而江南人素柔軟倭揮雙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日本

十七

刀銀光耀日望風奔潰創戈就獲死者相枕棚載而去

當時文武吏不能以軍法繩下有司往往以軍法脅富

人巧索橫徵指一科十師行城守餉糈多乾沒十不

給一廉謹者又以吳人善游束手不敢動一錢給賞遂

致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寇來不支始釋柯喬起盧鏜而

賊船滿海上自閏三月登岸至六月旋甌內地凡三

月遂至攻陷昌國臨山霽衛乍浦青村內浪吳松江寨

嶼諸衛所聞海鹽太倉嘉定長洲入上海掠華亭崇明

青浦海寧餘姚定海象山慈谿山陰會稽臨海平湖嘉

興黃巖諸縣金山錢舍諸所鄉鎮焚掠殆盡

有失船俘四十八人突至平湖海鹽焚掠官兵禦之皆敗歸

殺一犯總四捕押及百戶縣丞克奪舟去

六月應天巡撫彭黜巡按陶永學等言倭勢日熾非江南

麗弱之兵永平統轄之將所可辦請得便宜調山東福

建等處勁兵及勅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督官兵船衝

衝攻剿賊下兵部覆山東陸兵不諳水關福建海防月

港亦在戒嚴豈能分兵外援宜令駐等就近調處州杭

兵一二千名仍隨宜募所屬濱海郡縣義勇鄉夫分布

防禦并請命王忬互相應援其應用兵船糧餉器械火

藥許散發所在支用南京署兵部尚書蔣應奎亦言倭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九

日本

十八

夷劫掠漸近甯都沿江津隘已議調官軍防守應用甲

仗糧餉乞命南京戶工二部給發 上允之

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璘等統兵敗倭斬首千餘級餘寇出

境浮海東進應天巡撫彭黜新福巡撫王忬以聞既而

權蘇州同知任環整飭蘇松兵備陳璋共贊軍務立有

戰功以與時相忤僅蒙欽賞而已

十月自倭衆東遁後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衆

三百人舟壞不能去參將湯克寬及俞事任環兩兵守

之日久不克克復復督琚澤等兵擊之敗績公辛四百

餘人

先是倭賊百餘出華亭縣登岸沈劫賊水涯金山等處至是移舟泊寶山泰將湯克寬引舟師追擊及於高家嘴燬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營寨登岸沈劫殺千戶葉巨卿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擊倭走據山和府童士弘糾民兵獵戶與棟等合勢圍賊賊之是時海洋並岸諸島多柄寇舟有真倭阻風汛不獲歸者有沿海奸民搶江南族候來歲後至者未幾而日寨復有三舟登岸棟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賊於石湖澳保庇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則皆國朝與業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壬

臨海漳浦將陽等縣人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二十三年正月時倭據太倉南沙五月餘官軍則離海口圍之數重不能破軍中多疾疫乃伴棄數舟間壁東南隙賊遂潰圍出海轉掠蘇松各州縣

三月南直隸續至倭寇二千餘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恭將湯克寬帥兵擊敗之於採泊港斬首百八十級恭將俞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出來之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

蘇松倭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北大掠海門如阜通州焚各鹽

場至揚州殺一同知一千戶有驅入青徐者山東大澤復以虞鍾為恭將俞大猷為浙直總兵

先是巡撫王忬奏薦虞鍾為恭將鐘聞代克寬聞人故忌鍾劾鍾克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命大猷楊果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為復用鍾大猷將帥稱得人云

以尚書張經總督浙福江南北軍務時朝議欲徵狼土兵剿寇以經督兩廣有戚應為狼兵所戕故用之經詣訓永順保略等宣慰司各率兵剿賊

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恭將虞鍾等帥兵禦之稍却次國朝與業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壬

日復戰於孟宗壩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司周應龍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施漸等俱死之賊乘勝入掠石塘山分兵四掠

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夢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遂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

倭寇自嘉興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學死之

初通州河之役賊兵僅百餘人盟徒及屬從者千餘八時恭將鮮明道據衆兵居城中揚州府同知朱哀儀其守備張壽松軍城外風陽巡撫鄭曉發兵往援微服任都

指揮月輪將之給解以非朝命不至乃更微雨淮遲到馬營原在守備陳津往會千戶洪岱等合戰於內外兵無策處者岱等孤軍敗與千戶文昌歸王烈肯死至是曉上疏言狀因詔治明道等畏怯輪推避之罪得旨洪岱文昌歸王烈俱贈指揮同知千戶陸景繼明道與

李松等職各載罪立功給介超授御史逮至京問

兵部覆題按直隸御史孫慎言浙江江北諸部後患方殷

蘇於二三月間所在告急皆糧界失人軍令不嚴所致乞勅還撫屠大山收召忠勇之士申明軍之罰仍榜

諭沿海居民有能奮勇殺賊者如軍功陞賞所得俟器

翻朝與棄卷十言本九人

日本

主

悉以與之計擒首賊者許奏陞指揮食事世襲一切軍

費悉從便宜區區督撫奏政有大立無事命來往蘇松

常鎮催給糧餉有事專往松江以便調度詔以其議屬

大山舉行仍令赴任不許遲緩

從自崇明進海縣州城大掠府給事中王國禎上劾倭方

界言懸賞招降賊首王直非計兵部尚書聶豹覆言海

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巢穴可以力攻海賊乘風飄忽難

息千里難以力取臣聞王直本賊人以通番入海荷罪

後嘗為官軍擒斬海寇陳璘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款

以自贖當時有司不忌赦之遂貽今日大患故倭番最

官揚玄貴佐故事賜賄賂募以賊攻賊非輕王爵以示

罪也上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剿賊肯能服降者特以

不死賊首不赦

六月福建官兵捐得漳州通倭賊黨老等三十餘人賊之

倭寇由吳江轉掠嘉興都指揮吳先督兵禦之背王江澤

而陣賊眾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先急入舟中流矢溺死

七月蘇州倭寇至嘉善歸趙松江山海總兵俞大猷擊賊

之於吳松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八月倭寇自嘉興還也採海港柘林等處退薄嘉定城合

募兵參將李述時許國以山東民鎗千六千人至與賊

過於新溼橋述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堡

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

山東兵復追擊倭寇至孫海港乘膠深入伏起我兵大潰

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新溼之捷李述時

功最許國恨遲時與之同事而不先約已乃別從間道

襲賊款以奪述時功會林大雨劉勇等兵先陷沒諸軍

報之皆舍卒不整遲大敗

刑部主事邵仁以賊首王直挾倭奴亂海上引祖宗諭

三傳齊故事請勅令朝鮮官諭日本國章下兵部覆言

宜諭乃國體所關最宜慎重茲倭寇方得志恣肆比之

往者益爲猖獗恐未可以言誨化誨使風也若得良之
罪未懲而緩以撫諭非所以蓄威糾引之黨未得而資
以敵哉非所以崇體矧今簡將練兵皆有次第待其畏
威悔罪然後 皇上機天地之仁顧思德以容其更生
未爲晚也且 祖宗時三傳齊止因阻絕商旅非有倭
奴匪劫之罪朝鮮近上表獻俘心存誠款如復令其宜
諒恐亦非其心矣臣竊以爲不便 上從部議

十月令錦衣衛械繫原任應天巡撫屠大山恭將許國李
逢時副總兵解明通至京訊治先是探詢港之役坐兩
船不相能各兵趨利不止故垂威而敗時明道督水兵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二

泊海口生脫不救大山方稱疾不視事至是御史張師
儋以敗者聞請治大山逢時國明道各失事罪總督張
經因論山東監軍秦政許大倫副使周臣紀律不嚴亦
宜量罰於是大山逮至黜爲民明道等坐失律罪斬大
倫臣降三級邊方用已東兵見主將被逮懼勢思歸稍
自引去總督張經請下有司追捕兵部言此輩俱係北
土烏合之兵舉之蘇松水澤之地固不相宜今悉遣之

詔可

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奏上十月至十一月倭寇自建甌
所分掠紹興各縣水路官兵前後擒斬三百餘人請錄

巡撫都御史李天龍總兵俞大猷原任副使陳宗慶陳
應魁等功 上從部覆令先賞天龍等銀幣其所獲功
次下御史再勘

三十四年二月應天巡撫周琬言倭倭有十難有三策其
十難謂去來倏忽難測滬涯曼衍難守水陸勾結難戰
鬼域變詐難知蹤跡堅久難備居民未曉難使土地瀉
凶難賊主客兵力難恃芻糧積之難措將領驕懦難任
其三策謂據海上陳前馬跡諸犯倭吳出沒之路置福
船二百倉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於諸島之間來
則擊之去則衛之制人而不制于人上也以捷船五百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四

迭哨於蘇州海口遏土兵萬餘列戍於松江之淺塘候
賊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於江輕軻五六百艘遊哨於
黃浦吳松太湖小港之間使賊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橫
行下也更請趣調浪共土兵漳兵兩淮浙餘鹽銀十萬
兩或倡南贖軍餉九萬兩爲犒賞之需兵部覆奏從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神一降德音一
增水軍一差田賦一募餘力一遣視師一察賊情疏下
部覆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募餘力察賊情俱有裨
軍政下督臣的行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總督
張經變率諸軍不必別遣會見山致仕侍郎朱隆禧

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五市之禁 上諭照

臣曰南北兩款不宜忽視本兵若問知者文華陸禮二

臣之說似不同泛奏者當有依焉今南被北虛豈爲國

之道耶祖宗教養深恩豈以慈鄰時若而忘先聖大德

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盡忠陳以告於是兵

部尚書華約等當備請罪言文華之職臣度其可行者

已奏可之其事有室戾者亦復疏陳其畧至如隆裕所

奏設巡視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

弱兼以北虜之市爲監督事殺之且昨歲文華已有市

船之議戶部所在守臣計慮至今未報臣惟 祖宗制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日本 三十五

倭絕其朝貢至以勦臣出鎮海濱始清當時絕不言及

市船意良有謂且浙直兵力脆弱所恃微調以策應緩

急者獨有漳泉兵耳若更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漳

泉之兵豈得復爲蘇松兩浙之用今兵力四集南倭似

有可平之漸而宣大諸境邊臣亦各矢力奮敵是取北

虜之謀倘所且不封則當治諸臣及臣等之罪疏入得

旨南北兩款俟賊發後地方尤甚昨下諭求平剿長策

猷猷等入告忠朕今此疏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

慮以聞於是約益皇恐因上便宜五事 上曰爾等職

任本兵生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剿又未論問却令泛

言具對撫裕舊文案責約姑降傳二級侍郎翁溥等各

奪俸半年所司郎中張重隆二級調外任餘各奪俸二

月已復降勅切責張鍾師入國效令其嚴督諸臣庶爲

剿賊安民如再因循重治不貸

三月兵部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題正月朔柘林倭

弁升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又轉掠塘內鄞市橫塘雙

林等處復攻德清殺犯總兵梁鶚指揮周全孫魯百戶陸

陵周應辰連問一貫等請正失事諸臣之罪并錄有

功及死事者 上以城陷失事重大命題按御史姚崇

德知縣蔡本編解京訊治奉將湯克寬把總指揮丁健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日本 三十六

下曾撫先取死罪招題撫李天龍都指揮吳貽邵昇領

兵僉事羅拱辰俱停俸戴罪殺賊奪副總兵俞大猷及

參將謝少南兵備副使陳應魁僉事凌雲翼等俸三月

下指揮寺官李上等七人於按臣問周奎等問一貫各

贈裝如劍獲功知縣楊正千戶甘勇監生喬登等各令

軍門獎賞有差已遺本端至坐失陷城治請成

四月廣西田州土官歸瓦氏引狼上兵應調至蘇州總督

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賊奏聞詔賞瓦氏及其孫

岑大壽大猷各銀二十兩給絲二表裡絲令軍門獎賞

命趙文華祀海神是時倭據川沙達柘林爲巢經冬涉春

新歲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聞狼兵至人心初安賊分衆三千餘過金山衝總兵俞大猷遊擊白汝等及瓦氏兵連擊之稍有斬獲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果可用厚賞之激使進剿至漕運遇候數百人鼓衆衝戰不勝頭目雖擒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其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奔犯浙江肆掠如故矣

胡宗憲言往時日本人貢多不及期請待其復來得以便宜謝遣仍令有司接撥於王問以品夷人寇之狀兵部尚書楊博遣言令按臣修撤日本國王問何人倡亂令於半年間立法鈴制號召還國即見忠款雖貢期不及

國朝興業卷一百六十八

日本

三毛

必爲奏請否則足陽爲人貢陰蓄異謀也 上是其議

廣東賊餘鋒方武等與海賊王直利結倭與縱橫海上兩

廣總督鮑象賢微海道副使汪柏等督戰餘等就義前

後稱首千二百餘級湧濱頭塘

倭犯江北淮揚等處前復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來

海地方登岸流劫象山利河等鎮呂四餘西等場

江北倭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

三文浦倭賊分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土

兵千餘及知縣王秩指揮孔泰分統官兵三千攻其

巢穴之斬首五十餘級燒賊船二十七隻賊奔江陰

川沙寇倭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穴賊舟一至賊家縱遊擊白汝劉恩至獲之斬首二十七級是日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月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維等督狼土等兵水陸擊之作哨宣慰使彭澤臣與賊遇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逃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邀擊之敗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遂大潰諸軍共擒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不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患來此第一功云

國朝興業卷一百六十八

日本

三十八

倭五十餘人自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頗檢復自

領檢流劫孫陽縣等處至清河阻雨徐祁官兵分道

感之賊於馬頭鎮民家斬首四十一級此賊自日照登

岸以數十人流害兩省殺戮千餘人至是始滅

倭舟三十餘艘泉約千餘人自海洋突犯蘇州青村所攻

城不克遂縱火自焚其舟登岸肆劫是時新倭復大至

自青村外若南泠小島口浪港諸處悉有賊至泊柘卽

令舟殺切官兵稍稍逼之乃合勢犯蘇州陸注剿及集

門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鎮撫總督臣

放殺賊遂衆分其中爲二一由齊門擅馬頭西北轉掠

許臺關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水濱而南轉掠吳縣橫
嶽延袤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其能禦者

南京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絕亂源言宜禁放洋

巨艦窩藏巨家及下海奸民二防海口言宜守平陽港

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軍海關絕湖

口漕過三江之口則不得規寧紹把鑾子門則不得近

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三責守

令官宜責江南守令當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土為殿最

四繼嗣孫言近日徵調各處民兵無慮數萬而府功不

奏生不善用兵之十笑五作勇敢言沿海如沙民鹽徒

南朝典彙卷二十一日本 王九

打生手及村庄悍夫皆勇悍可用宜獎勵收錄併力

戰守節節議行之

記述總督張經及參將湯克寬賊聚來京以趙文華勛也

倭自去歲據松江柘林川沙蘆二處為巢橫肆掠周

圍數百里間焚屠殆遍水陸兵無敢近者是年春田鼎

土官將瓦氏及東蘭南丹那地歸順等州銀兵六千餘

名承經調至狼兵輕靈便利間倭常有財貨亟欲取之

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倭一戰文華既至嘉興屢進

經亟徵募兵勦滅經言賊役且聚今徵召四方兵獨狼

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驅遠近觀聽

結倭保靖永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廉保萬全文華再三

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妨經玩寇殃民長與失機處

於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

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江南大禍 上以問大學士廉萬

對具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爾宜與克寬

俱逮京鞠訊以懲欺克寬遂併得罪尋以巡撫應天

都御史周克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

原屯川沙窪倭賊復突犯開港周滿等處奪舟過浦分掠

泗涇北幹山俞事重邦政遊擊周滿引兵追擊遇賊驚

潰溺被創死軍士死傷者共三百人賊遂屯駐石塘橋

南朝典彙卷二十一日本 王九

流初崑山石浦諸鎮

提督浙福都御史李天富以四月間金山衛之敗來聞四

參副總兵俞大猷統調集重兵失機備事以致流毒浙

省 上批其說曰俞大猷統狼虜兵萬餘不行進剿致

賊猖獗太當重治姑奪職克寬為事官戴罪殺賊

總督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於是給事中

李用敬門望雲領弘潞袁世榮高敏字等因言經與倭

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一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

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

易帥恐誤機宜請姑召還歸衣使者待進兵後說其處

織與否從而建經加罪未晚也 上覽麻大怒手批曰
張經欺息不忠聞文華之奏也方有此一戰是何心也
此輩黨奸惡直沮法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
敬等各杖五十黜為民已而 上心疑之以問嚴嵩嵩
言此事臣昨問徐階呂本二臣以鄧都被害聞見必真
竹怨經奏定以族族氏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非狼兵
初至氣銳經禁久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
寸何以歸見鄧黨及賊遠甚多地方廣恐文華憤不能
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經至今此文華
誠忘身殉國然亦惡接方宗憲勇敢有膽略親提甲臨

國朝典義卷五十九

日本

三

戎以致克捷此實 上天垂祐所致 皇上昨諭欲遣
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威威即見激勵臣工至意但宗憲
功同希亦賜一賞使被地之人知日月之明無遠不報
功者勸罪者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
未免又誤可令勘忠督討仰發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齊
賜文華宗憲及瓦氏銀幣有差

趙文華疏報捷謂前月倭犯嘉興御史胡宗憲先中以藥
酒擊敗之倉大獻奉承順宣慰彰彰而等又敗之於王
江涇擒斬千餘人奉政任環又敗之於常熟斬首百五
十級焚其舟二十七而金山衛等斬獲亦不下二百賊

巢蕩平有期矣兵部言據此捷奏兵威稍揚人心正奮
然在浙江則餘黨未殲在松江則舊巢尤在宜乘勝逐
捕以靖地方請先賞將士用命者 上命賞彰彰而等
四人各銀幣餘軍門領賞

從寇常熟屢攻不克移舟泊三里橋知縣王秩及鄧官奉
政錢澤率者民家兵追賊及於上泆港為賊所掩擊俱
死其民丁便有脫者還獲御史金潮上其事 上賜二
臣死事詔贈秩為太僕少卿澤光祿卿各廕一子錫衣
百戶世襲賜祭立祠有司歲時享祀

趙文華復疏陳倭夷出沒之形并勅巡撫周琬總兵白法

國朝典義卷五十九

日本

三

俞事董邦政等縱寇使師使令賊奔潰餘孽復張因言
起按御史胡宗憲才志異常安危可寄宜亟付以大任
兵部覆議 上責琬視重兵不能擒斬速賊致賊將損
師本當速治第時方用人姑停現俾觀法及邦政賊克
為事官戴罪戮賊如更怠縱罪無赦宗憲疾論功之日
不次起擢文華命督師參奏偵事者勿畏避

六月倭賊百餘自上虞府縣所經岸突犯會稽高埠奪民
居樓房掠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齡等分兵圍守賊潛
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郡官御史錢鍾遺於壘
浦見役賊遂流劫杭州而西歷於諸邑化內地大駭

倭寇松江陰謀注開分衆犯唐頭知縣錢緯統兵禦之
遇賊於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伏兵四起狼兵悉
奔惟餘薛及民兵八人盡死於賊按臣上其事詔贈薛
光祿少卿給予賜祭立祠死所

勒浙直總督周琬浙江巡撫李天寵爲民以侍郎楊宜萊
食都御史代境以御史胡宗憲代天寵先是上聞境
疾甚又以天寵嗜酒廢事遂併黜之乃命趙文華悉心
督察命禮部鑄督察關防賜之

三板沙倭賊奪民船出洋泰政任環督總兵俞大猷引舟
師追擊於馬蹄山擒倭首羅檢賢及賊五十七人斬首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三

九十三級是日倭舟被海風飄回者五十人屯嘉定民
家環率兵攻之不克乃投火民舍焚之賊盡死既而環
有親喪按臣周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罰之詔奪情任事
如故

七月倭犯南京先是高岸逃倭自杭州西掠至淳安僅六
十餘人以浙兵過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府
時據江都御史駐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
守備遣指揮朱襲等率勇士數百人出時賊已至板橋
襲等急殺不知相楊縱酒一遇賊盡爲所殺草賊沿途
殺人由安德鳳臺夾崗各門外鄉落搶掠趙林陵關時

應天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
潰賊遂過關而去

趙文華言始者賊逃松江也宜慰彭蓋臣等與賊相持十
晝夜賊遁蘇州蓋臣及俞大猷任環合兵追之於陸涇
壩斬首五六百級兵勢稍振頃二司兵失利而賊遂散
逃一犯宜興一犯長興勢復猖獗良由我兵寡勢分士
氣不揚耳臣以爲蓋臣等報效之勤宜勞冠至蘇州表
軍蓋云火器委諸賊中而又海上福滄等州七十餘船
皆爲賊燬臣以爲諸臣失事之罪宜問兵部覈議上
命降勅獎勵彭蓋臣彭明輔各賜銀二十兩給緡一表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四

理官舍彭翼南准實授生員彭守忠給與寇帶其福滄
兵船被燬失事令按臣覈實以聞

是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因常熟之敗疏言趙浦之寇蔓延
內地流毒日深諸臣防禦失策致饒撫孫憲臣身嬰賊
鋒知縣王祿邪官錢泮舉及於難前後雖有小捷所喪
敗實多因參兵備副使任環功不掩過濬防俞事董那
敗罪浮於功及巡撫同知王如瓚把總姜旦等失守慢
防之咎請卹錄憲臣等而正環等罪又言永順保靖之
兵屢戰多捷實湖廣副使孫宏斌恭議王維濟監督有
方及官舍彭翼南彭守忠等實心幹濟請優賞以示兵

部議覆詔有項下如贖等於御史問賜宏貶學洛各錄
幣贈憲臣指揮金事襲陞其子三級

南京御史葉恩以倭破杭州北新關劾奏提督李天寵失
誤軍機罪宜重治詔差官校逮問時胡宗憲亦劾劾天
寵縱寇殃民奉特旨九紹等防禦軍謀請罷天寵而治
允紹等罪得 旨天寵已建九紹站革職免為事官與
守總官俱奏俸令戴罪自效已天寵前京下獄竟以失
律失師論死西市

張繼湯克寬逮至詔下法司議罪經上疏自理言倭寇嘉
興即委盧鍾督保靖兵提募與委查大隊督承順兵出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五

勝潮間道趨平望以扼賊路余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
之一戰而勝凡斬賊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
氣逆憤置有一幸免死之念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
斬以五千計惟是智略淺短不能殲項掃盪此則臣罪
不報刑部尚書何曾寬論克寬與經罪死繫獄待決
八月倭自南京秣陵關至溧水縣楊林橋與史林文舉率
兵迎遇不能禦擊縣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出小北門
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

柘林倭賊載舟出海命事董邦政總兵俞大猷各督所部
水兵分哨擊之斬首七十有奇獲船九艘邦政復以是

定兵擊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顆

深水倭流劫深陽趨宜興至岳亭關聞官兵自太湖出取
道官路衝黃土越武進境抵無錫惠山寺一晝夜奔一
百八十餘里我兵追及急擊之賊夜走望亭次日至蔚
墅關蘇松巡撫曹邦輔督各官兵圍之

南京御史金淵開承學各言中區叛人王直久住日本主
謀煽禍乞懸立爵賞作賊賊首及將南京十三省見監
井緣事大小武臣許令殺賊贖罪及公侯勳戚世臣有
蓄養家丁行令督率效用兵部議覈實修宜如宜大側
有能擒斬王直來獻者封伯爵賞銀萬兩授坐營坐府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六

職銜管事斬獲黨首如明山和尚輩者授指揮僉事賞
三千兩緣事武臣本犯仍監候許令子弟家丁報效贖
罪免軍以擒斬十名願永遠免軍者以二十名願死罪
者以三十名願為幸勳賊家丁未便赦已之詔悉從部
議第武臣犯死罪者不准贖

倭自宜興奔蘇州會柘林賊為風飄族者三百餘進掠陶
宅港巡撫曹邦輔處二賊令且為大患乃親督副使王
崇古會集各都兵扼其東路四面感之賊逃至五龍復
至溧河山我兵隨地與院頗有斬獲太倉衛指揮張大
綱被殺兵卒傷亡亦衆特命事董邦政把總費宇晉沙

兵守陶宅邦輔計陶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進兵乃召邦
政字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驚奔與舍故
潛走太湖我兵覺追及於楊林橋查驗其衆此賊自紹
興高埠實不遠六七十人流劫杭嚴數寧太平至紀甯
都經行數千里殺戮及戰無慮四五千入凡殺一鄉
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歷八十餘日始滅
九月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爲恨見調兵四集謂
陶宅寇乃柘林餘孽可取胡宗憲則大言寇不足平以
悅其意遂悉簡浙江精銳得四千人文華宗憲親將之
營於松江之磚橋因約曹邦輔以直隸兵會剿定朔添

日本

三十七

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
皆潰我兵擠流於水及自蹂踐死者甚衆指揮邵昇千
戶劉勳損失軍士凡千餘人直兵所陷賊伏中死者二
百餘人由是賊勢益熾

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京城狀聞奉
內外守備官撫寧侯朱岳太監郭瓊及兵部尚書張時
敏侍郎陳洙等時微亦條上失事死事諸臣始末詞多
隱護中有信宿之閒遂爾潛遁城外地方一無所傷等
語於是給事中丘綽陳泰之下吏兵二部議覆請降時
敏條級令策勵自效 上以本兵任重不允特詔時敏

及洙俱致仕

倭舟三艘泊台州海洋之螺門僑倭都指揮王沛等引舟
師出哨遇於大陳山嶼擒賊十七人斬首九級餘賊棄
舟登山走匿我兵焚其舟四面環守奉將盧鑑以大兵
會之入山搜勦生擒其倭烏魯美他郎首首林碧川等
八十四人斬首三十八級由是三舟之倭盡殄

浙江兵備副使劉應督兵五千餘分三道攻陶宅倭巢倭
二百餘衆迎敵諸軍望見散走與家丁陸本高等二
十餘人各引滿射之賊不敢逼遂僅以身免

十月嘉禾巡撫曹邦輔以剿滅蘇州許墅關倭寇聞且言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九

日本

三十八

四十

食事監邦政及妻字聞命疾趨躬履行陳橫犯賊船之
衆不旬日而獲之可謂奇功請並加褒錄浙直總督
楊宜亦報捷如邦輔言復奉邦政雖有新誠功然實致
違節制當罪督督督郎趙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陶
宅正撫胡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剿而巡撫曹邦輔
食事重邦政不協力進兵頗乃避難趨易使倭功捷乞
加懲免詔下邦政於總督建同初文華聞賊寇且滅起
赴蘇欲獎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
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政參之復檄楊宜排邦政宜
心知邦政功而重文華意故于前若此

約督楊宜言柘林一鎮乃倭數出入之門爲諸郡要害之地請創立城堡公館調取募兵防守添設把總控制舊有墩臺哨船一併修復事寧設一所摘撥官軍填補兵部議從之

倭二百餘人自樂清攻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寧海所遇焚獲官兵其能殺其根樹嶺爲募領兵主簿畢清見殺賊送至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

十一月給事中孫潯言近見趙文華前能曹邦輔恭稱約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臆內所列邦輔督俞大猷進剿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

劉朝興彙卷一百五十九 日本 三十九

兵今蘇松士民交口咸稱邦輔實心任事而前流劫兩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能顯然遠請罷斥文華之意殆不可勝給事中夏斌言浙直官兵會剿閩宅通寇屢遭陷敗諸臣奏捷不實且文華欺誑大負簡命會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亦以欺聞上令申飭文華失心乘公視事圖效已曹邦輔有川汝隆之賊已集至四十餘艘而繼至者未已總兵俞大猷把總劉鍾楨兵觀望縱賊合踪請究其罪上謂大猷縱寇所宜逮治始章其祖職揭黃令軍門責取死罪招殺賊立功別舉代者登華克爲事官督事

時倭二千餘人自海洋爲舟四十餘艘先後入川汝隆與舊倭合勢登岸沿浦一帶焚劫四圍八竄等處

倭八十餘人駕舟泊海鹽之泰莊山登岸劫掠提督顏宗德巡指揮徐行能等率兵禦之賊走入民家拒守官兵縱火焚之賊悉殲滅

倭五十餘人犯平陽縣山大興登岸殺協守指揮祈萬平陽所百戶劉應又倭八十餘人犯舟山進屯謝浦恭將盧鍾遣兵禦之不克指揮周濟死之

倭寇犯興化府涵頭鎮等處平海衛千戶丘珍楊一茂與戰死之已復犯清海口泉州衛指揮董乾震直奔其壘劉朝興彙卷一百五十九 日本 四十

斬賊十餘亦被害事聞詔各立祠其地有祠春秋祭享禁陞其子二級

閏十一月提督胡宗憲以倭犯平陽遣守備劉隆率兵禦之遇賊於三港敗賊陸及千戶劉嗣百戶張添俱死

給事中孫潯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督察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所以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核實布聞總督主設策守

兵捐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稍置權備總兵主設法救護身親戰陣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陞上然之令行諸臣各遵勅諭施行

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追獲兵湖至土
官楊瓦氏等如獲厚賞悅意請與文華談之亟進總督
張經遣兵不利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琬楊宜
皆庸懦無遠畧山是賊勢益熾及激瓦氏賊以其卒十
餘人復計攻宅遭襲慘殺大敗始知賊未易圖即有
歸志及十一月川兵破眉蒲賊倉大敗復有海洋之捷
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消夏臣返闕日久請歸供本
職是時海洋固係泊清東川沙窪營巢及嘉定高橋皆
有倭據而新倭來者日衆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皆至
文華乃以寇起關其歌在若此

朝鮮與倭卷百五十九

日本

四十一

南京給事中朱文瀾疏言國滿川沙窪倭賊新舊合夥而
民兵柔脆不足以當黠寇宜仍調客兵剿捕操江重任
宜賈應淮侯李庭竹供職誠意伯劉世延禪廟不堪重
寄上詰責兵部曰江防重任何乃漫不擇人李庭竹
可南京官府仍兼操江如故賈尚書楊博不同奪郎中
宋國華俸一月
三十五年正月福建倭寇流入浙江界與饒倉寇合原在
甯守王倫督容美土司田九雷等兵扼之於曹娥江賊
不得渡還走官軍追及之於三江氏合連戰斬百二百
級復追至黃家山盡殲之

松江新塢倭賊敗官軍於四橋奉爵尚九都等死之以其
卒四百餘人

朝鮮與倭卷百五十九

日本

四十二

倭表恒趙萬豐年等得旨宜調兵萬餘不能平賊屢
失機宜大負委任姑輩同籍閉住邪輔環經俱奉休職
罪勳賊寇等各贈一官仍賜以棺具驗
廷授御史周如斗以正月間官軍擊倭於 給事閻因參
總督楊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家謀致川兵敗於東溝前
兵敗於新塢東兵胡兵敗於四橋乞將宜罷職邪輔罷
治陣亡參將尚九都指揮李國興東萊千戶郭勛沈彥
章李尚節李鼎百戶趙武陳清張郵跪下兵部參看
上澤以南寇為憂倭趙文華前言客寇將滅為不實屢
以問大學士高拱曲為答解上意終不釋文華問矣

大懼於是謀所以自解者因使言臣受 皇上重托爲人所嫉近來命遣京臣計奪寇增日可張乃特撫非入今復一敗塗地皆由吏部尚書李默誤臣前歲勅逮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追臣繼論曹邦輔則嘆給事夏祚孫濟經學臣及宗憲黨曹邦輔延今半年地方之事大壞昨漸直總督又不遵宗憲而用王誥桀驁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 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 上諭論吏兵二部曰南賊一事不宜坐視人臣都不盡忠文華非告密楊宜已黜仍革去冠帶爲民當邦輔令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去

關朝興集卷二頁九

日本

聖三

仍令舊職胡宗憲陞兵部左侍郎兼食都御史代邦輔後邦輔逮至滿戍邊

三月兵部奉旨奏議九卿科道條陳禦倭事宜一選武將一任文職一精選練一處兵餉一守要害一明職掌一明賞罰一論奇功一分信地一計職任一行撫諭近趙文華言獲降倭入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爲中明通達所引其王未必知也乞遣官勸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國王王禁載諸島詔俱加嚴行

四月倭薄溫州兵使者數得知黃河出兵迎擊賊賊被擒寇家盟詞云千金爲市不置賊怨殺之事

聞贈恭議處一千太學生仍爲祠春秋祀之倭自福清登岸散入內地流劫溫台淮楊常鎮諸府殺掠焚燬慘不勝言

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登岸攻慈谿之殺節官副使王勝知府盛洪等大掠而去軍民死者數百人江北倭流劫至岡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許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尚叔仲實弟寶榮經實友良大鄉孫黃俱在行當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令伏發賊四合圍恩等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高寶三

關朝興集卷二頁九

日本

聖四

人得脫賊乘勝遂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

倭萬餘趨浙江阜林等處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二百餘級賊首徐海等皆陣易稱神兵會撤陷軍潰溺與輿輜候獲何約忠義官張貫通俱死之賊乘勝攻桐鄉不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及是役諸官諸兵與以來用家藏衆血爲第一功事聞贈禮都督同知謚忠壯於一子世相揮金事視衛各晉二級貫通贈光祿寺丞任一子知印出身

時兩浙俱被倭而浙東則慈谿焚殺獨餘餘次之所西
松林乍浦烏鎮早林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巡
按御史趙孔昭以聞詔總督胡宗憲亟圖剿寇方畧各
處調兵巡撫官有置滯不發者罪之

先是三十四年九月胡宗憲請遣使詔諭日本國王其最
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許立功免罪從余論旨遂以寧
波生員薄洲陳可願往至是可願先還言初自定海開
洋爲颶風飄至日本五島遇工直毛海峰等言日本國
龍王與其相俱死諸島夷不相統攝須備曉諭之乃可
杜其入犯有薩摩洲賊舟未末諭先已入寇矣我輩習
聞朝典彙卷二十九 日本 甲五

公通番禁嚴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令中國於其前罪
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效遂遣將薄洲傳諭國王宗憲
令本兵議其制賊所宜俾臣等奉以從事下部覆東南
目有倭患以來有言悉販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
年海禁太嚴謀利不遂故勾引島夷爲寇者有言彼國
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於饑窘乃糾聚掠食國王不知
者用兵數歲捕獲亦多招報參差茫無可據故昨與禮
部從撫臣請遣使偵之今使者未及見王乃爲王直等
所說而返其云禁嚴各夷不來入犯似乎難保且直等
本我編民既傳效順立功自當釋兵歸正乃絕不言及

而事求開市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好未易量也宜令
宗憲等振揚威武嚴加設備仍移文曉諭直等俾剷除
舟山賊巢以自誠其信果海場清靜朝廷自有非常恩
賚其互市通貢姑俟將回日奏情保無他變然後議
之報可

五月倭國亞撫阮鴉於桐鄉攻城甚急巡按趙孔昭上陳
乞援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賂葉徐海二酋乃極美妓
二人黃金千兩綰帶數十四月下岸送徐海而不及麻
葉棄知之疑有異志遂校砦歸城不得破

胡宗憲遣使至桐鄉諭賊首徐海改東解圍海聽命歸我
聞朝典彙卷二十九 日本 甲六

倭二百人東不從復留一日始退也午浦

巡江御史邵惟忠言倭薄通州攻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
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郡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
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勸諸臣協力共靖
其亂下兵部覆言倭自入犯以來未有偏浙之東西進
之南北如今日折縱使地方多兵而分投防禦不無顧
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援實不容已日者趙孔昭乞援已
議令徵集浙廣土舍承順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手
胡盧等兵六枝俱赴浙直軍門聽用今再議還河南睢
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濟募兵勸進才望大

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爲獨有保障而都 上然之

令工部尚書趙文華兼副都御史提督浙直軍務初文華

言殘倭無幾旋當清湯已而海賊屢至四 上處語僅

諒乃攻李默誹謗爲脫罪也 上果大悅歷文華尚書

加官保蔭蔭蔭文華有文學宜供玄俱 上不允及是

倭患日甚羽書日夕數至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已命

兵部侍郎沈良才矣 上復諭蔭蔭以前地人事物情再

問文華令備細以實對蔭蔭 上愛其欺詞第且見諱

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蔭蔭從中爲言良才不勝

在江南人引領倭文華至宜仍遣督察 上乃止良才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九 日本

四七

今文華在賜勅道之文華四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

副留守朱仁守備朱蔭郎中陳惟舉陳茂祖知州盧李

達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所舉何鳳郭仁一

體效用詔可

六月據江史報善初駐蕪湖間浙西倭寇突至即馳往徵

寧避之賊渡江怯過象山直抵瓜州至揚州無能禦者

給事中張師載論勦復善吳悞失職 上令罷之

廣東倭劫掠潮州等處是撫譚建以聞因請以本省兵船

赴清直軍門者擊還自教部言並海諸省俱係要地宜

分糧與胡宗憲酌議彼中事勢緩急以爲去留不得自

分彼此從之

倭入慈谿初王忬在浙令兩浙諸縣竹葉城自固獨慈谿

士人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柳東伯不知所擇攜

印組走匿倭殘殺人民無算縉紳被禍尤慘始迫悔不

城爲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守爲民

倭入慈谿省祭官杜槐與父文明率兵追敗於王家園海

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

於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數

被創遂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賊於鳴鶴場斬白眉倭

帥一級獲七級生擒二賊賊驚遁呼爲杜將軍既而復

國朝典彙卷二百五十九 日本

四八

追賊至奉化縣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沒援臣以聞詔

贈槐光祿丞文明府經歷歷于國子生有司立祠祀之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事聞

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百戶祿存仁各贈有差

八月總兵俞大猷大破倭寇於梁莊初趙文華赴浙沿途

徵徵河間山東兵四千入募徐浦兵千人爲前鋒已而

抵鎮江整兵東下諸寇在常州桃花港諸處者聞之皆

解散亡何復聚掠倭忽莫測胡宗憲計無所措議欲招

輯之徐國掩襲適遇趙孔昭蘇松趙按周如干不

可因上言寇未一挫撫之徒滋後虞今徵兵四集初氣

正銳當大抵軍證明彭天討勿得輕信彙謀自貽慘辱
上然之論文華等第謀魁冠冠明彭平文律仍與宗憲
宜諭徐海等出降而密檄俞大猷督師擊破之
初浙西盜寇雖陳東一部最強徐海役至與介桐郡之
剛海應其兵遣退東不得已從之遂與海有隙宗憲知
其情乃乘間說海使為內應海許諾即計發東及其黨
麻葉等百餘人以鐵餘賊有人海者引兵追及之沈其
舟無一人得還海既縛獻陳東等退也宋就聽無逆退
未決其部衆仍出營肆掠不止至是官兵四面俱集文
華遂欲乘勝勦辦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派整自
製朝與彙卷三十五九

日本

聖元

守大縣等督師裝聚於沈庄破之又連勝陳庄會大風
縱火陷軍鼓謀從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僕將
追皆闔戶殺火中相枕藉死海倉卒溺水死引出戮其
首生獲僕魁辛五郎等餘衆解散漸道精寧

提督趙文華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以午浦捷聞因類奏
六月中各哨官兵首功前後共二千餘級兵部覆奏徐
海雖稱放劇而權果自保情狀巨淵宜令所司嚴為之
備不得借口投降貽患地方其各處戰功請行題按御
史嚴實行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畧平其分
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江北寇施入鎮常者總兵

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矣
九月趙文華等奏上八月中樂莊平倭功次因言水陸諸
寇相繼蕩平皆上穹默佑聖武布昭非將帥之力能及
此兵部覆請錄永保二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輔彭
守忠等及文武將立功仍各告部解祀禮以明得意
上曰妖氛蕩平仰賴天地洪庥朕心感悅胡宗憲趙文
華阮鶚先賜勅獎勵各處調至將兵數多皆無官印時
勘酌撤回趙文華命回京

國朝與彙卷三十五九

日本

五十

退勝富民脫釋克應搜括公私金瑤圖畫以百萬計其
為軍旅之用纔什之一二所獲官士民兵川貢潮廣山
東西河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遺還不去往往潛為
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雖有樂莊之捷人腹誅之至
是還京而吳越之間如脫距矣

依行縣集陳東等俱械繫至兵部尚書許論等奏請嚴行
從之臣臣俱具服稱賀仍奏謝玄大典論平倭功加趙
文華水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
實有差

日庚戌後倭寇肅清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

不能克時土狼兵俱已遺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朝宗憲方督防春汛韓會大陳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賊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脫由敵殺上官莫肯送諸軍蓋怒競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皆奮勇以除賊火燔之賊四散潰出新首一百四十餘級悉焚死賊遂平三十六年三月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襲犯如阜至泰州轉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禦之皆潰遂薄新水關矢及城中又進犯天長都司沃田把總丘君龍壽之皆敗死賊遂入縣治劫掠已而由石梁趨盱眙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眾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

國朝興業卷一百九

五十一

掠而去遂侵淮安入安東焚劫

江北倭至揚州營於灣頭數日遂犯高郵入寶應宿而去突犯淮安掠船四十餘艘復入寶應燒燬官民解舍掘縣北上瀾港上河水入乃駕舟過東鄉由鹽城至廟灣入海若數日開洋東返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等督兵擊倭賊於東鄉德昌督水陸兵恭將劉顯率苗兵直前所賊視新其渠首賊衆披靡諸軍敢躍進賊走登舟我水陸兵夾擊之斬首百餘名焚溺死者餘衆退泊雲梯門尋去刀門港逃南京料道等官劉堯海言倭寇攻掠揚州高郵勢且侵及

天長六合去甯都不數舍夫淮揚爲運道要衝則當爲國家血脈之慮甯郡係陵寢所在則當爲國家根本之固惟陛下連勅諸臣朝期對減爲重臣將黑孟陽等以殿失事之計上以爲然台南京撫按官及各督撫諸臣亟調兵驅勦不得怠緩仍擬黑孟陽死罪革把總韓德須備倭王表職俱令立功自贖

國朝興業卷一百九

日本

五十二

八月先是總督胡宗憲奏差生員蔣洲陳可顯諭各島至豐後阻爾轉令使僧前往山口等島宣諭禁賊至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虜人口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請罪請頒勅令修貢復送洲還遣僧清授附舟前來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小島夷衆義鎮等初不知也於是宗憲數陳其事言洲奉使宣諭日本已歷二年乃所貢諭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有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勸令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罪無所追但義長等既以進貢爲名又送還被虜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輒其使以禮遣回令其停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國王將倡亂各倭立法鈐制勾引內寇一併納款始足忠款方許請貢跪下禮部言來使宜優養遣回如宗憲議其宣諭節事關國體未可輕易詔仍詳議具奏都

臣乃請令浙江布政司以有司之意移奉風示該鎮等轉諭其王徐如宗憲議報可

十一月朔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來聞直與王汝霖宗滿潮和玉清溪等共一其聚屯五島自保宗憲與直同郡習知其人欲以招之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枕席撫犢之而奏進生員翟淵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等來悉釋前罪不同止寬海禁許東夷市直等大喜奉命即傳諭各島如山口豐後等島主源義興等亦大喜乃裝巨舟遣夷日善奴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是時浙東西傷於倭聞直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五十四

等以倭船大至則其說言其不便遷按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恐招僞於是朝議聞然謂宗憲且顧東南大禍而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乃先遣激見宗憲問曰吾等奉詔而來將以息兵安邦聞宜信使遠近而宴賜交至也今兵陳嚴然仰販蕩小舟無一達島者公其給我乎宗憲委曲諭以國禁以爾等無他心誠以為信而夷日善奴等見副總兵盧鏐於山麓訪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凡說之終不信自果不欺遣激出吾嘗入見耳宗憲仰遣之直當仍要中國一官為質於是以前指揮夏正往直與宗滿潮溪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五十四

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似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如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與外直等死免沿海戍卒用繫義長心俾經營自贖本國關於事機力以為未可而江南人詢詢言宗憲入直善奴等金銀數十萬為未通市貨死宗憲聞之大懼驟即遣追還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實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死實藉玄庇臣等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廟堂處分之時直等三人來爾激謝和在舟本國夜言諸奸逆意臣謂請嚴勒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夷不為變於是嚴旨責宗憲擒斬宗憲乃大集兵艦聚夷舟等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怨惡語移舟據舟山為固宗憲仍以好言挑之令直總送中國人將與善奴等為市夷已押知罪之然其恃萬一彼此以危言相支謂云初直泊岑港宗憲欲殺直不勝乃力主撫誠彼總兵盧鏐往來直舟為盟甚堅直來官以都督署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自奮言能肅清海波遠與葉碧川等挺身來見宗憲以首禮遇之使指揮某為館主給與夫自與出入復出新米肉酒供饌其舟人日費百餘金且交臂為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既而上謂直

元虎不可救命棄市宗憲得旨大塊溫樣不獲已矣
微按察使收直繁臬司獄且論令火緩恐急則激之去
然其實狀陰通直顧前盟也而將歸責於獲察使按察
覺之乃急收直竟照上刑宗憲復以爲功謂前招納爲
秘計非本心也朝廷倍之加宗憲太子太保徐陞實有
差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無所歸益悲恨謂我不足信
無之不復來矣日散掠聞越淮揚間爲禍更慘

三十七年二月倭犯潮州之饒浦攻遂州千戶所倉事焉
倭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遺傾陷
千戶魏岳高洪俱死

陶朝典集卷一百六十八

日本

五十五

倭犯潮州無既猶不能無取庫銀數萬兩及收機數百
正金花牙輪路之以折逆大舟六艘俾載而去

四月倭寇二十四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胡

宗憲驛走之

倭千餘攻惠安知縣林咸率丁壯乘城禦之倭攻五晝夜
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家文初庫獄殺虜男婦千餘縱
火焚官民解舍衆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練鄉

中函同被執駕賊而死

五月福建倭結艘自海口出港悉將戶鳳督武舉楊承業

等引舟師擊之衝沈賊舟七斬首六十八級生擒七人
餘舟敗遁鳳等追至東洽外洋及七礁白大棕衣大洋
等處斬首百有餘級生擒十有六人斃傷及溺水死者
甚衆福興恩由是火熄

惠安知縣林咸率兵攻倭於縣境之鴨山乘勝追奔陷賊
伏中死之

六月倭寇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攻嶺清南安二縣破
之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上命巡撫王詢赴任集

兵追勦賊於海口在漳泉者亦剽殘遁去已而板功卓
著將黎鵬舉賊克爲事官守祀官奏政萬表副使邵

國朝典集卷一百六十八

日本

五十六

總等倭俱載罪候賊下福清知縣黃文宗南安知縣涂
光裕於御史問

七月以浙江寧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
光把總劉英職期一月滿平如過限無功各逮繫至京

問并奪兵備副使陳元所曹金休令總督胡宗憲督之
剿賊若失事者連生初胡宗憲遣還毛海峰誘降王直

及至直下欲海峰遂絕與倭目番報等五百餘人燒船
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雖頗有斬

獲然海中數苦瘡瘼賊憑高死固我兵莫利近先多陷
沒者是時浙倭大至朝議慮其先後合爲害料大星下

最自起宗憲督諸將及時平賊宗憲僅得罪乃上疏後
言陸戰功謂賊雖未殄可期月而待於是科部極言其
欺誣并劾失事諸臣乃有是命

十月岑港倭修巢何梅總督胡宗憲督兵討之不能克
於是御史李瑞追劾宗憲私誘王直敗績御史王本固
南京給事中劉善海亦劾其老師縱寇誣明功貨請行
追奪堯卿又言前准楊之受知府石茂華劉崇文等嬰
城自保賴得援軍之力却賊冒賞御史馬斯臧馬增功
次亦當並治兵部覆請切責宗憲而令查盤科道羅嘉
賓龐尚鵬并劾斯臧等事 上曰宗憲軍務重寄宜去
卿朝典案卷百六十九 日本 平七

與聞其令廷臣集議毋黨議依違斯臧等本兵既據擬
實矣如何又助其并議上於是成國公朱希忠等吏部
尚書吳鵬等議言宗憲功多當切責爾用如部議斯臧
等事已前決當置勿問如 上旨 上手答曰妖賊直
罪浮賊富本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者小人賊功會假
奏上玄瑞遂獨有言朕覽諸疏付之丞弼議擬用存公
論耳是豈不分是非不明功罪宗憲其仍舊用心平賊
以副簡眷未幾宗憲疏辯言王直爲東南大患前經兵
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仰承廟
算不惜身家百計以圖之茲幸擒獲言者乃誣臣爲私

誘誣臣爲專擅又以今歲糧米之寇謂由臣拾直獻樂
致之是劉孫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廿歲臣任巡按
時徐海陳原席葉之徒已盤據松江結果栢林攻城破
邑者四年矣王直黨果何人招致何人啟釁乎別直猶
諸善戰久雄海上昔年以孤舟駐泊列表倉大猷特爲

參將以兩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遁去以此觀之此
非可以力勝非可以常視之也方直跳梁海洋中外驚
詫以爲猛虎毒蛇不啻丘富臣若辛積慮幸而獲之乃
言者復以么麼視之夫直誠么麼與海上事無輕重也
不足爲臣功已矣而又安得爲臣大罪耶臣力竭智殫
卿朝典案卷百六十九 日本 平八

怨多毀巢願畢力以除舟山餘孽退伏客城唯聖明裁
察 上復報曰卿計獲妖賊人所皆聽特以獻瑞故人
不敢直指引軍事以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
特

三十八年正月胡宗憲以倭患未弭春汛伊邇請募山東
民兵三千選委謀勇將官督駐紮於常鎮防守兵部覆
議從之

廣東原屯黃岡倭流劫海陽饒平潮陽惠來等處
浙江永嘉良醫王沛招集鄉兵斬倭賊於梅嶺死之胡
宗憲以聞詔贈太僕寺丞立祠陰一子

二月廣東流倭突犯潮建詔安官兵禦之賊引眾犯漳浦三月倭犯浙江自象山河家磯金井等處焚舟登岸海道

副使譚紹引兵與賊戰於馬崗敗之斬首七十七級

總督胡宗憲言舟山蔡孽投往柯梅即其焚巢後徒力已窮賊小船浮海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素將蔡鵬舉

防寨不密遊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夫積賊民宜加重治

上命逮蔡大猷鵬舉來京訊治柯梅倭之造舟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故不令諸將邀擊及倭既出

舟山即駕帆南泛泊於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譏謂宗憲嫁禍南道御史李朝遂計奏宗憲數其三大

罪

罪一與大猷皆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於朝故議罪

大猷以自掩飾如此

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邵成遣兵禦之敗指揮張春被殺倭遂據白溝鎮

初倭僧清授隨侍郎楊宜所遣鄭奔臣至漳波未幾公總督

胡宗憲所遣生員蔣洲復以僧德賜至俱上書求賈市

朝議未允令量資遣歸未行而王直就擒宗憲疏言倭情可見不必遣還然而浙西非宜請用洪武間例發

四川各寺安置兵部議從之

關朝典卷之六十九 日本 五十九

時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五陞等擊原野白浦倭於丁

堰如皋海安三縣皆捷斬首百餘賊乃赴掠通州謀犯

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斬首八十

級焚死一百七十九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斬首

一百二十八級初自南沙登岸犯通州之倭至是剿絕

廟灣倭又合眾來攻淮安蔡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溝

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八級賊遁入姚莊我

兵繼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餘徒餘賊奔陣莊我兵追

斬七十四級賊乃退入廟灣拒守

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五級賊西走次日我

兵復與戰於新州斬首七十八級賊新河口進入民庄

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餘賊悉焚死

無一人脫者是時江北流劫之倭悉殄惟廟灣大夥據

險固守不出水陸兵環其四面攻之

福建新倭大至且多資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等處流

劫各鄉遂攻福州府城經旬不克乃移攻福安破之蔡

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

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若長樂福清等境悉有

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前歲舟山倭殺

舟南來者尚屯浯嶼加之新寇偏廟漳泉無地非倭矣

關朝典卷之六十九 日本 六十

時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五陞等擊原野白浦倭於丁

堰如皋海安三縣皆捷斬首百餘賊乃赴掠通州謀犯

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斬首八十

級焚死一百七十九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斬首

一百二十八級初自南沙登岸犯通州之倭至是剿絕

廟灣倭又合眾來攻淮安蔡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溝

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八級賊遁入姚莊我

兵繼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餘徒餘賊奔陣莊我兵追

斬七十四級賊乃退入廟灣拒守

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五級賊西走次日我

兵復與戰於新州斬首七十八級賊新河口進入民庄

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餘賊悉焚死

無一人脫者是時江北流劫之倭悉殄惟廟灣大夥據

險固守不出水陸兵環其四面攻之

福建新倭大至且多資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等處流

劫各鄉遂攻福州府城經旬不克乃移攻福安破之蔡

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

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若長樂福清等境悉有

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前歲舟山倭殺

舟南來者尚屯浯嶼加之新寇偏廟漳泉無地非倭矣

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餘級我兵死傷過萬復還守之時賊守其固巡撫李遂以我兵鼓戰而拔宜固困之賊日久無食且水陸斷其行近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聚甲持不虐兵以進度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奮銳東西衝我兵擁進彼此皆傷然賊役稍出掠覓舟探道爲走計矣順之自知失計以爲賊未可平乃爲言經畧三沙使南去

福建倭屯沿海經年乃而舟山寇隨主直至岑沁者也至是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聚南縣建屋而居

倭寇二十餘艘屯崇明縣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

國輔與葉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六十一

錢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一百餘級寇遁去宗憲以捷

聞賜賚有差恭言通政唐順之贊畫功已而懼僉都御

史未幾卒於官

倭圍廟灣日久副使劉景韶料卒填壕壘嚴兵遏壘而陣

賊終不出乃令水兵載草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

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取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

獲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永福倭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等以舟師分擊之斬

百餘級生擒九人既而倭復回舟泊澳頭未幾復遁思

復以水兵追擊於濟山斬獲甚衆

七月原屯三沙倭賊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余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王陞併力禦之戰於鄧家庄賊敗走仲家岡復進至鎮國陸輕騎先追賊覘無後繼直銳來衝陣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懼奔趣宗憲以聞諸部督同知盛一子世襲

八月江北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尾之於劉家橋白駒沙等處寇屢奔奔在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江北兵令顯先登各營船進殺火衝擊自辰至酉巢破斬二百十四級賊奔白駒沙我兵追擊又敗之於七灶茅花墩其斬首四百餘級盡殲焉

閩粵與葉卷二百六十九

日本

六十二

三十九年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湖州等處告急兵部言閩廣二省俱鄰南海倭奴侵軼廣中皆以閩人爲嚮導今其勢張甚在兩廣固當剋期誅勦在福建撫臣亦難辭統轄貽誤責兩令巡按御史通核功罪以聞報可三月給事中王文翰言邇者潮嘉盜賊寧而閩廣警報踵至應松溪楊開傳使倖卒所在騷擾宜勅下本兵議所以安民蓄兵紀寇之策部議安民之策莫若去不急之務捐無名之征重饗食官酌吏蓄兵之策莫若訓練各處鄉兵至嚴籍行伍者則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則責之有司絕寇之策宜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

與盜賊通者許同里首告即置之法仍追所犯銀三十兩給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報効贊養名色平居坐糜公廩有事爭冒首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禁革 上皆納之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初南京御史李嗣勛宗憲邀功致寇下兵部議詳覆上不問已而閩廣浙坊倭寇日熾福建巡撫樊獻科請趙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勦兵部趙宗憲督師勦寇以弭海患宗憲聞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官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貌如三逆而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本主

勦臣總兵亦由撤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四十一年十二月倭陷福港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無遺費盡

倭犯德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徵兵剿之時生營指揮王老帥三衛軍福州府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嘗敗失利誅罪於毫末得執毫智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心令副使汪通見閩撫教場述大猷格殺殺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撤

國十二年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登岸海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興之南嶼來者合福清長樂登岸海賊攻陷永鍾而蔓延及於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

初浙江參將戚繼光等既建破賊於林坡港等處聞之宿庵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管嶼登岸應兵擊之斬首百八十有奇遂行而定倭至者日衆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漢學兒謀遂攻玄鍾所城及卑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連城下圍之且臣月巡撫游震得以秋間部

本主

震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職守謂何賴事急之際姑令嚴罪立功請調新募義兵一枝以威震光統之仍起丁憂李將諱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 上從之

十一月都督劉顯率兵應援興化初擊大兵西江西剿賊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憊戰後新至募衆且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聞一江接兵不進至是執掩追圍之罪始遣五卒質文諸府約欲半兵赴城解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詐仍爲斷文約某日夜某將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聚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好細

五人許爲劉卒資人時恭勝畢高黎改許器在或信之至期賊冒騎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人忽覺殺人城中驚亂畢高騎將器及斷掌印指揮餘將等皆念皇總城走賊遂陷同知吳世亮爲賊所殺賊遂旅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東亂轉統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閭生參政王鳳靈與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空五

以倭陷興化命提督周廣都御史張果總督廣閩軍務劉兵馬分部擊之罪巡撫游震得回籍聽勅令總兵劉顯欽罪劉顯遠奉政司將器恭勝畢高至京問罪初興化敗書聞震得已坐失事李倬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珍言震得一藩長民官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臣往極之南京科道范宗吳張士佩等亦言賊薄興化時震得許張告休及賊陷則避之禍清不宜督兵救援顯屯軍江口遠在三十里外駐營未聞提兵決戰而時器與高聞變卽建城督進尚未識其所往請各宜之恐俱下兵部議覆大臣有成望累著擒賊功者一時無如吳

賢宜重用之震得等誠爲快有罪但照素得士心臨敵易將恐一時難其代者宜令立功自贖候事寧併論上然之乃有是命

平海候引兵出海把總計湖光以輕舟沙之斬首四十九級賊乃進焚其舟還屯平海

副總兵戚繼光督諸兵至福興與總兵劉顯會大猷夾攻原犯興化倭賊於平海衛大破平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火焚刃傷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獲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福州以南諸寇悉平故海寇王孟餘黨洪進珍降伏誅追漳州人初與直連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

日本

空六

番後直敗其部下殘倭乃依進珍往來南縣間置官軍誅之聲言聽撫而劉掠如故至是勢窮率其子文宗自詣福建海道副使邵經所願立功自效總督張臬收下獄馳疏以聞詔卽其地斬之

十四年二月時督使萬餘攻仙遊城圍之三月賊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舍坪斬首數百級餘衆奔漳浦之蔡石嶺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聞寇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魚舟入海

三月歸番盜溫七伍端作亂總督張臬檄泰將謝勅討之

勅不爲備爲盜所乘殺指揮王佐等勅明返歸原衛未
幾溫七兵亦敗被擒端自縛至軍門求殺賊自効端卽
所謂花腰封也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降提督吳桂
芳至因使擊賊官軍進之圖侯於鄧唐連克三寨焚斬
四百餘人捷聞 上命各加賞資

隆慶二年倭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錦囊所殺千
戶黃隆又陷神電縣城一時吳川陽江高州海豐等並
遭焚劫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焚其倡亂官兵不能禦
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自劾待罪兵部以正茂初
至任宜教勿問 上曰廣東首賊未至新倭復熾至陷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日本

六十七

城池皆守堅向來急摩玩燭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
通候事寧遠治殷正茂素有才畧茲初任事其督率將
領司道等官悉力舉劾毋期湯誠其地方機宜悉聽發
格整理敢有便說者奏聞重治

廣東倭人犯新寧高平等處官兵與賊於外村島嶼皆獲
俘斬二百餘人焚溺死甚衆事聞詔下御史嚴功具奏
兩廣總督殷正茂奏撫民許瑞出兵攻剿倭寇生擒七十
八人斬首二十五級請授把總職銜以示優異兵部謂
廣盜未靖姑厚其賞卹盡剿諸賊乃併授官 上命如
部議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

編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訂正

禮部稽察司主事臣史高鳳 訂正

兵部三十四

北虜

洪武元年元都元主遁出塞

附圖四

三年五月曹閏公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后妃孫買的里
八剌太子愛猷識理達剌通去元主視於應昌國人益
日惠宗 上嘉其能達變知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
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愛猷識理達剌稱帝於房中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前

五年正月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徐達曰今天下
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
今復遷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遠
處沙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鬬况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
王保保狡猾狙詐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任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
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
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副之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言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出中路出焉

門揚言趙和林而實避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今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旅體不可輕敵達等受命行三月都督盛玉兵至土剌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六月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薩喇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幾子哈刺章親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搏戰不已宜軍兵皆良臣指揮周顯等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應衆更進於是士卒鼓舞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推牛卒士縱所獲馬首於野示以開殿居三日虜覩有伏不敢過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至孫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湧山人皆以爲天助云

馮勝等師次蘭州傳友德先率驍將五千人直趨西涼遇元失罕刺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于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其營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進斬其部落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者等其將上都驛知大軍至帥所部吏民人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置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伯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剌剌山口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及馬牛二萬而還六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擊敗之大將軍徐達李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擊之虜遁去德子興追敗之答刺海口斬獲甚衆陽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七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典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驍將陳安禮木屑乘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真牙兒復親率戶其前州大石崖克之新宗王朵兒只里哈承旨百家奴進至鹽州山破斬魯王及司徒蒼海俊等

八年十一月降寇大同馬門

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集莊擊敗之

九年三月伯顏帖木兒差人赴山中候湯和諒和詔諸將防邊者悉還獨兩額川侯傅友德屯田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

十一年四月元主愛孫議理達刺額以日都宗太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驍兒哈喇章驛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

十一月山西邊將送所獲夜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遣使歸之於驢兒以覲書諱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後二

十二月詔諭故元丞相哈喇章驛子驢兒納哈出以嗣君既祖不可以立君爲名而內有自殺之威

十三年故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尼屯東和林爲寇恩命西平侯沐英德陝西兵深入賀蘭山涉流沙夜襲其營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二月降寇永平

十四年正月乃兒不花寇邊命魏國公徐達率副將瑄湯和傅友德帥師討之

四月徐達督諸將由北黃河夜襲灰山擒虜別里哥午敵之逃班師

沐英領兵出古北口擒高州萬州全寧諸部赴和院李宜并其部衆而還

十五年故元廢西右丞相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遣使齎勅往諭之

十九年十二月納哈出掠金山命宋國公湯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二十年正月命湯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監王爲左右副將軍趙鼎王昭胡定郭英爲左右參將商嵩參贊軍

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鄧鎮與吳良等皆隨征師行上諭勝等曰虜情詐詐未易得其虛實汝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前三

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處則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復州則以全師徑伺金山納

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旣而上命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

五月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六月馮勝駐師金山東北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日榆林

深處一日養馬莊一日龍安一充河輜重官盛宣牧諸

處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瑄之納哈出計無所

乃刺吾因勸之降猶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

出乃遣使至勝營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王往一

亮何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噴曰
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王
喜出酒與之飲其相勸納哈出傾其下啗囑語將脫去
時常茂在座其麾下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
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惠
遂以衆據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
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衆欲來迎勝道前
鋒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
加慰諭令取忠與同殺合遣使奏捷於京仍奏常茂驚
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水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
俱南行仍以都督漢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比還虜殿
伏於途英等猝爲所乘遂見執英絕食不言衆問自剖
腹及事聞追封金山侯諡忠襄已命械常茂至京師安
置于廣西之龍州
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一品服封爲海
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
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二十一年二月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其元之子孫嗣
而宥之且厚其賜養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
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

末四百八十餘襲鈔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
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進獵獲其次子地
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兒并公主等五十
九人又追獲吳王桑兒只代土達里麻平章八都等二
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有奇得寶璽圖
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輪各籍數衆班師脫古思帖
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爲其
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末等十六騎借遁
咬住來迎欲共休渴渴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
兒襲統縋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末等遣使來降命居
之金寧廳旨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捏怯末部落遂潰
六月藍玉遣人送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
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處依得
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妃問懼自
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遣使送居琉球厚遣
資遣之
七月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封再改封清陽侯
納哈出故部屬行有平章朱高等千餘人自遼東來降
二十二年六月 上勅禮部曰朕謂平瀾亂以一天下二

十餘年而漸漢尚未盡近命承月後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虜其東虜主脫古思帖木兒逃竄北歸未達和林為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雖兵自固既而去逆故戰事果未歸厥遣使授印與武官而失烈門敗稱疾不與使者相見因密卻可憐能理法來若失烈門有恙南歸可令入朝決意北擒從其所欲古之人有殺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強也惟怯等違降

之冬 上以元元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命來降太子八郎鎮撫輝帖木兒往都之諡曰晉中國大宋皇帝主

開朝集卷之百七十八

北平

北平

天下三百餘年授其子孫不能數天受民教天生元太祖起漠北說 天下百年之開其恩德我不思盡說命孰不是德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是帝印伍政出惟任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虜民墜塗廢草野間豪傑起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起兵除亂不四五年羣雄悉定故元裔特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群酋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逃過客其餘士馬為知院捏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善畜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生寧天下

遣使諭爾如有所言使還以聞朕有以處之

二十三年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哈死邊 上命英國公傅友德等從 燕王晉王往征之師出古北口 燕王臨塞諭諸將曰虜地曠絕有千里行師無間謀難以成功乃發騎調知乃兒不花等駐邊都運員悉振其常備不知也指揮觀童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迫遂偕觀童來見 燕王慰接之酒食遺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席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還

二十四年 燕王督傅友德諸軍出塞捕番將阿里失等

開朝集卷之百七十九

北平

五

五月傅友德等師至哈者合剌王遣虜遁去

八月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獨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貢使 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真等攻破其城兀納失理遁去俘獲甚衆於是虜益衰

二十五年十二月勅馮勝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數行塞上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進剿虜庭輝張威武勅至母遠朕命

建文二年二月襲剿國公趙脫列下司院趙反隣帖木兒司徒劉哈刺帖木兒率衆歸北平謀拒虜侵邊 燕王

論魏觀可汗坤帖木兒并論元制王猛哥帖木兒等
三年冬坤帖木兒使人歸款北平帝冠錢歲坤帖木兒死
見力赤立為可汗去國號復稱魏觀所部大臣猶稱
魏觀漢官各

永樂元年二月 上諭見力赤書曰元運既衰我 皇考

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於燕恭承
天眷入繼大統茲與諸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
汗正位增進指揮眾兒只悅等特金綸四往致服意
今天下大定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
好為一家使邊境萬里烽燧無警彼此熙熙其享太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六

之福豈不美哉并勅其大帥右丞相馬兒哈咱六傳右
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
各賜文綺二

勝入遼東塞殺戮路塞官軍頗失利虜亦引去 上復書

諭之不報

七月見力赤阿魯台率眾西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克剌
青元朔部也當洪武時強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
眾分為二貝簡口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字羅不皆與
可汗朝會相繼殺不休

十月虜寇永平 十一月寇成興村黃甫川

三年正月阿魯台部落補胡兒來歸曰見力赤聞元良哈
哈塞內陷遂相將防數遣人伺塞下今謹肅之

夏遣使完者禿齊補諭瓦剌今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
北部猶觀望未歸使者往附其遣人通好朕當設以官
賞俾安本土耕獵畜牧毋外王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
等遂遣使入貢其使往見力赤者皆不返

四年三月書諭見力赤朕嗣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為治
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內外萬國臣順安享太平嘗
遣使致書可汗謂宜通好往來共為一家而可汗不惟
拘我使臣殺我邊境自朕辟啟夫天之所與孰能違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七

天之所與孰能違之昔天命宋主天下歷十餘世天厭
其德命元世祖代之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 太祖
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非人力所能也不然元之後
世日愛獻議理達刺北徙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
地人民皆有崖蓋毫末各古稱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爾
眾中胃不離身弓刀不離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
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數十年矣是何罪也可汗聰明
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遐邇前所遣使者及掠去邊人相
與和好用寧息爾眾同享太平之福爾不憚哉若果爾
偏強之性天命人窮有所不顧必欲力較勝負朕亦不

得獨已中國士馬精強長驅迅掃恐非可汗所能支也其審度行之文綽二表裡往致遠意不報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哈喇罕齋勸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曩者丑聞四言附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賢之義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况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與妻妾七十人

蒙古錄金文綺二端

謀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馬兒哈喇奔瓦剌阿魯台逃居海刺兒河上曰事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爲備五年驍騎僧耳赤赤也兒吉休兒灰等來歸上遣還合春練帶賜房內仍舊諱寧夏守將是或爲虜間立防之六年三月時鬼力赤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迺本雅失理欲立之書諭本雅失理曰鴻臚寺孫劉帖木兒不花等自撒馬兒罕脫身居別失八理今鬼力赤等迎爾北行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爲國未必能棄爾就賊况手握重兵雖下有附附者安敢異志爾與鬼力

赤勢不兩立矣夫元運既訖自順帝後傳愛猷識里達

剌至坤帖木兒凡六代勝息間未間一人廷議答者此可以驗天道而之保身誠不耳也去就之道宜詳察古帝王如周封晉後胡公清於陳夏後東樓公於杞前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漢唐來下皆封前代後世皇考太祖於元氏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分還如遺服古恩帖木兒遠後也

可汗統率其衆示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

北虜

九

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廟當奉世祀吉內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資俾於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

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朕愛人之誠同於曩日今再遣劉帖木兒不花等諭意

并賜鐵金文綺衣二襲練帶四端爾其審之仍不報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理爲可汗

七年四月書諭本雅失理曰邊將得爾部下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三人來具言衆已推立爾爲可汗爾欲遣使南

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揮金塔下及給事中郭驥等齎書諭意可汗誠能上順天心中察人事使命往來

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漠北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練帶六表裡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朕

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賜資就令使臣送還可汗其使
既至意并賜其臣阿魯台馬兒哈喇脫火赤哈失赫木
兒等絲幣廣徵殺戮不屬死之

五月封瓦剌哈木爲順寧王太平哲義王把禿字羅安
樂王賜之誥印

七月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成侯王聰河安
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遂往擊虜 上諭福曰
本雅失理逆天理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關
平而北即不見虜亦常如割敵過虜設奇營擊不得便
即止毋爲虜所給仍告本雅失理以陳師問殺使之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十

八月肅總兵何福奏鞬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
於亦集乃 上遣庶子楊榮齋勸諭福曰脫脫卜花等
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遂問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
計處從長行事須因酌難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丘福出家率千餘人先至歸胸河南遇虜遂兵與戰
虜敗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問我者尙書一人福飲之
酒問本雅失理今安在虜尙書言本雅失理聞兵來
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
諸軍未集請將皆以此虜誘我不可信不聽虜尙書
爲都導徑前薄虜營相待二日每戰虜輒敗引我

入福銳意乘之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謀者言欲軍至
此虜示弱絀我也將退則乘我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
念陸辭曰 上諄戒乎而驟虜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

遣揚旗伐鼓曲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砲以張軍聲
勞困虜使莫測不二日我軍至併力奮擊必大捷石
亦可全降而還將軍李何不慮此王聰亦力阻福皆不
從欲遣火真使虜詐求和解而率精騎切虜真豹豫未
未福罵虜曰違命者斬既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
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在
至聞我遠聰幸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嚴死還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十一

馬驪與福兵處皆被殺沒虜中 上聞廣大怒諭東宮
明春朕且親征雪耻
八年二月 上出塞至斡難河本雅失理遁去又風阿魯
台詳親征

冬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且言无利不宜信无利亦請乘
阿魯台遂處之 上兩答其意
九年閏十二月阿魯台遣使輸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
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諾許之黃淮獨曰此虜
子野心使各爲心則必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
其姦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加立爲國無遠不見諸

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其請而送其兄妹
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魚兒濠件來者

昨阿魯台與本雅失理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
乘本雅失理崩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公會馬
哈木使來言滅本雅失理得傳聞爾欲進獻恐為阿魯
台所遮言兵征之且多所陳乞 上門虜騎失姑待之
勞其使還歸

十年五月九刺廟寧王馬哈木等違其卻院海不兒等請
天兵除阿魯台乞軍器及資費部給命資費其使道之
十一年 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
副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十一

耶摩阿史那訛爾受享顯爵顧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
爾母子金幣諭意

夏虜酋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九刺

十 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封夫人无刺遂貢絕

十一年十一月无刺三酋叛

十二年二月 上北征无刺馬哈木再由塞阿魯台時遣
使至 上營言馬哈木動靜且視我兵大敗馬哈木

太平犯秃李羅糾忽爾忽失溫退奔至土刺河 上使
諭阿魯台阿魯台大懼

十三年正月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其卑送還前所留使

合里權哈兒等 上日點虜乃巧言文過草臣頓首虜
會張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
與中國歡附為已容候冬襲之 上勅邊將嚴為備
十四年春阿魯台與无刺戰破之使使來獻俘 上報賜
仍及其將士

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宦者游童往勞降義安樂二王先是
海童曾使无刺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為順寧死
賢義安樂可撫也故 上復遣之

十六年春游童及无刺貢使至

馬哈木之子脫歡請嗣父爵 上復封脫歡為順寧王而
副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十三

使游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銀幣往賜太平犯秃李

羅及其弟昂克則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无刺復奉貢

而阿魯台素初阿魯台降以迎无刺窟其南保塞自歸

上因日虜點詐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

育豈願擇義納而封之乎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歲歲

蕃富遂假我使者或拘留之使使請行却掃部落往

往冠塞下 上戒諭不使

十九年十月阿魯台叛 上遂議征伐 訂親犯

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四月无刺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七月 上親征阿魯台勝却院阿失帖木兒等來降寧陽
依陳燦等以疑難王子及其部屬并封也先土于為忠
勇王賜名金忠 詳載征

二十二年三月 上復親征阿魯台 詳載

十一月 仁宗遣中官別里哥等勸諭阿魯台宥其前
過令通貢往來如故賜鈔幣表裡

十二月 虜寇雲中陽武侯薛榮擊賊之

洪熙元年 宣宗給本雅失理妻及外母米每月各五石

七月 无刺部脫脫來歸

宣德元年正月使勅无刺王子捏烈忽嗣父太平營表王

嗣朝典彙卷二十七

北虜

十四

賜哈木子脫脫遣人進馬

二年和寧王阿魯台无刺順寧王脫脫亦力把力王至恩

各遣人朝貢

三年正月遣指揮曹者赤帖木兒奉璽書諭阿魯台

月脫脫至恩各遣人朝貢賜金綺加賜正恩弓刀甲胄

年六月虜寇赤城七月寇宣府十月寇陝西

一年春以陽武侯薛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

二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宜遣道絕虜益遠

內地而阿魯台无刺時相攻兵事不解阿魯台敗

六年二月 上勅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聞阿魯台與无

刺脫脫與阿魯台敗北都曲離散假息近是即欲來降
嚴為警備歸正人至傳介至京虜多詐古云受降如受
敵慎哉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上甚悼之賜祭葬

七年九月阿魯台與賊寇兀良哈遜住牧遼東塞

八年二月阿魯台遣人日遠東入貢 上敕總兵巫凱往

來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近路從遼東來謹防之

七月虜入大同塞

九月虜酋卜延甘肅都督劉廣道將收之殺督卜父子皆

卜者阿魯台部酋也虜阿魯台使來厚臣請捕之督兵

嗣朝典彙卷二十七

北虜

十五

問界上日阿魯台歸命久顯宗符之學母以細故廢

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本可罪爾其使璽書諭之

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言也先帖木兒等款塞 上勅

耶露謫詐未可輕信或偽降給表仇防之母璽賜計

四月阿魯台為无刺脫脫所敗遣人告難 上敕歸降

撫諭

无刺脫脫敗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

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北喀喇噶等部皆應之

八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為左都督

十二月无刺脫脫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并獻前

元玉璽使臣昂克等朝貢陸麟命指揮庫能等送之還并齊勅諭脫脫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報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禁此王既得之可自罰用仍賜脫脫紵絲五十表褒以本其言諒云

房梁兒只伯寇涼州又入寧夏塞殺掠人畜

房入關平塞千戶楊洪禦之虜退去

日蓮總兵劉廣言完者帖木兒南寇塞上千戶王敬登之

擒完者帖木兒

國朝集案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十六

正統元年房園鎮薈復寇山丹又入大同塞

脫脫與梁兒只伯警報相無成國公朱勇言兩虜合一勢

益強盛乞勅緣邊謹備之虜數入山丹寧夏甘肅莊浪

塞脫脫遣人貢馬

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衆款涼州塞中將李安

以聞上勅安毋以虜款弛備

七月虜酋把秃牛羅入莊浪尚書王驥遣都指揮羅榮率

兵剿之擒其部落以還虜遁去

九月虜酋阿台聞尚書王驥還復入寇勅王驥督兵禦之

二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初觀

史李儀言和寧歲草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為邊寇因自其當第嚴烽墩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將兵遠出日寒涉險幸一時功上曰儀言足然師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片無功

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

梁兒只伯數入邊寇掠甘涼命尚書王驥行邊

驥督師勦阿台梁兒只伯

三年四月任驥將貴破虜於石城斬三百餘殺擒其酋左

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驢駝牛四百

國朝集案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十七

餘兵甲衣裘襪是阿台與梁兒只伯以數騎遁去追戰

之梧桐林至黑林而還傷平章阿的千以餘黨降趙安

出他道復破之乃力勸拾偽右丞等三十八人還關塞十

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總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

春驥等有差

元朝破殺阿台及梁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直親

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

四年春神諭脫脫不花曰朕惟我太祖高皇帝於愛中

外特漢此尤誠信朕邊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

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愛民遺澤之所

我也服甚焉之今遠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往致願重
可汗宜益裝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一家將後嗣蒙
澤可汗名亦于萬世不磨可不念歟仍賜可汗請永服
藩帶及其衣冠脫數等皆有賜

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賜物王與太
師等太師者府臣兵大酋號也時察哈齊屬也先脫
脫不花從以兀魯名爲君不相臨爾妻也先姊以爲歡
八年四月元刺太師順寧王脫脫不花也先嗣自脫脫不
花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虐犯塞北邊
境自此多事矣

國朝集案卷一百七十

北虜

十

也先阿魯魯遣人貢馬時察哈齊屬不恭初止三十人後
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勅諭約毋過三百人不
聽我滿慈納之使者亦基橫往來殺掠道路要索稍
不服無造察哈齊所請財物亦虛虛增至中國所無者
我不能應察哈齊乃與其使偕九邊驛驛公私耗費
又及哈齊其主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
將皆知其必爲寇屢說朝鮮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
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 命成回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
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由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謙
由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孫亭山劉家口由南路都督

陳德由古北口由西路臨潢河渡潮河經大小興州遇
神機至全寧遇顧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
又擊敗之御史姚鼎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
諡封都達伯快平鄉伯餘逆得宥差

十一年冬虜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
鎮守太監郭敬 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
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

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於守將湯洪
洪以間勸洪誦其使報書中國家威嚴耳毋敢犯失勞
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之故以書結洪頃之其部

國朝集案卷一百七十

北虜

十九

阿兒脫脫不花歸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吾屬受
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爲吾嘗自爲之吾以時日
蹂躪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還也 上屢因
其後斷謀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脫脫不花哈爾
爾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詳可汗所授懷毋忘且
責命然順道軍兀良哈以圖詔問也先不報
十三年十月宣府總兵楊洪疏虜阿台於塞下
十四年七月也先大舉入寇 上親征北狩
十月虜兵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兵部
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安軍於城西侍郎江淵奉其

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
守城諒躬擐甲冒營總勝門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
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鹿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
陣所向輒靡都督萬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少沮
大學士陳循請楊善回國體祖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
降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太監與安約諒
也先入寇乘其孤軍令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
還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既宜府遣東兵至我軍大振
于謙令石亨等乘勝移駕舉大砲擊虜營成者萬姓也先
大沮宵復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亦北遁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北虜

二十一

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諸軍兵
分驛傍石亨石彪脫房于清風店
景泰元年四月宣府遊擊楊俊上言也先往將酋長尚在
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就脫脫不花并其衆聚自文直兀
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
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宜府機數百
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宜大懷來遠東山海
永平寧夏延綏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
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遷老成謀將官統
率遠西悉赴代州迤邐卷附永平機緘更遷京營騎兵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

北虜

二十二

甲令嚴肅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
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不代州營兵赴歸順關一帶
拔戍爲奇兵部署既定或勦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敵敗
叛遂以正其罪殺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
竊遣奇兵日夜倍道持其巢穴使敵前不獲進後不能
顧必斃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則我
乘其奔潰奇兵夾攻立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捷徑
臣又聞三軍之害劉豫最甚昔在有宋滑淵之役若從
寇率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聞以早疑火今不治臣
恐他日之患猶有甚於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縱使息兵保民暫安一
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參
贊偷生縱此虜驕悍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
裹尸圖其分也事下總督兵部及營中諸將抄議尚書
于謙言險勝也先逆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懲創社稷
雪揚後此疏發憤瑣細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仰祈
後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則分大午由關道
乘虛四散劉豫是自敵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害非止
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已聚豈可輕內重外更
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

雨驟散如群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態若欲
糾兵涉遠出微倖之謀檢奸商之虜糾卒不相知號令
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 上從謀議

大同恭將許貴言虜請和乞若使緩兵下兵部議于謙議
曰義道都指揮李輝指揮岳謙往使財賄方入寧遠虜
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致下復又往不得要領
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
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
飽虜食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其分
之望從則不可違則易變勢不可和也後文請貴言
國朝典彙卷二百一十八 北虜 二十三

虜人河曲開代州

五月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謂之機來以聞文武
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卿示都指揮馬政澤虜使情
偽彬等言虜果欲誠和能兵且奉還 上皇奏至召大
學士陳循等對文華殿論曰也先背逆天道逆謂 上
皇欲不共天奈何言和猶等類首請官虜使且好 上
阿剌殺其許謀京營設寨嚴爲防禦 上曰善勸阿剌

曰我朝與爾无利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
帝與爾同罪也先又叛違爾我生蒙我邊敵朕永
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與兵討罪殺孽朕念也先屢請
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投實乃也先請許及覆今
阿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來上
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兀剌諸部落
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發也先忠敬不俊俾爾惡
無及使爾朕加恩賚厚賜阿剌茶來意

六月虜來 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

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新爲太
理少卿奉勅使虜 北虜 二十四

國朝典彙卷二百一十八 北虜

八月東虜入遼東塞總兵曹義擊却之

十月也先使人逾三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凡五千屯列

居庸關

十一月也先使還朝也先爾兀刺都總兵谷剌罕太師進
王太師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且悉太
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
答自今宜安分循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於下
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 太上皇帝皆內至勉勞

太師念所貢馬匹鼠皮賜賞并奏求勘討問人口悉付
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祭太師知之

二年也先強盛欲爲可汗輸入劫掠普化普化大嘗

三年正月元朝可汗屢入貢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
請討之制曰止說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

紀綱等第謀所以富國強兵雪髻服膺朕意焉毋復言
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衆

其何斷一介行李賂虜廷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

十萬衆固平城以爲戒制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
非所宜言於是勅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爾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二十五

四

好兩國人民咸懼與害此亦朕與可汗皆共知也可汗
今請各使朕恐踏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
朕皆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
人少貨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勅也先相如之

附詳化可汗與也先相繼殺于謙不亨乞統兵出宣府大
同討爾復誓上不許

二月元朝同年撤來王于遣人貢馬

也先遣人來獻捷言其故父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
乃立普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爲太子而以他妻
子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頗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

敗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
獻良馬兩匹奏提命宴其使賜錦幣

十一月宴元朝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

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元朝使臣馬元朝使臣
携虜虜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

絲幣二表禮使臣初許言普化并也先亦携還中國人
已乃匿不發貽縱十二三

十二月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

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
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紛至京幾千人出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二十六

四

入驢志殿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驢入長安門稍稍將東
師驛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過事都督目英每好詭阻之
不聽輒侮罵使責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刑官請勦又
以通好故忍食功摩厲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
交朵客騰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四年正月復宴元朝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

禮部勅瓦剌太師准王也先太師求若使朕恐使人交
情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三千餘人邊

將堅諸湖施朕命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
遂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

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都指揮千戶等官
金銀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
餘人貢馬都服皮貨織金練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
十二緡九萬一百二十七元龍帽萬論太師知之
七月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
也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
五祭天期八月入西番寇畏甘涼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都服銀犀皮書解大元田盛大可
汗田盛華王言天聖也末書部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
今得元位盡有其國上人民傳國王寶宜順天道遣使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北虜 二十七

和好燕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帝 上以
書示禮官會議答書給事林聰言也先不敢無辭可汗
使說中國若願從其稱長謀逆賊仍其故號激怒大罕
乞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辯順逆吉凶之道庶
不失國體便於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勅曉以天命禍福
成敗之理如其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
言也先試謀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縱其僞
稱是與其弑主也若書宜仍稱兀剌太師否絕其徒校
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
夷狄也先猶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降

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未賜勅書
宜稱爲瓦剌可汗猶示輕賤 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
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因爲夷狄酋長之常稱在
夷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
祖爲成吉思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
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弑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
而稱之教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羣酋聖
酋畏服無復恃東益寇中原後嗣未測仍其故稱彼必
漸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稱爲
瓦剌王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爲瓦剌可汗

國朝典彙卷二十七 北虜 二十八

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璽等以爲
不便欲仍稱太師乞聖裁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
順朝廷宜如諸酋見制可汗 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
也先搜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
奸計叵測京師總備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
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城守戒嚴時瓦剌使臣火
只爾阿麻回回達王石九千九百斤那合自售也先弟
賽美孛羅魯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稱出入東西塞
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能從亦欲與中朝
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虛費亦不下百萬計

天順元年也先有平章哈剌欲撒也先為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示新衣幸以放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為太師哈剌欲撒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廢諸部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剌開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中以鴆哈剌子醉吐覺走出不能行哈剌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聞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懈哈剌既來何也先出襲襲之也先猶生戰敗走殺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遁哈剌半夜東去與二說信是道中機密至一婦人所乞藥婦人飲之醉遂去大歸哈剌言獻統其為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李來廟王子為難哈剌既殺也先李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為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李來自欲其主小王子教來近邊求索傳聞實聖在其處不亨欲領兵還邊求糧服之 上曰何如能臣李賢曰景泰以來連水旱災為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小冒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不可若實聖乃泰皇所造李斯所繫亡國之物不足為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遣道事資賞賜兵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

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間報處置章意方止於是道都督馬政往見李來厚與賞賜深加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李來保送使臣而回 二年二月李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傑之敗領御史劉濟劾溥溥行賄得釋濟議官已而虜大繼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 十一月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將李來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等相繼入延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宜大北邊無寧歲矣 四年八月李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據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俊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馬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掠砲火徹於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難入京城莫能止李賢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關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行棧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德帥兵赴紫荆關馬宗領兵赴納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勒三關之軍赴馬門人民皆以不恐虜尋亦引去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於東關

十一月虜寇莊浪都御史劉率兵禦之

五年六月李來寇河西涼州莊浪一帶圍州城堡日久不退乃遣總兵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破虜截殺虜酋劉敏河拾斃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於是以前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賢乃薦侍廖白土哲都御史王竑分道禦之虜已得大利去矣遂班師

秋李來三上書求款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督撫唐昇宣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三十一

二十一

前諭李來曰比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已悉知朝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負約推怨當在北邊今歲復掠我河西邊將追捕兩攻殺傷臣等請大發兵誅討朕以生靈故訓罷軍議太師書中亦有愛惜衆人性命朕與太師既同此意故使使往諭太師自今其聚衆散行大迫散道部落毋爲邊患使來貢賜服不爾亦寄往籍警至可爾也

各李來遣納阿出等隨唐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人河西陽謀貴議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越明年使至大同調守將彭武伯楊信等名討其

心巨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舉爲備仍敕盧俊家古毋乘快人來西其休塞下官鎮之能與邊人交易

李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部言李來謁祝諸部太濫倘其君小王于與之同虜會且其君臣分以此快快宜稍索其意部增幣一貲

成化元年二月李來誘兀良哈九真騎人遊河武安無郡宏拒却之

九月虜寇翰林塞寧遠伯任禮處撫都御史項忠却之會

李來與毛里孩相替殺逃過去

三年九月虜寇開城縣知縣于達殺死之使其縣於國原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三十一

四年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寧土寇於寧夏甘肅等處種穀蓄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九月早獲陣有司失於撫恤是以肅西等處賊蹤數見今黃河歇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軍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盡起乞勅有司存恤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宜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慮且罷一切苛政盡足款勸其心漸消其遠臣又見毛里孩等人不朝貢往來宜府大同其情巨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慮其有可服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是後爲客河我爲土以客就主

以勞得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騎
敗驅馳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此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
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
今之計宜遷京師騎兵一萬宜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
人爲一軍騎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
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掃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
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整早爲之所
欲戰則關方界欲守則防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
邊今無故與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而朝東北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三十三

帶沿邊守臣但滿殿以備上是其議

七月命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克總
兵官都指揮夏正劉清充左右參將討滿四清四本名
俊故元平涼舊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
地謂之士達俊處涼州三岔溝諸家營有衆數千人
時出行劫邊將患其財俊厭苦之令其黨事營河遠俊
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即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
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卓達伯任受虜表伯吳琮
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項忠劉玉統調京營及
延綏寧夏涼州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之忠劉因其

賊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聖費源俱戰死廷議
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
十二月順天府學生馬璞補父員從征滿四死於賊上章
乞同兄璠討賊爲父報讐上憐其志命馳驛往
五年二月滿四黨楊虎黃降誘滿四出戰擒之檻送京師
并其黨釋於市始滿四事敗且入虜以聞急不得出比
誅邊將已報虜人套處邊矣
初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
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遽恢御史江玉給以爲言成勅
文升等撫安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三十四

勝寇平涼臨軍巡撫馬文升擊之

九月李羅忽亂加恩蘭人榆林塞又入寧夏塞大掠環慶
至固原

六年十二月毛里孩也烈忽展入陝西塞總兵劉聚擊敗
也烈忽

八年七月虜寇臨華都御史馬文升督兵追至黑水口生
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顆

九月巡撫陝西馬文升敗虜黑水口湯洋嶺斬首功二百
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

九年十月虜遣人貢馬 虜寇廣寧

十年虜屢入大同宣府塞寇甘涼亦遣人貢馬

十一月虜加恩蘭大掠莊浪寧靜深入至寧昌平涼總兵劉聚巡撫馬文升禦之無功遣給事中韓文敷功罪

滿魯都冠宜府 十一月虜寇臨寧

十一年秋滿魯都亂加恩蘭並遣使貢

十二年三月虜加恩蘭寇宣府

十三年滿魯都亂加恩蘭遣糧心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駿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繼亂加恩蘭女妻滿魯都

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奔赤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六 北虜

三五

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奔赤來亂加恩蘭匿不與成

逐滿魯都并有李繼忽之衆

十五年滿魯都部酋脫羅干奔恩蘭因復又殺亂加恩蘭

亦思馬因解太師

十六年滿魯都部洛冠輸林塞

三月太監汪直總兵保國公朱永提督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新虜首四百三十七級

虜自亂加恩蘭死數歲者入寇直待龍喜事數獲其獲

殺後功永越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

十七年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保國公朱永出禦之嚴海

東山命太監汪直總督軍務威寧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

十八年虜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

兵據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大下太保

九月滿魯都可汗死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

十九年四月虜入陽和 六月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

萬守臣邊備許家來告捷

虜驛入宣府大同烽火至於圻內

二十年二月亦思馬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六 北虜

三十六

軍務同保國公朱永率師禦之

虜犯邊山西巡撫何喬新設伏於灰溝營虜至不覺伏起

戰敗之斬獲甚衆以功陞副都御史

二十一年二月小王子大入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

爵雍爲總兵尚書余子俊提督軍務平京營及沿邊諸

路兵禦之寇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

騎騎十餘出臨邊大耀兵而還

二十二年春虜數入開原塞

二十三年西番罕傾言瓦剌有克恰太師華恰太師克恰

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華恰弟阿力阿古多九與阿沙

赤相警發遂西走據哈密成化間北虜大抵克剌爲強

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卽

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備以故雖入彼自

相猜忌不能久爾內處未幾滿魯都表弱不知所終而

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如院脫羅干屬遣人貢馬

弘治元年把禿猛可死阿友立其弟伯顏猛可爲主虜中

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思太師尊惟遂不復設太師伯顏

猛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時馬文升在兵部

請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或改修明中朝大臣知進

進疏至輒允下進實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

國朝興業卷二百七十

北虜

三十七

三十八

瓦剌二種間進威名遣其酋長哈喇察察少保等貢馬

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額兒庄人

比至塞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健兵待之諸虜聞塞

外者亦付與酒肉華人亦虜馬清斬劉大同宣府河曲

皆無虜患

是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

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不

足誅卽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

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七年虜大舉寇陝西

十年正月火篩由花馬池入寇敗官軍於神木

三月大同宣府議報虜犯邊以兵部左侍郎李介提督軍

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

十一月虜寇甘涼

虜火篩強劫諸部落逃竄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

勅侍郎許進督軍副大夏轉餉禦虜

火篩古脫羅干子小王子部落也後繼善用兵約諸部

寇邊復野番日強盛蹙尼與小王子爭雄長益患復幾

火篩寇肅州巡撫吳珙不能禦起王越鎮陝西制諸軍

國朝興業卷二百七十

北虜

三十八

三十九

十一年秋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破之

十二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多殺掠

十三年春虜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果敗寇悉將秦恭副總

兵馬昇延西不進皆爲死

五月虜寇大同總兵王登等失亡奏命平江伯陳睨及侯

郎許進率師禦虜銳長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

以保國公朱驥代之進亦致仕去

虜寇近邊勢猖敵京師戒嚴命都督李整守朔河川保展

岳肅關襄城伯李鐸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

彙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平關史舉倒馬關等處去

十四年正月火燒榑桑入寇榑林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
公朱卿都御史史琳統諸將兵兩翼勝太監苗達監軍
軍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實齊有差延
臣言不當實報聞虜分道掠回原寧夏諸處繼經花馬
池入西北大役等不能解給事中顏仲疏劾之詔議
卿因召還以泰壯督師鎮陝至邊大治壘壘勇精銳
二月命延緩巡撫陳壽平軍擊虜大捷 上降勅獎勞賜
賚加俸

八月火歸入花馬池至回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
侯吳璉還京武安侯鄭英代理侍郎李經督餉關中
兩朝典業卷之七十八 北虜 三十九

它邊邊城入郡大開燒房寇關脫離由花馬池矣

十五年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
苗適謀出兵國之密言於 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議之大夏以爲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
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於 太宗今將士遠
有不逮且當時如漢國公丘福補邊節制數萬甲兵俱
陷虜地況今之時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
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爲所誤事乃寢
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千戶湯繼力戰死
十七年六月先是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

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擒黃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
保顏衛頭目可兒乞藍額三百人往北虜通和知小王
子與一女皆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副都御史
閻仲宇赴大同宣府通政參議熊爵往各關各預整理
糧餉以待出師

虜寇大同 上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謀邊至嚴問補出大
同鎮總官秦章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緩遊奇
兵黑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賊
赤子乃敢殺傷可還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從
等奏曰 皇上前命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
兩朝典業卷之七十八 北虜 四十

整肅但未宜輕動邊疆表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
馭輕亦須內顧 上意未釋劉欲出軍東陽言近日北
虜與朵顏交通朔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
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
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
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朔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
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使出軍但須預備免
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
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
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輕

簡有兵馬又有好帶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乏軍馬乏
敵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
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乃不出已而虜馬沿途
諸將所拒亦引去

七月虜寇大同 八月寇懷慶平風

十月虜入花馬池清水營殺掠人畜無算

十八年六月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驥帥
師禦之右都御史史華提督軍務驥等出師分駐大同
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

虜入花馬池攻清水營

國朝興業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四十一

十月虜數萬人寇寧夏邊界直抵固原關中侯恐道無行
人巡撫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樓下五千餘人馳
至瓦亭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驍之
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軍連發大炮喊聲應如數十
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虜入鎮夷所掠擄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殺掠入掠隆德
靜寧會宣諸處再何乃退關中大虞

正德三年春虜近塞下令兵部侍郎文貴問府督師貴所
請度支金銀巨萬名修邊界然半輸劉瑾所府殺掠男
婦數千雜音聲倍之莫誰何

四年秋虜伏大臺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圍總兵
侯勵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去馬二千七百餘
匹獲傷累當總督尚書才寬以捷聞

十月虜入花馬池殺總督尚書才寬總兵馬昂與別亦卒
來戰於水山諸處頗有新獲

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
營殺火篩死殺以仇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
萬衆掠涼州攻積安定王等族奪其諸印諸番苦之西
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克新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
子尋兵鳳則有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

國朝興業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四十二

城失亡無算守臣輒以捷聞

五年五月虜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七年秋阿爾克新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婚哈將
議欲遂和之以杆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甘肅巡撫張
異喻以金帛令遣使虜遂掠烏思藏掠之

小王子襲入宜大寨殺掠於西陲守將清浩等不能禦
關治有差

八年夏小王子以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由
西守臣請調他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都講寧武三關
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若專守寧武是自撤

蕭摩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明調內地兵戍寧此從之
以威寧侯化鐵總兵禦虜鐵至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
於沙河失亡多以提調未奏虜退召還

九年秋小王子入宜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逆擊張
勛守備田時廉應戰死總制部御史嚴嵩告急詔太監
張永督宜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為大將軍協同禦虜他
將皆屬分遣撫寧侯朱瑛等守古北口及紫荆諸關永
等多挾從人請乞順永出關門已費度支金銀十餘萬
卒無功蘭玉與虜戰於平虜城南濟置毒飯田謂如農
家餽虜食之多死

州制與建寧二百三

北虜

口二三

十年七月虜大寇固原平涼殺掠吏民

十一年二月虜寇榆林

六月虜寇大同塞詔都督劉輝侍郎丁胤李師禦之虜突
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
浩與戰於賀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
再戰再敗虜遂入宜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請將劉浩
十二年秋虜五萬騎入大同塞屬上以遊幸至陽和親
部界諸將總兵王勛等過虜於應州為所問上督兵
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
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迨至平虜朔州會大風盡虜

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輓
危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草臣進賀賞并有差

十三年七月虜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隄時小王子三子
長阿爾倫次阿若次清官頃太師亦不刺叔阿爾倫適
入河西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哲勿阿著爾小王
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
察罕兄曰召阿兄曰把都阿兄曰克失旦口卜爾報可
五萬人卜赤居中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岡爾罕哈
爾城三部岡爾罕部營三其酋滿合王罕哈爾部營三其酋
猛可不郎爾填部營一其酋可爾都三部可六萬人居

則朝與集卷之百七十一

北虜

四十四

沙漠東偏與朵顏為隣西有應經不阿禿斯滿官頃三
部應經不部營十曰阿連曰哈喇頃曰舍奴郎曰字來
曰當刺兒罕曰失保頃曰叭兒服曰荒花旦曰奴母頃
曰塔不乃麻設頃亦不刺亦不刺連西海去遠分散無
衆惟哈喇頃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亦崩亦不
刺公從吉靈合為四營曰時合斯曰偶基曰叭哈思納
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頃部營八故場火滿人從僱蒼
合為六營曰多羅田土闊長苦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
魯曰土古刺三部衆可四萬吉靈僱蒼皆出入河套二
酋皆河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冠延寧宣大南有哈喇

噴哈連二部哈喇喇部皆一酋把蒼平素聚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利台吉聚可二萬居宜府大同塞外北有元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烏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爲讐請廢離近水草遠徙不定然營部皆分地不相亂

六年七月虜寇莊洗壞涼等處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許邦鳳以聞言虜勢日熾防禦日疎大臣坐食靡諱而不展一籌將官惟務剗削而不營一矢庫藏空虛留糧匪

乏軍令傷於姑息銳氣核於倭卒遇虜人掠輒嬰城自保開邊造謀變欲攻城堡請下戶工二部講求良策勦

廟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四十五

鎮巡等官選集精銳巡期勤延戶部擬遣官一員界以望音關防專理糧餉兵部議請從之報可

嘉靖元年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警走涼州

與阿爾禿斯數萬乞我驢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殺

一保堡皆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

麻八台復侵香落盤有西土列陣環攻丹打刀諸部漸

掠西境拜臣張靜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旋

千里土廣人稠國初以曾賞茶利待之以諭匈奴在管

今歲併而有聚泰應聞窺關中出階文則向剗外不可

不發備也

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又犯遼東鐵嶺守堡千戶徐潮失策應軍人陶原赴關死焉部述潮而祿原之子二年虜亦不剌殺山永甘涼等處陳九疇請三路協之總兵徐謙稱甘肅兵弱欲調蘭河河東及延安二鎮兵並舉兵部奏止之

四月虜入寇促總督楊一清赴邊

四年虜掠陝西諸寨總督侍郎胡瓚檄會事田美整備彈

源應朝諸州軍餉道遇虜殺之御史劉紳請諸官從之

五年亦不剌殺駐牧賀蘭山後出沒邊鄙詔進揚一清爲

廟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四十六

總制一清議勦尙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

憲議憲亦言趙虜不大創患無已時已勸所部待師期

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

六年虜入寧夏寇從甘肅王憲及總兵抗雄禦之斬首

三百二十級三月寇宜虜入太白陽堡參將關山爲所

殺部卒殄焉

有從虜中來者解下虜之提虜酋頭令兒伯通死焉鎮合

兒伯通一日糾脇邊臣按得其首乃百戶鄭桓居人梁

居所獻乞破格陞賞以酬將士上曰擒斬虜酋功固

可加但賊酋流聞之語尚未可據桓等先各賞銀二十

兩候所司獲勳歷賞

七年春虜掠山西冬五萬騎掠宜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掠撫趙原戰死

八年春虜騎數萬入寧夏塞總兵統雄禦之敗績遂由鎮塞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

十月吉慶堡答寇榆林寧夏總督王瓊禦之虜亦得利去瓊請修邊境三千里民賴少安

十一月虜入大同寨掠井坪應期及偏頭諸關九年五月虜入寇先入瀛陽塞不數日又入遼西塞又大入寧夏塞又入宣府塞

十一年虜入大同寨掠王人用諸邊青小王子兵部尚書李承勛力阻之九月寇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四路發掠遼京營往禦久之乃去

十二月入應州鎮巡撫新二千餘級科臣襲潤身言虜侵掠時有溺死者輒歸者霍江遐邇不進曾勸嚴降爲功乞勅從之

十一年三月虜入榆林寨大掠延慶諸所遁松濟潭驢寇四川西境竊掠湖海所大略關等處自去歲十月時有

零寇以環前後月明將昏曉時出猶未深入十一月申四五騎掠鎮虜散千戶谷壽率百人逐之遇伏而沒遂

無忌傳山冬及春入寇十四五次每入不過數十人或

經日不出分守雲雲參將表繼勛任其出入諸嚴者則創其耳昌平懷柔密雲大被其害

虜欲延緩築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德新尚書府龍請許貢以紓患上曰虜負罪宜計大臣當發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焚虜掠連戰頗有斬獲

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卜兒結大破之卜兒結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斯共患邊者也

十二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理議浚濠整邊虜恃大同卒攻殺理嬰城殺遁小王子金幣女妓曰中士饒可帝

時勝涉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爾格小王子勸兵應之遊騎至應州諸州旋解去

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躪入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

酋亦元裔於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友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刺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騎善兵

吉囊壁河套各獲兒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縣直抵雲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收萬

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畜邊自肥月益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徒壁東方直

蕭遠號土蠻異種黃毛者竟得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
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微取子女玉帛虜苦之
因合兵急擊大破之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
十月虜寇鎮遠關守將王効被之斬首一百四十大同軍
復叛發兵討之久不克與虜通

十三年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
由青洲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肅北總兵劉文徵兵
尾之蹙其老弱及被掠人口斬首四百五十以捷聞
虜人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効副總兵
果震擊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

魏朝興集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四十九

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八月又入榆林塞討

總兵梁震等敗之偏頭關斬首五十三級

十五年總制尙書唐龍奏虜衆十萬突犯榆林屢挫乃別
五萬由野馬川渡河竟入西海襲破亦不刺營收其部
落此以夷攻夷中國利也今舉衆西掠於潘恐得利難
勢將復熾況屬夷帖水哥董謀等或爲所掠與之連合
勾引塞虜往牧則河泉張據未得安枕乞勅守臣防其
交通

八月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分道其衆八寇
涼州副總兵王輔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殲

山墩再與虜戰我酋長一人亦其肅斬獲甚衆已而
行人莊浪境總兵姜輿以涼州兵馳至與虜再戰虜
騎大集輿依兵奔北走以誘之虜追之遂陷伏中大敗
捷聞上悅加總制劉天和左都御史以聖書褒諭仍
賜銀幣餘各陞賞有差

十七年八月虜入大同分守臣戒嚴吉囊犯河西總制劉
凱禦之斬八十五級進尙書

十八年八月虜入宣府塞西路參將賈英見虜少山禦之
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馬千匹益深
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酋齊台吉哈喇台吉亦松

魏朝興集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五十

台吉皆住牧塞外時時掠宜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勦
十月大同總兵梁震家丁數千素勇悍善戰時出劫虜
營卒妻乞收尺籍二百人餘皆走降虜

虜酋吉囊入榆林塞先是寧夏鎮總兵張文魁等奏言吉囊
僉等糾集大衆於河西花馬池諸處住牧意圖入寇
請修築邊牆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役并發帑銀濟用更
調降鎮兵馬協力禦備至是入寇榆林大掠古北口參
將魏祥由禦死之

十九年三月虜入寇榆林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
計焚掠經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尙文任兵滿秋原虜

遂以提告虜又入宜府破北路馬營諸堡掠神鎰鉅鹿
務果牛年萬計往時多掠婦女近年過婦女輒殺不掠
此時又掠婦

七月虜入宜府遂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三子言虜西路劇
頗糾條恭義麻吉囊青台吉赤白吉等十人騎旗驍馬
負十日食入塞北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許州所過盡
破關而軍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
副總兵雲昌遇虜於馬連堡又敗虜出於宜府境內者
幾兩月徐自出塞而巡撫趙書以却虜叙功推賞有差
八月虜入大同塞時虜視大同兵東按宜府遂東寇寇大
同制集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五十一

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出走盡走虜
中誘得便提運多與牛年懷德令為偕遊乞巧偵誦我
邊而至甘涼凍入山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
弱無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西吉囊條甚二酋分
進入塞大同卒臨與虜約無掠我人而我亦不關放虜
導嚮指折箭以誓而去至是竟越大同抵馬門度寧武
入崑崙交城掠我人畜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輜重與
之名買路錢大同撫臣史道總兵上陞幸無事若不聞
聞亦不問大同卒亦驕悍不用命宜府總兵白爵調援
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馬門山西撫臣陳謨告

總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謨政言八月六月達賊
佔井邦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峯吃峯堡至
陽方邊接過窰兒洞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入水
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賊交
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
原民皆村居皆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各賊未
遭剽劫延住處數日不出人心驚慌禍變負淵後報
聲息尤為可駭我兵逼退不滿八千大同我兵雖至大
約一千五百道人皆戰戰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
山西巡撫參輔密運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

西制集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五十二

不早操集武清大尉乞下廷臣集議展新強敵兵部尚
書深環不以為然曰虜卒且還何事聖皇
先是虜吉囊據集武山延緩商賈定邊營人寇時諸鎮
兵悉分布守邊哨集武攻圍嚴分兵西掠殺戮甚慘
會大雨決河道障虜騎不得過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
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虎統將華任總兵
則商丈盡驅軍之自己至申凡三戰虜兵水次吉囊子
號小十王者戰果爾輕率此功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
盡為我軍所殲虜衆遂奔欲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
兵陶希革復挺銳於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

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三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禦其鋒乃深入內地縱橫掠既遇孫涼旋虜欲且襲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備者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新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斗二人時聞尚文已奉旨革任特微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木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旗新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天和以提調上大喜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和等調度士馬悉力驅斬斬將擒上功奏五百此捷前所未有下聖書褒獎天和即軍中策如太子太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平三

保險一千餘永正千戶汪賞三鎮文武吏士千餘張叔兒以殺吉囊子校世指揮會事

初陝西人劉達以劫掠亡命入虜得馬百半獲衆數千有真定人王儒者爲虜掠去隸達部下易名哈兒達達哈兒入朝表事清至山東境內爲巡撫曾銑所執疏聞下兵部議處寢不錄功

二十年七月虜酋俺答阿不孩遣使至天尊官切款大同賜和塞求貢言其父認阿郎在先朝嘗入貢蒙賞費且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閭閻人畜多災疾下之神言入貢古天尊原中人掠居房中者官

切係與夷遠之同來果許貢當趨令一人歸報仰仰約東其下分邊民雖田塞中夷衆散馬塞外永不相犯石間從帳北鄰而縱橫騎南掠巡撫大同史道疏聞其事因言虜自弘治後不入貢且四十年而我邊歲苦侵暴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第虜勢方熾成心臣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取下廷臣奏議所以待之言詔兵部集議以開虜得命邊外延向城哨辛謂進止一日遣守整百戶李寶下報以虜酒席進伏之敵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飲虜衆有統掠哨辛刳其衣冠者俺酋聞而竊怒之遣夷使送哨辛衣冠還恩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平四

御史譚學夔以聞因請速定大計雖貢則後處當防不雅則近害立至且請多營兵糧遣知兵大臣巡臨調度相機發勦兵部議覆從之

八月虜由拒門堡大川整諸處入寇進屯朔州復移營而南直山西盤道梁趙嗣大掠總督侍郎葛洪言虜初屯朔州臣已遣宣大兵馬西援及賊深入親臨廣武調度弟被衆我寡如直下太原何以荷之乞將入衛遊兵三枝併保定勁兵二枝亟赴木鉢共奮戰守既而虜道輟至兵部以聞上計賊必出朔州詔將亟降兵追擊之先是虜酋達不天尊來求入貢上曰虜酋世調制給

我耳命東大臣德督宜大軍務廷議舉副都御史張珩
斯力辭遂罷去乃以樊繼祖往督金九十萬遣科部
官費理命祭石天壽至旗繼祖乃逸之去遂以我邊無
備報虜酋吉囊遂率衆入塞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
瑄山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之虜
遂入關繼祖主視不能救繼其深入山西太原遊擊將
軍周宇禦於太原北候城村力戰死虜遂入省城又越
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乃起翟鵬總督京師南
面及山東河南軍務既而吉囊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
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衆 上命孫社發兵
剿辦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五十五

虎援先給丁瑄查兵五十兩俟報明再加優恤陣亡軍
人各銀二兩繼祖竟不應援

二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請殺之以功受賞俺答
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餘萬降畜
二百萬衣履金銀器是焚公私廬舍八百區諸將勦要
不敢戰

六月虜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恨不孩於套中小王子
不及兒台吉駐蹕寧海上俺答料殺酋經朔州至廣武
天庇曉攻虜我兵敗績乘夜趨陽門沙溝堡趙嗣南代
州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掠擄王倫等率壯

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襲漢武場殺營南走
京師戒嚴先是兵部奏言頃者大同山西虜寇各至防
守事宜奉旨已行但虜詐臣測伺自宣府獨不邊外突
入潮河古北黃花密雲地方則責繫京師宜令薊州總
兵祖繼分兵駐紮雲督同參將王繼祖護伏古北等處
禦之併令遼東錦義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聲援通州國儲所積宜令東西巡歷兵一枝伏營即發
守通州至於京師尤宜戒備行紫則副總兵周繼遣兵
先成保定倘虜深入關南即調至涿州據衛京師 上
是之及虜軍朔州守臣以聞 上諭兵部曰宜大二員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五十六

屯成軍兵正爲山西盡輸餉離往者虜寇入邊殘害山
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爲故常失事已甚即今能協力戰
守俾虜大創而去則先賞宜大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
虜猖獗者必罪無赦

虜以數騎渡康叩關許斬爲大同鎮奉公役至者關人聲
扉千數奄至把總高向鈞中流矢死遂入延綏黃甫川
開城焚掠城內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

七月復召翟鵬總督宣大諸處軍務 上山賞格擒斬俺
答賞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親時俺答有台吉
呢輒哈哈河漢及族人高俊志李天章各獲萬衆趨太

原列營於河東西散掠上黨不降下邑獲賄賂尚未至
我師連營吳相攝觀望不肯就擒虜深入虜大衆駐平
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果險邊
擊虜掠男女牛羊禾稼通遼就大營結陣禦衆且歸
世忠等自低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踴躍力戰諸將閉營
不和援虜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
世忠世忠憤口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箭傷腰
下馬四面布戰虜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
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王則改寧道耶復上馬
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西虜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
關朝典彙卷之百七十一

官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督佛郎機銃發誠之
十月虜人寇初寇勝虜堡總兵亦永禦之不能入遂自萬
全右衛城垣擁入上以水鎮防禦不嚴切責總督尚
書翟鵬等仍令東西巡撫調士馬候報征之既而虜報
齊至京師成嚴兵部尚書毛伯溫成國公朱希忠給事
中葉夢桂御史楊本源及山西巡撫曾統等各議防守
事宜上令兵部檄二鎮士馬急赴畿輔視虜隨往分
布截殺剿擒之
虜破宣府入紫荆關詭遣總督翟鵬爲撫朱方等詔治
功罪臣
關朝典彙卷之百七十一

十一月虜寇甘肅總兵仇鸞總督張珩題撫趙錦等却之
大同順慶川平劉地擒板不獲部下官王三聯之詔以爲
事去之應加附侍文少師
虜寇大同中路毀真國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
犯熱鴿谷參將張鳳率其屬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旋
矢死餘衆盡歿越州生員王邦直初以武力之士應詔
至是見虜勢亦慮衆寡不敵守者促之且激曰若素以
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邪直耻之遂大呼入虜陣虜皆
易見其兵少無繼遂擊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
人力竭死虜乘勝欲深入總督劉萬達總兵周尙文各

還騎四出遼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李嗣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賜褒獎復陣亡總兵張
順順官贈邦直都指揮各廕子千戶世襲

二十四年七月西海虜酋整克乃北勝小十王部落因交
逃據西海已久至是遣其屬阿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差
內地總督府著張珩言整克精兵十萬若不得請必為
套虜所吞是猶寇兵也納之便但虜情詭詐難信宜令
整克親赴軍門覆審無異然後倘從其請仍令海上住
牧如故俟套虜入寇即於境外拒戰有功一體給賞或
計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典既以爲懷西虜又借其
順朝集卷七十七 北虜 五十九

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便於此者 上命相繼酌處仍整
糊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

二十五年五月俺答阿不孩遣使保兒泰等三人投番
文有白驃駝九頭白馬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
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阻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
款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祖石天爵事殺二人以首功
報總督翁萬達言董寶麼度賤卒裝法貪功使說物示
託繳幸通款即不許納善詞以違乃誘而殺之何也董
寶等滔天之罪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謝之塞上預彈
其蓄惡構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應宜接兵待受

歲下所司

八月虜入陝西總督侍郎曾銳請復河套

十六年俺答求入貢總督侍郎翁萬達言俺答乞貢請
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疏奏虜自火節作便貢
禮察歷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虜人肆巨剽之謀
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請豈可輕
信墮虜計中恭劄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澤潞
甲辰由宜府抵紫荊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遠遼東遼
炭我疆宇殺畧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藏醜虜以雪積
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或
順朝集卷七十七 北虜 本

秋之歲計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幾
貴於先屆軍令重於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
防禦 上曰逆虜連歲寇邊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
邊嚴兵禦防如有就異處以極典時陝西有復套之議
將督兵出塞實事者主之故力緘貢議云

十七年三月俺答乞入貢總督左都御史翁萬達奏
俺答投譯書求貢 上命拒之既而萬達又言俺答請
內求貢不遂既雖有憤聲將糾衆聚兵待時一舉即全
撲捉賊兵在謀漸逞而歸人俱報請首納以祈貢爲宜
介之轉達邊臣職在封疆奉有嚴旨計惟戰守豈敢仍

復難起但兵家之事必察技已廢利害勢恐懸殊難施
連大半數十萬雖其暴悍則非增整兵敵可抵伏乞胡
謀從長遠斷得邊臣遊以便宜從事 上曰朕以邊國
重寄付萬達等自宜協力防禦胡乃屢以求貢爲言其
令邊商旨一意相絕嚴加限制違誤重治之

是年秋虜入大同盡萬達策虜遊鎮安堡使堡兵趨御駐
馬房祥文獨石禦寇制悉兵走獨石勝遂駭長安衛掠
產永得利去詔罷御堡萬達修二城

十八年 上諭輔臣嚴嵩北虜累年入犯我 皇高祖

考歲一驗起今知邊塞一行可嘆嵩言皇上聖謨宏遠

則朝典彙卷二十七

北虜

本工

狀上法祖宗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此只嚴督將臣守
禦自可無虞邊之興歎不必盡同於昔也 上然之
二月大同偵卒言獲寇等糾集將去由舊路寇宜府總督
翁萬達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尙文代趙卿至是虜果
以數萬騎犯宜府滿水崖指揮江滿獲勝禦之戰死虜
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向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參
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起
持未决次日復殊死戰斬首四百餘其旗氣遂沮會萬
達督同各路將姜繼然等自懷來順風鼓譟虜以爲大
兵至遂結營東還宜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出關又

敗之於大溝泥遂與向文等分道追賊虜復制夜追萬
達以捷聞議者以爲數十年間鮮此戰功 上以勞績
可嘉命加尙文太保擢萬達兵部尙書仍督軍陞陞貴
諸將士有差錯賜等各優恤其家仍爲祠祀之

五月虜犯鎮羌等處先是套虜自西海還掠永昌鎮羌等
處甘肅總兵王繼祖等諸將禦之至是復犯鎮羌永
昌鎮番山丹等處總督王以旂督參將蔡勛遊擊馬宗
捷等三戰三捷前後斬虜首一百四十餘獲馬畜夷器
無算兵部錄上其功詔賡以旂子加德祖都督同知甘
肅巡撫楊博副都御史俱撫鎮如故仍賞銀幣勅獎

則朝典彙卷二十七

北虜

六十二

間七月虜入宣大又入慶寧遠陽由樺林兒至松樹墩潰
墻而東犯大同左右衛及威遠等處殺掠塞五十餘所
八月虜入宣府大同塞初虜匪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獲
殺故乃縱使剽掠且射書來以爲許貢則當約東部集
令不免邊不則秋且入關奪掠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無
我兵稍修言詞築塞有要挾意與前遣使情狀殊異至
是果復來由樺林兒至松樹墩各陷門潰牆而東寇大
同左右衛及威遠諸處攻殺堡寨五十餘所給事中胡
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大同修築邊垣甚固今乃虜得
衝入請治其罪 上令巡撫參覈以聞

九月虜寇廣寧遼陽及宣府憲先是謀報俺答率衆入邊結營東向勢將深入兵部尚書翁萬達乞申勅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遏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上令督撫諸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至是乃入寇廣寧遼陽及宣府塞備禦官張景福及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事聞諸給景福等營差銀令有司查議卹典以聞

二十九年虜由宣入薊朵頗導使由三衛入薊督言其寇落漸著花營屢求添兵犯兒孫勒快北虜以恐中國自朔守中撫賞過盛蓋若非望今虜由古北口悍言不知國制典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六十三

縱其深入宜於黃髮至宜謹使知悔懼

六月總督侍郎郭宗輿領將大舉奏徵延緩寧夏保定各邊兵戍大同從之俺答率衆數萬潰入大同塞計伏精銳路谷而以羸騎百餘餌我兵偵卒信之走自總兵張達達索以果敢頭微兵未集達率麾下卒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葉刀死諸師休森聞達被圍不介焉而馳援達不克亦死之得二將首輒引去意不可測事聞達宗輿等罰治有差

大同人趙小拔者獲役點邊勝嘉靖己酉夏以守臣達至京覲我虛實與成春小拔去虜中久之回言虜謀甚

請撫鎮用一妓詐綢總兵女送俺答求和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拔逃走從虜糧軍數招之皆曰直至京城正陽門外始與兩等再相會是夏虜果大至

起發威寧侯仇滄爲總兵官加宮保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據聚至爲私遣其黨賄義以重賄結薩谷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無重關出外即虜境所持蒙額三衛爲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廣利入貢賄賂爲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來三衛稍驕心多結連北人步牧虜由其境入犯而三衛反陰爲嚮導云凡宣院使虜東乃作奏探知俺答科河套吉囊子銀台吉及達東達子入寇東行特犯獨石云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六十四

巡撫明天都御史王汝孝奏五月中薊鎮邊夷首猛可等犯馬蘭谷鮎魚石等處閏六月中又犯河防口等處官軍前後斬首共一百二十一級乞褒賞有功官軍及發師死事者兵部覆汝孝疏但盛解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之罪宜命巡按御史體實以聞報可是役也汝孝憤朵顏三衛諸夷索賄無厭嘗由境撲滅之諸夷以此蓄怨數入邊邊再失利去然後遂通達北虜至八月申由古北口潰勝而入蓋諸夷爲之鄉導云

先是虜犯宣府大同總兵仇鸞引兵趨懷來宣府總兵趙國忠亦趨赤城上嘉鸞忠勇特令兼將各路客兵而使國忠將本鎮兵勇之虜既犯宣府不得入遂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鸞忠所部軍居庸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竊動鎮臣議以便宣應援或隨賊捍賊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上所命延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爲然請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上令鸞暫住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與州報至遂詔發諸堡居庸關開營入援命汝孝嚴兵守薊鎮兼守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北虜 方王五

八月虜攻古北口延撫王汝孝悉東禦之虜乃伴餌衆經戰跡而別遣騎騎具鐵鑼候察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虜衆悉大圍順義弗克遂長驅入內地虜逼通州初巡按畿內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議賊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善吏民城守收漕舟楫泅河西勿使爲虜用及虜至通州以自河間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二十里張山波口諸處分掠雲懷懷三河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忬夜爲蹤蹙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於總兵提督家不令山伍

素武庫甲仗車馬器械餉賄不時經久之不能領本與丁汝璣以屬上大怒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皇城四門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便驛傳總督之移旗牌令以軍法從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閱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城郭間使令四方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上猶慮不固徵召大同總兵仇鸞領兵營居庸關禦虜徵勸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奏釋繫獄將官戴綸等給以兵馬聽總兵調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北虜 方王五

虜警急奔走入城宣令兵部同鎮派衛五城御史加意巡撫內有驍勇可用者即召募爲兵既可充實行伍而亦無亂一端又聞兵部欲發兵城外竊營蓋爲捍衛關廟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反挫民心而關廟竟不能捍衛宜急召仇鸞兵入衛合衆督城外劉綎將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應變相倚援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上皆嘉納之

詔以威寧侯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勦王師諸兵營先駐師居庸故舊傳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保定進

撫番中諭亦以保定兵五千至人心稍安既而河間寧
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
人上嘉勳王師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使躡虜衆即
軍中拜韓爲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紫衣玉帶上尊
千金又賜密啓封記口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
守邊爲兵部侍郎提督國營戎務駐師城下以衛京師
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所調營兵懼見敵驍之出
皆泣下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擄入過日不絕多被
血淋溺至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勳王師間受印馳
至未及報檄制下檄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

移往復越二三日軍上始得數餅何勝糜糲粟則糲粟

糲粟皆無所需故士卒饑餓且甚陸炳因言戶部不預

計軍興糧餉不支士多餓死上怒令奪尚書李士翱

鳳下諸官職戴罪辦事

虜酋白河東渡歸水西北行大掠村落民居焚燒廬舍火

日夜不絕至東直門統御院內臣八人以夫知民扶傷

戮血巢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動聲徹西內上倉

啓門罪納之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

六門外勳王諸兵無有敢擾其鋒者
切虜統御院內臣楊增去不之獲見虜酋飽客踞坐穩擇

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乃即令增持書入禁
及啓書參役譯求入貢上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及禮
部尚書徐階對於西花因出虜書示之上曰事勢如
此奈何嵩曰此於食賊耳何足慮嚴階曰虜在城下樂
火殺人胡止云徐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
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焉出諸袖中上曰事何
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惟聖裁之上曰
正宜商議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嚴守之備一無所
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上曰苟利
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焉
一有不應從者奈何上默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
如何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
且無臨城會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費番文因
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叛兵皆
至我戰守有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今再集羣臣
議通貢可否日午羣臣畢集階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
人人貢許之則饒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率制令各
書所見奏請上裁羣臣相顧莫敢督時司業趙貞吉
抗言曰此不必問後生儒夫脂不解事萬一虜書可許
則三千人入城恐烏蠻驍牛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畿

德營關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惡聞計之入百此何城
下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數
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羣臣俱以爲不可奏
人乃止時將向夜上望見德勝定安門外焚火燭空
大震懼問中官稍精道趙貞吉及毛起語乃曉至召二
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
案故都督周尙文賜祠錄後釋給事中沈東於獄以作
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賊以平昔諸將多日有功耳今
誠得首功一印予百金扣金不十萬勝且盡矣因求爲
御史佐軍務大學士嚴嵩請命貞吉資金出城論罪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六十九

首上亦莊貞吉言選擢貞吉左諭德兼河南道御史
予金五萬兩稱部出城宜諭行營將士傳新虜首
吏部尙書夏邦漢等陳十八事作請教統等陳六事給奉
中俞樞等陳七事御史黃汝桂等陳五事大畧皆請錄
用野能申明賞罰請補營應調補之士譚察關南入城
之民修大政以備倉場松德音以安反側上採行之
上邦謀議謂人心洶洶之時非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
以聚衆望振揚威武統等謂松德之際諸司表表潔繁
恐傳答不時因而誤事汝桂等謂守門大臣不宜閉門
隔絕內外等介急辦援兵無糧增設塘馬於蘇州等

處飛報軍情皆部議所未及云

命總部尙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以虜未至毋輒先閉
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輕勿怯銀五萬
兩於密雲二萬兩於昌平充客餉

時書報日棘有言處遣細作潛往京師謀燒各馬草者
給事中王德泰以臺基殿等場積草半散有馬官軍半
令立場商人搬入城中准其上納之數餐壩上等處御
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勸嚴備五城譚察非常仍遣重臣
會題倉御史守通州大僕寺解到馬匹無論已未校文
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投馬即爲錄用軍水回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七十一

者發通州守城翰林科道有能者計欲以上聞者雖
上嘉納之
通政司樊深言咸寧侯仇鸞與寇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
非士不用命乃主將怯避邀功上以深各信陳言降
攻仇鸞削籍爲民
命仇鸞嚴陵嚴毅仍令搜捕近京羣盜乘機剽掠片
上御奉天殿命禮部尙書朱勛諭至午門鴻臚官宣示羣
臣曰今虜尚背叛入侵畿地諸實事之臣全不委身任
事曰上不犯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若遠臣勞

竊聖言以濟已欺懷不忠至此尤甚何無主憂臣辱之
忠敢爲上行下效之肆朕中夜思之宜親處分贊輔太
臣日夕左右頃未有漸於事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哉
天育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勤且有我正朝大內恐噤
朕躬沽名市美非黨即戚奸臣敢欺君父各謀事大小
諸臣便一一指名著實參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
心國事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
再加吾輩視道以軍法行刑

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肅時 上始出御殿降朝

勅責陳大臣違違官憲臣出就午門下跪匍匐首謝竹

鳳朝集集卷之七十八

北虜

七十一

懷計有所虞春門且下健乃勅遣官榜遺繫駐守通州
都御史王儀應劾都御史王汝孝奉京師訊及儀
至以畏懼不職削籍去道汝孝使者道梗未達汝孝復
新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被論戊初儀至通州命管兵
屯戍城外而自開關臥帳中會化竊引兵至蓐少却響
此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弟係令人擒獲下獄死者十
數入營兵大肆欲甘心儀應劾御史上其狀故遣治之
遂起遷巡按御史王付爲會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起原任總督尚書楊守禮總督宣大侍郎劉原清兵部侍郎史道副都御史許論等於家各起赴京聽用時

衆滿城 上以丁亥襲舉精周章諱責之吏部言欲
安撫須用大臣曾歷邊方風聞兵畧者因推守禮等名
上渡獲不自安乃請射甘諸將出城禦虜以侍郎孫應
奎專管督餉隨軍給散

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達時奏舉將材因言九門表閉不便
軍民且示虜以弱各處調判官軍請給勅巡視大臣給
以軍器資糧督之出戰但有能奮勇先驅者即小挫勿
論城中坊舖軍民往往乘機爲奸宜重繩以法 上是
其言下所司議行其閉門一節已有旨令該兵加意盤
詰何乃不遵役入者無聊出者盡棄是何心耶今安至

鳳朝集集卷之七十八

北虜

七十二

已五日戶兵工三部官兵糧器具漫不經理其各分限
衆以聞京城門閉民避虜至城下者俱不得入號呼之
聲直徹西內會爲等言及遂開門聽民出入
遣兵部尚書丁汝襲下解獄 詳兵部
先是虜騎至安定門 上命特都驍守謙與保定朱舜等
併力擊之惟等見虜勢盛莫敢前守謙亦以兵部未檄
調爲詞時京城外西北間火光燭天內臣聞它在焉相
與環泣 上崩將將帥不力皆爲文臣所制故虜得至
此 上震怒曰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生視不出一戰
且朕親降旨起之應援兵部豈有不奉行者何得將部

撤來至漢家自全遂捕守議同汝漢至庭鞠之以吏
左侍郎王邦瑞稱其部事都御史艾者澤作領守謙兵
給事中俞賢等劾奏商賈丁汝襲師中王尚學等禦虜
策當治上曰丁汝襲李士錦謝松已有旨謝王尚
學俱革職嚴罪候事等議處官有耳目之寄畏縮不
肯早言但事推委忍心習主且極恰不御正朝廷奪權
一年已御史邢尚簡等亦疏劾汝襲等及巡撫王汝孝
總兵畢希韓盧鐵得報汝襲等如前自汝襲等命錦云
希是官抄械繁之仍責尚簡等恐心畏縮不早糾
發兵部尚書丁汝襲侍郎楊守謙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七十一

論德趙貞吉初獲金酋賊實謙就民居教金於仇竊所營
曰吾軍與虜通安能斬所多金不之罰虜且引去貞吉
計無所出趙獨謙諸營而還比且復命謂貞吉征逐
且迫論其申理問尚文沈束於是上怒命廷杖之謙
為漸與史初貞吉廷議盡逐其諸酋其酋苑直中肅不
見貞吉怒此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貞吉曰公
休矣天下事實餘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
天下事謂開水渠乃保薦貞吉使山城資銀勞軍是得罪
虜漸退先以其權重去餘衆引為掠京城外欲西奪曰
羊和出此營率諸將兵尾之彼向羊守將扼險禦之不

得田補菓牛羊婦女闕下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奔與
竊軍遇發不意虜逐金奔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戰而
潰死傷千餘焉幾為虜獲以裨游賊徐仁救更虜長
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
虜入橫嶺口趙懷來出至邊破其又頗魁梧重皆不能軍
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追但尾送至石匣
城穿家口古北等口而返斬道雅弱八十餘級云許
剝死虜及平民首級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七十一
京師解嚴侍郎王邦瑞請嚴防路等之御史李光洵亦
言今大雨彌日京畿千里之內泥淖竟尺虜馬難勝大

投莫施請至詔諸將乘便巡擊務使虜大挫而歸以弭
後患上然之趙道師中江晃董慈中等分詣諸將營
督戰仍命兵部發兵戶部松糧餉工部發需械太僕寺
發馬匹各不許怠慢
上諭附臣曰昨入寇之應華人為多外城之臣敢行我前
帶信生觀城池可賊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豈萬天
豈不怒為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
可更以好武為阻惟時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
來貞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糧為要務等示戶兵二
部臣知

上諭保醫曰卿勿忘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寧胡虜三千里乃可強討言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掩襲 上又諭云卿昨陳之疏具悉卿忠但機貴於密孔聖大義當復對事以審成亦以豫立乞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界之名凡宜大驚遠偏關延緩等處臨節詞以便充調人馬臣於十二月中前赴大中之地視虜動靜以爲進止慎重保固不貽 皇上北顧之憂 上嘉優詔等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議方畧部覆 皇上以神武不世出之資深惟社稷大計義師動順足以應合天人所謂仁者無敵事在不疑也總兵仇鸞觀變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七十五

決策諸行所奏經畧調度等事臣等已令戶工二部計處兵食簡閱器械先期給之仍請特差大臣一員前赴勸鎮督導得擇以昔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關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征討爲上爾等既集議念國原當預備事宜所急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上諭內閣云昨胡氛侵內深入雖荷天佑不日自退然欺上之罪未明近日士虛以及宗室亦懷忿恨非朕私也且賊未至之前數日朕當以虜事問卿元輔轉謂嘉兵不解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患談武備今若以賊已去又不經心後患必欲滋甚要當請求征伐之大計勿論犯

否庶可申我中夏之氣衆卿等以爲當如何乃可又諭云今若直搗巢而蔽之未爲無名所挫食居一兵居二也縱有財無粟何由給額大豐三五歲斷早潦之災食足兵雄乃可知 皇祖時長寧三千里虜便欲大伐祇恐未得暗耳虜既未遣大挫必復欺犯今且以此爲是二諭勿移示諸府部科道令皆曉服諭

冬俺答復叩宜府邊求貢 上命集廷臣議皆言虜逆天犯順法所必誅爲中國計但當整飭六師爲嚴守之備徐察效順果出至誠然後議之未晚 上然之命所司一意整集兵馬相機嚴守不得輕信弛備勿虜既歸會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七十六

疾痼人畜多死所殺皆歸部落稱中悔仇鸞懷且復至陰使人暗以開市至是上書求貢云歲軍供需諸駐師宜大開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往平虜以舒春夏之氣乃班師入塞以備秋防 上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侍郎史道尹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虜犯順深入如折震驚度勢甚毒元元應實登請罪在不赦 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難修如婦者身任其事決策諸行除兇雪忿千載一時臣等會議俱如婦議即令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諸軍前臣應奎等之職精利器械臣松

等之職皆當矢心協處先事預備此及大岸庶不致
迅雷之下虜將不及掩耳矣 上悅從之於是命戶部
大括各處積貯及歷年通貢以備軍興

仇養帥諸鎮兵出宣大特言孽虜久不敢出塞乃稍至近
境夜襲虜所老弱數毀無功而還寇自勦置不問

三十年春俺荅使子脫脫入塞下求貢督臣補佐以聞下
廷議遂開互市

六月大學士嚴嵩言近見大將仇鸞奏據報達賊約會入
寇爲欲自顧京營兵以迎賊戰却將邊兵分遣於附近
追勦零賊又欲聚民間大車載旗幟隨營應用及許軍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七十七

馬食民田禾各一節區等備推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
餉都御史預備糧草分處已定今又令戶部官解旗
隨行徒見事體稍擾至於縱馬食民稼尤非美事古之
名將行軍紀律有取民一物者卽斬以徇軍令處過田
苗食盡不可下此一令又今歲調到邊兵以其慣經戰
陣小頓入衛京備戰今却遊邊兵出外地以待客賊而
用京兵兼民兵爲正營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喻其意
云何也伏乞 聖裁擬聞

七月禮部尚書徐階言頃見僉督劉至邊兵俱分布在外
而京城四面列營者惟京軍城軍此屬雖可距守未能

出戰去秋虜以遊騎直薄城下莫有向之敵一夫者

所以肆然復謀入寇也及今不一制之觀令得意去

本虜患豈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

械率家丁赴京願報效者其人馬悉號壯可使乞勒

視車門大臣悉收錄在官結伍團操有如虜賊大營與

邊軍相持於外而其遊騎仍如去秋薄城下卽相撲

遣截殺有功照例陞賞庶可少挫逆虜之氣得旨允行

初華人蕭片王得道喬源丘富等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

好俺荅以爲小酋丘富殺虜以火食起居虜帖之餽

有難虜不敢居乃築板升^{華言}是時馬市甫畢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七十八

有虜騎先左衛者原片等恐虜與中國通不利於已乃

賄俺荅左右俺荅亦爲其所恐作耶史道竊踪跡白蓮

教諸妖張華龍等五十餘人誑之并執片源等妻子俺

荅頗利中國市亦不悅片等弗請遣會有旨命偏歷延

寧經理市事遂以其事上聞請百方購取妖賊無從聞

虜中以養後患仇鸞言當重爲賞格傳獻片等者予百

金因遣暗義哨俺荅以利誘分執片等爲信俺荅以爲

然遂擒片及王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稍降

驛書致道所轉聞於朝其喬源丘富等三十五人俱走

匿道乃收片等於大同獄分遣捕官卒捕梁寬等不

獲已片等俱陳於市傳首九邊

三十一年正月虜寇大同塞先是虜叩市大同巡按御史
李達時為部禁非時開市叱去違詔通事於獄至是僉
答遂縱賊入掠一犯殺濟營李寨參將尚夫守備劉勳
禦之皆敗再犯則山墩諸處遊擊李桂等棄其軍遁警
報杳至達時因上言虜寇敢於歲初肆衆入犯僉答之
約東全無馬市之難庶難持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
意討伐乃帝王恩威並施之道宜行宜大勦逐各總督
鎮巡督合將士合兵征勦仍勒京營大將佐領以兵並
征毋得隱忍顧忌致成大患 上曰虜賊非時擅開軍
關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七十九

兵不能防禦雖平日專恃馬市全不嚴防故耳自今一
意嚴守毋得仍前輕重

二月 上諭兵部廣濟變許反復不一為今日計惟有太
振軍威用張殺伐庶舒華夏之氣向書趙錦上言大將
仇鸞領各邊兵入衛六萬八千天下精兵無以殲此寇
大戊卒又十有一萬大振兵威用張殺伐此其時也若
復觀望依違坐視事機臣等萬死何足謝罪竊鼓勇奏
功以副皇上眷遇之隆則在大特為所當自盡耳 上
曰兵馬既多即令大將分布還勦勿誤機宜時傳假
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特通市不為戍守而大同總督

徐仁復驕縱辭言既與虜平無庸戍守恣意廣削為
業計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拒虜殺者抵死以
故虜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輒貢貢市有司屢報惟謹
其殺戮者變服入城奸婦婦女莫敢誰何至是虜衆萬
騎入塞抵懷仁縣管家堡大掠居民總兵徐仁副總兵
王懷邦參將張騰遊擊劉潭京營左遊擊孫繼各推兵
觀望不為進剿潭又陰遣騎卒即虜常路衝中軍指揮王
恭率所部架虜戰於管家堡力屈死之虜得利遁去繼
督侍郎蘇祐上其事 上命兵部偵虜衆多少亟以聞
代府使陽王充然上言總兵徐仁特虜與平股創軍削及
關朝典彙卷二百七十一 北虜 八十

至有聲稱疾還劉潭勾虜通市妄稱貢馬巡撫何思
不察虛實誤聽昌鶴縱虜出入醉飲解餘虜欲脫大
肆剽掠租於通市反禁傳報大度邊防莫此為甚巡按
山西御史李達時亦論劾仁等而指揮王恭素著苦節
臨難致命宜錄祀贈賚以勸忠 上命諭衣官抄給
繫徐仁張騰劉潭等來京訊治何思創給為民奪王都
懷官發宜府立功自贖王恭忠可加予其附都督倉事
任其子為正千戶立祠祀典禮部議行
三月定遠右衛軍餘徐打成被擄逃回尋叛入虜至是詐
充冗力其山衛指揮納兒齋勸書馬匠入貢事思伏誅

仍沒入納兒原勒及所進馬

四月仇黨偵獲虜衆數千住牧威寧海側富利虜少欲襲有其功乃率各營親卒及糧輜綸等統衆萬餘夜馳二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衆突出虜等倉皇退走殺傷官軍百二十六人斃馬百二十匹殺死旗丁二十八人竇等奔遁於途斬殺零騎六級上疏言狀且張其功伐兵部覆言斬獲甚少損傷衆多難以言功且出師伐虜與倉卒遇敵不同亦不可以血戰論也 上曰斬獲雖少勤勞宜錄賞賚白金五十兩紵幣八束給等各賞有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八十一

虜酋把都兒幸受版圖錫義訓知有備乃乘虛入犯破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指揮姚天讓等力戰潰圍不克皆死指揮王相問報統所部兵四百人赴之與虜遇於寺兒山大戰獲時相被大創千戶葉廷瑞調圍練卒百餘佐之相與創欲復戰或曰虜克解如斯爾以寡敵衆之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爲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明日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嶺峯山旁悉衆來相殊死戰左右夾擊身復被十餘創而死廷瑞面受數箭仆於地次日乃廷餘卒緝獲虜即日引去總督遼東都御史何棟以聞 上嘉相忠勇贈

都督同知任一子正千戶

時虜數入犯議者咸咎馬市非計仇黨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將營兵由邊徑正其罪 上以嚴嵩言寤或知虜有可乘之機宜從其請令相機勦殺然須擒斬虜首方爲上功 上不許乃下諭曰若春賊無勞勦行第遣將調兵逐勦是時竊賈無意對賊第爲大言自解嵩見讒橫誕徒以 上寵信深不可問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短非爲國家深遠計也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虜導者多今春如此秋舉必然爲去須一大創始可輕其侮然必勿守何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八十二

如兵部以示警備向在 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及是督兵至邊畏縮不敢動嚴嵩既與竇相失乃言竇不戰非計故 上令兵部傳諭之然自是亦漸覺虜不足恃矣先是遼東報至仇黨請行邊奏乞兵局工三部侍郎從行兵部主徵發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隸爲募府自布科條煩碎徵苛動以軍法爲言上俱從之竇以衆頗三簡導虜寇邊欲乘虛搗其巢穴總督何棟以爲不可貽書勸止六月諜報虜欲寇蘭州寇將當出禦虜適痘發背至七月邊報急寇氣弱不能出師猶顧恐大將軍印不欲辭乃請與表出部免陞

隨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十月宣大總督蘇赫與巡撫侯鏡總兵吳瑛協謀出塞擊虜虜酋俺答及把都兒等合衆逆我師投指揮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急欲祭自衛遁歸塞言官劾論詎等謀謀害師兵部覆言大同兵威弱虜勢益橫今各官親冒矢石搗巢犁庭雖未獲全勝而深入力戰以寒虜表之膽似亦可嘉宜寬其罰以作士氣上從之仍令優恤欽等七人之家以爲死事者勸

三十二年二月虜入大同口參將史畧死之

三月虜寇宜府時虜數萬騎由青邊口入犯進擊孫邦丁

北虜

八十三

三

碧與虜遇戰却之邦亦被創尋又寇深井堡副總兵都出戰死之事聞上嘉邦君奮勇解敵俱賜金幣以卹死事可制師典如例立祠致祭

五月虜犯遼東上榆林堡副總兵岳懋德督兵擊之虜走出塞懋等追奔四十里及於小長山斬虜四十餘級事聞命賜懋德金幣

虜入延綏塞副總兵李海死之

七月俺答把都兒等入寇分道由大同弘賜堡等邊境合衆卜渾源州東犯靈丘廣昌諸處時總督傅事賈應泰言各邊間諜不通每虜入寇不知向往是以無警上生

敗事夫虜將內犯必會衆聚兵駝肉駝馬得勝祭旗

北虜

八十四

四

所驛乃以驍騎來戰殺虜王兵其衆分道自廣昌紅沙披石門略大金井諸處遁去是時虜氣甚惡中外戒嚴京師懸庚戌之憂人情洶懼及鳳玉力戰退虜事聞上大悅不俟勅報即加都督僉事賜文綺

小王子入宜府寨抵赤城大掠而去

九月俺答率騎萬餘由大同平虜衛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趙時春帥馬步軍自出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謀報虜騎有二千餘捷擊可得時春擢甲欲馳李沐以虜悍役未可易戰時春不聽乃援聲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鼓譟而來沐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乃

與其子松俱戰死全軍皆沒府奉發一墩守哨卒以役引之而上乃免虜尋引去既而錄沐功贈少保左都督子松贈指揮同知賜諡立祠如張達例

十月虜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通於京師上慮與虜事變日肝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總督蒞邊侍郎楊博報甲衆賊督諸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上大悅即軍中賜博安一襲帑帑金一萬兩賜其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勇氣益倍與虜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卒持火械夜數入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北虜

八十五

其督撫之虜竟冒弗得忠倉皇遁去事聞上大悅進博右都御史任一千總衣子戶時虜患益熾朵顏挾之以恐中國索賞不時額驍不給守臣秦蜀山海關稅銀時遇卒出塞輒鑄之末取贖諸將荷異無事欲軍資賂之知不與則殺所將者御史蔡楊金以聞部請於撫賞時宣示威德名則閉關絕貢詔可

三十三年六月虜衆數萬入大同塞總兵岳繼出禦力相而死全師覆沒詔遣總督尚書種福巡撫侯鏡等下詔獄問總兵少師左都督種福總兵子立祠祀之

十月虜騎數萬入熱州塞自二十七日薄城急攻四晝夜

不克乃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進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連亘數十里總督楊博募死士執銳潛入其營中夜齊焚虜衆驚擾徹旦乃解去

十二月虜寇大同塞總督侍郎許論延撫都御史王忬錄兵擊走之捕虜首百餘級牛馬橐是詔遣忬兵部侍郎徐賞賚有差

三十四年春虜犯馬蘭驛參將趙傾葵等戰死總兵周益昌來援虜退

八月青邊口參將李光敬戰收虜執以索賄先啓馬虜死七月馬邑生員張惠自虜中來言俺答永邵二部部兵可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北虜

八十六

二萬六千叛人丘富日夜導虜爲釣梯攻城造舟渡河靜樂等縣妖人盧山佛及應州巨鵠等陰爲內應欲奪左右威遠三城自立爲主以授俺答入寇總督許論上其事請優錄惠以爲歸義者勸而悉重賞購虜首及叛人等疏下兵部議立賞格能斬獲俺答把都兒辛愛等大酋首級來獻者封伯爵賞萬金殺以坐營生府僉事官斬獲丘富周原者不問首從授指揮僉事賞三百金斬獲呂廷恒等者甘功陞該三級賞五十金從一級賞三十金如在虜華人及丘富能悔過斬大虜來歸附實如例或東身歸正亦赦其罪而錄用之仍宜惠於近衛

番軍門委用 上從之以惠爲鎮撫仍賜銀三十兩
自五月爲虜所獲僅答介其主事馬精因知其數又嘗
送丘實營稱得其謀在虜中凡二月得歸

王忬以侍郎總督肅遠甫至虜酋打末孫黃台吉機變殺我
薄古北喜峰諸口忬即徵兵拒走固大集將佐討戰守
諸利官已而林八事上之曰列戌守險難駐據險要專
責成明偵報張兵聲恤主兵撫屬夷俱報可行乃以副
總兵吳佩遠東總兵戚繼光鎮總兵周益昌副總兵
魏業及總兵趙卿李賢等各統騎步諸兵分守冷口馬
蘭等墩子石塘嶺及渤海紫荊關馬諸關隘而自以精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八十七

兵居冲應役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兵就險勿分彼
我畧所以爲防禦計殆無不至初朵顏額駙泰寧三衛
屬夷爲我外臣然往往爲虜首用迨之則與虜一厚遇
之益驕縱掠虜啗喝我久無良董行孰計其使令鎮巡
諸官以將胡胡粉之屬賂納其妻孥慰撫備至又約胡
遠各總兵官以六月填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
絕三衛夷稍惕服復爲我用矣

虜大舉犯宜大山西參將丁碧力戰死參將馬芳以家丁
夜劫虜送出塞

九月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率衆屯饒來川攻南塘兒

黑街塔大石溝諸處忬督兵拒擊復走之事聞進右
都御史仍任一子千戶併錄宣大功加忬許論太子
太保餘有差

十一月打來孫等據衆入遼東塞殺掠義州諸處居民總
督王忬復拒擊走之迺按御史上言地方被殘宜懲究
總兵官戚繼光副總兵魏業都御史趙卿李賢等力能却虜情有可
原 上從之置不問

三十五年三月詔蘇虜酋王青等初虜入山西生得漢人
數降之略以厚賞令詐爲口外饑民行乞入邊偵我虛
實故虜入數得利去至是德若謀犯邊先遣降人王青
等入偵而按兵威寧海子待之會青等三十二人俱爲
山西三關運卒所縛悉撫王崇古上言狀詔誅該青等
賞崇古等銀幣有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北虜 八十八

十一月虜衆十餘萬入寇遼東鎮靜堡諸處總兵殷尚賢
追擊將軍閻恐官帥師出禦力屈死之亡卒千餘事聞
贈恤有差總督王忬奪俸數月巡撫趙志皋奉旨二級
叛人張邦奇衛舍人與丘官開原趙令李自發等先後叛
入虜虜居之版升富最用事日夜殺虜治攻具聖田

積粟收智士與謀我邊民點知書者雖歸腐僉若金
宣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旣脫地令事鉅獨御史李
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令副使楊順計殺詔給
順萬金毋問出入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及
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隱虜與浩共謀富
富問衛生計安國爾與歸就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
大用乎公言官方急公宜坐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聞
富曰中國斯若歸且遣之食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佑內
應攻大同勳逃歸謀復弟贊適邦奇挾虜騎至邊索所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个九

獲倭刀鐵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佑好狀俱伏誅論功
陞贊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廷美浩家
三十六年春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及其子守義皆力戰
死之
四月打喇孫等推衆十餘萬入薊州總林口險赴出營陳
河掠永平諸邑副總兵蔣承勛率衆禦之收死越二日
出境贈承勛都督任一子正千戶

俺荖入宣府塞殺衆將那飽等
九月虜寇馬門塞虜衆二十餘萬破應州四十餘堡攻鳳
陽副總兵聞之兵應援砲聲楊順見以爲失律當坐

乃縱兵殺避虜民婦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罷去
十一月虜酋辛愛美桃松率衆降辛愛德蒼子士馬雄燧
諸部且克復無賴北邊畏之其第三妻桃松率衆與部目
收令哥通辛愛德燧收令哥令哥懼求降於總督侍郎
楊順順自謂爲有功以夷男嫁之嗣下辛愛德弱事
索不得乃攻燧諸燧德累遣順懼上言虜情巨剽欲協
朝廷歸之未及決俺蒼子黃台吉點虜也請言以我族
人丘富易桃松率大同巡撫朱爰請從長計處以弭邊
患於是遣桃松率衆大同巡撫朱爰召諸歸察視燧裂之
亦知順無能竟不執送丘富而攻固右衛益急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本
三十七年二月虜國右衛日急至者遊衆道路梗塞烽火
斷絕總督楊順上書告急副總兵尚表獲運入右衛康
復通報國之數重經月不解夏被御史路楷亦言右衛
城中併進而食移屋而費勢甚惴惴危在旦夕上聞
而大駭令戶部督幣銀十萬兩亟遣才幹司屬督運濟
之時度支告匱尚書方純等憂懼不知所出請令工部
錢糧分其半還之本部以濟匱乏上切責純等謀國
不忠明日純謝罪先鋒太倉銀五萬兩及紫荊關新
倉淨關客兵米二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至大同以
濟急用報可乃以郎中謝教督運大同

四月侍郎江東巡撫楊遇慶兵疏和勸集王各兵數萬圍
郭而進府聞大兵至悉拔帳北進東等遂以是日入右
衛城所運糧凡四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老稚婦女
皆感泣呼聲震地以為再生連歲大同以守者非人唐
視為往來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謀處其地 上心憂
之凡勅松太倉銀歲餉外以數萬計額為守者交關當
路侵寇略迫而邊民所沾不及十之二馴致勢不可支
則倡言宜大可索以誰聽聞既請開右衛急 上屢問
計於輔臣葛嵩意欲棄之而強於言乃對木兵許論謂
塞事請降諭問之論阿嵩遂言右衛遠在大同西北派
關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九十一

入虜地異日所以得安由東西壁塞關路策應之也今
墩堡悉毀於虜遺一孤城於極塞外故虜一圍困即聲
問隔絕計非重兵環之虜不肯去即虜去而兵無宿糧
計必速散散則虜必復來今為永安則必復該衛兵
馬原額以今地方荒歉為舉賜資計其糧餉非五十萬
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雖孤懸廣
地猶可保也論蓋被為難詞欲 上自棄之 上問顧
益憂念及設措餉發兵援之虜等引去右衛以存
辛愛國大同急起楊博督宜大博至國已解尚表奏官軍
失圖新寧一生獲八八內有總督孫及都督陞表都督

余事

先是二月六月虜二次寇遼東總督王忬撤故都督楊照
破走之錄行一千入國學累賜金綰至是大廣於文土
蠻黑石灰諸部十餘萬衆駐大嶺場以備兵七千騎
界嶺次垣將上忬將崔朝擊走之又寇前穆嶺總兵
登拒走之又合衆寇嶺西諸寨總兵歐陽安馬芳等
走之其奔兵入黑谷嶺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虜乃拔營
遁去

三十八年楊博奏三鎮招降千六百四十人
二月虜至灤河口渡灤河西逼三屯營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九十二

古紀遼東總督侍郎王忬撤都督楊照帥禦禦之黑布分
諸將及虜大戰逐北數十里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獲
馬牛輿器千計忬以大捷聞故事首虜四百即稱大捷
為上功以監高城恨竟拒不錄

三月虜入薊州塞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十之二而
防視秋又殺十之五以故鎮兵最為單弱是時把都兒
辛愛率數萬騎以蒙顏酋彭克哈孩為誘導入寇行所
遣偵諜皆被殺死遂薄塞下行陳請援兵請調忬援
為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過察河基沒虜遂由潘家口入
塞大掠薊州諸寇行遣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

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什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

六月虜犯宜大時虜由大同鎮川堡入犯轉掠宣府東西二城界內地凡旬日會久雨乃分道西自越山溝攻東自丁零嶺據安左右備引去總督尚書楊博四條上經畧宣大八事悉允行之

是歲俺荅由鎮羌入西海雷老弱豐州大同總兵劉漢謀乘間攻板升故叛黨乃使都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級火焚其居而不得立宮等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九三

三十九年正月虜入寇宣府洗馬林謀堡副總兵馬芳拒却之

三月祀都兒辛愛等擁衆數萬以騎突影克輩爲導入寇一片石等關參將佟登等帥兵禦却之追至芝蘇河而還提問品進登等各一級賞總督鍾繼官計論等銀幣有差

四月虜犯廣寧泰寧等衛掠果力側等導之果力側者其四世祖恩字羅因入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臣朝廷欲收以爲用乃從之塞內住牧使伯何虜中勦爭領得其方其後蒙漢日禁至果力側等蒙遂百餘人

往往挾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三十四年遂

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是遠陽瀋陽廣寧

歲有虜患每至果力側等輒爲先鋒或面諱城上卒曰

不亟賜我且屠爾城撫撫侯汝諒思之乃審請布賞格

官軍有能擒果力側等如哈丹兒陳通事之例陞賞

上從之汝諒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側等入車

伏甲襲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側等及其黨四十餘人

事聞部按諒之賞總督計論總兵楊照及汝諒各銀幣

遊擊徐九齡餘事壯賜卹等賞有差詔先等如何陞賞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堡出塞擒虜帳於灰河斬首

二十八級奪馬駝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峰口外

窺犯薊鎮漢果盧攻其巢窟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

自東事來我兵偵候虜兵常置巢窟寒無敢一出問之

者至是漢倡爲之自後各處往往問由勦虜始有戒心

稍徙還其墓云

七月總兵劉漢破虜於豐州大同右衛邊外山王城舊城

而北經二黑河一灰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

合水草豐美數人丘富趙全李自壁於之築城建城構

宮殿甚宏廣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時俺荅引衆西

掠聞二年謂千騎守老營夏徒大青山口外避暑准資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九十四

文 266-599

等不從議與經授李文進謀部參將王孟夏蔭象等
五十三人率銳卒二千馳進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
營於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竊糧疾馳時與鼓譟齊擊
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室餘衆奔匿
當隨虜北徙越全匪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
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逃竄還與大兵會翌日入
邊往延尼五日總督蔣新以聞 上大悅命亟加陞賞
有差後甯以松邊中流失死

四十年六月宜府流與斬虜來敵先是宜府邊外有流夷
史大史二等爲黃台吉以族屬屬用爲鄉導內江永

題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一

北虜

九五

寧龍門間頗被擾者台吉淫虐史夷妻女及所部先輝
有色者多爲所虜史夷乃悉恨之累求內附保塞邊臣
殺其有詐令殺虜自效以爲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
首領恩克等十餘人以俘獻來陳守臣以聞詔賞史夷
金幣有差

九月虜犯居庸關官軍禦之總兵姜應熊先進過虜於南
溝虜騎圍之應熊身被五創墮馬參將胡鎮應所部
兵力戰射傷數虜奪應熊躍虜已遁去

四十一年正月初虜犯大同敗胡堡守備劉晉臣至城
晉臣自虜中亡歸解去年十一月初十日被入丘言

於板升其黨趙全周原等美而逐其骨總督李文進以
其言聞兵部言逆賊天誅實賴玄祐請擇日祭請 上曰
逆賊背華導虜擾邊罪不容誅茲賴上天降殛謝典候
自行文進及還撫陳其學各賞銀一十兩紵絲二表裏
參將麻泉等令軍門分別犒賚晉臣被虜拜姑有之

五月時遼東邊外屬夷王果等遁虜衆入寇一自東州堡
一自核桃山入調練兵黑春率遊騎徐繼忠禦之春身
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輜重鎧甲
遁傷禦劉普亦敗虜於核桃山斬首百餘級督視楊經
臺樓吉慶總兵吳項以提聞兵部尚書楊博言遼東賊

題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一

北虜

五十六

遼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諸臣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
賞宜重從之

虜復寇遼東攻鳳凰城不克轉掠湯站堡副總兵黑春引
兵逆戰倖敗走春乘勝追擊陷虜伏中虜知其曉將圍
之數重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二日夜死之

四十二年正月虜五千騎犯宜府清水崖由黑溝嶺南下
敗參將宋蘭遊擊麻錦等兵遂掠陞慶永寧等處駐東
西紅山窺岔道原任爲事總兵劉漢力戰却之賊遂西
行由柳溝達城虎皮寨攻張家堡不克令大雪迫去
八月虜寇遼東初遼東自戊午以後邊垣額圯士卒損

總兵楊照以智勇廉潔鎮之虜頗畏縮後與邊諸郎中
相失互爲訐奏奪其官繼照者惟務苟全邊事日非人
心危懼巡撫吉澄薦照上諸於輔臣輔臣亦言照可
用復以照爲總兵官至是虜復犯照率遊擊練補衣郎
得功等遇銳卒逐出之乃乘勝追虜遠出塞外夜行失
道離塞六十里天明爲虜所覺中流矢死南來等馳至
力戰斬首二百餘級奪引去補衣等以照死還山東經
撫楊震以事聞詔贈官賜諡立祠祀之

四十二年九月虜入薊州塞先是有風自北起上諭

輔臣以兵火當慎且云楊照之事可鑒也大學士徐階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李七

傳示兵部議徵各邊備禦至是軍大總督尚書江東

報虜衆數萬進逼東行兵部尚書楊博即通檄各鎮將

領預整士馬備援令沿邊諸戶燒嚴燧煙毋使虜入

遼總督侍郎楊選以遼東失事率兵東進而虜數萬騎

逐薄牆子嶺攻其急選急率兵回拒之斬二級選以捷

聞至夜虜破牆擁衆大入屯平各縣進掠通州警報至

京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追驅

兵入援以總督江東統之是夜上於宮中望見東南

火光先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殺頃足言曰楊

博敗我家事奈何乃諭階遣官奏告郊廟傳示兵部及

提督京營顧寰等協力逐勦分兵護守重城諸門塞外
關也要衝趙各鎮兵入援楊選督兵尾虜亦至通州馬
芳帶領裨將補於漢兵馬五千至京江東督兵繼至姜
應熊亦至上命芳督兵守重城發督師楊選至東
直門外傳令抽其重兵助守重城命馬芳屯廣渠門以
當通州入京之路勅江東總督城外官兵選以下俱聽
節制令管英徐紳往護通州袁正往護河津劉漢護
守陵寢馬芳補於漢專衛京師而令戶部督庠作粥以
餉諸軍

十月虜至通州往掠香河諸縣已而還經通州歸平谷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北虜 李八

督楊選部領胡鎮孫臧等諸將追虜於通州總督尚書

江東往屯順義欲令選等追虜於古北口廷議不可乃

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而選等仍踞虜通州之河

東時上徵本兵定盡付諸將內外夾擊以伸華威尚

書楊博起選等擊之選命胡鎮孫臧與王猛夏黃演馬

承龍等介兵逐勦而鎮等饑能之餘不能自振遇虜通

州之野斬敵數級衆勝逐北身被六鎗喪血力戰獲首

虜三百餘級孫臧獨當一隊阻死之虜乃遁還北去

江東徵諸將選擊於古北口斬殺甚衆退還出塞而還

京師解嚴

初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酋曰通罕者尤桀驁總督
選驍銳通罕父子輪質如虜犯前則殺之通罕憤激益
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掠詐東行徐紳咨請選宜
守牆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諺之紳等領兵赴牆子嶺選
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牆子嶺
寨陷之長壁深入壁陷客雲二河順義諸縣至於張家
灣選竟論死西市功罪臣

大學士徐階言宜大重地恐虜乘虛竊犯宜將總兵馬步
姜應熊營開防守從之

四十四年朵顏報虜將入寇府尹劉義言路河旁宜築城
副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人 北虜 九十九

以守虜知有無引去

八月藹遠屬夷雖箭掠黑石庄十月黃台吉台宣府洗
馬林安人將木把總江汝桓以銳卒二百伏壁下不知
爲台吉出搏戰黃酋直前我兵挺之墜馬幾獲之得其
盔刀進汝桓二級

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關間多肥
羊良饑可致也彼藉宜雲爲救遠來能安能抗我從答
乃分六萬騎四道竄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石口
關卒皆停步邊軍禦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
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剽甚總督王之誥聞變至六千

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繼
岳俱退還不達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昇男婦
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連問乃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爲繼
虜攻入五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間所
殺擄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偏師駐宣
府塞下縱我兵之諸軍詔還懷來薊陵發兵撫王繼浩
駐代州不敢出虜西內地沃三旬無與抗者值雨潦半
亡其騎乃延延出塞去事聞詔遣魏岳世威論死繼浩
請成邊與落職之詔罷去

二年邊報俺答大舉西行會瓦剌諸部詔各鎮戒嚴
副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人 北虜 一百

虜攻界嶺口入羅漢洞時七路督將吳光祿等俱無禦之
者以故虜得潰壩入進蹂躪昌黎盧龍間遊騎至於深河
京師震動虜入已三日總兵官李世忠始率諸將東援
至時虜已退還李家莊世忠猝遇虜爲虜所圍偶一賊
突出馳我營中大部殲勇氣少挫而總督劉燾巡撫耿
隨卿亦督發諸將追襲趙東總兵王治道率將王所
尋入關報應虜見我兵四集始解圍北去我兵追至半
山營選鋒前進東巡撫魏學曾亦入壁山海關遣參
將牛成梁遊擊鄭得功率兵與治道會虜遂由義院口
會天大雪迷失道墮降崖崖中人馬俱絕情死其甚衆

諸軍爭取虜首而世忠所上虜首多偽爲御史所劾世忠成邊將降二級賜鄉爲民

三年冬西虜吉能率精騎西掠燕雲靈巖等處需除衆公中寧夏總兵官龍等襲擊之斬首虜百餘級

四年夏俺答大舉犯平虜嘉祥張綱帶虜使夷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擊殺傷大虜虜退納下吏其學去以王崇古代

秋虜酋黃台吉卜言九等犯遼東錦州大勝堡總兵王治道及參將郎得功死之先是薊鎮有警道李所部四千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北虜

一百一

人赴援總撫都御史李秋適行部義州虜酋至遣人馳

告邊道卽自山海關兼程馳歸會秋於錦州請出義秋以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其少休贊明錦義參將郎得功來謁道責其擁卒不戰得功憤憤乘槩上馬還虜

道繼之一軍不知所之獨十餘騎從虜俘改至流水堡伏起兩將皆陷餘死戰後軍不繼矢且盡得功聞砲聲

曰大軍至不遠可潰圍出乃令一騎前道次之得功殿出關數重前馬亦蹶得功下馬執道旁追射之兩將俱

死卒脫還者三人而已

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錢背台吉子也切狐詢於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價俺答愛之爲娶

反換都女曰大成比較那吉又自聘免仙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與尼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收

號曰三娘子視兄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志恨携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

等叩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達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處之鎮城所以相循慰結之甚至乃上

言今聖武布昭肅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願其事繫國體不細臣熟計之有三策焉那吉脫身來歸非據衆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北虜

一百二

以防其詐多方試之以察其志歲月既久果無異心徐

爲錄用使俺答勒兵騰境則曾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虜爲市今生縛被升補逆致之麾下仍歸我彼虜士女

然後優賞那吉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頑強索不可理諭則嚴兵固守隨機拒戰且示以必殺制其死命

則其氣易屈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計可行又一策也

其或棄那吉不顧吾厚以恩義結之其部下有相繼來降者收服各邊令那吉統領衆如漢人蓋屬國居烏桓

之制俟俺答既死黃台吉兼有其衆則令那吉還本土敗其衆自爲一部以與黃台吉兼抗而我技兵助之

創故事宜海濱彼一窮胡雖何足重輕且恐失意歸去
非計惟陛下及廷議議定可看得旨夷酋款案事情座
部議處詳確以聞時巡按御史饒仁侃武高賢等各直
房情巨測諸多方推處中嚴職守之備雖併下部議兵
部觀議把漢那吉以憤激來歸心志未定其後來降人
情狀難測收牧塞上則恨子野心終非可馴之物封疆
近地或生意外之虞非定計也且俺答兵已臨境合則
屯駐索降散則分攻時按察所必不宜倚崇古計加詳
審別無詳議則給之冠服以繫其心其餘相機處宜
悉如崇古議 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德其以把

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綠衣
一襲該鎮官加意緝獲餘官別用其制虜機宜合崇古
等處如原奏盡心處治務求至當

御史張應言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
官爵將致結讐激禍至引宋郭藥師張毅事爲論 上
覽疏怒其妄言捏亂命降二級調外任

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精兵入塞索那吉
趙全益殺虜必爾我那吉乃由一克哈屯開全謀吳鳳
龍某曰老母不遂死信漢叛兒反殺乃欲侵漢漢土馬
強安能必得志是時殺吾孫也俺答乃領全遣人來前

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想門關牆從聘那吉還
其下使者詳此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觀之果那
吉也大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
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保於爾何利請受
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意中國患其歲犯
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惡明大喜敬謝使者大帥全吾孫
我何敢殺叛虜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
崇古爲聞諸朝未報屬黃台吉以爲驕越大同崇古贊
古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由彼未及聞耳無
他端因遣譯俺答馳召黃台吉台吉喜聞張家口宣鎮
兵斷其歸路虜酋欲戰台吉曰戰則敗約表無辭於
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俟俺答隨收捕趙全等自營剽
四呂老祖諸驍將以獻同黨聞變服毒死始今與丘富
俱降虜當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益村落不敢入城望
全被虜左右疏計謀抄人首首骨攻取圍困掩襲事諸
鎮疲於奔命失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半稱是自營及
元差減最下者六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置酒全家計
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極殿奉居之身爲帝令大風飄
棟瓦幾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全等各建堡治第擬於
省陷石州時全計曰自此塞馬門扼居庸懷雲中上

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朝廷嬰職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鳴鳴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素嚴欲堅宜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楊果生虜寨下廷議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即娶我以不悅荒不協謀他日者若娶我以不乘塞不說備其前如何宜更議毋遽許

總督王崇古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創始嘉靖中俺酋捷衆入犯薊鎮內臣楊准等賜以奏開馬市先帝不允而命戚寧侯位營將兵發伐塞無功權虜復至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二百五

潛以金帛媚虜仍許開馬市以道已責當是時虜勢方強開市之請非虜本心由逆黨私謀故不能斷而叛盟肆掠爲患益甚今虜情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因多殺擄乃虜所亡失亦畧相當又我兵去燒楊果起馬虜亦苦之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闕下復約其弟姪著各部落誓永不犯邊非如昔之強強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商瓦剌蠶食西番我軍議其後故聖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各令貿易如遠東開闢廣寧立市之規此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使 先

帝在亦必循從無拒也夫拒虜其易執 先帝之禁旨責虜許之難信可數言而決勇必憤憤去卽以道降之恩不犯宜大土蠻及三衛必歲納餽首父子爲解援以親馴遠則吉能子弟賓免諸酋必爲南靖洮河之患九邊騷動財力困竭難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修備房設背盟而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爲食於終歲騙驚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歷國朝北虜昔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杜威馬價而虜兵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二百六

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一定貢額一議貢期貢道一議立互市一議撫賞之費一議降一審經權一戒殺縛 上覽其議令兵部議奏兵部議以崇古八議列示廷臣會議可否請自 上裁從之時給事中章甫疏張開彥來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勝者封貢互市事與王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詳併下部議於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定因公孫文璧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皆以爲可許英國公張瀋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爲不可許王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徐都御史李震

極言宜許狀兵部尚書郭乾於羣議姑條爲數事以
案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端其楊封號高如萊前三衛
例先授都督職銜令虜酋各自爲部不相統攝俟虜奉
貢惟謹一二年不犯邊無議封爵其定賞額請開邊使
於邊城夾館毋令入京師其所貢馬皆撫官代進賞養
及其餘馬價如何付總督給散以後漸欲增加卽開關
謝絕其議貢期請以二月爲幸勿拘 聖節其立互市
請令今歲暫一開市以觀事機其鐵鍋并銅黃銅鐵皆
禁勿予有不如約卽當奏罷其議撫賞請復爲約束止
及於守市夷人其因事到邊求賞者不許其歸降降請

北虜

一百七

招撫如舊無絕華人歸正之路其嚴邊備請以陽慶
守事付之崇古久任責成毋令輟代其戒牧純請飭薩
將日夜警備有違言謗許而玩愒宴安者罪之亦不實
專恃和好輒阻士氣 上以爲未當介部臣更議以屬
五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等面奏
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館守備之意 上曰
卿等既議允當其卽行之於是廷臣知事山宸斷異議
息矣
兵部奉旨再議封貢事宜請如崇古議封條答王疏餘皆
授部督指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

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
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開出及
他事仍執初議 上允行之諭崇古悉心經畫務期安
妥仍特率鎮巡等官益嚴武備不得懈弛以致疎虞
三月封條答爲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爲部特同知
把漢那吉爲指揮使賓光台吉等十八人爲指揮同知
郭木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
人爲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哈台吉等
二人爲百戶昆都力哈卽老把都也賜朝俺答曰我
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育朕繼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
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朕恩極臣奉貢俘餘
叛逆個誠用章朕遠稽前代延覽本朝款塞稱藩厥有
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當秩爾當堅
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勅邊吏同好棄惡爾
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奉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
百官班賀

北虜

一百八

老把都者俺答弟也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駐
以俺答台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於是利
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老酋益強時有所
挾以要財貨無算老酋死其子故誣爲中國所鴆索賂

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祭於國測盡有其父錢驗時時近塞爲患遂帥竭力咬之匪不以聞

六年老把都吉能相繼死

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親赴全餘黨趙宗山穆教

清張永賈孫大臣及族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才三人

總督王崇古以聞上嘉俺答誠順命賞銀三十兩彩

幣四表裡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裡時部賞大起按御

史穆宗山等傳首九邊

順義王俺答請給金字番經及遺刺麻番僧傳習經呪總

督王崇古言虜欲事佛戒殺是印悔過好善之萌我因

順義王崇古言虜欲事佛戒殺是印悔過好善之萌我因

明通敵亦用夏變夷之策宜順輿情以維貢市從之

總督王崇古爲順義王俺答請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

先朝封忠順王例其二請許貢使入京比於三衛每官

首貢使二人都督大首四人俺答十人總六十八人貢馬

三十四其三請給鐵鍋廣鍋十斤煉鐵轆牛尚未可爲

兵路鍋生蟲煉之倍折每十斤得鐵三斤宜可給與令

得以煖易新其四請撫賞房中親屬每部不過一二十

人人給紬段二疋布十疋米一石又春貢時部給布段

百疋米豆一二百石散所部窮夷寨上仍許不時小市

布帛米豆等物販入給事中梁國孟等言虜中食用必

資於銅與之互市固無害顧撫賞之論不宜輕許人衆費多靡有止極虜習以爲常特謂歲創異時而議得不

可得減必爲轉輸之患且虜數十萬人中國豈能盡衣

食之給事中陸樹德亦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凌虐雖

通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之內館設閭閻虜如不逞

損威傷重三也寃何動靜四也今來雖少後必漸多如

水穿穿勢難即塞五也且彼獨要賞耳賞足其欲雖不

入京何怨其欲未服即限之數無益大以虜來王而使

道路增防京師多事豈得策哉宜如近事代爲之進便

給事中維遵等亦以爲不可許兵部因會禮部戶部共

議乃覆言順義王印宜如崇古鑄給凡表章俱用印表

進其貢使入京會謂不可第故事夷人入京必飲賜酒

宴餞命勳臣以存且厚其實今順義王使至邊宜遣先

設署丞齊賞物就給令本鎮具飲賜筵宴總兵待之以

禮廣路二鍋雖有蟲生之別而均犯出境之禁無已用

以銅鍋代之昔見甘肅成什以銅鍋炊夜則用之司登

宜令總督市給其虜酋親屬及窮虜之貴以有限供無

窮非處之得宜不可以久宜令總督審盡一之法勿新

勿濫如各鎮原議撫賞銀不足令以減哺及原給公費

賞功銀充之仍聽毋難吏吏客所萬兩上從之

順義傳答錄金錄印

黃台吉遣兵掠車夷華固等帳房夷衆以去華固者不知
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駐宜府邊外與史夷雜處宜府
因遂撫之以爲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爲黃台吉所
掠至是撫臣吳克奏言華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去盟
無足爲中國重輕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
史夷勢同唇齒華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於近邊
開疆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撫史夷俾頓老小其壯
丁聽近邊往牧遇有攻掠既得自行拒敵或值調遣亦
可安心策應是東路又改重險以夷禦夷一利也清濟
房謀不得侵掠屬夷以杜彙隙二利也另堡安撫免夷
漢錯居以圖久遠三利也築堡規制毋使太寬止許安
撫老幼資財其壯丁帳房仍環列堡外平時附近牧放
有警營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幸通夜人等爲之
稽防釘偽啓閉堡門既可預知其跋扈之謀又可懸懸
其飛揚之志四利也舍此不爲房酋時來誘掠勢莫能
禦屬夷惟見背廢之害而不能得中國保護之利必至
結虜其心漸離非計之得也巡按御史劉良弼亦言車
夷與史夷自相倚附而中國視二夷以爲外藩車夷既
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難存立史夷再去則北路之藩

北虜

二

一

籬盡撤益艱隄防中國制馭不可不謹事下兵部覆言
二夷素難效順然不足爲我輕重乞命總督等官遣使
請傳答老把都黃台吉詰問真實責令遣還如佔占不
餐先車夷撫賞并酌處機宜事在關外固難還制
上是其議

上布東卷二百七十八

北虜

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撰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景雲 訂正

兵部 三十五

河套

天順六年正月虜人河套是時李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
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字來相仇殺而立脫思馬可汗脫
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三首
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為寇時遣人
賈馬察亦通采類清戎時竊邊郡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一

按河套周圍三面臨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
淋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
至邊牆北至董阿達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
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
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
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漢
先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沒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
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
二十四所歲開延安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
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退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

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難因知河
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

十一月阿羅出結託加思蘭字羅出結託毛里孩各爲黨出
入河套寇攻圍墩堡深入內和殺掠人畜

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出寇回原回至黃河大壩橋渠水灌
寧夏城鎮守都督張泰率子幼領兵敗之時寧夏精騎
調援延綏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羽管領至壩與
庫肯河而營夜半賊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浮水者泅水
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州領軍使截其半南驅者
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二

按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至是時始盛侵掠
哈密雄視諸番我國貢調靡之竟東度河與虜合

成化元年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楊
信傑之虜遁

二年三月延綏總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陽二境東
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皆堡迂險
兵備稀少以致河套寇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
七十餘自幼熟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
鹽池蒲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
總兵黃璽奏欲偏頭關東勝間黃河西畔地名一縣樹

起至榆溝遠地都大鎮沙河子山火石廟兒鐵石溝
子同同基紅鹽池百眼井清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
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
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官特議者以
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役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
一帶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勞一特軍民之力實
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蔭所奏移堡防邊具
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遑中國一大郡連年
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
國新集卷二十七 河套 三

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
勞者不永逸今欲要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
官傳諭延兵搜勦務在盡絕其蹤制將官與凡出兵事
宜俱預處請書又秋末方聚虜騎必入都而延綏處
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親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
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禮宗等集
議以為大舉渡套必主將得人今大同總兵楊信舊鎮
延綏熟知地利宜召還京而受成其陝西延綏寧夏
甘肅大同宜府鎮總督官亦宜勸小整飭兵備使至朔
朔黎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繼代之 上允所擬

遠召信還乃勦陝西延綏項忠太監裴賓總兵楊信
謀征勦河套

總兵楊信等奏毛里孩近歸北遁然長邊北張房鎮河
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宜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
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彪勁速兵併力
剿絕以除邊患

三年正月毛里孩乞通貢朝曰無約而誦和者謀也其令
各邊謹備防毛里孩不得負渡河東侵大同延讓楊信
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前密侯朱永為平胡將軍率京
兵往都督劉聚勦賊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

國新集卷二十七 河套 四

都永駐原代剿先是毛里孩以攻殺李東鎮其可汗局
可古兒吉處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殺之并逐少師魯
羅出自稱黃谷王別自字魯乃稱莽王並遣使貢而通
刺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頗挾仇乃與奧由昌峰
入 上應待之使者服罪仍禮遣之

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副大同宜府偏頭關等
處復剿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七月虜加恩蘭入延綏殺孤山守將楊胤勦
十月虜加恩蘭施大同撫寧侯朱永帥師禦之
四年二月虜加恩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歸元產滿等都

入河套

六年虜掠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復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廣裡之遙道路驕遠難於守禦陝西虜酋李羅忽紀加恩蘭等糾率醜類居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等及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規我大同逼我萬全關在延威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闕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越請克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以疾還復套亦不復舉

兩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五

七月阿羅出料兀良哈寇延慶命撫臣朱永為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

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於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指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方警則果就避藏乃今既備官軍各守城堡何候合兵截殺

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獲頗供餉不敷勢難進剿請命謝濟侯為守禦以圖萬全上從之冬召朱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謂大舉搜索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後民耕守其中勦寇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邊國宜分守臣制則邊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資邊戍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

時北虜潛伏貴河套中謀為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彰武伯楊信為總制搜剿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

兩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六

地屬土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邊未有非之去者勿逞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謂三萬人巡邊而罷搜索之議

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驁宜勦王越等侯葉盛至日即調甘肅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肅清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置堡選餉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克總督總兵舉兵一萬生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駝馬鹿角雜軍需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令程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王越言延緩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遺官來議方略仍
聞往朔州張山諸處但今虜邊邊缺稍罕且士卒衣履
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督還
京上曰邊境既稍寧即移文諭趙令與衆盛還京
白圭請衆廷議言套虜不驕遂患無已率遣兵多而無紀
是似屢劾宜擇遣大將以聞外得專事虜於是武
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如舊諸路王越仍督師
五月趙撫延緩余子復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
兵相機戰守說以各邊謀報上聞上曰邊事日急其
命趙輔王越刻日啟行

萬曆庚子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奉

七

虜大人延慶情不能禁未幾稱疾召還以章晉相劉聚代
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議
輔趙玩寇罪延緩余子復延議瑄山某增設墩臺皆集
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人延慶毛里孩半魯乃阿
羅出三酋亦稍度敗而滿魯都人河套稱可汗訖加恩
簡爲太師

九年九月滿魯都與李羅忠並池亭州總督王越俱知虜
寇行老弱果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
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鎗
諸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懷套以來無度不

派人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其謀何微所遭
老弱及殺者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米永超滿剌
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滿剌內地且自危用事者
始議搜套聚兵八萬樂資儲無異煩歲師不出是徒
虜內失其享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弘治八年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十三年十二月火師入河套

按套賊渡河而東集家坪娘娘灘年園子等處爲街共
長在備頭關三受降城唐所築築虜於河外中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臺相距各四

萬曆庚子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奉

八

七

百餘里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
面河東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
王項新舊故效力甚宜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
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莽嶺
易入重章掠環慶犯平固則落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
帶爲捷徑又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章亦易

正德元年總制邊務楊一清請後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
利弘治末朝廷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固爲經久計以
故議復所委會孝弟崩劉璵專政一清上經略三議
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

所於救已一清衛解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輕
云邊境或日進幾里打虜或又日退幾里固我表處日
退套將日進

嘉靖元年六月套虜二萬自井兒堡擲入固厚平涼涇
州殺指揮楊洪十戶劉端十二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
以萬計有司不能禦以文移避法部請遣科道同核
七年給事中陸燾言河套本吾故地國初設軍勝衛今爲
虜巢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爲虜衝地平靖海原涇
寧隆慶無易入向楊一清築橫牆三百里垂就去官至
乞乞立請卒其功

關防銀卷卷二十一 下 前套 九

八月總督王瓚請自蘭州至榆林三千里添築邊垣
八年虜獲衆數萬人河套集水渡河犯寧夏兵官杭理
迎敵爲虜所敗以失甚多守臣以聞時雖已爲總制王
理所劾回衛致任 上以該鎮失事重大守臣所奏尚
有隱匿命率雄在下巡按御史查實以聞
十七年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跪言河套沃野幾二
千里爲中國門庭之險近爲虜酋吉囊所據并吞諸戎
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其
取誰何宜亟剿除其策有二計以破之勢以走之而其
畏後久在邊臣以責成效與復屯法以裕邊儲兵諄曰

請令本鎮守臣勸諭 上以事無可動報罷

二十四年閏正月是後山西御史陳豪疏言是虜三犯山
西殺掠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計費糧金六百萬而戰
守無尺寸功不知何用此六百萬費爲諸臣建議動稱
屯守不知虜衆內侵不由諸隘口皆從華紀堡鐵附懸
崖邊垣又何足恃況諸堡卒皆隸虜自爲多置鐵刀
遇虜偵者路求不殺彼此諱語互爲和同待虜深入然
後舉縱縱取降後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爲阻且邇來
之虜類多我民亡命爲彼嚮導星衝機械文字技藝諸
人咸足爲彼區畫故連歲非時倭至冒險深入如履故
關防銀卷卷二十一 下 前套 十

法無復思解自今以後恐患無應止乞下廷臣集議
奏悉策期於必戰盡使套地虛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
境無虞章下兵部議行
七月套虜總衆約二萬餘人入榆林塞殺掠人畜數十
萬計延將邊兵時俱徵赴重大防秋故虜入無復懼增
集勦衆乃連繫總督尚書張所巡撫延殺都御史張
堂立部獄訊治成建
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於三原
涇陽掠掠人畜無算事聞 上下旨曰今年失事頗重
不必查核總督三邊侍郎曾統請復河套修爲八議一

日寇肅清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
修賢能六曰足糧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
言指陳明悉下兵部議行

十二月總督會統著撫謝爾張開行等奏起程與委虜
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
起西至定邊營止長袤一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延
閣存不異乎地嘉靖九年總督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
道自寧夏及橫城投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
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增連年虜入率由是遁所當亟
爲修繕弟地里廣遠工程浩大難責効期月分地定工

河套

十一

次第修築西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
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
餘里爲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固功完
全陝故帳乞破常修修銀如宜天山西故事疏下部
議間就復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帝通衛青延壽築
城緣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外河北築三受降城即
因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也後三城內徙虜寇
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套得岌沒自由東西侵軼煩勞三秦生閒故套虜不除
中國之鼎水可量也臣嘗稽度機宜校量彼我實秋萬

萬紀見矣動利科合醜類長驅深入彼寨而攻我分面
守此處利而中國之勢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牧
馬無深草且漸羸羸比及春深賊勢益銳我則浮傷者
矛楯異火萬難具林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之
害也今之禦邊者不發套虜之禍而用吾之利而使虜
得兩其利而制吾之所議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日之
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率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常矢石解
當春夏之交備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
巢穴府節節發糧火衝驛驛不能支矣虜虜爲之無
出焉勵磨旁必折轉遁而出去之恐後矣使其過去感

河套

十二

復因 阻禦之故雖并河爲塞修築城障雖盡創所處
分戍卒謀求屯戍以省全陝之轉輸社中國之形勢是
中興之大觀也且願 陛下斷自聖心悉定大計勅下
所司預理財用肅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即前所奏事先
行康養三四月間陰懸器械掩擊鄭近塞虜以習我軍
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調兵戰而時動動則威矣夫臣方
集築是又議便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
難免免難免則作障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 陛下
裁之臨臣兵部并議議築邊役套而俱不易二者相輔
俱舉尤難完款事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境

數阻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修
塿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緩一帶地勢延漫
土雜猺獞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
地面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
宜仍行統等從長會計 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
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
者今銳能倡逐虜復套之謀朕志甚壯本兵乃久之炮
覆足無足見何也其令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
長算嗣上方略弟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迤可
就長寧修築兵部其費銀三十萬兩予銳聽其修邊餉

廟朝典彙卷二十七

河套

十三

兵巡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按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
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先時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
八年遣吏部侍郎葉盛行視邊以爲未可輕議特辭障
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興城於榆林此余子俊
經略之功也王瓊又以子俊爲失策嗣後楊一清亦屢
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近
年吉慶俺答二酋連歲殘破泰晉久駐套中嘉靖丙午
會統爲復套議內批嘉慶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窮且無
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頗忌更敢言者統

區畫兵食聞中驛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舉多至四百
萬兩人益不喜云

二十六年五月總督曾銳初春中督兵出塞掩擊虜未得
利至是復出塞擊虜覺整衆拒之銳還遇銳卒督之
出戰賊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於矢石者甚
衆獲牛馬駝橐九百有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
西北間以輕騎入掠銳復督諸軍擊之逐遠遁不敢近
塞銳以捷聞因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入
如履虛地大損國威銳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詔增
俸一級賜以白金四十兩給幣三襲超撫謝蘭李士翔

廟朝典彙卷三十七

河套

十四

選按歷唐及守備諸臣各賞實有差

御史饒天民張登高各上復套議天民言實預奔突各邊
嚴兵守隘及會議條格不宜刑布恐泄軍機登高條列
舊財賦養士馬及將任忌先學防他處應籌費六事
上曰各邊防禦所言得策奏議刊布無碍且王師烏用
掩襲焉也章下所司知之
十一月總督曾銳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紙巡撫楊守謙
罕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參酌復套方略條列
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募士卒買
補馬廠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參置

大軍抵降用問審度時特防守河套營田備青以明
守息詔言覓文法處軍高反上營陣八關曰立營
及過虜駐戰還鋒車與騎兵迎戰步兵持鎗行營進攻
雙營長驅獲功敵兵各圖上覽而嘉之奏丁兵部尚
書王以新命廷臣集議官會統先後章疏便可施行
上因虜掠河套爲國家患朕時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
臣今統前役所上方略卿等既以詳酌即會同多官
忠誠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尚書王以旂等奉詔會同府部九卿
詹韓科道等衙門議上復套事宜畧曰虜據套爲西邊
國朝集案卷三十二 河套 十五

患以誠宜亟爲撲除第事體重大機樞兵馬非旬月可
辦請集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馬巡時權員添設添臣
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進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會
統奏討山東餘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火藥備老甘肅
各邊兵馬悉聽聖斷裁定給發上諭輔臣曰套虜之
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有餘
力否果有餘糧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平未論功賞臣下
有快懷心今欲行此大事一統何足言然恐百姓受無
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此與害我義民之命
者不同我居內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輔導果

與知真見當定擬行之大學士夏言等不敢決請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備給與總
諸臣令數日再會跪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
虜爲患日久祖宗時力豈不能取而卒不果復有蓋
有深意今兵力不逮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
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聖心所慮者臣
聞曾統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
百五十萬兩統又云此特大舉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
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支矣民將何以堪統以好大
喜功之心而爲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

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至誤節制國府會上奏幸廟聖
念遠覽得降明諭活金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
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甚鉅大計不能
先事臣正至應聖諭同官憂首於他政致勞爲多臣獨
分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上曰卿既知未可何
不力正言於統統初至時乃卿此禍人臣未有如統之
忠者朕已獨其私但知肆其所爲不顧國安危民生死
惟卿會統殘殺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
卿等每縱誇許朕思夏官既以爲可卿必謂朕知而主
之未宜遽阻其謀昨部院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與統

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忠供職不允辭時 上已大疑言懼不免因上疏曰北虜久據河套擾我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況當國家全勝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曾統所奏不察固陋妄有擬議第議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取遠弘謀好生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尚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勅意實專欲誤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爾等朝廷政本自宜先以邦家生民爲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有奏官鄭朝與集卷三十七

獨萬者三日復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即騰進並不出口片言問可否且有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言杜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問以一二迭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覲顏在列乞罷得旨嚴萬不能先事較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撥所辦不允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萬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菲才首列班行自以與萬同受眷知失恩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道人遺萬再三多不書至卽至亦復無言否是萬故意推遲以譴罪於臣而謂臣不便予與將誰禁也便奎覆議萬謂臣獨萬三日出奏稿於袖中令其一閱卽騰進夫奏稿出袖袖中者臣之過於謹密也會者然復騰進者臣與之商確可也便猶不自收而委之他人謬爲已成而後與之合者此則可以責臣而無辭矣萬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廷謂臣每擬許所故欲以此顯 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親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御覽卽係聖斷非臣下所敢離萬者死征伐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統是懼而以此爲示親厚豈理也哉萬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共如爾輩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

里被入部院院一併奏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所復會延
星集上復委事宜房兵張祿除為中國計但當練兵積
累舉剿禦之不宜與之較曲直事尺寸宜令統嚴督各
總官兵乘賊御防禦前議出師萬餘一應事宜悉行
停止果房便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捷伐之威無
得推遲遲事其統所請延緩積欠月糧三鎮原額補征
為區宜為給發至於所奏招降用間一事非獨可以行
之復委宜仍辦九邊一體舉行以規敵情誤房當上
日奏房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統無故輕在倡議
雖果食言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處
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賊事將何救者其奏真
機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官一年饒令錦衣衛
五達官抄核肅至京問王以所始令兼食都御史亟往
代統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
一言歸衣衛其惡業至是狀之仍各罰俸四月其餘事
宜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聞淵費榮等
左都御史唐儒僑奏覆大學士夏言經信在言輒為奏
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及奉詔自陳無復引罪語探諸庭
後舉進雖聖明裁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旨議奏倡謂
鄙鄙此非補即為畏是何臣體姑不究更官其則參餘

官令以尚書致仕
是撫延壽都御史楊守陳奏報套內先有狼台吉縛台吉
都尉自吉駐牧今聞處節傳答等語永渡河與套房聚
謀將定延聖聲勢甚重不可不嚴加防禦大學士嚴嵩
奏請罪曾欽 上曰房寇聚謀深入此曾統擅開邊案
所致其應行總督王以所議備之統欺君誤國都察院
奏請以聞勿得寬濫庇覆於是兵部侍郎萬繼等奉旨
統勇上介功擅開邊案之罪合甘肅總兵戚繼光等
亦先被統等劾奏逮解來京見統被逮乃上疏自訟因
許統謀國不忠取罪無法往年房寇延緩殺人盈野統
應罪不以實聞成諸罪念統萬計遣子曾淳賈付孫綱
關通貴近圖免於罪被 皇上有今歲失事顯經不勝
查舉之目統明知誘殺機機國有大禁乃於丁未二月
擅將所部士馬面定邊塞襲擊虜酋希堽功賞而分節
央裨全軍覆沒機應不以上聞又駐軍糧數萬自加
筆重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思
苦大甘肅巡撫楊博初亦謂統腹懷招尤其計非是乃
又通統以阻撓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
且軍機重務邊塞太患豈可所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
疊請不去臣終為掣肘故統復違淳行五千金賄臣令

全漢之人爲科徵調集所苦林林欲窺臣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圉之內也時甘謂是罷爲所授革專降旨逮甘曾洋蘇綱後竟釋爲罪不問

蘇綱司勳上曾銳微情誼交結夏言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門謀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其如仇讐所訐上曰曾銳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登岸追覓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投逮繫來京問已法司會擬銳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賊寨者斬上曰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河套

二十一

四

情罪異常有目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於是法司請賞銳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銳於市妻子流二千里銳有機畧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銳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會虜患緣因不次見獲銳自負遠左坊謂天下事無難爲者其所注措率多誕漫巡撫山東聞虜入太原上疏請撤還山東兵成關西者內守臨清爲時所嘆此視西師乃倡復套謬妄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拏鈴缺關離之間虜然頗費矣時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銳膽下詔議久

之未覆上心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與言不扣饒睿思有以中之微因是陷言乃聞上指謂其非計說既行隨賜攻有言遂得罪去是時上怒銳甚然實無意殺言也會仇鸞上書自理嵩因投覺意令以復套事攻銳始言表裏作姦觀國大福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再銳言竟俱論死覺罪得釋還厚賄嵩前人深相得覺益橫爲不法以及於誅銳既死家無餘貲妻子女俱鬻徙天下寃之

六科給事中齊譽等言近者

皇上處分復套之議皆出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二

河套

二十二

四

今終莫過於誅逐也旬日以來物議騰播銳過焉益彰有不止如仇讐所奏者夫征伐大權自天子出非人臣所科專銳始奏請復套陛下第令會官圖議嗣上方略亦未許其即行也乃銳於去春兩次擅徵兵出塞變給不返又以法誅邊人之告敗者臣西建嚴災傷民不勝困銳又令諸郡縣勒借民財收養馬廠民至膏產易子女以償又令出鐵置造給于閭閻農爲之盡空銳請貸殃民間上誤國宜亟正刑責以爲邊臣之戒得旨與等職居言路素知銳罪乃黨姦逞事無一預言之今見屢有旨罪銳及遣官詢問始以上聞殊爲負其誣

奉二級調外餘始賁之就侵賈銀兩卽令所遣官合起
按御史覈實奏聞

先是給事中申份錦衣千戶李永勳上仇鸞所劾曾鈺罪
狀上令兵部會三法司及錦衣衛官雜議於是尚書趙

廷瑞等奏言鈺賄貨貪功罔上幾下誅如仇鸞所劾劫
其牙爪吏爲之游惡行賄者則有恭將李珍指揮田世

威郭震皆以就故冒功陞級法當首論承調發兵失律
貶敗則副總兵李瑋王縉所失公獨多而王輔等及指

揮田國等次之畏威希旨多方撻剋則恭將李縉指揮
王齡略明王經李堂而陝西巡撫謝開仕延綏巡撫

謝開仕卷之七十一

河套

二十三

四

張問行當以失事連治紀功御史盛唐實以妄報連坐
至於各軍陣亡與居民被害者見有純子淳及蘇州人
官職銀可克厥惟得冒冒純屢次失事重大隱匿不報
大尋料宋并侵冒官銀論爲入京通賄掩罪飾功及糾
臣賞又倡爲復套狂謀未奉明旨敢先動支帑銀并取
取各看官銀數萬迨器全既發動并匿避要義危地方
舉進際重難既伏謀其因燒陣亡并殺虜軍民家屬以
蘇州名下蘇州銀兩他其額外派被各府衛造器銀二萬
九千奉兩以會降名下補還張問行仍令爲民謝蘭降
係一機盛唐巡按地方目擊前奏不行糾奏又爲冒昧

收功大員委任始降三級調外任李珍田世威郭震錦
衣衛差官校逮至京問李瑋王縉始令戴罪管事候防
秋早日議處李經等巡按御史提問王輔等并田國等
罪始免究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皆處高言於上曰虜以言純
收河套故報復至此上於是怒言不解矣遂棄市

謝開仕卷之七十一

河套

二十四

五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三十八

哈密

洪武二十四年哈密寇邊命都督朱晟劉真率師征之擒其僞王子剌剌怯圖于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件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永樂二年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據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鐵北大碛外西北无胡往來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二

哈密

一

吳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後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威武西寧衛於渾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肅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文皇初歲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各峒城

三年三月安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降朝議哈密爲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詔命王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詳上之仍設衛置官以華人尉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駁駁視內者矣

四年賜忠順王脫脫及其祖母達哥失里母妃從女綺幣有差

脫脫爲祖母達哥失里所逐甘肅總兵西寧侯朱晟以聞遂遣勅諭哈密大小頭目曰安克帖木兒死朕念一方之人無所統屬其赴脫脫久在侍衛朕撫之如子遂令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二

哈密

二

襲封王爵仍回哈密承其宗祀撫綏其人比聞其祖母以脫脫不能曲意承奉逐出之然脫脫朝廷所立而禮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事意不顧禮法如此爾大小頭目何坐視而不言耶特勅諭爾等宜卽歸脫脫復其位盡心贊輔之俾善事祖母哈密遂還其王與祖母建如初而朝貢不絕然酒昏縱部下不附

五年三月脫脫遣人貢馬遣使詔諭孝親忠朝廷善撫下人毋令失所以綺帛賜之

九年十月忠順王脫脫卒遣都指揮張恩力赤梁北斗奴賜祭命都指揮哈剌哈納爲都督金事守哈密尋封脫

脫從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從父子李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給命印

時哈密精銳僅死剩十八寇忠義王以爾認諱死刺旋解去

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許東北二門王稱建垣人僅數百戶頗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產馬駝玉石鐵大尾羊鹽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鹽鹼宜登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獵得好利西域三十八國人貢經哈密者相繼出入常道路疑乃已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外夷

三

洪武元年二月哈密遣人貢駝黃上謂從前不開哈密

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疏責則創獲火器不之無人伴過戰關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宣德元年正月遣使祭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仍命脫脫子卜答失理嗣封忠順王

三年正月卜答失理尙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輔忠順王撫綏部屬

正統四年忠順王平子哈力慎魯壇討王別名帖兀答失里齊爲其母乞醫藥上嘉予之仍轉平諸衛還所標

哈密人宿無何瓦剌攻哈密劫王王母去詔詰瓦剌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瓦剌稍肅於我聖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毋爲人所誅惑也然竟不悛益通番拘回漢人因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復舉積致殿瓦剌行軍校邊臣請紀其實詔勅貸之

天順元年例瓦答失里卒第十子朝服東希母素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子王朝服母妻皆冠飾勿許應以王母舅溫答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沈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其後請以部人必剌沙失里爲國師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飛行者難輕授其命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哈密

四

八年十例章本世繼王母賢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命把都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都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重而哈密酋母無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諫有是命把都木兒死子平懷嗣爲都督

成化元年令哈密每年一貢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多不過三百人內起送三十人赴京

二年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仇加恩爾侵擾遣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

復還哈密舊地收其巢以衛邊塞詔可

九年七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搭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徭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勸赤斤蒙古罕東等歸誠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

翻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一

哈密

王

使密過自新底可以散其毒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向之志因舉都督同知李文通致劉文習知夷情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劉文等謂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導言阿力欲掠二衛虛運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肅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池以處辭復我

十二年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

十三年十月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谷築城復

立哈密衛令罕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田土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於是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之西域諸夷復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哈太師革哈太師克哈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哈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皆被囚走獻哈密瓦剌尋退去

弘治元年阿黑麻強曰罕慎非脫朕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我不發好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

翻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一

哈密

木

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之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人入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傾西戎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强巢穴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已死

四年還哈密源自寫亦虎仙賁勸阿黑麻以金印城進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別禿野也克力數種選勝時
擬哈爾必得元率同封理因事康可察服請滿興復哈
書不然未得休息乃士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
定王者本脫脫極泰合頭日奄克字刺阿木郎補陝巴
至哈爾

六年十月土魯番侵哈爾陝巴令兵部侍郎張海都督
候謙經略哈爾密府諸番索陝巴職賜不得阿黑麻又恨
阿木郎尅賊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爾密殺阿木郎房陝
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馬文升曰哈爾密事重須公一
行文升曰方隅有亭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朝覲

顯朝集案卷百五十一 哈爾密 七

利不涉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常靜之
辯曰有誠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
可去甘肅而委四方邊事也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
候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爲不滿遠兄等在京師
海至河西道哈爾密夷人以勸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
印阿黑麻竟爾不報海乃修嘉峪關備哈爾密好回通阿
黑麻者二十餘人咸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七年土魯番使來張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勸阿黑麻令歸
陝巴廷議劾無爲也我金義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機
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通事王英

言罕東及野也乞里精突怒土魯番刺骨殺機而用之
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叩關衙互帝爲利我陝巴黑麻
罪謝西域無異地被殺而歸怒皆吾聞也如是則土魯
番勢孤自保不敵烏能自哈爾密我認從廷議命海微土
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否則爾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
仍以烏赤赤龜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字刺爲之長
如罕懷故事海等不待詔還歸下獄請免戌其使爲亦
滿達兄等四十餘人於南廣而補用王英策閉嘉峪關
絕西域貢令怒阿黑麻

顯朝集案卷百五十一 哈爾密 八

八年二月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爾密時西域諸夷皆言
成化間表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逐我河南至京宴賜
甚厚今不撫我我泛濫萬里貢獅子胡我開海道却不
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
麻且相命中國能禁我何哈爾密好回又附阿黑麻阿黑
麻遂使人哈爾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
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謀甘肅報至文升曰彼處聲援我
也土魯番至哈爾密數程中經黑風川哈爾密至苦峪又
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駝水行使我難降烟明斥
候盡兵以俟候至肅州我以逸待勞嚴兵出奇一擊必
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日牙蘭以二百

傳人稱哈密文升曰非用良涉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度召肅州總兵指揮楊翁至京撫其背曰汝請熟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款輸斬牙蘭汝計安出翁曰此賊豈非襲之不可罕東達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十日不至罕東補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純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達及總兵劉崇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由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調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

關廟典彙卷百七十八

哈密

九

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有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往四陲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文升意失望遂節制取空城無益不賞賞獨軍士遠征勞苦尙賞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各陝賁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若兵困其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字刺并種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爲清居之若喀路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字刺還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許訴曹郎禮部尙書徐璣疏逐之

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撤他兒及奄克字刺往刺木城奄克字刺將結瓦剌小列克襲斬撤他兒奄克字刺

還軍哈密阿黑麻遣人調哈密密人舉火小列克見之乘機退走守臣奏乞令爲爾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十年八月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德阿黑麻今俯過乞許與衆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達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乃取寫亦滿達兒等於閑廣

十一月以王起總制軍移經畧哈密

十一年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時王越由河西取

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同回寫亦虎仙畏兀兒

關廟典彙卷百七十八

哈密

十

奄克字刺哈刺反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字刺罕衆弟創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睦越以罕懷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字刺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太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故寫亦滿達兒等四歸將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中

爾肅州往來月便

陝巴至肅州畏番謬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襲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十七年春陝巴嘗酒諸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

麻次子真帖木兒守於密陝巴素城走沙州真帖木兒
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
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
城其見滿達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與帖木兒自刺
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並饗及奄克字刺往於密接
英衆論迎陝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
爲王奄克字刺與侯等掎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
守臣令指哈密朱瑄等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皆殺真帖木兒懼不肯
還曰奄克字刺兵外祖願依之頭處陝巴疑武器與帖
木兒居甘州

哈密

土

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郎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
兒還來侵哈密留不遣
三年滿達兒稱還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兵部尚書
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
四年滿達兒與拜牙郎乞還真帖木兒下守臣議
五年真帖木兒走出城迎而獲之
六年守臣請歸真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安賜真帖木
兒及滿達兒拜牙郎并其頭目
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

真帖木兒西還明年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字刺不
肯去爲亦虎仙滿刺哈三送至土魯番
八年八月哈密拜牙郎降於土魯番先是朝廷遣使護送
陝巴回哈密哈密屬夷阿字刺等惡陝巴結寇陰誘土
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陝巴素城走沙州
真帖木兒亦退還刺木城曰我來恐違賊占奪哈密若
有受命來守哈密者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
遣都指揮朱瑄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字刺等拜牙
郎立汗顏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
理滿達兒亦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真帖木兒西還明年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字刺不

哈密

土

初拜牙郎還來與奄克字刺叛中國住土魯番奄克字
刺不從自哈密奔沙州拜牙郎素城走入土魯番滿刺
兒亦頭目火者他只丁與瑄亦虎仙滿刺哈三人哈密
取金甲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哈木等
至甘州索貨哈密滿刺哈三人拜牙郎素城從番乞歸
差人守哈密恐無趨避謂滿達兒忠義今火者他只
丁爲亦虎仙滿刺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
請賞金幣二百緡夷官獲至哈密滿達兒率衆亦至全
滿刺木等城其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官人死且半
甘州東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達兒及火者他只丁

牙本蘭虎力勒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
州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抽旗甘州門牙本
蘭者本我面先人與寫亦虎仙等等同我虛實外狀強
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偏置好細巧為交結肆行
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為仇未敢窺嘉密關也

九年八月命左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
壇滿達兒遣使遺書甘州鎮總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
與我投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
傾軍為往漢入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鄭瑄題甘
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開乞照先年差張藤放事

翻朝典彙卷三十三

哈密

主

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送奏差澤
往總督經略戶部侍郎為清總督軍餉余澤微羽三邊
人馬外遇番夷內近達賊仍勒總速壇滿達兒并火者
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郎送回本
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獻各上言治病者藥無
二君委祺者局無二帥甘肅之路既有總督總制不宜
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習兵馬通土魯番寇
赤斤苦哈諸處殺掠其修復遣人來甘肅遺書曰速送
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和通道事火信馬驛賞以幣
二千銀酒器一副同哈密商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

請取哈密城印

十年四月彭澤遣使請哈密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
夷事寧乞休致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
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
驕悍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請和開關漢整之欲異
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患臣所能逆觀時
陸完猶在兵部嚴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
達兒王畏威傳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總巡
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翻朝典彙卷三十三

哈密

高

及番將諸城殘破河西藩鎮又結瓦剌窺我河西
十一年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密侵肅州守將高寧禦之敗
茂初彭澤之納爾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相善亦
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禮江
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
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肅勞任情肅州兵備則使
陳九疇以標帶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四滿刺采恩道
速壇滿達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贊爾
虎都六寫亦火者撤者兒於甘州以刺其雙九疇一日於
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哈之時由為撫

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天地間是不能違亦思馬四等同以贊計二吏害滿達兒怒差火者他日丁牙木爾復來占守哈爾濱差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九噶監禁致死滿達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尙徒費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噶以斬巴思等奸細極死滿達兒領兵到沙州牙木爾未肅州候斬巴思不遠派直犯肅州總兵史鑑候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噶以觀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噶令游擊黃軍本爵許存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黃軍全軍敗沒存遺幾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一

不見攻城者堡殺掠人民甚慘

滿達兒追肅州城下傷和而除遣森謀出入肅州謀殺諸將夷馬中調陳九噶伯和捕獲甲者悉盡殺之有卷肅都督失拜煙答者與滿達兒通九噶亦盡死乃潛結厄刺克酋掠其番落破三城滿達兒狼狽引去九噶軍從後微之斬獲頗多又盡殺爲亦虎仙數十年領陷哈密奸罪生謀叛論死副總兵鄭廉及奄兒字判再敗之瓜州滿達兒復請和趣撫都御史李昆以間時方遘彭澤及中貴張永往視師賊至罷行而滿達兒實無意和語果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噶議夷兄弟方內就安能

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散發頗覺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雖收堅壁待之可生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昆議異謂不宜絕前上裁兵部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時失拜網各子木馬丁黑麻入貢在京聞其父死哭入長安左門鳴父冤下錦衣法司會鞠兵部尚書王瓊雖欲修鄧彭澤又心害九噶能日操孽西北事奸失規知本兵指又度天子多嬖人可賄中則相與鬪通上書訟九噶變遷先後并指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議參度議殺九噶戶部尚書毛澄持不可乃削指既而官竊曉快服昆功領陷澤九噶大學士楊廷和素善澤乃逮瓊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一

詔獄滿成榆林復起澤兵部尚書九噶以率師史起撫

甘肅

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備臣案儲不可乃已

十四年副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會 上幸會同館寫亦

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兄 上賜國姓隨 上南

征嘉靖改元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米兒馬黑

麻木馬丁黑麻皆論死

嘉靖三年滿達兒大舉入寇至甘州陳九噶奮勇先登力

戰既解甘州閭又夜半衆聞追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

敗番兵殺火者他日丁虜赴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

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
諸番已爲九噶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噶議請還發
夾使閉關絕貢

哈密爲滿達兒所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
給耕種多百五十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
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

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蘭州又入淑州

五年起原任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戰既不能制

其令又無以服其心使絕彼之貢使不能阻彼之犯邊
乞還九噶讓還州邊夷使解仇兵未幾一清召入內閣

蘭朝集卷百七十一

哈密

七

尚書王憲代一清盡出平京羈留夷使復論土番令將
邊服罪歸我哈密

二月巡撫甘肅陳九噶及兵部尚書金獻民奏言哈密二

種尙野遊仇內徙一居蘭州東關一居金塔寺等處其

類雜居終難輯睦議得蘭州北境荒地墾與築室脩城

以居永杜後患總制楊一清覆議令夷自內屬以來未

嘗爲患一旦遷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剌則必西連察台

使足召衆未見有盜宜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然之令提督王憲轉行鎮邊曉諭撫綏毋致從賊

七年滿達兒余牙木蘭據汝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木

哥士巴攻蘭州牙木蘭不肯滿達兒欲歲牙木蘭牙木

蘭黨衆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蘭州乞曰

城山金塔寺住教守臣議留之蘭州是時王瓊起兵部

尚書代憲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豎撒馬

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達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

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

剌侵蘭州游擊將軍彭濟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

八年二月土魯番歸哈密諸夷盡哈密諸夷於蘭州滿達

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百獅子因責譯書言願歸哈密

城及諸夷使及屬掠入口求牙木蘭管臣王瓊上言所

蘭朝集卷百七十一

哈密

十八

雖哈密宜令未見爲黑水母時之所歸各番貢使凡千

餘人塞散強汝州美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餘人

貢白城山哈密都督札告學判郭落蓋蘭州東郭赤斤

都督鎮南東蓋蘭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暨

甘州南山下兵部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唐時

霍報言曰置哈密所以難我虜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

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

平郭宜核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戎毋我西陲

則界以其地居規矩順從爲也尙書胡世寧欲都哈

密專守西河乃上言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邊四百

條里而 文皇昇之凡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
崇業之南安哈密非大寧交趾也 况初封忠順王已
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凡三五爲土魯番所虜
乃叛我而即戎此與國初所封安定諸王等耳 安定王
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忠順王後而耗我
金帛視我士民哉又言牙木蘭本歸正又非叛虜者不
宜遠逐唐恐但謀之事可鑒也大學士張璠等不聽力
主王鳴謙安置諸夷於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
世宗言土魯番以不得牙木蘭覓據哈密還所置諸夷
部落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塞上而有不馴蓋據西
關朝典彙纂卷百七十一 哈密

哈密

二十

海尾刺爾果山北河西三面皆有諸藩患矣
十三年都督仇吉字刺爾果乞肅州錄和寺開地十有六頃
五十畝及耕牛復種國師伯顏字刺爾果乞置書播東夷
衆俱下兵部奏行總制唐龍巡撫趙載核無別時與之
二十四年仇吉字刺爾果奏求食糧戶部言先年夷人據土
魯所驅出肅州朝廷哀其窮宥再發糧五百石賑之
原不爲例已錄議重令所請不可從 詔從部議
二十五年先是滿達兒以哈密歸降我危不能有至是其
子馬黑祿復據之 土魯番

十六年元朝達房卜陸喜兒等三十人先以避哈密密

東侵據內附至是求還甘肅守臣以聞詔即遣出關
三十六年九月哈密都督朱兒馬黑木馬土魯番所侵乞
內附詔處之甘肅至是據沙州都督日黑刺刺乞貢許
之

初阿力房王母以不助掠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服下王
母勝赤斤諸衛油膩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進歸過
奉我自揚者議棄後無能以一騎除關而西一聞其况
後置葉金印漢渝紛爭遣將召兵追無虛歲而金印竟
不返胡世寧侵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
謙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迤邐有已然理有當然勢
國朝典彙纂卷百七十一 哈密

哈密

二十

有必然無之以忍則駭致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
迹也順則殺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專顯此當然
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速而不解此必
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寇難稽挑其大者有五焉尺籍
空虛也田蕪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都督方勝而
銳二也我失元利之機遠則無資役合瓜州之力退且
有據三也河東臨洮洮水蘇秦斤諸衛零落蓋根
本既搖諸衛亦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并力則挑
撥深入則悍腹五也况哈密遠在境外身依是鄰以學
垂亡之部落彼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調分將自潰焉

宜寬而德之貽其自歸鬼來補卒臣梓將帥奏民廣屯
某下使軍食日克然後請收還營惟吾故爲招茂利城
瓜州與哈密祿順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
則非其時也始王項與論成以議禮諸臣爲銳意哈密
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四十二年定哈密

五年一月每貢三十人起送

十三人除衛遊聽賞

被擄曉日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泰中老
人曰土魯番哈密雖動輒略我義未重兵則何畏彼求
方蘇子則何忍況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望賜不

關制典彙卷一百七十三

哈密

十一

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又皆重漢舉而略綜核騰口說
而踐實事不如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無以納侮亦
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致實斯恩惟逆則拒故威
斯畏況西域賁胡倚玉石以射州府廣厲以厚生苟取
之有備又何患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三十七

女直

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寇遼東都督宋晟劉興
樂都之

二十八年正月命都督周興爲總兵宋晟劉興副之帥師
捕女直野人

永樂元年女直野人酋長朱朝悉境歸附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三

女直

二年春遣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混同江上召集諸酋衆集
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剌哈王畢州瑯勝哥四酋率衆
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先後置
衛所三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
其部落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一朝貢
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
居降夷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新
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諱印冠帶裘衣
及銀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

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路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稍小費以弭大患亦不得不然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

宣德四年滿住隨入朝克宿衛不許

是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臣凱請討之上不發

勦兵第賜勅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許罰

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野人凡察弟

則朝與衆朱二百七十三

女直

二

所殺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

亡何凡察棄倉歸建州數與朝鮮有言詳朝鮮

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比後得故印詔上更給

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制二印使董

山領左凡察領右

十一年北虜數誘女直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

目虜人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

景泰中巡撫王朔遣指揮王武經歷往招滿住董山

等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特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以故

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貢衰大減以故怨念

天順三年謙問董山潛結朝鮮命遼東巡撫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修成許以他事廉其境得朝鮮投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府參政書選報信具以上聞請衆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以伐其謀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歸衣譯者往建州而自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成化二年董山糾毛憐海西夷人入寇遣都督武忠往

并勦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母黨叛皆順首謝董山亦

偕走歸下自歸貢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爲

斷朝與衆朱二百七十三

女直

三

之廣寧尋討之

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克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

史李秉質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董山山降送京師放

歸廣寧歸衆曰山不可有請誅山

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

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濛猪江

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蘆子河至虎

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龍魚有潛

南恰卒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擒賊果虜迺擒斬片獲

虜指揮若女等千人併誅滿住舍積雪班師指揮張綱

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饒而釋之

四年劉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發陽諸堡

六年十一月先是遼東巡撫與太監久不相能不以邊儲

爲意倉無再虞之支虜規知之聲言入寇巡撫訖議獲

諜者訊之盛稱林窮崎阻短少士饑以故無恐命斬以

徇哀求乃免於是反謀語之曰汝虜恃林窮汝不見中

國匠利木器乎遣萬卒持器使人刺之林不終朝可盡

耶爾穆報虜未以爲然秋督餉賀鐵嶺三萬諸酋相繼

於道蓋乃大聞選將調兵遣大將旗鼓出邊傷虜部次

麟初與集卷二十五

士直

四

四

四

嚴整旌旗嚴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匹

魯賊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朝廷因示羈縻

復以童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領

者親先世通駝一官諸夷復貢

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疎

貢勅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撫臣陳麒勦狀徵赴廣寧

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千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貢

故道勿納散赤哈因稽途過經女直建州三衛與合謀

三衛以報昔誅童山誅不平遂圍散赤哈聚兵得五千

騎乘虛大掠風集諸堡得近寨者僧格十八族皆以有

使貢恐誤中兵而面其使走撫順所自狀賊方欲自解

與副將韓斌謀置之獄兩夜掩屠其族殆盡更以捷聞

時太監江直方作功陳鐵嶺其意詭言建州失速掠海西

名雖屏蔽實懷賊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創

之而通事王美復說直是可乘也母爲他人功直銳其

請行上遣太監懷恩章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大學

士萬安等附直相顧莫發兵部而告余子俊言虜使

入貢而掩其家何以爲中國恩懷恩曰撫之手曰撫

之則以一大臣大通事往足矣侍郎馬文升奏恩曰

善懷恩入白上得旨命文升偕大通事恩其往賜

麟初與集卷二十五

士直

四

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疾趨撫順乃盡數其被屠家慘

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

文升察其意不實慮有反側乃具言狀而將徵大將歐

侖等諸路各設伏以待俄復入寇伏兵奔發遂擊破之

斬首二百級生擒數十人南馳馬稱是海西夷亦恐撫

國以兵威諭直等皆服懷恩請歸命衆已各解散鎮

直恃寵倖功陰主鐵嶺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

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文升遇直

無禮禮鐵復構之文升峻事還賜綵幣羊酒理部事如

故直奏文升妄取邊儲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盡

在鎮禁不與易農器故房越邊塞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俊仰訊遼東報上蓋如直言下文升詔獄又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不聽竟戍重嚴

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敏還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謀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警疾朱永佩靖僉將軍印銀忠贊東征軍務討之頗有新獲道遇貢使哈達歸亮等以為賊捕送京師誅哈達等五人貢郎亮等七人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斌右都御史直歲增永三十石諸將校陞賞有差夷大忿怒益派人殺掠焚劫慘於往時御史強珍暴其狀廣為誦成邊

興業卷一百三十一 直

十五年六月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臬首示衆各處驛見等六人克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遼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為虜所掠因相與謀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為親知所識拘置之陳敏等奏請臬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置之恐開將來之隙宜放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體議成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為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命

十一月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汪直遇於廣寧誣以

覓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將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廢積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十二月建州女直以復仇為辭糾衆深入塞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狗或噬吞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斃房屋不可勝數邊將欲兵自保不敢與戰陳敏以前功陞賞乃隱匿虜情不報於是遼地騷然屯堡房跡勿克耕耨矣

時遼寧大壞守臣皆用兵思復親夷令其酋完者亮貢馬乞入謝請於朝許之自是諸夷復奉貢諸虜如故少入

興業卷一百三十一 直

寇塞上稍休

七

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義竹孔革等為亂阻絕朝貢脫撫諭解散

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獲諸部長之人貢亦侵掠以捕殺張英猛克功賜綠幣金帶大帽獎慰之以風順諸夷其後請乞頒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於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核如制方報關令毋納

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撫赤哈等人寇冠縣孫份崇之失邑

二十四年趙撫於散滅實物夷人大譁不能稍顧許殺諸

薛簡夷人大恨數入塞殺掠大德朝宗明代赦不能禦
降浙江秦誠

二十七年大虜通兀良哈諸女直入遼東巡撫李珣亦以
不任罷去

國朝興業卷一百七十八 女直

八

六

國朝興業卷一百七十八 女直

女直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而
鄰朝鮮北至奴兒干漢爲挾妻元魏爲勿古唐爲黑水
靺鞨其部落曰女真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
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
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韓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
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
喜戰鬪建州毛韓者潮涉氏遺孽喜耕種善織紡飲食
衣服頗有華風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
耕種婦女喜金銀飾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黑龍
江即生女直教與熟女直仇殺百十戰不休有契皆善
射獵獐好盜建州夷尤善治生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
夷以北有阿哈妻得得殺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
州處要客居中與諸夷聯絡相犄角永樂間開原長
勝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住
款塞求內附住牧蘇子河路難永久專事撫綏築營漸
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掠吏民十萬餘日益
強盛建州西大固已復稍裁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長
白山廣亘千里高二百里嶺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
鴨綠江北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于五百里又
鴨綠江在開原城東北于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

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陰陽則五嶺皆石門
夷視爲咽喉土氣極寒冬常穴居產樵夫石弩赤玉真
珠金麻布鹽馬鯨睛腹納鱗海東青鷹鷄鴉鵲牛
魚果麥葵葵及貂鼠青鼠虎熊狼獾海中豹驢牛
狗猪諸皮貢以冬爲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製以
頒給勅書爲驗久稍虛嘉靖雖禁不能盡廢也

萊阿高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於亡遼滅宋基中
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厥勝固難除明興泰義
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財獵遊徙
無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繫繫者也既奔來災災性則

內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三

女直

十

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信使一臨叩謝相望散令恩
威足服其心而後馴毋失其宜一遷吏辦之矣顧率者
微之以爲功貪者渙之以爲利自我致寇亦復何尤夫
以馬帶箭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聞而反爲罪首卒
使奄豎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利夷捷虜能哉

內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兵部三十八

三衛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置奉寧福餘朵顏三衛遣使貢物往
諭故元遺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
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至今無有帶差人
君能上承天遺勳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
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奈何宋

內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四

主衛

一

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歲定期方撫有
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
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
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于故元末歸臣民悉加優待
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奉寧等處立奉寧福餘
朵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爲奉寧衛指揮塔賓帖木兒
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
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
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居爲尾止則憩爲廬順水車便
射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之

拉三衛在大寧都司北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
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
後魏之先復居放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
猶仍其稱元卽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
及營州等衛洪武間封皇子懋爲寧王守北藩時宋國
公馮勝征納哈出上諭令據大寧寨分兵列戍以控
制之至出內帑募兵輓粟納軍勝遂築大寧寬台州
富官峪四城每出師輒商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至
是阿禮失里及朵顏諸酋奏願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
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自黃泥窪瀋陽鐵嶺前
國朝興定卷百七十四

三行

二

至開原爲福餘衛自金寧抵喜峰近宜府爲朵顏衛
成祖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
王入松亭關事平詔三衛未職如高皇帝時盡官其
首與約歲貢衛每過百人其後屢告機許以馬易糧
小小入犯雖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
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爲之用役乃以都督
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藩徙江西都司及諸
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
按三衛朵顏最強分道又最險自是遼東寧
絕諸夷列我險阻聞我門庭憂我宮賞殘我吏民喜降

三屯衛雲白羊堡僅收船骨之左臂舞廳則上谷驍子
後皆倭僥則盧龍卑薄暖其朕死則遼海生間扼其胸
背則慶慶警逼失計甚矣

永樂元年十一月勅諭兀良哈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
遣使賞詔諭爾等聞命卽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
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領軍民鎮守邊
境有管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今當授
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卽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
三年三月上謂兵部曰福餘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
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候並管介就
招輯興定卷百七十四

三衛

三

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候馬至官給其直卽遣歸
九年十二月遣指揮木答哈阿升哥賁勅諭福餘等三衛
頭目昔兀良哈之果數爲難無抄掠不塞乃相率歸附
管守臣節我高皇帝於厥國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
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反
朕卽遣使來朝朕略其首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業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此者爾等爲本惟失里所
有掠我邊卒又遣告列兒等結云市馬實行宛例彼詐
如此罪奚可容今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卽
還所掠成年仍納馬三千匹始贖前罪不然發兵誅戮

韓將難逃已指押使哨不花等如勅青道人納馬駝弄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曰房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因以五萬騎擊之盡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制復稍稍自歸上亦賞其罪特如初拜親也

洪顯元年更給福餘衛印并釋前所虜部酋帖格及從指押安出請也

宣德元年七月三衛貢不將至總兵官武進伯朱榮請討之謂勅征部防守毋輕講兵

三年八月兀良哈寇邊上親征詳紀紀

六年詔諭三衛歸其罪使自新

朝鮮其衆卷百七十四 三衛

七年更給奉寧衛印以舊印奉於虜而福餘衛印亦以虜

再失至正統元年再給

正統初三衛復通虜酋脫離及女直何來下屢部成諭之

三年恭三衛酋阿魯及特以五百騎掠陝州爲邊兵破虜

獨石守將楊洪遣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奉所

掠上命塞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部指押除

出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

李獻孫匿叛安出使指押伯都哈孩等人貢其言其人

已遣通無從捕再勅索之

四年夏三衛酋及都等言實薄互市失利非文皇帝故

事上因其使陸廉訪徐及都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獻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仇有聽命朕實爾寬而妄

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

秋守將楊洪復破其五百騎於白塔兒置書表之

五年三衛使者易服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爲言却聽歸

六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關板橋

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字台皆命磔於市

九年秋三衛美虜也先屢犯塞遂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

率諸軍外出出喜峰口諸處都督楊洪出黑山東西齊

舉並擊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

朝鮮其衆卷百七十四 三衛

寧遠福餘道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衆顯又

敗之洪至克烈縣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三衛復

表怨我刺骨困通也先導之入寇而其朝貢中國如故

十二年春都御史王朝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

哈伙林中義圍擊賊之別將胡滿出開原集陣出寧遠

各有新獲表實有差

十四年福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朵顏衛抵險不肯從虜不

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表而朵顏強盛竟與虜

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虜

使中窺我週北使厚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虜虜常快勝

爲重以結帶通北營邊吏盡放還河東西三營河北
故地勸遷從此多事矣

景泰元年六月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應
門都御史朱鑑大同都御史沈固會兵禦寇之

三年三衛遊人言也先將以冬月往哈刺弄來召衛首往
議事兵部尚書于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遇至疑

爲虜間宜令邊吏嚴爲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
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瓦剌間諜詔自後

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

泰寧等衛都督僉事掌千帖木兒等上書願附塞居住且

則朝與奏卷百七十四 三衛 太

乞太寧廢城及甲盾下大臣議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譯

者給以爾俗以圖保爲生近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

時寒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押

爾與有如過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以塞夾人之

言亦不失撫取之道

五年掌千帖木兒及朵顏諸酋來朝乞犁犂種根及耕地

賜銀兩子根三十石

六年掌千帖木兒入邊恭政業感督軍破走之

天順二年房酋字來謀掠三衛詔諭掌千帖木兒使修備

緩惡來告隨習掌千帖木兒爲左都督

四年掌千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東部落不附乃
從朵顏都督朵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都督僉事

額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事貢道
由喜峰口景泰末已開從獨石萬全右衛入至是乃隨

孛來使者俱入雲中趨厚賞我待之如故仍戒遊臣毋
重罰

成化元年二月孛來爲三衛諸賞勅諭孛來曰我祖宗以
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朵顏

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
以有職俾近邊往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峰口進入

則朝與奏卷百七十四 三衛 七

今都督朵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

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令備知之

三衛犯邊違都督李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

無狀請逮治詔贊之

十二月泰寧等衛都督劉王兀哈帖木兒等奏欲於邊地

牧買牛隻農具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衣不可

與其歡與民交易可許之

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

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九月朵顏都督朵羅干遣使傳報脫脫情且奏求印信

張易升不限朝貢人數 上賜勅曰爾三衛肯我

宗所立爾前人歲時朝貢無有貳心爾却隨從毛里孩

為非今既改悔送人來朝并奏報事情特從寬免仍賜

去程以答爾意并准爾所奏放時差人朝貢每節許放

百人須投本衛印信文書為照

三年是朝太師阿失帖木兒引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

貢馬爾嚴防之 詳北虜

四年兀良哈與北虜毛里孩通役入城遣都督李鐸詰之

五年爾三衛常貢外毋進海青兒鴉

十一年七月朵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三衛 三衛 三衛

十五年七月朵顏等三衛自將奏報進北滿都魯能加

恩賜已竟且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

進貢實宜令速東守臣即在邊備賞仍諭以朝廷恩

義釋其歸附之心詔從之

弘治二年三衛請增貢不許

十七年朵顏通小王子入寇 上御愛開召輔臣議 詳北

正德四年朵顏蠻襲擊都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

虜守臣以聞兵部議許居故鎮安堡嚴戒邊臣毋縱虜

內謀從之

小頭通小王子海人馬蘭谷案嚴禁將陳乾命兵部守

解陳王提督莊勇為副總兵歸節詩乘顏成化以來兀

良哈難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

臣楊友張瓊幾荒由塞捕殺邊警遂起正德初部落既

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勝貢其子把

兒孫孫入虜掠動稱稱親進北以恐中國華蘭台者花

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為大部朵顏花當為貴種花當長

子華列字羅番覓其弟把兒孫號勇十年把兒孫通小

王子部落入馬蘭谷案股孫將陳乾及指揮評茂馬其

等命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兵部尚書王瓊建議論

花當必以把兒孫償贖乃罷兵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

三衛 三衛 三衛

諸人馬蘭谷殺亂罪璣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莊師未

義復寇邊恭將魏祥全軍沒

嘉靖初都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貢議又歸我人畜請予

一秩詔予千戶餘事中許復議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

把兒孫與小王子婚屢誘虜人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

斬獲孟春請毋惜一官以弭虜御史盧瓊疏罷之

十年把兒孫死華蘭台為都督華蘭台父華列字羅花當

長子也蚤死把兒孫狡猾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華蘭

台至是乃得蒙

十一年十一月華蘭台寇邊先是巡撫都御史王上用欲

通采顏與厚縣城其露靈山不果是時首阿非谷利亦
數人建昌喜峰太平諸寨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理官
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之禮部尚書夏言上
言大寧采顏福餘三衛祖宗建立為中國藩籬自來效
順此諸夷不同今累犯邊宜追究首惡以彰中國之威
查核邊臣失守之故 上從之

閏七月采顏夷人打於以姪革蘭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為
花當子乃猶未得因欲阻貢以脅采都指揮職事語甚
不通滿州巡撫張漢等請調兵備勦 上令巡撫明諭
不當受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官軍且勿輕動

朝鮮集卷百七十四

三衛

十

二十一年鞏蘭台獲誘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甲
往勦撫

二十二年魏兵鄭永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
采顏別部也善騎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獵
呼我氏率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役而善射虜遊之
輒入險不能通顏為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令大虜
為梗而遼東聚亦以采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
負

二十三年采顏虜校前州塞時有叛人白通事者謀采顏
酋侵我諸寨遣撫會都御史新論伏兵擒通事斬之遣

諭副都御史

二十六年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海西建
州夷出入遼東西塞下

二十七年鞏蘭台死子彭克襲故事三衛首皆以貢時身
受職調下至鞏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不能許頃之
有虜戍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填我來虜呼采顏為遼陽
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殺虜無歲歲三衛 滋勾
引其誰何

二十九年七月劄錄遼夷首猛可等入寇官軍擒斬之先
是巡撫顏天都御史王汝孝憤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

朝鮮集卷百七十四

三衛

十

由塊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至是數入犯邊始犯鮎魚
石又犯河坊口諸處官軍出勦斬首百餘級汝孝以聞
諸夷實有功邊軍兵部覆請嚴之然諸夷再失利而去
遂通遼北大虜為之鄉導云

三十年二月歲事倭僞驚知春二衛窮欲取以為功總
督侍郎何棟止之至是首其畏虜從遼尖塘宜撫回東
衛往牧不則亦宜安插棟曰三衛門初各有分地采顏
分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邊外往牧赤寧分廣
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數年前打來保一部侵住三
八河春寧以仇殺避入尖塘今已復故地其遼東屬夷

苦虜患者多二姓都落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宜加撫綏如朵顏例

八月仇駕言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舟兒陳通事等昨歲獲虜犯順今歲已期款復行詎或請亟加征討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略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總督趙錦侍郎何棟因言影克哈哈赤乃朵顏夷酋中國投以都督都指揮職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皆叛不宜復散夷衆况朵顏大罕也住牧此地縱有反習爲患尚小是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及如果剪除朵顏北虜

三書

十一

竊限必且惡爲巢穴是難野處難延寇以自近也爲計

左契及舊連年勾虜實哈舟兒陳通事爲之搆煽二虜咸中國通逃惡逆滔天罪在不赦容臣多方擒捕以正國法亦足儆戒各夷使知悔懼 上從棟言

十一 馬朵顏通事哈舟兒陳通事依諫舟兒甘州衛人史代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年俱被掠陷虜中久之逃歸中路爲朵顏衛人所獲詣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爲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允更名昂反時時引虜於各關口索鹽米酒食稍不遂意輒執弓矢嚇索爲害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舟兒負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

路虜節年侵犯黑谷關石塘嶺等處皆二人率之二十

九年俺答謀犯京東遣頭目伯顏打刺探邊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廳逼近古北口舟兒乃率虜兵西返以緩我備邊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畿甸直獲甚富虜酋舟兒等乃以所掠虜婦及牛羊馬各數百資之今歲虜已求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虜不遂乃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萬衆入寇京師戒嚴咸寧侯仇鸞刺其好狀奏下總督何棟購捕之棟乃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詔法司及錦衣衛會訊備得前後諸逆狀遂俱

三書

陳於市傳旨梟示各邊

兵部尚書趙錦言哈舟兒等日尋干戈屢犯疆場鈎致豺虎深入內地輒輒驚流毒內外賴我 皇上精誠格於上天神聖罪於不顯蓋茲二逆一日就擒師旣無經功收不戢大小臣工莫不仰荷玄恩孰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弗據迹而論咸寧侯仇鸞總督何棟總兵官成勳公輝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協理京營尚書史道成國公朱希忠錦衣都督陸炳并臣錦等均蒙天佑以效微勞但思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擬 上詔加鸞太傅兼太子太師贈歲祿百石任一

子錦衣指揮進棟左侍郎仍總督邊務任一子錦衣千戶建勳都督同知嘉會副都御史嵩官階已極在一子錦衣指揮進本禮部尚書加階少保看忠太子太保炳太子太保史道趙錦俱加太子少保各歷一子其餘臣貴有差

三十八年虜犯都兒十萬騎撲桑顏首影克哈孩爲鄉導我謀多被殺虜遂潰陷深入督臣王忬誅死

三十九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步石遊擊郭琬敗之

四十二年五月總鎮副總兵胡鎮洗桑顏夷人通漢等時

前鎮古北口連哨卒四入出塞爲桑顏夷人掠去俄而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由

夷人通漢叩關索賞銀伏兵位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

漢子彈挑原撲哨卒夷癘老虎至擒下請易其父通漢

者虜酋辛受之義妻父也總督侍郎楊選欲以率制辛

愛乃釋癘老虎數其罪而釋之併所執諸夷悉遣出關

獨而通漢要其子入質候子至乃遣還自是令諸子更

迭爲質半年一代兵部尚書楊博等議以爲良策上

詔賞選等有差

影克料東西虜二十萬由靖子順入大掠畿內督臣楊選

誅死

十二月設部言三衛勇夷世爲中國藩籬通年詭不失職

貢而往往賜順陞進卽今入貢諸夷宜選宜集於部宜

示朝廷威德飭令以時哨報竭力捍衛無懷二心若仍

前反覆卽閉關絕貢重且發兵進剿不宥俾歸傳諭而

部上從之仍戒所司疊其康衆稱朝廷柔遠之意

隆慶元年秋三衛首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蹂躪

撫寧樂亭盧龍間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

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撤

諸將退虜會大霧迷虜失道置棒柱堆中唯深十餘丈

積屍爲溝復騎踐之而退諸將張臣等謂知爭趨至割

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爲言者所劾詔謫世忠戍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由

主衛

詔燾放隨卿歸里臣等以國獲有驗督二級

按衛制首恭奉次福祿又次榮顏今榮顏盛故以爲首
稱榮顏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榮顏爲甚大抵夷性喜
餘則善反覆虜至則逮之爲羈而貪中國賜于燕無厚
亦將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敗使爲虜信之
則墮其計善取之則因用爲間雖驚能失而耳目猶在
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關平北抵北
海南連關遼俗與鞏輶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以中
峰形似故倉產馬乘駝黃牛青牛瑪瑙鵝擇皮白葡萄
葉向高曰兀良哈之爲中國患利害甚明也分關建藩
高皇之慮遠矣內使於 文皇非得已也于戈初旌障

主衛

十六

遼朝興業卷百七十四
遼前虛受舉之難難哉征伐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
後圖觀其犬鳴鑿鑿有滅殘虜守太寧之諭彼何嘗遽
割以資夷哉犁庭甫定檢木變典雄謀莫究遺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役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首復舊
疆善繼善述諱曰不宜顯上有雄畧之上下無謀遠之
臣且并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宜遠隔若
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
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幸於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
藉口於 文皇賊方氏逆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
故實莫稽而傳說日甚可勝歎哉

四朝興業卷一百七十五

都察院右余都御史臣徐學聚

南京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臣姜兆齊

兵部三十九

西番

洪武二年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西番

按西番古吐蕃地本羗屬凡口餘種直處河湟江峽間

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

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

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四朝興業卷一百七十五

西番

一

西番寇臨洮守將掌正禦之時河水未合師不得濟正視

天賊若平者則合河水頃之有水如巨壘自上流而下

風隨之冰合卽渡河擄其營賊大驚諸降自是諸部相

繼來歸

三年六月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詔諭吐蕃仍命圖其

所過山川形勢以歸

六年命西番諸酋舉故宣授藏以張帝師喇加巴藏卜爲

總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

揮同知宜恩住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有封藏頂國

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

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今其地爲都督府
二日烏思藏曰朵甘指揮使司一日龍答宣慰使司三
日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司六日
朵甘思曰朵甘瓏答曰朵甘丹曰朵甘洽濟曰朵甘川
日磨兒勒萬戶府四日沙兒可以乃行日羅恩端曰別
思麻千戶所十七關化關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
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五十人大乘大寶
二法王貢無舞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袞袞僧
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克正副使四川
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長河西魚通寧遠歲

西番

二

廟朝典彙卷七十五
一貢貢止五六十人多不過百人自雅州入四川藏茂
松潘金川雜谷達恩蠻謝番僧皆三歲一貢貢百人多
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然
岷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蕃族一年一貢大族四
五人小族二人至京餘諸寨
七年七月丙酉獻葡萄酒 上賜阿長文綺襲衣造還
謝史自唐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甚
善但立成之說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取何如蠻夷非
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
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取蠻夷之道也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人寇詔立賞格購之
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互往招之郭買的不
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
手自刃之有爭天倫若實之非所以今天下也但以其
所獲牛馬給之

八年川藏族殺我使榮哥項南等於是命衍因公鄧愈爲
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履其巢窟進
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一年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將軍都督
廟朝典彙卷七十五
西番 三

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兒孃噶子阿卜
商等叛據納鄰七站復命沐英等討之英兵至洮州賊
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於東荒山南川
副兵成之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
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鄰
七站之地歸於職方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
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
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兒名爲
差倭

十六年令桑甘思藏一貢自雅州入

十七年景川侯曹震奏西番有名桑甘思藏日族者入馬牛羊番盛請來春發兵抽取詔止之

二十年景番使闕出麻鐵

二十一年蜀王椿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崖關遣都指揮使星能等親兵一萬三千從涼國公藍玉往遮摩之

薩王泰擊敗西番蠻人及討平崑崙奴迫入寇蠻人泉土地副使觀音著等俘其男女數千人賜白金勞之

二十四年來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討西番木附者上止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恨無輕果爾勝及得友

新朝集卷五十五

西番

四

五

德宜還京師玉帥請將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釋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羅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謂

擊之能不聽賊遂過去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

地曠山險控扼西番建歲發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

并討長河西朵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始待後舉玉遂班師

十六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禁私茶

成化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

四年遣番僧尙師哈立麻至京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五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驅逐

過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首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

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

封大寶大乘開教闡化普善王

西番

五

六年都督陳懷討松潘番寇平之九年開化王貢使亂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茶

井置亂藏等以聞上命釋之還其茶正統初長河西廉通寧遠來貢實其厚

四年生番隨果等八百二十九家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

入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已有隙因與得勝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錦

都督李安討之剿寨其枉出商巴於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請復命商巴爲國師

十四年停西番金牌

景泰間西番黑標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
柔服獨黃下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架搭架駐停慢
屢詔讓之未幾死

三年尊勝清修兩善大國師獲印遣人貢舍利

天順五年番寇永州國都督毛忠總兵官張伯術領部
之

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命總兵宣城侯衛順巡撫都御

史吳琮等討之績與琮將中軍都督甘霖蘭臺山丹莊
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進至駱駝山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西番

得都共七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成化元年定烏思藏僧三年一貢例初番僧入貢不過

三四十人景泰初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百人前後終

釋賞賜不費所至驛站至是禮臣以爲言詔諭開化王

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

四年因星變陳言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西番創貢已等

加以法王名號實隆厚出乘輿轎輦川流金吾乞革

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下所司議

御史左鈺言此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僧僧名號

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 陛下又謂恐失遠

人心臣以爲 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通人心乎
乞鑒廷臣計議不報

五年封開教輔教二王

八年洮岷生熟番作亂陝西巡撫項忠調兵撫捕降其衆

九年岷州番入寇十戶色景禦之殺害

十二年番僧入貢至九百人貢少減

十六年封開化王厚賜之

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

勅書勸令貢賦四川陝西堅入

九年西番蕭松反侵內地進撫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西番

三級

弘治二年番僧貢使千三百人減其貢

十六年督理茶馬御史楊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

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錫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

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

大乘法王初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遠在西方

性極頑犢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分界

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許焉危胡妄有所求請

因以目利不從便以爲失異然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

害甚大諸儒之不聽尋遣使回九人許收佛事

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虜人酋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問詔議卿

先是止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徒仇走涼州與阿你克廝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落兼有西土剌卑眼班板丹打力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昺乃上言西土諸番前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廢以商賈獎以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西番

九

茶利匪徒竊其互市亦漢人斷劍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險泰醜則可以窺關中出附文則可以伺劔外其不為脅冒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途東歸卑西并諸羌遂為隋唐歷世患况虜既有定穴而復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不測章下所司

八年洮岷番賊數入番昌殺吏上掠人奇獎盛合隴右驛然總督尚書王現上言倭彼入境我以大軍沿裝其巢穴人稍畏之已而官兵北防套虜遂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大慘事聞兵部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被亦不剌侵逐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其後

即昔寇克因不戰而服羌段頗殺虜百萬為費以億萬計內地空虛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畫策萬全也乞廣宣帝之明尊克國之任凡剌取西番事宜一以委現為便上從之現念欲撫罕開必勸光寧乃遣海擊彭城都督劉文幸兵自固原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勸凡撫定六十五族勸破一十六族斬首三百有七十西鄙以寧

十二年烏都攜錫番為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

十八年時西番金屏為海虜所掠盡散失劉器以為言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藏番關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禁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勒合如成化故事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西番

九

二十年西海虜酋遣人叩塞納款時甘肅巡撫陳卿言西海酋卜兒孩遣人獻金牌馬匹叩塞納款事下兵部尚書張瓚等言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為甘肅腹心之害若果誠則莊浪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屯田墾塞得乘間修舉河西孤危之勢可轉為安但虜情叵測今止獻金牌馬匹未有如往歲求進子人侍酋長入覲之事鎮巡官亦未明言何以待之請命總督尚書楊守

證同本鎮官偵察情實併陳開察之策奏請裁決或甘
言腴詞緩我邊備亦述來處仍令巡茶御史覈金牌所
自以聞 上從部議

十五年番夷作亂時甘肅近邊各糧番戍糾眾攻劫莊
寨掠掠人畜掠險抗敵巡撫廖榮上言欲乘時進剿以
禦兇悍除民害而總督張珩上言欲宣布恩威待時戡
定事下兵部議尚書毛伯溫言番夷更化實切誠心志
之剛驚擾後之則滋蔓宜治其陳兵固守地方仍遣人
宣布威德陳示禍福令知悔禍獻日惡以贖罪如節終
負固定宜追勦不得互為異同以致大誤 上從部議

百餘

初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勒等舊為土堡所迫款求
內附已議安置於肅州城北威廢等處於時未築城堡
苦房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難居至是歷事監生李
時賜疏言不便久且賄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亟徙之
境外詔守臣經畧之巡撫都御史楊博檄副使王儀恭
將勦勦修葺威廢并金塔寺石城修築白盧墩等城堡
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一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糴共
諸番皆稱首奉令各如所議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
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遂以為期約自後惟
朔望許入城市交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常交通

出入違者加之重辟於是肅州數十年番害悉除總督
王以旂以其事聞固列上諸臣功狀 上深嘉之各陞
級齊以銀幣時賜等下督臣頒賞有差

三十年御史劉嵩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族
大馬者給以金牌族小馬者給以勘合總督尚書
王以旂等亦以為言兵部覆議言國初制金牌信符頒
降西番諸族各鈐制其黨綱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
西海為北虜所掠奔虜又歲加侵掠南番所領金牌散
失漸徙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賫符比號之平今番
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給而復失如體統何止宜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一 書

十一

給與勘合使族屬無統者易以號召而外文移掌去交
易之名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詔如議行

四十二年詔封為恩威開化諸王時開化諸王請封
以故事遣番僧遠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為正副使以通
事片班朱廷野還自其事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即
以誰勅付來人資送體番僧勿違或下附近藩司選送
邊僧人資賜 上從之封諸藏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隆慶三年以西番入貢屢違約多人且不如期詔限三年
貢定名數赴京毋過十人餘番候命賞賜有全有威
著為令

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直質朴膏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尙琴瑟食酪水糲居毛帳務耕牧好很鬪貪壯盛弱懷恩重利尋尋信諷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摩牛源羊草上飛骨馬厚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錯得沙棠樹黑驢爲奇

五王諸番族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出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四川諸番教信丁大夫丁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宋將軍洪武永樂間久與西陲

積功封西寧侯了宋皆克平羌將軍

按鄭曉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使串侯通還西周附屬豈能拒東漢唐進士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市羈縻之西鄙少寧正紀後邊防大弛戎心遂敢窺款於洮岷河間間陷城堡遠斥濶廣儲畜備海賊勿使得速西番印行校傳請於精兵駐臨洮昌要緊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附諸西戎

安定衛

洪武七年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貢毳毼甲刀劍等物賜藏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員苦先帖里四部給卜烟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

按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魯城郭俗以馬乳釀酒租帳爲處產馬駝玉石

八年安定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夾首沙刺等爲指揮等官分統四部

永樂二年安定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兩求

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價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課可

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

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

二十二年中使番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於威都

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綿里加言賊中

使者安定臨先首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

七百餘人殺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

指關頭首謝省其罪追歸

宣德二年以安定僧官炳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印命

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入貢西國師之等領方經
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都與國師則攝刺載卜攝刺載
卜者譯師賞竹頗真之侄也竹頗真自永樂時來歸
居西寧卒而攝刺載卜嗣為西國師攝刺汪清疏其
歸甸內地恐患邊詔歸安定王其王

九年安定首那南奔等城內先我使
戒亦察丹約東部落毋生事
九年亦察丹卒子額古特此見嗣王尚幼以其

恩泰已為都指揮金生位之
大順三年安定遣使來貢駝馬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西戎 二

成化時安定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
頗真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
貢

弘治十年遣使來貢駝馬
正德七年亦十刺被安定奪諸印撤其地餘眾內徙嘉靖
間復命部酋嗣為指揮頗真果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
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平東衛

洪武二十五年平東侵塞涼國公登玉討之許佐陳勿漢
人不聽師至阿鼻川土酋哈答等遁夫不見虜而還
將軍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諸衛二平東最弱
三十年酋長鎮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平東衛以鎮南吉
刺思為指揮僉事

永樂二年鎮南吉刺思與其兄答力斡等十六人貢馬首
指揮使答力斡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為指揮僉事皆
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

十年平東土酋屢為寇劫掠遣指揮康壽賞勛戒勝之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西戎 三

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負內供馬逆赤斤復
生官兵討盡先相驚欲為亂 上命守臣招撫之使復
業曲先之役平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
獲駝馬牛羊以獻

宣德七年諭曲先功授班麻思結指揮使
九年平東別部剌兒加邁劫使者命都督史耶劉廣討之
廣相與計慮負罪重必獲匿我以討叛名而過逆之
弗誅兵且無震乃先使指揮那賢以百餘騎往覘敵行

月餘渡畢力木江剌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
罪廣等以聞命宥之

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述罕索且誘其

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入省兩前戒諭之

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上念諸夷數犯告言攝

總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寇塞下部都御史馬昂

約勸忠順王無與罕東誓且令發屬請報我

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友遠政劉文奉命

調罕東兵往討遠還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

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警殺逐居沙州朝廷許其耕

收檢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

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西戎 四

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

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進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

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

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毀道罕東介給食而亦不

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效至弘治時往往試肅州塞

未恤矣

以克率孫日圭刺嗣為都督

嘉靖初與別門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

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

練習之番休逸上皆縣日圭刺約東部落浸齊而我邊

以制夷康倉粟生田

三十五年九月罕東屬夷昔遏上番王璦徙之肅州大為

民害楊博召其酋長諭曰若輩居此計非久遠吾為汝

圖白城威遠金塔諸所皆善水草可為世業皆曰幸甚

乃築城堡遷之遠塞五百里積患頓消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西戎

五

赤斤蒙古

永樂二年故體輒丞相苦木子塔力泥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泥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

按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泰康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張州後沒於吐蕃宋

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

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底子也榮同豐城侯李

彬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典師非司馬法請止兵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兩求

本

納爾魯木晉指揮同知

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

宣德七年所部隸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涼

止稅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繼祖職有功晉都指揮使

五年晉且加失旺都督僉事

六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華古者可兒郎等曰近使

者至於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來朕命不遵華古

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爲盜暴苦行旅其負朝廷所

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

赤斤蒙古以瓦剌寇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

諸夏寺其地守臣謂寺不已且子之與勿許從從之

且加失旺率子阿速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鎮火者乞

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勒戒胡麟而以

鎮火者爲都指揮僉事

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剌也先來求婚未即聽至是也先

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問復請內遷避瓦剌報詔

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得便自心中阻爾受聘非宜

往而見詐悔爾何及赤斤爾世守地奈何爾之爾第保

險緩衆善自備朕且今邊將緩急爾矣是特瓦剌強赤

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百求

七

官沙州首領令以爲言詔詰責之

十一年赤斤首領合者逃關下乞攬部落來歸上遣還

下其事於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

於達達生鎖合者及華古者乃命分所部爲三機自領

中帳使塔力尼領左機以西番人領合者領右機以達

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機

相仇殺不休領合者寤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兒

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首切

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切者械至京釋之

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實有

差後復晉左都督

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不斤請衛使助已阿速自其書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

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剌塔兒嗣爲左都督

六年以瓦剌塔兒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瓦剌塔兒從夾族討也

七年瓦剌塔兒卒子貴橋塔兒嗣

十四年與貴復表言貴橋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兼所服乞晉秩入視事貴橋塔兒亦曰請從之以加定爲

都指揮僉事仍令侯貴橋塔兒壯還衛政是後土魯番國朝與葉卷百七十五

伯哈密侵掠赤斤至正應間奉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遠處

高先衛

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上首散西恩爲指揮同如其後爲朵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

〔按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指揮哈三散即恩三郎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葉王准報可以三郎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于

昔兒丁

永樂末散即恩及安定首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諭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調地曲先遁遁莫

遣師都督史昭言敵首未獲宜窮追詔已之

國朝與葉卷百七十五

宣德二年散即恩復掠使蕭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恩懼而遁遁乎否戶堅都等進馬獻

罪上以遠夷不足數罪之還其俘命居故部

指揮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潛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魯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

苦土番番內徙失故地

沙州

咸武二十四年沙州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

永樂三年置沙州衛以其酋因即來買住二人爲指揮使

赴冠帶印誥因即來領衛事進都指揮都督

宣德七年沙州來告饑 上謂戶部曰被災恤患朕固不

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因即

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

正統四年因即來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哈密及

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因即來以聞 上命哈

密罕東還其地并歸侵地仍蓋因即來吾撫部落母監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商茂 十

鄭啟彙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 上嘉勞

之賜給幣晉其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合

等各一秩

七年命邊將率戊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因即來南也城竣

人蕭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欲爲弟娶其女詔聽

自便

九年因即來卒因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

聘以喃哥嗣爲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古爲都指揮使

佐喃哥領衛事

十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詣書邊將言指揮乃兒

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暗
哥名何也其命總兵任禮往覈之其明年任禮言喃
哥弟鎮南奔爲瓦剌僞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真
有他變勅禮招撫之

十三年任禮擒鎮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

恭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因瓦剌罕所部屬二百餘戶

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

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卒

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名羅秉忠

正德中巡撫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復歸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商茂 土

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

魯番

嘉靖中總督王璠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石生

困邊儲

洪武三十五年遣使詔諭哈烈酋長賜金綺

永樂七年哈烈頭目麼魯等朝貢

十二年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哈烈國

正統二年哈烈指揮哈只等貢馬及玉石

按哈烈一名音管城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

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沐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攸

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他都淮八刺黑諸城皆隸焉

按哈烈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東

北山壘石為屋屋若高臺無棟梁塼壁懸檐皆金碧琉

閣朝典卷百七十五

爾來

土

均門扉雕刻獸骨角犀房設綵繡帳房為燕聚所金床

重茵衣冠大頰亦力把力民土房或阻帳以雨水故上

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職力馬力一

話握手或相抱為禮致意於人則云撒蓋少炊爨飯食

就肆無七箸交易用銀錢三等無正額時日月亦無

斗斛用權衡為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兒育衣尚白乃

裘易青黑無棉襦不祀鬼神祭先於墓商人多善走日

行可百里氣候嘗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

菓器尤精巧產巴旦杏鎖依花毯金銀珊瑚琥珀水晶

珠罕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堅明如水晶琢磨為器

以水澆之和肉食多桑宜蠶為統緒細密過中國農不

甚勞然為糧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龜錫子

宴會極豐厚男女潰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

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誦習諸經義省刑罰薄稅歛

寡爭訟好施子務農桑諸國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弘偉

阿達

永樂中阿達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按阿達在西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

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

利殺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鬪物產能裕涼雖遠諸人無

爾來夜無寇盜

爾來

土

沙哈魯

永樂中沙哈魯七十七人來朝貢

按沙哈魯國在阿達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關好佛

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

有價廉而待奇貨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

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

畜產豐利

失刺思

永樂中失刺思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臨歸市

馬於遠西撒馬兒罕失利思諸國 仁宗即位咨諸使
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遲

宣德元年失利思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永樂中納失者罕遣使十人來朝貢

後納失罕東去失利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
川澤有林木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

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佛僧所至必飲食之尚承
健剛不勝者衆共服之

亦力把力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西戎

洪武二十四年亦力把力國王黑兒火者遣人貢馬

永樂四年亦力把力王汝述遣人貢玉璫

十一年吏部員外陳誠使諭其國

十六年頭目達哥克洞滿來朝言至思獻其從兄王納黑

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

正統二年王至思遣人貢玉璞駝馬

景泰三年遣人朝貢以後朝貢不絕

按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馬者曰蠅茲元時名別失
八里馬哈木封於此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
帳房圓窗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翠羽簪駕綢衣

補彩削髮貢耳飲食肉酪或食珍羞鳥毛布多雪霜平
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殘雪俗謂以服用汚
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蔥嶺爲大有熱海然氣候常
寒產銅鐵鉛雖貢胡粉馬駝犛牛孔雀麗饒白氍毹
布

略三

哈烈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也克力

把丹沙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幹失

卜哈烈 怕刺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五 西戎

南戎

十五

你沙兀兒

克失迷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沙六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

兀倫

阿端 耶思成

坤城

恰黑 擺音

克毗

以上西域三十八國朝貢皆經哈密其貢期或三年
或五年一次起送不過三十五人

土魯番

永樂六年土魯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紗幣遣歸九年土魯番遣使貢

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守官

宣德五年土魯番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詣京師自効上嘉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尹吉兒察死其子卜烟川兒復來歸授指揮僉事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西域

十六

成化初阿力始稱自稱遠禮王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郡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蒙古諸衛攻掠甘肅爲患不休

詳略纂

十二年八月巡撫甘肅都御史朱有文等奏土魯番速禮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郎等人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詐實無還意其赤兒米郎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禮阿力養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亂亂宜先

究治其使然後徐與問罪之師以彰與滅之誅臣查中國之取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亡無義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符難與復立善用霸席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郎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寬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津貼以成不虛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儆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十四年九月速禮阿力王死子阿黑麻立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西域

十七

弘治二年八月阿黑麻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併求爲哈密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謂遣使和好雖通北大勝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育分地難復主哈密至於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聖旨切責阿黑麻怒謀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復舉阿黑麻以爲然

八年六月阿黑麻自稱可汗逼令罕東赤斤等衛屬番從順都御史許進跪請善賞勿令哄誘從之

正德十年土魯番火者他只丁施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
慘

十五年八月殺剽掠土魯番

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州連糧滿進兒與其將牙本蘭火
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巡撫陳九疇屬衆出擊滿進兒
走蘭州九疇聞追抵蘭州分令擊大破之殺其將火
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遇卒不制復邀擊之大創而歸
四年正月初番與魯達叩關求貢甘肅巡撫陳九疇請都
之得旨令起送十餘人悉京方物准入貢禮部尚書席
書執奏言魯達非會與所貢之地真偽未可辨頃

兩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西戎

十八

土魯番侵犯甘肅數開進貢之人而甘肅撫夷官又族
魯達數內查出土魯番之衆則其詐甚明必土魯番欲
謀入寇故先設此爲餌耳臣竊謂大戎之情不可料
以常理帝王柔遠應之必有機宜况所貢獅子犀牛之
類奉養之費甚爲不輕其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
食又焉用之請令守臣却還不受番遣出塞仍重治所
獲土魯番奸回之罪疏上詔遵前旨而令鎮巡官嚴加
所獲土魯番衆

先是土魯番數遣人持番文求貢詞先後不一迨撫寇天
敘等以爲滿詐反復不足深信第恐求貢不爲明春復

來防禦不可不嚴於是兵部議以爲土魯番恃其詐力
且貢且叛住歲甘州之役大肆侵掠故議閉關絕之今
以計窮乞貢而番文背展誇張不實其所達又彼中與
人詐設巨測請下提督鎮巡官曉諭夷使如果悔過效
順方許進貢如有詐僞仍舊閉絕嚴兵境上以備之
上從其議

六年土魯番款關求貢 上下廷臣議未決尚書桂萼請
乘其來而急撫之因貢以獻還哈密城池時不可失
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苟所奏哈密事情其說得
是待議來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順之詞我則還將

兩朝典彙卷一百五十八 西戎

十九

出師伐其罪狀復其忠順之爵西邊之患方得寧息朕
意如此未知何如預與卿計一清奏請及其求和之禮
遣使宣諭計之自新而中國固以其間修守備之備廢
恩威兩得後患可弭 上報曰卿昨具議則奏甚詳似
欲與情伏願必先將我邊失事人員悉以問罪方可服
夷酋也而土魯番上逆天道背負祖宗厚恩輕我中國
邊民其罪甚大當要遣將征勦方示中國之威但
恐泄及無罪爲今之計以朕意內則選將練兵一面委
官前去整理糧草就着賚望兵備一面將求和夷使賈
贊邊方一面將先今失誤回事勾惹邊患的通行拿問

治以重罪一面遣委有膽力通爽情竅達通事一人資
持檄諭諸青親率速壇滿速兒如吳忠遵詔令悔罪來
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輕慢之意則嚴整大兵直趨其
穴然後可除邊方之患其禍之來實始於彭澤陳九疇
而因殺死爲亦虎德家族侵欺財產所以彼酋至今恨
之及前年出師委是處奏成功其資益長同酋之慢視
也今亦要追究滿速兒在否其陳九疇內恃楊廷和之
勢尤爲罪首次則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疇死罪方稱同
酋之恨此則未可夫以一趙撫大臣對一同酋之命可
也則孰爲輕重焉今之計要在朕與卿等行耳不當苟
同朝典案卷一百七十五 南友 二十

回發朕意如此特再與卿議備導重臣殷隆重托可用
心議來符朕親作撫諭詔文仍與卿等四臣議行
七年滿速兒時往來關下使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
憾事聞將報許兵部尚書胡世寧爭之言牙木蘭本我
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示者爲亦虎仙火者他
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
以待之結尾刺以捷之指新資實有功內治既修何憂
乎使夷 上是之章下總督王瓊瓊引夷使伏階下風
諭朝廷威德言牙木蘭已他使釋馬黑麻虎力奶翁等
人貢請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煩慰勞之遂以哈密歸

八年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
正德十一年以來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非彼 能
乃我之自治未能耳今檄歸哈密不過以空言相誦所
送原掠人口不及百之十一而乃以索牙木蘭爲辭是
欺邊塞向背難測也總而論之甘肅之安危在自治之
得失不在土魯番之強弱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
納貢爲權宜彼難變詐多端而我待之惟一誠教雖及
覆萬款而我度之惟一理展發控制有進而體統自尊
矣然兵有添机事難過度是以關外之事不從中制今
才猷練廷如王瓊屏總制之重任握便宜之大權事當
國朝典案卷一百七十五 西茂 三十

應机立決責一具奏毋或顧慮太過動輒生疑可也
鋒鏑交於原野謀猷決於廊廟不合机宜反致牽制臣
與瓊中外雖殊義當共濟合瓊展布四體知無不爲申
長子師師之義釋 皇上西顧之憂則關陝永靖邊塞
自服矣 上然之令瓊用心調處勿負朝廷倚重之委
甘肅鎮巡官唐澤等言土魯番累年犯邊蓋恃左利爲外
援也今因議婚彼此有隙宜遣使賫實遺結左利爲外
土魯番之交總制王瓊以無故賫實使律不可成之功
自起機稿不可爲也兵部尚書李承勛等覆議以鎮巡
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生事欺妄爲慮尤得

中國正大之體如土魯番不來犯邊許通貢如舊若再侵犯即絕其貢使瓦剌叩關納款量行犒賞如其不來不必遣使賚夷情自服國勢自尊上從之三項在邊二年置牙木蘭於內地焉帖木哥於近邊屬番之在關前山各者各加撫恤甘肅撫巡唐澤胡明善奏其處置得宜乞爾久任

九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隨天方諸使人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與滿速兒欲俟奶翁還即要諸番寇肅州會奶翁道死瓦剌又攻其部不果來寇而來降人哈六刺言滿速兒欲以哈密城與厚失刺答妻管理兵部同請許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西戎

二十二

其通貢者令三年或五年為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詔從之然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守臣歲歲備寇胡不戰無復同關外事矣

十二年滿速兒以三事請一乞治陳九哈罪二遣人和番三索牙木蘭還撫趙誠言上言不宜過撫恐其驕恣如犯順即戮其使之奸黠者餘遣兩廣雖悔罪不還其使兵部言點賚賚漸不可長宜諭修職貢毋得招逆從之既而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言陳太監家人王洪要去馬匹玉石等物訟於部上令遣官甘肅勸處

十五年總制三邊尚書唐龍言甘肅一鎮專一防禦回虜

回番諸夷諸夷之中惟土魯番回夷性極狂狡而夷酋滿速兒尤如鬼蜮之不可測今又當進貢之期防處事宜尤宜預計若彼仍索牙木蘭宜明諭以牙木蘭乃我番屬非彼回種既安置日久斷不可發以絕希望之心尤諭令將哈密城池作急退還庶幾法制不疎他處可杜上詔議行之

二十五年滿速兒死子沙速撥開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耕種沙州

九月馬黑麻速壇等求入貢內附并討地方住牧總督張璁以問部議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上曰甘肅自經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西戎

三十三

土魯番賊等哈密以來滿離浸廢赤斤地方冒益割弱回夷占住甘肅生息日繁貽誤深焉黑麻速壇驕習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婚瓦剌陰據哈密占據沙州土田意在內侵且因謀滅速壇投降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容其入貢其求地住牧等俱不准行

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人百餘人因而叩關總兵仇鸞巡撫鄒御史傅鳳翔盡逐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開肅州半開甘州至是諸夷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為調停不寬恤詔姑從之乃鸞鳳翔博

俸有差

四十五年沙連植以潛掠北虜中流失死弟馬連嗣襲入貢

隆慶二年馬連死馬黑麻嗣其弟項非連植虎未失連植

時卜撒亦並遣使貢守臣爲請給部官項非等所請

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

不可宜姑令項非等各酌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

摩制可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百五

三

接土營番一名土爾番在大州西百里古支河縣安樂

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燠少雨雪土

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聚居信佛法多僧寺城

西二十里有崖見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

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

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

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

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

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

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剃髮處也猶峽而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百五

三

東行六七里登高崖下小山巖巖峰秀麗羅列成

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

者其堅如石文綴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

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峽

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攀山

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壁巖岬天

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後土營番日強殘破我

嘉靖間外七衛及城郭地大人聚其處昔時矣

火州 柳陳城

永樂七年火州酋遣人朝貢

十二年吏部員外陳誠至火州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
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德
西域長史茂已校尉道居焉

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
萬戶瓦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玉璞後入貢不絕

關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西戎

三十六

按火州在嘉峪關西行可一日至本漢軍師前後王地
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河八千里後王治務
室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治戊巳校
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
關白固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
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屬
遣使貢元蔬畏兀兒隸焉哈木八國朝號火州其東七
十里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
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里俗類回鶻烏孫事天神
信佛法資食馬好騎射時節發水為戲其山川壘山蒲

類海交河爲大產馬駝鹽白氍布錦織陰牙角阿悉

關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西戎

三十七

按柳陳一名營陳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
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
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區夷人謂之旱溺出
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三風捲浮沙所積道有
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
樹林陰翳土宜稼麥麻豆古有小蒲竹甘甜無核名瓊
子葡萄氣候和燠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
小罩刺婦如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結婦人蒙早巾
垂簪於額大袷皆胡服

獻馬兒罕

洪武二十年據馬兒罕國王帖木兒遣回國滿制哈非恩貢駝馬詔厚賜之二十二年復貢馬

二十四年據馬兒罕海青賜勅賚子之

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送方必失表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

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無有遠近咸恩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惟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

獻馬兒罕卷五十五

南戎

十九

方絕域皆附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中國者使覲覲都邑咸池富貴雄壯如出香館之中忽觀日月何幸如之又承赦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聞部洛間茲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照世杯光明洞微可知世事故云

二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置獻馬兒罕

永樂五年頭目哈里合虎及達送安等還以貢方物厚賜之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子孫哈里嗣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至洪熙元年始還或曰兀魯伯即哈里

正統六年遣使貢良馬

十二年貢馬及玉石

成化十年貢二獅子遣中官迎之

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部倪岳以非貢道請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

嘉靖中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獻馬兒罕卷五十五

南戎

十九

按撒馬兒罕漢屬蔥嶺也在葱嶺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水河最大風甚偉置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漫漶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帳城中達巷縱橫肆市個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果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園東有養夷沙鹿海牙塞區達失子西有滑石迭里達諸城皆隸焉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扇悉思檀水晶鹽花葉布名馬鶴峯駝大尾羊復稅

晉述

嘉靖二年魯迷自甘肅入貢後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

天方國

宣德七年西域天方國遣使來朝貢

天方古鈔冲地又名西域舊名天堂

正德十二年天方入貢

嘉靖中定天方五年一貢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五 西戎

默德那國

宣德中默德那國遣使隨天方國使來朝貢

按默德那即同祖國地接天方

于闐國

永樂六年于闐國王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滿刺哈撒

水丁等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

按于闐大國在蔥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

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嘗遣人

入貢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末尙遣朝貢不絕後國中

祇翁鄰國交役人民僅萬計皆遷居山谷間境內惟火

州營陳哈失哈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垣敗屋生理極蕭

條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

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絕如中土人機巧好浮屠法好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五 西戎

三十

欲羣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遣書獻於首乃發之稍知

尋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蔥嶺爲大隴下有白玉

河綠玉河黑玉河產玉胡錦雙峰駝諸香珊瑚翡翠琥

珀花藥布名馬腦胸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日落國

八答黑商

他都准

亦思弗罕

俱永樂中遣使朝貢

黑雲 宣德十年遣使朝貢

額即訖

哈辛 俱嘉靖中新附入貢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四十

土官 夷官附

乙巳五月蒙古恩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恩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委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恩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土官

一

洪武元年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

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人番溪洞所轄兩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讓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七月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來安府岑漢忠恩明府黃恕都太平府黃英衍向武州黃世鈺龍州趙帖堅

等各遣使奉貢方物 詔以伯顏等各爲本府知府世鈺等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

五年八月貴州宣慰使霽翠請討部落隱居 上以隱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霽翠所濫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鎮守邊境霽翠所請不從將放邊警宜預防之

六年十月江夏侯周德興奏田州府總管黃至威招撫鳳儀等州一百一十一處人民皆來款附 上嘉至威招撫之功以安州茂州陽縣屬之

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二

七年三月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二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以徵其賦

九年八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上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各得其所則汝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

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江龍城驛
病卒有司以聞 上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
於思南

十五年正月元曲靖宣慰司等官降^{詳前}

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詔勅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

八月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陳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
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
地所謂百夷者是也元時常居於緬甸有城郭室屋其
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

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送入貢是年大兵

三

旣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
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十六年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賜朝服及織

金羅衣紗帽金帶

十七年閏十月泉州土吏軍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
任本州巡檢有兵糧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上不許

十八年正月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富撓之先
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山山谷

迄故元富撓之父晏男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
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關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
匪富撓名以爲已物朝廷初不知因以錢保爲東蘭
知州旣而錢保微歎悉山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及
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月襲之故於是執
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十一年二月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霽翠金坑安撫使密
定所屬租稅累逋預蠻人特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
使督之 上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
聲教矣其逋負豈敢爲耶必其歲有水旱故不能及時

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四

二十三年六月思南宣慰司土官覃大勝作亂涼國公藍
玉移兵討擒之伏誅其黨誦成開元

二十五年十月雲南土官月魯帖木兒飯紂合西番摩娑
賈哈科等大肆抄掠命涼國公藍玉率越葛侯俞通福
將兵討之玉兵次栢典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
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至京師伏誅

二十八年二月 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
等諭曰 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
功不忍遽真於法安五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存如

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爲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變爲土官與貼堅妻互相告訐又言茂已死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教騎舍人論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皇上未卽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

朝鮮集卷之七

五

其由尼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八月命左都督楊文討龍州土官趙宗壽

詳前

三十年二月勅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土土酋長以時來朝貢毋取罪罰

永樂元年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

原輸差發銀六千九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

倫發卒前此有虧兌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

後續認者難於爲額使一二年民食給足可令再輸

上曰取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免資其

罪止以原額爲定增辦者悉除之

二年四月車里宣慰司使刁邏答檀發衆侵威遠州地樁其州官事聞上命西平侯沐晟遣人諭之如其不使調兵剪滅於是刁邏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弟刁臘等詣京貢馬及方物謝罪都察院請先下刁臘等於法司而後逮問刁邏答以示懲戒上命已之

思明府知府黃廣成奏先臣故地祿州西平州永平寨被安南侵據乞天恩諭使歸還上納之

麓川平緬宣慰司并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遣使者奏木邦孟養數侵其地禮部言宜以孟養木邦貢使付法司正其罪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訖

朝鮮集卷之七

六

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貢之使祗阻遠人向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十月製信符及金字紅牌頒給雲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

平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司千崖大侯麻里茶山四長

官司潞江安撫司及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

三年七月刁邏答遣頭目攪線思奏舉兵攻八百大甸宣

慰使刁招散上令遣使諭其悔罪索其首惡乃孟朋

等若執迷不悛合兵征之但服罪卽止兵勿進

四年二月勅諭八百大甸軍民宜慰使刁招散日前以爾

不恭朝命阻遏使臣遣使發兵索左右爲惡之人

且論使者爾能快罪止兵勿進兵初入境爾遣人悔過
請罪使者遵命回軍雲南今念爾幼穉且念八百之人
皆朕赤子已悉宥不問繼今宜改心易慮上順天道毋
懷猜詐以門官免庶幾保土安民永享太平之福
四月刁選答遣使貢馬復遣子刁典受學國子監初朝廷
出師征八百元江軍民府遣人助給餽運抵車里之境
悉爲其守者阻遏時刁選答從征八百不預阻遏事然
懼爲元江所構故遣典假受學之名爲質冀朝廷不疑
之上識其意諭禮部曰質子累世之事朕推誠待人
不以此也賜典衣服鈔幣諭令隨員使同歸

國朝典彙卷之七十六 土官

七

六月雲南西南夷人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
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

閏七月雲南守臣言緬甸軍民宜慰使那羅塔檀加兵孟
養殺其宜慰使刀木且父子請發兵討之上遣行人
張洪貴勸諭其改過還所侵地及撈掠之人

五年十月遣使諭老撾宜慰使刁線歹曰爾受命爲守土
之長比年以來不脩朝貢安南祇賊父子逆天構禍神
人共怒爾乃與秀莽潛通助之兵象宜卽發兵問罪恐
傷及無辜特諭爾改過毋貽後悔

六年十二月孟良府土官知府刀交遣其弟貢象及金銀

器皿禮部言刀交嘗攜兵攻劫隣境謫許不誠宜却其
貢上特受之賜之鈔幣

七年橋州宜慰使楊昇言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
梗化不服聚衆切掠請發兵剿之上勅昇撫諭如不
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畧之昇如 上旨遣官會諭遂皆
歸化

九年五月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客隆蒙
門二招討與兵侵掠隣境阻遏道路請兵伐之上不
許

六月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思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

國朝典彙卷之七十六 土官

八

千八百索非本地所產每歲於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
爲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上命除之

十年二月戶部言湖廣五寨長官司輩深等七洞人民歲
課硃砂近因酋賊殺擄繫歲有虧命除之

十四年三月貴州普安安撫慈長謀占營長黃選阿寨地
方私置金鼓旗幟火器聚衆殺掠強取人民囉囉妻爲
妾不從遂殺其夫聞其事聞命布政孟驥勸視慈長
復領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解京將誅之而死於獄
四月復設孟養宣慰司初上官刁木且及長子思樂爲
緬甸土官那羅哈所殺司遂廢孟養之人從旦之姪玉

實散居千崖金沙江諸處者三千餘人朝廷嘗命玉賓署宣慰使以撫之至是授才木且次子才得宜慰使改授玉賓爲本司同知今幸其衆復業仍遣使諭那羅哈各守疆境毋再侵擾以取罪愆

洪熙元年八月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軍皆本處夷人聚則爲兵散則爲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設下戶所今宣慰司已革罷土軍悉復爲民獨思州思南二千戶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則當聚兵使之率領不然亦請罷之 上曰撫治蠻夷當循舊俗若再聚兵非靖安之計宜改除之千戶合歸舊衙所其本土頭目仍屬各長官

九

宣慰司後改用土兵令其率領

宣德二年九月緬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無繼嗣請以大頭目莽得刺治其地兵部請下雲南三司體審 上曰遠方蠻夷因人情而遂與之使兵戡民安亦撫夷之道其卽授爲宣慰使不須再行體審

四年七月兵部奏保靖宣慰司同知副使僉事皆缺請命流官往治之 上曰蠻夷之性難馴流官不諳土俗治之猶難必其同類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蕭授就主人擇其素有恩信衆所推服者任用之

五年十月巡按雲南御史杜宗言土官有罪奏請提問而

蠻夷特恩每犯則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請六品以下卽提問 上以其奏示法司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疎所官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七年十月入百大甸土官宣慰使才招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入百去雲南五千餘里某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八年六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府

晚尼麻等爭地仇殺衆遣行人章聰侯理奉勅往諭之

皆悅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天理未頃特患調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化

正統二年正月廣西總兵山雲等奏泗城土知州岑豹攻奪利州知州岑賴地方并掠其妻子財物雖朝廷屢遣官撫諭而負固不服增兵據守乞量調官軍剿之

上勅雲道人諭其輪狀如不悛卽加剿滅

三年七月大學士楊士奇請旌褒景東知府陶璵言自古帝王得馭夷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夷攻夷二者而

已大抵覺情頑犢動悍必其回類制之則易爲力今景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裏幸領頭目効勞所致乞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本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裏同一體頒給從之

十月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詳案

四年九月岷州衛土都指揮后能奏土官例無俸給臣父祖舊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爲人占據乞令還臣以代俸祿允之

五年十二月思恩州獲異僧陞爲府以土官知州岑瑛爲

副勅與案卷古七十六

土官

十一

知府

九年八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奏頭日恭項賞効力隨征請署龍川宜撫司使用旌其美從之

十一年五月思南府鹽夷長官司奏土官衙門自古以來月婦婚姻皆從上俗乞頒恩命上曰貴州土官衙門或有循襲舊俗因親結婚者既累經赦宥置之不問亦不許人因事訐告繼今悉令依朝廷禮法如違不宥

嘉泰三年二月廣西都指揮使黃玘上疏請易儲

詳案

天順三年五月田州知府岑紹老傳嫡子鐸頭目日趙袞其庶子鑑拒紹而逐鐸於外時官府暫令鐸寄住省城

而令鑑襲其職趙於是縱兵攻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恩城上林並受其害極爲鑑鉤甲掛之刑與販私鹽稱名號私遇交趾復殺鑑既而鑑子琰亦故趙遂以功孫日嬰冒琰名而襲其職都御史葉盛會兵討之執趙伏誅

四年二月靈州千戶所土官俱夷人其先洪武間歸附不支糧但人給田百畝免納稅令其自置鞍馬騎獵歲仍給冬衣布三尺綿花斤半後漸有功歷陞千百戶布花停給俸糧仍不支田禾亦薄收屢訴貧困乞賜給恤上曰遠人當優待彼爲軍時尚給賜布花今有功陞官

國朝典案卷二百七十六

土官

十二

反不支俸豈理乎其如例給之

成化元年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僮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今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寧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遣官道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賊之後斟酌舉行

五年大學士李賢以丘等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

之日重賞給諸勳至是總兵趙輔等因奏田州土知府岑鑑調誠盡忠領兵當先功最可嘉宜給諸命吏部叙賞襲奏從之

六年九月黔國公沐琮奏土官襲替乞令與聞上曰琮先世爲雲南邊夷信服久矣今土官襲替琮不與聞人將致疑其遵正統間事例行

十四年十月琮奏廣西府土知府昂貴與勳勒州千戶長龍判等互相讐殺不服撫捕上命兵部移文鎮守巡撫等官分委官屬勸親處其

十八年八月琮復奏指揮潘祺還自老揭死於孟良西持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上

宜慰怕雅贊縮守公文述交人攻掠之事甚急又胡車里欲附交趾而八百亦報交人已畧老撾孟伴等處而祺所從軍士楊曼乃謂皆不可信事下兵部謂夷言多詐固難信從然遣人赴懇亦當示以懷柔之意宜行文琮等移文老撾撫安務獲勿啟邊釁八百車里勿復或心琮等自後遣人亦宜懷釋上是其議

十九年十二月初木邦酋長罕芝法孟養恩六與孟密襲罕弄母子累歲相讐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爲不便宜遣都御史程宗桂諭乃即其家賜以聖書而行奉勅責諭之所其詳見後罕弄復責其聖書

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兵奏等欲盡安撫可以歸木邦不相親極西南遠無事朝廷嘉之加宗一級二十二年九月刑部侍郎何喬新等以捕州宣慰使楊愛爲其兄宣撫楊友討奏奉命往勘因奏捕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鳳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歷茲華風而頑獷恭戾終爲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修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勸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捕州五百餘年當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動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煽誘恐生他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上

十四

雙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有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既而訊鞠知友欲奪愛宜慰肆爲誣罔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邊境以安

四川巡撫劉璋奉旨革罷友宣撫并其家屬發保寧府安置璋以爲安寧道路阻遠城堡堅固友之弟敏及其所親附天家仲家土兵素號驍勇而其親屬又有爲之謀主者萬一負固不服連結黨與以叛不免爲地方之害乃閱其所奏詔旨先遣友所親信者二人詣安寧慰諭友家屬謂巡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者護其印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數人各領土兵分戡安寧

所出入之路又指示天家仲家前以逆順禍福又揭通
衢懸重賞以購為楊友主謀者置畫既定乃宣示詔旨
遣官詣安寧收其家屬印信發遣之

弘治五年五月舉馬思棟執木邦宣慰司罕它法因禁四
十年未有以處之廷按雲南御史張泰會議撥各處漢
土官兵臨其境以微諭之思棟感悔遂送罕它法復其
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累年積患一朝頓釋
十年五月湖南宣慰諸司文起或請兵剿除巡撫沈輝言
蠻夷相攻不可殺中國止之夷人等亦自解兵

十四年閏七月先是知州黃智永生子長英次敬父

順朝集卷三十五 土官 十五

次錄英先智永故而英子鈞當襲敬之子璽欲立其子
理乃賂恩明府申理當襲璽司駁其長將罪之理遂糾
還明王愷兵攻州奪印官司檄理下太平府獄暮夜越
出乃受愷兵破執鈞于潯溪文解之兩廣總督劉大夏
以兵捕理伏誅

初左州土官總改流官治之土人黃金舉家僑居上恩州
後歸賂吏目趙倫申金係官族當復上職至是又賂吏
目汪文疏之俱不報會督府徵兵於州金顧克頭目率
兵以從既而逾期府遣州吏目黃文通促之不發乃火
其營金忿遂與其黨率所領兵還攻州治焚文通家殺

其子武盡掠州民兵商屯聚自保總督劉大夏捕金不
獻誅之

十六年五月貴州女苗米魯作亂米魯曾安土知州妻也
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
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
勢甚熾事聞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經湖廣四川廣西
雲貴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
九月恩恩知府岑濤作亂初田州知府岑濤長子曰覺次
子曰猛獠以失愛弑濤為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誘而驥
蠻尋自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濤官納之田
州為患李蠻把命乃徵岑濤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
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恩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濤歸猛
不從乃以兵徵之濤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
構陷十一年七月濤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濤陷
田州猛走免露偽以族子洪守田州是年兩廣都御史
潘蕃既浚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濤敗死族誅改流官
如府岑猛降福建平濤于戶

十七年十月恩明土官自黃球歷子盧孫紹至文昌作亂
凡四世兩廣總督潘蕃調總兵歐磐率兵剿平之
正德二年十一月岑猛既降于戶田州收服官始以夷民

輸戶諸酋多不依區松標之兵亦擄兵自固與編之
劉理力主之總督陳金因奏使立功贖罪免遷徙之尋
命爲田州府同知

九年九月先是貴州巡撫沈林等奏辛酉苗賊阿雄等之
叛由宜慰宋然激之令然既罷職使其子姓承襲恐
夷民不安宜將貴竹平伐等七長官司并洪邊十二局
頭地方金筑安撫二司總設爲府洪邊貴竹各設縣皆
以流官撫理然姪儲及長官朱齊改授軍職兵部請下
鎮巡詳議至是楚撫陳天祥等復奏各長官司夷民不
願開設府縣况貴竹二司舊隸水西宜慰安萬鍾金筑
縣則典棄卷一百七十六下中

十七

等司舊隸程番龍里府衛初非然所部儲及齊宜各襲
授原職上曰夷俗有不可盡以常法治者儲齊准仍
襲原職令與萬鍾等俱用心管束夷民毋得科害激變
再有違犯者撫按官劾奏罪之

十五年二月龍州知府趙源無嗣以姪相襲田州岑猛因
黨其妹所立僭子韋璋者勝京還驛使許傳誦言起兵
遂與璋襲破龍州遂知府趙相

嘉靖元年三月復設臨安府臨州流官知州州舊有土官
知州職專巡捕事則派官知州掌之正德初土官桑保
陰誘逆瑾罷流官遂交通潯州十八寨強賊爲害

擒招諸匪其子赫世爵復以罪論死撫按因請撫張士
官仍設流官吏部議覆從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來義等州一百十七處人民皆
來款附

五年四月都御史魏鎮督師討岑猛猛既改回知田州攝
府事撫輯遺民兵成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機
猛從征盜平金既猛功遷指揮同知猛復祖官不得
徵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
是無所得多詣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
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猛反狀請討之未報

則典棄卷一百七十六下中

十八

應期去鎮代應期不之察也復請討從之鎮乃遣都指揮
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師八萬人以奉議胡克元監軍
進討猛聞大軍至欲兵令毋戰裂帛陳寬狀銀不聽督
兵益急乃陳兵自固鎮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
千金爵一級昇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歸順
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恐璋黨猛乃召沈希儀同計希
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
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璋
憾猛若欲遣爾說璋以圖猛何如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設以

遣臣徵鎮安兵歸瑋臣迂過泮之要領可得也乃遣臣
往臣過瑋所瑋果喜逐臣喜其來臣故爲不樂者狀瑋
叩之不吝瑋心疑之明日瑋置酒款臣臣愈不樂瑋益
疑視臣臥內長跪叩之臣泣下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
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謂君猛
婦翁必當猛命我徵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之
我必以泄機死奈何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猛奴視吾
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何以猛故及我也臣曰君盍自刎
以自免瑋乃強臣閉傳舍遣人馳請希儀所告顧瑋猛
自効希儀伴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瑋官兵

十九

顯祖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瑋遣千人助守欲爲間聽
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衣別有謀幸勿加戕及戰
歸順兵先呼敗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出奔
瑋使人招之曰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倉
卒佩印走歸順瑋涕泣迎猛館別墅時田州人無得至
左右瑋日詭曰天兵退矣猛喜不疑監軍胡堯元與諸
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樓其功顯祖猛走匿瑋所遂以兵
萬人犂歸順瑋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
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瑋邀擊之猛目
被流矢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建賊爲受幸緩

五日當棧致堯元等計之瑋歸復誅猛曰天兵已退非
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
也乃爲詔令猛出印印之瑋得知猛實印所乃置酒賀
猛衆作持醵酒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
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瑋斬其首并所
佩印馳詣軍門上之鎮鎮兵還太監鄭洞總兵官朱麒
各上言大軍破田州猛中毒矢死斬其首搜獲印信其
子邦彥敗死田州平請設流官治之事下兵部覆奏從
之

初田州人懼流官法不便洵洵思亂有土酋盧蘇者求科

二十

猛子邦相扶之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翰盧遺舉旬
日間齊聚數萬人拘執職官兩江大震

然鎮上言剿平岑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雲永順土舍彭瑞
濂各効忠勇擒斬元兇宜加勞賞彭虎臣奮勇先登殲
於王事宜加贈卹兵部覆議從之權贈有差

六年盧蘇王受既反有自江右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
南莫氏入寇陷思恩莫氏藩省且事當不保於是靖江諸
宗室倉惶出奔人情惶惶潘臬諸司奉銜鎮者又倡言
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紿御史石金遂劾鎮等擅夷無
實經信案謀聞田州不得并思恩胥復失之兵部覆奏

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率
千勝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 上大勅
乃蔣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
江西湖廣軍務督同鎮等討賊事勢將各處叛亂未形
者可撫則撫及形已露者當剿則剿一應主客官軍從
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討賊而
行先是鎮上言四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剿捕軍興錢
穀相應議處 上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銀兩不得自
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伯知恩恩未
用欲徵兵輸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御銀者

關廟集卷百七十六 土事

三十一

結鄰吏發徵交誤各以微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
吏部侍郎方獻夫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御非人
制服無術所致乞專以屬之王守仁而罷鎮守大監鄒
調總兵朱麟 上以言關係地方大計即令鄒調回京
命兵部舉代辦者以聞

七年二月王守仁將至調集湖兵數萬南下諸土夷皆懼
之守仁乃自輜騁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盧蘇王受兵
勢已熾度不可逼敵乃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
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
其心腹反覆諭之蘇受頗信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皆

相繼召還又見諸集防守之兵解散撤去始通頭目者
富等十餘人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有一死
守仁復陳朝廷威德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使諭蘇受
等蘇受得檄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軍門左右祇候皆
易田人守仁不得已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
守仁教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
甲受杖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言思恩田州之役
兵連兩省茶毒已踰二年若必欲窮兵戢憤以收
前功未論不克縱獲免之亦有十處唯罷兵行德則有
十善行剿之患如彼行撫之善如此利害較然無可疑

關廟集卷百七十六 土事

三十二

者又言思田久苦兵革民已不堪況田州外悍交趾
使虎平置以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
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州官猛子那相為
判官以盧蘇王受為土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源官知府
統之因薦布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鎮守
廣西 上皆從之乃令那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盡任
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

十三年九月田州土酋盧蘇弒其主岑那那相為田州
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佑以兒子蒼之盧蘇專制
生殺或行那中那相據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佑任

滿將求代意邪相侵賊必讓比行邪相治具俱帳僅銀二百金佑大怒下撻邪相遂與蘇比搜得岑邪彦之子曰芝甫髫髻此佑育之別室邪相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雷鎮得免已督府以西山之役徵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邪相覺追捕不及佑以芝舟梧州都御史陶諧亦見子蒿之時時召伙食蘇造其賞資對刺邪相弗克邪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袋中謂諸土目曰願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諸土目曰何故出此言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六 土官

二十三

四指至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與執玉慶座中斬之即以甲士千人切諸土目脗改邪相執而囚之至是獻之獲其屍行路聞諸言邪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諸遂縱芝歸田州終其事不問於是岑猛仲子邪仇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蘇以僕弒主也合兵計邪仇攻田州入之歎走免歸順州土舍岑鐵蘇塔也蘇急求救於獻猷遂來盧撫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蘇追蹙擊之真寶大敗精兵凡者八千人預工大夥諸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邪相實病死

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煎肉何也會請以愛去都御史清且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歡及諸前議將以邪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孽遽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典師獨右之禍安可救也於是副使蕭曉奏議陳大綱當勸議以處蘇衡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報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邪相不孝希其母羅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怒而嚴之制議果置不問

十二月貴州宜慰使安萬銓遣使貢馬時萬銓母死請令制終喪如文臣比禮科以土官守制無故事請下守臣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六 土官

三百

勸懲認可

十五年五月凱口土官王傳武與都勻都撫阿向爭兩縣殺向還仲武據凱口國為亂詔亮撫陳克宅相繼撫剿宅按行賊壘督將移雪夜攀崖上以檝梯縲附渡軍機其要害一鼓克之事聞上嘉其功陞賞有差已而宅調應天方代去向復搆亂先是向據凱口山陡絕數十丈負險厚狹以抗我師非有拔劍斬獲之功乘夜以計襲破之方克國宅遽下令曰非與賊格鬪而擅殺及事明縱殺者功不錄於是將士少懈向得間遁遁去廷議以違向制宅官聽勸宅行向受撫王仲武均其困

〔西亂隨息〕

二十一年五月提督兩廣蔡經等討思恩九司之亂平之先是思恩軍民府既改派官分設九巡檢司用土目分理之與隆司上憲檢諸良者貪淫殘虐爲衆所怨恨土民劉需盧超等因誘衆作亂聲稱欲盡除九司官復流爲土勢頗猖獗經會總兵安遠侯柳瑄謀遣副總兵張經參政翁萬達等督田州各土兵剿之副使陳茂義撫輯其衆三千餘人至是且三年九司悉平巡按御史何瓚勸上功次詔經瑄賜勳獎勵仍各賞銀幣有差

二十五年九月雲南兩廣四川等處土官有十餘年不得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土官

三五

襲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疏紛委吏部奏言此皆撫按官避嫌遠怒不與結勘所致耳請立嚴限促之上曰然土官襲替事關地方夷情所司視爲泛常漫不加意姑寬其罪令速勘以問今後有延緩不報者經該各官及撫按官該部指名參治

二十七年巡按湖廣御史賈大亨奏湖廣十年之內兩舉征苗師疲於久役財匱於供億而卒未奏蕩平之績者則由土官土軍不用命故也且各土官且非有大勲勞於國也特以頗習夷情力能制禦故世之爵土藉爲外藩乃今享富貴而忘其所自居官守而曠其職業不唯

不能治苗卽所舞智罔利非一日矣臣巡行地方見聞頗真蓋土官之力實能治苗死命令飲使苗馴服不叛惟宜於土官責之臣謹於各該守臣計議擬以草子坪各寨苗夷分屬保靖宣慰彭蓋臣約束以後各苗或有不靖卽助係何寨分將該管土官生以故縱之罪而易置黜削之則思當自鮮矣且今蓋臣應朝亦復起債苗夷糧兵營段更乞天語嚴諭切責仍飭巡撫衙門體勸如其長戚恩息兵防夷者放請薄罪罰而姑宥之以觀其後仍督亂干紀擾苗起釁卽當治以重典用儆其餘部覆大亨言是蓋臣等悉遵所分苗寨用心督撫其朝等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土官

三六

管稅事簡下撫臣勘處具奏

十二月詔向武州土官男黃仲全那地州土官男羅廷鳳泗洲州土官男岑施各就本處襲替免赴京師以其嘗聽調有勞也

二十九年十一月沅江府土舍那鑑作亂殺土知府那意奪其印綬噉聚千人派切都縣撫按官胡奎林應其德兵沐朝弼上其狀命兵部議剿之

三十年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督調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兵分爲五哨各監以二司官以左布政徐樞督餉兵既集朝弼簡進駐臨安府分派進兵破水龍寨招降甘

莊賊勢漸盛郡臺乃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溪
哨監督會事王養浩所乞降時維以督餉歷諸哨至南
溪適與維遇維迂聞不知事聞維言則為鑑誠計窮長
死欲自取以為功乃與維約翼日令鑑面縛出城維親
來受降維所信及王養浩等咸謂或詐不可信維不聽
如期率百餘人以性至沅江南門外鑑不出幾方責問
間鑑縱象馬兵突出城衝之維及左右悉死所領卒
僅一二脫者時四月十四日也巡按御史趙炳然以聞
并劾朝部簡及養浩等俱失事當罪明維雖敗謀心實
為國富部得旨逆賊戕害守臣失事官本宜重治
嗣朝與養浩等七十六人土官

三十七

姑念用人之際朝部降勅切責令克期擒斬首惡還軍
那鑑張維等簡獲職閑住養浩等各住俸戴罪剿賊機
師錄如例

三十一年八月酉陽宣慰使冉玄助叛苗切恩州

許貴

三十三年十一月詔更賜總督湖廣川貴特師為岳勸令

其節制客美十四司初春美土官田世爵與把監土官
向元揭累世相警元揭幼世傳伴名解脫遣女嫁之因
誣元揭以奸云恐激變請令自捕元揭下獄遂悉俘向
氏沒入其產撫按知其謀貴與元揭對狀世爵不出說
象自傳單揭得反令貴忠等通事問下督府馮岳等議

言世爵機有司不能治而病久繫元揭甚為不平宜令
出獄假督臣節制客美之權問世爵抗違之罪若再不
悔總以國法部議從之

三十四年七月初播州宣慰使楊烈仇殺長官王駁輔官
李保等兵相攻剽掠民夷為官總督馮岳督總兵石邦
憲討平之岳具以聞且陳播州善後事宜有四一建立
哨堡以扼險阻敵於三省接壤民苗之害若四川餘慶
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石阡之龍泉司各立哨
堡一座於重慶偏橋等衛奎指揮三員督兵防守一更
置設將以便統馭徵移調銅仁參將於石阡移思石守

三八

備於龍泉控扼播州犬牙相制一添設流官以肅政紀
官撥州土民苦所司檄赴請增歲重慶府通判一員駐
劉龍泉撫順該州民夷督理糧稅一責成該道以稽避
歷謂要兵備川東守巡宜更番時按播州彈壓邊鎮兵
部議覆上嘉岳功詔歷一子

三十九年十月雲南巡撫游居敬初請剿東川阿堂奉直
令會用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不候會勘即調土漢兵
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剿之雲南承平久一旦兵起
動督起嚴急賦歛百出諸軍衛有司及土官土舍等乘
之為姦利由是人心惶惶遠邇騷動巡按御史王大臣

官於朝曰連黨等印謀官於法當誅第恐野蠻輕信
印以約土夷員錄氏之宗以國世職而國用之差稅辦
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與安
九鼎重賄欲爲雪怨兼受各土官金銀及攘盜弊積皆
而致達三省會辦之明旨輕動大衆以誦不測用其不
可必成之功恐生意外之患且外議諸藩皆謂居敬人
九鼎重賄欲爲雪怨兼受各土官金銀及攘盜弊積皆
有實迹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剿趣三省諸臣亟如前旨
勅上撫劉所宜戢兵特動爲便詔吏部會都察院參看
言居敬輕率當奪職爲民 上謂雲南非他處比特命
副朝與乘卷二十七年十六土官

三十九

逮繫至京部問成差

四十一年三月總兵石邦憲大破四川土舍韓和平之先
是橫州客山長官司副長官土舍韓和平之先
舍張問治兵相攻旬敗問兵奪其印遂肆無畏憚糾衆
橫行湖廣境中官司不能剿爲害且二十餘年至是邦
憲始大破平之擒旬并其妻提問論功詔復聽調總督
董威任候用進邦憲右都督同等各梟斬

初橫州土司原屬四川統轄而其地多在貴州之境嘉靖
初改屬貴州思石兵備已而夷情以爲不便二省守臣
各異議詔下議軍崇奉勅處崇奉議仍以橫州隸四

川分屬川東守延重襲兵備三道而思石兵備通罷舊
兼制播羅平邑等土司仍改給勅書重事權以彈壓之
四十二年三月初武定土知府鳳韶死無嗣母羅氏襲
氏老舉詔妻鳳索林自代既而悔之比索林襲官遂失
事始禮羅氏大恚乃收異姓兄繼祖入鳳氏宗圖挾其
甥婿水西土舍安國卒建昌土鳳氏力欲廢索林以
繼祖嗣職不克則具疏自稱爲索林因禁令繼祖請開
吉之節詐稱受朝命襲職通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
時撫按官使人論解之歸索林武定令視事如故而復
聽留繼祖羅氏所由是姑婦嫌隙日深索林將族繼祖
副朝與乘卷二十七年十六土官

三十九

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却和而繼勸等各州縣紛
傷各路調至土官王一心等兵索林復抱印奔會於是
延撫曹汴議以夷性犬羊不當盡絕以法乃下令收索
林印逮其左右鄭巡繫獄令羅氏暫理府事而貨繼祖
責其自新巡按孫用獨疏請亟議剿滅與汴疏並入都
展武定乃鎮城肘腋撫剿之計當令守臣悉心議處以
靖地方仍移檄申誠安國等不得陰行黨助自貽罪
譴從之

四十三年三月巡按雲南御史王諱以撫處鳳繼祖未聞
初繼祖既逐索林據州治會都御史秋宗慶代任乃振

土漢兵擊之殺其弟繼漢集漢繼祖乃逃避江外鎮巡
議國土兵二千名令都指揮王世科守備金堂縣之守
武定是時武定民爲繼祖積成所劫日夜數驚家特竟
不敢居府治遷處富民家繼祖乘虛復入武定於是鎮
巡議復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懷請張銀千五百兩願
分普渡河外四莊贖罪永永約束鎮巡許之許遂以聞
且疏世科等及副使殷正茂等功請賞其罪令支俸如
故部覆議許之

隆慶元年雲南巡撫呂光洵奏土官祿紹光段一機安素
無邪惡高忠烈世繼祖是等會討賊繼祖功可先加賞

賜制身妻繼祖生六土官

三十一

貴州川巡撫譚綸奏土官厚氏在師爲繼祖家所

刺宜加優恤上命給厚氏棺銀三十兩紹光等各

賞五兩給歸一表裏兩省功罪下御史嚴實以聞

湖廣金蘭安撫司土舍覃壁作亂拒傷官軍巡撫劉繼巡

被雷稽古請治失事諸臣罪兵部言本衛孤懸境外事

起倉卒宜從寬賈以資後功上然之卽令總督督所

司相機撫剿以安地方前事姑勿問

先是貴州宣慰司土舍安國亨仇殺其祖故立慰使安萬

銓之子信逐信母駭窮及其兄智於安順州別居智母

子因告國亨謀反前巡撫趙繼祖嚴軍節兵備撫東治

之未決會巡撫王許至有言應東國亨肅除持兩端
者許遂疏請罷應東總勦而發兵誅國亨詔從之智母
爲總兵安大朝盡進剿策且約以兵糧數萬爲內應許
意愈決於是大集漢土兵萬餘人局大朝統之仍奏聞
大朝毋應調四川二月七日誓師至陸廣河智兵糧無
一助者許復仍令人檄諭國亨而寧止大朝毋輕進兵
會大朝已渡河至水西國亨使其守隘日飽阿等得費
等以詐三千人請降大朝信之遂深入賊巢我兵飽食
二十九日賊合圍外攻三千人內應我兵敗死者過半
是役也大朝子榮在行軍所部苗兵亂掠師無紀律敗

其妻繼祖生六土官

三十二

繼進而敗於是許上疏自劾巡按蔡廷臣請治失事諸

臣罪因併劾許給事中溫純亦以爲言得旨令大朝華

職戴罪殺賊許回籍聽調而下榮等御史核問

安國亨與安信相攻事人不決撫臣阮文中請殺兵輒刻

期違制待其聽撫更請寬宥兵部以夷情曲直未可遽

處遣官勘實相機剿撫詔以給事中賈三近往既行而

撫臣在國亨且聽撫可不煩兵而定部復以爲請乃令

三近還京

二年八月叛酋鳳繼祖伏誅先是繼祖與尋甸土舍郭坡

爭策參政雲安從使支請解不聽反執殺坡而發兵圍

武定府城不克還裝遁判胡文顯周良幹等兵於雞街
 子陸現山令事張澤死之知府周泰等率兵迎擊於法
 江渡亦敗於瀾兵備副使楊守魯等乃大集土漢兵與
 賊遇於會姜里連破之賊潰走至青鵝羅山壁崖谷死
 者不可勝計官軍追及之因止壁瀾荷河緩反謂入賊
 中購以重賞於是賊黨者色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事
 聞 上命賁雲南巡撫呂光洵四川巡撫譚綸總兵沐
 朝弼等銀幣陞楊守魯一級餘賞罰有差是役也計擒
 斬千五百餘人破山東直勒等洞三十一處焚賊舍三
 十餘間招撫四百六十餘種而土官助戰効勞者祿移

先而十餘部惟易門縣土官縣丞王一心陸與繼祖
 合約為內應會事露為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任所擒
 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 上仍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
 世任送監讀書

安國亨降守臣以聞 上命賁巡撫阮文中命事沈開泰
 議曹司賢知府李瑛等八人銀幣有差初安大朝兵既
 敗國亨僅誅勒兵自守而遣使哀辭乞降朝廷未之許
 也會文中受代乃移檄各道名捕諸反者而密使人謂
 國亨曰今大兵且至能盡出所匿奸徒束身請罪割地
 以還安國亨子瑛還所費兵糧則朝廷當待爾以不死

命爾子及智于各代領父任而安氏世世無患矣於是
 國亨聽命執獻其黨阿第吳理等以降 上果赦不誅
 而官其子氏及智于國貞具如文中等言斬阿第等於
 市且減兩歲今後勿復相攻自取誅滅
 先是廣西逃獵者令寬校安莊集聚眾為亂勢益猖獗父
 子偕稱王流毒貴州安順等處巡撫阮文中來劉顯祖
 兵至決策進剿生擒百二十七人斬首四百餘級賊平
 文中奏捷乞錄諸有功功給事中梁問孟請追治前此
 撫按玩寇殃民之罪兵部覆議文中及顯祖並宜陞錄
 餘有功者俟御史勘上簡此撫按宜令部院查覈以聞

上乃命文中顯祖陞級仍各賞銀幣

按王官初隸吏部驗封司洪武三十年凡掌上兵者改隸兵部其營關武選司大抵與驗封不異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得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湖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上兩宮嚴號詔許土官繳呈勘奏即與覓襲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殺偶販之令則經制日卑現取念昭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廢嘉靖九年始出爲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武幕屬選給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宜慰宜撫招討安撫長官凡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王五

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於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於都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聞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總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兀孽竊據戊申開基尙阻聲教王神乘義捐驅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咸歡惠戢梅恩祖張純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悍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鎮鎮南蒙化順寧諸益差小然皆何背靡常調制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宛瀉等時蓋自麓川虛耗中土益養出獨行也王德迄今益復復後復况投官非

人利法好質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永樂建昌川陸邊道計亦晚矣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爲羣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猜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易節以文武大吏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接畢節西播外突昔凱內潰交讎搆亂喜禍生兵每一便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創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衆也湖廣土官皆隸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順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脅諸司自宋迄今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六

王六

結盜廣驅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謀調發所過幾成慘於割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金事汪濬統取嚴防所過嚴飲以故顧培之禍不結湘楚永寶之憂豈直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府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蕩蕩東西錢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衡山出沒割奪田寧恒應諸族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備柳慶之西八寨尙存則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室竊無畏日行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尙存正虐再

叛恩田更強鎮剿則黔兵守仁德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界爾

四川山包初校水鎮壘映帶維東是爲天險惟烏壘阻其東南更繞西抵番俗欲其馴順是在調役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遊表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窺日堅散散陷亂磨齒之勢欲得技而授我叙瀘之聞宜有機權得其醜類若乃峒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獫狁犴狴之地西起巴蜀群荆東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白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土官

三十七

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菁雖稍奉約東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功率過虛權機失兼雄圖自縮投資益深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驟騰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與要荒周官著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邊絕強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殺人而防害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暖中事不思茶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奪日間師徒散起網漏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

安必盡正理則勝放靡爭預其孽則宗族自定世及之際以時嚴開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情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難矣

(按)土官陞府部大臣者洪武中宣慰使鄭彥文陞工部左侍郎永樂中交州知府阮均爲刑部左侍郎建昌知府周彥瑒濱州府同知黎恩凱爲刑部右侍郎景泰時守禦潯陽都指揮同知黃琬爲左府都督同知女土官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古烏撒知府黃卜管洪武中土官代其父與夫者也後不可勝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七

土官

三十八

附錄

洪武二年十月以降人方國珍爲廣東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於京師

三年九月詔以故元降將江文清爲千戶楊思祖爲衛鎮撫因遣還招其部曲

永樂六年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居京師以南土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

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卽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

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典官 一
八年三月陝西涼州衛及永昌衛總官千戶虎保亦令真

巴等叛殺虜人口 皇太子監國命都督費繼爲總兵刑部尚書劉觀參贊軍務討之

四月虎保等屯番城東相距百五十里費繼進軍勦之賊未搏戰且詐言欲降旣而引退復相遇於雙城藏以兵

擊其左陳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所傷殺甚衆斬首三百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屬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

有奇虎保等亦令真巴等遠遁藏等送還五月肅州府居回哈刺馬牙等叛殺守禦都指揮劉秉謙等據城指揮盧本作爲承順密約出哨千戶朱迪等

內外令攻復其城赤斤千戶塔力泥及沙州衛指揮因即來各率衆獲散潰卒盡滅之事項 皇太子賜絲幣綸布有差

九月古路處之地女直頭日不理哈等來朝乞於東寧居住從之授千百戶之職賜予如例

十一月體官脫罕等十人率男女百六十口來朝奏願居京師錫予如例

十二月遣指揮哈刺那海等宿涼州衛官虎保亦令真巴等罪率妻子萬二千餘口來歸悉令復業

九年七月諭兵部遊獵官開居老成謙厚者教民畜牧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典官 二
十年浚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

之人不宜寬左右主宗與貴庶宜微飲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

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

今日碑唐太宗用阿史那社蘭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

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服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述世胡元分別彼此情用蒙古變

輒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吳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何延引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非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年九月忽石門衛指揮沙龍加平乞陞頭目亦失哈等爲指揮不許賜鈔幣選選上謂呂震曰祖宗官職當爲祖宗帶之虞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糧之費似亦可與上曰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糧何爲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吏官

三

洪熙元年嘉河衛指揮阿必察違頭目咬納等來朝奏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上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閏七月兵部奏在京居住鞏官千戶也先不花言初歸附時其子也先帖古里爲哈密忠義所拘今隨哈密使臣來朝乞給與侍養上曰父子至親豈夷虜異情哉應給與之但今自哈密來留之不遣彼將謂拘其使臣非待遠入之道今歸白忠義王遣之再來

宣德末給事中年富條陳時政內一欽言國家可憂戎狄

爲甚自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繫以官爵雖處京師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由於此乞勅大臣歷考明驗恭附成規省遣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內患

正統初遣官軍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財御史成規以爲言上詔錦衣衛兵馬司分捕之犯死者於犯所梟首徙流者監邊衛克軍仍罪其頭目若地方被劫奪而官校縱容者重治以罪

吏部主事李賢言切見京師遠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捷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

制朝典卷百七十一

吏官

四

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遠官則實支十七石五十是驛京官十七員半矣邊軍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則以贖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此遠官歲省數十萬之費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贖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臣乍叛恍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朝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棄則來之愈廣一旦邊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

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
除天下各部司衙所被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不報

湖廣布政司檢校程萬言夷狄爲患自古有之若處之輦
較之下寵以崇高之位其能掩蓋節如金日磾萬無
一二忠愛勤勞如僕因懷恩尚不克終至於桀黠難馴
如劉淵之流殆不可縶數往事甚明皆足爲鑒今歸順
達官人等日累月增動以萬計固難阻嚮化之心亦當
防未然之患乞勅兵部將新降附者並賜賚裝遣往江
南衛所既省京師之康食且杜華夏之厲階

朝朝典要卷二十六

吏官

五

八月撥歸河間府等處及德州田土安插外夷歸附官員
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
所鎮撫一百畝

二年四月鎮守陝西都督鄒銘等奏西安左等衛安插遷
達官軍欲以調除烏名移入河南偏僻地方南陽汝寧
等處分住上諭銘等曰朕以此徒狼子野心非可以
仁義誘化亦非可以法度制馭若輕遷動必然生疑爾
等再議可否防密切察聽如果各安生業恆令管束官
員關防撫恤其或有強梁生事決不可容者具奏以聞
十四年侍講劉定之疏言時政內一欵言往年以來降胡

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故昨者或衝破開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使寇掠畿
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
落不許自相婚嫁變其衣服不許仍遵胡俗爲兵者使
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爲民者使與中國之
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皆全俸之給橫滑範之勞
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
者之禍可鑑矣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著恩賜俸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藉乘機騷動致至

朝朝典要卷二十七

吏官

六

雙龍峯泰元年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兵部
尚書于謙奏遣其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
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消消

天順二年六月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往將
送雲南兩廣湖廣等處數數取回物論沸騰以
爲不便大學士李賢言於上曰韃人非我族類自古
在彼往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
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時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以附背吉祥昌迎駕功陞都

督等官役從曹欽犯關籍誅

成化初南京御史鄭安言門庭之內非對帳所宜伏萬一四方有警彼時何變而動昔晉徒戎內地而五胡雲擾近曹欽用違軍謀叛其明驗也願將畿甸降虜設法處置遣使邊郡或分置外衛既練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會頭目亦洞隔別衛外不得群聚一處生生其心夫入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制庶戎心永遏中國底寧庶下部覆乃湖從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有達官不必動之留事遂寢

十九年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逃歸者傳

報與集卷一百七十七

七

報與集卷一百七十七
報與集小王子欲耕率齊澤大舉復讐恐不敵乞請
直舊所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源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
援下兵部議商書張勳等謂時方暑暑師難久戍計太
同各邊土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
用直所請姑勿許空勒大同宣府等處守將令兵禦虜
仍命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設防且言京師武備所
以輕制四夷必須養成首銳於開暇之時方能折衝禦
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
難以調用空恐停其役詔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徐學聚 編輯

兵部 四十一

川湖雲貴苗蠻

洪武三年湖廣慈利土酋覃厓構請洞蠻爲亂命湖廣行
省平章楊璟討之勦殲但擊之遠去不必窮其巢穴更
宜約束庵下慎無逐利輕動

五月楊璟督師攻覃厓賊深入溪洞璟不悟屢詐降使部
下黃永謀往報爲厓所執拒不下璟請軍餉欲困之
上切責璟命參政戴德以兵從璟力攻之賊遁去旋師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七

川湖雲貴苗蠻

一

十月覃厓復爲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率兵討
之仍命潭州常德等衛官軍悉聽調遣

十二月長沙洞苗作亂周德興討平之

四年四月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遂春烽火山寨分
遣南雄侯趙庸宣宰侯曹良臣師兵取桑植容美洞及
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厓寨平之

八年三月雲南土酋阿奴聰擊劫石門關吉安侯陸仲亨
率指揮李榮討平之

十年十一月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入寇命平羌將軍丁
玉率師討之董貼里來降詔置茂州千戶所守之

十一年正月丁玉達李王討松藩平之都置松州衛
守其地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奏捷
十四年五月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將德興年老 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且示矍鑠狀 上
壯而遣之及師至五溪蠻悉遁去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命江夏侯周德
興爲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爲副將軍討平之

九月命鎮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
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

斷朝典卷三十七 八 川 廟 堂 貴 甫 蠻

二

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臣制瓦爾密等自恃
險遠爲猾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負罪隱匿在所必
討羣臣合辭以贊 上於是御承天門命友德爲征南
將軍玉英副之親率將士征之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
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
諸將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
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掠要害迺
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
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卽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
助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奔制敵

敵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
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十二月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於白
石江

遣內臣勸諭烏蒙烏撒諸酋長來朝入貢

傅友德率藍玉沐英引兵攻普定普安俱下之隨兵戍守
梁王把臣刺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
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沐英就傅友德議曰
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趨進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從之遂進師未至曲靖

斷朝典卷三十七 八 川 廟 堂 貴 甫 蠻

三

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進則已臨白石江
矣頃之霧霧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欲濟
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
扼乃整師隔下流潛度出其陣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
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
却數里而陳我軍既濟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
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搗其中心堅敵披靡遂大敗生
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家夷
人見之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
卒其衆攻烏撒分遣藍玉沐英平師趨雲南

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梁王素城走滇池島中先縋其妃投水死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閣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父老架香迎拜玉等人城戒敗軍士無犯吏民大悅

藍玉遣曹震王弼金朝興取院安下之

傅友德自曲靖率師循格孤山而前以通永寧之兵遂據烏撒蠻帥元右丞賀卜聞都督胡海洋等兵起自永寧聚兵赤水河拒之及聞大軍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橋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效死力友德

與梁王素城王弼等

即

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舍心必不一併力夾剿必破之矣若使敵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陳有芒部土酋率衆投賀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中梁壁馬死軍勢益蹙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賀卜率餘衆遁迷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聲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正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廉訪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州昆明等六縣元帥平章副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獻金銀銅印七十四

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四

遣使諭傳友德等置雲南都司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處宜約束其酋長禁其民毋挾兵刀

沐英遣金朝興等兵畧波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

閏二月藍玉等進師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土酋段世間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虎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渡王弼以兵由洱海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

與梁王素城王弼等

主

造攻具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譟譟酋衆驚沐英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中軍望見亦下攻之首兵腹背受敵遂擒段世并畧鶴慶麗江石關金齒及車里緬甸等處俱下之

三月藍玉等遣兵攻三營萬戶皆拔之

四月烏撒諸蠻復叛傳友德沐英進兵擊之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爲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

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先是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討討雲南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四相扇爲亂有土官楊直尤桀驁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熊爲賊等要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且多置強弓弩於門上至輒射之往往應絃而斃伺賊少息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間之即還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順

順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用湖雲貴苗蠻

本

寧羅衣邵甸富民昔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剿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十六年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衆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其保爲全商指揮使賜姓名李觀三月以雲南平詔傳友德藍玉回京留沐英鎮守時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州破佛光砦并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

七月勅傳友德等討處習字九寨及五村大壩下池等處

諸蠻明年三月班師回京十八年八月五溪蠻叛古州命楚王植同征廣寧軍湯和等進兵剿捕之

十月廣南府土酋叛命平涼侯費聚率兵誅之

十九年二月雲南諸洞西浦掘金擺榜諸蠻叛命賴國公傅友德率師討之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聚衆作亂傅友德討平之二十年五月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等晝夜緝理金齒楚雄緬甸及瀾滄江中諸道自今以後平緬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

順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用湖雲貴苗蠻

七

二十一年三月麗川百夷思倫發叛命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衆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果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衆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衆首被甲衝突而前我軍銳矢俱發衆皆股慄而奔衆勝重擒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衆死者過半思倫發遁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六月東川諸蠻叛命賴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西平侯

沐英普定侯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之

七月諭友德等不可聖諸蠻詭謀宜駐兵屯種國之

八月沐英調都督寧正率兵會傳友德軍

九月越州土酋阿資叛命沐英會傳友德將兵討之

十月征南參將靖寧侯葉昇進兵討東川平之凡擒獲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十一月傳友德等將兵討阿資以平夷山勢峻峭密邇龍

海今千戶劉成等樹柵置堡其地駐兵屯守以捍蠻夷

後以爲平夷千戶所

二十二年正月友德兵至越州阿資遁普安

關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川湖雲貴書卷 入

二月友德以精兵擊敗阿資於普安土官普旦來降生擒

千三百餘人獲牛馬羊五千三百餘頭

湖廣安福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

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

誅置九溪永定二衛

傳友德會沐英所遣寧正將兵擒越州初阿資之遁也楊

吉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

輩沐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遣捕

阿資勞窮戚送請降

三月命友德率二十四將軍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要地防

西南諸夷

五月猺洞黃平蠻作亂傳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

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訴犯邊由其下力斯郎

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上命通政司經歷楊大用

賁勅往諭簡臣禮宥之恩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

物入貢謝罪并征雲南叛賊白處等二人把事力斯郎

等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二十三年正月賴州山城夏三等連結湖廣諸蠻爲亂命

東川侯胡海爲總兵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爲左右

副將軍率湖廣各衛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討之

關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一 川湖雲貴書卷 九

命廷安侯唐勝宗同鳳翔侯張龍性平越鎮遠貴州諸處

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征剿餘蠻

二月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

三月胡海等率師擒九溪六古平洞擒蠻酋夏三八古皮

等械送京師并擊斬賀山蠻兵劉楠散毛部落悉平之

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兵克散毛洞并平施南忠建二宣撫

司叛蠻擒土酋劉老譚大旺及宜撫章文等一萬一千

七百八十餘人盡平之

六月都勻安撫司撤毛撤狗長官司督民作亂藍玉遣鳳

翔侯張龍率兵討平之

二十四年十二月阿資復叛平羌將原都督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古州諸洞蠻作亂命都督俞通淵率辰沅貴州各衛軍討之通淵進兵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諸洞并銅羅蠻俱平之

二十五年三月俞通淵進兵入龍里四寨及泥赤沙上黃

洪州達洞并楊朝三達龍寨兩洞悉平之班師

二十七年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度沐春率兵討之

二十八年正月沐春擒斬阿資於越州平之

八月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何武等州叛蠻方命

南朝集案卷二十七下 用謝雲貴南蠻 十

盧民命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率副將

韓觀宋晟等將官軍討之

命江陰侯吳高安陸侯吳傑從楊文征龍州諸蠻時高傑

皆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自贖

貴州蠻叛守將顧成討平之

兵部尚書唐鐸奏趙宗伏罪率剿乞罷兵 詔楊文移

兵討未議等處叛蠻鐸奏議軍事平之

二十九年二月征虜將軍胡冕討榔桂等處蠻寇平之

三十年二月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九月平緬諸蠻刁幹孟叛逐寇恩恩使恩倫發奔許京師

十一月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徐清為左右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兵往討刁幹孟

刁幹孟既逐恩倫發還恩倫廷致討先遣人至西平侯所言先嘗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為大甸乃的弄所劫由是弗克 上聞奏不許

十二月遣恩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而主毋為不臣

三十一年二月沐春奏刁幹孟逐其酋長恩倫發還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恩倫發所部勿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景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幹孟懼

南朝集案卷二十七下 用謝雲貴南蠻 十

為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 上諭春日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備可從宜撫諭若

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五月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恩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都督何福龍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

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指南甸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獲甚眾回兵擊景罕寨寨衆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

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諸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揚塵以警之賊

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
乘勝復擊哈喇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
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代德討之春病
卒刁幹孟竟不降乃命何福往討擒刁幹孟以歸恩倫
發始得還平極踰年卒

八月雲南百夷蠻叛命都督何福爲征夷大將軍都督徐
凱副之十月福進兵金齒討平之

永樂三年正月湖廣都指揮謝鳳等奏招諭蒼意等五寨
生苗皆向化刻箭爲誓不復叛亂上命付湖廣都司
藏之仍戒飭有司務盡綏懷之道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用勳雲貴商蠻 十二

四年十月兵部尚書金忠等言湖廣洪州治里蠻夷長官
司所屬蠻民吳蘭吳廣吳應華等以妖言聚衆爲亂攻
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諭不服請發兵剿之上命湖
廣三司遣人招諭遂皆從化

十七年三月雲南富州蠻酋稍過賊不入命黔國公沐晟
發兵討之屢遣人招諭蠻子謝罪

洪熙元年六月衡州蠻民潘康生等相繼殺既而首服又
遇赦兵部尚書李慶請必止其罪上特宥之

宣德二年九月上語戶部尚書秦義等曰昨四川龍州
奏地連生番近遭攻劫益綠州治勢惶請陞爲宣慰使

司築城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幸已令卿等議今思之
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
因失於防慎若能覺察豈致踰庫且彼土人若有征調
聚則爲兵散則爲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
必樂從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技蓋衆勢要求若
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將攸亂生事遠端不可不慎今但
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

六年上聞御史陳斌言貴州所屬生苗果肆劫掠請命
總兵蒞授剿之語兵部尚書許鼎等曰蠻人雖務劫掠
若防守嚴密安能爲患何至便與師殄滅天地生物虎
豹豺狼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後雖
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
過自新如其不悛發兵剿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七十八 用勳雲貴商蠻 十三

六月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巧言松潘蠻叛服不常而山
林深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種彼既
困乏擊之則易上謂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
生此類其性凶殊爲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爲盜在此
者不懼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
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正統元年十月四川會川黎漢蠻合底泊等蠻爲亂命都

智沐昂討平之

二年十一月馬龍他郎旬蠻不靖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三年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殺掠騰衝南甸

四年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思任發不聽命黔國公

沐晟率兵討之師次麓川境賊遁入諸軍門約降主將

欲許之衆莫不喜悅楊寧獨延日不可兵未加而敵降

是必許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能固請不已衆謂

其迂撤寧督運金齒

一月沐晟遣弟昂及方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

夜渡江賊破賊橋斬首三千餘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

射刺其衆衆一百七十七人

死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刺遂旋師至楚雄以疾卒

八月松藩番賊入寇命都御史王翺參贊軍務翔明賞賈

肅風紀表錫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羽出

上賜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易羊酒勞之首首酋已等

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十八寨來歸受約束東地方獲寧

六年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討思任發以

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

麟督餉龍川百夷畔不當中國一郡特王振欲立功

名遂大發兵十五萬征之轉餉半天下驥奏舉廷臣隨

軍贊襄太僕少卿李貴鄭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

在行陛辭賜賚等金帛鑒細鏡弓矢鏃鉞鉞衣

二月雲南總兵沐晟等奏師宗州及貴南府州賊往阿羅

阿恩等糾合行劫上命昂及三司趙按等官從長計

議委官招撫

十一月蔣貴王驥等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思驥遣

兵敗之遂遣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上江上江者賊

告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賊縱火焚櫓因

督衆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爲拒驥等

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水龍山又破車陣於馬

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附則與衆卷一百七十七人

蔣貴王驥遣指揮萬誠等移兵討維摩賊卓郎驥驥遣偏

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卓郎驅走安南復得機

諭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七年十月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復命定西侯蔣貴

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計之上

謂驥曰勞卿再行起兵如前數

八年二月王驥等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

人伴諾不遣驥曰緬人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

爲五營與蔣貴及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

餘駐於蠻江許觀我兵各驥貴以忠義貴以牛酒遂感

粉而退緬人捕聚大至奮令貴率兵陞江而下焚其巢
數百艘大賊一晝夜賊潰首賊又遁去不可得信其妻
子召班師

九年六月湖貴二布政司秦苗民田禾被蟲鼠災偽告欲
伐山水并以土產方物變易米恐巡邏者遇押無以爲
生上曰苗民皆吾赤子可坐視其饑乎耶戶部其卹
移文聽其兩平交易禁販軍士毋得生事致受

十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遣人責緬甸人出麓川賊首自
效兩首以獻

十二年十月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春以叛命靖
國朝興業卷二十七 川湖雲貴苗蠻 十六

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黎爲總兵張軌田禮爲副李
兵計之

十一月王驥兵至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
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象棟鬼笑山及芒崖山等
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宜九溪衛指
揮翟亨等亦戰死於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於亂兵焉

大軍踰孟養至孟那而還按金沙江去麓川千餘里
自古中國兵無渡此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
十四年二月貴州苗反命兵部侍郎侯璉都督方瑛討之
按瑛詔曰先是麓川之役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

歷秋萬數而夷酋終逆將士多死六軍未班列營對處
苗寨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之沙開矣
聚張軌等先後擁師所至人逃泣陳苗之害皆曰
吾征麓寇不受命設苗也去之苗前截後蹙我軍無復
紀律死亡數萬輒幸僅以身免諸賊被圍成餘乃解饑
死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矣

四月王驥擒苗酋富福送京師伏誅
五月湖廣苗反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璵率兵討之
七月鎮守湖廣參將張善御史侯爵及右布政使馬謹率
兵剿陸里等處苗賊善等從謹議先期諭來降者數千

國朝興業卷二十七 川湖雲貴苗蠻 十七
人分布郡縣其渠頭不服如洪漢等洞大小十餘寨俱
攻破之斬首四百有奇奪回人口不計其數

最恭元年四月先是巡按御史黃鶴等奏苗賊攻圍平越
等衛日久城中糧盡官軍逃亡者九千餘人存留者日
食草根餓殍危甚王驥等但提騎軍營遠遁不進乞勅

驥等早爲進兵以解孤城之危章下兵部議以驥老病
請副選總兵代之乃命保定伯梁璵克總兵官都督同
知方瑛克副總兵李友克左叅將兵部侍郎侯璉左都

督毛福壽等俱總督軍務統兵剿賊召驥還京
按貴州御史周文來望賊弁白羅羅土嶺等蠻屢攻

節赤水永寧普市衛所城池驛站屯堡俱被燒劫危在旦夕乞調兵運糧拯之詔遣人促梁瑄兼程往除民患五月先是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田禮既遣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稍梗侯捷調署都指揮鄭僑攻都盧等處宣慰使曉富則水西賊俱敗之斬首四千餘級溺死三百餘人水西至貴州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官調兵由烏撒會兵過畢節等路調安普州土官陸本率土兵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據紫塘等寨環破之遂克彌勒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遂圍朝皋寨卷二十七六月清寧重賞 十八等國兵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腹河等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越東至重安江與王驍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路皆通

七月王來會梁瑄率參將李瑄等攻破浪江古龍渡馬楊山等處賊及甫田靖山并東山等賊俱剿平之

八月釐定聞悉侯捷自雲南還善州者為前鋒自將至貴定族戰天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蠻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還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理得疾昇歸貴定卒

二年二月湖廣巡撫李貴率參將李震布政馬謙等攻破武崗城溪平水小言臘島等處苗賊擒獲首場光率等五百六十餘人斬首倍之并扶城等寨悉降

王來受命至沅州考圖定策運謀設法勉諸將以忠義以官軍九萬八千分為五哨三令五申前進辰靖州等處至貴州重安江苗王韋同烈聚眾入苗城江拒敵於是分兵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官民忠苗人旗幟雖出賊勢窮威奔遁相蹈藉死者甚眾乘勝長驅搗其巢穴韋同烈與偽師紀歌兒走香爐山其山壁立千仞機壁三十餘里乃寨鄉導蔡排楓搭架揚揚飛樓以火鎗

湖廣巡撫李貴率二十七八月清寧重賞 十九火箭晝夜攻擊又置襄陽砲六座四圍擊之裂其崖石絕其糧道賊眾大窘生擒王韋同烈等并將官五十人入械送京師餘黨數萬并東西苗苗悉撫寧之詔遣禮部主事孫茂勳勸獎諭仍賜金帛明年以寇寧召回京四年二月巡撫侍郎羅綺率兵討松潘夷人攻破黑虎諸寨平之

七年九月湖廣苗苗叛奸民李珍魏元冲引苗作亂往為鄉導引之寇掠作讖文以誑湖湘諸不逞者從而和之民用大擾上命兵部尚書石璞提軍往剿璞以計生擒徐玄冲監送京師苗平還部

天順五年十一月松藩羌民叛大學士李賢見

上曰

聞外議松藩羌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三司官統兵須賴以成功須朝廷命一將統之庶得成功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命調兵剿之

成化三年四月川貴山都掌蠻叛以裏賊伯李瑾為總兵

官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討之先是山都掌蠻叛兩鎮

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廷遣風憲大臣督戰料道

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實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等

險破合江上九縣乃命程信與李瑾發川廣雲貴各州

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甌池四川軍

由茂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人期會大壩大

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校下礮石如雨

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約

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踰其後四川雲南軍角

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

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窺幽暗不可入空洞圍守

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剿又大捷請

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

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解

十一年六月湖廣總兵李震等以彝溪清水江等處苗賊

攻掠乞統調京營及雲貴四川南直隸兵會剿除賊使

無遺類上命震等與川貴雲西參將土官人等各督

兵民分屯要害以禦之仍相度事機彼或肆行拒敵則

加剿殺或聞風畏威則加撫諭若將來服勢果熾必欽

統調官軍宜俟轉輸既足具奏裁遣

十四年六月貴州督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

等次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兵部尚書余子俊欲准其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為患在防禦有密

若人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況貴州山苗茂密縱

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定撫陳傑相度事情緩急處

兩朝與蠻卷百五十七

石調兵征剿奏來處置

三王

十五年五月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使上命馳勅葉

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散劫赴任雲南

參政姚昶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上命陳傑

相度事勢為進止而假畏經弟銳之勢竟遷延於家以

致經大肆殺戮地方被敵自臨功實人吳敢非議云

十七年三月鎮守湖廣都督王信言永順保靖二長官蠻

夷雖曰心腹之寇實無能為但其軍素黠之徒利其竊

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提防其患自息湖湘因

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欲饑未竟敵欲一空求免

使寒不可得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
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歸屬聚職
十八年五月巡撫四川孫仁以松潘賊劫掠欲發兵剿之
上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松潘賊已膏剽戮其渠魁
亦知警矣若又縱兵恣殺彼番聚豈能悉滅哉食
功以起邊釁誠非計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餘遣人
撫諭果負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十九年三月孫仁等奏火掌場印部天全六番賈了等寨
番蠻糾聚為亂兵部議命仁等統率官軍剿平之上
勅諭令各招討土官省諭各寨將首惡設法擒獻罪止
賜朝集彙卷一百七十八 用湖雲貴苗蠻 三十一

其人如不聽從照部議進兵

弘治四年四月貴州黑苗叛守臣告急起丁憂副都御史
鄧廷瓚提督軍務勅鎮遠侯顧璘領兵討之

五年九月黑苗火叛益恣廷瓚初至百討道人招撫不從
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
校府命斬首六十級生擒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
悉斬於市

六年八月鄧廷瓚言寇既遠平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
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給惡稟應致夷人侵田奪貨
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害不

可勝言今幸惡黨稍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
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二
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

十年貴州巡撫孔鐸平清平苗阿溪阿溪者清平衛所部
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然警多智數久之為寨主雄
視諸苗有養子阿刺骨力絕倫二人謀勇相濟山是夷
落推為渠魁附近諸苗之稍弱者悉征其利我商民經
其地者輒遇他苗劫之復嫁禍於素不能服之遠苗導
我官兵剿捕之諸苗皆畏憚因漸與官司相狎不復構
構官苗使爭鬪以收鵠鮮之利清平之境官苗交害歲
賜朝集彙卷一百七十八 用湖雲貴苗蠻 三十二

無寧居都御史孔鐸受命撫貴州初至即廉得其狀蘇
欲除之乃自往清平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而
禮焉因叩其事通云彼獨藉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必先
得二人心乃可濟鐸悉以計致之於是陳入署誘溪出
王隨至出其不意呼伏出數百人擒溪刺父子刺從手
縛傷數十人俱就縛援兵適至遂檻送貴州論死溪有
二千眾都勻鐸亦勅所司擒之

十四年四月雲南思德化守臣議欲遣兵兵部尚書馬
文升疏令中外民疲財困災異叠見何以用兵且欲遣
京湖官往諭之史郭尚書倪岳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

今公之言得無弱於天下乎使思亦聞之或輕中
國且京朝官論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
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用兵未晚也詔從之
十七年正月貴州巡撫劉洪奏所屬土苗族類漸將混處
無別乞以百家姓編爲字號賜之漢姓上曰革夷自
有定分可隨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三月松潘夷匪肆亂上以劉洪久請戎務改巡撫四川
賜璽青倬專征討乃建嚴守二策申嚴號令躬率諸路
軍馬剿捕且宜布朝廷德意示以禍福散撫其衆山是
則柯空龍二寨爭相斬首露出獻納款疆場遂清

關勒集卷百七十七

主事

正德二年十二月雲南屬夷酋阿本構亂巡撫吳文度率
兵討平之

八年十月貴州巡撫楊茂元率兵討軍子坪五寨平頭島
難等苗寇平之

十一月雲南十八寨夷人出降衆以其素梗化欲乘機擊
之稱其巢穴以邀功賞巡撫洪遠以殺降不信置無辜
於死地不仁掩無備而襲之不武衆皆服十八寨自是
不復反

十二年九月貴州清平苗阿傍阿華等反湖廣巡撫秦金
會貴州巡撫鄧文燾合兵討平之

六年十一月先是白水江焚毀書法惡等以表言勸
富順人謝文義文禮除助之殺寇掠爲忠郡清住宗
戰敗卽交義奪其首以去千戶胡阜百戶潘輔死焉於
是巡撫馬吳督指揮曹經張麟等討之獲首功千五百
餘級蠻遂請降其後議爲之置吏增賦蠻不安思受桂
宗又僞文義文禮募人潛殺之文義等健賊諸蠻復叛
衆議告宗宗遂以重賄購於諸蠻然自是旋服旋叛鈞
連高瑛之間無寧歲矣及巡撫嚴應期至乃用守備楊
振何卿剿賊直搗其巢前後擒斬甚衆追殲文義於頭
髮山撫其餘黨事平追究其初敗肇領事官時宗已死

關勒集卷百七十八

主事

欽中 詔建吳至京下獄總兵吳坤及兵備守巡等書
皆以先免或調任不同

嘉靖十九年三月湖廣江華縣苗寇竄迫堅羅因竹溪縣
盜竊仲才張友忠等作亂殺主簿張文英延榜許昂事
聞詔貴總兵官譚綸巡撫陸杰兵備戴時宗等俱令戴
罪剿賊未幾報賊俱捕得詳之

十二月湖貴苗叛先是湖貴之間有山曰螺崗

又曰諸苗

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
軍子坪長官司隸辰州府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千戶頭二
長官司隸貴州西北接酉陽宣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

前百二十里苗雖分土耕兩省中蟠結頗便資相藉
極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徑徑不同其
屬鎮溪者半與遠溪結民雜處所墾種多遠溪田供徑
役難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典爵以事繫
辰州獄諸苗賂吏計脫深匿苗寨上奉之典爵反虛苗
多求索遂苗妻女諸苗怒逐之殺其公署遂叛日相變
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
司又不能恤其屬時有叛苗不納稅糧官以通欠責見
戶覓戶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逮捕印送
諸苗悉驍然叛其保蟠兩山結弟日固湖貴守臣計之

剿匪彙纂卷五十七

上乃召萬鍾為副都御史開府辰州

二五

不能定以事聞 上乃召萬鍾為副都御史開府辰州
令相機剿鎮溪苗路漢土兵進討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萬鍾平湖貴苗班師初鍾受命徵兵討
湖貴苗四年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
信服足辦此事鐘用為延捕指揮應朝故辰州諸生巧
黠多有術能誘煽諸苗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
陰構亂而兩利其賄及得延捕益煽惑草苗大肆奸利
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月功賞撫則求重貲多反覆
苗實未蒙惠利故功又不成鍾誘苗帥龍某來見龍謂
必得賈始出達令一千戶入質龍果來鍾執而奏殺之

亦殺其千戶復遣兩省諸監司核所練土官親詣賊
巢和撫輸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官其魁
龍許保湖苗暫息貴州苗尚觀望未肯靖絕遂與苗平
諸班師許之朝廷各論功因賞召鍾還為兵部侍郎未
幾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切州縣兩省無寧日

二十五年二月四川白草寨為亂陷平番堡及真酒關勝
把總丘仁殺百戶耿壽流劫村寨給事中危永通劾副
總兵高國鳳庸庸不可用都御史王大用惟務繁節誤
撤溝籬所募才萬之一而喪失無算皆當罷黜給事中
諸葛斌因言何卿沈希儀皆川廣良將可代 上用兵

剿匪彙纂卷五十七

三六

部議罷大用國鳳嚴飭守土諸臣貶罪立功而命卿以
署都督余事克則總兵分守松茂等處

八月四川巡撫張時徽言川蜀之地民夷錯居往者番賊
一竄流入石渠縣白土諸鄉號曰草番於時我軍不即
募漢從提要地守之今與酒平番關堡是也此者遊擊
周廣作威妄殺召怨起釁而亡命奸人導引搶劫於是
關堡陷沒守將悍勇而賊勢愈猖且二關堡者衝寇之
咽喉也我既失陷賊乃得逞羊腸焉道縱橫出入而全
司為騷動矣夫不大創者不久懲不一勞者不永決為
今之計莫如量調漢土官兵三萬分布要害直搗巢穴

聖恩賜以張天討如書長威納款獻還擒掠人口
份送首惡情願棄立開墾分地認守者聽臣便宜撫處
兵部覆其是 上許之令相機撫剿

二十六年四月張時徽檄河鄭討平白草番蠻以時徽為
兵部右侍郎鄭為都督同知

湖廣總撫張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剿湖貴亂苗
時楊恭將將赴湖過辰州為賊所執依北罪上言學益
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移期盡平四川巡按袁鳳鳴述
勦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
官軍頓挫人言殘破遂罷兵

湖廣總撫張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剿湖貴亂苗
時楊恭將將赴湖過辰州為賊所執依北罪上言學益
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移期盡平四川巡按袁鳳鳴述
勦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
官軍頓挫人言殘破遂罷兵

二十八年七月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言貴州苗苗
旋機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
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皆報可

二十九年張岳至辰州集諸司議多言林普深密剿撫
功撫之便即不就縛戍之使不出掠可耳岳不然之是
撫李義壯批撫議不欲受岳勦義壯不受節制弗肯協
謀勦賊下兵部覆議奪義壯官回籍聽調亡何苗攻陷
印江縣復寇石門府殺掠軍民焚燬房屋無美貴州震
動事聞 上降詔切責岳岳乃知撫戍俱非策力上遣
討其湖苗仍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而大集土漢兵討

貴苗總兵官沈希儀督理參將石邦憲等分哨差違
岳岳以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諸苗俘斬二千餘人龍
許堡母妻婦女皆就擒餘苗逃匿歷林菁凍餒死殆盡巢
穴俱燬客藏俱發而火之計保實逃匿諸卒漫稱已獲
弟未逮至岳信之具以提聞撤所徵兵歸鎮聞石邦憲
搜捕餘黨初邦憲以印江陷致効解職聽理岳歷數其
功罪苗之至是賴破苗云

三十年二月龍許堡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石
檢人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西陽宜撫丹玄貴陰主之

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皆有屋塘衛戍更卒戍守
苗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餘人俘獲
屢燬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奪載執允簡及
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追其歸路
諸苗懼縱兇簡等得還歸由小徑各逃入林菁邦憲等
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撤永保二宣
慰及冉玄會兵討湖苗勦逆者其冉玄勦初思州苗以
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南
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初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月
益權有司不能制既構永保渠又合酉陽兵攻平水

益權有司不能制既構永保渠又合酉陽兵攻平水

代無事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徽使來見
不出朝謁語應之岳摩知應朝謁詭不習騎射無武勇
異別侍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杖斃
於歙廳朝乃東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
贖罪人不出乃率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
央巡捕發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
托承順宜慰投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
杖而釋之今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苗皆
畏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等懸賞購之

三十一年八月石邦憲購擒龍許保等密遣使人寨諸令
三十一

龍撫苗麻得盤吳老律吳旦遇等窺許保至龍田寨頗
家依畏誘至別寨辭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
去岳寨謀之仍嚴督捕黑苗時苗事已定惟黑苗未就
擒岳乃不復用兵但令懸賞購之而黑苗方懸許保窺
遠深山無所踪跡於是諸司會呈苗情皆不言及黑苗
岳謂苗事功已入九黑苗不捕終非了事命急督之而
貴州巡撫任徽等乃言不當以一苗故而指成功欲羅
無賴岳以黑苗年方三十力兼數人舍之它日必爲邊
患力持不可既詢知其因捕急故深自匿岳乃故縱其
今盡得所繫諸親黨而密督諸土官索之至是廉得其

盟所遣兵劉甫等墜入寨襲斬之持其首詣苗代報
爲功奪去索賞金事龍遂給賞白金仍令土官田典邦
督索得之岳始以竣事聞湖貴悉寧仍令岳撫鎮其地
先是酉陽宣慰使冉玄助劫思州事露岳以諸苗未靖舍
忍未究及苗平岳乃條上玄黨苗劫掠及謀吞保靖慈
梅諸叛惡罪狀乞遣治玄玄陰遣人扶重貨入京行幣
嚴謝岳復疏行其陰謀行賂乞下賊徭嚴捕不報
三十四年夷民阿康逐居宜賓縣恃險爲亂有司慮得
匪不聞久之賊勢益熾至數千人焚屠村鎮巡撫張
督土兵二萬餘討平之擒康逐諸果皆破

三十五年張岳既卒諸苗虛阿項吳平章等復叛總督傅
郎馮岳至檄總兵石邦憲復繫平之以提聞

四十四年四月雲南夷阿方李向陽等起兵攻易門所
切哨峨昆陽新化諸州縣僭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
行道爲援一心後密請軍門請討賊自勦巡撫呂光濟
許之尋出檄招降其僞數百人皆漢土兵分遣俱建先
斬向陽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餘黨悉平
十月貴州龍里衛叛苗阿利擁眾劫印格殺官兵總兵石
邦憲遣撫吳維徽會兵剿之賊首就擒上命賞卹
等銀兩沐阿利等梟示如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疏

兵部 四十二

兩廣程黎

洪武二年七月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入內地可無邊患上曰溪洞僻處難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年八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瑄等還自廣西入見

上問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兩廣程黎

一

上問

廣西兩江黃峯二處邊務瑄言蠻夷之人性習所獨異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罪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降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也

十月上思州蠻賊黃龍聞等聚衆寇附林命潭州拾遺同知丘廣等率兵討平之

五年正月上以古州思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邵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典江陰侯吳良爲副將軍討之愈率榮陽侯楊瑄宜春侯黃彬出澧

州僉典率南雄侯趙鼎指揮僉事左君鶴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清州三道並進

四月鄭愈達楊瑄等討澧州散毛楠溪赤松安福等三土

九洞平之

八月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凡二百四十三洞

其民一萬五千收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牛馬

四百餘頭

九月周德典等討安福安田等諸洞悉平之遂克泗城州

七年四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衛指揮同知

陸齡率兵討平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兩廣程黎

十

十五年正月趙鼎率兵攻東莞等縣石赤嶺等寨平之

閏二月陽山歸善等縣蠻夷及盤龍洞城寨塘潭源洞等

處寇盜爲民害趙鼎悉分兵討平之

三月命趙鼎廣州增戶萬人爲水軍時蠻人附海無

定居或寇盜故藉而用之

十七年十月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

司請治其罪上曰蠻夷相煽爲非一時註誤若悉治

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脅從不必窮治其有之

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十八年五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

德興從楚王橫計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乃
置山谷，退則復出，剿掠和等，師抵其地，恐人害，乃
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
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六月，廣西邵司言：頻年猛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
之相通，誘引為患，請先擒發此輩，庶絕其黨。上曰：溪
洞之民引誘，極難為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民？若
一禁捕，恐及無辜，大抵奴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
遠不可凶，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九月，洞蠻苗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以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兩廣雜錄

兵剿捕

二十年六月，潯州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蒙、梧、藤等州，
山路險峻，猛賊出沒不常，實為民患。臣愚以為桂、平、
南三縣皆險阻，民皆便習弓弩，慎歷險阻，若選其少壯
千餘人，免其差役，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聚置烽火，
與巡檢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職之。上曰：
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上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
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為患耳，苟其為寇不已，民
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圖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兩廣雜錄

緝捕乞遣使招撫，命都督韓觀遣人諭諭頭為民者，使
徭役三年。
三年二月，蘇觀奏：桂平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剿捕。上勅
諭撫安，不許發兵。

七月，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
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歲亡，匪叛，侵擾居民。今朝廷
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
風氣亦異，中國之人懼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
縣熟黎喃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
多，况其服習水土，不畏瘴毒，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
官職，以資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喃無納，通逃其熟黎，則
令隨差納稅，一切差役悉免，與國免生黎歸化者，免其差
稅三年。喃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
黎民順服從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兩廣雜錄
崖州黎以私忿爭相戰鬪，斷將利於漁取，欲發兵剿之。瓊
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仇殺，耳非有寇城邑，
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衛將不從，伯貞乃遣卒遠撫，
悉責重視之，果仇殺獲首，賊教入罪之，黎人遂安。
十二月，平樂蠻賊莫彥恭等聚眾劫殺良民，都指揮為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兩廣雜錄

十四年十一月高要縣糧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八十七
戶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願入版籍供賦稅糧賜鈔幣還
還

洪熙元年三月湖廣藍山縣賊潘康生等誘眾作亂並率
溪徑蠻流劫勅廣西總兵鎮遠侯顧瑄調兵剿捕

勅貴州總兵都督蕭綏調官軍剿捕蒙顧洞賊家再萬等
及藍山賊潘康生等并寧溪徑蠻以除民害

宣德二年四月廣東三司奏瓊山縣黎寇平賊首賊王觀
政等至京上命付刑部謂尚書憲義等曰蠻性難馴

馴然奸生惡死之心則同若撫綏有道彼亦安肯自取
自取

殺戮今之為受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憐宜嚴戒
撫黎官寬以馭之若生事激受國有常刑

四年四月廣西總兵山雲計柳潯二州寇并誅其從寇二
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徇歸寇所掠軍民男婦四

百四十六人以聞上謂尚書張本曰蠻性兇悍其死
皆自取今瘴癘之時宜速令雲息兵有未服者遣八招

諭若能順服亦可寬貸

五年十一月山雲出師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

正統二年五月山雲奏柳州懷遠縣板江等寨蠻寇率潮
振等一千七百餘徒煽聚行劫恐滋蔓患宜調兵剿

之上勅雲撫諭

景泰六年正月廣東龍水徑賊趙首旺作亂合諸山叛徑
大肆殺掠民罹其害兩廣總督馬昂調廣西狼兵同官
軍直抵其巢斬獲甚眾

天順二年龍水道還等山徑賊廖山特險為惡官兵莫
能制廣山死其子弟占襲父之惡偽稱鳳二將軍招集

各山賊首徑蠻編為旗手殺手劫掠鄉村攻圍城邑殺
害人民敵殺官軍燒毀房屋不分男女老幼性不可勝

計陷殺指揮等官陳廣聚官軍巡撫華盛等會調兩廣
大軍水陸並進於連灘立為總管節制號令督行都粘

押胡崇在陽春魚子水韓瑄在岑溪思慮新樂徐昇在
雞骨嶺章俊在羅備水口各進兵副總兵歐信為將范

信各親督兵斬等伐木開通道路齊力夾攻直搗巢穴
各賊累次迎敵官軍奮勇擒斬首從賊徒鳳弟吉等三

百四十五名顆殘黨多各餓死招撫脅從同山仕種及
於附近營堡添兵固守

五年十二月葉盛同都督顏彪討大藤蠻賊首南京漢達
并江西湖廣浙江等衛所及官軍土兵壯快人等分道

夾攻破老鼠道炮石門紫則金龍白鶴六項僥女而通
天嶺等巢七百二十一處擒斬首從賊徒三千二百十

七名願燒毀房屋木倉萬七千二百間連奪賊船五百
三隻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三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二十
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

咸化元年正月兩廣督憲作亂程苗侯大猷自景泰以來
作亂嘯聚至萬人墮賊殺吏而倫仁荔浦平樂力山諸
狂寇之勢益張天順中詔能捕大猷者予千金爵一
級卒莫能得久之鬱林轉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
亦煽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戒守官至是兵部尚書
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
譬之駑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參政韓
國朝奏集卷百七十八兩廣雜事 七

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計屬之可逆南顧之憂於是
以雍為右僉都御史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都督
僉事和勇為遊擊將軍辛兵討之

命戶部侍郎薛道整理兩廣軍餉御史劉慶汪察紀功
六月韓雍會諸將於南京議進兵方畧或曰方今兩廣殘
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從緩急宜分兵一由虔
衛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
國爾雍曰不然兵法有云卒於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
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
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誠所謂救火而噬之也

翼若併力西向構其腹心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
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

七月韓雍率大軍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為梟出偏師
擊滅之數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

九月韓雍至桂林議曰倫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
剪則腹心之患不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
萬人五路並進先破倫仁衛追至力山生擒千二百餘
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十一月韓雍等率師次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
險要害重嶺三時瘴癘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
國朝奏集卷百七十八兩廣雜事 八

處久據賊備益堅莫若屯圍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變
雍曰不然峽山峽洞峽路紛披輪圍六百里間安可圍
也且屯兵日久疲敝我衆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
聲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潯江勇氣百
倍峽賊聞之亦已號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
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統將孫麒高瑞都指揮
夏正葛宗隆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
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楊英
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林平
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營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

李度等延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雖與輔和開府
高振振以督諸軍今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夷
交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商沙田府江間道也宜由
越古疊雙嶺山伏兵林間扼其東奔諸將受命
自十二月朔諸將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來
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場諸崖乃悉力出得峽南
排機守者陳水礮石礮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
乘督戰益急陳少惠獲規其危急奮擊之將士用則
執而跑壓二節等縣賊首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呼聲振山賊者則賊氣毒毒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
李度等延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雖與輔和開府
高振振以督諸軍今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夷
交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商沙田府江間道也宜由
越古疊雙嶺山伏兵林間扼其東奔諸將受命
自十二月朔諸將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來
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場諸崖乃悉力出得峽南
排機守者陳水礮石礮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
乘督戰益急陳少惠獲規其危急奮擊之將士用則
執而跑壓二節等縣賊首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呼聲振山賊者則賊氣毒毒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日

林囑與大兵合賊大敗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
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
亘兩崖諸蠻緣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
二年正月轉雅班師奏捷謂賊窮而降不保其終於是奏
改設武宣縣東都等縣檢司以土人李昇等為副巡檢
設武靖州於峽內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單
仲英世襲土官吏目
六年十月韓雍等奏斷藤峽賊二百餘徒夜入神電衝
城燒毀電白縣治
十二年十月兩廣總督朱英奏廣西僅僅屢屢無有
已時然彼亦入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
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效順者即定為編戶役其
征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
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眾四十來詣軍門
告稱本山乃古象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眾
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奏政袁愷復招出馬
平等縣僅僅五百餘人參謀謝綬招出蒼梧等縣僅僅
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僅僅陸
續舉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結復
奏而處之願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

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漢及萬數宜賜勅獎之
十八年四月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漢羽復獲侍陳瑞發
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

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僅備皆應
差役厥後長史撫字華方如復反側誠便守令得人示
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納其言命吏部凡漢羽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弘治三年正月兩廣總督秦紘征龍水後山諸賊後山諸
賊爲患有年乍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連天誅罪不可宥
紘乃調取遠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勦廣按察使

關朝典卷之七十八

十一

兩廣總督

陶魯統領時魯聯營嶺西邊用事軍門魯督於衆日先
平瀾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卽行悉將陳暉都指揮白玉
馬義統督各官進夾瀾水槍舟登陸深入石洞紅崖雲
陽白梅火燒風門鐵礮諸山分守要害斬斷首從賊徒
五百三十九名願奉同被擒男婦三十一名口俘獲賊
屬一百四十名口賊使器械三百六十七件瀾水悉平
自是順派而東駐劄太平營魯行廣州知府林泮勸畫
地圖給領旗榜魯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領指揮
孫登李賓謝謙楊玉等官軍并土官民兵分爲四哨攻
破野鴨山員魚坑藍旗山青芒黃洞白雲水谿乍坪小

長江金坑黃竹長坪等山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千八百
七十四名願俘獲賊屬百五十七名口奉同被擒男婦
三百零七名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五年七月番禺龍水柳慶可奏獲復柁梁爲亂都御史周
珪督兵平之
十年十二月兩廣總制鄧廷瓚調兵征群林州雲爐大姓
諸種復獲俱平之

廣州知府林泮奏奉總督教會總兵征藍旗諸山洞蠻入
其穴擒獲賊黨之
正德二年九月初慶復獲常朝宜等擒亂總督陳金命官

關朝典卷之七十八

十二

兩廣總督

四年正月廣東兵備食事吳廷舉督兵征十三村池水清
羽巨盜平之
四月廣東河源龍泉泉賊林黃謝祥鍾仕尚傳亂總督劉
洪調兵儲積百雷威備卽督率草帥兼調狼兵命數萬
餘軍勵氣奮勇直抵巢穴環圍而攻之用兩月俘斬入
千人追回被虜男婦百五十二名口奪獲寶器糧械無
算諸兇盡戮餘黨悉平按聞 上賜獎詞兼白金文綺
七月廣東樂昌仁化復獲與郴桂賊構逆總督劉洪調狼
兵及官兵二萬討平之

十年七月嶺西僥倖作亂令廣東右布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

十一年三月先是府江東西兩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右回茂田冲斷藤峽腰三菁等處村寨接壤路道崎嶇唇齒相聯聚眾糾合劫掠殺人久爲府江之患總督陳金督調兩廣總兵官軍士兵分爲六路行兩廣按察使宗璽布政吳廷舉副使傅習張佑恭誦張九達恭政蔣曙副總兵房國鎮守太監傅倫參將牛桓張祜陳義都指揮詹宗賈王英鄭綬戴儀統領水陸並進俘斬七千五百六十九名顆餘黨悉平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一 兩廣總督

十三

十二年閏十二月湖廣總督秦金調兵征柳桂提賊平之
十三年七月兩廣總督楊旦調官軍土兵征河源等縣蘇洞十八山清水蘆青龍岡帽子等寨提僮斬首萬一千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掠擄男婦二百一十有奇牛羊輜重不可勝計 賜勅褒獎

嘉靖元年廣西賊梁公富等數千人寇掠臨桂等州縣鎮守太監傅倫以聞時巡撫張瓚久未抵任總兵朱繼副總兵張祐皆因循觀望左右兩江兵驕騫不受調上命降勅切責等

八月廣西夷日黃摩等作亂先是上恩州舊爲土官治所

中更設流官土人嘗爲亂謬等聚眾攻州欲奪其印都

御史林廷選捕謬下潯州府獄已而越欲復率眾攻州官軍禦之乃詐降副總兵張祐不爲備謬復攻破州城守臣走避撫張祐等以狀聞并陳督兵會剿之策兵部議報可仍命巡按御史查先年致謬縱脫者逮治七年五月總督兩廣新建伯王守仁討斷藤峽八寨賊悉平之初譚雍平斷藤峽諸蠻稍靜正德中遺孽復熾橫掠商舟總督陳金務爲姑息令諸商人峽者各出魚鹽遺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椎取然初以坐得利不爲害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憚即殺之道路爲便守仁撫

國朝典彙卷百七十一 兩廣總督

十四

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盧蘇王受等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効兩江父老遞訴峽寇猖獗狀守仁上疏請討許之乃命湖兵及蘇受等繼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賊寇約日會剿寇聞湖兵且至先期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懸息賊以示無事寇弛不爲備乃令官軍突進連破油蔴石江洞死等寨巢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復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眾潰散復剿無遺遂移兵進剿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周安古鉢都等峒等處巢寨次第破之擒斬三千餘俘獲無算八寨悉平兩江底定

五年七月初王守仁平峽盜以冬猛子邦佐爲武靖知州使靖羣孽邦佐不能輯衆且疊得盜略卽面庇之饒北盜復遂猖獗有侯勝海者爲亂首指揮潘翰臣誘勝海殺之勝海弟公丁聚衆謀城下食事鄧閩參議孫繼祖言於都御史潘且請討之衆將沈希儀以爲需春水長順流下乃可撲滅不聽閩繼祖以千人往擊之盜遁走斬一厓巖而還遂言盜已遠去請置堡戍之堡成閩令土目黃貴章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貴香利勝海田廬故懲憑翰臣殺之至是聞復令戍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猛俱志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嘯聚二千餘人夜攻堡城破之殺戍兵二百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詣濱疏其事請討之閩與繼祖以故黨罷且亦代去上命侍郎蔡經督兵討之

十六年蔡經承命撫廣集諸司議發兵進征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經乃會安遠庾柳甸決計發兵以臣李屬副使翁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初以能擒公丁貨汝死死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仇家誣之耳乃捕繫許訟公丁者數人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伴許之又令雄假稱貨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延

他都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給公丁諸汝成自列言寃堡事錄他從汝成亦懲遣之乃衆梗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訟公丁一市皆譁游微并逮公丁入繫獄造雄論其黨曰寃堡事公丁安罪諸經果否諸從遂言事果自公丁輟論坐不敢黨乃檻致公丁於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以副使蕭曉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攻紫荊石門梅嶺木嶺麻冲大坑等巢果右軍萬六千人分四道攻碧灘羅溪上中下峒等巢南北夾擊賊太窘遂據東奔林明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復追至羅連山又斬百餘級會平南縣有小田羅麻古陶古思諸徑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剿之招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桂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萬達汝成乃同獻議於督府凡七事一編保甲以處新民二立營堡以通江道三設督傳以接上游四收州治以建屯所五清狼田以正疆界六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權商稅以資公費復兩

岑邦佐治武靖州不職夷賊散宜改州爲千戶所以
三縣復兵錄之議上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提聞經進
秩一級柳珣加官保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二十四年七月廣西巡撫張岳奏德賊竊發廣東則有封
川縣蘇松樂等廣西則有馬平來賓二縣覃朝鮮等各
肆擄掠敵殺官軍封川猶急請進兵殲滅之上日
僥賊肆逆如讎剿絕毋得濫及無辜恭將守巡等官平
日防範不嚴俱令革職嚴懲過候事等之日具奏定奪
二十五年六月遷按廣西御史馮彬言廣西之患莫甚德
僥與其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剿賊據其巢窟其土
南剿集案卷七十八 南廣集案 十七

凡賊之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而令之
蔑不勝矣部議廣西一省狼人居其半其三僇人其二
居民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猝舉且免差
應調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據
其地轉而爲賊乎宜下撫按議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時廣東崖州有黎思賊首那燕聚衆至四
千人流劫鄉寨詔發兩廣達達土舍兵九千剿之已而
賊憐感思昌化諸處賊賊益狂至攻毀城廬給事中
中鄭廷鵠言瓊州諸黎盤居山峒而州縣反環其外其
地峻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賦庸其勢彼聚而我

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警害然無如今
日甚矣曩時黎俗惰耕喜獵以悍方相雄長不相聽命
今渠魁要有惟牛飲血人人保其約結與官府抗矣曩
者賊每出戰人挾數矢勇氣甚厲比矢盡力窮輒歎奔
鳥伏竄身荆棘中故見兵輒走令則鳴鉦擊鼓藐視郡
縣借稱名號矣曩者賊見大兵懾若雷霆有羣縛於旗
鼓下以服招者今則誘之不能誘其黨却之不能分其
勢反致傳箭鄰村一時響應殺人數千百血遍野枯終
負固驕不可招矣臣生長其方見聞頗確今日黎處非
九千兵可辦若添調狼土官兵兼召募打手共集數萬
南剿集案卷七十八 南廣集案 十八

衆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爾臣又惟成功在勇圖
授以謀克旋雖難經畧爲上嘗考今者剿除黎思其太
舉有二元至元辛卯曾空其穴勒石五指山其時雖遠
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惜其經畧未盡故所得旋失
嘉靖庚子又嘗大渡師徒攻毀巢崗無處不至於時越
有謂巢德陵地勢平衍擬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業已
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以致復有今日臣謹條三事
乞下當事諸臣從事焉一崖黎三面郡縣惟東南連郡
溫嶺二峒岐賊實當萬州陵水之衝崖賊被攻必借
二峒東江以分我兵勢計須先分奇兵攻二峒而以大

兵極精壯賊彼此自救不暇莫能相顧則賊誠可期傳聞賊首那燕已入凡陽據集岐賊此必多方誤我且能言提威以堅諸部助進之心宜開示安慰以解狐疑之慮一黎無奸細而能知我軍機動靜則內轄土舍實爲之由各土官以貪暴失黎衆心故此輩反右黎而仇我防杜轉移不可不慎至於發軍典制所賞不授首功之數不可預定凡此皆先事所當圖察者也一獻賊之後請招集新民定以約束與學官置子弟嚴爲挾弓矢兵械之禁以漸易介轡而衣冠之久久當與內地無異若復實不爲經界恐兵興無寧期往事可鑒也一隋唐郡縣典圖可攷今多陷入畧中謫平後宜悉恢復并以德籠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盡建州縣設立屯田且耕且守仍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霞沿溪木以達昌化道路四達井邑相望非徒備奸銷萌而王畧益開拓矣一軍威既振宜是恭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以便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中猶有異志者或遷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滑山蠻故事又擇仁明慈惠之長久任而安輯之則瓊人受萬世利矣此皆後事所當經畧者也疏下兵部覆議詔悉允行

二十九年七月總兵官平江伯陳主總督歐陽必達督兵剿黎賊那燕等前後斬賊五千餘俘獲千餘招撫三千餘事聞上嘉其功命加主祿與必達各陞一子三十二年八月廣西桂林平樂提德據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傷百戶曹恩焚切歲無虛月總督應檄總兵官鎮塞督兵進剿凡擒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十牛馬器械甚衆守臣以提聞並上食事芽坤總將王寵朱昇都指揮鍾坤秀泰取張謀百戶吳通等功狀上嘉諸臣勞績命檄歷一子餘陞賞有差三十二年三月桂陽盜賊趙文進等初生與居民針廷昌爭田鬻賣山縣徵入之得釋文進避聚寨斜迤山賊千餘倖亂相傳官軍巡按御史朱瑞登以聞因請治知縣古聘傑失出重囚及守備林桂等不能捍禦之罪詔時後等各停俸戴罪視事仍令提臣臣國撫剿毋緩三十五年十一月廣東官軍討平峒賊陳以明等廣東斬拿食新興恩平之間皆高山叢密徑道多又奸惡亡命輒竄入諸徭中吏不得捕送聚至萬人推以明爲主號承天霸王流劫陽江諸處官軍討之數敗皆撫侍郎談愷等乃據諸路土目兵進剿破之斬其驍將偽飛虎將軍廷章等衆勝攻賊各巢俱平事聞部臣惟一千餘

廣南是

三十六年十二月廣東總兵靖遠伯王瑾等討朱碧葉樓
山嶠賊平之先是賊首馮天恩李汝端等負險據巢招
餉亡叛流毒一方者數十年至是瑾等調兩廣漢建官
軍分哨進剿斬首七千八百餘級破巢二百餘處所俘
獲八百餘人地方以寧督撫侍郎王訪以聞詔旌理一
子德宏百戶訪一子國子生各賞養有差

四十四年六月復督兩廣侍郎吳桂芳言肇慶府德慶州
上下江一帶地方羅旁潯水介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
翳素爲盜賊淵藪其羅旁兩山徑人先年韓雍經畧隄
防頗就安輯惟山東諸徑阻深等而居時出剽掠有司

三十一

每歲發卒戍之徒費無益今一勞永逸之計莫如聚兵
召鎮隨山刊水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與戍兵耕種
以資給餉諸費辦守就足控制斯嚴北岸營兵以次漸
減此足資足兵治以不治之上策兵部議從之

四十五年九月古田僮賊韋銀豹等來降時銀豹人據古
田與諸僮分其地爲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省城獨下
六里人從之提督覃珍吳桂芳因以其間遣典史廖元
入上四里諭降諸僮復獲者千九百餘人於是銀
豹勢孤亦請降桂芳即以古田平聞因言古田自弘正

六縣令未嘗入賊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登陴
主簿俟其功成卽擢爲令嗣從之

隆慶元年廣西府江右江諸僮復亂巡撫郭應騁請給
兵餉剿除之給事中梁開孟以賊黨甚衆不可盡滅宜
令守臣熟計兵部覆言府江自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陳
經征討之後且六十年而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素未懲
創生苗日頤遂肆猖獗順天征古田各巢戍長威飲
戢獨府江右江特險爲亂若復發之非惟無以固八寨
懷遠之招亦恐以故古田誘賊之漸剿之使但兵在萬
全宜卽以科臣所處備行提督殷正茂及廣西撫按郭
應騁等相機行事毋貽後患其調兵給餉諸務悉聽
宜 上是之

三十二

二年先是廣東潮揭普惠諸縣山賊倚險爲巢者以百數
賊首郭明據林樟巢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
寨聲勢相倚屠戮切鄰蓋二十年是年九月總兵郭成
兵備倉事楊正監軍副使江一麟等率官軍分部進剿
明友一化一義並伏誅凡斬首及俘獲者千三百有奇
諸巢悉平至是總督劉燾奏捷具言撫民林道乾等實
用命宜許贖罪 上既賞成等而命御史勸道乾功以
聞又以廣中山寇尚多勦蕪等亟爲剿滅毋玩愒養寇

以貽民患

五年九月磔古田獲賊章銀豹并斬其孫統狼於市仍傳首夷方銀豹古田獲民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拒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錦正德間銀豹常隨朝威攻陷洛客縣朝威謀死銀豹乃拔其五子四出擄掠屢敗官軍與朝猛據鳳凰洲水二果險固不可拔總督殷正茂與巡撫李遷謀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總兵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婦千三十餘人捷聞上嘉三臣功陞賞有差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賊陰

廟朝典實卷之七十八

廣雅

二十三

今其黨竟有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誣之遂以捷聞其後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柱踪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以降正茂械赴闕下且具疏引罪上以付吏論銀豹謀反律家屬黨類下獄臣論治命御史治元等罪還等勿問

流所居荔浦縣府江縣縣之中當斷縣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深江口之衝為諸徒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健兵以守之

廣西桂林府鬱州生薑類然徵各有司健多姓梁氏初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涼處有之皆忌輕生嗜戰善奔能忍饑寒初處遠而居之人呼為種今桂之荔浦靖仁永福且多而析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猶別其處遠思恩分生熟二種以入納籍為強盜無首莫厥難惟推勇為首即火餘自稱火蠻有標水崇出處遠

廟朝典實卷之七十八

廣雅

二十四

首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苗多蒙姓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鬱州州嶠多古蠻地瓊州居浮海中週二千餘里有黎母山絕峻五峯並峙皆盤據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黎黎之產八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來高化征夫利其土土居之各稱明苗成化來則使涂某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連郡震警其小醜侵突無時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九

刑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

福建南靖縣知縣臣史鳴舉訂正

刑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大理寺卿周顒爲刑部尚書顧江寧人

漢降臣本年改治書侍御史

十二月以錢唐爲刑部尚書唐泉山人博學敦古行舉明

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上意特授前官嘗請天下

祀孔子及孟子配饗上皆從其議又嘗諫宮中不宜

揭武后圖幀旨待罪於午門外移日上悟勝顧印令

刑部

械關本年致仕

二年三月以劉希魯爲刑部尚書

七月以世家寶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濟爲刑部尚書尋降惠州

總歷

二年正月以班用吉爲刑部尚書明年改按察副使

九月以劉大忻協任刑部尚書

四年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尋參政四川

閏三月以李友諒爲刑部尚書明年出參福建

九月以靖以善爲刑部尚書以善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

評憲老於謀法者咸以爲允當明年出參湖廣召還尋

卒以善名復初以字行深水人本端木氏子貢之後元

未以儒試吏已僑居金華以書史自娛上取金華召

爲徽州經歷歷官尚書學士朱昇謂其謙退似儒夫專

謹似腐儒瞻視精神似俠客振聲談世事似談士而其

精神超越又似達民隱者人謂爲實錄云子孝文孝恩

皆在翰林

五年三月以吳雲爲刑部尚書雲宜興人少有文行仕元

爲翰林待制上遣魏國公達定元都以禮教遣赴京

陳弘文館授書郎歷拜前官明年出參湖廣政事已坐

事被逮至

以李寶爲刑部尚書尋參政浙江

六年以高萬傑爲刑部尚書

二年二月在四月參政廣西克美元平章也四月任七月

改兵部明年復改刑部惟謙七月任儼十一月任明年

七月參政陝西鐸十二月任明年改太常卿

八年十月以公本爲刑部尚書尋參政陝西

十一月以韓士原爲刑部尚書明年布政江西

九年十二月以商嵩唐俊爲刑部尚書明年二月俊出參

福建五月嵩降唐中

年正月以奏申爲刑部尚書尋降郎中

五月改戶部尚書周斌於刑部尋參政陝西

大月以尹性爲刑部尚書

十一年以馮諒立本爲刑部尚書立本明年布政江西

十二年以順禮呂宗藝爲刑部尚書順禮山人改爲以尹宗藝東平人元宗改

十三年改工部侍郎劉敏於刑部敏阜城人以孝行著洪

武初舉孝廉爲中書吏時募以小車出龍江布盧華旦

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盧華需以奉母人成職亡

以積勞死需遺其家者故懸於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

刑部與奏宋三三六

刑部

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授官女婦給文臣家黨處斷其

請給以奉母敎因辭曰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

事事以微獨無所預人稱其有行議已出爲嚴州唐同

知辛於官

十四年七月以胡楨試刑部尚書楨人

以王勝爲刑部尚書明年降戶部郎中勝人

十五年七月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勝故賢武

刑部侍郎賜冠帶天一漢濟推勝人元季嘗爲察罕帖

木兒齊兒入國朝爲河南府學訓導權助教以病免

十四年開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

徵入觀起擢之

十六年十二月開濟有罪誅濟好以法中傷人振發文晉

責諸司若中書者所爲者又爲梅戒其侵辱曰尚書到

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則罪不爾資奏請相

於文華殿以示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

廷意人臣謹耶濟憐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

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爾之古人以邪爲常道今

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成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

時耶濟不聽獄四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

獄中死四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登上謂濟論之歸部

刑部與奏宋三三六

刑部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於獄能共吮而殺

之上怒乃下濟獄并執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陳

於是并希哲等誅之濟陰妻殺除外事謀悅會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暑無進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

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十七年正月以劉達試刑部尚書達人

十一月以王惠迪爲刑部尚書

十九年十月復以唐鑑爲刑部尚書

二十一年六月唐鑑復改兵部以侍郎趙勉署部事

二十二年二月以趙勉爲刑部尚書明年改戶部

二十三年五月遷戶部尚書楊靖於刑部二十六年加太子賓客兼禮部二十九年使安南	二十四年正月以安重為刑部尚書尋免	三十年以署刑部大理丞夏竦為尚書	三十一年四月五月建文以都御史暴昭為刑部尚書尋改正一品掌平燕布政使	建文元年以侯泰為刑部尚書	洪武十五年 太宗改工部尚書鄒陽於刑部	十一月以保定知府韓僉為刑部尚書仍掌府事明年改行部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八 刑部	永樂元年以許思溫為刑部左侍郎明年兼左春坊贊善	思溫吳縣人貢入習鑑擢刑部郎歷官侍郎贊善	不能與物低昂故得不請於帝卒年四十三	鄭賜以部吏所書文稱多謬誤郎中等官亦不省視皆實治罪	上日人稍神有限案煩煩勞並無過誤但無兼	弊可釋之	三年二月都御史陳瑛等劾尚書韓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數事又獲其妻於所部郡縣苦辱守令過索財物且日乘輅於市中強買貨物市人畏之不肯利虎	僉與妻同惡如此罪何可容	上遣人覆按得實皆處
-------------------------------------	------------------	-----------------	----------------------------------	--------------	--------------------	--------------------------	---------------	------------------------	---------------------	-------------------	--------------------------	--------------------	------	--	-------------	-----------

九月以真定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六年十二月以劉觀為刑部尚書	十二年二月劉觀論為吏十二月復任明年改左都御史	三月以工部尚書吳中改刑部尋復改工部十四年復改刑部	十九年十月吳中下獄以刑部尚書金純署部事明年以侍郎張本署	二十二年劉利部右侍郎王勉為山東參議先是指揮林茂典遼出征又犯貪等罪下錦衣獄與范同繫茂就獄中絕食餓斃	十一年以禮部尚書趙康改南刑部	洪武元年八月復以吳中為刑部尚書兼詹事尋改工部	十月以金純為刑部尚書	宣德二年四月改工部尚書李友直於刑部尋復改工部	主年以段民為刑部侍郎民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除刑部郎擢參政計平妖賊唐賽兒歷官官特勵	考察在京百司會疾小差即出視事日數百人生困獄中懸改待我奈何自矢三日疾復作卒於官貧不能葬
----------------	---------------	------------------------	--------------------------	-----------------------------	--	----------------	------------------------	------------	------------------------	---	--

金都御史吳萬力爲經紀始得驗民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

八月金純致仕以兵部尚書張本署刑部明年以侍郎兼

春署

五年八月南京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祚侍郎余士

吉驥職衆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獲奏待決仍許

病死相驗應之其後復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通達者安

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

卒槓死於獄皆由祚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

問祚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九

刑部

七

恕乎既又曰祚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

御史能繁署理刑部

十年七月以魏源爲刑部尚書

致仕南刑部尚書趙祚祚祥符人質直孝友博學工詩

文洪武中鄉舉授兵部主事歷事五朝歷禮兵刑三部

尚書所至著聲晚歲優游坦括考終於家榮名盛福始

終完備

九月以魏源爲南京刑部尚書

南京人洪武進士

正統二年九月以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三年十一月魏源下獄尋釋之

五年十月致仕刑部尚書金純卒純泗州人洪武中太學

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昆陽北征屢

徵工刑三部爲貴太子賓客昭山陽伯總寬和有容止

事幹敏宣德三年夏署勅法司疏劾純數會客宴飲言

官論純淹囚訟繫錮示獄上令純老臣與致仕去純

在刑部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到觀虞諫曰法司向羅

織言及國事輒論諱謫甚無謂自今諸皆諱謫者悉勿

治又嘗曰朕或疾惡過甚處治失中卿等須執按

七年三月以郎中楊寧爲刑部右侍郎

八年正月以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十九

刑部

八

三月以王賢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刑部嚴盜趙祚下尚書王賢等於都察院訊問獄

具上命被獲中主事王也司獄王溫等調成威遠縣

巡風主事王倫爲民儒王賢爲戶部侍郎左侍郎郭瑄

爲博州知府其原固郎中等官以不早歸結各降勅之

九年六月以副都御史金澤爲刑部尚書

七月致仕刑部尚書魏源卒源建昌人永樂丙戌進士累

官擢南布政使時歲饑民流源賑給有方流亡盡歸正

魏源歷陞前官訓決如流獄無冤濫嘗往西北督奏邊

警地將莫不畏服爲人器識宏遠立術侃侃有大臣體

八月刑部尚書王質卒質直隸太和人永樂間部舉校訓導以卓異拜御史歷陞尚書誦戶部侍郎去任卒質明習國家典故在戶部最久於數部事最繁正統均部委積內外輕重咸有品式時中外競陳利害亟行通鑑質堅持成法崇簡寬平一切爲樂切者皆格不行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室無餘妾爲人廉而不苛博學善記而不能離會爲文質蓋蓄心經濟文學非其所長十四年四月以耿九疇爲刑部侍郎時九疇以鹽運使謫謫逮至京特旨權用之九疇屢辨疑獄不爲勢利所休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九疇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

刑部

歷其嘗

十一月金源改戶部以俞士悅爲刑部尚書

永泰二年十二月以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

大順元年正月俞士悅謫戍詳傳士悅長洲人永樂乙未

進士襲表鹿序面色如鐵望如洪鐘不類南產平生剛

方侃侃見者畏服成化初赦還復其官卒年八十

二月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轅爲刑部尚書致仕時

觀輿神御史耿九疇二人以廉介稱當石亨古祥濤橫

使官九疇以劾亨請江西布政稅亦稱病上召至文

華殿面諭面之視稅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陸辭上親

問輒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竹筒是欲平稅耶

上賜金爲道路費

以壽永建爲南京刑部尚書

八月以劉廣衡爲刑部尚書明年引疾尋卒廣衡爲安人

永樂間反進士授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陞陝西副使遷

右布政尋陞副都御史至

右布政尋陞副都御史至三書清修簡朴不事浮靡有

古人風

二年七月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代先是九

疇謫戍上一日與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

賢謂曰九疇操誠不易得朱熹名至爲禮部尚書上

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遷轉優閑希璉書木人宜德

典成進士拜御史命舉江西荒政事茲權刑部侍郎晉

尚書舉案初行考察政命之山東廉問以資鑑戒會都

者二百五十餘人天順改元仕南京用法明著而存必

一以仁恕刑無冤獄卒年六十

十月以山東布政使璩爲刑部尚書璩由李賢所薦在

璩璩璩即乘此寓說璩用賄賂求得之朝士紛然以爲

璩璩璩不用又謂中已建於上謂璩然見客及璩

璩璩璩之仍用璩璩小傳然衆毀方息

國事八月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上曰可惜此老以肅維補代之九疇處民人永樂甲辰進士孝友純至居去乘禮平生無生嗜好公退燒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諸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隨從好善疾邪剛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譴

因廟太子少保諡清惠子裕官吏部尚書

成化元年十月以劉孜爲南京刑部尚書孜萬安人正統

乙丑進士以嚴奉其屬久亦安之

二年十二月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時上疏

劾劉典奏案言王九人

謝卿

十一

三九三

請 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命許旨未幾以母憂赴闕陛見 章大慈命廷杖八十滿定免驛丞 英宗復徵召入大理歷陞南禮部侍郎尋調南刑部成化改元御史劾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太苛可取陞左侍郎至是卒贈尚書諡恭敏莊性剛直而必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脫巾稍弗逮識者稱之

五年以周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年八月陸瑜致仕以王景爲刑部尚書先是錦永指揮因廷佑所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逮

鞠之竟銀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明其寃遂起居便瑄瑄曰法司所職者祖宗之法吾何任人以滅族之罪耶遂請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詆彰而免其妻子遂尋欺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瑄瑄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鹿等則有間矣達竟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瑄鄧縣人宣德祭丑進士端亮有容寬裕有制任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習法令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屬官賢者禮之如賓有陰且暴者取之甚覺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弘治二年卒諡康僖

謝卿奏案言王九人

謝卿

十二

四六

十年八月刑部尚書王景卒諡恭敏陞陞人正統壬戌進士教選有才幹賢吏事由主事歷藩臬所至國固空虛天廟初被擢下獄時襄王入朝 上問以官吏賢否景舉景以對即日宥還等陞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裁量還定流還陝大理卿陞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焉子臣官侍講

九月改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尚書尋改兵部

十一年正月以右都御史董方爲刑部尚書

九月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釋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

任官同刑部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認從其議選過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問刑

十三年董方乞休致許之以林聰爲刑部尚書

十六年南刑部侍郎金紳卒紳上元八性至孝友人官以薦勸授已得其屬必厚平生好賢不廢勤於學問雖冗劇弗廢卒年四十九

十八年八月以張璠爲南京刑部尚書

閏八月刑部尚書林聰卒贈少保謚莊敏聰寧德人正統

己未進士授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前官爲人和氣滿

容及遇事則侃侃然非流輩所能及開君喜諫諍終爲

顯朝集案卷三十九 刑部 十三 三六五

諱文自成一家言景泰中論議之臣以聰爲首繼後與汪直劉遠東守臣繼蓋身偏倚君子有異議云

九月以張璠爲刑部尚書

十九年三月致仕刑部尚書董方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方鄆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寺丞少卿法

律精明獄無冤滯歷刑部侍郎晉尚書致仕杜門謝客

人罕有見其面者

二十年四月致仕南京刑部尚書周瑄卒謚忠懿瑄陽曲

人由鄉舉授刑部主事以郎中陞侍郎歷官尚書爲性

寬溫義度許雅修轉長身諫論矣終平生不枉道于人

由入南京法司幾四十年活民利國之功尤多子經官

刑部尚書

二十二年十月以杜銘爲刑部尚書

二十三年九月以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喬

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敢其在朝故薦往南京歷

陞之實遠之也太監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

何今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十一月杜銘以萬安去位人言及之因乞致仕許之

弘治元年正月召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四年正月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

史鄒魯謀廢歷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

魯遂誣劾爲新受親故讎遂劾吉素劾喬新得魯劾

章從中主之是下喬新紳永爲訕訊無驗喬新仍乞致

仕歸魯尋亦請外

以彭韶爲刑部尚書鄭時爲南京刑部尚書

六年六月彭韶罷先是乞早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

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

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乞骸骨歸又明年奉贈太子

少保謚惠安韶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兼仕刑部同屬

十四年閏七月以王繼爲南京刑部尚書事收兵部以肅	六月以翟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	珪尋加太子太保	十二年八月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年時舒以人景	辛未進士嚴重朋介百無所好惟好施予處人以恩信	不品言人過則歷中外四十餘年廉慎之行始終如一	十三年五月白昂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傅	九年四月以戴珪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其罪而不加杖	七年九月致仕南刑部尚書張瑄卒瑄江浦人正統壬戌	進士賦性仁厚每獄憐憫器人罪鄉里有犯惟正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細不副其生平之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更臨不報	等語斯爲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善舍大緣	因生今之世無愧古人哉而易名宜如吳語	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資泰謂彭部正色立朝憂先爲
------------------------	--------------	--------------	---------	-----------------------	-----------------------	-----------------------	-------------------	--------------	---------------	--------	------------------------	---------------------	--------------	-----------------------	-----------------------	-------------------	-----------------------

壽遠赴京與劉大夏同請成瑄誅詔復其官	活將運糧煥舊職倪厲力乞休歸未幾瑄以私憾請	正德元年以潘養爲南京刑部尚書善評議明恕爲所全	十八年以張敷華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七年三月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刑有平恕老成之譽子圻官至兩都御史	全大信六事會內憂起江沿河有功入司風紀歷掌邦	進人天順丁丑進士擢給事中嘗因災異上護命全以	六月前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卒贈太保謚廉敏昂武	人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珪上領之明日允珪所擬	如此對曰臣初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	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遺自古何君何大臣	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	十六年刑部尚書閔珪識重似件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	註解宋元史臆見散丘文集等書正德中溫文肅	志剛介冑與平生惟與彭部丘濬爲相知所著有周禮	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	部尚書文淵子景泰五年進士守官清慎律已方整博	十五年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喬新廣昌人吏	京都御史陳道代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年閏正月刑部尚書周珪致仕以左都御史屠勳代

八月以洪鍾爲刑部尚書

三年二月屠勳加太子太保致仕以南京都御史王鑑之

爲刑部尚書

刑部左侍郎韓邦問陞尚書致仕邦問會稽人成化己丑

進士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安以不通

迎禮去身雖不出而表俗浮物之功自不可泯嘉靖十

年卒

十一月前刑部尚書樊瑩卒瑩常山人天順甲申進士以

御史知松江平陽府歷陞南刑部侍郎宗廟書庫五日

轉陞考察貴諸吏罷遣千餘人召還詔爲尚書尋致

仕後進禮部瑩安理隆平候事及禮部上供布帛贖募

其官比理詠瑩卒已三年詔復其官十四年贈太子少

保溫清簡瑩明習律令繫已好修儉儉自樹交游種案

人皆敬而畏之

十二月以吳洪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四年正月以洪鍾爲刑部尚書十一月改左都御史以劉

瑄代瑄進士嘉靖二年卒

十七

厚修禮敬中高以意法上命瑄往覈其事瑄始

丙鍾憲遂格部下獲贓禁錮幾兩月乃釋官去

五年正月以劉鑑爲南京刑部尚書

六年正月以何鑑爲刑部尚書尋改兵部

十月前刑部尚書周珪卒贈太保鑑莊鑑珪身程人天順

甲申進士授御史歷官左都御史南北刑部尚書前後

在兵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慈逆瑄用事遂

請老部加少保致仕珪少以韓魏公自期其後徽歷中

外掉著勳烈雖容肅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者

云

劉朝典集卷之五十五

七年十二月以張子廉爲刑部尚書

八年十二月以張鑑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年八月以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以戈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一年十月前刑部尚書屠勳卒贈太保諡康僉勳平刑

人成化己丑進士性剛敏成進已學貫經史有重名

嘗曰士當無書不讀雖屢更銅爵恒手不得卷尤善詩

歌當逆理刑事諸司誦先開白而後奏問勳執不從曰

前刑部尚書潘養辛潘宗憲人成化丙戌進士性儉約朴
素自初宦至極品一如布衣督兩廣不携家累不以軍
功錄子孫請介旌方人廉有及廟革戒子勿乞贈卹嘉
靖中詔營製諭祭

十四年七月後仕刑部尚書王鑑之卒鑑之山陰人成化
戊戌進士知元氏縣有治才擢御史督南畿學政寬嚴
相濟濫竽不與士咸畏而愛之入爲大理丞轉都御史
歷陞刑部侍郎尚書時逆瑾擅權以戚黨竊上大夫
爭早請諸求自免六卿見者皆長跪鑑之獨與抗趙尋
謝病歸卒贈太子太保

具朝典卷之五十九

刑部

十九

十五年十月以金獻民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六年七月以趙鑑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月刑部尚書張子麟以親老乞歸養罷之

嘉靖元年四月調工部尚書林俊於刑部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戈瑄卒瑄景州人成化乙未進士
爲御史會薦妃帖脫率同官上章論之 憲廟震怒赴

之午門歷官都御史協南北院事以尚書六載乞歸養
許山林郡邦宗族每欣欣然相遇視其言動以爲稽式盛

兄弟宗族曲盡恩禮

二年四月逮繫刑部主事羅洪載於獄歸衣百戶張理索

美談人洪載弱幼之遭故哀懇乞受笞洪載昔之遭逐
以違法提鎮示備官奏聞 上怒命逮訊給事中劉濟
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 上慰問之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陳壽平諡簡業壽新淦人貢進東籍
歷仕四十年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嘗布衣
蔬食如寒士歿無以爲殮親朋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
京環堵蕭然

七月林俊致仕先是俊以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事于

上怒切責俊謝過乃免 評中既而永平知府郭九皋爲

奸徒趙紀誣許受賄故殺殺人東廠尚書對請逮繫府

前事典卷之五十九

刑部

二十

九皋已獲守陳鼎乃就顯鴻遠之俊言治道宜體本綱

恤大體九皋即會且忍對不可以天子而侵有司況以

單辭而遽命權丞對簿使以謬誣枉死其不傷聖鑑乎

不報俊乃稱病乞休許之俊復言聖明在上朝多君子

而臣子辨賢之言則賜採納乞召宣大臣如 孝宗裁

事辦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 上嘉之命馳驛以歸

八月以金獻民爲刑部尚書尋改兵部

十一月以趙鑑邊憲爲刑部尚書憲南京

三年六月以孟鳳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刑部尚書致仕林俊卒年九十六病時疏言身後乞

免蔡建以安存廢終終議諸臣以慰幽冥又言古者
從人於朝族衆之非欲禍風雨所致之死也成化府
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雖死重德才足不辱正德時進
理刑事始起去衣之端末年諫止南巡遂有死杖下者
成弘間詔獄惟叛逆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
問法司擬罪今一察訊問無復杖吊非祖宗仁厚之意
也疏下所司使尋卒俊蒲田人成化戊戌進士立朝正
直不妄詭譎羅志林等一介不取冲素若美士尤好
引掖後進士論推服附少保謚貞肅

五年三月南京刑部尚書孟鳳卒贈太子少保鳳商阜人

刑部

二十

弘治與成化士奔御史程懷慶知府歷都御史繼制北
虜邊塞軍輒轉督漕事繼徐大水 武廟親征區費
有方氏不覺累遷尚書格自一心申嚴邪禁不徇於
情不悅於勢始或議之終乃執然服

四月以孫賢爲南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以李永勳代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 上特製詩一首書於龍箋賜
之以慰顯考代

六年八月顏頤寄以李福達事下部獄以李永勳爲刑部
尚書尋改兵部以胡世寧代

以方良永爲南京刑部尚書永任卒謚簡肅

南刑部
廣成進士

七年十一月以高友璣爲刑部尚書明年以核問郭助事
勸致仕

八年五月以周倫爲刑部尚書尋改南
九月以許讚爲刑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王時中爲刑部尚書

十一年八月以孫賢爲刑部尚書尋改都御史明年復任
十二年五月以閻淵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四年七月以唐龍爲刑部尚書

十六年十月前刑部尚書趙鑑卒贈太子太傅諡康敏鑑
壽光人成化丁未進士性好士樂善雖困折不能容人

刑部

三

之過而宿怒弗殺故人弗忍之臨事決議能以二三
折衷靡不厭

十七年五月以楊志學爲刑部尚書

十八年六月以周翔雅爲刑部尚書

八月以周周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年七月前刑部尚書孫賢卒贈太子少保諡恭襄賢
長興人弘治庚戌進士持正守清苦始終不變士論重
之

降周翔雅俸一級先是錦衣指揮樊瑤以長子綱骨石罪
不當嗣欲令庶子緯爲嗣綱又訂緯不可改定嗣已子

部下法司按治刑部兼以子楊恐以毀親父罪私以備
 成其罪均 上報曰父子不可並罪再詳之於是法司
 校制盡告人死罪未夾有律理仍奏事不實 上怒責
 制案曰遲來已事與奏事不月即難受亂律餘責合對
 求尋引罪 上謂刑部掌刑法司不當律奪奪一級
 八月刑部致仕刑部兼舉州人王德茂奏進士授御史遷
 福建金事累陞刑部尚書 聖駕巡幸大賞幸是從者
 索刑部布政使乾接察使吳兒祿賂不送假法欲寬重
 典刑難不可日殺人以相人吾弗為也乾等竟止免官
 郭防始以鎮撫宿賂奏以吳異策免大臣期難正自陳
 制刑與案卷百五十九 刑部 二十四

致仕歸家嘉一十二年卒期葬官職表表人共稱述居
 卿不能滿於案以
 九月以養學原為刑部尚書 刑部人弘治
 二十年正月刑部尚書楊志學卒志學長沙人弘治癸丑
 進士在官及卿門都房并禁花馬池垣牆屋立邊功贈
 太子太保諡康惠
 刑部左侍郎陳璘卒璘樂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始作進士
 又諡諡廷杖以辱直自負海內慕之
 六月餘事中吳從義劫掠如京有劣敗者 上命錦衣衛
 收印用家斷後通賄者以鎮撫司嚴明已而後問無案

命事家致仕
 九月以吳山為刑部尚書專以新 事議獄後期免 由
 前南刑部尚書洪子也正德戊辰進士由刑部主事歷
 官尚書廉鵬抗血朋黨刑部威校校然無所顧避
 二十一年正月致仕刑部尚書王時中卒嗣太子少保時
 中貴顯人弘治庚戌進士以第度令詔授御史巡理
 政事申抗疏論劫理卿之設於屏以他事為 詔逮獄
 重加監立法司前三日戊戌歲歲衛理誅起四川副使歷
 陞巡撫寧夏以處機賜璽王已召為副都御史從院事
 進兵部侍郎陞尚書督糧開密改刑部歷中外四十年完
 制刑與案卷百五十九 刑部 二十五 三十一

者以歸卒年七十七
 三月以顧璘為南京刑部尚書
 七月致仕刑部尚書周倫卒贈太子少保諡康僖倫崑
 人弘治乙丑進士
 十月以顧璘為刑部尚書
 二十三年八月以唐龍為南京刑部尚書
 二十四年正月以唐龍為南京刑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致仕刑部尚書商友讓卒贈太子少保諡
 忠貞友讓樂清人弘治庚戌進士安重有操機不姓璘
 卒璘不任士論推重

六月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張子麟卒子麟墓城人成化

甲戌歲士履更大獄若運遠運遠京師聖優然次斷悉

抵法以親老乞歸林居二十餘年

二十六年二月以居僑爲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以喻

茂堅代

三月以萬錢爲南京刑部尚書

二十八年御史郭公選劾刑部侍郎所給如獻美結於當

道遂得資緣進用後將蒙職不可使久居卿貳致仕

三月以劉訥爲南京刑部尚書十月改北

二十九年五月以李士鑑爲刑部尚書尋改戶部以顧德

以傳綱爲南京刑部尚書

三十年二月顧德詳改南以萬錢爲刑部尚書

三十一年九月以柯熊爲刑部尚書

三十三年三月以陶商德爲南京刑部尚書

三十五年十二月以歐陽必進爲刑部尚書

三十六年三月以西岳爲南京刑部尚書

八月數賈應泰爲刑部尚書

三十七年三月以歸德爲刑部尚書

三十八年三月以秦雲程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致仕刑部尚書劉訥卒贈太子少保部尚書陵人故尚

書張子正德丁丑進士武廟南幸以京內推官

蕪湖縣中貴索饒不與擊欲罷官品請有起廢尋遷御

史累遷尚書教然守正不事佛法士論廢之

三十九年四月罷刑部尚書鄭曉開任不許再用降左右

侍郎趙大佑傳願各條二級故率近京軍民有冤得投

陳通政司赴刑部訊理時御史鄭存仁極按順天糧道

禁民越界凡法司官飽受民詞有所追取府縣不得輕

登曉聞之乃引大明律例有停囚待對之條及會典中

刑部與案卷百七十一

亦說近京犯人得聽法司開理率大僚等上疏論存仁

違制侵官存仁亦復大明律自下而上之議論曉等數

四上下其章於都察院會該科看議未上曉等疏轉

上責其不俟處分先行辯曉且言前者周山等作亂特

本在激變之人曉等奏旨未減歲內無一字遞退雖曰

執法終自尊乃勅降曉等而令自今一應詞訟在外者

屬之有司在京者屬之刑部不許再行爭擾

五月以陶應爲刑部尚書

以滿恩爲刑部尚書

四十年四月以馮天駁爲刑部尚書

七月以蔡雲程爲刑部尚書盧勛爲南刑部尚書

四十二年五月以張永明爲刑部尚書九月改左都御史以戴先昇代

四十四年六月以朱衡爲刑部尚書改工部

九月以錢邦彥爲南京刑部尚書

致在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卒應祥長與人弘治乙丑進士授杭州府推官歷陞刑部御史巡撫雲南以奔母喪

不候代罷用薦起再撫雲南通南京兵部侍郎未至召

爲刑部尚書尋被劾調南京以疾乞歸應祥清苦無所不獲其最自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勝天巧

太子少保

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論劾刑部尚書戴先昇不諳

律例縱情出入如內犯李永以斥事目圖榮與本無死

比也乃擬爲正犯王相私圖平民者三本無生餘也乃

擬爲尋疑向非聖明燭斷則永爲余竟之見相乃出押

之虞矣宜勸令致仕以爲人臣故出人才減上以永

保內犯時舉輕率肆言詬駁口外爲民尤供職如故

隆慶元年四月黃光昇致仕以毛恒爲刑部尚書

五月以孫振爲南京刑部尚書

致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贈尚書諡恭簡鈞進賢人

萬有直聲入官番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悌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任宣城

知縣擢御史病家居二十餘年以薦起歷官至侍郎卒

於官極清修剛介生平一節士論與之

御史劉恩賢劾奏刑部右侍郎游居敬後以講學員時

其才與節無足取者爲巡撫以失事被逮時嘗行于

金於處世蓋脫羈不克復是近刻吏部議居敬項因事

官交薦起用且前事已明不宜復深究得旨罰用

皆誦附嚴世蕃奸賊狼藉皆以惡鹽都御史獨歷職

所保優驕及橫拿有司僥倖無美不盡謂志肆士大夫

爲之側目世蕃敗有司藉其家世蕃嘗寄家數萬金事

頗濫應辦復詣取案金二萬來抵罪詞連應卿有司驗

問頗有踪跡應卿竟坐充軍

三年刑部尚書毛恒致仕大學士高拱以都御史王廷論

張齊逮問恒擬張齊請減爲阿附徐階也日凌侮之乃

致仕去

四年正月以葛中禮爲刑部尚書

三月復以黃光升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任

十月以陳其學爲南京刑部尚書未任發別入奏請

十一月以劉自強爲刑部尚書秋滿人嘉靖

五年以李選爲南京刑部尚書甲辰進士

六年正月以謝登之爲南京刑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

刑部

十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湖廣藍山縣知縣臣伍承慰 訂正

刑部二

刑法

吳元年 上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宰辟之弊草萊者地雖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惡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桎梏之下屈抑顛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押之則必傷逮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

刑法

十

國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既令收繫雖衣衛審其情咨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嚴錄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上謂臺省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法令正欲待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資緣出入爲奸所以

其言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闕殺殺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釋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上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難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 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國

刑典卷一百八十八 刑法

二

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其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上謂省臣曰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爲惡錯衣之有積垢加以滑澤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亂犯其爲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

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二年十一月 上諭刑部尚書周漬口刑以輔治處虞所不覓觀奔命卑簡之辭如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卑簡告歸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四年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諭之曰有梁所以克饒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含膏藥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藥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權卿爲刑官之長用法之際當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

刑典卷一百八十八 刑法

三

五月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嚴吏察則政苛刑罰市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龜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術善故唐虞畫象選異章服以爲教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脅之刑德夷之誅而陷圜城南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慈矣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

朕聞帝王平刑裁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漸而是

五年衛卒有差遇受親舊私遺者衛官以違法并逮其親識請罪之上曰人勝故鄉親無親識怨勢創賊人之常情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苛細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惟刑罰甚失寬厚之意十月詔自今豫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贖作以時營中都忍力役妨農也

七年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上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獨朝典集卷二百八十八 刑錄 四

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八年二月令各處人民獲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輟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二月上諭御史臺曰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科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難犯死罪及流徒者止杖之免其雜作使仍拿稅糧御史臺臣實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十年六月人有告山西之民徙故元四大王爲寇者備獲

至京法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絕之必當其罪

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逼邊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爲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廷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十四年九月上勅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於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因之罪止於流寬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獨朝典集卷二百八十八 刑錄 五

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與犯者決之如餘皆減死論

十五年十月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此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多創動輒于燕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事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者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付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

俾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并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六年二月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小則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

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錄錄之弊

六月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月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實實近聞

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

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

弊爾宜戒之時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刑罰禁

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刑民無乃

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鰥寡焚林而田禍及鷹犬

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已濟大慚

十七年上謂刑部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

綱朝集案卷之八十八 刑法

如天之於物天之遺澤生教敏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

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

於策則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

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禁衛司納廂布政司母得送賦六部等衙門若六部有

犯必稽職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通相窮究

三月詔改吏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於太平門外勅曰

肇維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獄貫法

天之貴索也是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

中虞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因

人若凡星出於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
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
心慎乃事法天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朕嚴定法
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十二月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

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那俊

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冤梟由

仲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

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九年十二月詹徽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茲欲期

綱朝集案卷之八十八 刑法

於無刑而頑民無死犯者不止臣愚以爲其若嚴刑以

制之使知所畏而盡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嚴施

亦不可使過嚴縱惡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

或難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

而嚴褻矣如爾所言恐流於嚴其可哉

二十年四月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

宥免矣今復不俊宜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

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

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

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

刑之仁皆不可也仗而道之

二十一年勅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結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違僞鈔之屬則沒其貨產丁口餘者止收貨產而不準仍以農盡耕牛遺之俾爲衣食之本

二十四年八月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入爲軍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贖還仍令還家備贖以行學士劉三吾曰聖心仁慈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五日三

刑法

人

代而上刑罰常聞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二十八年六月上勅樂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與偶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刀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待介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親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諱刺辟削剛剗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取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九月工部尚書嚴震直弟姪不法命自訊獄成具奏上以震直不欺釋之

上垂諭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徑自處罰

永樂二年三月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論曰國家就令使小人畏而不爲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爲任則民不堪僞爾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

刑法

九

軍民舉止應奸惡其爲善降楚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瑛等奏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懲之莫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險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愛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恐得親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進功不顧枉陷良善甚礙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瑛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使咸知瑛等所爲以爲戒

五月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機密憂愁多死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

六月刑部奏河間民有訟其母者有司反擬母罪 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

七月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黜 上免之既而諭之曰朕

刑典

十

免之者慮過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黜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息矣故朕於墨刑不輕用也

九月刑部言有下戶違法縫夾皮爲鞭灌桐油其中以夾罰人罪當杖 上曰皮鞭罰人取其柔薄蓋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用皮鞭又灌油其中傷人甚矣用心殘刻如此豈可使長人杖之仍罹其職

十月刑部尚書鄭陽等言北軍士初犯罪者皆蒙有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子不於小人忘於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

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 四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爲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爾儒者乃欲姑息爲治耶

四月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入交通者宜就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褻衫市之復與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褻衫市物雖微交通于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立心富則以營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何

刑法

十一

直豈一語可安復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瑣衫獲罪矣侍臣曰

古稱觀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奸人所欺爲聰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聰作謀

非特敬不能盡心不有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九年民有盜粉善者刑部駁發成邊奏聞 上曰黥卽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况盜者豈可比盜財者棄黥之宜免成邊去所黥字今自今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十年法司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

况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令放復留者必誅

命法司凡奸民越訴當省者免罪令學士從北京良鄉

涿州昌平武清諸民種田給路費三平給供詛調証告

犯徒流笞杖者亦免罪單妻子徒盧龍山海永平興州

爲民種田不給路費一年供租調

洪熙元年 上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

怒增損卿等物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

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

敢犯若不問其情而在已輕重或迎今朕意使人合冤

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

聞朝典集卷一百一十

刑法

十一

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顯

等更須執正毋以垂廷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三月 上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何圖

目前之利更不恤制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

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七月刑部主事魯宗儒生受賊殺人等罪都察院奏事雖

杖而情犯深重 宣宗命杖一百戍廣西因諭都御史

劉觀曰五刑謂之天討以其至公無私若以私意爲重

輕非天討矣爾法司能以公存心而行之以忠厚亦可

威召和氣爲邦家之福於爾亦有利焉若立心不公輕

重任情任及良善人將歸咎朝廷鬼神監之亦非爾等

之福如犯者情有可矜罪有可疑爾復顧慮不欲 自

斷者爲朕言之當爲裁決

十月 上諭法司曰卿等所奏刑名多有軍職雜犯死罪

及應徒流者朕念其祖父立功或本身効難得官一

因愚懸逆致罪戾情有可憫但今于邊境克軍立功其

真犯死罪者不赦

宣德元年 上諭法司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敷爾由

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

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國本福祚豈不遠長今不必

聞朝典集卷一百一十

刑法

十二

論效驗但當以敬爲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風

夜勿忘

二年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糧餉皆西安

等府稅糧供給邇來歲歉民食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

將陝西三司及諸軍餉有司罪因除真犯死罪依律收

贖從之

三年二月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

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

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明教化然觀肉

刑勝過於濫待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律法有流有金贖而四囚之罪止於流放竄跡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快書有律若樂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刺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親明堂鍼灸同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聲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大學士楊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

刑法

十四

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汝於勅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及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舉聽用

十二月

巡撫浙江大理卿胡榮等核強賊平康之黨

三百人至京 上諭法司曰平康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惡而累衆如此其中豈無良善註誤者卿等宜與之辨無罪者不可濫刑有罪者不可倖免必須得實

四年正月勅三法司今後官吏軍民人等除罪大惡極實之重典理不容恤其註誤于逮于法難免而情實可矜

者酌量第等悉令北京納米贖罪

二月勅諭三法司但犯不孝及姦父妾收兄弟之妻爲妾及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決悉令送京師如律究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者不許復職永樂未爲例四月 上諭三法司曰昨大理寺奏陝西軍卒因盜一羊而殺人論罪當斬朕思一羊之值幾何而致於殺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喪甚重愚哉凡重獄中有可疑者卿等更須詳審

景泰元年四月南京吏部尚書魏瑄會法司因早恤刑主突惡逆王剛或以剛年火欲殺之驛曰此婦人之仁天

廟廟集卷一十八

刑法

十五

道不時正爲此也遂夾翌日雨又戊卒四人執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有司都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驛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城

四年給事中盧祥言近者會議寬恤事宜其謀逆反叛人命強盜俱許出首免罪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惡且謀逆強盜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冤奸惡既戾乎人心感召易通乎天意將以彈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于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何以遏止之哉 上報曰賞功罰罪自

有正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其計議以聞
陽穀縣主簿馬彥斌坐罪當斬其子震奏願代死法司為
請特宥彥斌編氓克遵衛軍

林聰等誅慎刑獄一款言邇來法司惟務深刻或任好惡
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
旨迎合如 聖旨批法司辦理者則與之辦理罪雖姑
終而必有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
伸又如當行動者不與行動當提對者不與提對獄囚
經年淹禁文案屢歲不清似此施負不平陳情懇訴火
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終莫述積憤

國朝集案卷十頁十八

刑律

十六

冤

合冤甚傷和氣乞飭法司今復在監罪囚移在徒情難
問詳審重經不許任意徇情嚴鍊成獄如是則刑罰得
中人無冤抑

六年廣史苗鑑言臣見府州縣衙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
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 遍移文
在外問刑衙門今後與犯犯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
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概
受禁之人赴撫按等官仰告庶囚犯不致淹禁從之
成化七年左都御史李蔚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詞訟動輒
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

已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唐陸贄有言憲官立則
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合法而重罰既非所
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恭重則貪風
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
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為下民之害從之

八年廣東按察司言婦人犯管杖并徒罪者例俱單衣的
夾但其所犯多緣連累且素懷廉恥之人一被刑辱
終身其雪甚為可憫乞自後除姦盜不孝與樂婦的決
餘悉納鈔贖罪遂著為令

十一年二月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

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爪命獲無違新

十六

刑

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爪命獲無違新
犯死罪須用嚴刑其停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
暴以備考劾詔可

十三年三月左都御史李賓等奏擬妄報妖言坐斬上
命自後但冤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既害無辜時錦衣
旗校構害晉人王鳳等謂與時者廢文秀於鄆清于源
家謀逆拜受妖書偽職以謀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
鼎與鳳同縣預謀發謀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拷掠誣狀
方鼎先後令子婦擊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黨之事
下法司時西原鄉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錯者多

爲屢書勸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
無敢言者故有等奏之

正德十六年八月刑部覆主事張淳南疏言州縣有司用
刑酷虐不惜民命宜行撫按嚴禁仍令寬席牢獄時其
食飲事無大小卽與斷理不得淹滯拘禁 上曰有司
酷刑殘民甚失朝廷欽恤之意其嚴禁之

南京御史王佩陳二事其一禁罰贖謂此者諸司於給引
投文轉解之類本非有罪人犯而濫罰之名曰堂食錢
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不論其供明無力而逼罰之名曰
償勞銀宜嚴禁此契仍令其罪之官贖者止收本色及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刑律

十一

呈報上司以爲公家之需其一恤刑獄謂問刑官以故
出爲恤民故入爲執法任意喜怒隨手高下以致刑罰
不中乞飭所司審聽其罪按律平決 上是其言命各
巡按御史遵律例著爲條約申諭諸司

始靖元年吏部侍郎胡世寧言人君大德曰仁仁曰明曰武
然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
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若武
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
而夫威震矣故仁哉可過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衆明
猶可過而武夫不可過也武過則殘殘請自今中外羣臣

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錄牒皆依律科斷
奸不能欺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以重寃或有過
髮雷寃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人爲天地生成之累矣
二年六月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索工部匠頭
朱鉅賄不獲因他事喊文杖鉅幾死事在法司問未決
文爲陽鳳訴寃得 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
執奏以爲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
決自劉瑾設學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
盜賊叢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復
以小事誦法傷平明之治 上不納明日又奏 上怒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刑法

十九

此類贖資令辭狀後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
白麻覆之唐文宗詔敕左藏史狄兼陳徽還詞頭自古
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 先朝漏奸而左道
之作俑也湯猛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飾
詞巧辯會衆見因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不
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
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矣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
而都御史金獻民等給事中劉濟等御史王鈞等交章
論譴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共八十八皆付所司

左都御史金獻民奏 祖宗儲古建官設刑部都察院專

以理刑爲職不得參以他務所以明法守也近日李鴻
鳳已繫刑部釋其省已解部察院議改命送部司建
問殊失設官之初意伏望聖明恪守初制以上庶幾盡
付法曹得報有旨

初立德間錦衣百戶王欽與其弟錦俊自贖價自百餘萬
嘉靖初逮致欽錦論死杖繫臺獄追匪待報欽等實錄
近倖忽出中 旨曰王欽等銀部察院禁禁二年以
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 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結事
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縱之由臣等歸罪於權倖之請托
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
院之責夫豈敢辭 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
究欽弊孰爲延緩孰爲請托各抵之法以攝羣奸知弊
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報時
又有錦衣李洪陳宣者以賄贓殺人止論奪級濟復上
言國家置立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麗於法罪歸其情
而後權奸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
輕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奪級而己王欽王錦奸黨
亂政締成而已以革國用視洪宣以劉最視欽錦奚啻
天淵而 陛下以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庶人不省
四年六月御史趙允疏言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在

刑法

三

法令畫一而已 陛下比年以來法既用而屢更如都
指揮張傑役盜庫銀總兵趙文會發失職罪証已明法
所不容矣一則免責其償一則併解其罪藍華姚增殷
洪殷銘等盡國害政死有餘辜且其罪銀有將百萬者
有二十萬者既省其死其償其罪雖是府承奉藩朝度
視親王專擅併過已論死矣而旋從末減太監耿忠上
守自盜紀世擅謀坐殺弟張彥達致死三人罪有明條
而各蒙免死何以慰塞人望希大信於天下乎夫法在
必行故人不敢犯而坐莊者可以資緣倖免殺人者可以
展轉得生則人皆效尤何所紀極乞仍前處分明正
刑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刑法 三

諸惡之罪以彰法紀得 旨有報

五年七月都御史張鶴言令甲自飯逆盜賊機搆都藏外
軍民盜賊連株搭抄全誣十人以上者俱有厲禁近來
官司不恤民隱不思一人被繫一家痛苦怨者不肯
理屬旁者不知理忌綬者不能理合甚者恣其糾索衙
其威福快其羅織因而廢人人生業破人常產陷人墮命
干和召災職此之由乞行禁榜以福生民從之著爲令
給事中謝寶疏請章嚴刑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
者不可復生邇來問刑官於罪輕宜用常刑者率用監
刑擅訊傷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憫都察院其仰以朕

意示各撫按官令戒諭諸問刑者自今務以
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隱不即奏
亦恕之

九月 上諭法司理問詞訟須分辦曲直從公處斷使人無冤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徇私不審察事情或徇私受賄不畏法度傾軋是非致令所冤官屈之人輾入禁中俾懸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律例法諭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斷獄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懸科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爲人壘托者問刑官指實奏容情不奏者聽兩京科道糾劾若

刑部

科隨罷北及知有屬托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事竊門亦務密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于是都察院請如聖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寬宥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投遞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聽撫按察詳處實施行有擅入禁門叫喊及擅拾辱罵皇親官弁與制軍吏者與主使之人俱從重問擬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通守給事中周即言律今所載凡違禁四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紐薦席必以時飭涼漿暖即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米有疾者給之醫藥淹禁有科誅決有罰此祖宗良法美意今無論輕重槩爲幽囚動經歲時主者

字義識者之類吏卒憚於防閑之久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嚴爲禁約節吏卸警而民命無枉上
澤然其言令今後外理官務平心推鞠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濫在外責之監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糾察
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卽馳爲民卹才守可觀不
許推薦務期用刑得中以稱朕欽恤之意

七年五月閏臣票擬刑部奏開犯人詔詳疏 上曰我祖宗既設刑部都察院專理刑復設大理寺以爲詳擬恭徵爲刑得中耳溫祥所犯該部已擬附律條雖係太輕明世宗等亦說類照常例發落既有比附當從重

明倫彙編卷一百八十五 刑法

米菰

11

元制實當一以公朕豈敢以從違爲輕重乎今已開明
恐被犯或有未服還當送大理審究奏來發落
八年三月詹事霍額陳驢天成疏言官以職敗及故禁故
勸平民致死者律當絞斬後以職罪得贖而致人死者
置之不問遂致貪誅之吏得罪傷和惟令行之不嚴故
吏易犯法上謂今後官吏犯枉法職者追贖入官仍
問軍營還不得放出以長貪風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
亦照例爲民著爲令

九月山東按察使顧應祥條上三事一慎講成謂刑以弼教五刑盡矣此外復有克軍事例正以補律之未盡也

是未問刑官往往不察輕重妄擬重罪者多矣所止軍犯解籍隨至即逃在彼從實月報在部照原長官計民既不知畏而反害及良善宜令查照律例嚴查四境毋得任意編發一戒酷刑問刑條例惟死罪重情乃加考訊其餘止用鞭朴今酷刑官不論情罪概用笞杖刑及勒放平民則補以病囚被入告發門日遞送身死以故問閹飲恨元氣大傷今後有仍前酷刑者照例罷職故禁故勒致死若論擬如律一禁妄擬謂近年捕盜官員擒獲大盜往往遇介妄扳同盜高主或汚贖嫌以快報復或故拿良善以求自解延使無辜之人陷於法網

刑法

王世

而不能自白宜嚴禁之都察院嚴議如議行

二十年御史周亮言邊事方殷請以克軍人犯許其納贖以備招募刑部議謂軍犯下死刑一等若言納金無以示懲表而重法守宜通行中外問刑衙門將罪犯滿徒三年并總徒准徒五年者除無力發配如例其有力者每徒一年贖銀十兩稍有力半之各庫歲修類輸兵部轉給各邊募兵其徒三年以下者仍如故例行罰可

二十四年保德州人崔繼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鄰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氏有司獄上其獄法司議釐以毋故陷大戮可憫上曰繼幼能激義其免死發

附近徙工三年

九月都察院覆事中張思誠條奏竊見在外問刑衙門內乏明允誠為深刻如傷人驗傷互異輒擬抵罪盜賊未明竟生強切被誣淹禁不日官不審決也一弊於獄則歸咎原告比以誣告致死之條積年擢役不日官相容隱也一觸其怒則投剔應過核以久懸衙門之條擒捕私鹽者未出鹽地方而架引越境查盤倉糧者不論多年池燭而架引侵欺上活明察之標下懷觀望之心妄想比附逆氣克庭誠有如思誠所言者乞勅撫按今後司府州縣擇微務合律例毋得任情故入久禁無辜

刑法

王世

犯者違問不宥上曰朝廷重情民命屢下詔旨所司仍用法情重致寬渥給事中所言必有指據該院即行照按嚴加案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俟大計黜陟

二十九年巡按直隸御史胡宗憲奏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兇發諸邊者乞令納銀自贖下刑部議可因定擬情罪重輕納贖多寡之數以上上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之人不允行

二十七年六月刑部尚書鄒曉等言故事在京官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法司衙門斷各衙門不應問者悉送法司不得自決比來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參送

甚有私抵贖以爲利者且其間拘禁羈縻或晏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令紛繁茲頃得于許客臣稱謂之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各衙門通行遵守庶政體歸一紙贖亦不至乾沒得與自今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並是城御史毋得徑自受理違者查奏時上元縣有越獄之變南京刑部尚書馮岳亦言近來五城南縣繫獄數多皆因各衙門濫受詞訟不送法司獄決故淹禁日久至于生變請盡錄繫獄囚隨重輕追之而嚴有司侵官亂法之禁就因覆其奏以請報可

又詳刑部

則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刑法

二十六

其三南京衙門各司官有擅受民詞不出遵政司及各衙門參送者有欲成徑自發遣不關白本堂者有已經大理評允而改變情節者夫兩京一體三尺法當與共之不宜異同如是請嚴禁一斷獄慎于初情嚴傷憑之檢驗近專委之各城兵馬以致吏書件作相比爲奸宜加慎重令京府推官知縣得覆覈之一聽斷速則竊何者無所容其私歸結遲則需索者得以乘其隙今一人繫獄動至歲家在獄家有保頭之例在守門有門禁之擾在押卒有挾杖之憂在庫役有掌櫃之號此焚燒皆起于聽斷不達之故內外有司知其弊而或爲胥吏

挾或以奔走妨職宜懲一以戒百以肅吏濫詔允行
凌三年九月刑部尚書毛愷言今災異頻仍由刑獄冤濫所致其弊有六曰濫詞曰濫拘曰濫禁曰濫刑曰濫擬曰濫罰皆足以殃民生召災異宜嚴飭內外諸司禁革犯者以輕重黜罷 上曰邇來刑獄太濫致于天殛其行內外諸司務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副朕欽恤災之意苛刻害民者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劾治之
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懲酷刑一慎議獄一戒淹滯

則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刑法

二十七

一省詞訟一禁嚴衛其戒淹滯言有可幸泥成案憚于平反又多引嫌罪避即在重辟心知其冤而莫爲伸理
至發遣繫配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厥衛言番抄緝獲盜賊不問真偽以拘掠定之簠楚之下何求不得卿寬姑痛莫此爲其自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即與疏釋仍罪及攝者刑部覆奏 上曰淹滯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爲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四年正月刑部尚書葛守禮言國家制例各有定則即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五奏其重民命若此 皇上停刑刑官熟審有貸而諸臣無以奉承德意動用酷刑有問一

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者有到任未幾年而拷成數十人者請行各撫按成諱有司有仍前慘刻如故勘故整故入平人致成者依律抵成 上是其言今後有容隱者聽法司該科一併參治

六月刑部覆給事中魏時亮奏請令撫按官於所屬詞訟無論大小不得批發軍職及異途小官問理守選等官俱宜親行聽斷有司等官亦務秉公訊決又農工方產行暫止受詞并釋輕罪以便耕耨佐貳等官如有違例擅受民詞者罪之得 自近來司府官避事息職其干訟詞弗親聽理一槩批委所屬以故作弊多端百姓受關勒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刑法 二十人 官錄非朝廷設官為民之意今復有蹈此者撫按官即指不究治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貴州永從縣知縣臣施承芳 訂正

刑部三

律例

興元年十月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憲傳檄劉基陶安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關勒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律例 十

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貪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制獄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研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來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上每御西樓召諸司諫官及儒臣皆賜坐議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能非口舌適觀華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而衆輒以為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平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最附曰主上參於一議斷以眾見誠為允當請侯書成更

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成 上與廷臣
復閱視之去前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自四十
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
七十一工令一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
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百
五十工律八 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贊有差
上嘗謂大理寺卿周顥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
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
無民爾等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
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

律令

戶曉爾等乃爲律令直解以述 上覽之喜曰前代所
行遇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胥官吏弄法民間知者
絕少是豈待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
直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洪武元年正月 中 省御史臺進所修大明律令頒行天

下

二年八月御史雖小官同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
飲讀法之說皆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
天下鄉里細民知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
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

則人皆知畏法而犯上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如
威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蓋惡之
心生則非辟之私格外勝之法輒則苟免之行興卿言
讀律固可冀民爲非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六年八月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川

同十一月 上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曰錄二十餘條
述覽 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
書劉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於唐一曰笞刑五自一
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
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徒一年杖六

律令

上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
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餘五百里
爲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宋用舊律二百八十八
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援唐律以
補遺百二十三條令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
務令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 上命楊於肅
應之壁親加裁定及成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
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
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

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前時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遺秘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令中正仍具存筆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十六年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命刑部更定徒罪贖鹽炒鐵之例凡徒罪贖鹽者福建廣西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人發兩湖直隸江西浙江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人發河南湖廣人發海北凡徒罪炒鐵者江西人發大安葉蕪等處山西人發蒙昌北平人發平陽四川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人發進賢興國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一 律令 四

十九年大詔三篇成
上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尋犯法者多 上曰本欲除貪奈何朝殺夕犯今後犯贓者不論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著焉
二十二年八月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之俾知遵守遂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律二卷口賦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一十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

四條曰課程十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容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開津七條曰歲收十一條曰郵傳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斷獄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詞訟十二條曰受賄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雜犯十一條曰逃亡八條曰所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刑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二十四年九月嘉興通判鹿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實其囊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價鹽入官且責取解款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一 律令 五

之例變萬世之法者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勅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胄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 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爲此必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官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二十八年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詔載等並因大詔初序未

云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管杖徒流
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減等
而無加等

二月刑部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律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
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
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

下做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為令行之
已久然而犯者猶眾故於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

摺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二 律令

本

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
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期知故命刑官取大誥

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
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例論斷今編

成書刊布中外知所遵守刑罰無刑庶得朕恤刑之意

永樂三年三月大理寺等衙門會奏議文職官及中外旗
校軍民人等凡犯刑條依律判斷其犯輕條免決記罪

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從之
大理寺卿呂震言近創文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

月蓋欲使之改過自新請令有再犯者論如律 上命

再犯仍宥之三犯如律

十六年十二月 上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

賊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括包貞觀之治所以
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殺一夫擅徵一錢而不

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律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都察院曰近年人情敢肆行犯

法者特有罰工作之令故有財者悉得倖免自今犯有
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勸懲

大理寺卿虞謙言比奏詔書自令准律斷罪詎聞若律當
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命照律斷

摺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二 律令

七

十一月命刑部都察院凡吏犯杖罪應罷者令就北京為
民種田

洪熙元年正月都察院奏今犯管杖者逃軍逃民逃匠難
令運觀贖罪請處如律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贖

者贖罪若無者罰役如洪武中例從之

宣德四年二月比年因營建官吏有犯不開輕重皆令運
贖完日難犯死罪為民徒流降用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璉曰刑者所以權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
污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以激勸豈可乎今後文職官
吏犯贓罪俱依律科斷仍命諭法司知之

一、凡有上封事言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
自今犯者宜扇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刑部侍郎
何文淵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刺字三犯殺今
又起立開額是干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省人
輟輒奏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
類必多有識四方往來之人親瞻實傷治體乃擬其令
正統五年五月刑部侍郎吳欽言其部奉准受贓枉法不
分多少俱發充軍輕重失宜請今後文職監生承差人
材知印人等受枉法贓律該絞罪者俱發北方邊衛充
軍其受贓不及前數律該杖罪徒流者不分受贓多寡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二 律令

俱照見行事例運磚運米做工等項贓罪完日各案回
照籍為民從之

八年大理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
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
刺請定制章下三法司議制有過故再犯者刺左刺左
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備照赦後三犯者絞 上曰律
為當法赦乃一時恩典自今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
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
九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言例文職受財枉法滿貫當絞
者克軍其不滿貫者俱贖罪為民武職出百死一生得

官令坐流徒杖者擬充軍則前功盡棄而罪反重於文
職乞令武職受贓私縱標卒滿貫當死者克軍其餘不
滿貫當流徒杖者如舊贖罪還職則不惟優待武臣抑
且寬卹刑典從之

十二年閩縣知縣陳鼓政條陳府政內言大明律娶同母
異父姊妹者以姦論並離異近見世俗之人有以後妻
所攜前夫之女為子婦者有以後妻所攜前夫之男為
女婿者不惟兄姊男女之別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
不正乞今後若此依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擬等科斷庶
有以別男女而厚風俗 上從其言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一 律令

十四年 上謂吏部尚書王直曰故回官吏挾制官府交
結官民者發口外充軍誘人為非以致盜賊生發者本
身最首家屬發邊遠充軍爾吏部移文內外法司衙門
遍諭有眾使知所警

景泰元年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丁
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宥有由是坐故勘者悉得減
罪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
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揀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
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
宥曾不及此豈 刻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於

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勸者宜等死不宜從之

四年大理寺卿薛珪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恭語恭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祖宗律令不許妄加恭語從之

成化元年三月令凡問四犯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轉做工納米等項整落所有條例盡革去時遼東巡撫滕昭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蕩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因襲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一律令十

公議惜之

十年六月給事中祝淵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刑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十一年九月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通士同本部官同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敕補詔從之於是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刑部同刑

十五年閏十月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著坊刑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如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於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流傳四方未免悞新進之士略舉其兵律多支離給條及刑律屬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乞毀其板法司會議立以恕言通行內外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於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例將刻本焚毀違者並罪從之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一律令十

人罪論仍行書坊例將刻本焚毀違者並罪從之

十六年給事中孫博疏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補纂律令並行不報十七年舊例指官詐時滿貫犯該流徒以上罪者俱發充軍有大誥及遇恩例減二等爲首從者止得徒杖之罪至是刑部題此等情犯頗重如復減等恐奸僞日滋請今後指稱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爲詞誣財者俱計贓不分首從悉連家屬發邊衛充軍原係邊衛者發極邊守哨從之

十九年二月都察院奏文職官有犯贓詐財物同發爲民

者其人援有復職問奏辯按律官吏凡犯貪淫俱罷職役不赦今其人犯賊雖未及已貪污已著其擬度職不非政體所宜如不謹例冠帶開往 上曰官官以廉潔爲本一犯賊汚清議所棄況能遂因法乎彼聽計財物與受而入已者雖若不同然已心許之矣不必論其迹也案使復職固失之輕若令冠帶開往亦未足以爲貪墨者之戒必仍發爲民如律意爲是法司其遵行之弘治二年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覲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賊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有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則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六 律令 十一

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卽坐絞斬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所論奏或欲照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卽坐絞罪合而論之匪輕匪重者似過於刻賊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

以銀錢估鈔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五年七月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鏗請刪定問刑條例議曰刑書所載有限天下之情無窮故有情輕罪重亦有情重罪輕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損益者爲事創蓋此例行於在京法司者多而行於在外者少故在外問刑多至輕重失宜宜選屬官兼掌前後奏准事例分類編集會官裁定成編通行內外與大明律並用庶事例有定情罪無遺從之

十三年二月三法司奏詔看詳歷年間刑條例定經久可行者條具奏請 上以獄事至重下詣司大臣同議之則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六 律令 十二

議上二百七十九條請通行天下永爲常法從之內禁濫報邊功私贖官馬賈船販鬻私貨潛船附帶勢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奉帶者不得報功皇賊守衛官旗放縱直軍十名以上降沒六條命再議以聞果復奏謂此六條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嘗申明者今不可輕變以提成法從之

正德六年十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殺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十六年六月詔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內外計目皇親太監名目欄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內府包攬錢

贈者令巡城御史及嚴衛緝捕究治枷號發遣仍行南京及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撫按官一體禁約

嘉靖元年南京右都御史王愷中言臣按律云在外六品

以下有犯聽分巡御史及按察司官徑自提問今各官仍一槩奏請令奏贖類繁賦情淹滯請得以律令從事

七年刑部尚書胡世寧請滿漢新例上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九年御史張冕華言天下有司不諳律例濫受民詞株連隻引訟或至數歲不決刑罰不中上下和氣御史熊野亦言今小民或以誣誤觸法或違引生繫或官吏失入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六

律例

十四

豪猾殺煉數歲之後有司即知其枉莫官爲理甚則殺人

人以端人生者抱恨死者含冤傷和致災莫此爲甚事

下法司請勅有司務謹諸律令聽斷出入不得越法徒

流以下亟與結案不得留滯其死罪有寃逆逆家屬證

佐者奏辨勘問無過半年違者論如律上是之

十一年荊州知府孫存上所集刑大明律讀法書首大書

律文次特書御製諸書於律有所發明者大附書欽定

條制次分謹細書諸家註解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事

件書進上以大明律乃聖祖欽定孫存等乃敢擅

自增釋輒行刊刻以紊成典詔下都察院參看乃逮存

同知李章通判吳望推官朱朝等下巡按史問書板

版之時存且以欺蔑宗室事理尋復以前與江陵知縣

任細文許爲機接所奏詔併訊之

二十二年四月有許爲都察院文書諸押者事發刑部當

以盜用印信律杖而流之大理寺以爲律情不合駁之

第三法司會議刑部尚書問淵掌都察院事尚書熊洪

大理寺卿戴金等議覆謂文書以印信爲重押字次之

今復有詐爲各衙門文書盜用印信即無押字俱坐以

前律若止犯押字不必槩擬前律惟疏事輕重罪之此

當申議者一律詐爲各衙門文書條下在內止言將第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六 律例 十五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六

律例

十五

總兵五府六部都察院而不及通政司大理寺在外止

言都司內外指揮司守禦千戶所察院布按二司府州

縣而不及鹽運司者以事情所關大小爲差非爲官秩

也今復有詐爲前三衙門文書仍同其餘衙門科斷其

情犯深重者嚴詳附例奏聞此當申議者二六部各司

軍衛各所律文所不載今復有詐爲前項衙門文書差

書押字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亦當以其餘衙門罪

之此當申議者三都察院巡撫都御史按察司提學副

都大理寺審錄官以及各兵備屯田水利等官皆漸次

添設至於總督巡視等官又皆因事特置原無刻定印

章故陳時請給關防其關係與印信不具今後如有詐
為前項關防俱比各官衙門印信擬罪凡盜用裁毀偽
造悉與同科此當申議者四從之著為令

隆慶三年大理水卿王諱言我朝設刑部以掌刑名又設
大理以平審之本以相濟而非以相制也今問刑官每
無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
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標軍違限守備
官軍不入止開邊關博探用此律律文已錄餘下所謂
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明財買求其妻父使之休賣
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

律令

至若太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
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為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
架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律文所謂不應得為而為者
皆四十重者杖八十蓋為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
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姦人成
傷罪空管而議罪者則曰除姦人成傷輕罪不生外合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姦人
輕罪不生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為臣不知
其所謂不應得為者何事也人命至重憲典昭然豈不
宜附會偏執如此 上曰邇來問刑官不諳律例致多

虧在所奏令刑部都察院公議以聞先是詳以刑部尚
書毛愷議獄不合故說中及之愷不能平執奏都擬皆
是又謂買休賣休乃本夫賣無罪之妻為義絕本婦從
嫁賣之命為失節買休人要有夫之婦為有婦故彼此
俱罪本婦歸宗也若犯姦自有正律不當得此京操查
軍違限乃題准事例非制書有違而何事變無窮律文
有限則有不應得為而為之律蓋成法也事有情重輕
輕者則難以照常發落罪有律無正條者則比附律條
奏請亦成法也於是議久不決左都御史王廷刻科給
事中陳行健等皆以詳議為是 上乃令更議買休賣

律令

休律而戒愷等今後問擬詳駁務虛心詳審以副朝廷
欽恤之意已而王廷履言買休賣休律分別犯姦條下
上承縱容抑勒逼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
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原無姦
字故鄭寺各執所見七抵該部問刑夫婦太婦不可斷
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舉擬處
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
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別情者不生於情雖便頗屬紛
更惟 上加裁定得 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
犯非保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刑部四

恩赦

己亥三月 太祖下令曰皇元既命余削平僭亂敢不順時敷惠以闢至仁况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皆得遂其生而吾民有繫於獄者抑鬱悲愁之氣恐傷天地之和是用布告所隸州郡自三月初二以前除大逆無道及敵之偵伺拘繫外其餘罪無大小咸與原宥敢有不遵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二 恩赦

洪武元年八月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原

十月以元都平頒詔大赦天下

七年十一月詔分別恩赦諸人

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二十五年正月天策衛卒與英父得罪繫獄吳詣闕陳情願沒入官為奴以贖父罪 上曰汝情固可矜但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宥然念汝至情特曲法宥之自今父有不善當即諫止使不陷於非獲斯為孝也

三月兩浙鹽運使陳鑑坐黨事謫於雲南時有言鑑嘗為

中書省宜使保胡惟庸黨為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上曰龔元忠臣福壽之子姑宥之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侯閔言霖以非材授任觸犯國紀罪當大辟雖或吳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其或罪 上憫其言特宥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 建文帝監釋判前罪及囚徒還鄉里

三十五年七月 成祖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不宥

永樂元年三月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概焚孔子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二 恩赦

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况畜牛本以

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

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二年十一月江都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

老無養顧代益哀 上憫其情特宥益

七年三月勅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役軍都督府曰北京軍民皆同艱苦供億運城守攻戰萬死一生朕未嘗忘之今忽得至此宜加恩澤凡奉天征討將士及始終報効人民除十惡強盜不原其餘有犯不分已未輕免皆釋之已發充軍者官復原職軍還原伍民還原籍

十年六月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廉之孫請罪如法 上以廉勞育之遣歸

十三年六月 上諭三法司曰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投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的都撻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為由生事投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十九年正月御北京新殿大赦天下

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嗣位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及雲南取寶石交趾保金珠香貨各處買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恩赦

徽馬兒等處取馬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保潔梨木板遺貢諸品海味菓子等項悉停罷

命三法司官吏先有罪滿戌未至戌所者宥還為民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抄射屢失所懸銅牌

請治罪 上曰昨目下部赦有罪今日違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用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惟信信

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服食言以失人心

十一月諭禮部尚書呂震有建文中奸臣家屬為民宣德二年十一月 皇長嗣生大赦天下詔十二條如遷

年拖欠諸色課稅鹽課茶課各處學牧虧欠倒收馬驢驢牛羊等畜及拖欠蘆柴銅鐵顏料膠漆竹木并段疋等項暫行蠲免尤切時弊

正統六年十一月 上都北京大赦天下

十四年六月南京奉天三殿以下詔赦天下

景泰元年八月 上皇還京大赦天下

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門部赦天下

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成憲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義子謙子冕謙婦朱驥放回籍

二十一年正月以是變赦天下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恩赦

弘治元年九月民有呂景山等四人坐竊盜拒捕殺人罪或以遇赦下法司議部御史馬文升等奏謂若強盜不宥所以戒兇強而律竊盜拒捕殺人與強盜等情犯顯

重而幸遇沾恩釋之則失於太輕誅之則似乎太重請宥其死而遣戍邊 上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律所以

懲奸詔書所以赦過景山等竊盜罪雖可原而拒捕殺人實出於故與過不同不當以詔例免其依律誅之

正德五年八月詔官員犯罪充軍應放免者不分永遠字樣悉皆放釋已放釋者免赴伍其為民不犯賊者仍冠

帶開任內遷發為民者仍查原犯事情以聞從都察院

奏請改正劉理之樂法也

嘉靖八年正月輔臣楊一清條上救焚急務 上覽之曰

卿等以救焚急務二事備陳所以朕聞之終日俱思
謀至意其一曰薄恩澤引我 祖宗列聖官因焚所行
固為可法但恐終無以益民益國也大赦者幸甚此決
不可易之訓非國有大喜慶亦不當行今之計或可於
十三省及南北兩直隸分差官前去清衛見問獄囚輕
者即便發放疎放事係重者星馳奏聞區處亦足以釋
獄滯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夫縱使為故而大辟以上
焉可赦乎亦或為官吏之弊未免顛倒生怨唯有司能

七

五

哀意可也一日寬謫戍者亦非救時之急恰似為饒
吳肖之耳此輩所 為人所共惡其是悖逆不道與
惡之條無異亦是小人之幸也卿等其再為詳審勿
求和而召不和則不如安民之策足為上耳欲安民
必別官守旌賢才黜不肖刑賊吏庶幾其可前日有旨
命查減冗員吏部遲延不行此則推之他事不言而自
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焉

十二年八月皇子生 上傳諭內閣朕惟仁義恩威不可
相掩大義滅親況其他乎茲恩寬卹繁赦重罪非王政
也卿等故曾謂赦為小人之幸此言恐不可食大祖係

奪君父大獄係殺人婦人及馮恩等俱不赦有

十六年先是九江府同知姜輅以嚴酷拘殺平民事竟逃
亡為巡按御史陳瓌所奏事下都察院王廷相等奏輅
罪當遷發口外為民 上曰輅所犯在赦前遷發何也
以責問廷相等延相對狀言去年部書遷發為民者不
有赦宥又故有戶部奏准事例詔所不原皆如律遷發
臣等以此擬輅 上曰既有戶部所奏何不查明該道
呈行官罰俸兩月以輅未經逮問仍令法司議開法司
言每部書首條明開重罪不赦其餘已未發覺已未結
證不論罪各大小咸准赦除此條蓋為諸犯之諒於理

則刑部奏案三年上入庫

五

官者說也該奏犯該通緝尚未盡者則為屬於理官
在已未發覺縱釋觀內即准首條免君令釋未經逮問
則事尚屬理官當如部書首條宥免遷發 上是其
命輅格下按臣逮問發原籍為民以都察院逮問縱
遷發處毋不行參奏俱切責而宥之

二十五年巡按直隸御史王言劾奏鎮江知府林華故違
部赦擅追罪贖因循成過有罪人甚衆宜重治之 上
命鎮江衛巡撫至京問明處為民

隆慶元年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錢金等擅登極恩詔乞
赦各持論不合刑部侍郎樊深等諫言臣校大明律令

凡徒犯已至配者例不許放還祇因市板訛謬流傳不實故工部執爲可許刑部執爲不可許以法言之則刑部當是可疑者徒流者配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律又有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之文則是國家立法之意凡遇霽恩若止傳自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當拘常赦不原之律其餘自當別論今皇上登極覃恩既不止於傳自肆赦而臨時所定又各條有罪名豈可以常赦所限而拘之且詔書所云已發覺未終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者配之人獨非已結正乎詔登極覃恩與常不同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許放還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人學

附登開城

洪武元年置登開城千牛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須自下而上至府州縣有官及按察司官不爲辦理又有冤抑備案重情許登開城御史隨即引奏其戶部田土屬賦刑爭軍役等項具狀赴通政司并當該衙門告理不許徑自擊鼓守城官不許受狀後又移置于長安右門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收狀類運候旨意一出卽差該直校尉領爲帖備批旨意於上違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故自傷殘認贖受奏者聽斷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人學

云衛守鼓官校執奏追免放縱違使竊獻之人怕罪所奏停情立案不行

二十四年七月龍江衛吏以通判事爲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部監開鼓斬之上切責徽吏遂得終喪

永樂九年二月置登開城給事中官有舉官以服罪請展邊警贖原者上令三法司審之曰無令預免法何亂之其人言實受賊誣年逾七十不能致此不赦遂刑惟上天地大恩幸華哀憫當改過自效法可以開上曰老而不戒得無足恤但臨罪能悔可恕姑屈法有之然

其年已七十雖改過無所用令還鄉爲民

宣德二年六月直登聞鼓給事中中以所受詞上聞上諭

之曰朝廷處刑獄有寬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直

付臺院設官託耳目於一人非衆聽廣覽之道我國宋

命六科給事中輪直職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易孤

執惟其所言即時爲達庶幾幸無壅蔽幽隱畢聞況給

事中爲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忤

所任

富略衛故指揮張勝庶子奪嫡官刑部不能正嫡反得罪

擊鼓訴冤始得白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擊

國朝典章卷一百八十三 登聞鼓

鼓再訴則庶幾而矯廢卿公職何

五年十二月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以

奸盜當決擊鼓訴冤切詳各犯臨刑長成煩煩朝廷不

可省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煩自今

凡秋囚擊鼓訴冤者必如何錄情詞以達今法司典鞫

若蒙蔽及阻遏罪重鼓者

則朝典卷一百八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撰

刑部五

後事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御史桂淵劾右都御史凌漢刑部侍

郎馬錦奉命往松江按事與錦張千戶黨德同署公議

錦降漢刑部右侍郎錦左僉都御史

永樂四年六月錦擢奉院還御史二員往山西轉西內使

李達等詳中

景泰三年六月錦實宣府都御史李康劾都督紀廣參將

趙觀典卷一百八十三 後事

楊能急急邊備能亦証乘不法事命御史蘇綱給事嚴

誠往勘果証劾下能等切責之

成化四年四月遼東巡撫張岐以挾私生事劾害邊軍爲

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郭山刑部員外周正方往按之

十一月南京御史楊智等劾守備成國公朱德等命侍郎

葉盛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十四年江西新建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怨

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鳳

乃囑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其縣官爰報

於紳及鎮守太監劉綱巡按御史段正同徹三司及分

懲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厥又賄以五十金賄謀害
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
擄火鏡兵器以從圖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
人杖死者五人盡擄其未成者二十六人送於府轉達
於憲按御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網冤傷已重
而無贓其事必証令府縣重鞠成於獄者又十七人存
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經按御史熊鼎神奏其
事上以鳳等挾勢聚衆誣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
吳吳錫表千戶潘旺往會鎮巡嚴勘得實鳳等及俊坐
凌遲以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問守巡等官境內有
屬刑案卷三十三人卷事

二

二

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後俊成於獄磔屍於市
十五年三月申官汪直擄經總督府郎馬文升廉愛與人
命定西侯將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

十八年四月江西有大獄逮引于餘人命刑部左侍郎
警會巡按三司勘之

弘治十六年四月江西巡按御史王哲奏鎮守太監董
太命不職隱蔽賊情謀亦奏哲欺壓鎮守安自尋大
應機部御史林俊同刑科給事中湯遜牧刑部郎中邵
黃卿同

正德元年四月戶部言長寧伯周興與景州民高崇等互

爭田土已屢移起報官勘理今復有自違郎中等官往
勘恐勞費務重爲民害宜如給事中張文等奏停止
上曰度月不宜擾民其勿遣

六年正月令刑部侍郎戈瑄勘販府不法事

嘉靖元年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奏巡按御史江萬貴
正刑案萬貴謝病去而左布政斯岳參政吳廷舉與
賄賂有隙言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侵官奏廷舉至
職去夢陽亦累疏劾辦事下總制陳金金以軍前多
不職請以各異詞併行處無任漢及紀功給事中落
奏請選漢等顧慮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煥官江西學

三

三

巡撫之督各官不能盡清其私必自相轉
有御風化已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趙忠往會
之處等奏岳貴賊有實跡夢陽欺凌僑屬挾制撫
憲職請送奉諭事過當置無職任罪大之又金
選漢中立不決其實奏稱年經布政使資賈換
使五使金事李洋等承勅還廷亦俱定罪都察院
議覆部議
會書爲民懇陽寇僑聞伍奏廷舉一年積秩淳各
年會等俱宥之

滿知府郭九皋先知永平定國公徐光祚奏言土家
陽公田下順天巡撫孟春御史都同臣樊繼祖戶部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之三十三

律事

四

事張希尹勘嚴春等微九阜及同知張守會勘邑而撫得前田初係奸民趙紀違例投獻寫言馬甫廣等吞塞遂論紀子文編成紀怙惡不逞屢疏檉松九阜奏辨通政司尼之紀遂誣九阜及同知張守多受甫廣金錢勒威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六監甫廣奏請治從之九阜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抄之臨洮及永平收禁九阜與張守等詣京對簿故事嚴衛官無受民訟而特旨收釋罪人亦不出京師諸城門刑部尚書林俊上言乞降明旨徵九阜至永平聽理而遣刑部歸丞官往會極按會鞠明實如果紀言不謬然後械致九阜來京處以極典末為晚也不報給事中劉濟等抗章勸量賢罷政宜加罪景賢上疏自理上優旨慰之

三年都察院奏并選趙漢蓋田諸臣及民人林銓等所奏給事中陳沈家居不法伏乞行原籍撫按推鞠沈當如會歸周季鳳事例同籍聽鞠有旨陳沈不必避籍林銓等所奏事情行令撫按即與從公勘結不許徇情虧枉五年內書府書初巡撫湖廣勅長沙知府宋知故入李鑑罪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鑑與父華流劫村落以拒捕殺趙倫華坐成於獄鑑以捕獲罪不可原上遂命速鑑來京重治鑑至繫獄席書乃為鑑奏曰臣以謹禮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之三十三

律事

五

件在朝諸臣故胡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為文釋乃歸罪李鑑欲為出宋卿地也乞勅法司會官嚴辦以伸寬抑上下其疏於法司御史蘇恩訴事杜覽嘗誣其事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於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案證而欲成令親審而詞服乃知原問官嚴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輕為奏辯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而書一言當意動輒援此以挾陛下以壓羣僚壞亂政體甚矣唯陛下深恩之應以盡明正典刑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官再勘上曰鑑事既席書代為作理必有寬抑不

必再勘免罪發戍遼東
半福建者山西五臺人也一名午因事戍邊寓居陝西歷川縣與季父趙同偕白社扶術誑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太掠郡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已而官兵追剿捕得趙某其黨何發漢等誅之祿達逃去占籍徐濟縣受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以其所掠金銀買校太原左衛指揮使又為其子大仁大義大禮納教入國學其管家韓良相等屢討其罪甘賣緣脫免巡按山西御史馬棟行部至縣良相等復以為言歸捕治之祿達急走京師以術干武定侯郭勛勳悅

禮爲上客福達乃求勛居間勛從之移書於蔡欲待以
不或錄飛章効勛實過風井上其手書 上下之訟察
院先是席書亦勛助爲福達地大理評事杜鑾効勛及
書之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
都察院覆奏福達罪狀宜行山西巡撫移獄三司會鞫
先是馬錄諒於徐濟鄉紳給事中常泰奏言實爲福達
無疑又諒於譚振郎劉仕仕郎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
取鄭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爲真福達也乃檄布
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會事章給都指揮馬才維治之
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江漸言
斷廟奏卷之三十三 六

福達獲果數千歲人巨其雖階除隱隱而罪跡漸露
變易姓名而夥貌仍初論以極典尚有餘辜郭助結糾
匪人請賜無忌職族誅反狀未必明知而衡客私于不
爲總拒亦宜抵法澤示懲艾復下都察院
十一月左都御史龔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緣
或上從之錮獄待決因諒郭助令自給罪助懼乞
恩因爲福達代辯 上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
奏求雪父冤章下都察院龔賢原部御史高世應知爲
助指奏寢其奏勛謂大仁曰苟勿辭爾曹姑公令勿貽
戾戰也於是給事中劉琦程梈王科沈漢泰祐御史高

世應鄉一鴈南京御史姚鳴鳳潘莊各勸防交通題疏
勛昭福達既應伏誅助無可救之理給事中常泰言勛
以職罪爲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陪福達妻卒
保置助案論以職臣何辭原爲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
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達等亦言凡謀反
大逆例服上刑而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托
黨援叛逆不宜輕貸俱下都察院有許龔賢復奏勛實
連坐 上不從尋命錄未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
因佐下獄撫司稱俱會鞫給事中常泰御史任淳郎中
劉仕復交章勛助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在俱
斷廟奏卷之三十三 七

下都察院有詳 上命遂取福達等來京鞠問
三法司官顏爾壽等及鍾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於
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 上不從再命三法司
會鞫蔣蔭良及諸者面指張實爲福達實語塞證中有
成實者乃都御史畢照所引以證蔭良之誣者及訊之
蔭乃曰我未到官安得此言於是顏爾壽龔賢湯沐等
具款詞上 上怒日爾壽等皆聖官乃徇情偏護不應
心辭審但欲扶同人人重罪臣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
照等先勘良誣而今又勘實何也俟覆事畢親鞫必延
大學士楊一清言編展不親獄訟乃已復命多官再訊

六年逮繫巡按御史馬錄於詔獄徵布政使李璋按察使
李廷食事章輪都指揮馬牙詰訊刑部尚書顏壽等
言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奸奸術惑人
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令具時復有維川之禍臣等
伏斧鑕何抵欺罔之罪 上怒曰顏壽等職司刑刑朋
奸肆詎俱令戴罪辦事待再鞫明日一併裁處及馬錄
李璋等俱逮至京顏壽等乞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顏
達對鞫情無反異顏壽等復以上請 上終不從
逮繫刑部尚書顏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黃賢副
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顏泌等於
刑部與案卷字字入卷事

詔獄 上以福達獄屢鞫不決謂顏壽等朋比罔上遂
遣治之其屬物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亦逮繫特罪
七月降三法司被逮 上命桂尊撫刑部張瑄撫都察院
方獻夫稱大理寺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怒
側謂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爾者以白瑞等
瑞以聞 上怒命繫並掠之大學士賈誼與馬錄同里
遣書慰之鎮撫司搜得及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
理丞汪淵工部侍郎周楷私書并上之 上詰責誅
投劾乞歸遂令致仕
吏部侍郎孟春以馬錄書詞連及辭不問 上怒春引咎

東退令注司并收訊之

九月張璠桂尊方獻夫既擢三法司遂錄 上意復鞠錄
等於刑庭楊掠傷至錄不勝五毒乃訴版挾私故人人
邪璠等上言詳良始証張黃霽已得白而馬錄以按察
至郭勛爲之殺解錄素惡勛乃窮治實事而常泰劉仕
證成之遂以寅即福達今考其年名字皆不倫皆馬錄
欲陷郭勛常泰等黨附馬錄殺人罪實難貸得旨各覈
朋讎害人釀成大獄原告驛良相以証告論詳長后文
華等証證布政李璋等并大理少卿徐文華以刑部逮
按殺人婦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鐸御史

程啟允履現以挾私彈劾亦發邊衛給事中王科奏請
沈震程輅以扶同安棄并侍郎鄭仲賢俱爲民尚書顏
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少
卿顏泌汪淵以長避諱官推勘不實太僕卿汪玄錫光
祿卿余才以逞忿橫議侍郎王春問指審御史張仲賢
以交通私制各免官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
任淳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給
事中張達萬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
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嚴雄下
南京法司失怠案續副使周宣給驛送四副使王昂指

引證佐知州任惠胡偉誠德純玉下該省巡按御史各
勸降率丞毛伯溫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人人或罪未
決擬從上以爲輕下法司再擬欲坐以奸黨律於是
悉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恐天下不取坐於邊衛
充軍乃成錄廣西南州衛遇赦不宥獨巡撫畢昭以舊
歸降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投初願壽等既還
治傷費五專聞者憐之獨文華泌論成邊三人皆與獲
廷爭大禮者也悉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敘明大獄錄
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願壽等之欺罔從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人事

十

以山西李同爲詳四川撫按移交西樞閣下獄自就
爲李五福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妖教假稱唐
晉書出妖世以煽惑愚民結集亂與大獄錄姓各無
罪撫按論同坐斬李自諫之都御史鳳陽言權李國
之獄顧遠之罪益彰而曹時流毒精神至四十餘人表
寇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罔釋均而
楊異之人悉願捐軀使一至於此萬一陰蓄異謀人人
聽命爲禍可惡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焉
議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 稱廟從之凡當時或
事議成者皆得叙錄是微始明

按御史劉隅劾奏徐州兵備副使趙春賦私復藉藉亦
許春開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張繼會巡撫高友環起
按辦春愈即訊有春所差駐節有驗而告購事多不實
隅辦春固不安第 輕信而輒欲從委官所報不行將
獻亦屬有罪具獄上之都察院以爲擬奉勅勘事曲直
不分友環希會問獄情依回還就皆屬違法請復下
撫按官窮究春欲從重擬罪以爲賄吏之戒友環擬及
希愈亦宜罰治以戒勸官不職者 上從之趙春嚴
限追貶從重問擬奉擬律三月希愈二月以友環既陞
任過春隅所劾事多實從釋不問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人事

十一

七年陳亮者廣東龍門人黠賊進士守制時宋元齡爲其
縣令亮居鄉多不法亮元齡亦貪酷吏不相讓也亮因
合其子桂許元齡理於是縣人被元齡虐者爭趨起
陳狀元齡坐請成以是歸沈沈放利惡難得其
惟陳爭結成快曰訴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元齡等
遇赦免沈後任給事中會議大禮沈抗疏問尚書唐書
總局科道所劾御史藍田因以訴冤錄上聞部遣刑部
郎中葉應騁錦及千戶李繼赴廣東覆勘應騁以沈陰
僞爲東惡欲直於法乃授指詔州知府唐昇俾深勘其
事凡錄所載及沈怨家陳恕一切誣成之生沈妻奸罪

魁異子柱殺殺人故諸連逮死徒者甚衆是時沈從爲
應驛所困請嗣上疏自理應驛即據昇獄詞覆奏併請
當沈高張盜分難律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
黃緯謂沈獄情無枉請如應驛擬論成詔特有爲民解
原其妻子

陳洗上疏言以議禮爲奸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宋元瀚
郎中葉應驛按察使張祐周宣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
獄而應驛宜復杖貳其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
人乞引辯雪事下刑部據部事桂萼言沈通盜無狀而
其子殺人無屍非盡遺諸臣從公問之不得其情上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十一

以爲孫部鑄表衛差官校逮沈元瀚應驛及續問郎中
黃緯等并詞所逮及者方獻夫言詞連及者不下三區
百人令詔并逮捕必有無辜蒙害者請較其輕重非奸
盜殺人證佐皆下所在撫按勘報不必槩捕致擾地方
從之

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陳洗獄上得旨應驛元瀚俱爲民
沈從帶問任館降二級遠方用藍田府已考蹟上以
其不知大體以誨書人奏致興大獄唐昇承聖風旨嚴
鍊成獄俱令巡按御史卽其家逮治以聞各御史隨劾
上二人罪狀詔用爲民昇降二級遠方用

八年四月刑部尚書高友璣等會同郭彰擅取金帛罪狀

欠明上批駁責其隱匿回護復令再問璣等復會同
稽易其詞上曰友璣等所問終屬朦朧令各別狀登
是給事中趙廷瑞等御史劉謙建章劾奏郭彰擅取邊
軍款君玩法無人臣禮已莫逃於聖鑒之明削其銜而
說其柄矣今所未明者惟助所以取帑之故及指揮王
臣覆虐之實孫鐸通賄之情所當按鞫耳友璣不備參
議曲爲隱護結官助以帑父業賢之舊而取帑又再問
則言助聽通政使榮義之助囑始言孫鐸通送賍私于
郭助及再問則收撥孫鐸指稱誣騙旬日之間頓易成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十一

衆豈古所謂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哉乞顯斥
衆以爲治獄無衆者之戒都御史熊浹侍郎許讚大璣
外卿會直鑄衣衛都指揮駱安等漫無可否株非刑實
之體亦宜慎論上曰友璣職邪禁奉自推問欲銷和
饒隱隱然又更改遂至公議不致任熊浹等各奪傳大
從而情和之決守安在友璣令致任熊浹等各奪傳大
月駱安等各二周金帛等下法司再問已法司會九卿
再問得助受賄狀上切責助奪祿米三之一駱各各
極邊永成賄榮義已撤爵之

七月初京師民張福訴其妻爲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

下刑部生杜威不服而福之姊與其姊皆證爲福自殺復命刑部郎中魏應詔鞠之罪改坐福東廠乾泰詞連法吏上怒以應詔擅出入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鎮撫司逮問且覆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詔已得情義如初上意決猶情曲獲浹決職與應詔皆下獄考訊給事中陸釐言獄者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慎之今張福之母已成自東廠錦衣衛訊罪在張枉爲關殺殺人殺自法司訊則罪爲福爲子殺母凌遲夫殺母大惡凌遲極刑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從法司會審自福之親族陣呈威証逆狀而其姊痛憤誓於至情決等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三

據事

十四

四

既擬此定獄猶未決請再會審蓋審之至矣安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則獄必有所歸而乃蒙嚴譴絕意大臣且不免其餘離敢自保如近日會審侍郎許讚則噤不言少卿曹直諫辭附和侍郎周濶寺丞劉齊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胥吏然無乃傷國體乎臣又恐法吏以決爲戒無所救正願陛下齊威嚴降溫旨令讚等虛心研問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爲言上大怒以會問未報等安言俱下錦衣衛拷訊其後讚等竟如原擬以張枉抵威成詔及証俱發從衛充軍杖福之姊謂決

嘗贊誤大臣始令革職開任

十三年經御史李新芳行部至陝千畝城門役饒客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諒又周左右譖連及兵史田經付推官楊經約訊諸等不報經以獄不就恐重新芳之怒又文致他事誣誣經分使修城錢紹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辯新靜氣頗厲新芳愧憤遂誣騰霄王使誣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泰新民恐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勒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問使楊義勸兵二千入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保經歷吳尚質皆走部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三

據事

十五

四

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或有其果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下令得騰霄者與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而以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向質立斃騰霄誣經凌訴於朝巡撫周金亦繫新芳譴晏及劾經新民怙勢作亂莫察兵激變之罪上命新芳同籍聽勘道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懷往勘事至是據實以聞遂逮新芳等下詔獄而奪經新民官其他連引甚衆先是金既劾奏新芳都察院言撫按互爭金宜迴避金亦言新芳憤逆皆都御史王廷相陰爲主持乞勒廷相毋預勘事因請罷歸廷相疏辯本無回護亦請

先罷 上以其事下刑部令廷相令各該部如故
部具上獄詞當新芳懷勸禁五品以上官員
吳阿順助虐俱革職為民賜卹新民經通問從之

十五年蜀工議相奏四川都指揮劉永昌以其私事索取
臣漕邸金幣珍寶以千計今年二月使臣奉節冊至撫
按而下畢已拜迎而永昌被酒後至獨設四拜且許典
假不俟其至其悖慢無禮如此都司屬官指揮吳可言
乘馬張蓋衝突儀仗問臣一致詰逐為永昌面詢且令
可言家屬安許漕邸人員徵求納賄不聽復陰授以軍
威致令漕邸人人自危臣誠不忍情遣辱侮乞遣法司

制事與家承主人上入養事

十六

按問 上命遣給事中戴嘉猷往同撫按官從公勘究
議罪以聞永昌亦疏辯且許承奉局綺等罪狀以自解
會撫臣潘 亦以其事問按臣鄭堯臣復疏永昌不法
事請行按問得旨令撫臣逮永昌繫獄以俟勒官
二十九年浙江麗水舉人盧綱許奏前後知府孫存吳仲
孫一厚從兄守備指揮盧鎰諸不法事遣給事中沈良
才郎中錢銜錦衣千戶魏願往會巡按三司窮治言存
等無罪鎰罪亦輕綱狂狹持權肆行誣害今處州僻居
萬山中民多强悍失此不治恐告許成風漸不可長刑
部覆上得旨盧綱欺公玩法枷號三月逮家屬永成邊

衛遇赦不宥孫存等既無莊賄各復職或任初故所
初申明禁例後有殿辱本管官者盡法處治時存已隱
江西參政仲以南太僕少卿致仕矣

隆慶元年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閣方士王金隨
世愚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不覺隱隱
淨曰 先帝受誣何至此哉古之人君有刑於非命不
得正其終者其名至為不美 先帝聰明睿知事無大
小悉洞燭其微至於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
一劑亦必有御劑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
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言又服之理 先帝臨御

國朝與家承主人上入養事

十七

四十五年時有台夥古所罕有東牟撫趙繼德奏客上
黃帝無忌憚乃今日餘等委撫兼和差損聖體聞 先
帝是食等所害 皇太后上在土然也否耶今罪指中
野聞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廷之上
明臨 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言若不悉明其事恐天
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
不美之言於人間天地古今之變未有大有於此者
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勅下法司會同多官從公再訊
務覓的確然後渙發輪旨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
其事於後世使知 先帝以正為終則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爲親邪雪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爲君邪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金等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無何足惜哉上曰茲事情重大法司其會同各官訊實以聞於是刑部大臣及錦衣衛科道官於承天門外鞠之盡反金等欲詞言金等進藥無事實實所至悉妄第他罪惡尚多不當輕縱請更下法司收俾正律上曰我皇考聖神睿知荷天馬祐壽考正終享國享年乃自古帝王所罕及者何嘗輕用方藥却乃委罪於人故事既會舉明白其宣付史館紀錄垂示萬

罪果將惟屬乎既無爲首又何爲從是朝臣所爲隱憐欲自先帝之寃者而法司直爲金等解脫之地也法司爲天下持平者則一至於入而不思焉先帝之地今則一至於出而不惜乎後世之議法吏若此陛下何賴哉臣請乞法司更將金等重議使罪當其情庶幾上足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足以昭朝廷法典之正

以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六

討奏

洪武元年八月有風憲官二人各許所短於是一人言其便捷一人言簡而緩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甚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上驗其言多者

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四

舊纂

十

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或言元時台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顯來告之路上四時使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者爲今

黃州府同知安員以擅進公宇需用爲吏所告按察司以聞上曰原員之情非自私也房宇需用之物皆公家所需員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借往今乃罪之是長得吏告訐之風矣命員復職而械吏至京治之

解州學正孫詢訐稅使曾必貴爲胡惟庸黨又訐放元券政繁銘雪白稱老豪黨誣謗朝廷上曰詢不思以聖

賢之道教人而爲告訐之事豈儒者所爲置不同

十八年歲次有卜者千求富民陳公望不遵開闢公望等五十七人衆聚謀亂上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共妄謂衆屬曰朝廷命孟賢分是邑惟欲撫輯新民安於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違朝廷命孟賢裁卒具陳白公望等寬而論妄告者罪二十四年上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惡惡異趨惡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冷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進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

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四

舊纂

二

太平唐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雖一時愚昧或私妻子爭長難矩起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寬之俟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起釋之各好如初

時有司有剛直者爲廉潔自守被誣遠者得伸理後往往錮賜放缺南物或賜宴或遷秩如沐陽知縣周賢陞山東參政衛山主簿紀惟正陞陝西參議潞州知州劉士瞻歷陝西參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

靖難初太宗諭刑部朕時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

各令安業而中外軍民誣執無罪之人以希陞賞速諭止之違者抵罪

承樂元年十月有於承天門遺木牌無姓名止列實欽提舉司官吏不法數事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誣陷忠良其違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時最重誣告之法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鄰家屬遷化外

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言皇上即位以來廣開言路凡

翻朝典案卷十箇人由許泰

三

三十九

有可行無不聽納然無知小人往往搜求細事鉅制諸司或懷挾私營陷官員善或妄稱奏訴躲避差徭或馳聘小才希求進用甚者無稽妄言煩瀆聖聽難稱典刑除害其實假公營私宜治以罪榜示天下詔可之

先是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於官與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以聞上曰民被誣矣諺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言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侵利於民民不堪將訴之而軍造此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具訊其實悉如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官之枉民者

三年有錦衣校尉許朝臣毀謗時政者上曰此必誣之

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詰之果然因嘆曰

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論投尉如律

四年九月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教人

誹謗罪及道至而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上諭

之曰欲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選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遂

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陰惡汝今

實自誤何憐論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爾則

殺毒人其速誅之仰日棄市

轉典其卷二十箇人許泰

四

熙寧元年五月親勅大同蔡滿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

管食事李穀不檢邊務各持私意與武安候相攪混互稱

奸來宜改謫過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一月刑部尚書公紀奏寶慶知府李譽先奏府吏犯盜食

赦免吏告譽文賕事亦在赦前譽當免問上曰此當

問并欲以罪加譽但事有當別白者盡更告許未可輒

信如所告寔則譽不可復用虛印當治其挾私妄告之

罪以為小人之戒

宣德二年二月這按四川御史裴俊奏比來奸人惡吏多

緣已私許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實封

所奏及發邊關十常九虛不惟煩瑣聽抑且狂害良民乞朝廷司察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黷執法許赴部按御史核察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達者乞以犯人外王法司及府衙門外枷項示衆庶奸頑儆良善獲安從之酌將民有欲解良善者多據經詞赴南京許告南京法司轉達問以上聞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許者俱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詢問

八年常州知府莫恩朝觀至京有府吏告恩受賄等事恩亦言此吏嘗盜用府印及犯他罪論使而逃所告臣事

具詳具奏卷一百八十四 評奏 五

皆誣請與許料上諭刑部曰朕選用部官方其除某可使爲奈人反噬卽杖吏一百發亦賊克其合該復任

止就辦有報母告前發之子法司問按不奉命大理寺卿吳光祿奏寬恤上諭法司今後應詳告酌斷

妻之子候母告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部估結實取問如律如有寬枉卽與辭之皆爲令

制部制有制凡民計官長宜加責問不許隱恤妻妾

九十年京民有受府財敗更捏詞狀誣告平人者明部公難

得救受不關越訴 上命克軍後有犯者悉備此例
成化元年七月大理卿王聚奏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
違者罪之近奉軍民徑赴京陳奏首法司多從寬縱延
至熟繁民最困請今後違例赴京者通送押解原籍官
司重究庶幾弊可革而訟可簡便之

上諭都察院禁內府及京城匿名帖于許諸人首出并概
拿者皆處死首者緝拿者視提獲強盜例陞賞

四年七月巡按江西御史趙敬言江西使訟有司官穆不
顧情者陳程訓告等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天者必先察

其賢至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候發展干涉不役
職惟人才一類述繁甚至刀民愚知所實實前行爲

遇政將被告久積不給受審殊堪憐恐各處亦有此弊
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散言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建按及

按察司今後按臨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
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受房則賢否分而訟息矣

五年十一月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及員外劉坦主事乙瑄
陳進爲吏許其受賄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劾

商書魏華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
軍通政司侍詔張文煥俸聞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

以爲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等俱置不問刑部以稅

抄襲案乞改調別衙門開理或下錦衣衛鞠之既而都察院擬罪例頭杖還職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
告行吏孫慶等違爲民

六年正月給事中虞瑋等劾報四川巡撫汪治鎮守都督

芮成相許事上命法司會官廷鞫治坐囚公杖死二

十餘人成樂子索取部內金銀等物當治罪賄杖爲民
出還職帶俸上以治酷暴杖死人命教多免賄賂成

獨不銜成貪財無厭降一級帶俸差操

五月刑部內書陸瑜因其部人王銓請調奏下錦衣衛鞠
治銓乃誣奏論不法事上以其汚辱大臣特杖之百

計刑并案私百十餘
附錄
七

論成鐵樹衛院而論上章求退上慰留之

七年五月都察院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傑奏江西

人民從訟往往虛捏情詞告許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

前使議衆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刀風時

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想于京者免

其通解給引照回聖理以此告許者多乞不分遠近一

體通遣都御史牟有等議令如所言上從之

十一年五月陝西布政于璫駐跡敗露棄官夜遁建接

史德繼遣人追之急璫遂遁于誣繼他事逮至京卒無

驗璫落職璫親當路力主誣繼知清豐縣改民訴冤糾

朝者數百有焦備耳來天有服于帶不去地無皮之證

二十一年順天治中陳翼以巡撫榜魁宗慶拒參見不加

禮遇許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覈按鄆岸擅

停夫役有妨潯河皆宜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外任翼

許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庶民停役置不同

弘治元年初正位首領官糾以事相許即以同僚不和

分兩直聚行騷擾深州知州潘齡言正佐雖共事而立

心不同稍加規正輒起衆端或倚其羸猛公肆欺凌或

恃其年老不顧廉恥乞更易以別善惡都察院以齡言

用刑典案卷二全四
附錄
八

爲是請自今佐與首領官有會惡疾民情強恃者棄

正官者許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罪不該者許佐或

官申稟舉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以四念致爭者

方以同僚不和論所從之

四年九月應天府尹樊寶承令飭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

奏許事琮遂得罪琮作奸與言官奏許連歲所屬

引罪雖其衆而事終不決寶承命推鞠琮若不與與者

琮曉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脈事琮遂得罪去

嘉靖元年御史楊百之言華任錦衣千戶張儀當廣漢謀

逆時力勸太監張銳却其債私御史華准登其罪延今

就待免死准得美遷而首功不錄臣竊寬之乞量授一
官薄示爵報給事中安磐列奏百之爲僞遊說與銳
交關爲復起之地百之復詆誓先因請然不行挾私行
請皆下所司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鞫罰而
刑部則謂磐之劾交關百之之劾私囑情狀未明宜通
行法司達問以昭曲直得 旨百之尋俱列言官自相
訐訟本當達問姑從寬奪百之俸三月癸丑一月時儀以
附託張銳交結江彬擬職不敘彬銳皆遼內黨銳見
遼事且敗遂跡滅口士大夫方以漏網爲恨百之乃稱
儀首倡大義謂銳力折奸謀雖得薄誥公論鄙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四 辭奉

九

三年十一月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處
洛爲京民陳彥章所訐處呈白欲免罪人俱逮繫詔獄
時又有光祿卿樂華湘者爲屬官馬能所誣亦逮送
法司鞠理竟降中旨奪級外補之

五年九月 上諭法司問理詞訟須分辯曲直從公處斷
使人無冤近來中外問刑官往往任意偏聽不審察事
情或徇私受屬不良法度顛倒是非令斷寬負屈之人
輒入禁中伸冤至有自縊死者良可矜憫法司即申明
律例戒諭所屬通行內外衙門如再有斯獄不明致各
犯伸理者若所告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其有爲人囑

託者問刑官指實奏察隱不奉奏者藝兩京科道糾
劾若科道囑託及知有囑託容隱不劾者一體治罪經
事衙門亦修密訪奏治但毋挾私誣陷於是都察院請
如聖諭申飭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許赴通政司或密聞
轅下投本狀在京聽法司在外轉撫按奏詳虛實施行
有覆入禁門叫怨及搭松扉罵罵同官并挾制官吏者
與主使之入俱從重問擬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一月御道上有匿名帖于二鴻臚寺以聞有 旨令錦
衣衛推究大學士賈安等言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律
有明禁 聖祖遺律之初用意深遠蓋以小人欲爲中

國朝典彙卷二百八十四 辭奉

三

傷之計又恐陷國舌之罪設爲機察隱其姓名官司者
因行其言則人既被誣而己不受禍其立心之險詐備
罪之可惡甚矣故見即燒毀罪必處絞蓋所以杜告誣
之門不使無辜者受問也胡朝廷之上又與在外官商
不同無知小人乃敢肆爲奸惡尤爲可惡者緝得其人
決當如律重治以警刀風至於所投文書即當焚燬不
必上經御覽 上命即毀之給事中楊言亦以爲言
上曰比來風俗薄惡臣下互相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
書報復私仇有傷治體令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無貸
七年七月錦衣衛指揮孫能遂初附錄軍冒功邀陞後以

視職臣居京城亦發原籍爲民

八年九江守備都指揮黃德與安慶知府顧英有隙繼命軍士百餘營權入府庭大肆喧嚷英憤印帶避衆仍令閉諸城門杜絕該司申文遂相訐應天巡撫陳詳以聞詔下撫按逮訊

十年初由陽知縣崔廷槐者流行爲人甚多皆死生月割鐘父鐘廟父非事恐之知史越登鐘不爲理復趨其未市時提學副使陸深不平遂拾廷槐諸殘酷狀并劾奏雖不法事而鐘亦奏深違詔不行刊布散一等箴并連及先任提學劉備秀及所屬知州等官范箕等十一人

會督府中尉知獨亦銜廷槐挾私具奏并下給事中董進事勘覈以聞詔廷槐降雜職邊方用釐及備考如前自調黜源與箕等延按御史逮問如律知鄭令長史司啓王戒飭之

十一年五月吏部郎中李默以武舉同考試官宴於兵部與尚書王憲爭禮默故自兵部謂憲心下能平遂疏言狀自勅求退得旨朝廷公宴禮法所在大臣當節制次小臣當存體貌宜有爭下其疏都察院都御史汪敏等言默以部屬小臣敢以禮文末節抵冒堂官不遵空依浮議例請外從之

十三年十月初漣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客不法并許永墳建庵建祠及被皇城龍鳳部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修沐過朝詔減損如式事竣已久至是容奴郭祿爲容所逐思以傾之乃祖源故智構永墳犯龍脈客不行遷故去歲又將妻陳氏病楚兆內致哀冲太子薨命其子郭麒麟陳服錦衣帶俸指揮閭紀所使之轉奏紀屬犯父也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張孚敬因言近年末師無籍小人競爲刀聲挾詐人財錦衣衛雖見任肯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受獻告詞轉奏其爲欺主此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

嚴治之得 旨郭麒快詐害人主使閹犯有奏其令差
司逮訊從重問報紀姑蘇之獄計窮乃復具疏計承如
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中交通有大奸小妻陳氏衣男子
服懷就闖入午門前為縣聲冤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
前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謀及諸朋謀奸首俱發過
衛元軍詔如擬初郭助以張永故有微於楊一清乃乘
霍輜劾奏一清使承奴朱繼宗許容私犯語流禁中至
此容凡三種取告矣事初聞眾惴惴懼與大獄賴 上
聖明察其輕重諸奸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許之風少衰
十四年武定侯郭助吏部尚書汪鑑在工數相左遂上疏
劾與奏卷一百八十八 前奏 主

相攻 上謂大學士李時曰勸諭官工事備可雖全
念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究辦
二疏須留中耳且按無故即舉梁材自代此是何說昨
與夏言爭 莊肅皇后謚號本禮部與內閣事鉉何與
乃悍悍如此時曰大臣議事貴平心易氣此等舉動未
免取譏於天下後世 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
上曰此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卿可傳朕意戒備
之起助奏吏部改調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遠可據
二臣公議之於是時同助等於東閣會議奏言鉉以主
事歐陽清體弱不任工所勞愈振強行事欠當故以清

改調刑部振強陞調南工部而以員外梁廷振代之實
無他情助見鉉把調因擬其聽托規避遂以上聞耳乞
將清振強同廷振俱留工部助鉉各令仰體聖心協恭
任事 上曰振強行事久當諷而陞清體弱宜留而調
似有過去意降振強一級仍同清供事廷振回原部于
是助鉉各謝 上復手諭助張其抵憤勉以惕恭以稱
簡任於鉉則責其勤有紛擾其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親
君子遠小人勿效前為戒之

二十四年閏正月先是巡撫雲南都御史顧應祥以奔母
喪不候代為巡按御史楊東所論應祥亦論東忌縱依
劾與奏卷一百八十八 許奏 主
酒杖死職官等事互相奏許俱韋職聽勅至是給實以
聞而巡按御史楊勉學誤以應祥先病故獨請錄用東
已得旨以才力不及調外任而應祥因具奏辭事下都
察院議以應祥東互許事無大小罪亦相等應祥又以
親故犯例情更可原宜併赦之詔復應祥職勉學奪俸
三月
二十七年九月月食當晝刻制不救護撫治郾陽都御史
于湛督所屬行救護禮巡按湖廣御史賈大亨疏陳其
謬且詆湛為昏庸當罷遂許大亨廷奏不職諸事
大亨亦上疏自理查下部院看議謂大亨事干名檢但

港不先期糾率被論乃始許奏亦難遽信宜俱令回籍
行湖廣撫按以副從之

二十八年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討宜府修邊銀四十餘萬
兩兵部上議發銀七萬兩其餘請令戶部給發疏中詞
語稍涉攻訐時賊方郎中王商學原由戶部調用於是
戶部尚書爰邦謀以疏稿出自其手勅尚學將屬茂視
堂官大肆詆誣章下吏部閱奏部以尚學忿擊堂官雖
事因公亦屬私詆姑奪俸半年邦謀令直心辦事今後
各部公事務要協心議處不許偏執爭論以傷大體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許奏

十五

謝蘭階之田許奏蘭先任陝西巡撫不職二十事蘭亦
具稟糾明吏部覆紳疏教私首犯明禁若不重加懲創
特使冀頑梗熾熒惑是使撫按官一舉動為有司所制
非所以遵朝廷正法紀也 上令蘭記事如故以紳教
私妄奏下河南巡撫官建開照例發遣

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廷春先知石首縣貪食狀正
春亦列雲同鄱汚侵奪職聽覈

廣東提舉黃屏臣願以才能為撫按所信在然性傾險眾
咸惡之廣州知府戴科乘屏臣出遣人搜獲其香得五
百餘金以為貪欲捕治之請于巡按御史楊標屬按察

司諸狀屏臣窮戚自盡標以詰科科對不還標怒盡反
按察司欲詞疏奏屏臣廉能科株私誣陷及廣州推官
王任重等俱附科惡宜究治部下巡按逮問

三十九年十二月舊雲督糧郎中劉鼎與兵備副使張子
順有卻常陰求其短欲以中之會廉改命山西督糧治
裝買田贏以行子順因馳奏勝裝中皆實勝亦許子順
赴和軍糧部鋪衣街各摘下獄訊之俱無狀生奏事許
不以實俱聽為民

浙江參政劉應箕以巡按御史黃廷聘論劾開住會廷聘
疏駁應箕因乘間將廷聘貽事自辯都御史張永明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許奏

十六

其險詐無恥奏當重治命革職為民

四十三年七月光祿寺廚役董肅以內使朋黨侵虐自縱
死巡視給事中擬建御史顏應賢探得其懷中訴冤狀
會疏將奏以報封未果明日寔私易其裝盡削去跡原
諱所陳清食暴狀并署應賢名上之疏下應賢大驚乃
具言其實因劾寔卑劣欺蔽徇私廢法寔疏辨易裝有
之詞以禁諭後迴避數字干事情無增損部院參君
不直寔乃奉俸二月應賢奪俸一月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巨倫學聚 編輯

刑部七

錄四

戊戌三月 太祖初按察司會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
言去年釋重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
法雖寬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
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敗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斃人用
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刑戮今雖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五 錄四

於我並當極緩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寬貸乎
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
滋新國用輕典稱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
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十一月 中書奏收得獄言應天府有潘獄當斷矣
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
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
此滯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幾是臣罪也 上曰吾
非不受其民而民尚爾爾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
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十四年十月 命法司論囚候律奏問從翰林院給事
中及察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上歡軍天下刑獄壅蔽之弊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各道署
囚以林恩等往湖廣等處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鄭
諭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今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
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
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
屈法在道以屬民期於釋庫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十六年正月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
論囚須原情不可添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
心猶恐失之况無文字乎昨民有子絕法當死其父行賄
求免御史執之并欺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姑赦
之入之聖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
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七月 詔御史錄囚於諸省
二十五 十二月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修政今
乃令禁錮發生萬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冒法禁至死
者朕為惻然若候時處決則繫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
繫縲而過貸其死今還鄉備質輸粟北邊贖罪子是重
囚解者死者四百四十八人

二十年 上諭刑部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通
限職唐虞之世所生之德於於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
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
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
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理者命行人持訟理處
論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取平穩宜德意遣之繼令
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
詳加審錄寬者即爲奏聞無寬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
律其難犯死罪者准贖

建文元年十二月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國朝典彙卷百全上 錄四 三

永樂元年二月 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
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十月大理寺卿薛岩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錄具獄凡死罪
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從之詔謂都御史陳瑛
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難擇
楚之下罪人成於鐵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
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審慎刑之意發
之使盡決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極之
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二年四月 上以天氣尚熱諭三法司同五府六部及大

科給事中盡數日中輒決獄囚凡死罪獄成者候決後
處決輕罪皆即決遣有連引待辯未能決者皆令出獄
聽候

刑部尚書鄭賜等奏今諸司官錄囚 上召諸司官
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人之耘爲去根莠也若心
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
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
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
召錦衣衛指揮程遠馮臘寺少卿勛蕭等諭門囚皆久
繫其案卷二百全上 錄四 三

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
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
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四年五月 上召三法司諭口狀例命爾等決獄實明而
無濫明則有罪不與無罪者同免濫則無罪將與有罪
者同因前日刑部言遼東衛官獄軍士往高麗有一指
揮專理屯田未嘗與知而一緊逮繫久不疏決至于賣
危假令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卽是法司枉殺之司理之
職重民命爲本輔君之道施仁政爲務爾等任大臣章
邦應而怠忽若此今天氣已熱除尤新絞罪繫之其能

流以下皆令知在曉發遣庶幾衆凡無及於輕罪

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 上問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之

一謂刑部尚書呂震大理少卿虞謀等曰既非皆死罪

今天氣寒沍悉繫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

謀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罪例發遣大辟繫聽決

六年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 上謂諸臣曰三百餘

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不實則死者公冤爾等更從容

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

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

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

刑部奏卷一百五十五 奏聞 五

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汚法司推

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即引服僧之貌

者憫更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鞠之果得實向使僧之

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

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爾等共議審之既而得釋

者二十餘人

九月給事中張信勸奏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囚有歿

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數命法司無滯獄即為釋職

乃視人命如草芥遂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曰汝生享厚

祿而飲酒嗜嗜不事事罪人無輕重輒死獄中汝不畏

恩顧不憂朝典縣修三百餘大辟罪餘雜犯以下悉建
決遣者不宥

七年四月刑部都察院錄囚 上諭侍郎吳盛等曰古人

制刑斷罪必出至公謂之欽恤者欲敬慎勿使有罪

者不辜免無罪者不誣誅一歸至當而已後來之弊如

楚伯州舉高下其手以故繫囚漢張湯舞文巧詆操縱

任心是非失實枉直倒置和等互用為戒務存公道今

輕罪已定例發遣重者必五覆奏庶令古人欽恤之意

十二月給事中曹鴻等言曰者 上以天寒念獄囚淹滯

勅近臣就獄審錄輕即釋之臣切見其中有淹滯一年

刑部奏卷一百五十八 奏聞 六

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瘐死九百三十餘人復罪重者不

得示懲而輕者死於無辜其三法司官皆宜明彰國法

以戒將來

八年二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前命爾覆重囚爾奏乞寬

其死見爾重恤人命然才惡不可宥其餘難犯死罪以

下悉從汝言爾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重不及則輕自

今尤宜盡心

九年三月 上因法司奏審錄諭曰刑當於恤然論刑之

際當期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

誤當矜其情而釋之小人若罪如貫珠飲食恣意為

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放犯而不懲有報惡之失爾等其審和正情權度不宜驟論十年十月初三法司出繫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還醫察之因諭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當存矜恤後世以治刑爲能事則必流於刻刻吏必爲朝廷愆怒於平民卿等不宜有此者宜速改之

十三年十月法司奏冒支官糧者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奏著爲令

十七年上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

錄附

七

錄無寬三覆而後決之因論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朕屢詔寬恤然處在外有司同體朕意遽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合審之應尤須敬慎不可輕忽

二十二年十月大理寺奏決重囚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貴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青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

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假懷先帝敦切減之

放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置意甘爲酷吏而無

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寬抑者雖細故

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洪熙元年恤刑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主惟我

皇祖皇考愛民之仁軫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

哀矜庶獄愍恤在懷夫刑以禁暴止和道民於善豈專

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

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

比附謬妄尤甚枉人厥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

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

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傳會賒情失實

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該沒及凌遲之刑

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

及大臣議奏必允乃已承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

許恣肆其酷於法外用雜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

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

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虐舜爲君訶弗及嗣文王之盛

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

則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卷四

人

生本身母得一槃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警戒令兇險之徒往往撫綏誣爲誹謗法吏深刺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訴者一切勿治獨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宣德元年四月釋義勇衛軍周翠兒等死罪釋兒妻毛氏論死毛有淫行李宜常告翠兒兒欲殺之毛遂誣與宜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死至是行勘得實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決斬二千餘人其中六

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令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邊凡詔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放貸五月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振重囚益其食所以昭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輿盛易必命法司審錄繫囚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猶祖宗之心教慎刑獄莫不枉民命今天氣漸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

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刺

上謂詹臣曰通觀大理奏錄因有同飲至醉鬪爭殺人者當同飲時自謂意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皆酒之故古人謂醉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爲毒藥誠然此真可爲戒二年五月上親錄囚雜犯死罪皆成徒徒流皆杖論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能因事改過卽爲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此法禁讒言而惟救張蘊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

三年勅諭三法司曰朕惟聖人制刑謂用昭天討以漸治化我國家稽古爲治三法司刑部掌刑憲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審理輕重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欽恤朕嗣承大統得來舊章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勝亡壽比開刑罰失當無辜者卿寬有罪者每處朕爲憫然不遑宣處咨爾法司夫檢刑者利口柔良者寡請惟言是精情偶不辨此其可乎不諱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慮恩怨從而復報或操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其欲鍊成獄舊至貪圖賄賂顯創是非誣陷良善縱肆

奸惡等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身勤以爲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爾不共命明有國法爾有神譴爾其欽哉

十二月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重囚詔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往同審覆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諭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詠不可不愾

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之令減雜犯死罪

以下有督杖及律錄者

七年六月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爲凌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上宥之命罰役以贖罪而諭侍臣曰凌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蓋出於朕一時之不忍然凌遲非過也故止今罰役耳

八年八月勅諭三法司曰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惻愍風災惟制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恐所具之詞卽行處決其詞卑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可復生其違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

處決細情有可疑獄有可疑及審異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十年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卽明白然後加刑

正統五年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命三法司選屬官數人賜勅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里老親鄰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有疑者卽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回天意從之

十四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二時不用恐刑獄不

清所獲諸會審刑部都察院獄以消天變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天順三年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七年九月令會審勿會內閣

成化元年十一月刑部奏南京戶部侍郎陳聖因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猶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創設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南四川賑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

門凡監罪囚輕者從寬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
脫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特年豎檢
地方寧靜會議差官審錄從之

五年五月南京大理評事張珏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
刑部都察院鞠問罪因其間或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
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
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因而誣服往往情
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愒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
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名自今許本寺參問本寺卿王
榮復奏如議

萬曆皇帝卷一百五十五

卷四

七

七

七年八月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參詳罪
名益欲刑歸有罪不情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司職掌
至為詳密比者大理寺錄得詞稱寬人犯駁回再問
者多行令誦問者以及撫按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
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已見
不與辯明多用非法重刑毀練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
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通
諸司職掌事例行之恭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不
明應指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冤者俱聽改調別衙門閱
理不許仍行原問官錄錄成獄如此則人無冤枉而體

恭知著失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十八年八月山苗起擾何喬新劾奏命事南撤劉源滯囚
之罪且請通行天下禁約上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特言未得其情者詳審不
苟如此可既得之不即結誦枉結縲縲拘繫其身往往
有瘴蒸獄中者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
故律特著淹繫罪囚之條尋新劾奏其當其即究治二
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以副朕欽恤之意
二十三年五月朔九早諭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條
示令行事室內務衙門若實舉行

萬曆皇帝卷一百五十五

卷四

十

七

弘治二年六月大雨水溢諸署錄獄囚
四年二月朔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被權刑
獄
四月神機三法司營上審錄在京罪囚
十三年九月上御午門觀審大獄
十八年七月南京御史沈曾等言皇上親臨大理與卿
典一貫等所劾邊情於閣下事干刑獄宜付所司不
結事畢奏以萬幾叢委或不暇給授間抵牾之人將
為取贖市權之計此今日之體統不可不正者也奏旨
令取發委之九卿或尚未實責有所歸則事不煩而理

未幾 上崩

正德元年四月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奏等歲天氣
陰熱會審罪囚事例行于在京而不行於南京五年一
審錄事例詳於在京而略於在外事體有偏刑或不當
宜通於南京審囚之時三法司一同會審其在外審錄
亦照此例會審具奏庶事體無一偏之弊刑罰合衆論
之公 上從之且曰人命至重錄囚有徇情情弊親例
者合該科舉究

七年九月吏部尚書楊一清等會朝審囚吏部官執筆閱
其解勘其人多不直詰原問者不能答時孫越為刑部

副卿奏集卷一百五十五

錄

十五

郎中詢之具以實對是日出可釋十餘人

九年九月勅諭三法司曰刑獄重事凡斷決起發會朝審
勘等項律例所載俱有定限不許淹禁今內外問刑衙
門官員不體朝廷欽恤至意一應繫囚或不親鞠問或
徇情受屬或畏避嫌疑展轉委勘以致監禁日久有數
年未結至填死獄中者情甚可憫法司其亟申明律例
務文會審今後再有故違者重治不貸又近年山東濟
南四川山西等處失事人員亦多淹禁若其令各鎮巡
等官查勘明白從公議奏定奪

十六年七月給事中劉洙等言題者日積門穴 皇上幸

留理官疏繫獄理究抑誠以實應天之至意臣以為
都及諸省宜皆如京師且制五載一審錄法司奏道
庭公正者往今歲通及期而法吏剽掠往往迎合傳致
宜勅部使者悉心申理刑部覆奏報可

十一月法司覆審死囚處決者若干人得旨再問擬死者
三十八人而廖鵬王璉齊佐廖鍾李琮神周與馬給再
中許後禮等竟言鵬等皆江彬錢寧之黨王法所必誅
而不赦者今彬等既殛於市而鵬等屈法緩刑朝野聞
之相顧駭愕乞將鵬等速正典刑 上是其言命禁之
刑竟死獄中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錄

十六

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洙等以廖鵬父子及王欽問杰頗藉
中人營教恐 上猶蒙不決乃言往歲三覆奏後命批
傷帖則已日午及是日臨斬而該下仍受訴詞奏上得
報且未及申府暨開刀本至再請而後行刑則過百錢
賄賂非示市人與衆棄之意請自今決囚移在中百數
下不得受詞應留應決 皇上宜察之衆論如廖鵬等
幸所在不疑得旨所奏已悉自今論囚務以申百行刑
二年四月 上以災異命司禮太監張佐等會同三法
司堂上官將見監罪囚從公審錄除情法難宥者照舊
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事誣誤或無證佐可

結正者具為疏辯處分徒流以下即與減等發落皆非
者釋之毋令淹滯其原問官故勘失人等罪俱不追究
十月御史陳迺言慎刑之道在審其初不在臨決之日自
正統間始有批手諸人事例以致富囚多圖僥倖實緣
請託或日暮而旨意不出或昏夜而鼓狀需人比及行
刑多在深夜萬一姦黨乘藉昏黑意外求生罪生監牘
亦重損國威矣夫刑人而使眾不及見何以示懲犯罪
而妄索錢死何以邪法請今後決囚前一日該科三覆
奏畢即給駕帖付監刑官親詣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
律行刑限未刻前畢事復命如有鳴鼓伸冤者許於三

錄印

十七

刑部奏以前封進奏已畢雖有鼓狀無得輒受應者悉罷
刑部覆得旨鼓狀照舊行決囚雖於未刻以前行事
六年者刑部吏部侍郎桂萼言重囚當釋者請不俟會審
先行釋放以示王者尚德緩刑之意 上善其言以會
審係累朝舊制合照舊行

上諭刑部曰惟刑重事前所遣使者二年于茲何未見有
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竣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
獎勵之

七年御史戴金言大辟之刑必於霜降所以象肅殺之威
無違時令也邇或以南北直隸道官之視或以各省都

史文代之選或以部院央單差送之誤往往延至冬至
之後立春之前方舉行非所以順時令而慎行獄也乞
勅法司自今凡各省決單酌其地方遠近預為發行期
在七月中至彼兩京應差主事北直以六月南直以三
月庶用刑如期而四時之氣無違從之

閏十月 上諭輔臣曰每年秋後該決重囚但近二年災
異重大俱免行刑今又該刑科三覆請旨朕切思死刑
重事可不愼乎今所犯者在律相應尤恐一毫小異難
免差失且上帝以好生為德朕欲將盜祖宗陵殿御物
及賊罵父母大傷倫理者依律決了餘者法司再理明

萬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錄印

六

白今將刑部併都察院開進略節揭帖與刑計處慎之
十年十一月刑部奏上重囚當決者 上曰各犯雖已情
與其中不免有可疑疑者况大禮在邇暫免行刑拘禁
如故是日釋死罪者九人皆發戍

十一年十月給事中王瓊等言常例審錄重囚造次而畢
殊非慎獄之意乞自今朝審稍展其期 上然其議曰
審錄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後會審諸臣宜盡心詳
慎務得與情毋忌

十二年大理寺奉詔獻上獄囚應減免者 上以諸囚多
極惡不放安得假借愚例縱姦壞法乃革著印寺丞周

鳳陽縣開住寺丞盧問之寺正載得各降二級嗣外任十四年十月刑部錄上重四百五十人奏請行刑上曰爾等官稱執法專市私恩發公義去歲以郊祀不遠三旬赦免行刑如何又候此時方會辦請旨來年以霜降之後即奏請今且暫免俱嚴加禁錮

十七年五月刑部廣西司取問重囚自經事聞上以所司失於關防部下郎中陳顯主責江中臬都察院提問尚書楊志學侍郎周鼎霖具疏引罪各奪俸二月十八年六月刑部賊囚趙獄隨格殺之事聞詔錦衣衛總司張鳳提牢主事曹亨付與撫司責訊奪巡風主事關朝典奪官五年

吳崑傳年年初責尚書周鼎霖侍郎宋景等各奪俸三月仍勒部院獄禁重囚務嚴防守候奏請處決再有疎虞重治不宥

二十一年法司刑上應決重囚上曰各犯侵奪應決但朕仰欽大有南行謝典且迫近大報有碍處置其嚴固監候毋致疎虞昔年已有旨不許挨延過期上過冬至之日何不遵奉三法司併該科官俱下體部恭奏於是掌都大學士嚴嵩奉諭刑部尚書吳山侍郎葉相屠儒市恩廢法副會都御史毛伯溫周鼎烈劾大理寺卿戴奎山卿楊行中寺丞董璠等守約同於積緩刑科給事

中劉三畏劉泰直廖天明不以明糾劾均宜罰治而吳山事屬總領罪咎特甚上曰刑賞大柄豈臣下所得專擅示觀此一端則實者亦非賢善秋後決囚祖宗制近年累停典刑多因仰過大報之期可豫測度朕意實法市恩山等失職廢法三畏等扶同不舉殊蔑視國憲且郭助既問謂略其不軌却又擬奏不合令死於獄中是何律法通當全問重治從寬伯溫金等各奪俸三月相稱各降俸二級爾用三畏等各降二級邊方用山視職為民不許起用明年再違旨是過重治不宥郭助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令三法司擬議以聞

二十二年刑部錄上奏降囚請行刑上曰朕累年廢刑東皇天好生大德法司乃延期市私又以丁卯日請刑何也今歲帝春六登萬寶且已之其錮獄如故三十年維寧中姜良翰等以審錄重囚初覆奏上以是日行大享禮責良翰以刑名責來為不敬奪俸半年餘皆四月仍不許陞

三十四年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奏本年重囚應決之數比得報已過冬至二日應詳報以未旨在前便宜論決時南道御史李尚智為監新官事峻聞人言斷獄非是賄大僚乃與給事中賈涇文章劾應祥始既遷要奏報

以候行刑之期縱復任情自恣以傷元陽之氣且農祥所以敢於專決者其說實授之刑部尚書何鰲亦宜並治上置鰲不問而下應祥事於吏部覆應祥老病使使徒知違命爲重而不知冬至之後例當假請與監刑官均當以過誤薄罰得旨應祥既有疾許致仕該司郎中劉一中與尚書不蚤據劾奏請各依三月

三十七年十一月 上諭三法司曰朕奉天命爲天下生民主因念人命至重憐憫恤刑以弼治當則可致殘氣休祥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災沴攸生近來司民牧者理道不明律法不通任事作威深文嚴獄甚或貪顯聽

刑部與臺卷一百五十五

舉四

三十一

囑類例是非不顧寬抑是何心歟且湖廣安陸縣幼男吳一應二命枉刑母又被拘情無所適遠至朝扉以一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爲豫富思矜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司各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寬天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祿位福子孫如不恭命必不爾追欽哉

四十二年四月給事中李瑜等疏言屬者刑部開送囚數計五百餘人臣等看詳章奏多稱冤抑問常隨時抄發未見該部一爲議行國家設大理以審獄蓋付以天下之平近聞該寺獄囚非不問有參駁荷見該部執拘

卽以無詞覆之甚至獄詞已付廷評該部議有出入輒復是改政體安在今熱暑屆期請特勅該部失心審獄大理務求明允至各省恤刑使者例以五年一差吏部宜停止推歷果責望相應亦待事完務議肅主德易宣下情易達疏下刑部覆從其議

四十三年三月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成邊時原任給事中沈東繫獄次獄不與熱審例東妻張氏上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期不保夕昔臣因東年長無子爲買一妾未及到京會東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

刑部與臺卷一百五十五

舉四

三十一

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體無從養家開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因夫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視聖朝仁恩廣爲庶類樂生豈臣一門自遺覆載臣願代夫繫獄暨令臣夫送二大終年仍又赴獄特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十月 上諭法司今年甲元燕歲會典興修非常比者宜奉天春不爲緩失應決重囚其停刑繫獄如故

隆慶四年四月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屆期請釋繫獄傳實可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共二十五人已瘞死其六疏復候者半宜矜釋釋履淳爲民芳陳個楊義楊恭爵齊朋發克南京爭軍李智王進登兵留春李珍選

錢鼓司應檢案如故

八月舒化等又請釋給事中李已誅參將張開威楊紹及
謝罪名未定請有未盡者宜以時開釋草下法司刑部
尚書等守禮等言朝審之時罪在殊罪者奏請處決情
可矜疑及有奏請末減再同獨內犯張恩等十八人及給
事中李已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
審之時又不得與既不在矜疑之例又無復再問之條
如終湮死獄中非所以昭朝廷正法之義洽 皇上好
生之仁也乞將恩等分別情罪重刑罰宥已狂直放
歸田里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見等
傳與案卷百八十五 兼印 三十五

有內授成信以說已及已獨釋與余然謂仁明獨斷左
右不得與也

舒化等又言繫囚之數幾至五百一日獄審勢不能開宜
分為二日故事處決俱以申酉時者每夜深非與衆
共棄之義今宜於三覆奏時即給發翼帖縛囚歸日押
至市曹待命日中行刑刑部覆奏從之

明倫彙編卷一百八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

男 預 訂正

洪武元年八月以單安仁為工部尚書 鳳陽人原任精作
二年四月以孫克義為工部尚書 出恭河南
十一月以張永為工部尚書

三年九月以安然為工部尚書 然五年三
月出恭北平

四年以朱守仁為工部尚書 徐州人元懷密
月出恭北平

五年三月以黃蕭為工部尚書 明年
六年正月黃蕭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

加辱命以俸贖之

五月以李敏為工部尚書 順川人人才
八年恭江西

九月以趙翥為工部尚書 永年人
七年四月以嚴達為工部尚書

八年四月以薛祥為工部尚書 祥無為州人元末歸附生
上開國有功歷今官頗以怨言聞下獄成家徙理州孫

官至南兵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復以李敏為工部尚書明年改兩浙鹽運使

以王虎爲工部尚書

十一年九月以朱英爲工部尚書

十二年三月以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丹徒人

十四年以趙俊爲工部尚書舉人

十七年正月以麥志德試工部尚書志德連山人一姓殷

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明年坐累伏法

十八年正月以徐本爲工部尚書明年二月免

二十二年以秦達爲工部尚書達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

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體上嘉其賢

能特擢工部侍郎尋晉尚書凡所制作多其所定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二

二十三年五月秦達改兵部以兵部尚書沈繼改工部六

月仍改達工部繕兵部

二十五年九月秦達自殺以侍郎邵永善署部事

二十六年六月以嚴震直爲工部尚書尋降御史以給事

兼執署部事

二十八年正月以工部侍郎王偶爲尚書

三十年二月以工部侍郎孫顯爲尚書顯信陽州人丁卯

領鄉薦歷前官嘗延諍件杖四十納戍雲南籍其家

止水牛一頭茅屋數間上嘉歎召復原職至中遂卒

賜八十金營壘事顯性聰敏遇事能果決鄉里推重

七月復以右都御史嚴震直爲工部尚書

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帝以鄭賜爲工部尚書黃福爲

右侍郎

命嚴震直巡視河北

三十五年七月太宗命嚴震直同致仕戶部尚書王純

巡視中原

九月工部尚書嚴震直卒震直烏程人器宇弘偉洪武初

以稅戶使布政司參議累官工部尚書所至能聲綽著

嘗出使安南不辱君命朝廷特加龍眷授優其家工役

以旌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三

以黃福爲工部尚書時武臣有言福係建文舊臣且近有

過不宜獨任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在蓄疑

唐太宗時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用之不疑終

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

便得其力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

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盡情

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

蓄疑則人愚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有言

永樂二年十二月以宋禮爲工部尚書與福並任

三年二月以朱濟爲行在工部尚書濟壽州人父伯賢爲

長史有輔翼功濟以蔭補官勳能著稱三子皆爲顯官

五年正月以吳中爲工部尚書九年改左都御史十一年仍改工部尚書十二年又改刑部十三年仍改工部十四年又改刑部

八年二月以李慶爲工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工部主事蘭芳爲右侍郎初芳爲吉安知府坐事補爲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過漕運累有建明既還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一月工部右侍郎蘭芳卒芳及縣人洪武中舉

李廉授刑部員外歷前官偶僱潤遼有大節通古今不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工部

四

以富貴貪賤動其心

一十年七月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永寧人洪武中由大學擢山西倉事坐事左遷上卽位歷陞工部尚書營建北平命取材于獨伐山通道深入險阻又治漕河濟寧修復會通河浚黃河故道河成賞功第一以徇私虐人不得賞又于軍陽築堽城塌遇汝水盡入漕河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間以呂震言與整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禮剛果貞直有經濟才取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

二十二年八月改禮部尚書金純于工部尋改刑部

十月復以吳中爲工部尚書

刑部尚書黃福自交趾召還仍改工部兼詹事

十一月以魏庸爲南京工部尚書

洪熙元年正月設繕工官以侍郎李友直爲工部管繕尚書以待郎蔡信訓之

宣德二年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尚書初內官馬驥激

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果奏乞福還撫交人

宣宗勅口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且行昔

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願避方新討

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

國朝典彙卷百六十八 工部

五

比至總兵柳升敗成而福亦爲賊所執賊驚下拜曰公

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賴白金饒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

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爲行在工部尚書

三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遺

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

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尋釋奪少保官

七年南京工部尚書甄府致仕庸宛平人以舉爲戶部主

事有聲遷松江知府在任政平訟簡生累降督府經歷

尋爲御史遷按察西綽有風裁召還拜工部右侍郎

尋陞尚書致仕庸性凝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綽有

餘希人稱為萬厚君子云

正統三年工部尚書李友直卒于官友直清苑人讀書通

大義兼習律法清難初從事北平廉司首發密事深契

宸衷權濬司參謀贊却居守摠誠效勞降行部左侍郎

尋以事論戍召還原職調工部以太宗嘗不肅武公

宿降順天府丞尋拜工部尚書宣宗初命往西蜀量

夫匠鳩工料材寬嚴適中軍民便焉自是凡有營建委

以董督夙夜敬慎撫循慰勞人忘其勞而事必就

七年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武城人永樂初由太

學生歷官大理寺丞尋歷少卿再陞右都御史歷刑部

制典東華錄卷一百八十八工部

尚書持法寬平轉工部兼詹事進太子少保歷少師時

營建三陵及京城宮殿皆中董役先事蓄材以應時需

未嘗缺乏追封莊平伯諡榮襄

七月以王彥爲工部尚書彥鄆州人由太學授隴州府同

知歷官工部侍郎晉尚書爲實廉慎而才亦精敏歷官

四朝有譽無過老益狷介不阿是時王振用事彥數被

僇辱故未幾卽引年而退

以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侍郎永和崑山人初由教官簡

充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卿署役煩事殷廷臣多舉永和

遂起權焉後从于土木贈尚書

九年以故交融國王子黎澁爲工部尚書供事內府

十一年以石琿爲工部尚書

十四年在璞出征浙賊葉宗留十二月事平回部

十月以陳恭爲工部尚書督理柴炭江寧人

景泰二年以王永壽爲南京工部尚書太原人

四年七月以王來爲南京工部尚書都舉

七年正月以大學士汪淵爲工部尚書

天順元年正月以侍郎趙榮爲工部尚書

夜以王永壽爲南京工部尚書永壽以尚書奉勅巡撫湖

廣奉命督軍征銅鼓五開等處苗成功還部永壽修躬

剛毅專業東華錄卷一百八十八工部

多營歷官以淳謹素愆稱

五年八月上與輔臣李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此人可

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長縮逃避况兵非已任惟肯當

先惟榮披甲躍馬呼千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賊是亂

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逗避於是從

者數千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

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是忠臣也

初也先率衆入寇京師時康憤巨淵人心洶洶趙榮

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辭所東金

幣贈之至是又減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麗

七年三月以白圭爲工部尚書

以李春爲工部左侍郎春丘縣人以鄉薦擢給事中歷官

禮部侍郎掌光祿寺事改工部以汪直用事遂乞骸歸

卒春加祿二品一裘十餘年不易人稱爲清正君子

成化二年三月命白圭提督荆襄軍務十月回部明年加

太子少保改兵部

三年四月以兵部尚書王履改工部

六年四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慈鄉人由乙梅

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倉慈望

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剿湖廣苗賊轉集縣革同列

附朝典卷一百六十八 工部

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

六計開賜祭墓來歸奉明達奉命宜力四方所至以幹

辦稱

五月工部右侍郎霍瑄卒瑄鳳陽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

判薦陞知府 兵部北符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

敢啟瑄從水竇下備駕出謁叩馬鳴咽進謝蓋執袍等

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還山西恭政仍掌府事復辟後

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官其屬何經經計

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賢於少文

勛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然亦不究其用云

十年致仕工部尚書趙榮卒榮開縣人正統間以善書授

中書舍人時北虜入寇榮往復唐管與之辯論虜竟退

景泰中奉使塞外還陞侍郎天順初張秋河決釐治有

功累陞工部尚書以計曹欽兼陞大理寺卿尋致仕

十二年五月以萬祺爲工部尚書總督山廠

十五年五月特加萬祺太子少保先是 皇太子出關六

卿首保傳驃騎理易州山廠不與竟奪緣得之祺起看

吏所理者榮茂之事而居保傳之位大臣不敢執政而

官官亦無敢進諫者但爲人謀約故得保全云 祺南

昌人少爲縣學吏以善星命擢序班陞吏部主事曾欽

附朝典卷一百六十八 工部

之配以授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累官至太子太保

十二月王復致仕先是任直隸料道勅復及南京兵部尚

書薛遠有言慰留至是吏部尚書尹旻欲求缺處知已

乃謀諸汪直復勅復及禮部尚書鄭幹並賜致仕

十五年以劉福爲工部尚書

十六年工部右侍郎李顯卒顯博羅人正統丙辰進士廉

靜寡慾不事聲名歷官中外皆著政績爲時所稱

十八年以杜謙爲工部左侍郎謙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

歷官善理事平生政績尤多在浙時平易明決民懷吏

提吏操士人忌其勢分而禮法之際有所不可離顯要

亦不肯阿從也時兵部尚書余子俊有誣其極大同侯
溫公希者命諫借料道往覈得實子俊事竟白云
十九年以戴綱爲南京工部尚書九月革職爲民籍詣汪
直及敗公論快之

二十年四月以胡拱辰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十一年六月致仕工部尚書王復卒贈太子太保誥誥
簡復回安人正統壬戌進士擢給事中以奏對拱亮陞
通政參議昇泰間遷僕虜迎 太上皇乃以復爲禮部
侍郎往卽還仍理通政司事復倖後改兵部侍郎陞尚
書時邊患漸興衆議執政非其所優改工部在部謹法

附典彙卷一百六十五 工部

十

議體又孫節繼財料聲名勝于在本兵時

二十二年六月六日十三道勅奏工部尚書劉昭心懷奸
險獲復則復舊官不治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
倚子神復比尹龍而貪緣陞官尹旻父子旣已明正其
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干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
一致物議是宜究治始宥之尋改戶部

九月以都御史李祿爲工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月以謝一鵠爲工部尚書

十二年五月工部尚書謝一鵠卒一鵠本姓王新運人
天順爲展狀元授修撰歷官工部尚書當事者以其舊

有謹矣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督建永昌寺役難之辭
疾不允遂情遷卒一鵠平生篤于友誼初舉會試第三
實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直直與李孜省通一鵠
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都御史閔珪之劾人謂直
爲之而鄉人有忌一鵠者暴修 憲廟實錄 傳云

六月以賈俊爲工部尚書

九月以黎淳爲南京工部尚書

弘治元年九月以程宗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年三月劉宜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年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

附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工部

十一

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
積累於豐年乃可以濟饑饉才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
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
薦用必悉與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稱于人云贈禮部
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孫綰官禮部尚書

七月南京工部尚書劉宜卒宜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入
翰林爲庶吉士至前官平生厚重優容喜怒不形正德

中謚文懿

十月以侯璚爲南京工部尚書

六年賈俊致仕以劉璋爲工部尚書璋南平人天順丁丑進

士性行端方舉止凝重所至勤於職事歷官四十年獻
星嶺然本食僅給消如也

八月以馮賈爲南京工部尚書九年以疾致仕尋卒賈
縣人天順甲申進士魁岸美髯爲人詳審沉靜而有謀
謨度量汪如莫究其際

八年六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復卒復來鹿人以鄉來
授御史凡五出按所至獎廉黜貪勸梗植弱以巡撫寧
夏召入爲工部侍郎遷尚書歷事三朝始終完名上
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作之工上頗不擇
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詔曰罷此老可也上

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工部

十一

怒曰工者爲朕省費梁安敢出此言以釋陽落其一齒
其受知於上如此

九年以徐賈爲工部尚書

十年八月以蕭楨爲南京工部尚書
楨和和人天順甲申進士

十三年五月以徐賈太子太傅致仕

以工部侍郎曾鑑爲尚書

七月以董越爲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張順卒順太康人以脩撰權部御史巡撫宣
府陞侍郎有才氣而急功名平居持論侃侃恒出入右
而才足以副之中外馴歷頗有可觀者

十五年五月南京工部尚書董越卒贈太子少保諡文信
越寧都人性雅暢博學善文成化己丑進士及第累官
翰林學士南工部尚書嘗與會試文衡所取多得人奉
使朝鮮著朝鮮賦清介端謹館閣推重

六月以李孟賜爲南京工部尚書時中官以宮殿傾圯欲
脩之孟賜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有定所脩此何爲誠
乃止南京織造多取資筆課歲久爲勢家所侵乃清查
之於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十一月致仕工部尚書徐賈卒贈少保諡康懿賈淳安人

天順丁丑進士溫厚明敏在職方久熟於邊務謀畫章
兩朝典彙卷一百六十六

工部

十三

奏一時郎署稱首是視福建海道料理蘇松水患積多
可紀其在遼東風裁益著

正德元年五月以陳清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年閏正月工部尚書曾鑑卒贈太子太保鑑桂陽人虎
賈右衛籍天順甲申進士在工部修諸禁門祀稅壇及
京城垣堦凡涉公帑民力者執藝以諫上嘗召至便
殿趣造戰車鑑言孤辦不可亟請以舊所積輸提爲之
又當工匠缺乏力陳災傷述使之故皆見嘉納

以李鑑爲工部尚書韓重爲南京工部尚書時逆瑾專恣
重懇求休致朝命方下瑾嫉鑑器中以浮言抑辭發背

卒於揚州重錄州人成化戊戌進士

三年正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卒贈太子少傅

恭敘拱辰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著勞績晚益清謹弘

治開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與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

九十三

十一月以洪鍾爲工部尚書

四年正月以才寬爲工部尚書四月出總制延綏

六月以俞俊爲南京工部尚書

七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李孟陽卒孟陽睢州人成化壬

辰進士授給事中歷尚書憲廟時暫奉使占城還夷

朝與衆議三十八工部

簡化朝廷有消慎老成之嘆

十一月以畢亨爲工部尚書

五年六月以李善爲南京工部尚書贛州人成化

八月畢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內官脩葺不

繁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

脩墳例耶遂累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物亨致仕

九月起張憲爲南京工部尚書明年卒憲德興人成化壬

辰進士

十一月起李燧爲工部尚書

六年二月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左侍郎潘禮卒禮歸紹興人天順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剛直敢言中外震懼累遷工部侍郎奉勅理揚州賑廠故有國課果蔬之利爲守者所侵禮歲時饋遺中貴人禮取其直需國絕饋遺中貴人疾之禮即乞休去禮時醫惟散未數襲國籍數卷而已上卽位命有司給月米特加慰問年八十四

九年四月以林廷選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

十年以宗昇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內鄉人成化

三月前工部尚書畢亨卒亨山東新城人成化乙未進士

才謀過人馴歷中外所至赫然有聲其耿介正直之操

國朝典彙卷二百六十八工部

出於天性子昭舉進士官至都御史

十月以黃珂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四年三月以洪達爲南京工部尚書七月卒諡恭靖遠

歛縣人成化戊戌進士由南田令爲御史歷滄東糧部

御史巡撫雲南獎廉去貪遠徼以安累官尚書歷仕四

十餘年勤慎如一日

十五年十月以袁蘭爲南京工部尚書蘭文登人弘治庚

戌進士器度閑偉才識英敏所學期於經世而言論足

以發之

十六年四月李燧致仕以林俊爲工部尚書

嘉靖元年三月以崔文奎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月以陶琰爲工部尚書十月免以趙瑣代

五月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黃珂卒贈太子少保諡簡肅珂

四川遂寧人成化甲辰進士

二年三月趙瑣引疾乞休許之以童瑄代

萬言以在京居第管修新宅工部尚書趙瑣執奏不可

萬言叩之訴瑣於上謂爲管轄郎中葉寬等主之也

上怒命趙瑣寬等下獄撫司拷訊瑣聞令惶懼不知所

爲因而乞恩服罪乃已於是科道官劉黼等交章申救

不報

以朝典彙纂卷百六十六工部

十六

四年以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吳廷舉爲南京工部尚書具

疏乞休上慰留之已而再疏中引白居易詩月俸百

千官二品朝廷虛衆作閒人張祜詩幸得太平無一事

江南閑却老尚書之嘲諷語又取用嗚呼字上怒以

廷舉懇望優慢無人臣禮勒令致仕歸二年卒廷舉嘉

魚人成化丁未進士長身骨立不脩儀飾而神采英毅

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卒之日無以爲殯

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以工部侍郎陳雍爲南京尚書未任致仕

以張瑄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

五年致仕總理河道工部尚書葉弘卒弘嘉定人成化戊

戌進士授嚴州推官歷總河都御史督尚書德爲長者

而才有餘應駕南征江彬用事叩弘抗已數竟計中傷

而竟不行

六年三月趙瑣引疾乞休許之以童瑄代

七月以高友瑄爲南京工部尚書

七年以劉麟爲工部尚書

三月以劉瑄爲南京工部尚書瑄永平人天性亮直事親

孝處兄弟不私累大官囊無厚積好爲詩有唐人風致

六月工部尚書童瑄卒瑄提爲人弘治庚戌進士性和厚

以朝典彙纂卷百六十六工部

十七

坦平若無所可否而遇大事早有定見雖平不可奪歷

官四十年位至六卿謙恭彌甚能以功名令終焉

十月致仕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李繼卒贈太保諡恭敏繼

湯陰人成化壬辰進士天資穎敏氣宇端凝累官司空

劉瑾用事以不附已免官瑾誅召還部時疾幸用事工

府蔡興隆憂顯諫屢遭譴責致政杜門不燕飲無音樂

蓋天性節約至老不渝云

八年三月以章極爲南京工部尚書八月改北以刑部尚

書何郁代郁山陰人弘治丙辰進士諳於事知大體

志在舉公平生未嘗請託於人亦不受人請託廉靜之

緒結終一致云十三年致仕子贊刑部尚書

九年四月

上有郊祀之議工部尚書韋拯以財用調乏

爲憂跪乞休致言臣幸蒙聖恩不次超擢雖鞠躬盡

瘁死生以之不足言報第久嬰疾病恐致曠官乞放臣

歸以誓不職上不悅曰殯院云死生以之胡又沽名

求去非愛身而何拯恐上疏待罪下吏部議尚書方獻

大等言拯志在惜費心本爲公於人臣將順之義固爲

存乎而一念芥舉之忱似有可取用否去而惟上然

之上以部議爲兩可仍令定議以聞於是獻夫等復

言拯自言朴愚執論太過懇求退避累蒙聖恩罪實難

辭荷蒙聖恩屢下臣等

看議益情重於進退之圖以

全優禮之意真天覆地載之德也但進退大臣實非臣

等所敢擅擬上覽奏慈不悅曰韋拯不准致仕朕是

有命擬奏自合參究胡乃以優禮爲言姑不究

十一月章拯罷以蔣璠爲工部尚書

十年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張愼卒璠蕭山人成化丁未進

士令上號陞兵部主事歷知興化府屢忤劉瑾罷歸璠

諱起南雄歷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與錢寧江彬抗復歷

去車彬諱擢右都御史掌南院轉工部尚書致仕平生

以剛介聞

以徐讓爲工部侍郎明年丁憂卒讓永康人弘治乙丑舉
士賦性寬和雅量醇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寬
韋師德云

十一年十一月以奉金爲工部尚書

致仕工部尚書趙璜卒璜太子少保諡莊靜璜安福人弘

治庚戌進士在部稽察錢糧宿弊釐革殆盡凡大興作

皆自計畫裁損居多然秉公持正多忤貴人意

詔逮繫工部員外郎劉魁於獄時建甯壇上諸樓皆壞

工作以成廟建足違備上怒廷杖長樂鎮撫司

十三年十二月以蔣璠爲南京工部尚書

朝興樂卷百六十六工部

十九

十四年八月以林廷楊爲工部尚書

十六年六月以甘爲霖爲工部尚書尋致仕

十一月以溫仁和爲工部尚書

十七年五月以周叔爲工部尚書提督大工

九月以蔣璠爲工部尚書周用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八年工部侍郎江淵以聖駕將還承天爲御史胡定

中劾其惰慢違詔獄爲民淵仁和人爲人清儉長慎

孝友端凝事親色養終身處兄弟曲有恩義林居杜門

譽滿耆耄不入公府臺省交薦竟不起卒贈尚書

八月以李如圭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九年五月將瑤引年致仕

六月以張澂爲工部尚書宋景爲南京工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蔣淦淦淦全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平生慎操執每諭子弟曰吾居官荷取它日敢挾重貨過柳浦乎故所在以廉介著譽

二十年六月以甘爲察爲工部尚書

以顧璘爲工部尚書提督顯陵工程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林廷楊卒贈少保謚康懿廷楊閩縣

人文安翰林子弘治已未進士授兵部主事出知蘇州歷

保定巡撫工部侍郎晉尚書恪雅介肅所至有惠政

國朝典乘卷一百八十五 工部

二十

二十二年以樊繼祖爲工部尚書探辦大木

縣城人正德辛未進士

五月以胡訓爲南京工部尚書

顯陵工成詔工部右侍郎陸杰回部會事給事中厲汝進

論恣素犯公議不宜任部事遂及尚書甘爲霖樊繼祖

謂此三臣必且朋惡相濟請俱賜罷黜章下所司杰爲

霖因各疏求退不許

二十五年五月以王以旂協任工部尚書

十一月以楊麒爲南京工部尚書

上饒人正德辛巳進士

二十六年八月少保工部尚書甘爲霖卒

四川富順人景泰進士

以文明爲工部尚書

萍鄉人正德丁丑進士

二十七年正月致仕工部尚書章拯卒拯蘭谿人弘治壬

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忤逆瑾矯詔收繫獄請判梧州府

理敗陞南京吏部主事歷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工部

侍郎總理河漕已破命督顯陵事進南京工部尚書改

北極直亮有大節在工部嘗諫罷四郊祠甚切直議者

建之陞江西巡四郊祭器不如式被職聞住旋以東

官恩復致仕至是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惠

十二月以劉訥爲南京工部尚書

二十八年十月文明卒以李士翱爲工部尚書

二十九年五月以胡松爲工部尚書

國朝典乘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二十一

九月以潘瓚爲南京工部尚書

三十年正月工部尚書胡松罷松續漢人正德甲戌進上

授嘉興推官召拜御史以建言忤旨廷杖謫藤州推官

歷陞副都御史督理河道侍郎晉尚書會伊王欲拓其

冷陽邸厚賂爲許之松執不可疏奏疾聲欲移邊衆於

京師而移武庫仗於營以便給調松亦執不許遂乞歸

父尚無恙承歡樂甚比親喪哀慕如孺子

穆宗宗即位兩進階存問家食二十餘年卒年八十三

三月以歐陽必進爲工部尚書

三十一年四月以孫應奎爲南京工部尚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彭黠爲南京工部尚書尋下詔獄歸黠安福人芥未進士

三十三年三月以楊行中爲南京工部尚書

六月以雷禮爲工部右侍郎時侍郎盧勳奉命之湖廣工部以工務浩繁請添註堂上官一員以助修理上允其請以禮爲之

九月歐陽必進加太子少保致仕以吳鵬爲工部尚書

三十四年六月以馬坤爲南京工部尚書

三十五年三月吳鵬改吏部尚書吏部以工部尚書缺會推侍郎趙文華上悅曰文華實誠祭海受命督察宜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三十五

有恩獎此推爲得人其陞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以賞許登不臣之功

趙文華太子太保以論李默也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蔭子錦衣千戶

三十六年八月趙文華創繕爲民先是文華視師江南贖

貨殃民要功債事上亦稍聞之及還京以金二萬兩金絲床一具饋嚴世蕃姬共二十有七人各金翠簪

粧一奩世蕃以爲薄已叩之而文華官大司空加少保日驕亢與世蕃不相容世蕃思所以中之上素以文

華能任勞時三段大工方興上以屬文華而欲先建

正朝門責成甚急文華雖慚然實無應平理劇才不能以時奉旨上滋不悅世蕃乃爲誼草遺文華使移

疾請假上曰令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

有疾令回籍養病上既知文華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會其子憚思請假送親回籍時上方以聖旦而

與止封而疾尤所忌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於是令司禮監覘視真偽及小內監至文華箕踞暢飲內監曰

上令我來視疾君疾云何文華得而戲之曰吾弟飲酒耳何疾且贈遺復薄內使噴之以實入告上怒甚乃

以文華江南請不法罪狀示嚴當敬殺之嵩知爲世蕃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六

工部

三十五

所中志曰吾家心腹一旦敗亡何以勸後乃具疏申救伏謁西苑移日內侍屢偵以聞上手批曰文華卿子

也安得不教然朕之臣也以臣欺君其速殺之嵩復具

疏伏萬如初上手乃奪顏手批曰慰嵩老文華放還矣

嵩老慰乃削籍罷歸憚思戊邊文華道卒或云仰藥死文華初憑藉嵩資要結上寵既以睚眦殺張璠李

默及再出江南人畏如虎所至望風媚附賄賂填溢典世蕃比周作惡朝野以目一旦斥去中外稱快

改刑部尚書歐陽必進於工部文華既罷上令推勳能堪司空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上疑其年老

開嚴嵩為日必進歷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定重城多養
能統上乃用之

十月以潘思為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工部尚書蔣瑤卒瑤歸安人弘治己未進士
端亮清介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楊州時
武宗南巡至郡嬰幸江彬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瓖之
瑤不為動已武宗出漁得巨魚獻言可直金五百彬
請以昇守令如數輸值瑤獨脫其妻替理及數緣以進
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武宗笑而置之日中賁人
傳旨徵求百端悉殊方之產瑤棄其物產某處某物某
國朝典彙卷百八十八工部

士主

某所俱非楊有也武宗詰曰芴白布亦非楊產乎瑤
大為已違亭五百疋其強毅有執如此歸十餘年至是
卒年凡九十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三十九年九月以王鈞為南京工部尚書

四十年二月以康太和為南京工部尚書

三月以雷禮為工部尚書

四月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太保謚清惠麟廣洋衛人
弘治丙辰進士為刑部郎出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
起知西安府累官至尚書以諫織造忤旨致仕歸會
顯陳宮殿雨漏追論事在麟時落職閑住居漸之長興

三十餘年閉門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儼而長者其自
守介然而不為慘城以是人尤敬愛之

四十二年五月以林廷機為南京工部尚書

四十三年八月以盧份為工部尚書吏部侍郎事

四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雷禮等奏工部庫供御用與司
營建多與權勢相尼而錢糧出入易以起謗故人不整
為之屬餘司亦每以進士有疵議及舉人稱乞勅吏部
於進士中擇志行端潔年力精壯者陞授若有成績量
於京堂官內優叙上是之曰六部所理皆朝廷之事
今後工部司屬吏部一體慎選有成績者量加優叙

國朝典彙卷百八十八工部

士主

四十五年二月致仕工部尚書王鈞卒鈞奉化人癸未進
士以郎中出知邵武有惠政歷官督撫南贛兩廣勦平
肇慶長樂諸處洞蠻晉右都御史掌南院改尚書卒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

隆慶元年三月給事中周世遷劾雷禮以私忿中傷光祿
寺丞萬廷言出為僉事且列禮罪狀宜罷禮亦上疏辯
言廷言推陞吏部非臣所敢與而世遷以此劾臣緣世
選與廷言及給事中胡應嘉等為朋比死友每聚坐夜
分雖黃時事動詆先帝營建謂臣逢迎其他摘摘皆
不根請與世遷廷輔以明心迹事下吏部都察院尚書

楊博等覆奏廷言以刑部主事驟調兵禮二部尋改光祿寺頃又督陞儀制司郎中臣竊其輕躁而復惜其文學故陞提學僉事以示裁成之意其事實臣博主之禮與臣同列九卿何能相壓主臣吏部之事且廷言以五年進士得拜風紀儲臣猶以外補爲嫌奉勅幸刺非清朝所宜有重加降罰禮心迹既白而山陵重事正屬經理不宜聽其求去上命降廷言外任而罷禮視事如故

二月以李光洵爲南京工部尚書尋免光洵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嗣歷中外各有獨立居鄉杜門養重稱醇德

君子云

以劉采爲工部尚書尋改南吏部

六月以魏尚純爲南京工部尚書尋致仕以張宇代

二年三月以徐養正爲南京工部尚書未任以內艱歸卒

養正柳州衛人嘉靖辛丑進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嘗

劾嚴世蕃奸狀廷杖謫遼海典史歷官尚書養正深有

得於主靜之學能不以及生利害動其心生平德性溫

然可觀而直節勁氣又澹然不可性

九月工部尚書雷鵬上疏乞休因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

詔卹者而爲太監嚴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如近

者傳造禍權探辦膠漆脩補七遠樂器稍斷自加務所庫費以鉅萬而工厥存間大木圓一丈長四丈有餘蓋動以御器爲辭新裁任意用違其材臣力不能爭但憤惋流涕而已今錄陽既成事體亦悖若國臣一月則增多事於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國體上覽嘆不悅令致仕去

以朱衡爲工部尚書

三年二月以林雲開爲南京工部尚書

四年八月以曹亨爲南京工部尚書

五年十月以陳紹儒爲南京工部尚書

嘉靖二十六年八月

嘉靖二十六年八月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題

工部二

男與參 訂正

都邑城池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喪失致至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群雄分爭未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撥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陷朝鮮建業百八十七都邑城池 一

減張士誠南增關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種餉軍需百物料微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頻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九月大將軍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

德勝門

二年九月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

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傳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勝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乃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中都城周三十里城門九南曰洪武南之左南曰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都邑城池 二

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官稍卑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三年十二月中都營建落成

六年八月京都城成週圍二千六百丈高三丈城上成屋

二百七十九

七年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治新城

八年十月命 皇太子遊中都宮東

御製胡予賦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

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竟齊都之然其地苦寒

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齊都之然其地平曠

無險可守洛陽周公齊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邱諸山

非有穀山終南之固澠淵伊洛非有涇渭灃澹之雄故

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

十七年正月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浙東西

海上諸城

國朝興業卷一百一十七 都邑城池

三

十八年勅諸宰侯葉昇等飭理蓋復金三州城池俟海運

船至即以操舟軍士併築之

十九年十二月部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

門并築後湖城

二十三年四月部築京城外垣

二十四年命 皇太子巡視關洛詳東

按 高帝初以豐沛故不免有畫錦之意遂創立中都

而誠意伯有不堪之議及 皇太子巡關中以地圖上

且建都矣以太子薨而北方孝懷親太子背云相宅圖

方獻通官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舉舉節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

永樂元年正月詔以北平爲北京

十四年十一月詔募臣議營建北京先是 車駕至自北

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

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

京乃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

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

帝王萬世之都也此年 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

成醴祥協應天地人心昭然可見然 陛下重於勞民

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 陛下當爲之時况

國朝興業卷一百一十七 都邑城池

四

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俱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

天實啟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

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 上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諭兵部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

視城池有傾塞者併工修理

洪熙元年四月詔修南京皇城

正統四年五月重作京城九城門工都侍郎蔡信繼言於

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

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

之學其既康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

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

六年十一月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奉臣大赦天下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於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而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定制

十年京師城垣其外舊圍以板石內惟土築遇雨輒頽毀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尚書王登侍郎王佑督工修甃之

成化十六年七月鳳陽巡撫張瑄欲以鳳陽一府今年供

都邑城池

五

應物料及追賸馬匹暫停以資中都新城外別舉土城之費工部議其難從 上曰春雨秋霜人子腹之尚與懷恤憐憫之心况鳳陽 祖宗陵寢所在新城既迫長淮委有水患誠宜及時設法修理今張瑄欲停止歲辦及馬價以資工費爾部以爲不可然則事將已乎其令守臣支在庫官錢刻期興工修築

正德八年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請總督巡撫城廣昌南

徽甯城之

嘉靖十二年七月 巡撫劉節復請城鳳陽事下部議行令南禮部侍郎 祖及委欽天監正許濟等親詣鳳

陽相度濟言鳳陽無城止存土埂五十餘里有皇崇一座內包萬歲山東西山勢相連拱對皇陵其萬歲山正當南來自建皇陵到今土脈重氣極結年久誠恐是築城垣不免開濠動土有傷風氣節等議從之

十九年正月沙河行宮落成 上勅兵部侍郎樊繼祖營築城池會順天保定二撫臣議重工役於是保定巡撫劉陽以工直錢數上請 上命工部酌處之

二十一年七月時邊報日至寧都察院毛伯溫等言古有城必有郭城以衛郭郭以衛民 太祖定鼎南京既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 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

都邑城池

六

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慮預防豈宜成嚴臣等以爲宜築外城 上從之勅未盡事宜令會同戶工二部通議以聞議上 上曰築城保利固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即得日興工民居盡地給利地處之毋令失所已給事中劉養直言諸臣議築外羅城慮非不遠但宜築於無事之時不可築於多事之際且廟工方興梓木未備畿輔民困於是歛府庫財竭於輸運若併力築城恐官民俱匱 上從其言詔候廟工完日舉行山東巡撫曾欽奏請築臨濟外城 上曰築城事宜仍行撫按官詳議果民願財足即乘春和興築務使河流不

儘遣道無阻足堪爲保障

二十九年九月兵部侍郎王邦瑞請築重城濬治九門濠

鑿濬開於大同積蓄水上從其濬濬設開一事以築

故事重令且休兵息民特來秋行於是令工部侍郎鑾

輝督理九門濠鑿石壩

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廟外城命侍郎張時徽乘向德同

都御史商大節都督陸炳督工

初築重城議暫止後因居民求良補等奏願自出財力乃

擇日興工及上特召陸炳問以築城役否炳對南關

居民稠密財貨所聚築城防衛未爲不可但財出於民

國朝興築塞垣工人亦都邑築池

分數有限工役重大十時未易卒辦宜選前員俟來秋

行之上以爲然命即暫停止

七

文皇帝移都北京密通邊塞頗有城無郭者謂以

繕造方始未暇置制耳邇因虜警聖上俯念高者之請

修築南關緣將事之臣措置失當毀居欽財拂民輿怨

且所築僅正南一面規制偏隘致未成旋罷臣竊見城

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千萬戶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

不宜無以固之矧今邊報屢警不可不爲之圖臣嘗履

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有二十餘里

若仍其舊貫增卑補薄培缺續斷即可使事半功倍

矣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疏俱下兵部會戶工二部

議上以伯辰等言開大學士嚴嵩萬言南京有外城

國朝興築塞垣工人亦都邑築池

咸福定鼎北京以事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果心膂

同果成亦一勞永逸之計其觀焉移舍等事勢所不免

詳具以聞

新築京城外城成 上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梁彰義衙門名廣寧

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因力傷財枉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碑石必不堪久須圍垣以土堅築門樓以碑包始可事體重大一二年定難完朕聞西而最難用土者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之萬傳示在工諸臣陳圭等主等復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梁口腰牆及其各城門始用碑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脈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七

九

三十七

流沙稍難用工宜先完難南面由南轉東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允之令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

三十三年八月兵部覆浙江巡撫王忬言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諸縣濱海無城及浙西關廟嘉興東北關廟皆當預築城壁以屏郡治第公私告匱費無所出惟辦復監生員吏農及贖罪充軍罪犯並督破常格令其納贖庶可稍濟公家之急 上曰充軍不准納贖先年已有旨餘議允行

三十六年總督漕運蔡克廉請築寶應縣城以防倭詔以

起陽所貯折糧銀二萬兩及揚州度官因租銀給工費四十二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以備規制謂永定七門當添築甃城 上詢於大學士徐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卽南城可觀但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不然關係匪輕 上曰禮謂築城永益信乎費且鉅萬守之爲難終日虜入更慮重城獨朕焦勞計畫耳爾等徒知建城工完可徵賞費詎爲守計耶階不復言四十三年正月朵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 上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繼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障以便城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七

都邑叢書

十

三

光祿銀二萬大工可濟 上從之

慶元年詔修理禁門城樓及疏濬御河給事中劉繼文言財力詘乏邊務方殷不宜與不急之作以滋勞擾工以爲言 上命會同內官監酌量緩急次第修理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三

皇城門禁

洪武四年春殿內城門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有以兵器雜乘到門者論如律

按金牌之制面上鑄仁義禮智信五字號下鑄守衛二篆字皆鑄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等二十四字仁字四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一

三

十號上俱龍形公侯驸馬伯領義字五十號俱虎形指揮勳衛領禮字一百五十三號俱麒麟形千戶領智字三百三十號俱獅子形百戶領信字一千六十九號俱祥雲形將軍領金吾等衛守衛指揮千戶夜巡領申字令牌十六號衛守五衛巡城指揮領水東西北字號銅符四面其字號俱左半字金吾等衛指揮千戶領清銅符四面其字號俱右半字五城兵馬司夜巡官領水金土火水字號令牌各二面 皇城九門守衛軍與園子手各領勇字號銅牌計二萬五十五面 二十七年聖旨榜列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二

四

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條補數違者處重刑有告言者實不依原伍因而縱令在衛者指揮以下杖一百各通降調邊衛受賄者治重罪軍士當直有死喪疾病嫁娶生產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無丁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之親戚慶吊不出百里外者許給假留難及不實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凡上直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執獲雖因戚亦問奏區處執獲者賞凡朝參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帶刀指揮等官然後文武百官以次而人不許攬越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須比對銅符無符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仍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工匠人等出門有夾帶鈔物者許執奏惟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並罪

二十九年五月命詹事府翰林院尚書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為驗 永樂八年十二月罷北京內外城門郎

九年四月守聚寶門千戶秦抄入城民行李得金銀錢
數錠上問刑部尚書劉觀此在何法對曰法不得以
銀交易百姓不得用金首飾上曰禁民交易服用何
書禁其燕蓄命為還之類千戶論之曰爾職在察詰奸
細民違法何預聞事今姑宥爾如再越職屬民必罪
十四年三月守三山門都指揮俞事孫勝夜不鎖水關事
覺皇太子召問不以實對法司論當斬令旨免死
請從貴州總兵梁福立功贖罪

七月華南北二京城門郎

洪熙元年正月詔南京留守五衛官軍改置京師分守正

國朝典章卷一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三

陽等門

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逵行在散衛軍助親
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
東上門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鉢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
衛者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
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
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備食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
制朕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宣德三年令常差御史七員巡視皇城四門

天順元年添差給事中一員巡視皇城

成化時以街渠污穢塵塞為工部所奏遣兵馬指揮並
城御史錦衣衛官校於獄

十年令都城外四圍沿河居住軍民人等越入墻垣偷魚
割草竊取瓦石等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奏奉問枷
號示衆若該城衛情殷容不理及四鄰知而不首者皆
治以罪其守門官軍亦不許於城外河邊栽種牧放因
而引惹外人入內作踐違者一體治罪

弘治九年九月兵部奏京城九門守視軍士每門原設二

百餘人指揮千百戶領之後添設守門內官數多軍士
多被殺役存者不過應勇五六千人各值橋壓不聞器

國朝典章卷一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四

械亦各散壞不可陳列且城河之水來自西湖常須盈
滿亦可助險比因廣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淺濶乏食
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員巡查九門器械守衛修廢補
缺仍委本部點城官一一點閱若軍士失伍故多守門
官俱違問其指揮少軍三十名千戶以上者城外衛當
差仍乞定守門內官員數不得增設軍件除正數外有
私役罷斥之并禁西湖沿河人家不得引水灌漑違者
治罪上曰京城門禁事體甚重但承平既久積弊多
端因循玩愒不可不及時整備守門內官每門不得過
四員餘悉如所擬而行

十五年三月戶部尚書伯鍾戴九門內臣職職察不可干
國課從之

十八年六月兵部言皇城四門以拱護寢居京城九門以
稽察奸宄迺來門官太多科占軍士過致逃亡門禁漸
弛其流弊有不可言者請邊詔旨凡非舊額一切裁革
上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各門以四員爲則不許增著
爲令

正德十六年七月兵部言皇城天下根本 祖宗禁約至
爲嚴密邇者以門禁爲虛文以榜例爲故紙杜漸防微
不可不慎宜懸布榜文飭守衛官軍關稽出入 上曰
廟典與案卷百八十八 皇城門禁 五

門禁重事如所議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命左都督朱希存入直西苑仍令親
率官校環衛大玄都四面及西貴門侍郎葛緒亦令率
營兵入衛於是鎮遠侯顧寰自以職典京營當一體効
勞復續例請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四

官署

洪武十七年三月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於太
平門外

二十五年八月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

諭廷臣曰南方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

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

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教門之東西舊建

五府於廣教門之西東舊惟刑部法司已置於西北太

平門之外悉改遷令規模宏壯命主事商常董其役

二十六年十月改建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舊

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二十七年十月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

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聖去之者

其知所自詰且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

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商賈司六科官在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爲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借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爲定居

宣德二年八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戶部公半棟梁椽檼多朽腐恐壞則愈費工力請預修理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難而圖於易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倍功成不易矣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官署 十二月給事中許俱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不許

四年十月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而北京會同館應不能容宜預增修上曰四方朝貢皆承祖宗之舊若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修其其壞者不必增制勞民

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上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方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弘壯焉

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奉之命公侯駙馬伯都將尚

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寺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正統七年太僕寺臣以寺署卑隘請候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爲寺計之

十一年以禮部成改舊禮部爲試院初修時計屋八十二間

景泰四年御史倪敬奏布按兩司大小官員官署私用什物俱令府行照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什物盡易貨入已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苦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未任之時照數交付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官署 三 不許似前科辦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端門之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籍之所凡東官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門官奉御王璽等以爲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實以覆得旨既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嘉靖二十年題准東西朝房先年每衙門止容辦事吏一名在內看守近皆帶家小引親寵任憑居住又多聞人帶市酒食寄放客貨通行各衙門查理仍行本部管理街道官及轉行巡視御史督令該管兵馬挨次體勘有仍前縱亂違法司問罪如例兵馬司每月具結回報錄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 編輯

工部五

孫介儒

訂正

治河

洪武七年十二月詔鑿石灰山河

八年八月開登萊河

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上曰此天災也今秋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治河

一

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江南

二十四年六月河決原武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

至項城入淮放道遂淤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校視有

支河通承樂界乃鑿石創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二十六年三月命疏鑿濠陽縣鑿東壩河道自十字港

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懸脂壩止

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萬九千七

百人

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深水縣督視河道諭曰南新賦於

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拾舟登陸轉輸

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

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於浙得輸者不勞商

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濬事惟勤役民勿暴

新輟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二十九年武進縣言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派以

便漕運從之

二月先是黃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

復北從自東明曹渡下及濟民皆被害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治河

二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管修築堤防

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堤塘堰壩可

以禦水患者預爲修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

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

兼築之

三十年八月河決開封

永樂元年濬陽中屯衛單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

輝縣西北八里太行縣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

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遙運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

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

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足令
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十一月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
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
通時雖殷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滔寒 上召工部
尚書責福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違寒其各
賜鈔二錠罷遣歸水學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五年五月工部言北京文明河至通州五關請設船閘開
戶水脚夫每開設船二十艘於龍江造用開戶十一戶
水脚夫四百六十人於湖廣江西河南點兌從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一

漕河

三

五

八年三月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棚地延及倉廩積垣
宜令有司修築 皇太子監國從之

六月工部奏西湖潁至通流七關河道淤塞請以民丁疏
浚并自昌平至沛村一百里增至十二關命以運糧軍
士浚河道其置關候更議

十二月河南守臣言河決壞城宜及時修理 諭工部遣
人往視度防

九年二月沂州言沐河口衝水決五十餘丈請募民夫修
築從之

武彙縣言去歲天雨浸淫沁河南北流潰九百餘步濟四

土蘆合請丁夫修築從之

青東知縣張升言去歲洪水衝決小清河淤沒下湖官堤
等處鹽場及青州屬邑田請設上流修隄防使水由故
道 皇太子命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

浚縣縣千丹等河及樂善光縣隄以禦水患

開合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衝決淤塞故
於陸路置入運道所勞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
因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 上重民力未許至
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
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一

漕河

四

實國家無窮之利乃令工部尚書朱禮都督周長侍郎
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
役及今年田租仍令兩御史監督

三月修揚州泰州河堤岸一萬八千六百餘丈

漕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困弊至
是河決日甚事關運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詳北
縣魚王口至中濬下三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兩
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
南民丁十萬命與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蕭廷瓚相度開
濬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田稅遣定國公徐景昌

祠河神侍郎古模祭河南境內山川仍令宋禮董之
六月令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
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關以分其流南流達於淮而新
開河則其西北流出新開河過東呂入臨清計三百八
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河畢返京師命禮海
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
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人
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
泊水夏秋有餘春冬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五

之必有淺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開已築壩堰
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
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莊將
開濬九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
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四月浚北京通流等四開河道一萬七百三十七丈
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崇言衛河水患令臣相度措置
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窪非止一處若不究其
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陡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
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

宜於微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觀
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委自衛河岸東北至
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
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
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七月順天府言盧溝河水漲壞橋及堤岸八百二十丈壞
官民田廬溺成人畜命戶工二部遣人撫修築

九月工部主事閻芳言天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
甚今於中梁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災
先於魯壁減萬世之利然兼河新築護岸擇產止用舊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六

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圓若欄
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
求半築堤土則水可以殺戾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
臣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於農隙採木椿和修
砌從之芳尋以治河功授右侍郎

十一月修儀真縣江堤岸及夾港溪等處河道

行太僕寺卿楊鳳言吳橋至天津等處大水決堤傷稼切
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乞開二河以分水勢
命侍郎閻芳往經略之

河開獻縣言水決其定之饒陽武強等處堤岸潰沒下流

田廬乞集夫修築從之

凌鎮江京口新港廿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獨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督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十四年四月設淮安之清河福興等閘徐州之沽頭金溝等閘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閘官一員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淮河

七

五月修揚州邵伯鎮上下二閘

宣德四年十月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濬湖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復條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七月初陳瑄以呂梁上洪池聯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秋夏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並發

民夫工匠協力成之

九年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過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上日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正統三年四月南去通州二百里楊付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潞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已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工部尚書吳中督民以太監阮安董之安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初使紆屈勢畜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淮河

八

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課陳十三年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河決榮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石璞治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已而永和以冬寒停工且以河決自衛輝入柳樹口請勸河南修塞上降勸責其推諉

景泰三年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先是調

舉陳冕以修築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謨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嫌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有復言冕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言修築便上從之

四年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卒於途

十上遣俞都御史徐有貞治張秋決河自會通河淤漕運艱阻先後治皆罔績以廷臣集議命有貞往有貞上疏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九

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通不可逆以遶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爲難臣循數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決口迭管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漕決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淤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聚而泄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其之救定反成津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治其淤固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法必如是當可有成 詔有貞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十

自用乃作壩埽埽渠隨宜先後之神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險百里至於大濬之澤趙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漕河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埽曰通源渠有分合埽有上下凡河流傷出不順者壩之壩有九長委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校以水門緣以紅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漕漕渠至數百里復作埽於龍灣魏灣凡八積水過丈則泄之通都古河以入於海又以金水子

母之義浚玄金爲物象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因奏鑄潰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紆民力方工將或阻於上以工人部聚衆挾兵勞苦將有池變上下其言於有貞乃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後勞勩數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上專信力也

五年九月命俞都御史陳泰治徐楊決河

天順元年二月開薊州運河

二年八月南畿巡撫崔恭請浚京口甘露場故道以通舟楫從之初因鎮江漕河經玉簫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

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恭因知府林
遠多石且壞民廬棄力主義故述卷夏以歸秋冬設
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

十月都督徐恭恭奏浚真清河命延撫崔恭兼理其事時
役軍夫六萬有奇設法勸募四十餘石給軍未久工畢
尚餘二千石發濟揚州饑民

命鑿荊州河先是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荊州
時有漂沒至是以海口新開沽與近州之水套沽正相
值中間止隔陸地十里遂命鑿通未幾淤塞仍消之

五年七月河決開封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

治河

十一

七年閏七月延撫顧天御史李敏奏鑿三河通運從之時
運餉荊鎮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抵

荊州以通海道軍民便之

成化二年 祖宗朝河道但命延撫御史兼題之是年冬
始命御史提督通州以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

四年十二月江南巡撫那宥修復運河壩關先是正統初
延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關俾漕舟

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關漸頽以致水道
淤淺有議從蔡溥孟濱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

且難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

通增置五閘至是尙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五年六月河決開封

七年十二月以王恕爲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悉上開河

事宜曰臣按徐齊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利無
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向雖與河

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
河水輒爲之淺淺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

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又高郵湖自杭
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

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

治河

十二

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濬一十二
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

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
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又甬公上下塘甸城塘

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
坍塌遺址見在過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欄水隨修隨

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
濬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

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
外約有磚石椿木等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

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水無淤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俱允行之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敷上沿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跡勘明白來聞於是鼎敷等親詣昌平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監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年五月清運總督李穆立張秋南旺湖及淮安西朔石埭成舊用椿木以捍衝激屢修屢壞費無已時穆檄郎中楊崇至事郭升易之以石利垂永久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一

治河

十三

十六

十一年八月命漕督通惠河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明年六月功成

十八年六月久旱河涸命戶部侍郎潘榮督治漕運舟二十年十二月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建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

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渠引洩泗洩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

流入黃河洩泗洩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飭工部重臣巡視該處官商使會

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以祭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見員外李清往董其事

弘治元年淮水清或云黃河自大河入今戈水塞故清議發軍夫萬人鑿薊州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清二年以清沱河堤決命真定等府衛發軍民相兼築塞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四月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今龍口沒於海行長垣下曹濮衛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泄泄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遷慶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一

治河

十四

十六

左布政使徐修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障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密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雖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太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命官於高郵河連東開新河曰康濟河中爲園田南北置
閘以時啟閉兩岸俱寧以石

五年七月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
楊家金龍等口東衝黃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兼總職
奉聖書行政蒞境至儀真疾作卒

六年正月以浙江左布政劉大夏爲副都御史督治決河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築河南山
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
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潁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渡且
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六

治河

十五

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
舊鹽河以入於海極運愆期詭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
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軌雖勞無虞乃復命右監李興平
江伯陳銳等協治之

河南巡撫徐恪奏定計謀以疏河患言先殺水勢則決口
可塞乞將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蠲免二
石以充口糧之需再輪劉大夏專理其事如孫家渡口
至南頓河道俱起閘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
道俱起兗州人夫黃陵岡塞口起閘封大名人夫張秋
塞口起東昌等處人夫各刻期併築下部議從之

四月鑿板橋閘更名平安鎮先是劉大夏等督丁夫數萬
於黃陵岡南潁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潁孫家渡口
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又
潁四府營潁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
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祭長堤起河南睢城經滑
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鑿張秋
閘分主命工五旬而事竣

九月陞山東參政張綱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
夏治決河百需委綱調度及成功遂晉秩屬之行河時
衛央之餘溝防不治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
開劉東渠卷二百九十六

治河

十六

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勿壞又新築南莊東堤
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十三年六月河決曹單

十六年六月命工部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潁河燧言堰之
塌毋致沈河之塞毋過濶泉疏水漕利可復又請視商
書宋禮俱報可

正德四年河決曹單直衝沛縣出飛雲橋

十年河變阻運道命工部侍郎趙瑄兼應職總理至十二
年五月黃陵岡護所三補告成

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葺

十六年六月都水司郎中楊最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運船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前僅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輒有衝決之患不惟糧運阻碍兼鹽城興化通泰等處良田亦遭淹沒請如昔年侍郎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事例專勅大臣一員於該河加修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爲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莫如照湖埭密次樁樁數層以爲備塘抵障風波而舊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漏缺苟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卽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下工部議覆用其次策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治河

十七

嘉靖元年二月修撰唐皋言比見運河地勢高亢水易涸下夫挑淺沿岸拋泥是以隨挑隨淤空費嘉湖取渚壅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則令人轉運務去河稍遠則一歲之後可免數歲之勞又山東泉脉甚衆須緣管河官類多轉委於人疏導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勅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道一助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

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道遠水湍舟數爲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日新河一日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

由北道無淤海之慮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歲久壅塞漕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外別委主事一員會巡按兵備督漕疏主事江珊名以請從之二年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宜修復以紓民陸挽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有淺而長溝新冢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

三年工部尚書趙瑄言河道事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慎選才望專任責成上從之命吏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吏部言撫治歸陽副都御史章極可上遂用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二

治河

十八

五年命于泥光湖東傍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足有濬可通在於海有造平水閘十座

十二月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瀾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清河源塞等處或消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遂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相逐地勢開一渠河立壩開設以官守遇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水小則閉壩以截其流庶幾水有所歸不爲民患時大學士費宏等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潁等州

地方渴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至泗州出
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
開渴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
歸陽考城曹渡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泗溝
等處悉入運河泛濫漸廣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清河一
望皆水耕種失業官民船隻通無挽牽之路近來沙河
至沛縣浮沙湧塞隨漕隨淤官民舟楫乃從歸陽湖取
道往來况歸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
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由可達爲今之
計必須渴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濫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十九

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速爲計畫將來河復北
決意外之慮又有不可言者昔趙汝師史秉金漕運總
兵楊宏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各屢以爲言
俱下工部議覆上乃以章拯督同山東河南鄆陽撫按
官親詣地方逐一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
築濬選委司府勦能官員鳩工充事以濟漕運
六年六月章拯言漕清有二道孫家渡在梁澤趙皮寨在
蘭陽皆可引水南以殺其勢但二河通亳州渴河東入
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衝經壽春王等陵爲患巨測惟卑
陵舍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寨經夏邑至宿州符離

橋出宿遷小河自趙皮寨經文家寨凡二百餘里壅
者大潰之則水勢自殺國廢無虞繪圖以進 上納之
七月河水汎溢豐沛及徐之西

遣漕運總兵鍾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漕通惠河

十月漕部尚書桂萼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問閣臣楊一清及張璁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闢行
轉輸之法可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爲浮言所阻璁
對如之上曰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朝
廷事亦失大臣謀國之意彼疏辰亦知不可欲直拒之
非特大臣之禮故諭解等票行意在中矣我 孝宗伯
廟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二十
考時已令修此河不意當時黑骨爲吳夫黑骨之起非
爲修河蓋漕內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爲言當時若有一
議事剛正之臣以此告我 伯考 伯考豈無聰察哉
前日勅官回奏停當已有旨特養慶興工朕亦恐言者
有左說破事而奪卽爲首也遂降旨旨與萼云昨解奏
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先朝亦有
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固寬故諭
七年正月初河決豐沛漕渠壅塞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
今日之事開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然運道之塞河流
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及運道河自經汴以來

南分二道其一出紫澤經中牟陳賴至壽州入淮其一
出解符經陳留離毫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
宿紅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
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
橋一出沛縣龍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泗潯此
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淮而今且壅塞矣止存沛縣
一河勢令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復為巨浸溢
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滯漸成堙塞然壅滯積
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
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
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紫澤開孫家渡決矣宜常濟
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泗
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
豐沛漫流久而北徒欲修城武以南廢堤至於沛縣之
北崩道口以塞新決而坊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
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達開者以夏秋水溢
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為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或
謂宜於昭陽湖中間築一帶兩傍築以長堤以通道此
亦一策臣與李永勛同行擬議其若昭陽湖左勝沛魚
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蘭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

二舟之交來冬水結解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
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開閘初漕運在淮達阿出陽武
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運至今又開泌水至武
陟縣紅荆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淤可
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
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黃邨亦言南
旺馬盼湖外釣口安山諸處地形卑下欲就此諸水為
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淺澁之患或以海運
一道當欲修復未必無為且汴淮入汴至於汝衛支河
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以備不虞俱下工部詳議
至是提督河道盛應期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
起姜家口南至甯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
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萬餘分標
開鑿已而言者噴噴謂其功必不可成後摩財用勞民
力上慰奪應期官勸歸田里而新渠之議遂寢
六月通惠河成御史吳仲祥中何棟疏開閘陳五事日時
疏濬以通運道專委任以責成效復舊額以給官夫改
閘座以防水患處剝船以便糧運上嘉其勞命查驗
行賞所修事宜悉從之既而糧運至者百九十九萬有
奇省腳價十萬兩重以運軍疲敝請特給三分之一俟

一二年後併滅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
按通惠河名大通河仰潞河其派出昌平州白浮村神
山泉通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溝東貫都城
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
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
漕運陸號之勞 國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
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命疏
之功不果就至是功成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
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
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剡船三百隻分置各閘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二十三

五

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
八月工部侍郎潘希曾言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
經長淮衝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
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
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
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
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於飛雲橋一支下東
呂梁二洪上遇閘河流水甚無畔岸夾堤塞沙大爲消
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撓復於堤塞復決近
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勅部

御史潘瑄亟爲疏請 上嘉其謀從之
八年時豐沛苦河患而南北往來津挽不絕人力大困都
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版於魚臺之澱亭鎮以分沛
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

九年河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
十一年四月連歲順天河間真定各處潯沱河溢爲患至
是御史徐汝圭劾奏保定巡撫林有孚坐視民瘼不行
修治詔以吏部屬太僕卿何棟代之

八月河決魚臺總河戴時宗欲築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
舉之使人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二十四

五

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十三年總河朱震奏孫家渡濬河口三支俱出懷遠會糧
流至鳳陽經皇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去河遠祖陵二
面臨河壽春陵屢淤今宜於祖陵築土堤壽春砌石岸
未敢擅舉清河浦口黃淮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
口以致淤塞宜濬深廣築堤坊水築欄筏舟淮獨入海
海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濶河馬遞港港俱塞不能
連洩下壅上溢宜將溝河次第開濬海水多沙置龍瓜
給往來爬蕩廣入海路以殺下流河出魚臺雖利漕一
且還從徐沛南北以致乾涸濶大濬山東諸泉以應於

河汶寨南望湖堤開壩以便高洩則徐沛不患乾涸經
會河口塞亦無虞矣

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

按滄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之種門山東北流會淇漳
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漳
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
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
狹地卑易於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治至是各建約以
洩漲溢之水云

十四年築會河口練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滄河

二十五

抵單縣候家林築長堤八十里

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鵝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七年二月山東巡撫胡纘宗疏言青萊膠三府地方舊

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舟楫往來輿販

貿易民甚便之比歲淤塞不通商賈皆困原該開墾故

迹猶存惟馬家濠中多頑石乃元疏鑿未竟者今已募

夫鑿通尚有停口窩鋪淺隘者百餘里淤塞者三十里

乞勅支官督開濬永爲民利部覆如議從之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年五月給事中韓廉等疏奏魏河壅持平修河半截

尚未成功及河南巡撫魏有本山東巡撫李中綽相請

選周金河道郎中郭應奎主事徐楚陳羽張珍俱應罰

治給事中林廷堅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鵝岡孫繼口

挑濬新河工完徐呂二洪俱獲無阻而周金等又稱挑

源宿遷等處河道淤澁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

背戾乞勅大臣督率管河官刻期底績上曰漕河淺

塞關係國儲重計深軫朕心管河官又奏挑濬迄今尚

未成功郭持平降三級郭應奎等降一級俱戴罪督理

周金親有本姑免究因令兵部侍郎王以旂兼會都御

史督理河道以旂遂條陳國初漕河惟道祖徕諸泉及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滄河

二十六

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珍時督理太

臣如徐有貞白昂到大夏極力排塞資以濟運以其勢

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運徙不常害多利少耳

今幸黃河南徙諸岡復舊其野鵝岡新開河道宜濬山

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以南仍築長堤聚水

如開河製務在有利漕運已而又言今之議者有謂引

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開入運河者

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陸運百里入衛

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有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

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治有開直達安東南北悉

由洋而行路提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謀求擇便而從事者也 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其議生提

濟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
二十一年王以旂至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發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又相地形引水壑築土壩河流時灌滑利皆如期達京師汝上寧陽之間有水櫃四勢受侵及獻德邸藉灌漑為私利因上言水櫃以備蓄洩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並任怨力復水櫃迄今賴之至是山東河南並接楊本趙繼本言黃河孫繼口半是黃河應運口俱已疏通徐呂二洪水勢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二十七

通行糧運無阻 上慨加以旂傳一級餘陞實有差

二十四年河南由野陽關夾而南至汴州合淮入海逆溢築城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六年曹縣河決城池縣人民死者甚衆給事中劉大直劾總河徐鼎等傳旨命廷樞查嚴已御史竟承賜奏謝及副使張九齡等擬防夷策報謝奉傳九齡等下御史違問

二十八年十二月直隸巡按御史陳其學言呂梁洪先因冰潤險險設有洪夫二千四百有奇遇者責河自西來汪之漕輒順利人力甚苦乃洪夫仍取置舊額徒志遠

糜乞量行裁省以寬藉矜民力疏下工部請命總理河道酌議報可

二十九年漕運總督龔璘延接史載德各奏泗州逼近淮河地勢低下今黃河水決入淮下流壅其勢必且上溢為陵寢之憂乞亟開直河口以通下流蔡二陳庄劉家溝二口以防衝決仍命欽天監官一員相度祖陵地脈擇日興工工部覆議報可

三十年七月總督漕運應慎言先年黃河入海之道疏逼無藩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泗口安東等處俱浸塞河流漸而漸高故欽使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三十八

黃河之水下復清河須鑿濶口工力浩繁勸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水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謂宜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但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疏下工部覆從所請

三十一年府久雨河水大溢淮安徐邳及山東曹單諸州縣俱罹其患

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給事中李用敬言遇者河道風塞深妨國計聞之釋菜之

開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
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綱
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當按元
道延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
蓄洩水患奉發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
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
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
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
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
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乞

題劉興奏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二十九

題李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葺疏入工部覆行
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

三十二年正月時徐邵被水患大學士嚴嵩請特黃河下
流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安居 上命河道都御
史曾鈞及漕運都御史連鑣作速勘處鈞等上言劉伶
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以
致奔潰此其疏濬所宜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
決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
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北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
有淤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

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壩築
長慶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但挑築工料
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乞發淮陽許墅二閘并蕪杭
抽分銀兩解用 上從之既而賑濟侍郎吳鵬上言黃
河西來萬餘里匯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
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匯淮以趨於海而無
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頻年衝潰淫淤之患皆上流
少分殺之故也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諸處相度
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道以分殺水勢為永
固之便詔如議令鵬約會通河南撫按勘處以聞

題劉興奏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三十

三十三年二月議開賑賑新河建御史何廷鈺奏飭視之
三十四年二月何廷鈺報新河言賑賑新河南北迂迴
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濬廣為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
為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則如諸臣之慮所引
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窮兼之此時南北兵
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一
與難假以三年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
此財力缺乏之時何從出辦又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
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運必須多造船隻其費無所出
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備會通河設官編

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
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焉得旨報罷
三十五年命修盧溝河東岸狼窩口等夾口十八處凡築
堤二千三百九十二處竟以修石

三十七年河淤新集總段家口折爲六支入運河又由楊
山趙郭賈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三十八年二月河南巡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爲帶其初河
從西來勢本東注數十年間南岸傾頽北岸淤塞漸成
橫溢宜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
堤岸以圖永遠請建部臣經募兩行其議而勿違部臣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三十一

四

四十一年盧溝河決西岸修築東西兩岸各分八區每區
約五十丈凡爲石堤九百六十丈

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之縣壘橋東流墮灌入昭陽湖洗
溢而東平地水丈餘舟行木末十日而退溝渠遂涸減

無路上下凡百里時還艘過沛才三之二餘悉不得達
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議者危之

嘉靖初盛應朝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 朝廷從
之應朝鳩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埧以
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漕鑿衛所自行河尋應朝所開故
迹視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下工部覆

議觀之自南陽鎮至雷城計百有四十餘里
四十五年六月河決馬家橋諸處河道尚舊朱衡親詣黃
河上流督率有司詳視某處故道可復某處新河可開
務圖上策以得役患從之

九月先是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諸河
以勝淤決潘季華獨以爲不如沿舊城故道由是與衡
有隙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以重法
絕之浮議藉藉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請遣
官勘視乃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起鳴還言往時慮應
期開新河而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河異常尚可不爲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三十一

八

通受之謀議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工部會
廷臣議俱合 上意遂決令其不得苟且完事至是給
事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勸衡言起鳴至初至新河之議
今亦自變其說會衡以新河功成上告於是群議寂然
上令衡會同手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既而手馴以憂
去吏部言衡心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工業已有緒宜
卽以河道事使衡兼之報可
初衡議鑿新渠未及半兩淤濶之功不能施羣言紛起
謂移漕爲失計彈章日上 上亦疑之衡幾不泐力上
章言舊渠必不可復新渠必所當開狀 上諭精臣曰

衛雖小起比拔爲備選商用徐階上言河之治

勘議疏謂之無恒固不可終能有成謂之無勞亦

可況河雖就成而堤岸尚須管禁障捷尚須建置上源

當疏下流當濬此必須衛自終其事衆論留用

隆慶元年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還河故道乃

新集郭賁樓等處上源已而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

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開河

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濶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

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楊山郭賁樓

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泰濟正

國朝興業卷二百九十八 沛河 三十三

本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

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

民橫罹水災率衆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

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泰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臣以

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泰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

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上從之

河工成先是黃河夾新集麗家屯等處汎濫徐沛間故道

沮洳不可復浚朱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

甯城凡一百四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鑒河形在

焉又有地阜黃河卽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

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

河築馬家橋堤過河之出壩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甯

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開八城水閘二十爲壩

十有三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

已而鑿黃家口渠薛河入赤山湖鑿黃廟灘沙河入獨

山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濬則洩之昭陽湖由

是運道遂通加衛太子少保進俸一級

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

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

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

國朝興業卷二百九十八 沛河 三十四

備道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掃水壩以防秋水

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

給 上皆從之

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深浸運船數百餘艘人民罹

水無算

給事中吳時來疏言黃河還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

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浚沙易淤薛河易衝

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

源者宜亟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寬以南費

輝鄉勝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群流又當大山灣下之

勢與素號澗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也疏濬分
宜豫也夏村遙數十里地勢居高必渠水於薛河非
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派其及三河口鯨魚泉諸地
壅口築堤益以攸閉之間能免衝激淤塞之虞乎故高
洩之計宜慎也願以河渠事命憲臣與藩臬之佐各一
人專之罷清治南莊計臣之分理者 上然其言令朱
衡計處以閩南科張應治等又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
新築地高不能受洩泗縣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
溢而朱衡故多言昔既弄彼三治而為大河決及之
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華全克合流之水各有歸歸宜加
治河

欲臣開之於東郭之上別開支河歷典和賴以遠百出
橫豎才裏清諸處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歸呂孟
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又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由之
以出鯨魚泉而於泉之對河開築築堤以納其流而殺
其勢因言陽莊南陽佃戶屯居城諸開或宜改建或宜
修理俱不可已之功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
督建馬家橋開旋就傾圯宜重鑿之 上從其言下都
臣廷接御史覆問且誠治河官實心幹理毋貽前愆
十月給事中馮成能又言新河可慮者三一自南陽而下
至鯨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
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開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
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也一三河灘方流以西注既滿
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萬里建堤衝擊彌甚故泥沙
填壅之區勝則僅衝旱則僅漫此中流之患可慮也一
夏鎮以南諸開水勢高下相懸幾及千丈故開之節者
洩為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地既
居高水復平衍雖日前告成宜速為未然之備 上命
以其疏示衛令熟計衛執前議令決河深川之文而增
早培薄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

二年四月總理河道翁大立言新河舊河各有其利有互

地形稍仰而泉難引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
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
利便不煩牽挽五也夫清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
下非有湖爲之蓄潴則割故潴以東皆有水植非有湖
爲之宣洩則淤故潴以西皆有水壅此先臣宋禮之計
蓋蓋碑悉獨到者今新河資師其意過黃流逆奔則以
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過山水東矣則以南陽湖爲蓄蓄
之池應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之理如無度宜大興
人卒歸回回基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度之
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治河

三十七

地退難者蓋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
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侵於此者 上從之
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深浸
田廬不可勝數清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達總理河
道翁大立以聞工部尚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俟水
退乃可疏濬獨徐沛吳民流移困苦宜令戶部亟議賑
濟以安人心戶部覆如衡言 上是之

九月河水溢自清河縣抵淮安府城西淤塞三十餘里夾
方許二場出潴平地水深丈餘資應湖堤往往崩壞山
東官州郡城諸處水溢從直河入邳州人民溺死無算

總理河道徐大士言清河之民重罹水災 皇上
命下令蠲租發帑賑濟不勝大幸願闕窮苦之狀宮
禁遠道何由見聞臣謹繪圖以獻首凡十二日水次
兌軍二日運河果堤三日黃河驟漲四日昏夜守堤五
日糧船過河六日黃河捲掃七日茶城榜浸八日洪水
衝城九日風雨異常十日潯湖噴溢十一日災民被水
十二日糧船漂沒陛下省覽此圖險阻難民情在目
寧不惻然且時事可慮有五一應京師東南財賦水溢
不登輟徒舉加徵隄人命二慮虜患邊鎮關隘洪水衝
激墩堡傾頽何特以守三慮內地三輔諸郡霖雨城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治河

三十八

積貯空虛難防不測四慮海防遼微之間颶風鼓浪兵
船戰士悉被漂沉五慮國課淮浙鹽場鹹荒盡衝國課
俱廢鹽課何出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
之臣面議經理應回之術 上覽圖覽章下工部尚書
朱衡因言水患如此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
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會勘從之
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決
反爲河時漕政太濫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關十月守
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
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經會修即創大立言構置之計在棄黃河而就新河經久之策在開河河以通漢水於是給事中龍光御史孫晉典等皆以爲言請開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効令及時疏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滑而新衛之渠卒未可就惟築夾口如曼賸房村方畧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海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此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官河官員俱令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 上是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三十九

上年五月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從之
畢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輸艱難請修疏濬東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以事體重大遣給事中胡慎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漲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淤墊既淤則必衝陳土而決之矣今唯疏其下流裨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淤其頑石阻礙不可鑿者五十里

有岸徒勞費無成矣奉聖諭

給事中胡慎勸視膠萊諸河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觀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偵驗問獻所鑿渠者皆流沙昔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發魯河九次都泊稍有潰汙亦不添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家閘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沱濟全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資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爲渠不知潰濬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治河

四十

設昔濬滯水必盡去則蓄水之不足特明矣或欲引淮河之水不知濬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三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濬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濬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合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勦而不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損內帑百萬之費以開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其事并令

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令人誦讀而復謂後人也 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八月工部尚書朱衡疏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莽恭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浸廣淤沙歲積不得不稍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關盡廢後邳邳遂則決野陽岡口下老酒而徐臣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莽城以南舊屬黃河非盡斥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加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六 治河

四十一

先是開河條例有益決故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督充軍而徐邳一帶罪止徒配至是總河潘季馴言徐邳每歲河決河流衝射居十之四居民盡決居十之六皆以法輕易化故也請著令自徐邳上下為河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決河防者一如山東河南例俱督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議十月潘季馴奏邳河工成乞錄効勞諸臣 上曰今歲漕運比常更遲何為輒報工完且叙功太濫該部核實以聞於是尚書朱衡復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為驗非謂築口築流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今季開歲

罪常事造給事中雜遊往勘之

十二月繼選自邳河勘工還為 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於漕司缺船并糧太重故一遇水餐相隨而敗又官族使員者多度不能償糧安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紘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堤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濶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就新濶生視陷沒方復騰章報功罪滋大矣部季馴併俱問任工部尚書朱衡等言今冬令用至霜遷長隄凡三百七十一里并無治豐沛大黃隄從之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六 治河

四十二

給事中雜選自尚書朱衡當 先帝時常奉命治河有效嘗今廷臣野使治水無出衡右者宜暫命總理侯功有失罪仍遞觀部事 上命衡兼副都御史總理河工朱衡言防河如防虜守隄如守邊河南果被河患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傳禦禦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禁之則宜多方守之因上議夫役議備合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各三里建一舖舍一舖計屋三楹四舖設一老人率晝夜巡視其期以伏秋水督時五月十五日上歷九月十五日下午隄頭男婦妻子居住者聽該之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王部六

水利

洪武元年李相知和州以南鄉銅城堰崩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橋傾圯貫城河填塞皆爲民病乃節其父老訓諭集衆脩浚之度工計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陂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澇堰堤周迴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水利

一

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四年正月修治興安縣靈渠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泰開桂林象郡鑿渠與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鑿石爲閘以防水泄虞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圯壞至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西安府城中皆隸南水不可飲曹國公李文忠以爲言乃命府官役工鑿渠鑿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繫繞民舍始得甘飲名甜水渠
八年十月涇陽縣洪渠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漑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四年六月海鹽得海塘成

十七年三月江夏侯周德興請決荊州嶽山塘以通水利

從之自是得溉田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

二十四年正月築浙東海堤

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閘壩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濬如有河水橫流泛溢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或所司呈稟或人民告訴即便定奪奏聞若該各布政司者照會各司直隸者舊村各府州或差官直抵處所踏勘丈尺調飲度量用工多寡若本處人民足完其事就便差遣倘有不敷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七 水利

二

若令鄰近縣分補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項於官見有去處支用或發遣人夫於附近山場採取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如本患急於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以紓其患

二十七年遣國子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矣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

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滿蓄以備旱熯宜濬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差興工役掎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永樂元年河州吏目張良與言州脉遣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淹之自本州至舍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潞從之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鼎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下 水利

三

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八月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極治之法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州宜欽諸州之水散注潞山等湖以入三郡頃爲浦港渾寒區流漲溢極治之法要在潞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揆吳淞江舊表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沒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

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濬實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南隄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瀆至黃浦口豁浦口可經達海宜濬令縣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候既開過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下 水利

一四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益去日泉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浙江縉山風潮衝决萬四百餘步壞田四十萬頃命工部遣官修築

二年夏原吉自蘇松還言水難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濬非經久計 上命原吉復往視以大運少卿袁復五月詔工部分遣官乘傳往浙江江西湖廣安慶 蘇松等府遇湖泊窪下圩塍頗圯程督有司修築七年令海子橋至西湖一路水道差辦事官十員給與行糧往來巡察不許作踐

八年八月修海堤得舉八十里

十二月吳江縣言石塘古路連年土石坍塌橋梁斷壞請及時修理勅通政趙居住督理之

九年正月上海縣請改置通明壩於鄭鑑山爲便從之

楊州府奏高郵州鹽城北家溝塘岸三十里及張家溝等處塘畔因水衝決乞發丁夫修治 皇太子令工部覈實修築

十年九月黃海縣言江水泛溢圩野坍塌傷民田千八百二十餘頃請開郡丁夫修築從之

十月平江伯陳瑄奏楊州海門縣捍湖堤畔萬八千餘丈

閩粵典彙卷之七十一 水利 五

十二月華容縣言水決安津等隄四十六處傷民禾稼功大難成命發勞縣民併力修之

宣德三年二月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曉諸閘積水灌田北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冰舉峽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糧稅多欠乞爲開閘 上曰水利爲政急務使民自訴於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部即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富與者命有司卽行不許坐視

四年五月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

築堤工部移文令農應用工至今有司未嘗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諭尚書吳中曰改池堤壩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修浚使令者罪之

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約奏海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墩十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爲水所啗皆剝弊無廉隔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爲使

閩粵典彙卷之五十一 水利 六

上從之此浙中海塘興工之始

七年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盤蜃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迤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肯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舉冒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迤烈孫巡檢司

九月蘇州知府倪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嵩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令則悅與經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正統二年正月今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具疏繳報俟考滿以憑聽斷

景泰六年七月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爲戶部尚書

廟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水利

七

粵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沒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許議宜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許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隄堰近民耄倪皆臥並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沒矣許不強之挑濬青墩浦橫壩塘共五六十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鮑魚口其海口汙塞沒以葦葦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

天順三年三月吳松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淤沒後漸廢弛八十年沿江之民咸遭淫潦至是巡撫吳夢龍請其地相度督工

挑濬分江爲三段昆山縣自夏口界至白鶴江挑四千六百七十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下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下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浦一丈四尺面闊十丈二尺底闊四丈出黃江一萬三千七百一丈又渡曹家溝溝濬塘新涇大營浦諸水至今爲利民因曰清港爲都臺蒲以識不忘云

成化元年閏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涸廢居民病之巡撫都御史項忠奏開之渠係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鑄鑪而穿費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萬畝

水利

八

田七萬頃

七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畔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澆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淤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齎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泊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命工部侍郎李順往

十年奏准京城水關去處每座蓋大鋪一設立通水器具於該衙門撥軍二名看守遇雨過即令打撈疏通其各阪大小溝渠水塘河溝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馬通行疏

洛有屬官員不計阻當

十八年三月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澤之水發源松華壩黑龍潭既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御史樊銓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部司所收公田租給之上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積甚寡使田被水患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矣用官物以預為限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

弘治六年二月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戶壩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東抵河

圖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水利

九

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憲撫條修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井豪右曠廢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穰有備七年九月初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兌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即從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眾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

是年濬吳江長橋諸茭蘆之地帶大湖之水放入澱山湖成昆承等湖而開吳淞并大石趙屯等湖口澱山湖水

由吳淞江以達於蘇開白茆港汴白魚汛鮑魚口等處

澱昆承湖水以注於江臨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注於海開湖州洩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開各斗門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江

十六年三月順天巡撫洪鍾英制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正德七年三月總督三邊張泰請疏西郊故道以興水利從之

十五年八月時奎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水利久廢詔大學士梁儲等議倉儲下巡撫工部尚書李克嗣親視

圖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水利

十

泰等克嗣受命蒞其地尋訪淤塞故道多爲世家所據力任眾怨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爲誘語上騰冀陰沮其事朝議復難之克嗣即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并正統中周忱治落舊跡則功無不可成者但恐成功之後不能無疑臣者耳時論是之

十六年二月李克嗣既建白得旨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煩苦凡椿木喬插給實額直之需取諸屬帑羨餘委能官分幹一毫不干於民謂水之枝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淞一派最大首與事焉自經始至迄工凡三閱月而諸水安亦屯者人說於道起無惡心

命官發軍民夫六十餘萬起常熟東台至雙廟清江浦濬
故道一萬三千八百二十餘丈起雙廟至海口改鑿新
河三千五百五十餘丈又築尚湖昆承陽城等湖支河
十九道吳淞江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并吳淞江長橋
大石趙屯大盈道楊等四浦常州烏履等浦六十三桃
花等港市河等河各四湖州大錢小梅等河及虞港七
十二俾上原下委遞相容洩

遣工部尚書一員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興修蘇松七府水
利浙江管水利倉事聽其節制尋設郎中二員於白茆
港吳淞江分理開濬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水利

十一

嘉靖四年總漕胡鏡言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臨白馬豐社
邵伯黃山諸湖亘數百里兼天長西山諸水時溢衝堤
壞舟宜立隄防建平水水石隔以便疏洩

五年先是總漕陳鳳梧以蘇松諸郡地濱大湖水利興廢
關係尤重疏乞仍添設工部官管理部議謂先設郎中
專管水利近以民困停止工役議罷已備行浙江管屯
倉事兼管而巡撫總其大綱宜仍添鳳梧督同倉事蔡
乾督併通判判官主簿分屬管理庶事有專責官無濫
設上曰倉事專管水利若果得人盡心幹理何必添
設近撫近督各官勘察災荒乾乾若才力未能辦此

更調別用

六年潘丹陽至京口諸處淤淺令運船避立清風嶺之險
十年七月巡按直隸御史胡體乾疏言吳中水利疏治之
策有六曰開洩水之川浚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
流之壅挑潮漲之淤立治河之規又須專設督理之官
如通政何棟副使陳文沛皆治水吳中才稱幹濟宜當
擢任報聞

二十年六月給事中李鳳來等奏國家專設水利官員凡
以爲民邇來實緣別差視民間水旱略不加意乞勅工
部行撫按官嚴加禁治務及時議求多方濬築俾溝洫
相通旱潦有備無得別有差委以分其力如有勞績侵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水利

十二

占利已損人卽行禁革工部議復從之

二十四年詔濬臧村以溉金盞港以溉武進艾那通波
以溉青浦顧浦吳塘以溉嘉定又濬大尼等浦以溉崑
山之東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壠支河窪窪不
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

九月詔建橋於琉璃河工部尚書甘霖以財力不支請
行開納事例通查各省無礙官銀及變賣大興隆寺基
銀一潑解赴工所上允之付所司議處乃命總視
工程關防給爲霖錢管理工程關防給工部郎中劉嘉

凡取用各處智銀三十餘萬兩內欽辦銀九萬三千八百兩

二十五年應天巡撫陳陽必遵旨修濬蘇松水利乞議處財用添設管工郎中上從部議以東甯連年災傷修濬事宜惟令彼處撫按官嚴督所司相宜舉行水利郎中不必增設

三十六年十月盧溝橋工成詔太監李選陞一級侍衛賈禮陞右都御史郎中汪一中員外劉混主事朱榮各陞一級鎮遠侯劉寰都御史鄭曉鄭炯府尹黃懋官御史張九功陳道基主事徐用光李健藏總方姚紹祖各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水利

十三

賈有差

四十年七月應天巡撫方廉言蘇松常鎮四郡水利甲於天下宜備查應修之處分別工程難易以大興工河夫銀兩編征追補如故仍請復設水利通判勅兵備憲臣往來督課之部議允行

四十一年八月盧溝河南堤壞命工部尚書雷禮往視禮還上修築事安言盧溝橋東南有大河從麗園莊入直沽治下海淤泥淤塞十餘里稍東有岔河從固安入直沽下海地勢稍高宜先疏濬大河令水歸故道然後繕築長堤其大口地卑上旱水漲流急人力難施而西岸有

設堤約長八百丈宜速遣址繕築仍委歸局官九人爲九區併力責成又僑東西岸甃石不堅當俟決堤功完之日加工繕治上命侍郎呂光洵督其役仍令禮月一往視既而工完賞禮等銀幣禮因言河工係發內帑請撰文勒石以昭聖蹟命大學士袁燁撰文記之隆慶二年命有司重濬吳淞江白茆塘從撫臣海瑞奏也瑞因請量器各處賦戶濬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有旨聽其勦支蘇松常及杭嘉湖賦銀餘不計

浙江巡撫谷中盧言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皆出天目諸山本自聯絡今巡撫御史兼理蘇松水利而不及浙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水利

十四

江水利倉事能行於浙江不能行於直隸非專管督理難責成功宜勅巡撫御史兼理浙直水利在浙江督水利道在直隸督兵備道各隨宜修濬以防水潦之虞工部請從其議報可

以洪水爲患命總理河道翁大立祭大河大濟之神鳳陽巡撫趙孔昭祭大江大淮之神山東巡撫姜逢元祭東嶽泰山東鎮沂山之神浙江巡撫谷中盧祭東海南鎮會稽之神保定巡撫朱大器祭北嶽恒山之神五年部道修吳淞江白茆塘丹陽縣練湖堤岸悉令完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七

營建

丙午十二月 太祖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與營繕者以宮室圖建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

吳元年作新內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

蓋殿又後曰護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護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殿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二 營建

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

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 上命儒士熊鼎編類古

人行事可謂警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

於西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子用此以備朝夕

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洪武元年十二月 上退居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

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

今但令內使種蔬不必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上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閣江樓樓未造先令儒臣作

記卽曰文成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營工役好

戰副宮人徐克容稱上疏曰地險非久矣之道人勞乃

易亂之源東戍遠海西役見丘誠不可也今所營皆順

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遊者皆和而不

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危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七年命建親王宮殿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

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通義宮殿門

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八年八月作碧影堂

九月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

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二 營建

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

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

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其勢所司如朕之志

建閣江樓於獅子山 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

之所也樓成 上親爲記

九年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 上曰惟儉養德惟修蕩心

居上能儉可以導俗若上而侈必至屬民獨不見茅茨

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院秦廟以失人心諸子方

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十年十月親心亭成親臨幸焉時政任學士宋濂來朝

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願應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是在是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改作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兩廂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曰中左門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正門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曰左順右順左順門之外爲東

關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營建

三

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之外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上齋戒時所居制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闊遠矣

十一月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尙後禮必至在德服賞念昔居淮右頗年機健聚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風夜旒揚弗進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室之間皇后亦躬服泥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恭珍天物割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

天下者當守清家者亦守之爾等處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半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二年八月朱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議九月興役上以其妨民種麥勅放還俟農隙建之

十三年十二月遣使廉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楚各王府故諭之

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諸門承天門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

關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二

營建

四

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財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獷民稀輟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綜亭以居候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衛工部遣人馳諭雲南守臣罷其役三十年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論工部曰今諸王宜各守定制不許私自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知府修造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未結率兵
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常爲艱言不宜盡力以困
之今殺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必懷
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今營繕造作暫
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
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建文元年十二月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
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
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二年八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閏廟興業卷百九十八

營建

五

九月承天門成改爲奉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

前門爲路門

四年十一月 太宗新作奉天殿成

永樂四年閏七月文武羣臣洪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

殿備巡幸

命恭愍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碑瓦

五年八月始宋禮金純古朴師達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

財於外宣飾量人力俾無吝怨各盡乃心毋忽

八年十二月重建醇仙樓樓在三山門外洪武中建比殿

於火故重建之

十年十一月開州民三人自陳天壽山營造願父子是方
報國 上曰得無別有所爲乎命戶部審之奏父子無
別所爲報効蓋因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等言
夫爲民欲報國不但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禮務農未
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
使鄉里敬效悉爲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
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十四年八月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

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親朝之所中爲奉天殿殿
之側爲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爲承天門左右爲東西

國朝興業卷百九十八

營建

六

角門奉天門之南爲午門午門之南爲承天門奉天殿

之北有後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

春等宮

十五年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十一月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

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勅召 皇太子期十二

月終至北京并以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十二月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闕規制悉如

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役於皇城東南建 皇太孫宮

嘉門外東南建十三王碑通高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
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歷營繕司郎中蔡信爲
工部侍郎營繕所副典福慶等七員爲所正所丞楊育
等六員爲所副以木瓦匠金匠等二十三人爲所丞賜
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
太廟奉安五廟 太皇太后神主 皇太子蒞天地
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 皇太孫詣社壇
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
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營建 七

洪熙元年 上諭南京太監王景弘曰朕以來春還京今
遣宮匠人等前來爾即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
漏隨處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整齊重勞人力

宣德八年十二月詔修南京宮殿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奉天
華蓋護身三殿

六年十月三殿及清坤寧二宮成太監阮安僧保各賜
黃金五十兩白 百兩綵段八表裏 百貫

天順二年十月十六日離宮成

弘治十一年遷於新宮於舊山太監李順所請也

十一月轉身都御史潘寧言向書局文升請發內帑銀兩
充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役從之又有欲調發山東
七千八百戶部尚書周經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
請以戶部羨銀雇役抵之

正德八年九月詔建凝翠大素等殿

九年二月工部尚書李舜以乾清宮災言非常之災必有
非常之應今土木蠹興如修建鎮國府及新寺野房擬
翠太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
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成 世宗自文華殿入居之御史
鄭本公疏言乾清宮八年營構一旦落成陛下踐祚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營建 八

初適與會期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勝臣以爲不必
遠思惟即此宮而致其思耳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願
以先朝爲鑒 上嘉納之

嘉靖元年四月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
宇亭軒損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置民窮宜暫停止

上曰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
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三年營龍虎殿於顯靈宮以來玄武御史張日翰奏乞停
止不報

四年八月工部會廷臣議營建仁壽宮工役重大今 世

廚大工興湖廣川貴山林空湖海內在在災傷林木料價採微甚難請於內帑及借戶部鈔關兵部馬價工部料價各銀兩查取兩京各庫顏料各抽分廠木植及司府無碍官銀又開納例以佐其費俟世廟工完推簡有方力大臣爲之總理仍選部屬三人分行湖廣川貴募集大木其碑料於京城近地及蘇州定價燒造 上曰仁壽宮以奉 聖母昭聖皇太后母俟世廟工完其臺基總理大臣遣官採辦燒造內帑京庫銀料毋發他如議行已而以四川巡撫王軌爲工部侍郎總理大木大學士費宏等以災異修省請暫停工役工部尚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營建

九

書通璫等疏請停罷玉德殿等王併力先建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納其言并罷仁壽宮工召王軌回京

上念歲災民因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未安須以漸修復庶足以見 陛下奉養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世廟工完旬日之間難再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朕欲暫停以恤元命惟 皇伯母安處仁智亦爲宏敝但孝奉不可遲之一日仍即修復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違者罪之

五年十月詔修仁壽宮以遷撫王蓋爲工部右侍郎總督大木給事中張嵩言民困財絀宜先營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王德安喜景福等殿暫爲停止俟民力少蘇徐議鼎建 上命次第它材營之

七年二月敕一亭成先是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璠崔鑒請 上所著敕一箴及心氣四箴註勅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暨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兩京直隸十三省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從之至是亭成請額 上名敕一十年八月 上於西苑作無逸齋風亭落成 上御幽風閣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營建

十

亭召大學士程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曰 皇上重農務本自足以風天下因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御無逸殿之東室曰無逸殿之作難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進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既而命儒臣書無逸篇於無逸殿壁自爲文記之十三年九月詔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齋西曰恭默室爲祭祀齋居之所輔臣張孚敬李時等以詩紀其事十一月召輔臣觀恭默室 上諭張孚敬李時日文華館新但九五齋書補未成精一堂壁額未懸朕以此爲云

冠所不欲用前名特別作之庶稱其名今日可與應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於西壁繪敬一字揭之門左右楹西室繪漢文帝止車受諫圖懸之左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圖懸之右隨召夏言黃鉅黃宗明至請恭默室視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勝三圖乃各撰觀恭默室及東西室頌併詩以進優詔答之十四年秋左右小殿成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朕宮左右小殿東貯見升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凝凝旋懋學勤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二

營建

十一

上以皇考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因其地建啟祥宮以伸永慕又於內作清虛欽安等殿以祀真武作天一門以嚴慶賞

十五年以清寧宮後半地建慈慶宮以仁壽宮故址并續大善殿建慈寧宮

八月諭改建內殿神廚時大炮廚在西內乃內殿上食烹調品羞之所地遠非宜文華殿小廚密邇內殿便於供進故改建之仍更名神廚

十八年工部侍郎顧璘湖廣巡撫陸杰奏請改建隆慶殿儀式上以舊殿規制已善不必改建惟承天府陽春

門并城樓官制卑隘分設是商大監閤十九年二月詔營興邸督工太監袁亨預計工直德川白金四十六萬九千八百七兩移文監督侍郎顧璘轉奏延撫陸杰杰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況工重費多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今天下郡邑凡輸納者俱赴璠處收貯以備支用章下工部議行

五月詔建雷壇工部尚書溫仁和等言近年大工寢廣爲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廚神庫慈慶宮三殿皇穹宇崇寧壇謹身殿西苑仁壽宮麗澤樓外自諸陵壽宮離宮沙河離宮六聖碑亭景皇帝碑涇王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二

營建

十二

額賜威懷等王端妃德妃惠妃等各營城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夫歲入無幾而尚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儲有存積且開納初行應之者衆耳近來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難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後復坐派數省矣况開納日久應者無幾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部此何異掘蹄涔而沃龜鼎拆也况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餘萬各衙門修建復日來督督不知將何以應乞軫念大工爲重悉行停止待工訖復議行之上令會戶部兵部悉心區畫

初修西苑仁壽宮給事中朱憲章等言西苑宮經始於十六年爲工八百餘萬實費四十二萬有奇一號等三殿經始於十七年爲工三百餘萬實費銀十五萬有奇皇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實費十萬有奇物料運價之數不與焉尚未就緒若重興西苑仁壽二工恐愈煩難乞暫止 上曰 祖宗建官爲耳目各工屢歲不聞一言兩宮所費幾何輒行責擾始不究

二十年四月以宗廟災暫止大享殿工

五月湖國公郭勛言自廟災已來重建之舉未聞所司會計恐不可援 上是之令禮部會官議聞於是尙書議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六

營建

十三

崇禎會廷臣議言七廟之災中外臣民咸謂復不可已臣議竊惟成大事者必順天道協人情方今天戎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瘼當軫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不可廢也而勢亦不容廢也與舉大役財力爲先天子以天下爲家量憂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才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更展拓之與工尙遠徐可恣圖故規制非所急也今獨材木爲難蓋巨木產湖廣四川窮崖絕壑水陸轉運歲月難計此首當預爲之所也請行工部併查木廠水次堪用者若干今合用若干會計量度常使有餘卽會惟有才力大臣

一人請勸專督其事仍選差屬官數人分行採取尙其完報禮部題請擇日興工其合用石料物件工部一面風靈營辦庶幾用力於休養之餘度材於充積之後一舉而兩美事新矣 上曰興建宗廟典禮重切朕心惟懼弗寧爾等議是工部卽會推才力大臣二三人以聞遂命原任工部侍郎潘繼任湖廣改刑部郎中應鳴鳳於營繕司佐之陞應天府尹戴金爲副都御史往四川改戶部郎中方民悅於營繕司佐之俱採辦大水已又陞雲南僉事特芝爲湖廣叅議協同部臣管理採木二十一年新作祐國康民賢殿命工部郎中趙諭和員外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六

營建

十四

朱文質督理工程員外劉魁因奏項者宮殿之殿大高玄殿等工尙未告成今復有賢殿之役財力無從措辦宜且并工廟建以寬民力 上怒其沮撓激便命錦衣衛執訊仍錮於詔獄 四月禮部以非常火災上疏奉慰 上命一切工役俱緩惟諸殿修營如故 三十六年四月大學士嚴嵩言大工興修一節臣等查得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至正統間方議修復存天戒也然其時奉天門在卽以正朝四夷有所瞻仰今事有不同所當速議修復但工程重大殿與門或以大興工伏望

諸工部會計財力何如將一應事宜備細開具上請裁
定然後降勅興工 上曰卿等謂永樂時殿災至正統
方議復此 祖宗克儉天戒又彼時尚有門代令滿區
一空禁地可乎於是降諭禮工二部曰殿庭無不復之
理當仰承仁愛毋費直爲忠狃時作故方可不然恐貽
患難焉也禮部尚書吳山工部尚書趙文華等因言正
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繁經營須有次
第容臣等會同司禮監內官監府部錦衣衛諸臣酌議
奏請 上曰茲先作朝門并千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
之一應事宜仍令官議處允當奏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營建

十五

八月 上諭嚴爲殿名奉天自己坐是自卽天也此意不
知 皇祖何取焉言讀聖諭仰窺聖德不以天自居謙
冲之至然臣聞傳記有曰天子至尊無上又曰人君其
尊如天此係先儒之言其原出孔子作春秋繫王於天
稱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後世莫易又書言天命天
討人君實謂一歸於天 皇祖取義或出於此伏思祖
制已久須勿禮官集議以俟聖裁 上曰卿解奉天二
字甚正第聖賢所謂非是題扁之用遂諭禮部曰昨承
恩示未可談之氣數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
以人君奉天百萬萬用詭非天者豈止則實大事難謂

奉天 皇祖命名取義在此然於已身生之終未安
况災燬初擬建文自作大孽今次兩蒙昭示名稱之苦
決不可復其會官集議以聞於是禮部會議言 皇祖
肇造之初名曰奉天者以人君受天命爲之子故昭揭
以示虔耳然既以奉天命名是昊天監臨儼然在上而
廊御之時坐以視朝仁人奉若之意委屬未安仰惟聖
明有作禮樂一新願此殿名獨仍舊貫茲當修復之時
乞睿斷更定以答天庥 上曰會議已明俟至期奏祭
於南郊太廟更之

十月重建奉天等殿興工董工科道官劉贊等言宜命藩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營建

十六

府及文武大臣捐俸助大工從之於是 皇妃嬪和共
助銀五萬九千餘兩唐王助金五千兩繁昌王助米三
千石德王三千兩汝王晉王二千兩繁王五千兩各下
璽書優獎大學士嚴嵩成國公朱希忠都督陸炳各助
金千兩大學士李本徐階戚繼光方永裕駙馬謝詔許從
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 上諭羣臣皇天眷朕新作
明堂而總統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預奏告於玄極殿
及大高玄殿百官吉服視事法司停刑

三十七年重建奉天門成更名曰大朝門
閏七月元祐吉成先是 上念安陸爲慶源所自命之無

諸臣相慶會計集材勸具特建元祚宮以崇政安聖得
國福民是役也經始於己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爲元祚
寶殿後爲降祥殿最後爲三洞閣其配殿左爲宣法右
爲衍直其前爲元祚門又前爲儲祉門鐘鼓二樓拱侍
環列上觀爲文以紀落成

四十年四月 上開工部各處進獻銀兩之數幾何尚書
雷禮奏大工獻助及開辦事例賦罰等銀貯庫見計四
十一萬四千二百餘兩以後大工及各工夫匠料價皆
取給其中 上曰各工皆如此取給原貯庫者何爲禮
部覆奏本部四司料價題准自三十六年以後歲派銀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二

十七

五十萬兩專備上供及各衙門年例支用遇有重大工
程皆別行徵派今查四司庫貯料銀見計五十六萬四
千九百餘兩其原貯大工銀兩先因工役繁興一切經
費就中通融支用 上曰此實在銀數似足常用諸工
既於大工銀內支用不可又徵派以困百姓

十二月營萬壽宮 上初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
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災 上還玉熙宮內閣諸臣
請 上還乾清宮 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闕乃御劄大
學士附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以侍郎朱衡總
其事 上以清寧玄事營建清寧宮殿又盛運建萬壽

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
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碑舊石稍新改用原無
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大力則以歡操軍夫充
之時加犒賞及催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饑是
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果量度
調度 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約足以省財歷通政
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 上敘述成故不三月而告完
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略諸殿極其宏麗 上大悅
工部請加恩諸臣 上以脩繕忠盡勤加少師兼支尚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二

十八

書及大學士俸再降一子爲中書舍人階疏弊不允止
免兼學士俸煒加少保

九月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諸身殿曰建極
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誠閣大朝門曰皇極左順門
日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順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
是日百官賀表仍諡告天下初殿工成工部請額 上
諭閣臣曰朝殿 太祖名之 成祖因之不更上天垂
示至今已兩矣昨謂 太祖定名取義百凡莫非奉
天不敢自是無過此者若改之以前代所無之名方可
合只仍預定準天字當出奉字上 爲奉天出治洗之

領人作基可也於是糾臣以扁式請當爲橫扁天字居
中上出奉殿二字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乃
取尚書洪範字義更名皇極令直扁順書如故仍改乾
清宮右小間名曰通心旁左門曰仁蕩右名曰義平間
臣因請頒詔大赦天下上曰赦乃小人之幸彼棧石
運木者誰受賜與遂不下赦

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玄熙殿成二十日惠熙殿成

四月寅月殿成資太監黃錦等磨爵及銀幣有差

八月洪壇大素二殿成遂大慶賞各官先是五月間上

命大學士徐階同工部尚書雷禮於禁地勸更建洪壇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十八 營建

十九

之所明日階等復奏云洪壇大素宜用更建洪壇

已有增定規制并大素一同建造上然之以六月二

十二日興工至是成

四十四年六月作玉芝宮詔以冬至日奉安帝聖神位

名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殿後殿曰大德殿

四十五年二月命於禁園改建極惡殿已又更建大道殿

五月紫極殿成工部尚書雷禮等奏工完乞恩許之

七月淨肅殿成先是六月杪上命雷禮於陽德門外搭

蓋淨肅殿爲增用正殿圓制徑三丈三尺又後小殿二座

兩邊各修一肘每連十數間前墻門一座不半月殿之

八月玄極殿成先是七月新雷禮奏旨建玄極宮殿以
奉上帝睿宗之神遂以是月十日興工至是殿成

大慶賞各官仍命欽天監擇日謝土安神主

九月三日新宮始工遣都督朱希孝祭告后土司工之神

先是八月十八日命雷禮折新宮再修乾光洪慶二殿

禮奏云乾光必修洪慶必修新宮拆卸物料完日候明

春二月興工已而上行諭曰連日晴朗拆宮甚美且

易而連天與當要仍遣夫吉人天相天必祐我非常有

何小忌新宮仍建且日上繫分拆不敢故慢二十一日

上又傳諭禮等曰新宮必仰承天與速就其洪慶之建

國朝典彙卷二十九十八 營建

二十

明狀亦不遲乾光用於上元節間十月修亦可於時新

宮拆完禮遂以興工日期請上曰九月初三可遂興

工以是月初六日午時新工安石初八日郭府立柱仍

命尚書徐杲每日早吉服上香叩頭至謝土日止十八

日迎梁仍遣五府九卿法從科道等官同往分建實禮

等於臺基殿祭告司工及九門行禮已而二十二日差

員外陳華管修咸福宮主事吳一琴管修乾光殿上

傳旨云禮等必實守督之部事或綱條出督理卿二

臣常川新工看管二處五日一巡閱是月更建紫宸宮

詔新承天龍飛諸宮承天守衛上言宮殿涉漏棟樑朽損

上謂輔臣曰：前月營宮殿六十餘年，今不可草次爲之。前謂一幸必行，可違官更建，以備之。先告顯陵大學士徐階：上言宮殿損壞，誠宜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方之力必不能辦。須爲計處。上問戶部：濟邊銀已用幾何？當有積者，未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產，民輸之財，豈可妄費？必節愛之，乃可階言理財爲國治要務。皇上今日之問，正大計也。登親細事，上曰：承天工料，彼或不敷。工部節慎庫勦之，亦可階復言：臣適問工部尚書雷禮納金幾何？禮言：支用不足，已借戶部銀一十八萬。各工應用雖欲出助，亦不能也。久之，上謂階曰：南

營建

二十一

工一時難建，先修隆慶後，思二處餘俟時量舉之。因遣工部左侍郎張守真往督工程。

按：本期經營惟嘉靖間最甚，十五年題實已用過銀六七百萬兩之數。十五年後之費，又將十數倍不止。當時慈慶慈寧七慶壽宮行宮先登壇殿西苑仁壽宮戲樓六聖碑亭景聖碑潭閣玉端妃等墳，一時合營在京，倣工官軍營七萬餘，每名支月糧行糧，糈米冬衣布花該六兩之數，又不在所費之內。時工場二三十處，每日僱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歲費一百八十七萬餘兩。又成備車都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諸商料價一百餘

萬兩，又承天起工一十餘處，扣除湖廣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扣除買辦料價五百餘萬兩。蘇州臨清磚廠扣除價運百萬餘兩。兵部沙河城池工程借用及各撫按借借軍器折色銀十萬餘兩。其湖廣採木用銀七十餘萬兩。用夫五百餘名。又月食米數時論事，論禮諸臣競奇機舉，不顧惜費。則當事所司却宜力論會計，豈可量出爲入，惟採材不肯動支太倉庫銀去，繼劉麟以事去。

隆慶元年四月詔營翔鳳殿，殿在南內久廢者，先是上命太監勝祥將西山紫極殿紫宸宮都着工部拆去蓋

兩朝興業卷一百九十六

營建

二十二

鳳翔之殿時給事中馮成能等奏云：紫極殿紫宸宮係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邊遠部徼停止之言，拆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幸。然西苑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所宜居。今西苑之見存者，既所當拆，而南城之久廢者，斷當復興。耶昔事方鑑，而新宮復萌，臣切以爲非宜。上嘉納其言，遂罷之。命以紫極等殿材收貯別用。命工部於道心閣精一堂臨寶室舊址重建，闕曰隆道堂。日仁德堂曰忠義。

命工部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南。工科部給事中龍光上疏諫，不納。工部尚書朱衡等復言：地宜擇不宜。

今區道英明等開工役甫竣 皇上正宜凝神潛默尋
聖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傷力有限臣
等莽蕩之見不敢不盡其愚 上悟乃止

六月先是御史張積等言殿門宜悉復 聖祖舊額太監
李芳言南北二郊當合祀 上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至
是上議曰天子正朝之殿所以臨御萬邦其名義貴至
重我 皇祖締造之初名以奉天蓋用明王奉若天道
之意 先帝因天心示復肇基鼎新之餘更曰皇極蓋
取洪範皇建具有極之意爲義並精所包皆廣至於他
殿閣名額先後雖殊意各有當夫 皇祖爲創業垂統
顯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卷三十一 禮部

之聖君 先帝實中興禮樂之英主凡有制作莫不俾
順天心遠稽古訓皆非臣下所敢輕議但竊見我 皇
上御極以來普應普建因準得宜凡事開典禮綱常安
危治亂遺詔所載者俱次第釐正其遺詔所未及無可
更張者則率循成憲不愆不忘蓋釐正者所以新一時
更化之宜而率循者所以存三年無改之義 聖明舉
措高出千古若殿門等額遺詔未載關係頗緩今使於
先帝山陵南畢之後一旦舉而盡更之痛恐 皇上純
孝之心有所未忍臣等以爲仍遵舊名爲當 上命仍
舊進行不必更改

顯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人

工匠

洪武三年七月命編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
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
歲率三十日還鄉

五年 上嘗於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
裸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搏其勸於水
中求之未得耳命別取銅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皴裂
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額謂丞相曰今日衣
重裘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即命
罷其役仍令行工部遣各夫匠還家

顯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三 卷三十一 工部

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
遣此違彼怨其甚焉夫勞民勸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
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
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拜木監司販
鬻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誅

鑒之於市廛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煩王卽釋之此
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
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與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
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備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六年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上諭中
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
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與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
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寒一衣
卽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營造軍士宜各給米五石
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三

工匠

二

十一年九月勅諭重太祀殿工韓國公李善長善撫工匠
令盡完之

十九年四月定工匠輪班之令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
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
而未行工部侍郎奏速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
且孟籍爲勒合付之至期齊至工部聽候免其家徭役
著爲令諸匠便之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
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甚
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慮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槨小國

子生送致其家賜銀以塋錫其家衛役三年創爲丈這
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移在安民然有不得
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此者營造宮殿工匠有因
疾而死者有微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爲
棺槨送之於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
咸識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二十六年詔定凡天下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流將舊原

編勘令爲照上工以一年爲滿完日隨即查原勘令及
工程明白就便放回周而復始如是造作數多輪班之
數不敷定奪奏聞起取撥工本戶差役定例與免二丁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三

工匠

三

餘丁一體當差役若單丁重役及一年一輪開除一名

年老殘疾戶無丁者相視糊籍明白錄放其在京各色
人匠例應一月上工十日歇二十日若工少人多量加

歇役如是輪班各匠無工可造聽令自行越作

永樂二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

天氣愈寒民築 孝陵垣牆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

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缺復曰朕今日風興覽

寒氣幾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稍緩軍士

就役亦難但且出募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
亦宜恤之毋虛其力益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

不勞之也

十二月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 上召府尹
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
京師爲其既命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
矜恤庶民庶幾民可休息官者官禁使奉之人非有重
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乎不之拒爲京尹朝夕
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
聲爲人典守 實貨權廢藏縱人私取必不寬貸罰矣汝
懼以朕百竝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有爾若再蹈前非
必誅逐遠其中官貴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
固朝典案卷二百九十三 上 臣 四

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僅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爲
乎令編衣衛執治之

六年五月勅奉罕侯陳珪及北京荆鄂方今盛者軍民赴
工者宜加撫恤飲食作息必以時無過於勞有疾瘵與
醫藥爾等其體朕仁民之意

九年正月給事中耿通等劾輪班匠役滿工部仍留不遣
請罪之命端太衛執郎中以下鞠問尚書宋禮令裁罪
理事

十年三月勅武義伯王通等天壽山營建將完工匠役入
戶無次丁者悉遣歸仍命所遺官司給行禮

九月遣官祭天壽山亡沒夫匠命有司函骨歸葬仍復其
家二年

十七年正月御史李偉奏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眾拒
捕 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
按二司來劍南等自詣歸罪 上謂侍臣曰民非甚不
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
令皆宥之遣使馳召聚等還

宣德元年四月兵仗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公免役 上
問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爲計何必此兩人古之仁
者不以鷹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卿黨之今後
固朝典案卷二百九十三 上 臣 五

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制

七月 上謂吳中曰前日卿奏內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
匠遷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曉事合習技藝
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謀無幼子
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官追捕 上曰
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切身不免逃亡赦
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自備况有遠在數千里外
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有司起送赴京不用
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

無益也

三年三月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

四年三月有紙匠訴執役天財庫去家遠日給爲難上

諭尚書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養之豈政理哉

凡工匠役內府者悉月給食米三斗

天順元年勅外府輪班人匠照承樂間定制差撥不許內

官兼管

弘治二年五月修蘆溝橋成內官監太監李陽乞陞文思

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

分歲初年以前修河築堤並無匠官事例至十九年

國朝典彙卷三百九十六 工匠

以後修築蘆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置

匠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大壞名

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議者以爲太平盛事今一

旦復置匠如舊人其謂何比年營先帝山陵所役軍

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三分

之一顧欲兵置匠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

並興若俱照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

之累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奉本監造作工數多而軍民匠逃絕

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充幼匠例選軍民之家請曉匠藝

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據宜

招收幼匠以清急務司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乘等常

事不宜引以爲例請行停止有旨令收充一千名應役

十七年九月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

尚書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

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

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幸意減去人夫

卽擬旨來詰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

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爾尚請未已若詰

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三 工匠

司禮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嘉靖二年司禮太監蕭敬奏各監局軍匠查革數多供應

缺乏請以洪武等年舊例一千五百餘人僉補兵科奏

奉審如是則錢糧何所支給詔書何以取信兵部亦言

詔書所革乃正德間新添非洪武以來舊額如復僉補

則革者皆得冒入以致耗損京儲與正德中何異其令

以未華人數應役有逃亡者乃下清軍御史勾補從之

閏四月先是內官監太監崔文督修九門城壕日役工匠

三萬人經歲不竣給事中胡濙言此監工等官故延引

歲月乞文錢糧宜定限今月內竣工報可

八月時 上於修乾清宮北一府內官監太監陳林言見役軍匠二千三百有奇乞月給米鹽戶部覆議府第損壞不多增造穿堂儀門何至役人二千三百若謂事不審已亦須立限完報 上命立限完報不許妄費財力南京印綬監初來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監丞宗璽託以藥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璽違詔宜重懲得旨匠役遵憲裁革璽貸勿問

四年初正德末內監各軍匠半多冗濫已而本部冰減終源頗清至是御用太監黃錦言工煩匠不足用請選經冰人役及見役戶丁二千名供事兵部議覆匠不足用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二

工匠

八

以私役賄免虛冒者累也不此之稽而欲更選以充非所以奉明詔且開俸進之路仍冗食之轍不便 上命選五百名應用而嚴私役虛冒之禁

先是司禮監以缺匠役乞收補四百七十名已得請兵部執奏言祖宗舊制南京各監局員役俱有定數正德末始添設冗濫奉 皇上詔書裁革冗濫一清今復許收補恐諸監局紛紛効尤革退人役費緣競進是先朝之宿弊復行而冗食亦且無絕乞寢前命抵以見在人匠應役便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蕭豹亦以爲言俱報有旨七月詔司設監兵仗局各准收人匠五百名兵部李獻言

楊勳典國脈相爲流過軍匠與糧儲互爲相益織染局見在軍匠二千一百有餘內官監七千八百有餘併金新收一千五百有餘以歲計之該收糧十五萬二百餘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弊端復開則京通二倉立可待盡豈不寒心不報

五年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受秩其中以前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卒乞百戶者一刃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義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中鄭自璧力諫乞收成命不報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三

工匠

九

八年二月工部尚書劉麟等應詔陳言各府州縣工匠近多冒冒影射隨解進徒以累民而公家不得實用乞令納價以助大工每匠一名照舊例每季納銀一兩八錢過閏則納銀二兩四錢其見在當差班匠既無正身將解到銀減半支給每班給銀九錢閏月量增非衆飲依者不得支價 上從之

十年詔率南京各監局軍匠之冗濫者仍以存留之數者爲例禁所司不得驟罷勾補十二月司禮太監張佐等言臣等給事禁中無胥徒可役止取給於人匠不事工作者當咸化中賜臣等各有名

數太歸寧印者六十人餘皆五十五人少監四十人監
丞三十三人典簿二十五人經版六科廊等處各以資
格遞減乞照舊例補給 上命如例撥用不得過多
十四年同知建造禮部尚書夏言劾奏各工員外胡思忠

不三日而垂傷工匠已十三人諸役不勝其苦恐致逃
亡乞勅思忠還部而別選賢者代之 上曰朕方有諫
軫恤而思忠乃敢酷刑逼迫人匠其令錦衣衛執送鎮
撫司鞫訊以聞

十九年時諸官殿工作類與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不
足郭勛乃籍其不至者入輸銀一兩二錢雇役名曰包
兩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工匠

工秋班雇四千人春班五千人各三閱月所雇班軍
食四斗前此戶部尚書李廷相給兩月糧而柴材繼至
堅執不與勛遂劾材專擅 上命兵部會同議奏兵部
言材守職不得不慎得旨包工軍行糧凡已役過者計
日補給以後禁勿包工自今派撥官軍動支錢糧所司
務遵故事行勛又以兵部缺軍差撥先是繕造亡旗軍
布花折糧等銀倩工應役至是支給愈多梁材謂外衛
并京營官軍錦衣衛旗軍計可四萬餘人已足分撥奈
何混支兩銀別爲雇募詎從戶部議兵部尚書張璜印
按指道之勛又謂役已權奏材璜互相比周變亂風法

役李職掌 上謂材沽名誤事忠實似許令冠帶開往
填撥軍不與提督官會同姑質其罪各工夫費工部計
議以聞

二十年給事中胡曾奏班軍赴工多方凌虐及其逃亡管
工等官抑令在伍省得貸補工陰肆漁獵倍蓰責償因
而逃避乞勅兵部自今官軍赴役務加優恤或體前弊
必治以法其該班不至者止移檄催解所負工價量行
徵補催督人員亦須酌宜遠發毋得驚擾 上從之
詔免易州及定興安肅新城密城涑水五縣舊派運石車
輜因五縣民奉乞停免故有是命仍令以後與作不許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工匠

派及小民止以官價雇募
二十五年三月先是掌錦衣衛都督陳寅請申明制典寬
查革事 上曰該衛既差役繁難免查但中間工所資
緣寄名及臨時添名者查明盡行革去給事中楊士林
等因查錦衣衛軍餘丘放等五千人託名幫工贖賞錄
原言丘放等各役見於正德二年授充十六年奉例查
革所謂丘放姓名乃正德間授充故名也嘉靖七年李
學等因之而奏復一千一百三十名後王允申等沿之
而奏復三千八百七十名大率孽小無知公肆欺冒假
張認李假半成半因影索影騙用田耗若不盡查此輩

冗食何時已哉御史沈越亦言錦衣官校軍旗原係侍衛既參樞仗之班不在衙門之役不知何人創爲幫工之說使游惰之人聚聚而耗公廩况朝廷工役不常國家財賦有限若必課養軍人以俟興作則所費不貲今日丘放等三千八百七十名李學等一千一百三十名皆所以耗國家之財者也臣愚以爲養軍以待役不如因役以募民若丘放等誠無所用之弟恐踵累年秦復之非倡一傑湖革之說藉口廟建托以求客是又磨一冗食之例也伏乞上裁 上令再假幫工希求恩澤者仰奏開重治者爲命越又言內府各監局今查見在食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工部

十二

提新舊軍匠計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八名各監局多有致過三十少者不下數百率多假公廩以獵賍錢役私門而恣影射或營冊開進仍造食糧或令收令除任意冒濫或已經事故不行開除或不由驗送私自食補或解到戶丁不行掣回新匠或食糧有名局監無人甚者在六府不能飭八材籍系有工不能過世業操縱而籍者什九幾廢傳事者什一私得其益公費其財且前項人役或以局監寫字列書或以姓鑒搭探或以挽花製鑿或以行造金銀或以製合火藥即其所挾類皆技藝微等平日食糧充宜若無可疑匿者然而傳匠創

匠工完而四府各工而陞又有不關原由脫離而者故其官爲皮作局文思院營繕所副使大則有爲光祿監事順天知事上林苑監丞者伏乞令臣等照款裁革可省國家之耗費以副 皇上倦憊愛民裕國節用惜財至念 上從之

四十年令司禮監清查見在支俸食糧匠官匠人共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三員各裁革一千二百六十五名應留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八員名著爲定額過缺止許餘丁告補不許溢數濫收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工部

十三

四十四年十一月先是戶部議裁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匠役之濫認嚴加清汰既而太監廖祥等爭言此軍機事內廷若一付有司清查動逾旬月有誤供用上惑之由是部議不行

四十四年十一月匠役名數先經司禮太監黃錦查議應需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尚書雷禮題覆止簡舊額不得增收管庫內臣復行奏乞大學士徐階言人匠一名歲支米十二石百名則千二百石原額既足供用增夫實爲虛靡必不可乃止四十五年三月管工尚書徐果奏各省裁解匠役役民請仰以在京舊案所賦并木盛額役相兼用之 上從之

言令撫按官卽行司府佐勾如妄行健解者指各奏

隆慶元年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劾奏徐杲與監生王儒

等六人前修璵璣溝竊侵盜官銀萬計得旨命錦衣衛

執果等送法司鞫問刑部提如律追逆發遣從之

令清查內官等監各官匠於原額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八

員名內除逃亡不補外裁革老弱六百二十二名存留

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四員名著爲定額

三年司禮太監滕祥疏請查沒匠役以省糜費工部言匠

役之濫已極未旨裁革千餘人迄今二年占役猶故臣

恐此舉仍蹈前轍則不如不查之爲愈也得旨命該監

開列與彙卷二百九十八

工部

十四

提查造冊送部科存照已而詳奏裁去者二千四百四

十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

六年四月司禮太監孟冲請補六科郎書寫官匠上許

之部執奏先經騰祥查革未久遽更何以示信且起各

監紛紜之端不報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九

採木

永樂四年閏七月命工部尚書宋程往四川兵部右侍郎

占朴往江西吏部右侍郎師達副部右侍郎金純往湖

廣右副都御史劉觀往浙江僉都御史史仲誠往山西

提督採木

五年三月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

於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遠禮部郎中王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採木

羽致祭建祠立碑命侍讀胡廣製碑文

八月勅四川等處督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占朴師達副

都御史劉觀等今天氣漸寒宜節量人力使溫飽趨事

而無怨咨恐苦之聲

七年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達務行

刻薄皇太子監國謂造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

還日請罪之

十年十二月復命工部尚書宋禮採木四川

洪熙元年三月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軍民久勞宜俾

休息况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已過

條真瑞者今已至北京未過瑞者俱於龍山關收貯

四月命副都御史戈謙等巡視採木陞辭勅諭之曰往年採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舍卒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屬民爲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川起運木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特命附往巡視但據今實堆木次者即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即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宣德四年四月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往湖廣採木官殿大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四 採木

二

材

六月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幹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五年二月 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

夫悉罷工役

六年五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曰各廠所貯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極極糧實方得至此朕故加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而工匠斷小屑之罪亦不貸並時有以事關於上者 上曰姑戒之或之不改而後罪之九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修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上曰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險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四 採木

三

九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爲國計慮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不必屑屑已之

天順三年正月命工部侍郎翁世資往淮徐督運大木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勅兵部議處衛理清軍官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銀兩免征派并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正德九年十月命工部侍郎劉丙兼食部御史總督湖廣採木

十三年七月命工部侍郎陳雍總督川貴湖廣採木十四年正月命工部侍郎趙瓚督運大木以備營建恭承

廟堂懸彰明軸是大小五百餘根皆堅實美材有同一丈四尺長五丈者天津河涸至張家灣一夫價費一兩至神木廠以大車二輛併作一輛名雙脚車運木一根價入十兩人騾被壓即死車戶多逃雖有開河淤塞難運侍郎劉永脩請價一千兩迄無功部及採木官俱停俸項請任其事瑣議天津三衙下班官軍運木免額車之費

十五年二月四川等處採運大木至京者多空朽不堪用採木尚書司官俱被參住俸

嘉靖元年十月給事中備昱上言先年看守神木歲役衙門朝典集卷百九十四入採木

卒十有五入歲計月應七十五石自進理用事受姦卒陳志賄通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十餘人歲食月應一萬三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爲甚宜加禁有并置陳志於理下兵部覆議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御史朱越言前者錄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旨革回今汪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今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三十二年三月上諭工部曰廟建大木採辦日久未至深切朕心原任兵部尚書樊繼祖可改工部尚書兼理

都御史令詣湖廣地方提督採辦發運大木起之速往其四川採發太平諸移令潘鑑專任之毋得彼此推延有員選任

三十六年六月勅四川湖廣貴州巡撫都御史黃光昇李憲卿高翔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辦殿樓門大木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食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採辦大木改戶部侍郎張舜臣於工部提督大石高採石上

諭內閣云採木官一員恐幹理不周我思舊制固不可違因變少減亦不害事原舊廣三十丈添十五丈云嚴

萬言臣查先年採木用大臣二員一在四川一在湖廣

朝典集卷百九十四入採木

五

貴州但木產多係三省邊界彼此互爭採買反致嫌隙彼時即併爲一員今差去大臣專在荊州通中處總理

而以時巡歷三省會同各巡撫計議採辦又添設郎中二員副使二員分省專理總大臣節制又舊制因變少

減固爲不啻但作室築基爲難其費數倍於木石等若舊基丈尺稍一移動則一動百動從新更改俱用築打

重費財力久稽歲月益難完矣臣愚謂基址深廣似合仍舊各木石圍比舊量減或可

遣工部郎中方國珍督湖廣李佑曾川貴添設湖廣副使

劄派和曾湖廣四川副使盧宰達管川貴各採運大木

巡撫衙司郎中戴憲查驗各處大木時工部會議修復殿
朝門午樓請先查神木廠通州涿縣至儀真龍江關蔡
湖等處遺留大木解京興工 上謂查料過半方可興
工故遣憲往

十月劉伯躍劾奏襄陽知府李一經郎中戴憲儀真知縣
師儒各抗違旨勸遲悞大工 上怒俱命錦衣衛逮官
抄捕繫入京逮問各縣爲民

逾王獻大木七根銀二千兩襄王獻大木二十根銀三千
兩各賜勅獎諭

三十七年二月工部移文各採木催料官安靜行事所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木

過河夫約以水到之日調發不得拘集日久有妨農事
時大工起辦甚急民不堪命其並河諸州縣尤苦之給
事中魏元吉上疏言狀因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處催
料御史完至三分以上者俱奏還京 上嘉納其言因
有是命

十月淮楊廷樞李遂奏鳳陽府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一
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臣等竊惟中都
祖陵所在此木忽現請由河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謂從
江淮而入又無逆派之理是蓋祖宗故祐惟測效靈
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成祖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

應濟因以神木名廠二百年來美談再續臣謹拜手以
獻 上令卽發送至京以助曩建

四十年二月湖廣宣慰使彭明輔彰翼南各獻大木三十
株麗江軍民府土官知府木萬獻木植銀三千八百兩
詔加明輔翼南二品武職服色高三品文職服仍於知
府文職上建散官一級亞中大夫各給誥命

國朝典彙卷百十四 木

七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

孫介
訂正

採辦內供物料

洪武十五年四月工部奏佛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傷民 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於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一

督責吏卒貪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况貨殖之人

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急於應辦轉為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永樂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倖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况此石機不可食求不可永累民何為命急斥之

開平衛卒蔣文憲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以百姓為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為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

若其土產尚可指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九年三月温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輪京為便 上問工部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十七年六月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林石青於沙淨湖舊塘用工麥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三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二

指揮李謙繪圖以達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追小民鳩歛金幣諸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十倍加以不肖官吏貪婪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洪熙元年三月罷徐州等處買羊毛時有自南京來奏事者上召至榻前問道途所過百姓安否首以是對立

命所司罷之

七月都御史戈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宣宗覽之謂侍臣曰料買諸物每令實與價值益上則損民宜速行減約有不悞者必加之罪

九月北京民完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薄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產上諭工部曰凡物之需當隨土地所產沙魚皮產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給官鈔就出產處買之庶不擾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鐵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編史稱其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三

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徇索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派買顏料乞暫停止部言顏料皆度歲殿宇待用之物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恣可

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三月禮部奏錦衣衛力士專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運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果充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礬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而修襲慶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輒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人皆令還京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四

二年正月緬甸民秦世以採捕為業歲辦虎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通多乞賜寬恤上諭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好事難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上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蟲香二萬斤乞遣人福建等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其十之七

三年四月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礬銀珠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都縣支官錢買辦上曰所買太多所用

大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購買物支官錢近時爲有司克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四年五月勅六部都察院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望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遠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勒輓差官於州縣坐併其差去官員又各有節虎爲之廣大漁獵以百倍科徵差楚煩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剝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忠君愛國者忍爲之哉自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不許朦朧一弊差貪婪暴虐之類朝與棄者百五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五

人在外假公營私侵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處以重罪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有騙娶財物及有民事體具實奏聞生視不言一體治罪六月諭工部曰去歲各處清牧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料買辦物動以萬計何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無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十年正月勅黃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定下

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役匠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同

正統元年勅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議欽天監曆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省數三之二其添造膳服鷄鴨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擇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鷹新茶半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三年九月官服絲絳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南道隸尚書朝與棄者百五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六

周忱辦送性奏京庫所貯皮聚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未買皮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籠字飾即秋九疇疏言昔宋神宗買浙燈絳紙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舊制內府所用油管槐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備費銀二三百兩景泰五年以都給事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成化十四年三月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十五年南直巡撫王恕奏臣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採撫

屬申報各節勒令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實爲社稷之福 上令查理

十八年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爲害王恕上疏曰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焚掠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七八十錢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頗安妥而侍哺者尚多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七

若太監此行爲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家再造之恩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強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使在大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亟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使侍從實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蘇進旁午貢獻絡繹奔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充溢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誦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元昊各屬而人

不可明皇命益州織半臂襦子琵琶捍撥銀字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臣傳員延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受其弊不有愧於李太亮蘇許公之輩是以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十九年鎮守內臣顧恆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廣東左布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期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章審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

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八

船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部上疏裁其半太監梁方弟錦承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部復疏言朕昨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澤泣如去父母云私治元年八月甘肅巡撫羅明言甘肅鎮守分守內外官近因有傳奉不次之擾競尚貢獻各遣人於所屬邊衛派取方物名以採辦其實扣除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大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磨乳等房舍派厨役造辦酥油等物及起運之時沿途騷擾不可勝言 皇上嗣位已有停免之詔奈何守臣不體聖心仍蹈舊轍兼年例進貢未嘗停免乞一切罷之以睦邊圉從之

六年十月命免建明年上元燈火工部奏各處災傷故遺九年十一月應天巡撫朱瑄疏徽州無藤黃銀珠之免府歲派從之

十三年十一月給事中張文泰近日太監李典有燈節烟火之請伏蒙皇上泰陽有典以三分爲奉命減去分半與復改奏止減一分夫以興弊懲獻諛爲聖德累而當國計有復不能爭臣不知其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竭房患難寧窺何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強種之聯患荆襄流民之囑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強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九

盜白晝公行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大上元驚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乞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奉命仍減半成造

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尙書周經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稟經再疏竟不與

十六年十一月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多災傷兩廣雲貴四川福建以軍興供億且各處造作頻繁民不堪命乞將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暫且停免候年豐仍舊派辦上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

窘派辦修理器皿烟火等物料俱暫停免

十七年二月戶部議覆吏部尙書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謂光祿寺廚料近年會派數多今後乞減十分之二其供用庫黃白礪茶葉之類亦請減免上曰歲荒民貧朕實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務從節約不許濫派妄費正德二年甘肅巡撫曹元言分守涼州太監張昭自謂奉旨於境內取土豹并諸野味以時入獻近又謂內侍傳旨催促令守備官領兵出境採辦山陝等處違賊不時出沒萬一遇警所係不細乞即停止上不聽仍責鎮巡等官依時採取野味造辦如先年例土豹捕二三十國朝典彙卷百九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十

雙以漸遣人進獻

十六年十一月罷廣西香貢仍過諭各處鎮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皆罷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費至二千金世宗即位詔却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至是布政使王啟等請并罷詔從之

嘉靖元年內府供用庫太監梁政等言上登極詔有云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運其餘稅糧等項不分存留起運俱免五分以睦民困但本庫歲計錢糧並黃白礪等用俱係各官殿供用原有額例難以減少戶部覆議以詔旨既出不可復改乞照前定五分之數徵納

仍勅樂政等遵奉勿墮機成命有傳治部從之

初張治時兩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陛下登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熟悉依祖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供用無增課額室悉罷減如弘治年制以蘇民困戶部覆議從之

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生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檣木五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箇廣東白圓藤五百斤陝西明

監朝典彙卷百九十五

十一

林辦內供物料

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自長節備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碧紅土五百斤河南府瀟沙三千斤土硝四百斤永平府澤州棉紙三千張爐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之

二年給事中汪應軫等請革京城舖戶言古者徒象饒以實京師我朝亦徒富民以重根本至於和買之法自宋南渡始今和買不給直獨累京城以費根本臣以爲革

之便如不可革則宜照例給價務在兩平事下戶計言累朝舊規及會典所載和買必多其直正德以來始取物於市而令領價於官使民損費失業困極生怨今舖戶卒未可革請令戶工二部凡辦納物料皆當先給以價從之

四年三月御用太監黃錦等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蕪湖抽分廠并龍江瓦屑壩抽分局將抽下杉木板枋選擇印記運送應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歲所抽竹木易

監朝典彙卷百九十五

林辦內供物料

十一

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萬是整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况南畿災傷頻仍軍民並困責以補運或至他虞乞勅該監酌量緩急汰其盈冗先以南京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次應用不足則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蕪湖課銀仍供體船器具賞賜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上竟從錦所請云八年雲南巡撫歐陽春奏大理府太和蒼山故有奇石作石床黔國公沐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先後知府劉守縉部有道擅發民匠攻山石土崩壓死不可勝計請米爲封閉仍責紹勳及唐建同守縉等以懲貪殘從之

三十年 上命戶部市龍涎香日久未得怒曰樂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令多方買進復諭戶部市龍涎香數載如何不爲奏進尚書孫應奎言已嚴行各撫按官訪買進官十五人勒期催取矣上曰此物民間俱有但因部內求覓不肯將出耳三十四年五月命戶部差官往沿海各通番地方設法訪求龍涎香

初麻城人吳尚竟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文移詣雲南定邊縣取龍涎香進用至則於石硯懸崖間集夫役結梯而上從石孔隙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

劉朝典奏卷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十三

風雷變態之狀以故聲動大吏爭相僥倖建縣國公厚賂之事聞詔逮下鎮撫司拷訊論斬

三十六年七月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十九兩有奇

先是遣王事王建等往閩廣採取龍涎香久無所得因建言宜於海舶入澳之時酌處抽分事宜凡有龍涎投遞者方許交商貨買則價不費而香易獲不必專官守取部以爲然請取回奉差各官更下廣東撫按於沿海番船往來處所設法尋買併將海船抽稅事宜議奏從之四十二年六月諭內閣自訪取龍涎香以來二十餘年所

上未及數斤昨盡燬於火其示該部設法取用戶部鑒請遣官至閩廣購之詔官不必遣即令所在撫按官急購以達京師商人有收得者令平價以售有司無抑臧仍別購沉香海濟香各二百斤雜香品各二三十斤八月戶部尚書高耀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上喜即命給賞銀七百六十兩尋以殫用心公務與欺怠者不同加太子少保耀疏辭不允初大內災中人有密收得龍涎香者至是會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購之禁中因聖節建醮日上之遂大稱旨云

四十四年二月 上諭內閣曰累年詔戶部訪取龍涎香

劉朝典奏卷百九十五

採辦內供物料

十四

至今未足三四斤數此常有之物只不用心耳昔樂材辦設調世無之者 皇祖永樂大典內有此品且作斤兩不足虛費價糧曾加恩如何似此忽諸高耀皇恐待罪請遣廣東福建撫按百方購之 上曰香品舊例用製萬歲香餅非同齊修樂材辦設爾等何爲效之其至訪取真品每以三五斤進用

供用庫內臣暨盛等捏報香料被焚十八萬八千餘斤爲司禮監丞所發逮訊科臣張岳等奏盛與兄忠盜賣香燭且庫原不貯香遂議斬

先是嘉靖初年即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

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舊無徵派事例末年行廣東採辦及昭商收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

隆慶元年十二月尚衣太監高相等奏以物料不充乞如嘉靖十七年例增額召買工部執議今部書方務節省而相等首開糜費之端不宜聽得旨如部議

二年三月御用監奏合用金箔漆硃等料已減定數目請行工部辦送本監工部以漆硃等料皆舊例所未有宜制與案卷百九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十五

以嘉靖初年為則其金箔等如數處辦自今各監局物料仍如節年事例不得永增 上從部議

三年閏六月 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紫山燈尚書朱衡言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奏報雖至宜停興作以應天變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 陛下當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何暇為觀燈遊宴之舉即朝殿掛燈時不可缺亦因陋增稍加修葺取資該監足矣今乃以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奈為聖王儉德果何 上乃罷紫山而令修葺其壞者已而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孫夢牙等復以爲言疏俱報聞

四年 上諭戶部發銀買白綿二萬五千斤以進尚書劉體乾奏湖州額解且至宜停買 上趣辦益急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赴於所用京師非出綿之所三月非用綿之時求者苦其難營者高其值即日筆商於市而三二萬斤之綿恐不可以倉卒具也時商賈聞令皆避匿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而今市肆盡閉商賈不行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 上悟命止發太倉銀買綿一萬斤餘悉停買五年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非朝廷虧商乃商費太冗耳如供辦百金即有六七千金之費少亦四五十

賜朝典案卷百九十五採辦內供物料 十六

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稱貸之費有求託吏胥之費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即傾一家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 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實京師蓋爲此也先朝供用錢糧召商買辦國用不誦而商人得利今估價給商比之先朝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禍敵若此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價值即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降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爲禁止則庶乎商困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鐵冶

甲辰三月 太祖命湖廣所屬州縣置鐵冶募工煉鐵

洪武七年四月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

各一員江西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新喻冶分

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

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

九百九十二斤山東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陽山

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

十斤山西富國鹽園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大通

冶歲一十二萬斤潤治益國冶歲各十萬斤

國朝典義卷一百五十八

鐵冶

一

十五年五月廣平府吏王允通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

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

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鐵冶 上曰朕

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問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

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

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

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

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二十年三月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所初大通置

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

廷罷治兵器需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爲言故
命復設之

宣德元年二月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鑄鐵請於江南

諸處收買道遠恐不及期今擬募民往遵化鐵冶先運

鐵二十萬斤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

况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

胥逼迫民必妨農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三年十月詔罷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十年始奏成衛司官董遵化錢冶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開福建建寧延平等府鐵冶先是二

國朝典義卷一百五十五

鐵冶

二

府歲課鐵五十萬斤解部尋以浙省銀鑛盜鑄禁革至

是福建御史胡志變以爲言詔復之

附柴炭

永樂二十二年楊士奇初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開折薪司賦聚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人將奉之時寒暑夏原古奉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寒暑日新華蓋未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折薪司傳旨賦聚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處中答之不暇致密即命減其半

洪熙元年懷柔知縣鄧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輪官薪炭捐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磱山去天壽山已

日料與案卷二百五

柴炭

一

違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

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四月勅戶部曰山澤之利富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采之禁今聞有板本而取者於古人斧斤以時之

義何如宜禁止之

上以京師人衆而燒薪取於數百里外謂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燕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

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宣德元年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賜武侯薛祿言宜府僕安永寧諸衛俱踰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過逸乞歸其役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坐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天順元年始立易州廠山厥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

國朝典案卷二百五

柴炭

二

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大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稅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輓集財貨山積然昔以此州林木蓄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聚八府五州數十縣財力也聚於茲而歲供猶不足民之膏脂日以告竭在易尤甚成化六年十二月督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折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被災傷救死不贖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正德十六年九月工部言析薪司柴炭弘治年間止派二千八百一十二萬斤至正德間則加派一千一百一十萬斤以故完納者少至轉解時則該司巧名需索以致運官私倍受累臣等詢其所以則以薪添火者數多故加一倍又以權門恣取故復加至數倍如運官於本廠原候一萬止是正數而該司收受於數外或明加其一或暗加其一今火者已多極是則不當加派以害民內臣又多守法則不當加耗以害官乞遵復舊規明加者許其作正支銷暗加者則與照例除餘仍勅該司

初正德間析薪司所收木柴於正數外暗加耗柴數倍工

柴炭

三

節傳郎楊廷儀以其太重請明加一倍而暗加者猶不盡去至有三年起還不給一年上納者易州判官趙孔清等奏曉下戶部議請以收過明暗加數俱准作拖欠正數今後稱收止照弘治間例行已得 俞旨太監趙亨奏稱舊規難免乃建孔清等都給事中于璘疏稱再下戶部執議如初於是詔從部議孔清等餐山厥驍密嘉靖元年二月保定巡撫周季鳳言緣邊隘口山木先朝皆有屬禁近被奸民盜採為薪炭以充利宜申明舊約犯者如法勿貸會工部侍郎沈冬魁以易州山厥採買薪炭商人道經紫荊關出入各阻守隘口不便輪船平

願復奏謂山厥薪炭雖稱出自廣昌蔚州靈丘等處其實奸商不利遠涉各就紫荊關馬二關取以供命皆崇山也今方欲禁之以資障蔽又縱其斬伐則法難行矣宜令易州山厥凡召商買薪炭銀給文進官實赴大同府收買該府給文傳送以歸管糧通判從中勘驗出入公文真偽如有私自採取及關隘留難者各治其罪奏下兵部請仍令季鳳會冬魁議議便否其緣邊隘地

今所司築牆種樹列卒戍守俱如季鳳言從之

五年正月先是州縣官運柴炭於京師為復頭通負貽累運官有貧困至死者諸運官訴關下工部已嘗禁之公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十五

柴炭

四

私稱便至是提頭悉諸運官及商人復阻撓其中甚則以計傾之故運官主簿趙文舉等復言狀工部請加禁治 上命柴炭皆召商上納領價如例有朋謀阻撓賄某運官致便供應者罪之仍命懸榜曉諭禁約隆慶元年先是刑部奏贖納銀歲輸工部先各項修理及內府灰炭之用既而戶部請以濟邊刑工二部不勝諸監局之擾乃復議以罪贖送工部還官入官銀六戶部得旨灰炭等項銀准如舊於工部折納條仍遵前旨行治事 中宗弘治以後府柴炭商人採辦輸納極艱苦請文島兵部武庫司令司屬一員掌之兵部覆議報可錄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一

開礦 附錄 朱實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刊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洞容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而汝豈不知言者懶而退

十五年四月藤州府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開礦

一

有水銀坑治及青綠紫泥顯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開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責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隱害豈可聽也

二十年正月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陝州地有銀礦兩代皆嘗採取成收其課今網蔽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

嘗聞故元時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焉已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爲戒宜效之

臨瀾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平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僧鵠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迫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開礦

二

微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同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縣產銅發民採鍊可獲厚利 上曰賦利以國饒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宣德二年六月雲南都司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謀其礦夫初以大理等軍士克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綠旗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三年四月 上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鈔請官開治命巡按同三司開驗每少百

斤銀銀四錢餘二十斤四兩高書夏原古曰朕料銀砂之息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治其銀算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有之不問其令有司悉與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四年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進口地有銀礦民多竊取未錄宜開冶置官 上曰今各處廣辦銀課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豈可再開銀冶不聽

六年九月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私烹鍊宜開官冶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千餘斤烹三十餘日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

開朝典卷二百六十六 開礦 三

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 上曰小人獻利少不可聽其能之

正統三年十二月 上諭都察院曰比聞開辦銀課擾民已皆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建等處有等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眾開坑穴私煎銀礦以致互相爭奪殺傷人命爾都察院即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即令該管官司鞫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外

七年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宜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

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 上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屬民以爲益乎其即罷之

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千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 上初卽位下詔封坑治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販相鬪殺者御史孫繼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福建三司附言浙江

開朝典卷二百六十六 開礦 四

按察使靳輓等奏曰復開銀場舉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觀言已而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此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時已十倍矣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厥後民困而盜益衆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云

九年六月間中開銀礦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閏七月勅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即令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中守然朝廷聖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敵慮軍資民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卽如舊停止與民休息

時福建復開銀場賊首葉宗閏等率眾擄亂巡按御史請於處州建寧等處各除撫民官一員且調福建兵擒勦浙江兵策應奏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上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刑部

五

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爲今有兼令復業理實退散若復不敢然後訓軍則彼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戶部郎中楊湛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於各銀場曉諭

景泰三年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款言停銀課以杜民患正統年間開漸俱採辦銀課蒙濬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閏之徒乘勢作亂致勞大軍征勦安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舉行臣等謂開漸猶興之民甫能安業誠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

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憂

成化四年九月福建剛使何喬新奏免福安寧德銀課命減之時二縣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輸民多破產賠納奏上戶部議減二之一

十年時內費日修都金酒之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酌前以是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水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贖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十一年二月詔開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勸報言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八

刑部

六

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勸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

十八年六月四川布政黃拔奏乞開建昌銀礦許之

二十一年給事中郭鏜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山產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壟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况中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心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兌銀課解

至總司會同太監頭銷實爲民便

弘治九年十月中使請取麻峯山銀礦巡撫屠勳執奏不可詔戒約中使止之

十三年時雲南礦脈微細各衛似以礦夫包賠謂之夫丁訖認後以巡撫李士寶言始免之

正德八年三月雲南巡撫洪遠因境有銀礦屢奉並起奏閉塞之

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款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王未決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請充本衛軍

國朝典彙卷五十六

開礦

七

十六年五月詔封開大理府新興等礦場不得妄啓嘉靖元年直隸紫荊倒馬等關與山西廣昌靈丘諸縣犬

牙相錯其地有木焦山神堂寨諸礦洞山西流民往往

越關陞封聚爲盜數歲輔游俠亡命聞風嘯集急之則

相爭殺吏不能禁至是始定上嘉陽周李鳳及守備太監耿忠楊金指揮屠時教等各銀布有差各處礦洞

隸山西宣府者令各處嚴禁鎮守之

十五年福建巡按御史白賁言建寧境內故有坑礦數處

浙江溫處礦徒流聚其中盜竊而居民爲之接濟藏匿

以故充斥山谷有司不能制請將各小坑歸併大坑以

黃柏上坪二坑爲之總會每坑擇指揮二人更番守護

如前官直日有流徒盜採必令驅逐寧靖方許更代至

於迎坑居人悉編成保甲分番守視互相覺察遇流徒

嘯聚即令協力驅逐有能擒捕官爲給賞如有交通接

濟請弊責同甲首不首而覺者十家連坐建寧兵備處

建寧司巡視坑場稽其功課仍下溫處兵備將龍泉諸

縣平時採礦居民亦立保甲之法卽有流入閩中違禁

盜採者建寧兵備移文溫處一例將所司連坐以清奸

本兵部覆奏報可

武定侯郭即言蘇州西有瀑水礦洞請遣司禮監及錦衣

衛官各一員督僉家業殷實者爲礦甲熟知礦脈者爲

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爲官課五分充餉辦費二分歸之

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於礦所獲自倍部

議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請行撫按行之詔可

嘉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

一萬一千三百兩今礦脈將絕欲將龍爬山石井山次

第開採恐復滋細徒費財力戶部議行勘覈上責戶

行撫按委官採取從之

命採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

命錦衣千戶范鑄等查勘各處礦山

十八年遣中官崔成等浙江觀海衛開礦成勅參議曾存

仁等奉行息緩詔逮存仁及指揮孫榮赴京訊治奉

政王繼禮僉事游居敬都指揮李俊偉各二月

十九年南京給事中曾鈞等言各處礦場所得不償所費

且為盜竊乞罷之工部議覆詔可

二十年先是致仕通判趙壁儒士王政枝尉王文登等各

言浙江觀海衛於潛開化松陽遂昌等縣礦場可採

勅諭與案卷二百七十六

開礦

九

上命錦衣千戶蕭鏜勅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紳以所屬

礦場僻在山谿而路谷小徑通微寧江閩等處一開坑

冶獲金礦徒四集甚至拒捕官兵劫掠村落况礦脈細

微得不償費乞通行封閉嚴加防守原差採辦官員各

令回京趙壁等欺罔宜罪雲南巡撫汪文盛亦言訓令

徐唐鋈等所奏大理採礦事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言

如其議上曰各地方礦場既經多官勸明有損無補

即行巡按御史督委地方官照舊封閉領勅內外官照

例回京趙壁唐鋈等俱下御史按問

十一月總督蘇州府郎胡年申奏蘇州礦銀為接濟太宜

即令工停止向仍舊採取乞將銀兩貯庫作撫夷年例

上曰邇年各處礦場俱已封閉蘇州毋再採取其貯庫

礦銀仍解京以備查考

三十四年十二月令戶部遣官往四川山東開取礦銀

三十五年五月時有詔採礦禮部議遣司官一員往既行

上曰天地之寶不可不重命追還原遣官別遣制勅房

辦事左通政王槐錦衣千戶公天爵同內使一人採礦

於玉旺峯

十月保定巡撫吳嶽等以所採浮圖峪新洞孤山洞三考

山邢家窪等處金銀土石砂連

勅諭與案卷二百七十六

開礦

十

戶部主事任之賢進四川礦石礦砂夾石銀朕夾金礦石

并楚金七十九兩

遣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鉉往河南採礦砂

戶部主事張芹進山東寶山諸山礦砂二百一十七兩礦

銀二百一十二兩有奇上以爲少令從實開取及嚴

禁官民欺隱侵盜者其未取之所仍開奏取之

上諭戶部山東所煎礦銀候足一萬兩方進一次并令雲

南布政司以庫貯銀十萬兩

錦衣千戶公天爵進礦銀三千五百兩上諭內閣曰昨

王旺峯之寶仍勝於初今可仰承天地之賜令如法取

刑不可自誤各處有未聞之場仍令查訪取用以顯金
玉露形經旨火上玄風焉戶部疏稱頌聖德因言帝錫
嘉祉不當理關於無用之地請宣示天爵及四川山東
河南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聞之所仍行各撫按嚴督
所屬採訪以稱天地降祥及聖王足國裕民之意報可
上以四川所取銀礦錄之得銅錠奉使者不忠所事以問
大學士嚴嵩嵩對蜀礦類產微外夷域蠻發每拒險阻
王人必多方宣諭然後可入其取礦視他省最不易錄
成金銀解進爲善耳 上曰鼎所據彼中之詞未可遽
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慮臣下不用心但幹
輟朝與蘇卷百九十六 關礦

關礦

十一

私事事即成幹公事事即不成其令戶部行文切責仍
記罪重處

三十六年正月詔封閉遼安縣荆子峪撫寧縣牛欄峪昌
平州大長峪礦洞罷勿採

十二月詔以冬寒暫停山東保定山西河南採礦召先差
採礦主事張芹沈應乾錦衣千戶張誠李鉉還京時一
歲先後所入各礦金銀王旺裕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
二十八兩銀九百二十八兩山東金八百五十兩銀八
千一百四十三兩河南銀一萬五百兩四川金七百兩
銀一萬一千二百兩雲南金四百兩銀一萬兩

四十二年十二月撫治鄖陽都御史吳桂芳言盜礦之罪
律無正條惟見問刑條例又不分別首從故有司引用
往往爭錯乞下法司詳定刑部覆自今凡盜掘礦砂者
俱比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每全破一斤折銀二十貫
併贓分首從論罪凡在山洞掘獲者分三等以持杖拒
捕爲一等不論人匪多寡輕重及初犯再犯首從俱成
邊殺傷人爲首者斬雖不拒捕若聚衆至三十人盜礦
至三十斤以上爲二等不分初犯再犯爲首成邊爲從
枷號三月論罪發落如人已及數礦雖不及亦依此例
若人與礦俱不及數或礦雖及數而人未及爲三等爲

關礦

十二

首初犯枷號三月照罪發落再犯亦成邊爲從止照罪
發落其非山洞掘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負背者惟據
見獲論罪不許展轉指攀仍刊入條例永爲遵守報可
副總督劉應節等言近行永平府雲霧州等處訪採礦
銀止將軍骨橫領口二處稍生礦砂開取甚難得不償
費且聚衆起釁無益 上是其言遂罷之
四十五年五月諭戶部雲南礦金銀久不見進前次金數
太少必至二三千兩銀萬餘兩方可解用

附採珠寶

天順三年九月司禮大監福安奏內外衙門累年成造各王府寶冊儀仗開用黃金數多官庫收貯缺乏乞照永樂宣德年間差內外官員往西洋等處采買及雲南等處產有并差採課程差人采辦進庫應用上曰采辦不必行雲南等處金課想亦無多其以雲南歲辦差發銀折金應用

四年四月內府庫官奏歲用金不足於是勅戶部議欵以蘇松嘉湖歲折銀折金五兩上召李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

綱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採珠寶

十三

誠如聖慮因諭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進令以銀

折金數千兩待十年不足再議行

成化十二年四月湖廣巡撫劉教奏中官至常德等府採

辦金課害民上罷之

弘治十二年十月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

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嘉靖四年十一月太監梁諫奏內府供用金寶珠石缺乏

請下戶部措處尚書秦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各處

無到折草糧等項數內其金止雲南年例一千兩急缺

則該部量為辦用今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

外別無區處乞行催各省應解之類至於珠石原非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允令照先年事例採買

七年內官監太監張敬奏請造各王府金冊金帶等金四千五百一十餘兩戶部請歲餉買金多不過二千今驟加一倍其中有無實數及應否支用本部無從稽考且冊封歲行官帑有限今天下災傷理當節省姑出本部所貯贖金發權開銀收買以足其數請勅司禮監督同該局歲終一勘冊封用金幾何年例外應添買幾何扣

綱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一

採珠寶

十四

數上請勿致浪費報可

八年八月提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近者詔下廣東採珠臣聞祖宗時年數十年而一採蓋珠之爲物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間採後至弘治十三年方採珠已成老故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亦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採珠嫩又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役恐難易以人命珠亦不可得矣今嶺東西所在

賊民告急盜賊竊發適復以採珠生派府縣恐民愈窮
愈急而意外之變生矣臣聞內庫尚有扁小餘珠猶可
備用俟乞少候數年池畔漸老民困少甦徐取而用之
孰入報如前旨採辦進用無得違悞

九年十月給事中王希文言簡廉之地中有珠池 祖宗
雖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而已正德間遵整用事傳
奉採取流毒海濱我 皇上御極卽將珠池火監裁革
海濱不勝忻幸今章者已復探者取盈驅無辜之民陷
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費以難足之數非聖政
所宜竄下都察院覆稱宜罷珠池監守請以鎮守太監
兼辦仍嚴禁民間不許借用諸珠飾得旨如議行

嘉慶實錄 卷一百九十六 上

先是有旨採辦雲南寶石巡按御史劉秉宣密地方產
有寶石爲土官恩惠所轄其境與西洋番船相通竊取
以營重利且此官以水邦叛竄遺孽竊據此土自恃富
強不聽新甸水邦王養又寄運馬衝窺我境內虛實數
諸夷尤點往來探取人役多傷況撫處十年至今始順若再
行採取或啓戎心宜暫停三四年後夷情寧另行採買
戶部覆議詔如前旨行

十年內承運庫奉正金珠寶石行戶部取用部議珠石俱

珍奇無用之物金取本庫所貯足色金量分成色採
女倉銀庫置造器物或行順天府召商收買 上曰朕
樽節用度不尚靡費第奉兩宮又屬歲造似難聚省行
府召商恐因而擾民太倉不宜輕動它庫羨銀查進七
萬令御用監收買備今二歲之用金寧減省不宜撓銀
查催如議

十四年諭內閣 皇祖寢殿閣子原擬金飾取貴重之義
可以厭意語材趣買金四千兩以進部驗太倉金得八
十兩請發商稅事例等銀召買足之報可 時採辦爲戶部尚書
十五年先是 上以造方丘及朝日壇屢下戶部購紅黃
朝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採辦寶 十六

二色玉不得乃下邊臣於天方國土督督入貢諸夷求
之以不得至是原任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
阿乃去上魯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雄雉有
時自鳴請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官齎重貨往購之二
玉將必可符部以進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於邊地求訪報可

二十七年雷雲進生沙金五十兩詔入內庫仍行各撫按
官多方採獻

三十六年七月詔順天府買辦珍珠四十萬顆有奇廣東
採辦珍珠九千萬顆有奇

非聰明聖哲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昔仲虺戒湯曰不
遇盛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死人喪德玩物喪志夫
湯武非不明聖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遇不殖喪德喪志
戒之惟湯武能受三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
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爲庸之君後心一
生遂不可遏雖有惡臣違戒拒而弗納矣前者勅下戶
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
不敢違命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不蒙采納
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幾幾
臺諫之臣愛君防漸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
故也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免臣恐羣小得以乘
間投獻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臣
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
彼僥倖愈高珍珠數兩資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
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況今南北多
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跪請再四當事者
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
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洊至男
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
儉痛加修省以答天心天下幸甚上不聽

四月部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買金一萬兩
進用尚書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
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其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
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通者至於商人尤難青辦
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
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即滿一萬
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暫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運
年例又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
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
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金進用

九月諭買賸珠給事中魏時亮言竊購無用之物一類價
至百金幾非生靈膏血天下旱荒不言賑恤胡廣方強
不言防秋乃急急於珠寶似爲倒置上命罷買

諭戶部購求各色寶石珍珠等物限三日進尚書馬森奏
言陛下登極詔書首罷採辦僉德流聞遠方奇貨不
復至京師者二歲矣今忽奉嚴旨欲以萬里難致之物
取辦三日之間即今倚傾輸金計然持策臣亦如其不
能具也上趣買益急給事中魏時亮等亦請停擬前
旨上曰頃以內府缺用偶一購買爾未幾御史賀一
桂等仰庇復上疏因事俱不報

戶部進繳買珠寶共用銀二萬二千四百兩有奇 上以所買不堪用旨該司對帳尚書張等直因自引罪且請再行覈大二縣收買 上終未解審郎中袁三接員外賈寶條各半行

四年御用監傳旨戶部題辦年何金兩及召買賄珠諸珍寶給事中李巳言庫藏空虛邊餉急迫請停前旨向書劉體乾亦言何金趣解將至唯諸珍寶非民間所有若責令召買必且泛濫追呼騷動市民鑒於鑒楚者多矣感傷元氣不小當如科臣言罷之便 上以有旨弗納五月給事中李巳陳呂德疏陳節用因劾太監崔敏傳買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六

珠寶

十一

年例金寶料搜給鉅額行停止 上不允乃復言 陛下登極詔停止採買御除加派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寶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盡省饑荒未濟不已計臣計昔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費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國不已 上大恚謂已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削歸閑候補呂德為民六年正月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千兩三年而止給事中張書等御史劉世曾等疏乞簡採辦崇倫德以蘇民困報聞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二

織造

永樂中以馳旄溫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貢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疋自後歲以為常至正統初陝西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選罷九百餘疋復加造馳旄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洪熙元年八月工部奏內府供用給絲紗羅計九千疋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織造

一

三

下蘇杭等府織造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正統元年 上初即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採搜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賄賂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役更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

給絲紗羅縠絹之類與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成式造其起送至京令御史同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恭親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治以重罪不宥
十一年九月戶部奏內帑各色絹布不多請出白絹一萬疋白布四萬疋令京民染色備用 上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當用物料念官給之

天順三年七月內織染局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官督併加造七千疋工部右侍郎翁世查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撙節以紓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國朝典藥卷二百九十七 織造 二

霍瑄議減其半梁瑄皆有難色世查曰儻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當之疏入 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逮世查錦衣獄謫衡州知府

四年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遣內使如舊例督造以蘇杭等處高手工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弘治五年二月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項司禮監傳出帖子令甘肅二處守臣知所降圖式織彩粧絨氍毹徽數百事竊惟古哲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殫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嗣陝西歲歉民病

至連歲歲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安暫停所織以其價銀賑濟饑民或第絲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以永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命歲所織之半
九年四月遣中官南京織造

十一年七月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戶部尚書周經力論征關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從之

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奏改造龍袍素袍一百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楚雅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龜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於南京動國朝典藥卷二百九十七 織造 三

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遼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 旨令陸續成造

十六年四月南京巡撫王恕奏取回織造太監井 不報十八年八月 武宗差太監王璽催果往浙直織造因奏討鹽引科道諫止不報大學士劉健等言止之 許中言

正德五年十二月內承運庫奏缺實賜段疋請令工部如例發官銀收買萬五千疋以備急用仍下浙江及蘇松司織造者催督解納年終不完者治罪工部議先買五千疋而分派浙江及蘇松等府亦各五千差官督解得吉工部買納如數浙江及蘇松地方失傷民窮盜起朝廷

已廢差官其派辦之數亦併免之以俟年豐

八年七月先是陝西鎮守太監廖堂稱旨造絨袍帳帳款百間料價數十萬巡撫陳壽至已完解廉知其虛餘萬兩欲檢內覆費徵所司謂以備賑仍解渝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於所估者欲圖中陽之遂乞歸西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

嘉靖元年五月內監以缺紗綾綢等用奏下諸處買造已舉相輸納惟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未完巡按御史何鏡以詔書調免奏請停造工部覆奏從之

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

嚴朝典案卷二百五十七

織造

四

查解有侵欺遲悞者罪之上日賞賜夷人段疋絲料

分兩丈尺長短俱有定數邇所司不用心督令織客侵蝕以致滙惡不堪實用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

先年開條提問降滿事例通行各撫按申明禁約

二年十一月御用太監刀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監織絨絨工部以地方饑饉請止上曰御用缺乏仍遣二員前去國命大學士楊廷和擬勘給事中張鳳章僞冒懷解

一貢南京御史吳濬等各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曰蘇杭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

他變臣明輔弼實切督懼前頃轉書不敢奉詔上謂

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歷考洪永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千途移疾連疏乞休許之

十二月給事中章僑劾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貨官織造乞下司禮監戒飭無何織造太監刀永果解急用龍袍

勅蘇杭五府提督部請令鎮巡照花樣造進仍還內臣詔以營造自故事第令毋投九卿六科交爭不報

三年十一月太監吳勳少監張志聰以勅命監織杭州特寵驕悍縱其舍中兒戲養諸役推剝工匠伺喝郡縣無

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稱鈴束之不能制而絲彩上催悉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圖發其舍中兒戲養蠶索

美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超報曰卿有所禁沮勳益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搆謂卿不爲避勳遂奏卿

等違抗明旨請議工作上怒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訊以言官屢疏論林卿降鶴慶知府仲道福建運同

四年太監張志聰詔奏長洲知縣郭波阻課織造會波陞工部主事至京下鎮撫司拷訊獄上降布政司照磨寧波知府楊最上言本節僻處海隅總轄海邑每歲所貢皆自杭嘉充之乞改貢料僅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

嚴朝典案卷二百五十七

織造

五

命今歲諸郡歲織諸營已具者責幣未具者責金

五年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勅專官往陝西監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瑣給事中張高王科御史陳泰王朝用南京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開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義巡按御史邵登庸吉棠王鼎亦各抗疏論阻章下工部瑄覆奏宜如憲等言下內閣擬旨大學士一清等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旨施行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西生民愁苦及監織剝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太監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七

織造

六

四十二

晏安及撫按官督織貢用 上曰卿奏具見愚愛前已諭王安靜行事勿得騷擾地方矣

先是 上命太監梁謙之請差官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不可於是科道張高程啓充等各上言 陛下初政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之事雖章珩盡天下仰戴奈何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輔德動稱供應不敷梁謙先違官南京織造即今天象示異水旱為災小民怨咨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伯之欲責令安靜難矣 上曰言官以言為職既奏乞停止自合具實達言如何如為諛詞終乃規諫失言官之體且不究

六年三月工部言內庫驗浙江歲解緇段絀薄者急請悉

發還補造其經管官吏安達治如例 上曰歲造段疋以待四夷有司玩法往往不中程度又或扣減絲價假公營私以此不能約束其下民竭府庫官無實用自今直隸則巡按御史各省則巡按會各守巡官驗中然後起解至先辦驗親送本庫會收有仍前紕薄不堪如例逮京論罪降級毋貸

八年先是 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

江蘇州織造而緊要上用袍服暫行混停太監吳動以為言 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責工部嚴厲停止令

國朝典彙卷二百九十七

織造

七

三十三

尚書劉驥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及督辦司官俱奪俸五月

十一年正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以事完疏請回京 上

命支南京承運庫銀三萬兩照舊織造

十三年四月李政奏請添官織造 上罪其任率煩擾下

南京法司違問

二十二年三月尚衣太監李越疏乞遣內臣赴蘇杭福州等處監織御用袍服從之給事中蘇應昇等言大江以南賦役頃重加之災沴相仍海寇竊發昔覆殷富之名今實凋敝之極若遣官監織騷擾徵需為害不小况關

後踵遺萬姓無休息之期矣乞收成命移行工部勒各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二十四年閏十一月以嚴寧蘇杭解到段疋粗紙及封藏不著撫按職名詔奪巡按御史張雲路及先任御史胡宗憲布政使潘恩等俸有差監造看驗等官行巡按御史逮問仍令以後該庫會同工部侍郎一員驗看織造如法者方許交收倘情虛收者并坐之

三十五年五月 上諭內閣朕近取易布於內司皆無見貯者惟 祖宗時左右進御則有之夫易爲服見於經亦爲可用其令工部議奏部覆高言載豫州厥貢繡紵

爾朝典彙卷三十九

織造

八

是用爲自虞夏已然今四方產易之所惟兩廣河南湖廣可備上用第一時雖猝辦宜先於京城權需百疋其每年供用者請下所司定織獻之得旨每年進八百疋隆慶元年八月工部以織造事請分別歲辦緩急循次奏完以寬民力 上是其言會織染局太監陳洪連疏督造 上亦是之給事中馮成能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本出明詔今不能盡罷則當以大寬之部臣言是從之二年正月命太監李佑督織造於蘇杭工部尚書雷禮等言初明詔取回督造內臣詔聖未乾制使復出殊駭觀聽乞罷作勿違帝令所司如式以進毋渝大信而損檢

使 上曰已有成命趨與佑酌給事中孫枝御史都本

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阿奉渝禮必致大投東南民力疲困其所以堪乞如部議便不聽既而太監陳洪奏以龍袍綢紵行令督造禮復言前遣李佑計不下四十萬金民力已竭今復加以六十萬民何以堪 上乃止

三年二月詔以內織染局所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疋以進工部言襲李佑之道已非詔書初意然臣等猶謂計日竣事可以速還乃今前工未畢役工復繼是使佑無還京之期矣給事中孫枝御史繼繼可等亦以爲言 上皆不允於是工部復奏

爾朝典彙卷三十九

織造

九

先是織造解驗者該局必索常例襲李佑之行 上謂燭弊源特命徑進御前故太監陳洪以續發花樣爲由而即增附一千六百疋有奇意在緣此以謀常例今即不已止宜以原發花樣令其督造餘悉罷之 上曰該局既稱匱乏然用不可缺其令佑邊旨織造事畢即還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言南京織染局往年因積負數多司局長隨陳憲妄以添機催匠爲名加派於應天府屬者驗數萬金之費非 先帝意也請自今罷工匠之召募仍免派役未驗者以蘇民困詔可

先是降織造花樣四箇令工部行南京供應機房照式督

建及遣官督至則莫有主者工部請令南京織染局太監劉安并任其事 上仍命太監趙珍往部言珍取回未幾復命之出是部介不信也且該庫既知供應機房無人不以奏請而漫令臣等齎送此其志欲復遣官而統計策以欺陛下耳 上曰原樣發自御前何與該庫且爾等初言供應無人茲已遣官何復煩瀆其介珍違旨亟去給事中陳邦顏疏止 上罪其抗旨停授奪俸尚衣監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今江南各處大水飢饉相望即歲辦猶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工部覆言加徵

織造

十

不如題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通之爲速宜命所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催徵庶公用不乏民困亦舒上頗善之乃詔於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以驗解臣臣粗紙不堪斥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爲民降布政李磐恭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賈元僉事王宇二級南京給事中李樞言南京織染局繡緙機張增募匠役皆已奉詔革去而太監劉安等輒以上供所亟奏請復之今南織水旱相仍民困日久又額外加派將何以堪且祖宗舊制額設機三百張軍民匠三千名不爲不多今

不論司局之役人等妄請機匠之不足履舊章指聖德安罪不可逭也惟 陛下恤民窮遠祖訓自今工竣之日諸所增加悉行停止而治安之罪以懲欺蔽工部尚書朱衡題覆不明請加罰治 上以格等資授又詆毀大臣詰責之衡亦上疏自劾罷 上慰留不允遣內臣往陝西督造羊絨工部尚書朱衡及科道諸臣謹止之詔如前旨

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督造以嚴責成一足料價以償工費一禁市買以防濫惡一書姓名以待辨驗一擇運解以絕弊端一草包攬以塞驕局章

織造

十一

下工部覆奏如議 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稽查催驗惟治飾省虛名其實民不沾惠徒資貪吏囊橐奸徒侵盜以今撫按官加意振飭清革奸弊如因循玩愒不奉詔者重治不宥六年二月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袍褂服絨綿帶給事中陳行從御史侯居良疏止不允工部言蘇杭以蠶患水旱府庫虛竭織造費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 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遺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三

燒造

宣德二年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會勘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 上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

正統七年江西所造九龍鳳凰亭及鳳凰白瓷罐俱不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 上恐勞民詔勿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燒造

一

改造提調官省之

天順六年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件皆損敝請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上以其勞民已之

成化二十一年直隸巡撫王恕上言朝廷差內臣往浮梁

縣募德興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僅見夫匠買辦柴

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

兩俱是德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

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往來

提督而索人常川在彼生事尤其供給益侈即今三府

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況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

必多合無暫停數年以蘇民困待缺用再燒亦未為晚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順天巡撫洪鍾奏餼永平防衛以息
軍民橫役之苦從之

正德十一年五月遣中官監督燒造磁器

十五年十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請革燒造太監不報

嘉靖八年十月太監劉良奉 上命遣弘治正德中未完磁

器三十餘萬給事中陳皞言先年止是饒州府委官

燒造近時乃遣中官大為民害請罷之疏下工部覆如

皞謨言 上曰燒造非自今始且日用亦不可缺爾等

既有見何待言官論及題為此議不過畏人言耳如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八

燒造

二

旨行

三十四年江西進磁器 上以色淺不堪命查經督人員

及回奏下監督同知楊錫文通判陳煉於撫臣逮問巡

按御史吳遵并司府官俱奪俸有差

手詔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給事中龍光等請暫

停止以蘇病民即不可已亦宜量減十之三四仍寬其

程限毋重困一方報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四

抽分稅課

壬寅十月命設開市批驗所官盤貨以十分稅其一物貨以五稅其一

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間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者事聞 上曰古謂茶飲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轉而罪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抽分稅課

一

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間布囊運糧者 上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為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十三年六月 上謂戶部曰囊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經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示天下使其周知

上以按察僉事孫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抽分官馬合謀諸富樂院宿娼販落 上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 上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長州泰軍

處隨軍抽分場官王資盜用竹木事發供出高管驛官等十餘人 上怒曰爾等近待十餘年豈不知法今倚勢強取官竹木私用比與常人不同處以重罪

永樂二十二年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拉絲為奸者其旁近之草及雜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九 抽分稅課

三

西務臨清九江濟寧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推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今原設官收受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顯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衛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宣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宣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并塌房課鈔宣令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 上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

舊制稅課司局官撰不給俸日令巡撫供給正統九年太
原府稅課司題稱言其所收鈔少供給太通 上命各
處官撰悉照舊給俸革其供給後河泊官亦照此例
景泰六年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沈異奏江西司歲辦商稅
等鈔乞差御史同部官拘集誦行照候時值平估填勘
合行庫放支給仰至不許乘機作樂從之

成化二年十月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舊制無牧船鈔例
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算及之係無百料納鈔十五貫
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雜收等以虛數商賈少過暫
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抽分稅課 王

五年祭京城九門并通州等處抽分內外不得違例多取

商稅違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揭示之

七年二月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燕

湖荊州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

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廢前

無極言利之臣詭害如此

二十二年九月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璵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止

收商稅近差御史王事往監其事以枹魁爲能有傷國
體上曰御史言是此分司製被校尉及無籍者挾持

稅役因令御史王事監收今後止許稱盤客貨其餘行
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

九年四月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
尚書周繼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太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本監官

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厥會工部至事申半抽分得旨

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販竹木等料

俱送浙江衛河二提舉司成造糧船及備器皿厥供器

皿之用比年流賦徂徠焚燒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

未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實資朝貢番夷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十五 抽分稅課 四

永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况今湖浙

諸處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正供賦稅尚里闔免伏望追

寢前命如本監急缺物料臣等則爲計處不聽

十六年五月詔徐州及呂梁稅課局每歲編課仍遵舊制

各局經自收貯解充州衛官史俸糧監倉王事不得侵

率以開獎源從起按御史竄欲議也

六月革真定等府抽印木植內臣山西筏木由漳沱河東

販舊制於真定設稅課司十取其一委通判一員監收

之歲終內官監差官印給委官運解通州張家灣磚廠

以爲常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送稅及柴炭魚菜民不

堪授巡按御史宋越請遵詔裁革且極言太監祖臣奸狀得旨抽分太監裁革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

七月浙江巡視都御史許廷光巡按御史唐鳳儀王事江珊俱劾奏抽分太監馬復食婪恣橫及扶勸許取官銀諸不法事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工部役後罪宜下法司究問所役盜官銀仍貢之價得旨令法司逮後物實以聞自今抽分內臣罷勿遣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愬中言龍江瓦屑壩權取竹木薪炭自有制置辦蔬果非制也宜將兩屬內臣八人減明其半仍勸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終更督上謂

東漢卷百九十九 抽分稅課 五

惟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勸管權王事監權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舟楫納稅貯存支給勿令內臣權分復留獎萌

四年正月鎮守薊州太監李能言沿邊開堡墩臺無修理費乞於山海關往來商賈量取其稅貯以待用疏下戶部議言設關本以詰奸例不征稅且先年詔旨凡道路關津無名抽取業已釐革不當徇私違制妄開利門得旨從能言令鎮守巡撫委官抽取

兵部侍郎鄭世言山海關征稅非舊例使以屬商為恭請從世言罷之 上報有旨第令守關王事凡騎戰肩

荷者勿禁在每歲所入務覈實為修邊費有侵匿者許巡關御史劾治之

鳳陽撫臣奏本府正陽鈔關稅原以供高牆庶人罷革非宜詔復之至八年復革

御用太監與錦上言乞勅南京御用太監及南工部各遣官一入揀印蕪湖及龍江瓦屑壩權取竹木管運赴京從之工部執奏不報給事中黃臣上言力爭亦不報戶部以守門內官增添數多請如弘治間例止留六人并物示抽惟錢鈔舊例有過取者參治之得旨九門見在者姑弗革錢鈔如舊規抽取

萬朝典彙卷百九十八 抽分稅課 六

正年正月 上問戶部以各抽分廠及鈔關銀課所在戶部具對河西務杭州北新關及臨清三鈔關錢鈔自元年至四年皆輪廣惠庫揚州進安二鈔關三年以後皆輪太倉銀庫九江鈔關自元年八月以後皆輪部給公用其六年七年合將七鈔關錢鈔皆送工部以備仁壽宮管建之需 上命七年以後各鈔關銀兩皆輪承運庫錢鈔輪廣惠庫

二月御史沈松言蕪湖荊杭諸處皆隸水干便市船權分為宜盡清既無舟行之便而水梘已極於工部其灰炭

華草諸物皆資民自致以食其力宜免推以變之上
如議行

裁革江西臨川縣東館及安仁縣二稅課局

六年鎮守浙江太監鄧文以進貢爲名乞於商販內量收
腳價以充獻新器具之費部議浙江商稅總之部司分
之稅局議取有例隱匿有禁爲法已密比來歲餘民窮
商販利薄若徵另抽脚價是爲額外之征徒恐小人漁
弊之計貽商民無窮之害上曰各處進貢朝廷悉從
節省鄧文不照近規妄自援請意在侵取商稅不允
年主事驛聞上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權場山海
關內不宜再推寸寸而取之人何以堪章下兵部尚書

抽分稅課

七

李昉覆議革之

二十五年六月戶部尚書王杲言國計匱乏宜預爲措置
以濟邊餉因請收復山場湖陂河道諸稅金上曰漕
輸歲四百萬石故事俱輸本色邇來任情折減累朝積
貯支費無絕不聞時有積穀以致府藏空乏歲出不敷
關戶部職司那計責辦誰哉所係山場諸稅始行查處
以濟邊用

二十六年給事中戴鼎言九江等處各歲主事一員抽分
商稅如舊日主事李洞陞夢鶴楊周藉存等誠私皆不

下數萬乞勅工部凡有抽分處所宜置堂印文簿二員
一行巡按委官一員同主事收一付主事登記抽分
貨物稅銀貯之府州縣庫季終解部其南北兩京戶部
主事收掌各關銀鈔一體通行事下工部議覆稱議可
刑等賊無的據空令回籍候勘明處分得旨洞等准行
勒其餘俱如舊行

二十九年七月部復征山海關稅自中土出者山海牧六
分遼東牧四分自遼東入者遼東牧六分山海牧四分
每季委文官一員督同守備官抽稅其遼東八里舖店
錢罷勿收從遼東巡撫王汝孝奏也

朝朝與業卷一百九十九

抽分稅課

八

以宣大二鎮兵荒暫免居庸商稅

革提督崇文門稅課主事令巡視南城御史督察從給事
中任有餘奏也

四十二年九月復令崇文門宣課司商稅收錢先是從主
事范燧議每錢七文折收銀一分行之半年而民間所
積舊錢皆壅滯不行錢法遂壞於是給事中孫枝陳請
罷前令而復收錢之舊仍按季收太倉充官買折俸部
覆從之

四十三年五月戶工二部覆給事中趙格言荊州蕪湖九
江兩浙許聖揚州淮安臨清河西等處關販各主事及

委官乾沒之弊乞嚴禁得旨權務累經申飭給有稽文簿所司玩視或風往往入多報少委用庶佐相比爲奸致虧國課自今差主事有仍前縱肆者爾部中及在外巡按御史等官知之毋違

九月詔于海口縣南開嘴增設抽稅衙門一所令通判一人領之凡商船由湖口上流至江西下流至蕪湖者一體征稅輸之九江鈔關年終類解從撫臣周相奏也隆慶元年八月命太監陳學抽木於興定郡佐毋得參預故事浣沱河設稅課司以通判王之歲終以內臣印烙正德中奏差內臣民困稅耗嘉靖中專委府貳商民稱餉輒與差務行私

抽分稅課

九

十六

便至是李芳奏薦陳學可任吳時來力爭其不可不聽

三年三月命南京上開權稅兼抽本折以聽商困

六月戶部覆給事中鄭大經疏言各鈔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委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棄之若近日工部主事楊鶴是也自後當選清望及有才名者以往其級權事務仍勅各該撫按於府佐中選委一員任之凡過商船到官令赴部官報數部官如例定擬稅銀填單給發委官稱收仍同委官籍記所收之數送府寄庫該府按季詳京歲終各皆以籍上備本部參閱部臣毋以參佐而生嫌委官毋以預會而抗禮上更

令詳議許費鈔關錢糧主事既不經收必得府官管理乃能濟事但各鈔關去府城遠近不一如九江楊州杭州鈔關去府近者宜責令知府收解其諸暨臨清河西務淮安等關去府稍遠商船往還不便則委佐貳官就關經收推避者聽管關主事呈部參問詔可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歲令府佐領之將太監李芳以累具類仍奏先年差官侵漁宿弊及諸府管解之苦請以明年爲始勿遣內臣抽中止委府佐仍以抽過木植易銀濟邊工部是其議故有是命

能湖口縣新設稅廠以南京御史張啟元言其不便也

抽分稅課

十

國朝典彙卷二百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工部十五

市舶

吳元年十二月置市舶提舉司以按察使陳寧爲提舉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國碼頭尋以海
夷監勿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
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

小聚元年命內臣齊魯提督廣東市舶

國朝典彙卷二百

市舶

三年九月命於福建浙江廣東設市舶提舉司詳前

正統四年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德宣奏請

徵其稅旨以宣覈稅事權令回南京掌事以內官監

太監畢真代之

成化二十一年廣東市舶司太監韋杳奏乞均徭除戶十

十人添辦方物布政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停免上

諭戶部從之

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漸稽都達請罷

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

皆中國不可缺者與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

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
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還有無之貨
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買抑奸商使利權在
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訾海上無寧日矣
四十四年九月浙江巡撫劉幾言寧波舊額市舶司聽其
貿易征其船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奸民侵利故弊故議
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比廣東事例議復開市舶
以通海夷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開防
此舉一開則島夷囀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以爲
然事遂寢

明朝典彙二百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徐學聚撰學聚有歷朝瑞鑑已著錄是書採錄
明代典故自洪武訖隆慶分類編纂上自實錄下
訖釋乘條分類萃凡二百門卷一至三十三卷爲
朝政大端三十四卷以下則以六部分標記載頗
爲繁富然分隸不無錯雜如明制六部與卿寺院
監不相統攝此書則以宗人府都察院以下皆歸
入吏部又如廟號尊諡陵寢巡幸郊祀祈禱祠醮
皆禮部職也校閱兵部職也耕蠶莊田勲戚田土
皆戶部職也此書則一切歸入朝政大端中於體
例皆爲未協又採摭浩博而皆不著其出典亦未
免無徵不信李燾續通鑑長編凡所引證必著書
名不如是之莫知所本也